

道

藏

16

501546



第一六册

道藏

文物出版社  
上海书店  
天津古籍出版社



李一氓



南華真經直音

迎南  
附華

聽四

直音序

崇德悟真大師臣賈善翔上進

天下搢紳之士始束髮讀書則擇師友而受之故能高談輿論別白真偽而後享貴富流聲无垠未始不始於斯所謂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者是已然世之好事者不暇擇師友每乘閑披覽以適性情而其間有深字及點發假借稱呼者往往不識遂考之于釋音然釋音有類格翻切之難不能洞曉於是檢閱至于每至于三其心已倦怠而不覺掩卷就枕不識字則不知義不知義則无味无味則不樂不樂則欲无倦怠其可得耶愚非聞之於交游實目擊斯人之若此因吐納之暇輒以老莊深字洎點發假借者皆以淺字誌之其有難得淺字可釋者即以音和切之庶披覽者易得其字命之曰直音亦小補於學者之一端云元祐丙寅之冬蓬丘子記

逍遙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人間世第四

德克符第五  
應帝王第七  
馬蹄第九  
在宥第十一  
天道第十三  
刻意第十五  
秋水第十七  
達生第十九  
田子方第二十一  
庚桑楚第二十三  
則陽第二十五  
寓言第二十七  
盜跖第二十九  
漁父第三十一  
天下第三十三

大宗師第六  
駢拇第八  
胠篋第十  
天地第十二  
天運第十四  
繕性第十六  
至樂第十八  
山木第二十  
知北遊第二十二  
徐无鬼第二十四  
外物第二十六  
讓王第二十八  
說劍第三十  
列御寇第三十二

逍遙遊

鷓鴣昆鵬用搏團而上時掌切邪以逆切且夫  
 扶坳於交切膠敦平培蒙夭於表切閑遏嫻  
 調鷺學波血搶七良切榆俞枋方莽蒼上忙  
 去聲下蒼去聲春詩容切小知智齒那蟪患  
 姑姑椿丑倫切棘去廣去聲數上聲上上聲  
 翔邀蒿好刀切故夫扶知智行去聲微作咸  
 字諸譽餘沮將預切之分扶門切數數翔冷  
 零惡乎烏燭箭子治持鷓焦鷓途不治去聲  
 搏尊狙阻當去聲怖普布切庭聽藐邈射夜  
 肌飢淖婢疵慈癰厲瞽古與手預下同觀貢  
 龔祿公切夫知智磅傍磅泊蘄祈稽難奴  
 歷切垢古口切杜七稔康陶桃鑄注斷狙汾  
 扶云切宵香貽怡瓠戶之種上聲盛成剖普  
 口切瓠戶郭切呀許橋切梧訓并並經切漈  
 僻統贖數去聲嚮有技伎說執難去聲將去  
 聲瓠落戶郭切夫扶樗勑魚切中知仲切卷  
 拳狸刀之切狂姓教去聲跳條中於知仲切  
 辟僻罟古繫傍行徑皇

齊物論

恭其隱去聲虛虛塔喪去聲耦偶槁考籍  
賴夫扶塊苦對切噫乙戒切怒呼胡力切羆  
良救切畏佳上妻下諸鬼切析鴉圖驅圓切  
曰舅注蛙汙烏激擊謫呼叱尺栗切吸許及  
切叫古昂切諫毫突公咬於交切喝五恭切  
冷寒和去聲飄飄濟去聲刁刁凋夫吹扶邪  
喻大知智間去聲詹占覺教纓未旦切害教  
惴之編切括括詛側據切殺色界切厭於葉  
切緘古成切洩亦樂落熱之涉切姚遙佚遙  
態太蘭郡靡美芥刀結切邪喻下同芒忙與  
有預敲扣道惡烏下同蓮延楹盪愧愧  
嬌決復通扶又切庸客幾飢下同狙七余切  
茅序惡乎烏其好去聲下同綸倫滑骨爲是  
謂殤傷大方未切吟吟不稱又證切噉苦草  
切伎至昭照同吾官切幾飢葆保膾古外切  
艾守齧五結切缺立恍切倪五然切惡乎烏  
下同詎巨邪喻下同涇涇鱗秋愴之瑞切慄  
栗恂恂芻初泰惠慶眉卿即蛆子余切鴟尺  
走切鴉鴉者市偏片狙子余切嬌嬌麗離姬  
肌般又吾惡烏汙戶瞿獨之行去聲亦大太

鴉子踏切炙之夜切爲汝胃旁去聲挾尸膝  
切宙治救切胎汎滑滑上骨下恭隸例范徒  
奔切參參蘊於粉切子惡烏下同惡死汙喪  
去聲麗離姬肌匡於方切夫扶斬祈覺而教  
吊的說鬼黠音啞天倪雀音亦依字讀下同  
曼萬衍以戰切景影曩乃落切操與余蚶附  
蜩調惡烏下同蝶蝶相況羽切志與余然覺  
救遂渠周與余

養生主

而知智殆大知者智督萬以養去聲丁爲去  
聲觸昌蜀切蹄幾者呼覓切驕呼獲切懷入  
聲不中知仲切下同謔希批篇入聲所好去  
聲技技卻去逆切陳窾欸祭輕字上聲軋孤  
更力庚劓刑間去聲快魁怵然爲去聲下  
同謀化百切躊躇除惡乎烏介戒天與余  
啄卓蘄斬雖王去聲失逆聃他酣切作耽字  
讀誤號尸羔切友邪喻倍裝樂洛縣去解蟹  
其行去聲量亮蕉焦庶幾乎聲廖抽謔希殆  
大擾而小切暇下而知智所爲去聲知出智

人間世

輒於八切知也智砥苦江切彊去聲街暴暴  
人惡汙蓄災而惡汙肖笑惡烏捷在接切榮  
榮榮爲紂宙偃舒父切拊撫擠齋今只作齋  
字用好名去聲危尸虛怯戮六語御惡烏營  
子詎巨上比時掌切斬折之邪以逆切擊其  
驚切踞巨凡切拳推疵慈謫摘謀易邪以  
遮切皞皞茹汝字去聲掌秉數上聲寓遇有  
知智與无智同幾飢闕缺徇旬去聲心知智  
細女酒切義希遽渠慄栗粗鹿臧作郎勿嬰  
七亂切消七性切熱與余哀樂溢暇下惡死  
烏路切傳之平聲下同之夫扶溢惡烏各切  
奇樂洛行者去聲喪去聲下同波易去聲下  
同第弗剋拔尸格切惡成烏各切其知智町  
汀畦勢勝任上升下壬之爲去聲下同盛成  
蚊文蚩氓標樂厭散上聲腐腐腐受靈如  
社見現將惡烏夫粗側加切橋俱事切袖余  
救切果蘇標折舌泄薛而中去聲搭普口切  
其相去聲之散上聲下同又惡烏而診診趣  
促以爲去聲詒姑千乘去聲將庇蒨賴咕詆  
醒呈其拱居勇切狙猿侯杖弋白賴息浪切

豚托亢抗痔直里切願余之切隱去聲會括  
撮子活切髀卑脅許刻切挫子卧切鍼針解  
佳賣切餬胡筴菜食嗣僅觀載去聲畫獲卻  
去逆切

德充符

兀者五忽切駘臺下同從之去聲下同中分  
陟仲切而王去聲所喪息浪切下同彼為去  
聲其知智自膏腰六骸鞋一知智登假音格  
昏无美候切而說悅昇詣穀達中地陟仲切  
下同我沸弗索所伯切楚于六切无趾止踵  
腫見現之惡烏各切下同且斬析諷昌六切  
詭古委切幻患桎質格古沃切駘臺它能常  
和去聲下同駢胡措切知不智下同期基人  
傳直專切汜汎无幾上聲與樂洛狝豚胸奔  
翼所甲切取妻七句切授已紀而知智滑和  
骨卻陳盛去聲聞同歧企脈腎說衛音統下  
同說之悅其脰豆甕烏貢切盡烏浪切大癭  
於却切而知智孽魚列切惡用音烏下同天  
食嗣下同瞽王無切好呼告切惡烏故切下  
同槁考梧舌眼眠

大宗師

夫於表切當去聲詎巨莫模樸果濡儒假格  
覺救腫腫喉侯隘孟哇蛙惡死訢訢距具  
脩霄捐緣額息黨切顏去尾切煖暖故樂洛  
行名下孟切紀他徒阿切孤孤那丙崔千罪  
切瀆蓄誓遊好去聲悅明本切循旬緯昌略  
切以知智其好去聲下同卓中學切涸鶴响  
避諱讀作吁字濡儒沫未譽余榮竭塊苦對  
切佚逸壑鍾遜純恒常樂洛邪以遮切先去  
聲長知丈切狝嘻韋達黎苦結切戲希襲習  
武他得切坏普杯切崐崙上昆下論顓專項  
旭禹惡伯霸傳付說悅相去聲奄掩葵其偶  
雨長知丈切孺而過切惡烏下同幾飢參三  
櫻瑩聶聶需須於烏謳烏侯切參參虎苦羔  
切偉居鬼切倮呂願夷贅之耗切診例間開  
跂步田切躄先惡汗下同鴟戶騶切炙章夜  
切縣玄解解喘尺軟切叱昌失切怛怛丁達  
切翅試捍胡旦切治也鑄注鑄莫鄒以遮切  
鑪爐惡手烏遂渠覺教捷迭挑徒了切和去  
聲猗本惡烏下同者邪以遮切散譜贅之耗

應帝王

切縣玄疣无疣換漬給倪屋芒忙彷彿皇  
憤繪戮六造七報切下同峙飢倖謀覺教軼  
止黥其京切剿魚器切睢睢藩藩亦作煩與  
乎孩下同瞽古黼黻甫弗觀貫其知智鑪爐  
鍾挫噫衣我為去聲鑿齋長竹丈切復扶又  
切見現楚于六切墮墮去去聲知去聲无好  
去聲食之祀父耶以遮切趨趨  
瞽五結切倪五子切要邀覺教中仲語去聲  
蚊文確苦學切矐矐矐矐矐矐矐矐矐矐矐  
了莽莫落切眇眇小切曠曠曠曠曠曠曠曠  
酣切勑倦易亦猿猿狙七余切便平聲羶羶  
楚于六切貸大巫无壹胡道與余而相去聲  
下同句數上聲歸向廖抽齊齊親倪委威蛇  
移第頓靡美出為去聲癢七亂切食紀下同  
承始琢卓紛分知主智眠直忍切儵叔渾混  
沌沌寂苦叫切  
駢拇  
駢步田切拇母侈昌北切贅章耗切縣玄疣  
尤之行去聲黼甫黻弗煌皇摧濁黃黃栗栗

窳七亂切敵押趾李字上聲五得切與金同  
譽余鼓此亮存腔形定切斷紐去上聲敵訖  
養切器許橋切响聲作吁許喻喻纏纏繞遠  
性與余殉句字去聲挾協笑策踞又惡鳥  
屬燭滅作即切上下同操七到切之行下五  
切

馬蹄

蹄提踐賊禦器敵訖翹初亮切有義希伯樂  
洛剔聽歷切維洛羈飢帶知已切阜造棧士  
限切擬其月切飾式策策陶迷埴埴中知仲

地四

切下同埴田蹊子隧逆屬燭長知大勿羈飢  
搜衣闕窺惡乎鳥棲朴楚驚雙泄跂跂跂企  
澶但漫去聲摘陟華切儀希頸經字上聲跂  
跂知智下同扼厄介古八切倪五佳切閭因  
鷙致曼漫詭見哺步縣去跂企跂值好去聲

知智

胠篋

胠祛篋苦協切探食膝騰偏古營切鑄決知  
智下同囊奴當切恐去聲望亡苦古未力充  
切釋乃豆切刺次閤合殺試長長恥廢眉

戮六跖之石切藏去聲邯鄲丹格制舍格  
斛胡谷切墮從矯居表切揭居謂切晃晃銳  
越知智摘擲鄒彼彈升擢溺鏢詩酌切膠交  
攪例倭垂削思雀切之行去聲鉗巨炎切攘  
如羊切燭藥驪離戲希樂洛望亡頸經字上

聲踵踵贏盈趣趣軌鬼好去聲知智弋翹餌  
二習魯苟狗削峭宜嗟累洋漸失頤戶結切  
解苦介切垢若豆切悖悖悖悖悖悖悖悖  
去聲喘昌充切更軟肖消翹祈亮切舍捨恬  
甜悒悒悒之純切

地四

在宥

人樂洛榮竭奔華愉俞喜邪以遮切下同毗  
睥思四喬橋詰去古切卓陟角切鷙致凶凶  
悖於倍相去聲技技疵慈臍力轉切卷捲伶  
舍莅利摧濁見現從比家切累去聲瞿的攪

蒙淖淖劇居爲切諱琢卓免縣玄債粉同  
切股古肢伴末切脛刑定切謹徽堯丁侯切  
曉危共恭施異駭切解切愚知智斬斤鋸居  
去聲推直追切脊脊堪堪折戶剛切戮六望  
亡枳只裕谷摺習鑿造納而銳切焉於虔切

嚙許交切翦剪捐錄築竹間開膝毒七切歷  
厭窃者有藏去聲參參縉明中切速去聲將  
去聲樹甫解性偏昌上切贊至掉執鞅於兩  
切放上聲噫本僊仙墮囊滓戶頂切溟明頂  
切沘氍而惡汗攪覓僥倖幸捷遠惡手鳥  
匿女力切羸七孤切不易異

天地

卒尊忽切分扶問切洋羊剗枯猶旬挫作卧  
切韜叨沛貝不樂洛王旺同下膠流和去聲  
驛遲要邀同下還旋知智素所白切喫口解  
切詬口豆切醫五結切被披披披披披披披

給惠數數綬綬率帥華晝嘻希鴉淳敵寇間  
問閭合佗已元問去聲喙許穢切緡緡放上  
聲縣玄寓守狸舉狙七余切勉免中知仲切  
輯集局其玉切螳堂娘郎軼轍觀許逆切芒  
忙易亦溟配滓戶頂切畦戶圭切隧逐摺底  
械戶威切絮口帛切數朔洪亦掉高念偵瞞  
明板切墮墮幾飢阪走侯切項作勉宇讀復  
有扶又切整言逆渾混沌純諄之倫切芒芒整  
調撓遠美惡汗炤趙稽難之與余瘍羊禿吐

地四

十



木切鬚替操七刀切標並小切蠢庭尤切諫  
吏肖笑佛拂解蟹噓呬正垂鍾墮疆去聲比  
去聲屬類遽接汲急攝希間開宗中知仲  
切額酥調切噶濁滑骨離去聲鴉許嬌切舍  
拾弁下鵠役又呼丰字摺進柵無經墨繳酌  
皖還叔切

### 天道

辟開鏡開乎中知仲切鄉向王旺而間開而  
王去聲撲扑人樂洛下同整驚戾例長於知  
丈切崇雖遠方知雖智之辟開衰崔經田結  
切殺所界切長知大切而分慎省所景切迂  
悟教五報切施去聲膠交擾遠藏去聲儲蓄  
中其知仲切設未旦切愷開待切意衣下同  
幾飢放上聲傷竭跣古顯切壞而實切復見  
扶又切刺次卻去逆切巧知智恒常煩去鬼  
切闕許覽切奮方問切揀柄為其去聲扁篇  
斷卓挺直逆切覬普各切

### 天運

者為于偽切施施始字去聲招赤遙切監去  
聲郢以井切悖第并餅微揮迭大節切債念

阮坑郢去逆切目知智委成蛇移急代林樂  
洛稽雞天樂洛森標崇雖醉切之行下五切  
芻初威成篋古牒切衍演脊積囊七亂切數  
胡昧來斬新結結樺羔舍拾祖側加切袖由  
故切狙七余切衣去聲訖訖齧五結切挽晚  
慊結軍切借作慊贖頻擊苦結切沛貝蓬萍  
觀勾墟祛貸太湮目播補佐切蚊文虻音嗜  
臣惜七威切憤扶粉切放上聲鵠鵠黠鉅响  
作可讀嗜音偕據紂除柳切殺所戒切種上  
聲悖倍睽奎墮墮施去聲廣勅遙切薑許謁  
切鮮仙薏子六切奸干說飛鵠五歷切昨年  
復扶又切再也孺喻如切傳付要腰

### 南華真經直音

### 南華選

#### 天地篇

天尊地卑乾坤所以列位君上臣下貴賤所  
以崇班天地均化於無心君臣股肱於一體  
故得陶鈞萬類康濟蒼生九有宅心萬方樂  
業野老不知於帝力擊壤豈識於堯年鑿洗  
俗之類風歸淳素於上古此所以合天地之  
旨也

#### 天道篇

天者定體之名道者虛通為用體非用無以  
運覆用非體無以生成體用相須所以為萬  
物資始夫帝王者首出萬物自稱一人雖天  
下稱為至尊必須體道以為用堯舜得道以  
治四民不失於豐年桀紂失道以臨人萬姓  
告無辜於上帝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軒后  
膝行而順風孔父朝聞而夕死天道之旨其  
斯謂歟

#### 天運篇

天者自然之稱也運者轉之不息也天形左  
轉日月右旋日行連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

月一周天五緯經天以逆行四時代謝而成歲誰使之然哉自然而然而耳大君受命亦復如之天門開闔而不常金石更生而不息當須知進知退知存知亡堯舜禪讓而復昌桀紂亢極而世絕帝王既爾人事亦然此天之運始也

刻意篇

刻者削也意者心之用也言人峻削其意高尚其行欲得出衆志在聲名或蹈海而不歸或抱木而枯死修儒者必非於墨脩墨者亦焚文

說劍篇

劍採千越之鐵選甌冶之工匣吐青蓮環生初月陸剗犀象水斷蛟龍荆卿提之入秦白虹貫日張華觀之豐獄氣射斗牛雖即威懾三軍蓋是一夫之勇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今以賢相為工良牧為治明宰為吏百姓為銅淬元氣之鋒礪氛氲之鐔用仁義為匣以禮樂為鐔自然巨盜亡魂姦臣喪魄萬方歸化四夷來王按之無敵於天下此說劍

之旨也

漁父篇

昔平王東遷周室微弱禮樂征伐出自諸侯邪說得昇直言見放君子在野小人滿朝漁父隱居藏名避世扁舟鼓棹樂道江湖歌滄浪而吊屈原手杖桴而識孔子欲使帝王親有德遠譏人訪道山林搜揚隱逸使河濱無洗耳之叟磻溪絕垂釣之人自然九譯來朝萬方歸化此漁父之旨也

列禦寇篇

以下原闕

莊子內篇訂正卷上

臨川吳澄述

逍遙遊

北溟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

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

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濱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大小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

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 右第一章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鶴鵲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 右第二章

有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

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孰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宵○然喪其天下焉

### 右第三章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呖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

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澣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以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右第四章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俟教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右第五章

齊物論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嘯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

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

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最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似汙者激者謠者叱者吸者呌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右第一章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關縵者密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

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獸也如絨以言其老漁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憂愁嬉佚啓態樂出虛蒸成箇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

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无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誠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爲有有爲有雖有



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轂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无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可不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

然於然惡乎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建與極屬與西施快怏怏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技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

戴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然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稽之權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始有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

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事。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辨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矜。大勇不怯。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怯而不成。五者。國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脢。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右第二章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

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恂恂。懼獲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蕘麋鹿。食薦蠲且甘帶。鵠鴒者鼠。四者孰知正味。後狃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淆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右第三章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謂無謂。而遊乎塵埃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

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榮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子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胞。合置其滑滑。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若。奈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子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子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吊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

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者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是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富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蜺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 右第四章

####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語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故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快恢乎其於遊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謠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

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 右第一章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sup>也</sup>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sup>也</sup>斷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 右第二章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遺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 右第三章

人間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焦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賢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廖乎仲尼曰善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難難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仁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闢其捷而目將榮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擯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元已皆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手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逮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嘗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漸乎而人善之漸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擊蹠曲奉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

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曄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閼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舜禹之所紐



也伏戲几遽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而況散焉者乎顏回曰曰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曰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曰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 右第一章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費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乎

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也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立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闢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畏也夫風波易以動實畏易以危故忿怒無由巧言偏辭默死不擇音

氣息蕭然於是並生心屬剋恭泰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遽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遽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華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 右第二章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吾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顯為滅為萌為溺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壘亦與之為無壘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手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臂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

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蠟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銜毀首碎骨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右第三章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絮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默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槁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子哉若將比子於文木耶夫柎枿槁抽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

而中道夭自摗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子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子大用使子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子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詭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

右第四章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苙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啗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二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狝之伐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

右第五章

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所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繅足以餬口鼓笑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栗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子鳳子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右第六章

莊子內篇訂正卷上

禮五

廿

莊子內篇訂正卷下

臨川吳澄述

聽六

德充符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費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

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右第一章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

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  
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  
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嗟吾不全足  
者衆矣我憐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  
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  
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元者也今子與我遊於  
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子產楚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右第二章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  
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  
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  
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  
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  
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  
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  
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  
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  
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蘄以詭  
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

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  
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  
刑之安可解

右第三章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  
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  
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  
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  
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  
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  
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  
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于期  
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  
後應祀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校之國無幾何  
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邴邴焉若有亡也若無與  
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  
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胸若皆  
棄之而走不見已焉亦不得類焉亦所愛其  
母也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

其人之美也不以髮資則者之屨無為愛之  
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  
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尔  
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  
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  
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  
生存亡窮達富貴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  
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  
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  
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  
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  
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  
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  
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  
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  
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  
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  
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右第四章

閔跂支離無服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有瓊髮太腰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有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畏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籟也天籟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 右第五章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整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吾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 右第六章

大宗師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有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慕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頤頽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

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整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啖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

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遜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遜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

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右第一章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攬寧攬寧也者攬而

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聃聃聃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右第二章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順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跼蹐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子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為鷄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

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尸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鏹鉞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 右第三章

子桑戶孟子及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嘆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

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及其真而我猶為人倚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嘆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時人曰時人者時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

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 右第四章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衰無是三者以魯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共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嘆獻嘆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 右第五章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軼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剿

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棄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右第六章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右第七章

應帝王

齋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齋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右第一章

有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有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蛟負山也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右第二章

天根遊於殷陽至蒙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子方將與造物者為人獸則

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墳壤之野汝又何昇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右第三章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微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未田獵狙之便執殽之狗未藉如是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質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右第四章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大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觀柜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

名此處三焉嘗又與未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右第五章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因得道與衆雖而無雄而又美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

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未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未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過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右第六章

鑿之

十六

莊子內篇訂正卷下

莊子

聽七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常爲蒙漆園吏學無所不窺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沈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周笑謂使者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水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爲狐豚其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汙濁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唐封南華真人書爲南華真經

南華真經循本釋題

莊子爲書雖快悅謔怪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每奇之顧其句法字面自是周末時語有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稀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毒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塗之子猶周王族之適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書儀但爲義其脰肩有乃見考工記梓人爲磬虛數目願脰肩即額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者或歟演清談或牽聯釋語或強附儒家正理多非本文指義漫曰此文字奇處妙絕又惡識所謂奇妙寥寥千八百載間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豈非羣書中一大事勉道幸以蚤遂退閒託志清虛因得時以鄙見梳剔一二爰筆其說

不覺成帙自謂庶幾循其本指題曰莊子循本云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一

廬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內篇

逍遙遊神遊象廓無所拘礙是謂逍遙遊莊子欲歆動學道之人故首以此名篇內外雜篇猶前後續集爾初無異義按漢藝文志莊子有十二篇所存三十三篇東坡蘇氏又熟讀王逸註說劍漁父而以列禦寇爲寓言之本合爲一篇其說精矣然愚尚謂刻意歸性亦復膚淺非真宜定爲二十六篇內篇皆先立篇名而篇中意不出此外篇與雜篇皆首字以名之蓋內篇命意已足外篇雖篇不過數演其說爾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北冥南冥非泛言北海南海乃海之南北極處以其廣遠杳冥故曰冥鯢爾雅云凡魚之子總名鯢故內則卯醬讀作鯢魯語亦曰魚禁鯢鮪皆以鯢爲魚子莊子乃以至小爲至大此便是滑稽之開端鵬不載

經傳島夷雜誌云崑崙層期國常有大鵬飛則遮日能食駱駝有人拾得鵬翅截其

管作水桶鯢言大不知幾千里鵬言背不知幾千里質之大者化益大也怒而飛鼓怒作勢方能起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者

運動也颶將起則海氣動故徙以避之魯語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展禽曰

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皆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冬燠是其事也天池

者海水際天處猶日浴咸池之池池為魚鳥所泊之所鵬所泊在此池也曰南冥者

天池又曰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蓋為冥海二字猶未盡極遠之義又申之曰天

池則方見是海水際天處以見鵬飛從海之極北過海之極南如此其遠也○篇首

言鯢化而為鵬則能高飛遠徙引喻下文人化而為聖為神為至則能逍遙遊初出

一化字乍讀未覺其有意細看始知此字不問

齊諧者志怪者也諺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

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齊諧者齊人諧謔之書孟子曰齊東野人之語則齊俗宜有此諧之言曰者諧謔之書所言也莊子自多怪誕却謂齊諧為志

怪亦是滑稽處擊打也鵬氣勢飛上波浪打起其高三千里也搏隨風圓轉也扶搖

旋風也風勢相扶搖擺而上所謂東海扶搖之枝亦取此義九萬里者言北冥至天

之里數若中土至天頂則又不止此數按考靈耀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每度二十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圓周一百七萬一

千里以圓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為二十八宿周圍直徑之數又二

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為四游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

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徑天中央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

於中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

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

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

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地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四遊之說元出周髀文渾儀

家未有未知然否但其以天度經筭里數似為可據又鄭玄註周禮以句股求表景

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為天徑之半者乃日下距地之

里數耳去以六月息者鵬起北冥而徙南冥經行半周天之里數故止消半年而息

以見鵬飛亦合天度也○上只言鵬徙之遠此又證其飛之高先安頓九萬里一句

在此後面却從而解說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

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息氣也野馬塵埃喻游氣也橫渠張子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



網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歟晦庵朱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蒼蒼遠望之色已止也此不過解說九萬里一句恐人認游氣蒼蒼便以為是天體之極處疑無有九萬里故言太虛

中如野馬塵埃者乃造化生物以此氣相吹者也人固此氣中而不自知但遠望則蒼蒼然今仰而觀之其蒼蒼然者是天之正色邪抑上面猶遠而無所至極邪自蒼蒼而上尚無窮極是以鵬去得九萬里至

於自上俯視下亦如此蒼蒼然者則為有形之地矣止於此矣不可復去矣蓋言蒼蒼之上非如蒼蒼之下去不得也漢郝萌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瞽精絕故蒼蒼然正與此合則已矣三字說者

多作而已矣連過看遂致上下文意不貫且夫

轉接處多用且夫請試言之等讀者若知此機括亦使文字不斷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

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閼者而後乃今圖南

坳堂堂上地坳處芥為之舟芥流轉如舟也培積也青天非自下所見蒼蒼然者九萬里上方是青天上文言蒼蒼非正色則青為正色可知六經未有言青天者只言蒼天蓋止據所見者言也又解說鵬之所以必飛上九萬里者要藉風力之大方能

遠徙以水喻風以舟喻鵬水不厚則負大舟無力風不厚則負大翼無力故九萬里高則風在下力厚盛得許大背負青天則天路空濶無有妨害鵬惟培得此風方可圖南乃今者將徙之時下文且適南冥則

遂徙矣此一節說鯢鵬變化之異引齊諧者所以證其飛上九萬里野馬以下所以申明可至九萬里之理

蜩與鸞鷖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

南為

蜩蟬類形黑而五月鳴者為蜩形斑而七月以後鳴者為蟬形青者為蜩蟬其類不一俗總謂之蟬或蜷蜷或水蟲或糞中蟻蟻所化鸞鷖為本山鵲之名以其類

山鵲故名鸞鷖月令鳴鵲拂其羽疏引郭璞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呼為鸞鷖月令仲春鷹化為鳩王制仲秋鳩化為鷹左傳鸞鷖氏杜註鷹也亦以二物相化故鳩可名鷹二蟲能化而

小故以與鯢鵬相形決起盡力而起猶決戰之決賭此氣力也搶衝突也榆枋二木名時則不至而控於地有時榆枋亦不能至則控止於地言二蟲飛不能高也此設為蜩鸞鷖笑之辭凡人之以小見而笑大

道者何以異此

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莽蒼者一望之間莽然蒼然也果能腹飽之貌果勇也腹飽則勇銳則怯矣二蟲蜩

鳩也人所適彌遠則積糧彌多鵬翼彌廣則積風彌厚二蟲又何足以知之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二知字皆平聲綴上知字起下莊子文法多如此二蟲之所以笑鵬者只爲所知之

小不及鵬所知之大耳因借小年大年以喻小知大知

奚以知其然也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

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

匹之不亦悲乎

菌地草也大曰中虺小曰菌菌之生以朝

計故曰朝菌蟪蛄亦蟬類鄭氏通志略云

寒蟬正名蟪蛄九月其鳴悽急小山云

蟪蛄鳴子啾啾歲暮子不自聊是也莊子

所謂蟪蛄不知春秋者則是四五月小紫

青色者耳冥即南冥靈龜也麟鳳龜龍

謂之四靈冥靈者冥海之靈龜也朝菌與

大椿蟪蛄與冥靈是舉一植一動對說則

冥靈非植物明矣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

秋者史記曰龜千歲尺二寸二箇五百總

千歲之數也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者

折椿字爲二箇八百乘之以十則二箇八

千之數也滑稽杜撰偶然出此殆亦文字

二首六身之類而愚弄千載之下莫有能

悟蓋凡如此者人例以寓言目之而不知

所謂寓言亦必有所依倣近似請莊子者

勘破此等則其怪誕之術窮矣彭祖衆人

又人之小年大年也以衆人而匹彭祖則

衆人可悲矣此言年之小大懸絕亦如人

之小知大知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

引湯問棘一段便是蜩鳩笑鵬之比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

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鯨有鳥焉其

名爲鵬背若大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

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後圖南

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

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

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羊角者搏扶搖之形夢溪筆談云恩州武

成縣有旋風自西南來望之抔天如羊角

官舍居民悉卷入雲中又志林云眉州人

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三十餘年忽一日天

清無雷池有聲如風雨魚盡踊起羊角而

上不知所往二事所紀皆得莊子本意絕

雲氣者九萬里高則截雲氣在下矣斥者

斥鹵之地書所謂海濱廣斥是也鵬駕也

內則齊鸚鵡范疏引公食大夫禮以鵠爲

駕李巡云駕鵠是鵠即駕鵠即鵠月今季

春田鼠化爲鵠是鵠亦化之小者故以比

蜩鳩又就海濱討箇小小變化之物引證

蜩鳩笑鵬之說夫鳩之化也已失其驚擊

之習蜩之化也僅脫於汙泥之中低飛榆

枋無復遠見其竊笑固亦無怪殆猶窮鄉

下士烏識大人君子之前斥鴳雖賦質微

小不出蓬蒿然生於海濱宇宙之大風月

之浩蕩亦欲見而熟知之矣乃亦妄訕大

鵬其於人也遊聖人之門而下愚不移自

暴自棄者歟自湯問棘以下數語收拾前面殆盡前引齊諸志怪此引湯問棘又似實事前言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此又實其廣數千里前言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此又實其背若大山前言搏扶搖而上此又添羊角二字形狀之○此一節說鵩鳩斥鴳變化之小而反笑鵬之九萬里凡言九萬里者四大意只解說此句要見天池距天實有九萬里太虛寥廓神遊無礙以破世俗淺漏之見而豁其逍遙之會次故夫

前一段是先設一箇譬喻此一段却從人身上議論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此一等是小見之徒與鵩鳩斥鴳何異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sub>並音</sub>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猶然笑貌猶與嚼字義同前一人是以小笑大宋榮子却笑前一人人是以大笑小且者不特能笑前一人人且能如下文所云也未數數不汲汲也樹立也宋榮子不惑於人之毀譽而內外之分榮辱之境了然胸中以爲吾之自守如此足矣此一人雖不汲汲於世猶未能卓然自立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sub>遊出一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sub>

泠然風清之意善者善之也旬有五日者半月之期比之半年一息者異矣致福者待風而後能行風起則是其福未數數然者不汲汲於得風以爲福也乘車者主也御車者佐也天地之正氣即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人所得以生者道家謂之先天一氣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厥陰風木少陰君火少陽相火太陰濕土陽明燥金太陽寒水皆謂之六氣名殊而實同散在

天地間而具於人身者也以正氣爲主六氣爲御即老子三十輻共一轂之義列子固勝宋榮子矣然猶有所待此一人猶未盡化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神遊無極者無非取之吾身又何待於外至此則無不化矣下文却指能如此之人故曰至人無已<sub>紀音</sub>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舊解以此三句爲上文結句不知乃是下文起句上既次兩等人化之小者此却次三等人化之大者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測之謂神至者神之極三等亦自有淺深無功則事業且無何有名聲無已則并己身亦無何有事業下文逐一證之許由聖人也藐姑射神人也四字至人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sub>音火</sub>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sub>音火</sub>權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闕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實乎鵩鳩巢於

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  
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  
越樽俎而代之矣

許由隱於箕山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  
有許由塚立起也尸主也闕然不足也堯  
言許由起則天下治矣我乃猶主此位自  
視不足不能及許由也名者實之實實為  
主而名為客也吾將為賓乎不肯務名也  
鷦鷯似黃雀而小又名鷽鷽一名桃雀即  
詩所謂桃蟲俗謂能生鷽鷽鼠即鷽鼠大  
鼠也歸休乎君休息也堯即許由訪焉許  
由謂堯其歸而息此讓天下之事乎語尾  
復稱君以致其珍重之意○此說聖人無  
名故曰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實也吾將  
為賓乎

有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  
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  
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  
藐姑射之山<sup>藐姑射之山</sup>有神人居焉肌膚  
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

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  
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  
曰然聾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  
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  
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sup>八</sup>句為一人也之德  
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斬乎亂軌弊弊焉  
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  
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  
秕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莊子所言人姓名或實或虛有吾連叔不

可知接輿即楚狂者故下文云吾以是狂  
而不信往而不反者一向說將去更不回  
顧也逕門前路庭堂外地大有徑庭者徑  
與庭相距本不遠今接輿之言比之尋常  
言語大異如徑庭之大遠不比尋常徑庭  
也藐姑射之山<sup>藐姑射之山</sup>見山海經淖約淖潔貌處  
子處女也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言所居  
而化也是其言也猶時女也此八字當連  
作一句讀其指接輿也猶即若也時此也  
女即處子也因上淖約若處子而言接輿

言神人之如此處女也如下文所云言字  
下著一也字是他句語輕活處若作兩句  
讀誤矣旁礴轉石聲言其能轉動萬物也  
斬乎亂求乎治也弊弊疲困也塵垢秕糠  
猶將陶鑄堯舜堯舜所得者神人之所棄  
也○此言神人無功明曰有神人居焉又  
曰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旁礴萬物以為  
一世斬乎亂皆言功也

宋人寶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  
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  
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宵然喪其天下焉

四子不必究其姓名汾陽堯所都堯見四  
子於藐姑射之山歸汾水之陽而宵然若  
喪其天下蓋見四子而自失也却先說一  
箇譬喻越人斷髮文身何用宋人之早甫

四子隱逸山林何有堯之政治○此言至  
人無已四子不知有己者堯見四子亦失  
其在己者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  
成而實五石<sup>五石</sup>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

也。剖<sup>上</sup>之以爲瓢<sup>破</sup>。則瓠落無所容。

瓠<sup>上</sup>讀仍本字。瓠雖大剖之爲瓢。則其瓠淺落而盡。深所容不多矣。

非不啻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sup>破</sup>擊<sup>切</sup>也。之。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

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sup>漂絮</sup>。爲事。客聞

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

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

客。得之以說<sup>說</sup>。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

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

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

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也。以爲大

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

猶有蓬之心也夫。

蓬字正與江湖字相對。言不浮游江湖而

此心猶局於山林草萊之中也。○此言一

器之用而未化。若以之浮游江湖。則化矣。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

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

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无用。衆

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

狸狌。鼯鼠也。狀如鼯。赤黃色。大尾。能啖鼠。

俗乎鼠。即郭璞云。江東名鼯。

卑身而伏。以俟教者。

教。平聲。物之遊遨者。雞鼠之屬。

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sup>毗赤</sup>。

入於機中。如受刑辟。

死於罔罟。今夫麋<sup>音厘</sup>。牛其大若垂天之

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

狸狌小能捕而反遭害。牛大不能執鼠。而

得全其生。

今子有大樹。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

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

大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此言一木之用而未化。若樹之。無何有之

鄉。廣莫之野。則化矣。

此篇以逍遙遊名。而終篇貫串只一化字。

第一段言鯉鵬蜩鳩斥鴳之化。大小不同。

故其飛有高下。第二段言人之化。亦有大

小不同。故其爲逍遙遊。有優劣。第三段言

人能因無用而化。爲有用。則亦可以逍遙

遊。夫天之所賦。各有定分。豈可強同。蜩鳩

斥鴳。於鯉鵬哉。而人則無智。愚賢不肖。皆

可以階大道。然亦有自視若蜩鳩斥鴳者。

焉。故於篇終曉之曰。人雖如蜩然。難舉之

事。而化豈失其爲逍遙遊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一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

聽八

廬陵竹 舉羅勉道述  
門人 彭 祥 點 校

內篇

齊物論上

戰國時學術不明是非虛起世道人心陷溺甚矣

者則必息邪說正行以開先聖之道老莊之學則但守吾天其初不較因其是而反之因其非而之其不齊而自齊矣此篇多是問公孫龍子如是非彼是因非因是非指非為堅白同異公孫龍子語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嗒焉似喪其耦

南郭子綦所居隱几低頭凭几也噓開口出氣也嗒焉合口也方俯而凭几俄仰而噓氣忽嗒焉合其口頃刻三變寫出如畫喪其耦者神以形為耦遺耳目形骸如死然也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音一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顏成子游子綦弟子姓顏名偃字子游謚成可者謂其可也言不知人之形與心可

使之如此怪而善之也昔以隱几仰天之頃為昔也怪今隱几之子綦非昔隱几之子綦昔活而今若死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不亦善吾如此而問之

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吾神也我形也吾我已三字若無異義而我之與己終有私意故孔子無我而告顏

淵以克己道家養煉元神視身如遺子綦嗒焉之際賴神於寂身心俱滅故曰今者

吾喪我汝知之乎者子綦友問子游知之乎却從而告之也

汝聞人賴而未聞地賴汝聞地賴而未聞天賴夫

以人賴引起地賴而以地賴引起天賴言

汝若聞地賴天賴之說則知吾之所以喪我者矣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寥寥乎

大塊天地也寥寥長風之聲風長則所被者廣

山林之畏佳音佳諸見切山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園似臼

鼻口耳三者似人之形枅則相累積有空缺圓則圓而中空曰則中窅三者似器之形

似洼者似汙者

水聚牛跡曰洼水流窅下之所曰汙二者似地之形

激者謫音者叱者吸者呼者謫音號天者突要音咬友音者

上言形此言聲激如水激聲謫如箭去聲謫如號哭聲突室東南隅如深室中聲咬如鳥咬咬聲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

于竿通韓非曰竿為五聲長鳴者衆數如魚口之噏喁

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

冷風清冷之風飄風飄忽之風莊多讀烈為厲濟止也風至極猛則止矣唱和二字是形容籟字

而獨不見之調調刁刁手

調調刁刁樹尾風調調然而刁刁然微動也今俗呼風小為調調地而來莽者以嫩條為刁擬刁刁然可擬也此一節言地籟莽者風作之時調調刁刁者風濟之時先有許多聲響忽然無有的人生正如此引起下文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

地籟則前所說衆竅是已人籟則笙簫之類是已此不必問敢問天籟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已字與前我字相應天之生物亦如吹焉要形容天籟故下吹字吹萬不同而使其皆若自己為之而造物無與焉許多變態皆其自取其怒而出者果誰為之邪怒字

不可專作喜怒哀言許多變態暴怒出來如風之猛厲而衆竅暴怒也

大知開闢小知問問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開闢防閑又防閑問問一問又一問炎炎燦人貌詹詹諄至貌言人之知識言語有此不同

其寐也覓交其覺音教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闕

邱康節曰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正寤在心莊子所謂覓即康

節所謂神人寐則神交於腎而形靜寤則神舍於心而形動寤而與物接則自有許多機關下文備言之

縵者莫平縵無文也計謀錯綜而不見者似之卿雲歌禮縵縵子亦取禮文錯綜之義

害者密者害者掘地藏物也密者細密也三句言人之機關有如此者句法與激者譎者相應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小恐懼則惴惴不自保大恐懼則為計如組織句法與小和大和相應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其發於外如射者機括必期於中其司是非之的有如此者

其留如詛盟音八其守勝之謂也

其留滯於中如會盟詛祝不可得渝言其守好勝之私有如此者

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

其衰殺如秋冬肅殺言其忘心勞思目見銷燦有如此者又申一句云此乃其溺於物慾所為不能使其自反也

其猷淹也如緘以言其老誨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其猷沒如緘勝閉固言其於老於嗜慾之溝瀆有如此者又申一句云此乃其心已近於死不可復生也

其猷沒也文義與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調調刁刁乎相應到此分明是說



教倒地了下文喜怒哀樂又突起可見筆力有餘

喜怒哀樂慮數變情姚佚啓態

愁字從執從心言其心拘執也姚治也佚放佚也啓開啓聰明也態度也荀子亦云莫不美麗姚治奇衣婦飾血氣態度儒書只言七情莊子又增作十二般

樂出虛蒸成菌

此十二者如樂音之出於空虛地氣之蒸成朝菌然律始於無中生一自一而三而九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為黃鍾之實於是損益之而成十二律是之謂樂出虛菌亦虛空中所產皆所以形容天籟者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以生乎

歎息而言已乎已乎世人如此其休乎不過旦暮得此以為所由生乎○此一節言天籟天之生人有許多情態正如風作之時有許多聲響○自篇首至此莊子述起

子綦問答而下文因廣其說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朕上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就子綦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感其自取上摘出來議論非彼無我即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非我無所取即感其自取也非彼造物固無我之累非是有我亦安取許多變態子綦此說亦近之矣但尚欠說到此變態之所為役使處子游不知之也所為役使而聽命者如有真宰焉真宰者即無極之真妙合二氣五行而人所共以生者也人身中有此真宰故血氣為之役使而許多變態可收斂寂然然而人莫得其朕光無可用工處其為可行驗之得道之人已足深信而終不可得其形蓋雖有坎離交媾子母留戀之情而本無形象也此老氏大道之指而升經之所由出百骸九竅六藏去聲咸有之敗敗音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遽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

自反吾之一身百骸九竅六藏莫不該存吾與誰者為親又設為自問之辭莫是汝皆悅之乎莫是有私愛焉無私愛之理也

既是如此則皆相為臣妾乎莫是皆為臣妾則不足以相治而更迭為君臣乎曲折疑難却終之曰其有真君存焉言百骸九竅六藏所以聽命者真君也真君即真宰因言君臣變文耳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其真一受其形不亡以待盡

此情字即有情而無形之情人求得此情與不得此情皆於其真無損益真者自如也人受形之初便有此真與生俱生未嘗

亡失以待形盡後已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相刃相殺傷相靡相服從形以載真形化則心與之俱化所謂不亡者亦盡矣因言不亦悲乎又言可不哀邪又言可不謂大哀乎辭愈痛切其警世深矣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

不芒者乎

芒芒昧無知也○此一節是莊子因子綦天籟之說而指示人以賦予之初元有真宰者存後面數節却極陳是非彼此不足爭辯唯當明此真宰而已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真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是從子綦師弟子問答上來真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是從日夜相代感其自取來成乎心者心之主宰萬事之名有真宰為之主則成箇心無以主之則走東走西不成箇心矣

學道者不必外求師但反之吾心自有餘師此真宰在人無知愚皆有之不特曉得日夜相代感其自取之理者有之雖愚昧不曉者亦與有焉若未知真宰所在其心未成而先有是非之辯譬之今日方往越

而謂昔已至寧有此理雖神禹且不能將無為有以知天下之事況我乎先安頓是非二字在此下文却反覆言之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敲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又從吹萬不同上來夫人之言非如天籟之吹萬物一以無心也乃言者之人有言耳既出於人則寧免無私故其言特未定不可為準言既未定則人視之亦如無有故曰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敲音初出卯者人聞禽鳥之音如鵲則報喜鴉則報凶鵲鳴知雨布穀鳴催耕可聽之為準敲音未定則不為準矣人言之未定亦猶是也

道惡乎隱而有其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以明

總上文道與言作議論所謂成心便是道大道本無真偽因何隱而有真偽至言本無是非因何隱而有是非道因何去失而不存言因何存而不可準此設問之辭却答云道隱於旁門小成之術言隱於浮華不實之說故有儒墨二家相與是非如墨以儒為非則自以墨為是矣儒又自以儒為是則以墨為非矣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此儒墨之所以紛紛也遂申言而曉之曰與其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莫若明吾之真宰猶言且理會自己工夫說甚閑是非○前一節結句云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故此結句云莫若以明明者知真宰所在芒昧者不知也後二節皆以此結申重丁寧之

意深矣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

前一節只言是非兩字而是非寔生於彼

我之相對故此一節又以彼是兩字作議論物無非彼者凡物皆有彼我以彼為彼而彼又以我為彼物無非是者凡物皆有是彼以彼為是而我又以我為是自彼則不見者自彼人言之則皆不見其為彼與是何也彼自以彼為我則不見其為彼矣。彼以彼之非為是則不見所謂是矣自我則知之者自我言之則見彼之為彼矣見彼有不是處則知所謂是矣言人不可自蔽如彼人不自知自我觀之則知也彼出於是者我之指彼為彼彼之指我為我皆出於自是之故我自是則以非歸之彼而謂彼為彼矣彼自是則以非歸之我而謂我為彼矣是亦因彼者我之自是與彼之自是亦因各分在彼之故我以彼為彼則

必以非歸之彼而以我為是矣彼以我為彼則必以非歸之我而以彼為是矣此彼是方生未已也

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可方可

又綴上方生字却下雖然一轉雖彼是之說方生然方生則有方死方死則又有方生方可則有方不可方可則又有方可以循環之理觀之則彼是之說須有死滅時而今不可齊者須有可齊時

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今且因其是非而是非之以待其自定必覆言因是因非因非因是者既因其是則亦因其非既因其非則亦因其是如因其一而不因其一則猶未免於爭是以聖人不行是非之途超然物外或有是非只照之于天猶言或是或非天自監之亦所以因其是也既言因是因非却又只言因是省文耳下文皆申明因是之說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此聖人因是之說凡是者亦歸之彼凡彼者亦以為是如此則此盡以彼為是而此自認其非彼亦盡以此為是而彼自認其非彼此各有一是非矣果何分於彼是乎哉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彼走不對立則無是非矣此謂之道樞又

解說樞之義樞者門柱也樞處於環中圓轉不碍而開闔無窮聖人執道之樞而一聽是非之無窮猶是也

故曰莫若以明結前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此從前一節方可方不可上來戰國時有白馬非馬之辯故引之而又近即身之指

以並論此指也而辯者必云非指然以指之類喻其非指不若以非指之類喻其非指也此馬也而辯者必云非馬然以馬之

類喻其為非馬不若以非馬之類喻其為非馬也若合天地為一指則人之所謂指

者非指矣若總萬物為一馬則人之所謂馬者非馬矣蓋教著觀之則必指為指馬

為馬不執著觀之則天地可為指萬物可為馬故人於是非之間不可有執者但當

可乎其所不可乎其所不可夫道本無名人行之而成道之名物本無名人謂之

而立物之名則然與不然者亦人強謂之耳因而然之不然之可也雖物固有所端

的是然是可者亦以是觀之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矣固有有所者端之意

故為是舉蓬與極厲與西施恢悅懣怪道通為一

蓬屋梁極堂東西兩極厲惡人西施美人

蓬橫而極直厲醜而施妍悅懣怪萬狀皆以道通之而為一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其分裂也或所以為成全其成全也或所以為毀壞故凡物無成與毀反復通之則

只為一蓋只從成而觀之則不見其毀只從毀而觀之則不見其成通成毀循環而

觀之則成可以為毀毀可以為成其實則一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達者之人知通為一故為不用而寓諸事功寓諸事功即用也用即通也既通則得

諸心矣既得則近乎道矣如此者所謂因是已一向如此既而純熟不知其然則謂之道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

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凡勞苦其心神為此一偏之見者不知通之為一者也如衆狙喜怒不自知覺狙公

順其所欲而無虧於名實亦因是之道也是以聖人因是而是之因其非而非之

調和之使不爭而休息乎天理之均平此之謂是非兩行而不相悖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

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因上文云聖人又推而言古之人未始有物者即所謂無極也知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中庸亦曰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至矣未始有物則何有是非和之以是非已是後世聖人事古之人併此亦無也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  
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  
之不鼓琴也昭氏之鼓琴也師曠之技策也  
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  
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  
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  
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  
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  
乎物與我皆無成也是故滑稽之擢聖人之  
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文昭氏之名技策所以憂瑟者梧以梧桐  
為琴瑟也幾近也載事也末年老年也綸  
緒也綴上成字而言若以為有成與虧便  
如昭氏之鼓琴若以為無成與虧便如昭  
氏之不鼓琴試以昭氏之鼓琴言之昭氏  
之鼓琴與師曠惠子三人之知相近皆技  
藝之高者也能與師曠惠子抗衡則其於  
琴可見其精矣故從事於此至老而不輟  
者乃其篤好之欲以表異於人其篤好之  
也欲以明示眾人而已彼眾人非所可明

而強欲明之故卒無知音如堅白之辯者  
始欲明之而終至晦昧也昭氏既無成矣  
其子又以文之緒終其業亦終身而無知  
音如此看來使昭氏當來不學鼓琴則何  
有成與虧惟其好鼓琴故有成虧也若是  
猶言見存如此若據見存如此而謂之成  
則我今亦可謂之成若據見存如此而不  
可謂之成則物與我何有成日是故滑亂  
可疑無分曉中自有光耀乃聖人之所圖  
不必分別孰為成孰為不成也却繳前為  
是不用而寓諸庸一句結之曰此之謂以  
明仍照前結句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三 四同 聽九

廬 陵 竹 峯 羅 勉 道 述  
門 人 彭 祥 點 校

### 內篇

### 齊物論下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  
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此一節從言者有言上來而今且把人之  
有言與此相類或不相類者皆相與為類  
如此以為是而彼亦以為是此以為非而  
彼亦以為非固相類矣或此以為是而彼  
以為非者亦同其非此以為非而彼以為  
是者亦同其是皆相與為一類則與彼之  
說無異而不爭矣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  
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  
孰無也今我則有謂矣而未始知吾所謂之其  
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請嘗言之請試言之也前有言於此者人之言也此我則有謂者我之言也雖然又下一轉究觀天地萬物之初有無俱無無亦無有無之說乃起於後世則人之有言固不足憑而我之有謂豈爲真的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大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秋毫之末本小然既曰秋豪之末不可復加矣謂之大可也太山之外猶有大者焉亦可謂之小殤子本大然名爲殤子不過得年如此謂之壽可也彭祖之外猶有壽者焉亦可謂之夭但以天地萬物觀之初無分別人之生也身中便具一天地是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莫不然是萬物與我一體何分於小大壽夭夫既爲一則不容有

言矣儻說箇一字則其言便長而是非無窮矣故只當及乎虛無之初以因其是而已又應前因是字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眇也又以道與言對說眇又密於封矣

請言其眇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倫次序也義合宜也既次序之而又逐事要合宜分別也辯又詳矣競主心言爭主力言左氏傳曰不心競而力爭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史書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言天地古今聖人皆所不言議詳於論詳於議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

卷藏之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廉音懷口銜物也爲心有所銜之義有銜其快與足者有銜其恨與少者此言不嫌大廉者不以廉自足也

大勇不怯道昭而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

不恃勇而害物昭揭之則不足爲道辯之則有不及處拘於常所愛則仁有限而不成仁矣

廉清而不信

以清潔自許則不足取信於人

勇怯而不成

恃勇害物則不成大勇

五者國而幾向方矣

國圓也大道不稱至大勇不怯五者本圓

活道理道昭而不道至勇怯而不成五者

却拘執了是幾向方矣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

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

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葆養也未知此理則曰莫若以明既得此理則養其光曜矣○此一段分爲五節第一節以芒字結第二第三第四皆以以明字結第五以葆光字結芒者明之反光者明之盛也大意只說外則因是而內則自明其真故凡言因是者五而言以明者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教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宗膾胥教三國名宗一膾二胥教三三子者三國之君猶尚也存在也若汝也三子處於僻陋未見德化如蒙蔽草莽之間何足芥蒂惟當反之吾德耳日猶有照所不及十日並照則無不及矣況德之照臨何啻於日三國雖僻陋亦將漸達薈拔荆棘而來率化矣何以伐焉

齧缺問乎王倪曰  
高士傳王倪堯時賢人天地篇云齧缺之師

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

王倪反問齧缺

民溼寢則膏疾偏死

體一邊不仁

鰭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恂懼獲猴然乎哉三耨草也漢景帝詔或池饒廣薦草莽趙充

國奏今虜去其美地薦草卿且甘帶且音

廣雅云蜈蚣也帶蛇也

鴟雅音讀作鼠四者孰知正味援獾狙

獾也音葛牂也

以爲雌

獾狙以獲爲雌也

麋與鹿交鰭與魚游毛嬙麗讀作姬人之所

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

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

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淆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齧缺以王倪爲至人故怪其不知

王倪曰至人神矣

王倪以爲別有至人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鵠子問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

不拘拘於循道

無謂有謂有謂無謂

謂說也人之無說者獨有說道是也人之

有說者獨無說是非是也

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

夫子瞿鵠子師孟浪猶泛濫也其師自以

前所言者泛濫之言耳而瞿鵠子聞之則

以爲妙道而行之

吾子以為奚若

又質問於長梧子

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

耳聽而心瑩

而丘<sub>子名梧</sub>也何足以知之

謙辭

且汝亦大早計見卯而求時夜

難司夜

見彈而求鶡炙

譏其欲速不達末聞要道也

子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矣

妄者亦謙辭言已亦不能的知妙道試以

謬妄為汝言之汝亦以謬妄聽之如何

旁日月挾宇宙

此是長梧子與瞿鵠子說妙道語道家京

煉以日月為藥材以宇宙為鼎器故丹經

有手搗烏兔宇宙在身之說旁者隨之以

運挾者持之以用

為其脗合置其滑稽以隸相尊

脗合者太極判而為陰陽人具一太極則

身中自有陰陽配對相與脗合即前所言

有情無形而人所當自為也滑稽者耳目

鼻口心思之欲使人滑亂昏沉即前所言

喜怒哀樂慮嘆憂愁姚佚啓態而人所當

棄置也以隸相尊者為之者為尊置之者

為隸即前所言其有為臣妾乎其有真君

存焉而人當明吾真宰使百骸九竅六臟

聽命也

衆人役役聖人愚屯參萬歲而一成純

愚屯愚蒙也參合也衆人役役情慾之中

聖人獨抱一守中如愚蒙然參合萬歲之

運而一成其純全之功丹經火燒燬三萬

六千日之工程於一時正此之謂一成純

者所謂打成一片也

萬物盡然而以是相益于惡乎知悅生之非

惑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

邪

上文元說子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

奚故末後又自罵倒了大見解人以脗煉

為小術不足為也有生有死萬物皆然而

修煉者以此道授受相與蘊藏於身獨為

長生不死亦惑矣弱曲禮曰二十曰弱喪

亡失也弱喪少年亡失其家不知所歸也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明非驪戎男親女賤也

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

與王同筐簞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喻下文

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

酒者旦而哭泣

又譬喻

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

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

竊竊然知之君子故乎

分貴賤也

固哉

陋也

丘也與女皆夢也子謂汝夢亦夢也

說者亦是夢



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

至怪也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

解脫然也

是旦暮過之也

以萬世爲旦暮言難遇此人恐終無有若

萬世之後一遇之猶旦暮之近也下文却

言未遇此人則無能知之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

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

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

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

受其黜闇

上貪  
闇切

黜闇不明也我與若不能相知而委他人

質正之則人固領受此糊塗不明矣亦安

能正之

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

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

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

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

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知也而待彼也邪

言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知而待彼萬世之

後大聖人也邪

何謂和之以天倪

瞿鴿子就問也此亦道家常語故以爲問

曰然若不是然不然若果是也則是之

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

乎不然也亦無辯

凡事惟當是人之所不是凡言惟當然人

之所不然言所是者若果爲是則此事固

是他事雖不是亦不必校其爲異而辯之

吾所然者若果爲然則此言固然他言雖

不然亦不必校其爲異而辯之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化聲猶書所謂聲教孟子所謂仁聲之聲

言聞風而化也人待聲聞而化何似不待

聲聞而化之爲妙無辯已善矣併聲亦無

之又加一等也

和之以天倪

天者自然之謂倪者端倪也纔發端便出於自然之天不待其顯著此謂和之以天倪

因之以曼衍

游衍也

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

竟

振發也寓止也無竟無極也發於無極故

止於無極

罔兩問景

影曰

罔兩影外微陰向云景之景也髮髯無有

中與影爲兩故名罔兩

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

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所待形也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形之動也又有使之然

吾待蛇蚺蜩翼邪

蛇蚺蛇腹下齟齬可行者蛇以蚺行蜩以

翼飛二物既蛻則爲不能行不能飛之形

矣吾所待之形其猶蛇蚺蝟翼一旦神去則不能以自動也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人之言有然不然者猶形也吾之然之與不然之猶影也而所以然所以不然者猶形不能自知其行止也則吾惡能知之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

寤忽遽貌

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覺亦是夢則似蝶夢為周矣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周與胡蝶必有分別而不能自知也則是非彼此之判安能知之

此之謂物化

此謂萬物變化之理玩物之化則物有不必齊者矣此篇以齊物名故仍收歸物字上結

南華第二篇世稱難讀今析為三大段自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至旦暮得此其所由

以生乎為第一段於中小分三節初述于

基師弟子問答之辭次地賴次天賴自非

彼無我至此之謂葆光為第二段於中小

分五節初因子綦天籟之說言人自有真

宰而芒昧不知第一節以後多摘公孫龍

之辯第二節摘是非第三節摘彼是第四

節摘非指非馬第五節推其弊不若無言

為尚自堯問於舜至篇末為第三段不過

引證以終前段之義布置亦如前篇於中

小分四節第一節言德之進乎日所以申

前以明之意第二節言至人超乎生死之

外何有是非第三節言道亦不必脩何有

是非第四第五說兩箇譬喻只就人身上

有不能知安能知是非故惟有聽物之不

齊而自齊耳

齊而自齊耳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四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梓點校

內篇

養生主此篇言養生之主先言養生者當順其生後言雖云養生

實視死生為一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

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

以養親可以盡年

近附近之近緣順也督中也衣背縫之中

曰繫亦取此義為善者必有名稱為惡者

必有刑罰善養生者釋知而善惡兩忘謂

其為善則無近名之美謂其為惡則無近

刑之禍蓋無善惡之迹則自超乎刑名之

外但順吾之中以為常老氏所謂中者抱

一守中之中非謂夾善惡中間也朱子書

皇極辯後非之未必是其本指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引喻養生手之所觸肩

之所倚

之所倚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三

用力而肩斜

足之所履膝之所踣音紀以書聞然嚮聲然

奏刀騞然  
若聲猶微響則可聞矣騞則聲大矣奏刀者其用刀有節奏如奏樂然

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經字之說首之會

左傳註桑林殷天子之樂禮記射義諸侯以狸首為節又曰狸首者樂會時也又曰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舉此二樂章者為湯禱桑林以身為犧牲諸侯歌狸首以射首不來朝者皆於解牛有取義也

文惠君曰謔音照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

目之官司視

依乎天理

天自然也理條理也牛之身體其間有天

生自然之條理依而解之

批音大卻音隙導大窾處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

肯綮筋骨交結處而況大軾音孫大乎良庖歲更刀割也

但割肉而不中骨族音孫庖月更刀折也

折斷其骨故損刀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前言三年此言十九年積至一章之數也所解數千牛矣而刀若新發於硎

刀者刀之鋒銳磨刀石也

彼節者有間而刀力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快快乎其於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

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其微謔

或然已解音端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

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又下一轉雖是吾之用刀固善矣每至族

庖用力之時吾見其為之甚難則又不敢

自恃惕然為之戒懼首之以不以目視者視為之凝止昔之神行者行為之遲緩昔之

游刃有餘者動刀甚微焉乃至謀然已解如土之委地則提刀而立為之四向顧盼

而目空無人為之躊躇少立而滿懷其志於是善其刀而藏之養生之道何以異此

公文軒  
公文軒名宋人

見右師  
宋官有右師左師

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偏則為介則而為右師如孫臏之類

天與人與  
莫是天命歟莫是入所致歟

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知是天也非人也

自言自答曰此介者出於天非人也人必有兩足相與今乃獨足是出於天矣言遭則亦是命當如此無非天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求畜者乎樊也神雖王不善也

雉在澤中飲啄自如不求就養於樊籠若在樊籠神雖養得完全終是局促不以爲善言獨足何妨但居右師之職既有官守

寧無禍患此失其養生之道者也

老聃死秦失讀爲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交邪曰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老聃弟子問秦失非老聃之友邪秦失曰然弟子曰既是老聃之交豈能無情今弔焉三號而出可乎

曰然秦失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其指老聃始吾以弟子爲是老聃之徒而今見其非也謂未免世俗之情

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

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

古者謂之適天之刑

會猶感也適天適逃天理倍情違事真情忘其所受忘其受命於天者自有一定之

數也刑罪也言向時入弔見老少哭之過

哀彼其所以感會於心必有不求其哀而自哀者曰哭曰言者哭而且言也此是適

逃天理違背真情忘其受命之初者也上古虛無恬淡之世若有如此便是逆天底

罪人責弟子與喪之過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音玄

生者適然而來如時之忽至死者適然而去如時之順去安其時則生不足樂處其

順則死不足哀帝即天也帝之縣解者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稟受以生便有

喜怒哀樂吉凶悔吝爲其所縣係若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天之所縣係者解散

矣上古之人皆如此故秦失止於三號而出也

指窮於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又說箇譬喻以明死生之理如以指計薪薪多而指有窮盡及火相傳燒而不知其

即時盡人未有不死者哭之何爲適哀

前二節言養生後一節言死生如一視死生如一乃所以養生也學道者當以此爲養生之主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四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五

聽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人彭祥點校

內篇

人間世  
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世間  
故此篇言所以處人間世之道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  
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  
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  
澤若蕉民其無如矣

量猶準也澤如雲夢之類蕉草也言死者  
甚眾以其國準之澤國人之死如澤中草  
焉即陳逢滑曰吾日敵於兵暴骨如莽民  
其無如者動觸刑戮無所逃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  
多疾

醫門正欲人之多疾以行其術猶亂國可  
以行其道

願以所聞思其則

願以所聞於夫子者思其治衛之法

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語若殆往而刑耳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  
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  
已者未定何暇至也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  
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

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  
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仁確

也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  
厚信在於氣質故言未達人氣不爭在於  
心意故言未達人心

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讀作暴人之前者  
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音人菑人者

人必及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  
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也唯無詔王

公必將棄人而闕其捷而目將焚之

目為其所眩  
而色將平之

色與之和平  
口將營之

營救自解

容將形之

為擊蹠之形  
心且成之

且遂成其非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

不能正救更添其過  
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  
前矣

彼順其始之惡無有窮極汝若諫之則必  
以汝言為不信厚怒汝而不免於刑戮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  
其身以下偃捫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

其君因其脩以齊音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  
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音厲

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

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  
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

不能勝音也而況若乎  
叢枝胥敖欲與堯爭名實有扈欲與禹爭

名實堯禹猶且不能堪而伐之何況於汝

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曰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手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端正而謙虛所以盡乎已龜勉而專一所以入乎人夫以陽為充孔揚言衛君以充陽之性自為充足甚揚揚得志也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者喜怒無定人莫敢逆之也案與按同感觸也容與猶縱肆也因按抑人之觸已以求縱肆其心也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言遠日積漸之德且不能成何況大德乎執固執也訾毀也彼將固執而不化汝必外與之合而心內亦不復訾毀之矣然則汝之所謂端而虛勉而一者豈可乎外合而內不訾即前所謂容將形之心且成之者也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去聲內直者與

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漸乎而人善之漸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

顏回更說此三條內直而外曲者由內徑直而外為委曲也成而上比者舉其成說上合於古人也內由徑直則順乎其天故曰與天為徒天子與已皆天之所子是已與天子皆子而已何能相勝而獨以己言求人之從是已乃勝於天子邪若能知此理而不以已求勝則全天所以皆相子之意故曰若然者謂之童子言尚如童子時未分是非也此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外為委曲所以周旋人事故曰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誨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

舉古人之成說以告之其言不過誦說教詔而實所以為箴規蓋以此乃古人所有之言非吾所有也如此則雖直不至為害此之謂與古為徒

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能間諜入之

不能間諜入之

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已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猶是自師用其心者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暱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符猶言性也揚雄答賓戲慎脩所志守尔天符言性與天符故謂之符如符券然聽聲則止於耳心思則止於符唯氣則無所

思惟虛而待物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

未知道則百骸無所聽命實自是一顏回既得道則唯虛而已何有此身哉

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富於不得已則幾矣

以禽為喻衛以其國為樊龍顏回欲往衛如入樊籠焉但當入游其國而無感動其

赫奕之名謂之入游則雖入而有遊遊自得之意不拘於所遇若得入則諫若不得

則止不必定要得入也却言得入後居止之道衛本非可居無一門而無毒但得一

宅以居而寄此身於不得已可也寓寄也

不必執著之意如此則得與衛侯相近矣

幾近也此是教顏回且入身去住待居久而自化也下文却教以化之道

絕迹易無行地難  
人要絕滅蹤跡易而無行地難欲不見蹤

跡何如無行

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雖是人事便有天理人可欺而天不可欺

○此四句言顏回當泯形迹點浮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

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無知之知乃大知未聞有如此人○此四

句言顏回當外智巧

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却告顏回以虛心之說瞻彼門闕之內有

室猶人身之有心也虛室無蔽碍則自然

生白而百祥萃止虛心無蔽碍則自然光明而萬善凝止止者止而又止也陰陽

者流飛九星而以中宮得白為吉祥亦取其虛空無碍也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比心放縱不知所止則身雖靜而心不靜故謂之坐馳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

耳目本外而徇之於內心知本內而點之於外惟虛而已如此則鬼神將來與我並處而況人乎舍字應前宅字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遠古帝之所行終而況散軀焉者乎

前虛心之道乃萬物之所由以感化也乃禹舜之所以為樞紐也伏羲几遠古所行以

終身也而況衛君不過散雜之人耳何難

化之有如言散卒散馬不與正數

樂音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

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其敬而不怠匹

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予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

言必以懽好而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

有陰陽之患

憂患以致陰陽不調而成疾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

食也執粗而不臧囊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久飲水我其內熱與

粗糲食也不減不精善也欲清者苦熱而欲清涼也言吾所食但執粗糲而不精善厨爨蕭然爨者不必苦熱而思清涼今乃朝受使齊之命而久飲冰此憂思之過遂成內熱非飲食之過也

吾未至乎事之情

實也未曾做到事之實處

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材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天所命之理仁愛出於自然未嘗與此心相離也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易更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

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近者相靡服以信不待有言

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

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

兩處之言皆喜皆怒

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如兩國皆喜則其言必有過相稱美處兩

國皆怒則其言必有過相詆訾處傳者所以為難

以為難

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

者缺故法言曰古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

幾乎全且以巧闢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

至則多苛巧

以巧而闢力如漢書下射武戲如起於戲

巧無他茲計是為屬陽卒恐不勝遂相侵

牟屬陰矣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

樂凡事亦然始乎諒信也常卒乎鄙野也其作始

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言虛如波之隨風故易以動行實常患喪

失故易以危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默死不擇音氣息第

然於是並生心屬

若遇所與言之人施其忿怒不問情由則

只得巧言偏辭如獸之將死不暇擇其聲

音美惡惟覺氣息第然不平而已於是

有陰陽之患而並生心病

剋核大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

然也

剋核剋定而核實必欲與之求詳也

苟惟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

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

此兩句是總括兩法言傳其溢言則過其

則度乃是添益改其命令勸其成好則事

危殆

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

美之成甚難歷久而後成惡之成甚速不



及於欲改

可不慎與且夫棄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何必作爲巧僞以報白齊君但致楚君之命而已又恐葉公以爲迂闊終之曰此其

難者應上文天下之難者也

顏闔魯之將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

殺物之心如出於天性

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索之何遠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刑就則不睽隔又不可入其所好而與之

說隨心和則不乖戾又不可表據於外而

自矜伐

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

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此豈徒然哉必達之入於無疵過之地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

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螳螂以臂能當物爲才美

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伐誇也而汝也幾危也積其誇汝之才美

以犯之其身危矣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

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

怒也

生物則必殺全物則必決因而生怒

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

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性之順逆也

夫受馬者以筐盛平矢以蜾蠃蟻螻

蜾蠃也以蚌飾器也

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

胃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僕緣僕僕然著馬體也虎馬之性以喻衛

太子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絮

斲之百圍

圍量之也圍有大小不同有以一尺圍者

有以八尺爲仞圍者此百圍以尺論下丈

三圍四圍以仞論也

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丹者旁

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伯石遂行不輟弟

子獸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

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

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

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

戶則液楠切干

液出楠木上

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

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楚夢曰汝將惡乎

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

中山王文本賦謂有文理

夫榱桷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太枝

折小枝泄

小枝摘去實而木液泄

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摵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sup>二字</sup>乃今得之為予大用<sup>八字</sup>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

予求無所可用之日久矣幾為不識者所伐死乃今得匠石謂予不材遂得以无用為予之大用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謂為不材之木是相物也木固是物汝亦天地間之物耳奈何其相物若分別汝為人木為物則人與物既各別安能相知汝亦幾死之散人耳又惡知幾死之散木

匠石覺而診也其夢弟子曰趣<sup>取</sup>取無用則為社何邪

彼既趣取於無用則其為社何邪為社是又不能無用也曰密若無言

匠石使弟子閉密無言似謂社樹有靈恐知之

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

直但也彼亦但寄此身於曲轅耳以為不相知者強以為社也名為社乃詬厲厲病

之

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

翦伐也若不為社亦無人伐之

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凡且也者又進一步說彼其所保全此生者與眾人異而我欲以義理譽之不亦與之相遠乎言前此謂其不材固不是今若稱譽之亦不足為彼輕重

南伯子綦

即南郭子綦居南而字伯

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託其所賴

聚駟車千乘而隱藏其下將可託其所藉賴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

大根則軸解<sup>如車軸折裂</sup>而不可以為棺槨<sup>上詩</sup>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二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及於此

其大也嗟夫<sup>子綦神人以此不材以用</sup>宋有荆氏<sup>地名</sup>宜楸柏桑其拱把

兩手曰拱一手曰把

而上者求狙猴之杙<sup>以職者斬之</sup>所以棲狙猴者

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

高名者屋之高大而有名也麗與權同屋棟也柳文小石城山記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

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sup>禪法</sup>傍者斬之

司馬云棺之全一邊者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此又出一段有用之為患故解之

漢郊祀志古天子常以春解祠言解罪求福也

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類折故與人

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

不可祭河神也

此皆巫祝以知之矣以與已通用所以為不祥也

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支離疏者

支離形不全貌疏名

願隱於齊

齊與隋同偃者不見其願隱於隋間

肩高於頂

頭低而肩高於頂

會撮指天撮餘法切

臺世緇撮之撮會合其髮而撮為髻古者

髻近項脊曲而頭低故髻指天也

五管在上

管肱也五藏之肱皆在上

兩髀為脅

脊在髀裏故以兩髀為脅

挫鍼治癰

衣也能挫縫衣之針

足以餬口鼓焚播精

鼓動其策以占即今人抽籤者也精精米

所以享神楚辭懷椒糈而要之注精精米

也播者陳之以享神也言能策占并祀神

也

足以食音十人

所得不止於餬其口

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其間

恃其無用故不自藏匿

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功不任上

與病者粟則受三鍾六斛四與十束薪夫支

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

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子鳳子何

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

下有道聖人成焉功成其天下無道聖人生焉

全其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

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

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行者宜任其所至若指畫所往之地而疾

趨焉則困殆矣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

迷陽迷陽也蔽生蒙密能迷陽明之路故

曰迷陽托興音言之

吾行卻曲卻音無傷吾足

以上因論語而附益之其下是莊子之言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

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

之用也

上述櫟社樹商丘木故於此就木上結之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五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六

聽二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內篇

德充符符驗也言德充於內而發於外雖形質之不全不足為累

列子有說符篇

魯有兀者王駘音臺則足曰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仲尼曰我亦將往從之游但偶後於眾人尚未往耳

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何借魯國之眾以為重

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去聲雅先生其與庸人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墮亦將不與之遺遺落也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命物之化者物之變化惟吾所命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句物何為最之哉

常季雖聞仲尼之言猶未悟王駘之所以然彼指王駘也言彼之修已以其知言之非有至神之知不過得其心思所及之知而已以其心言之非有大聖之心不過得其常人所有之心而已人何為尊之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

仲尼答之云水一也有流處亦有止處人莫去鑑他流處只鑑他止處以喻常季不必以奇異看王駘只就他得常心有便是他高處唯止能止眾止者止水之所眾流歸之莫不從而皆止矣王駘以常心而能化人亦猶是也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眾生

又以松栢引喻聖人以明惟止能止眾止之義凡草木皆受命於地而松栢獨冬夏青青凡人皆受命於天而舜獨得其正紛紛眾邪之中使非有舜之正則幾乎舉世皆惡矣幸而舜能正吾之生以正天下之眾生則可以見唯止能止眾止

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保始之微者守其初志必有微驗使人可信也不懼之實者剛勇不懼自有其實非為人知也九軍者古軍陣因井田之制每軍分為九軍更遞以戰也求名者求為名聲即保始之微者也自要者自守要約即不懼之實者也官天地者天地為吾官守之司也府萬物者萬物為吾府藏之物也直但也寓者寄寓而不執著象者仿象而

非真實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一其知之所知而心未嘗陷於物以死也應前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二句言求名自要之人尚能勇冠千萬人之上何況王駘外形骸一心知又非求名自要者所可比擬豈不能感動魯國之衆乎

彼且擇日而登假格音格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假至也登假猶言升仙升至于天也大宗師登假於道亦音格崔本比於列星之下有其生無父母死登假三年而形趣亦升至于天之義言彼且有一日升仙去則遺棄人世矣故人之所以從之者爲此也由

此觀之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物字應前物何爲最之哉道家多有擇日升仙事

申徒嘉氏中徒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皆人皆作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義與則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坐仍同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

乎其未邪

閱之欲使必不並已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執政子申徒嘉曰先生無人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

居先生之門者當忘貴賤

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以人爲後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

與賢人處以免過猶鑑藉人以磨去塵垢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

取於人以大其德

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未能無過也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爲善者莫若堯猶與堯爭善是欲勝於堯爲第一人也子既不謹而遭刑矣乃猶欲與堯爭善計子之德恐不足自反以補其遭刑之過安能勝堯哉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

過以不當存者寡

自狀自陳也因上文過字言若自陳說已之過則已無大過故止於受刑其形之不當亡者尚衆若不陳說已之過則人以爲罪大惡極當不止於刑其形之不當存者

尚寡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羿善射物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必中之地也然而或不中得免於死者命也言已不免於刑亦命也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佛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廢向者之怒而復常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形骸內德也形骸外則也重言不亦過乎應前

子產薨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既悟則愧其言曰子無如此說矣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

叔山字固名無趾

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

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不知而務全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

右為尊雖則左足猶有右足存

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

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也也未能容其

則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

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

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

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

何賓賓尊敬以學子為彼且新以詼以六詭

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桂桔邪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

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

之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

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

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倡者也常和人而已

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

聚於上者所以散於下

以望滿也月人之腹又以惡駢天下和而不

倡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

此三句將上文轉摺說雌雄即丈夫婦人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

駢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上而寡人有

意乎其為人也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

無宰寡人傳國焉傳國悶然而後應記音而

若辭寡人配手

寡人為醜手因其醜而自反

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

若有亡也若元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

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

於其死母者少焉音胸驚覺而動目也

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耳不得類焉耳所

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不見已焉爾者豚子安知其為母但知已

所食而已今忽不見已所食也不得類焉

耳者類似也今所食之乳忽不似每日也

使其形者神也豚子本不理會得母死忽

棄之而走者神不相接也以喻哀駘它前

日相處非以形交乃以神交一旦失之如

豚子失其母之神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翼資

翼以木為筐衣以白布畫雲氣其上有枹

如扇以障柩資送葬也

別者之儀無為去愛之皆元其本矣

形為本翼與儀為文

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可近取

妻者止於外不得復音去

禮記三年之喪與新有者期不使

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之人乎今哀駘

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救已國惟恐其

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若也

以戰死則者引起天子 御及娶妻者而說歸哀駘宅身上來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此皆人事之變<sup>聖十一</sup>而有天命行其間<sup>八</sup>日夜相代乎前而知<sup>聖十一</sup>不能規其始者也規求也雖有知者不能求其初生稟受之所以然

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sup>心</sup>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sup>也</sup>使日夜無卻<sup>也</sup>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

死生貧富等雖日夜相代乎前吾則使之日夜無罅隙不見其相代之迹視之如一而與物混然為春如年有四時不見其為

夏秋冬但見其為春而已如此者是接續其罅隙處而生時乎吾心者也因春字故下生時字時不生於陰陽之氣而生於吾心也

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

也其可以為法也

盛極也極乎者莫如水停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內保之者水性沈定有內保之義

德者成和之脩也

成其內和則德脩矣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德惟內修不形於外而物自親之不能釋

離如哀公之於哀駘宅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sup>仲尼</sup>曰始也吾以南面

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

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

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

矣

以衰駘為至人而仲尼為德友亦是滑稽

閭跂支離無脰

閭城門也跂舉足而行也閭跂者跂而守

城門也支離者形不全之貌無脰無脚跟

也蓋無脰之人後脚不能到地但跂而行

其形支離而因名無脰猶名無趾也

說者衛靈公靈公說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

脰項也肩肩細長之貌言悅無脰而視全

人反覺其項細長醜而不足觀也周禮梓

人云數目顧脰註長脰貌蓋肩與顧同

甕盎大癩<sup>人</sup>是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

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所忘者形也所不忘者德也世人不忘其

形而忘其德此真忘者也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學約為膠德為接工

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

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需也天需也者天

食<sup>謂</sup>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孽妖孽也約謹守也膠固也接應接也工

藝能也商如商賈也聖人心有天游而以

智者為妖孽約者為膠固德者為役於應

接藝能者為商賈之徒聖人不計謀何用

智巧不斷削何用膠固無所喪失何用行

道而有得不得貨利何用行商四句中兩

句是正說兩句是比喻因商字又言四者  
天鬻也天之付予即如鬻焉得天鬻則爲  
天所食矣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之所食  
猶言既得天爵不求人爵也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  
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  
於人也此言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教言放也放而自得之意此言無情下文又  
引與惠子辨難以伸無情之義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  
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  
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  
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  
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  
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  
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去聲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者自然也不益生者  
人生有自然之天不可加一毫人力也槁

梧即今所謂枯桐也枯桐同義桐亦可稱  
梧桐之類不一惟枯桐中琴瑟故名琴瑟  
爲槁梧也據之而瞑言琴瑟常在手雖疲  
困而瞑猶據之也立則倚樹而吟坐則據  
槁梧而瞑皆外神勞精之所爲是負天之  
所予而從事乎堅白之辯者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六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七

稿一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輯熙校

內篇大宗師此篇古道之秘要故名大宗師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  
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  
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  
夭者知之盛也

知天之所爲者體天道之自然也知人之  
所爲者盡人事之當然也天而生者順其  
天而生也知之所知者如脩善去惡趨吉  
避凶之類知之所不知者即吾身之至真  
人皆有之而不自知能養之而不害則亦  
得終其天年不至中道夭折此亦知之盛  
者

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去聲其所待者  
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  
人之非天乎

雖然所謂知人之所爲者尚有可慮處人  
雖知之又必有待於天而後得其定當定



也但其待於天者正自無定如顏天路壽  
善未必福而惡未必禍則安知吾所謂天  
者不屬乎人所謂人者不屬乎天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真人方真知天人之辨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

得雖少而不逆於意

不雄成

功雖成而不雄其氣

不暮士

士與事通事皆付之自然不豫為之謀

若然者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

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焚是知之能登假

至也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

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

人之息以喉

息之深者如藏於足息之淺者如出於喉

其實氣海為息之根蒂

屈服者其嗌<sub>音益</sub>言若哇<sub>於佳切</sub>

屈服而媚於人者其喉間之言如淫哇之

樂

其者<sub>音者</sub>欲深者其天機淺

天機者天然之氣機即息也嗜欲之深則

息淺矣如屈服者嗜欲深也嗌言若哇者

天機淺也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

入不距<sub>音拒</sub>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忘

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

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若然者其心志

在心為志未馳騁也

其容寂其頤頽

達<sub>音</sub>蹇<sub>音</sub>二音頤廣平不蹙也

凄然似秋燠<sub>音</sub>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

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

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

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

元氣混然何分四時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通而一之何分利害

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sub>不使</sub>

人若狐不借<sub>音</sub>人<sub>音</sub>務光

黃帝時人耳長七寸

伯夷叔齊箕子胥餘

尸子云箕子名胥餘或云比干

紀他<sub>音</sub>徒何申徒狄

殷時人荀子載其負石沉河

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古

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

與物同宜而不朋黨

若不足而不承

謙退不足而不輕於順承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與容與也觚器之有稜者容與自得如器

雖有稜隅而不堅頑也

張乎其虛而不華也

張大也氣象張大雖虛而非徒事華藻

邴邴乎其似喜乎崔<sub>音</sub>乎其不得已乎

邴邴猶揚揚崔自抑意雖可喜而有不得

已

濫切六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

濫充積也雖充於色而止於德也

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

厲醜惡也雖不事脩飾同乎流俗而警手

高故不可得而制馭

連乎其好閑也悅切七本乎忘其言也

連連綿也悅廢忘也雖連綿閑塞無可窺

尋而悅焉廢忘未嘗誇說

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

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

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

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

勤行者也

禮者立身之本本所以爲體刑者輔治之

法本所以爲翼然刑雖具而寬仁不殺故

可以爲體禮雖嚴而舉世可行故可以爲

翼德主自然本如四時之運行無心知以

周物本如人之循行有迹然知以不得已

而應事則亦出於自然故可以爲時德之

修非出於勉強如偶有登山之迹不知者

真以爲常勤於行故亦可以爲循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

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其好之者固與我爲一矣其弗好者亦視

之如一則其與我爲一者固一其不一者

亦一矣其一者自與天爲徒其不一者自

與人爲徒天與人本不相勝何必置好惡

其間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所不得

與暗昏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

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養爲愈乎已而身

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

啣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

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物之情物之實理也以天爲父父者子之

天也卓此道卓然尊於父也真此道乃君

之真者也化其道化於其道而毀譽自無

也死生有命猶天有夜旦之常非人力所

得干與此乃物之實理不可移易人但當

反求此道而已此道在人尊於君父而人不自知與其紛紛是非毀譽之場何如超然於此道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

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

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

遷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其所遷是恒

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

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迷而皆得善天

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

而一化之所待乎

善吾生善吾死此善字屬造物善大善老

善始善終此善字屬人善天者雖大而非

惡死一化與萬化不同萬化是萬般變化

由人所爲一化是一超大道不雜他遷

又從生死說來有生必有死而世之貪生

避死卒不免焉譬如藏舟於壑藏山於澤

自以爲固不知夜半猝然之間舟爲有力

者移去山爲有力者侵伐出於意料之外而不自知也夫壑大而舟小澤大而山小小大包藏各得其宜而猶有所遜若夫藏天下於天下無所包藏而自無可遜之處言與其有心於藏不若無心於藏也所謂藏天下於天下者如耕田鑿井不知帝力是也天下亦物也故言是恒物之大情前只說物之情此又添恒與大字以藏於藏山藏天下似說得怪故下一恒字以推廣及於天下故下一大字却引歸藏於人身者而言人身難得一犯著人之形猶爲可喜所貴人之形者其中藏得萬般變化其爲樂何可勝計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即藏天下於天下之謂聖人得藏天下之要使民養生喪死而無札瘥妖厲之患人猶慕其治而效之況藏道於身實爲萬物之宗一化之原近而且切有易於藏天下者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

存神鬼神帝生天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揭天道二字以見太宗師在此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即齊物篇所謂可行已信而不

見其形有情而無形也有交媾之情有微驗之信而無所作爲無有形象可口傳而不可手授可心得而不可目見蓋以其無形也乃陰陽五行之本根未有天地先有此理鬼與帝藉之以神天與地藉之以生

即老子所謂天地根也人與造化同一樞機故身中亦有一太極老莊論道止於如此後世假藉鉛汞龍虎等比喻益明且切矣不爲高不爲深不爲久不爲老皆讚美之辭

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繫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惑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

襲取元氣之母北斗爲天綱維司馬云堪坏神名人面獸形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司馬云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

肩吾得之以處太山

司馬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時

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

黃帝得道昇天玄宮北方之宮月令曰其

帝顓頊其神玄冥

禺強得之立乎北極

司馬云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強

西王母得之生乎少廣

山海經曰西王母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洵水之涯漢武帝內傳云西王母

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少廣

司馬云穴名崔云山名或云西方空界之名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此兩句屬西王母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李云五伯夏昆吾殷大彭豳周齊桓晉文

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去於列星

司馬云傳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箕斗為天漢津之東維崔本

此下更有二十二字者於文義不當有

此篇首至此明大道之要盡矣猶恐人泥於執著下文又極論死生俱無以廣其見

猶命宗性宗之說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一朝而透徹不俟七日與九日

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

槁形死心所以殺生也而不死縱情肆欲

所以生生也而不生

其為物也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撝寧

將送也物雖觸之而自寧定

撝寧者撝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惡乎

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

成者成定也副墨洛誦者假文墨之名

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聃許

瞻明聃許者假耳目之名

聃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

需役於謳者假役夫歌謠之名

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參寥者參合寥曠達茫之始則玄之又玄

矣

子紀子與子梨子來四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與有病子紀往問之曰眎眎與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

拘拘學曲之甚將者恐自此更甚

曲僂發背

曲僂則背發露在上

上有五管順隱於齊肩高於頂三句解見句贊指天

句贊項椎也句猶言節也椎骨二十四節

贊其形如贅瘤也此五句皆述子與之形

陰陽之氣有沴沴音失

此一句纔說他疾

其心間音而無事跡躄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

無事不以疾為苦躄躄扶曳而行之貌而鑑于井自然其形既僂矣又復病又將自

此拘學轉甚也

子祀曰女惡之乎

子祀戲言汝惡之乎

曰亡殆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  
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  
子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  
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大得者  
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此古之所謂縣解也

浸漸也假設使也時猶司也縣作懸解音

蟹懸係解散猶解倒懸之義

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懸物於上忽然自解謂之懸解不能自解  
者有人用力結之則無自解之理言人心  
係累既深則不能自解

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  
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

道家以死爲化叱其避去勿驚動其化  
倚其尸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

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子以汝爲蟲臂乎

言不知將化爲何物或化爲至小未可知

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  
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不聽我則  
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  
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  
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鑊  
鉞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  
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必以爲不祥之人  
言不必定要爲人化爲物又何妨

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  
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成然猶安然遽然覺而匆遽之貌人生乃  
是寐死乃是覺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

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  
霧撓音桃桃音上上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  
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撓桃者猶戲弄三人皆能如所云故不復  
應答但相視而笑無逆於心

遂相與友莫然有間無間而子桑戶死未葬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

往而待爲治喪事也三人皆魯人故子貢  
往焉

或編曲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

乎嗟來桑戶乎而也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  
倚結語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禮之本意緣人情而生情不動何用手禮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音去無

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

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

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

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

乎天地之一氣

方者法度也與造物者爲人言順其所生

而與之爲人也天地生物不過一氣人之

生世乃所以遊乎天地之一氣

彼以生爲附贅音贅贅疣音疣以死爲決疣音潰潰癰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

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及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彿乎塵垢之外道遠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憤亂也衆人之耳目應前禮乎之間前言

遊方之內今所見如此又未知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戕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

孔子自謂吾不能如彼乃天所刑戕之民雖是如此吾與汝且共此道

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問其方却問其法度如何造詣也相造乎水者穿池則養給矣相造乎道者無事則生定矣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相忘乎江湖則不在於穿池矣相忘乎道術則不在於無事矣相造又不如相忘也

子貢曰敢問畸人

孔子常不偶於世故子貢以畸人爲問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大歸喪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持怪

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解平矣勝於知喪禮者

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

學道者唯欲損其情而不能得孟孫氏已有所損矣

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死有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音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音化哉

上化爲物指已化之人下化已指未化之人

人所不知之化已者所不自知其化到已

身者也言若以爲先死者化而爲物以等待所不知後化之已乎則彼死者方將化

安知不化者哉未死之已方將不化又安知已化者哉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夢而未覺安能知之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

彼指學道之人形之變雖若可駭然不足以損其心

有旦宅而無情死

人生住世倏如一旦然不足以死其情

孟孫氏特覺字如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乃爾汝之稱乃字正與吾字相對父母是吾親傍人則可呼之爲爾汝今孟孫氏但

覺傍人哭亦哭是哭不由中心而由其所

以相爾汝者言視其親如傍人之親也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之所謂吾之乎

本只下單且字添一也字令句語軟活可

讀且夫且也其義則一因上乃字遂生下

吾字設爲孔子云且吾與顏回不敢如孟

孫氏之視其親猶傍人相與吾之矣又安知吾所謂吾之者果然乎下文申明其義且汝夢爲鳥而厲摩也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只尋常夢爲魚鳥未足異夢爲鳥而直戾天夢爲魚而直潛淵分明吾身是魚鳥矣

今却在此言語知得見今是覺邪莫反是夢邪如此看來吾所謂吾之者正不可知

也前言吾特與改其夢未始覺此言覺亦恐是夢又深一步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造詣也適適意也喜者必笑忽詣適意之境者中有真樂不及待笑而後適獻笑者

忽自獻其笑也排布置也自獻其笑者出於不覺不及布置使之笑以喻自然天真不待於拘守禮法

安排而去化力入於寥天一

綴上排字人生富貴賤各有定分如造物布置然但富安之而已死去則化無復

更有寒者曠遠之意一者太極未判之初入於寥天一者復歸其初也

意而子見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

汝奚來軼也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剿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恣睢自縱貌轉徙者不拘常也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

無瞳子曰盲有瞳子曰瞽

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皆託言人名無莊者不假莊飾據梁者據

其強梁也

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註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剿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其也許由曰噫未可知也

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大整萬物而下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

此所遊已遊字顏回曰曰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曰忘仁義矣曰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現曰曰益矣曰

何謂也曰曰忘禮樂矣曰曰可矣猶未也

老莊以仁義出於人爲故至於禮樂

它日又復見曰曰益矣曰何謂也曰曰忘忘矣仲尼莞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註體黜聰明離形去上知去同於大通此謂坐

忘仲尼曰同則無好好也無物不同則無所私好

化則無常也

唯化所適則無常所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而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于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

趨七住切不任其聲德也趨促也趨舉其詩无音曲也

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七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八

揭二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明人彭祥熙校

內篇應帝王此篇所以應為帝王之用帝王而悟此反乎太古之世矣  
故內篇止此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按在云即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大堯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去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有虞氏懷藏仁道以要結人心固亦得人矣然猶出於人為不若非人則相與於無相與故曰未始出於非人若上古泰氏寢處自然無所作為或一以已為馬或一以已為牛初無定名蓋緣泰氏其知實信其德甚真不如如有虞氏懷仁以要人故也然本非有意如此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因未始出字却生未始入字

肩吾見狂接與狂接與曰日中始何以語去聲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

以身出經常之典

式義度人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與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山也

式義用義以準則人涉海必溺鑿河難成蚩負山則不勝任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聖人之治豈治其外乎但全其性分之內正已而後行確然信實為其所能之事而已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懸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言君人者若欲齊之以法度則人皆逃而避之矣鳥鼠且知避害何況乎人曾謂此二蟲之無知乎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



何問之不豫也

言其問使人不樂

子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垠之野汝又何弔

莽眇輕虛之狀曠垠音廣朗猶曠蕩也弔

疑是勞字音強上聲古篆之訛上強訛而

爲曰下力尚不失篆體古篆

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咸動又復問無名人

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

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

趨嚮敏疾彊梁不屈

物徹疏明

遇物透徹疏通明朗

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

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胥利徒易猶率更也技係以技巧而係累

也胥徒更作之人則勞形技巧係累之人

則怵心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獵也後狙之使干執禁

當作之狗來籍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

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

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

化施於萬物如假貸之以貸而民不恃賴

其恩

有莫舉名

有莫能舉而名之即民無能名焉之義

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

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列子見之而心醉其術歸以告壺子曰始吾

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

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

既盡也吾與汝平日但盡其外之文未盡

其中之實而固以爲得道歟未爲得道也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衆同異云托雞不獨卵蓋謂徇其一偏之

術則不能成道此喻列子未盡其實處

而以道與世充必信天

而欲以道與世相高而必人之相信乎

故使人得而相上汝嘗試與來以予試之明

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

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上矣吾見怪焉

見濕灰焉此語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

子壺子曰鄙謂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

山川草木地之文也草木萌芽恬然安靜

不見動搖各正性命不待人力正之但覺

大地寂然而已度人經所謂神風靜默山

海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一國地土山

川林木緬平一等无復高下正是此意即

所謂杜德機杜閉藏不可見也示之以此

故不能相更令列子與之明日重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

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

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鄙吾示之

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

者機也嘗又與來

吾見其杜權者閉藏之中却有權變覺與

昨日所見畧不同也杜權正與杜德相對  
天壤者天之十二辰猶言天之壤地也天  
壤字又是與地文相對地主靜天主動謂  
之天便有動意示以天壤者外則名實不  
能入其心內則機發於至深李咸殆見吾  
善端發露之機耳猶有不能盡知者故又  
俾之明日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  
生不齊也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太沖莫  
勝是殆見吾衡氣機觀之審

列子作潘音番米汁也則此審字當作潘  
亦汁也

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  
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

見其動靜不一故俾之齋以一其心太沖  
猶言太和太沖則在杜德機善者機之間  
莫有勝於此者故言太沖莫勝衡平也衡  
氣機者處於地文天壤之間動靜各半得  
其平也衡字又對上文權字示之以太沖

莫勝者即所謂衡氣機也觀觀所盤桓  
也潘米汁也水成淵處必有泡沫浮在水  
面如米汁也止水之潘為淵者上面雖水  
流下頭却水停滯也觀觀之處止水之處  
上面流水底下停滯之處皆謂之淵淵有

九名者列子黃帝篇曰觀旋之潘為淵止  
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  
淵汙水之潘為淵汎水之潘為淵雍水之  
潘為淵汙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淮  
南子亦有九旋之淵淵名有九此不過處

其三言尚有未盡用也止水之淵以況地  
文杜德機是全然不動觀觀之淵以況天  
壤善者機雖是淵水不動却見有觀盤桓  
其中便是靜中有微動意流水之淵以況  
太沖莫勝衡氣機水上面一半流底下一

半止流止各半正得其平故以為太沖衡  
氣之喻言僅以此三者示之尚不能知況  
示之以其餘乎故又許之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  
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

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自彼言之曰滅自此言之曰失

壺子曰鄭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  
而委蛇多咸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  
為波流故逃也

吾宗即所謂大宗師委蛇順也不知誰何  
不分彼此也弟靡如人之弟靡然從兄也  
波流如波之順流也雖變化無常而未始  
出吾大宗大宗者道之本原惟虛而已無  
分爾我因以為弟靡波流故彼莫測其所

以而逃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  
其妻爰食以時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觀雕瑑復  
朴塊然獨以其形立

雕瑑復朴者削去文華復於質朴

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自此以下乃因上文壺子之事而申論至  
虛之理歎曰紛然各分封疆之世哉但一  
切以此終其生而已

無為名尸也注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

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虛字應前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如鏡空明物之來者未嘗迎之去者未嘗送之但應物而不為物所傷下文却言其

所以傷者

南海之帝為儵音北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

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此篇名應帝王故所言皆帝王之事篇末以壺子示李咸一段明應世隨時之道仍結歸南海北海之帝內篇凡七文字最為精密皆是先命篇名而作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八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九十同

廬陵竹竿羅龜道述

門人彭澤縣校

外篇駢拇前七篇皆持撰篇名終篇此意無持意不通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音疣附贅縣疣

指出乎形哉而侈於性音疣駢拇足大指連第二指枝指手指生傍枝

贅息肉依附於形故謂之附贅疣腫結懸係於形故謂之縣疣性生也德得也侈過

多也駢拇枝指出乎天生而自人之所得言之則為過多矣附贅縣疣出乎有形之後而自天生言之則為過多矣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多方多端也列於五藏如肝神仁肺神義之類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訂二字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

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司馬云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一云見千里針鋒孟子作離婁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摧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黃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擢抽也黃鼓如笙黃之鼓動也曾曾參史史緇

駢於辯者紫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啟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紫瓦器而不傾結繩而能解小技之巧者以喻辯者之巧也竄句猶云遁辭也啟疲也跬半步也言辯者之勞如疲敝之人半步而行也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

上正字疑即至字之誤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

為政多岐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

是故多岐雖短續之則憂多岐雖長斷之

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

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愛

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

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愛

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愛世之患

蒿目憂患而目蒙然也

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養貴富故意仁義

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蒙然

也

器許驕切聲也自三代以下天下之說仁

義者何其聲之器也

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

墨膠漆而同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喻

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

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

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

約束不以縲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

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

不二不可虧也

鈎為曲之器誘然猶津津然九字句故古

今為一而不見其虧壞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縲索而遊乎道德

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

莊老導道德而小仁義故有是言

夫小感易方大感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

氏招音招仁義以撓天下也莫不奔命於仁

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

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易其性矣小人則以

身殉烈士則以身殉名太夫則以身殉家聖人

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

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藏與穀

方言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墾婢

謂之藏女而歸奴謂之獲因藏者善之名

併名其一曰穀

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

笑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

笑音策竹簡長二尺四寸塞悉代切漢書

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詔注博塞也

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

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

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矣必伯

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之所

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

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

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

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且夫屬音所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

吾所謂藏也屬其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

尸子曰膳俞兒和之以薑而為人主上食

淮南子作申兒

非吾所謂藏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

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

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藏非仁義之謂也藏

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藏者非所謂仁義之

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

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

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

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

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九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

廬陵人彭祥點校

外篇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跪草飲水翹足而陸雖有義一作義臺路寢無所用之

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為義儀臺即郊特牲所謂臺門也築土為臺臺上架屋當中為門因為宮室之儀今俗猶稱儀門天文亦有大儀之庭路寢正寢也舉儀臺與路寢總宮室之全言之

及至伯樂

音洛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與天馬孫陽善馭馬故以為名曰我治馬燒之剔之剔之當作之

燒謂燒鐵以灼之剔謂剔其爪甲剔謂刻入其肉剔謂去其皮節

連之以羈足絆編之以早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齊之前有極飾之患而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

過半矣

極口銜也飾馬鑲飾即鎮下鐙

陶者曰我善治埴埴者埴又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今曰天故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顯顯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闢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覺雙為仁蹠蹠去跂跂者為義而天下始疑矣

填實而不虛浮顯冥而不晶采雙蹠跂足而勉行故以喻為仁蹠跂企足而強行故以喻為義

澶漫為樂摘音人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

澶漫猶泛濫摘僻糾摘其邪僻也

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  
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  
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

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  
人之過也

夫馬

再以馬為喻又進一步說

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  
相踉音

喜則以頸交如相與靡順怒則背必分背  
相與踉跄蓋馬之相踉各以足向後故曰  
分背相踉

馬知音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

衡轅前橫木扼與軛同所以扼馬頸者  
而馬知音介倪字加闔扼句勢曼詭衡竊轡

介甲也戰馬必帶甲闔城門也扼持也城  
門所以扼持姦慝驚憂驕縱也詭衡詐為  
受銜也竊轡竊出轡外也言馬習知人情

未被甲而已知甲之端倪未出城而已知

城門之扼處遂驕縱不可駕馭詭為受銜

竊出轡外有此情狀

故馬之知音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

胥氏之時民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舍哺而

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

樂以匡天下之形縣音跂仁義以慰天下之

心而民始踉跄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

亦聖人之過也

縣跂者如懸物而使人跂足及之

縣音

南華真經補本卷之十

南華真經補本卷之十一同卷楊四

廬音陳竹音華音羅音勉音連音述

門音人音彭音祥音熙音校

外篇

肱篋

將為音肱音篋音

肱腋音下傍開其篋如從腋取之

探囊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膝

探囊以手探取其中攝管攝之緘膝封識

之具

固扁鑄

鑄音古穴勿扁關也鑄環古

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

篋擔囊而趨唯恐緘膝扁鑄之不固也然則

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

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

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

昔者齊國都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

所布未耨之所刺音切音智

耨耨耨之柄耨耨耨者除草器說文頭長六寸

柄長三尺刃廣二寸

方二千餘里閭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履州間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

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田成子即陳成子恒也春秋莊二十二年陳殺其太子御寇公子完字敬仲懼禍奔

齊為桓公工正匿其氏為田氏陳田聲近故也五世至釐子乞為景公大夫收賦稅

於民以小斗受之以大斗予民由是得眾遂專齊政卒子成子恒弑簡公立平公封

邑大於公所食歷襄子般莊子白共九世

至田和篡齊為侯傳桓公午威王因宣王

辟疆莊子宣王時人故云十一世有齊國

田和以前雖未有國而育姜代陳已見於

卜筮故并數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

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割第弘胞以

也子胥靡

靡者胥靡胥相也靡隨也罪輕而不至朴者令衣褐帶索相隨以執役

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道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

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

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

天下也多故曰胥謁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

釋文邯鄲趙都也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

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

乃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

勲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

大甚遂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

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為

事故梁得邯鄲言事相由也又許慎註

淮南子楚會諸侯魯獻酒於楚王魯酒薄

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

史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秦之楚王以

趙酒薄邯鄲

聖人生而大盜起掎擊聖人縱令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

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

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

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也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

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

大盜也子胥靡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

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

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

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

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利鄰倍弗折衡而民不爭

以鄰協璽以事協衡句中作弄

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推亂六

律鑠絕竿瑟震聾曠之耳而天下始人舍其

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

人舍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攬<sub>力的切</sub>

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

若拙削魯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擯棄仁義而

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舍其明則天下不

鑠矣人舍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舍其知則

天下不惑矣人舍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魯

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

燭<sub>燭音</sub>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

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

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

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

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

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

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

某所有賢者羶糠而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

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

千里之外<sub>軌音交也</sub>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

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

餌罔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sub>音格</sub>

網<sub>音之木</sub>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知詐漸毒頡頏滑墜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

惑於辯矣

以上文例之亦當為三事知詐漸毒者以

知相詐積漸成毒也堅白者堅執為白同

異者合異為同皆公孫龍之書有此語頡

相競為高也滑猶走弄不定也彼堅執以

為白而辯之者與之相頡使之走弄不定

解散也垢身之塵垢也解垢同異者解散

其同如垢之脫也上一句說知下二句說

辯

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

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

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

故上恃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sub>音四</sub>

時之施喘<sub>音動</sub>與<sub>音動</sub>肖<sub>音翹</sub>植物之

失其性甚矣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

是已舍夫種種之民

種上聲種類也一類而已非有秀異

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噂

噂之意噂噂已亂天下矣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一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二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科點校

外篇

在宥

精

大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者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在宥兩字想當時有此語今人讀之差異耳如詩宥密亦不他見在者任其自然猶言在他宥寬也在宥天下者無所作爲治

天下者必有禮樂刑政若在之宥之則何有治天下者哉欣欣焉不恬靜者不在之故瘁瘁焉不愉悅者不宥之之故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毗助也凡喜屬陽怒屬陰人之一身陰陽

調和則無疾若過於喜則助其陽勝矣過於怒則助其陰勝矣

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

以四時之陰陽喻人身之陰陽也

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天下始僞詰卑驚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

中道不成章言作事至中道而不成條理也僞詰卑驚不可制馭之貌

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勾勾蚩蚩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因喜怒上發出賞罰一段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

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齟齬僂囊而亂天下也

相助也助之即非自然禮有儀文故以爲技聖則多能故以爲藝知則察人之過故謂之疵齟齬卷不伸舒之狀僂囊猶棺槨多

事貌

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失天下之惑也豈直過而去之邪乃齊戒以口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儆之吾若是何哉

跪坐以進之即老子所謂坐進此道吾若

是何哉言吾如此等人何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貴愛其身甚於爲天下則乃可以寄託天下

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解摧皆所以傷之尸居生如尸也龍見如龍之變化也淵默而雷聲默然如淵之深沉而若聽雷聲也皆靜中變動非徒枯木死灰萬物炊累謂萬物皆固吾生育之中如炊氣積累而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擾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因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劇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無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音音而天儼驕而不何係者其唯人心乎

此極言人心之狀排抑之則縮沮而下升進之則奮起而上排下者雖一時縮沮如囚縛然其不平之氣固在進上者若恣其奮發則充其怒至於能殺人淖約柔乎剛強柔而能剛也廉劇雕琢剛而可柔也其字皆指心而言疾速也撫猶行也其動也縣而天此心動時如空中懸係於天也儼驕者不可禁之勢黃帝始以仁義擾人之心堯舜於是股無朕

小勝上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也畫法度然猶有不勝也竟於是放謹究於崇山殺三苗於三槐流共土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句施去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早起於是平喜怒相疑惡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鉞鉞切鋸制焉繩墨殺為推鑿決焉天下春春與不救不踏之踏同累足而行也

大亂罪在擾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嵯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愛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離跂者促蹙伴離地攘臂者舉其臂談者

足與手俱起也意聲平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音接也音接仁義之不為桎梏鑿音鑿也音鑿焉知魯史方不為桀跖許交也切矣也

弓矢所以為利用言魯史乃為桀跖之利用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開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

爾雅云北戴斗極為空同山一曰在梁國虞城東三十里

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汝所問者至道是物之本質而汝所官使者陰陽二氣是物之殘零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族合草木不待黃而落日之先日以荒矣而依人之心剪聲小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聲去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

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  
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  
之極昏昏然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  
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  
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  
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  
汝達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  
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達者往而竟至也陰陽之原先天太極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上聲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官者如官司藏者如府藏物者如官司府  
藏中之物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  
吾形未嘗衰黃帝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  
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  
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  
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  
下為土  
生而上見日月之光死則下為土矣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

百昌者凡百昌盛之物  
故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  
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緤乎遠去聲我  
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緤絲之合也昏者冥也當我謂近我而來  
之境即無窮之門無極之野遠我謂遠我  
而去之世即去汝也言自此去後恐仙境  
之近我者如緤之合而不可離乎塵世之  
遠我者有冥而不復見乎其未得道之人  
盡死而我獨存乎三字字有惻然憫世而  
憂道絕之意  
雲將東遊上聲過扶搖之枝  
李云扶搖神木也生東海  
而適遭鴻蒙  
司馬云自然元氣也  
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儵然止  
贊然立  
儵音敝自失貌贊然立者致恭而立如執  
贊然  
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

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  
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  
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  
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  
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  
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  
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  
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  
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  
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  
民之放上聲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  
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  
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  
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僂僂乎歸矣  
噫毒哉歎治天下者之遺害也僂僂乎歸  
矣鴻蒙欲翩然歸也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  
不言養心而言心養者心以無為為養也  
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徒但墮爾形體吐爾  
聰明倫與物忘

倫類一切之類皆與物忘

大同乎渾渾解心釋神莫然無覓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

即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云云者非一言可盡也

渾渾切本沌沌本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

具於身中未嘗相離但人不能自知耳若彼能知之則是外物可離者矣

無問其名本無無聞其情本無物故自生

即所謂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

此不在身外反而求之即得矣老莊之所以眇觀天地糠粃人事者恃其有此耳今

襲其學者皆空談而聞之者竟莫得其實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

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

有人異已便是他不肯服從故喜人之同已而惡人之異已者欲人皆服從而超出手衆也然以出乎衆爲心者何嘗出乎衆

哉因衆人之同已而無異論然後耳根方寧靜如此則是吾之所能不如衆人之所能多矣人何嘗出乎衆哉

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言治國者皆欲出乎衆者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大物者只是一箇大物物物者逐物分之也不物者不役於物也天下乃是渾全一箇大物豈可分爲物物纖悉治之惟能不

役於物者任其紛紛不足以撓之故云而不物物故能物物曉得物物者之非是物則豈特治天下不煩碎進於道矣得道之人獨爲至貴乃能出乎衆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智行乎無方

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適復往復也挈汝往復撓撓之民以遊於無端

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而無已無已烏乎得有有親有者昔之君子親無者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羸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伸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

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

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  
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  
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  
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相去  
速矣不可不察也

此章意淺語囁必狗尾之續貂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二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三

禍五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熙校

外篇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  
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  
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  
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  
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  
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  
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  
萬物化淵靜而百姓足記曰通於一而萬事  
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夫子曰

此兩夫子曰无嘉本皆爲別章崔本亦然  
然連上文則爲引證之語離而析之則無  
煩著處疑所謂夫子即老子上文所引記

曰者老子也故就述其言耳不然莊子之  
所導事者也下文夫子問於老聃曰者則  
明指孔子矣

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  
以不刻心焉

引去其情慾之心下文方莊子演其說  
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  
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  
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  
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對志之謂完君  
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沛乎  
其爲萬物逆也

事藏而心不窄物往而心不留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  
貴富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  
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  
顯則明

縱處顯耀其本心明自若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濔乎其清也金

石不得無以鳴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居止也涿水清貌言道之本體如水淵乎其止故涿乎其清又如金石元有其質故擊之則鳴即水與金石推之則萬物之理莫不然但人不能審定之耳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

王德其德足以王天下也素逝猶易言素履往王德之人此心恬素而往以通曉事

務為恥但立之本原得其要道而知自與神明通故其德廣大而足以王天下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此又從人心上說來其心之出有物採之即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吾儒說得平坦莊子說得痛口耳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老莊之所謂

道德不可以吾儒之見解之蕩蕩廣大難名之狀至於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方見其為王德之人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

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視乎冥冥以下皆言其道之妙處其與萬物應接亦變化無窮至虛無一物而能供

人之所求時復馳騁而終有歸宿之地或大而忽然小或長而忽然短或短而又忽

然脩且遠所謂王德之人蓋如此竊謂前一段是插入偽撰是以有兩夫子曰文意

深淺自察然可見當刪之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

還歸遺其玄珠使知去索之而不得使離失索之而不得使喚訴喚訴本作索之而不得也乃

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此皆託言玄珠道也知巧者也離朱即離

婁明者也突詬與人詬罵無能者也是巧者之反象罔無有形象是明者之反言智巧目明皆不足以得道頑鈍無恥近之矣

而猶未得必有超乎形象之外而後得之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

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被音披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為天吾籍王倪以要之許

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人聰明敏知給數明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

其資性既過人而又乃使之受天命為天子則所為愈過矣

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棄人而無天

與之配天彼且凌駕人而并不知有天矣方且本身而異形

本只一身而為千萬人之身是一身而異形也

方且尊知而火馳尊尚知巧其心如火之馳

方且為緒使

爲事之緒餘所役使

方且爲物絃

絃公才切束也爲物所束縛

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

二句義同上句應物下句應衆人之所宜

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

逐物變化未能布其恒性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

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

雖上文所言齧缺如此然人不可以一槩

論譬如人有族有祖族各有所尊而祖又

衆族之所尊齧缺亦可以爲衆族之父但

不可以爲衆族之祖衆父父者祖也

治亂之率也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齧缺之才撥亂世之將率也而不免下爲

人臣之禍上爲人君之賊猶言治世之能

臣亂世之姦雄也

堯觀乎華也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

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

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

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

多事壽則多辱是二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

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

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

鷄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

鷄無常居穀仰母哺鳥行乎人不見之境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

問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

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

禹禹授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

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

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爲

諸侯而耕故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

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

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

始矣夫子闔也行邪無落吾事佗佗乎耕

而不顧也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物得以生之謂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

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

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

同乃虛虛乃大合喁喁喁合與天地爲合

其合繆繆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設問泰初有乎無乎曰無有也亦無此名

也而無之中一由此起有一矣特未形著

耳此所謂無極而大極也萬物得此以生

者謂之德其未形之時萬理皆具已各有

條理可以分別但且以其混然無間而謂

之命及其留者不能不動而生生物物各成

生理謂之形形體中保合元神各有儀則

謂之性所謂物各具一太極也性脩則復

於德矣德之至極則同於未形之初矣同

乃虛虛則無是非彼我凡天下之以爭爭

鳴者皆合爲一矣喁喁合則同乎天地矣

繆繆如綸之合也其合繆繆若愚若昏形

容合之意玄德者深妙之德大順者無一

民一物不順也相傳太極圖出於方外之

士由此觀之未必不然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

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

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

形休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

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

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

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

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

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

於天

治道所治之道若放猶言相似離析縣揭

也寓字也縣揭天宇昭然可見也胥易技

係以下四句解見前有首有趾猶言有首

有尾無心者無心於聽無耳不聞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於此其所居之道

若與聖人相似可人之不可然人之不然

善辯者嘗有言曰離析堅白如揭天宇昭

然可見此人正如此問可以謂之聖人乎

老聃曰云云豈得爲聖人又呼而告之曰

予告汝以汝所不能聞與汝所不能言凡

人所聞有記得有首有尾者有聽得無心

如無耳者所言有記得許多有形象者有

說從無形無影而如在面前者凡此盡非

真有皆是虛無其所論動止死生廢起不

過幻說之言又非其真實所以然之理辯

者之無益如此別有所治之道在彼人者

却不然既忘乎物又忘乎天天下者物之所

從出併忘則忘之至也世以多忘者名忘

已故名此人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

於天言忘已則純乎天矣後面有治在人

一句應前有人治道若相放一句文義甚

明

蔣閔菴見李徹曰魯君謂菴也曰請受教

辭不復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

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

私民孰敢不輯李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

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轍

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目爲處危其觀

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閔菴觀然驚曰

菴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

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

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

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

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

而心居矣

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言自處於

高趨者衆多有不勝任之患矣搖蕩民心

不使之拘束也賊心相戕之心獨志自得

之志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謂

大聖治天下任其自然堯舜治天下不能

無迹大聖之如此者豈肯與堯舜爲兄弟

哉心居心寧止也與天下同德無所作爲

則心寧止矣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濮陰見一丈人方

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搢搢音

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

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

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

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音如決湯音其



名爲樺爲圓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者本然之質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曰無慙俯而不對有問爲圓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圓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

於于語助猶俗嘲儒之說之手也者云

獨法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

汝神氣墮音汝形骸而無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

卑陬失色卑陬自處項頊然義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

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

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謂孔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

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

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仕乎得備哉

託吾之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如往只是言與民相安相忘却下語別仕乎即莊然淳備即淳全

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

整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

之謂風波之民

風起波動不能定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

渾沌即謂太極

識其一不知其二專一而無二治其內不治其外

凡質之明白者入得素淨

無爲復朴猶言順其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諄芒將東之大壑東海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

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

試言所謂聖治者乎

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句言自爲而天下化乎

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所謂聖治者官施政事而不失其宜拔舉人才而不失其能盡見人情事理而行其所爲當行者惟恐其有差錯嘗言人當自脩爲而天下化既能自脩爲則手所撓目所指而人莫不俱至

願聞德人

苑風聞諄芒之言聖治未爲至又問願聞德人

德人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招乎若嬰兒之夫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來飲食取足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

與形滅亡此謂照曠

得道之後神升而上只在光景中遨遊下

視其軀殼如枯木墓土此之謂照曠言照

徹空曠無復形拘也

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第五

十二

致推極也上既言神人之狀矣又言人能

究極命根盡其情實與天地同樂而萬事

盡泯萬物復其本然則混然冥漠之間矣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

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

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

與赤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

虞氏爲

天下均治則願足矣又何用有虞氏

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髮病而求醫孝子

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武王之師固不及有虞氏而有虞氏之治

亦不過如醫之用藥療病非出於自然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

上君上也樹標高出於上而無心古之君上如之

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

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

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

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

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

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

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

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

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世所謂忠臣孝子以其能有過則諫不事

諂諛也隨和君親者世俗必爲諂諛而隨

和世俗者却不以爲諂諛如此則是敢諫

君親而不敢諫世俗世俗及嚴於親而尊

於君邪

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

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

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人不肯受導諛之名而所爲乃終身導諛

混合譬喻矯飾言辭求以聚衆人之歸已

非導諛而何然不自覺也是一人之身而

終始本末自不相坐罪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

導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

愚之至也

此方說歸舜身上舜垂裳而天下治以五

采彰施于五色恭己正南面故云垂衣裳

設采色動容貌貌舜以此媚悅一世而不自

謂導諛與斯人之徒通論是非而不自謂

同於衆人乃愚之至也此是說舜下文却

說從武王去只似藏頭說話讀者不覺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

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繼上愚字添一惑字立論莊子文法每見

之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

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

天下惑子雖有析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欲適西不過一人或耳倘有可致東之理  
若二人欲西則惑者勝矣徒勞而不能至  
也以喻武王伐紂而歸之者八百國是天  
下皆惑矣于赤張滿稽自予也析嚮欲向  
也予雖自有所欲趨向不可得已不亦悲  
乎重傷武王之事也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俗則嗑然而笑  
嗑音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  
俗言勝也以二缶鍾鍾如字惑而所適不得  
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待  
耶

此又以樂爲喻古樂不入衆耳聞俗樂則  
喜設有二人擊瓦鍾以爲音則人必喜其  
新聲而爲其所惑古樂之音不能行矣況  
今天下皆惑予雖欲有所趨向豈可得邪  
重譬喻重言之文意覺痛切舊解因所適  
二字遂連前一節讀之而欲改缶鍾爲垂  
鐘謬矣此所適不得亦是就上文所適二  
字粘綴來上文所適者人之行也此所適  
者樂之行也

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  
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比去聲憂

此又暗說伯夷之類比同也捨之而不尋  
究其事則不必與人同憂矣

屬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

唯恐其似已也

却舉一箇不必同之譬喻屬醜惡之人也  
屬人生子唯恐其似已是不欲其同者則

又何必與人同憂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  
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

失性一也詎與魯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

均也五夫失性有五曰五色亂目使目不

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

困毀好公中顛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

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

夫得者因可以爲得乎則鴟鴞之在於籠也

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崇其內

下文有柴柵字則是閉固之義

皮弁鵠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  
柵外重重經綴音脫脫然在經綴之中而自  
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  
檻亦可以爲得乎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四

禍六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祥點校

外篇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

無所積無留滯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昧然者聰明盡泯六通四辟者如六合四方皆洞達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喜故靜也

非以靜為善故制之使靜

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

切

燭鬚眉平中淮大匠取法焉

周禮匠人水地以縣

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夫虛靜恬澹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止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

虛中有實自有倫序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靜中有動動則無適而不得

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無為則任事者自任其責

無為則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夫虛靜恬澹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

以南鄉去聲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

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

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閑遊江海山

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

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

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禍六

大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

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

和者謂之人樂音洛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

曰吾師乎吾師乎宗師即大整萬物而不為戾物戾

之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

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

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

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

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鬼

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

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

畜天下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

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

為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

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

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

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

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

禍六

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落猶

辯雖雕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

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

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

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秉天地

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詳此按之末也禮法度數形名詳此按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暗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

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省音生上原赦而省形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明天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

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

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堯自子指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

地而已矣六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以下莊子引堯舜問答而結之之語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藏史微也微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

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繡微十二經以說

一說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為十二一說易上下經并十翼為十二一說春秋十二公經其說不同亦不必泥

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

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

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老聃曰意幾乎後言

近乎落後底說話

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導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用力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趂足下而不

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

鼠壤中有食餘之蔬而乃不能養其妹生熟之物不盡於前而積斂猶無崖此皆不仁之事上句不仁也包下句棄妹積斂以

世俗所見為識非有此事  
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

卻退却也不復譏刺矣  
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

脫焉脫離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

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服服從也吾之服從人乃是平日常存服從之心不是止服其有可服者雖其言不足服亦服之也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逐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衡然而顙顙然廣闊貌而口闕然也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

馬雖繫之而意常奔馳  
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觀於泰凡以為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

舉動而必持守不放則一旦縱發必如弩機之不可止察視而必細微詳審則知巧所極必見其過於泰甚凡如此者以為不信實之人若是邊境上有此等人即為盜賊矣

夫子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

至人句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豫奮豫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賈禮樂不以之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此一段以老子言類於士成綺問答之後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固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音而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

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斷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論六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五

禍七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澤熙校

外篇

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

日月同黃道故云爭於所

孰主張是孰維綱是意者其有機織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有機織者如有以係屬之不能自止者無

以係屬之

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君

無事淫樂而勸是孰居無事而披

拂是

言風起於北方從而西東又上而彷徨言

起於北則自北而南故不必言南言上則

自下而上故不必言下

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

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

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洛與洛同九州聚落之事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曰虎狼仁也曰

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

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

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

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

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此言即至仁無親之言過者有爲不及者

自然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

則去之遠也

冥山北山名行之遠則不見冥山以喻仁

之至則不見孝矣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

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

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遭

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

豈直大息而言仁孝乎哉

至仁者德可詒與堯舜而不爲利澤施及

萬世而天下莫能知之豈肯大息而誇說仁孝哉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屏<sub>上聲</sub>馬至富國財屏<sub>上聲</sub>馬至顯名譽屏<sub>上聲</sub>馬是以道不渝

北門咸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感蕩蕩然默乃不自得

蕩蕩神不定默然口不能言不自得者心不自安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歲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sub>上聲</sub>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四時萬物言合造化之自然感<sub>上聲</sub>文武清濁陰陽言其間節奏流<sub>上聲</sub>光其聲者言其聲

流順而光瑩也添此一句協上韻此即從之純如也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言忽然而起忽然而終如雷霆不測也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當連作一串讀一死一生一債一起相為循環常無窮盡而所謂一者不可以等待一死則一生繼之一債則一起繼之更無停留何可遲疑等待北門咸惟聞樂之如此故生恐懼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膏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sub>音</sub>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遂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委蛇故急綴上文陰陽調和而言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雖和而有分辨即

所謂職如也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膏一不主故常皆職如之意在谷滿谷在阮滿阮聲之充滿也塗卻猶言塗耳塞目吾之奏樂不作聰明惟守其神而自隨物分量所受以為聲之大小其樂之聲則發揮寬綽其樂之名則高大明顯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各不紊亂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或止或流無常也子雖欲思之而不能知望之而不能見追之而不能及儻然自失立於四面空虛之路倚於槁梧而吟但覺自窮力屈所謂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既不可及則惟見其形象充滿虛空此心遂放弛而自怠矣

吾又奏之以無急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遼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徒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



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綴上文急字而言吾又奏之以無急之聲所謂無急者調之以自然之天命出於自然如天命流行也故其聲若混然相逐叢然並生林然共樂而無有形象即所謂繹如也其布散發作則罄盡而不留曳其幽深昏默則又寂然而無聲其動則無有方所其居則又窈窕冥冥不可得而測度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但見其行流散徙不主常聲於是疑之而稽考其說遂參攷之於聖人以爲聖人者能達人情以至天命此樂非聖人不能爲也此一箇命字與前調之以自然之命相應天機不張不將機賴之張設也五官皆備五聲之所司皆備具也天樂者即自然之命也無言而心悅者不可以言語形容而心自悟悅也引有衆氏之頌以見其聲外之妙也汝欲聽之妙處不可接故疑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次之以急急故道

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此結上文三節而要其所歸懼則精神爲之森爽若有鬼崇然故曰崇急則心力疲竭欲棄去之故曰道惑則知識昏迷故曰愚既愚則可以入道可以入道則可與並載矣因論樂而及道也此一段文字便似張樂洞庭之野無首無尾難以卒看而細細之自有條理乃自孔子語太師樂來莊子亦非盜襲陳言者論樂之一成其妙處自然如此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魯大所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

眯物入眼爲病也不特夢不成且有妖怪見於目中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

本言不得夢却急語言非其夢邪猶論語本言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却急語言患得之

園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隣是非其昧邪

匡人以爲陽虎圍之便似妖怪眯目也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惟無常法故應時而不窮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絮槁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獲狙而衣以周公之

服彼必斲鬻挽裂盡去而後慊也。又觀古今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老子陳國相人屬苦縣與沛相近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一則人自己身中無主宰而不得其所止一則外無人相與是正而不知所以行其有自能曉悟由中而出者又無師承不肯受教於外雖聖人不能使此道出於其人之外其有因人指教由外而入者又自暴棄無主於中雖聖人不能以此道藏於其人之中此道之所以不可求也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若被人識破則多責怒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米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閱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於至真之理一無所見但窺其情慾之所不休者此乃天之戮民怨恩取與誅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

變無所淫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大變猶言大化即天也八者所以正天下之具惟循天理自然當怨而怨當恩而恩當取而取當與而與當諫而諫當教而教當殺而殺當生而生無所汨沒者爲能用之故曰正之爲言正也一有私意其間則不得爲正世人心以此理爲不然而必欲用其私意者是於天理懵然無所見如天門弗開矣乃是因上闕字遂生此天門

字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藩籬昧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蚋蟻切舍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惛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美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揭仁義以示人猶擊鼓而求亡子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黠而黑黑白之朴質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聲不足以爲廣泉

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啣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也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

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喅許勅切予又何

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

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

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也老聃方將

倨堂而應微

倨坐堂上應之語微

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子貢曰

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

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

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

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違武王逆

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

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也

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

之治天下也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

也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

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

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

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

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

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

為其親殺其殺者自斬衰而下殺為五服

又復殺之也人始有天矣者時至而然天

也先時而然則是人始有其天矣兵有順

者以兵為順事殺盜非殺者殺人之盜未

是殺必爭地爭城殺人方謂殺人自為種

而天下耳者本以天所覆之下混然相同

而謂之天下今乃各分種類以此為天下

耳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者其制作婚

禮之始本欲人有倫序而今乃婦其女則

彝倫攸斁矣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

莫甚焉三皇之制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

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履屢之尾鮮

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

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

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同千者七十

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

鈞也用甚矣夫人之難說說也道之難明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

先王之陳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夫白鵠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雌雄鳴於

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

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墮

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

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鳥鵲鵲魚傳

沫細要同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

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立

得之矣

鳥鵲育雛物理之常也魚傳沫而卵則不

必如鳥鵲矣至於細要負蟬蛭而化則又

不必如魚矣自其化而觀之則何者為真

何者為假而人之生子切切焉以為親不

知長幼分而愛憎生則有弟而兄不得安  
反物之不若矣下一啼字痛切不與化爲  
人者不隨之化也我既不隨之化豈要人  
隨我化故曰安能化人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五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六

禍八

盧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樺點校

外篇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  
間不辨牛馬

涇流濁流也不辨牛馬水大岸遠而見不  
明也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  
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  
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  
望洋者自迷茫之貌若者海神名

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  
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

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  
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  
海若曰井龜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

虛者井中所見空處

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

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  
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  
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  
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  
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

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  
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  
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  
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也石穴之在大澤手計  
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手號物  
之數爲之萬人處一焉人率九州穀食之所  
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  
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  
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  
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  
不似爾向來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  
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  
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  
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  
彛今故也故遠而不閤撥而不跂知時無

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其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食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戰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

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大人之行固不害人亦不以仁恩自多固不爲利而動亦不鄙賤門隸者趨利之人也固於貨財不爭亦不以能辭讓自多固作事不啻藉於人亦不以自食其力爲多亦不鄙賤食汙之人食汙者不守己而求人者也行固殊乎世俗亦不以僻異自多所爲在於從衆不鄙賤佞諂之人事焉不食其力以下三句一意行殊乎俗以下四句一意約分之至者斂約已分極於不可分不可爲倪所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

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與稊可以銜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騏驎驪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鷗鵠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然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及行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殺手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

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騾若駝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特自化

衍引長也以道觀之本無貴賤若以貴賤相反行而伸之不知幾等自公卿言之固公貴而卿賤自卿大夫言之又卿貴而大夫賤故曰無貴無賤是謂反行若拘執爾之志以爲其貴其賤則與道蹇蹇矣謝施即報施也報答人之施與者必計較多少若偏一爾之所行孰爲多少而報答之則與道參差矣繇繇子與孟子所謂由自然同兼懷萬物其孰承其言兼愛萬物而不見其輔贊之功也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

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大人之行固不害人亦不以仁恩自多固不爲利而動亦不鄙賤門隸門隸者趨利之人也固於貨財不爭亦不以能辭讓自多固作事不資藉於人亦不以自食其力爲多亦不鄙賤貪汙之人貪汙者不守己而求人者也行固殊乎世俗亦不以僻異自多所爲在於從衆不鄙賤佞諂之人事焉不食其力以下三句一意行殊乎俗以下四句一意約分之至者欽約已分極於不可分不可爲倪倪所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

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雖也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幣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

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不因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聞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龜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乎吾跳

梁乎井幹音之上入休乎缺斲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臂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遂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鼈聞之適適然驚往而奮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上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蜚員山商鉅馳河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鼈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闢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

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切張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上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鵩雛子知之乎夫鵩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鵩得腐鼠鵩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惠子曰

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句而問我句我知之濠上也

惠子曰如莊子所言我非子固不知子矣然子固非魚則子全然不知魚之樂矣蓋我與子猶同是人子與魚人物殊異則全然不相知可見矣莊子曰請循其本者本來只說魚樂因有不知之辨今且循本來話柄子言我不知魚樂云者已知吾知之特故問我耳今我與汝言所以知魚樂者我知之濠上也夫魚游於濠中莊子游於濠上樂意相關有不期然而然者浴乎沂風乎舞雩之氣象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六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七

獨九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外篇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今奚爲奚據奚適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  
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大惡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  
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  
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  
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  
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  
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惜惜惜者久憂不死何  
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  
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  
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  
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躡循勿事  
低蹲而順循之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  
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  
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  
舉羣趣者

樂羣趣四字相連

誣誣誣音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  
樂也亦未知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  
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  
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  
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  
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  
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莽乎而無從出乎莽  
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  
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  
無爲哉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  
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  
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  
死也我獨何能無樂然然察其始而本無生  
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

氣雖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  
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  
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  
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滑音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崙之

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  
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音  
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  
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  
何惡焉

冥伯死者之稱猶又選所稱冥漠君冥伯  
之丘死人墓也其墓在崐崙之墟崐崙者  
曾經黃帝之所休息崐崙有五城十二樓  
神仙所居黃帝乃古者得道升仙之帝感  
慨追憶言此人居神仙之境而不能如黃  
帝學仙以至死也柳者障柵之柳檀弓周  
人牆置翣注牆柳衣也正義曰牆之障柵  
猶垣墻障家故謂障柵之物爲牆牆即柳  
也縫人注柳聚也諸師所聚支離叔與滑  
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墟墓之間意想所致



倏有障柅之柳出於左手所肘處不祥之  
徵殆將死矣故其意蹶蹶然驚動而惡之  
支離叔既惡之又問滑介叔曰汝惡之手  
介叔曰無予何惡之有生者假借而已所  
謂四大假合是也既假之而生則不過如  
塵垢之集耳何足控搏遂言死生猶晝夜  
乃理之常不足驚懼生者假借也又是論  
人生死之生不必粘上生其左肘之生字  
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於我化死也孟子  
曰比化者無使土親膚言吾與子適基觀  
人之死而觀此不祥死將及於我人有死  
則我亦必有死我又何惡焉或以柳為楊  
柳殊與此章文義不相貫

莊子之楚見空牖音以馬括國而問之曰夫子食生失理而為然有形骸  
此手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手  
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  
此手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手將子之春  
秋故及此手於是語卒援觸牖枕音去而卧夜  
半觸牖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

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  
乎莊子曰然觸牖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  
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  
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  
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及子父母妻子閭里知  
識子欲之乎觸牖深嘆感頌曰吾安能棄南  
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  
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  
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  
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  
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  
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  
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  
得則或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  
止於魯郊魯侯御音通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  
為樂具大宰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  
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  
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鳥者宜栖之  
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鰒鰾隨行列

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說  
說音說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  
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  
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  
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  
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  
條達而福特

列子行句食於道從

列子從字下有者字指字下有顧謂弟子  
百豐字曰

見百歲觸牖捷達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  
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音子作子果歡  
乎種有幾得水則為黿音與絕同得水土之際  
則為龜音從黿則為陵鳥陵  
鳥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蟪蛄其葉  
為胡蝶胡蝶膏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  
若脫其名為鵲音擢鵲千日為鳥其名為乾  
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醢音願醢  
生乎食醢黃軫生乎九猷音督生乎腐蠅羊  
奚比乎不第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

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生則有待於養死則無累故權以為汝未嘗死我未嘗生則安知汝不為養而我不可為權乎種有幾以下不可盡曉姑撫其可解者劉古文絕字地至於水則絕矣而亦有物生焉得水土交接之際則為蠃蟻之衣蠃蟻之衣水鳥也生於水者為水鳥即詩所謂言采芣芣與蚌依其下以為衣馬生於陵屯則為陵焉即詩所謂采芣芣俗云車前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食醢蟻蠓也青寧竹根蟲也萬載有老人言曾見一蟲可五寸長其後尚有寸許是竹根未變得非所謂青寧者乎余寓安鄉親見燈下一白蛾投燈忽尾後一箇復一箇非出孕育乃是虛空幻化又見洞庭湖中有明山山頂有禹廟山峻多人家每歲季春鵠鵠充斥廟宇及人家以竹帚撲取醢以為酢商人先期予直及期徵收有未變尚存一半鼠形者即月令所謂田鼠化為鴽也

以此觀天地間變化何限未可以耳目所不及疑之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何異釋氏輪迴之說但釋氏說得拘謂生前作惡則死後或變為狗馬業盡又變為人有何證據莊子却說得活萬物皆出於機皆入

於機夫機者氣之動處出於機者生也入於機者死也盈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化生萬物死則陽氣歸天陰氣歸地此氣不出天地間明日復生人物仍前只是陰陽二氣為之但不可把已死之馬為方生之人已死之人為方生之馬耳朱子語錄張橫渠說形潰及原以為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却復歸大原本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最為明白若如釋氏說則天地間須分幾萬萬團氣各自輪迴生滅纏來纏去何有了期成造化筆談云延州人至今謂虎豹為程蓋言蟲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七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八

禍十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林點校

外篇

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

無以為猶論語曰無以為也言無用如此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者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矣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不免於有形也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彼造物也造物生我必有死我又能存此生是與造物更相而生更生則幾矣事矣足棄而生矣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

一天地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  
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天叶韻訂移即上文更字言能與之更移  
也有生本具此精役投世事幾矣之今能  
更生則又具此精矣與我此生者天也我

又能與天存此生是相天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  
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吾  
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  
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先猶超也上文貌象聲色只一色字包括  
之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  
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  
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  
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  
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音者物奚自入焉夫醉  
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  
人異其神全也棄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

生驚懼不入乎其胃中是故運也物而不懼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

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鏃千

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

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

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

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操之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

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

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操之也吾處身

也若厥株拘音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

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

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

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

蜀本作疑下文亦云器之所以疑神者其

是與俗作疑

其病僂丈人之謂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

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喜游者

數能若乃夫設音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

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故問何謂也仲尼曰

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

舟而便操之也彼是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

車却也覆却萬方陳手前而不得入其舍惡

往而不暇以瓦注音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

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

凡外重者內拙

舍指心而言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

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

也音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

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

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

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

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

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

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

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

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羊已前行者不須鞭唯鞭其在後者以喻既養其內者不必更用工於內但當養其外既養其外者不必更用工於外但當養其內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崇立乎其中中央

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崇立者如槁木之立也崇立乎其中央者不出不入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杜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祝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癸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祝謀曰不如

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榮死得於豚音盾之上聚饌之中

則為之為祝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祝者何也

豚盾畫盾也詩蒙伐有苑謂畫雉羽之文

於盾上聚饌曲薄所以捲聚物者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

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謀切於代詔

公則自傷鬼焉能傷公夫忿瀟之氣散而不

反則不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

不上則使人善忘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

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有鼃有鼃戶內之

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鼃躍

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決陽處之水有罔象丘

有山辛山有夢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

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軼其

長如轆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

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引驟

切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

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釐音聾赤駭蚍蛄也

紀渚子為王養聞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

也方虛橋鳴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

嚮音景音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孔子觀於呂梁縣音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

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

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游而拯之數

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

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

有道乎曰亡音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

乎命與齊俱入與汨俱出從水之道而不為

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

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

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

命也

齊讀與臍同在傳噓齊亦作齊水澌入處

如臍也汨水澌出處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

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

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

也必齋音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

綠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  
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  
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  
後成見音錄錄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  
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謂是與

### 錄鐘鼓之樹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  
莊公以為文

### 所畫規矩之文

弗過也使之鉤曲也而反顏闔遇之入見

曰稷之馬將敗公密

### 不欲彰露也

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

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工倕旋而蓋規矩

### 以手旋轉而自中蓋之規矩

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忘足履之適也妄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  
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  
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說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  
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  
歲耕野也於事君不過世賓同於於鄉里遂於州部  
則胡罪乎天哉休恐過為惡者此命也扁子曰  
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

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

業是謂為而不恃長上聲而不宰今汝飾知以

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揭日月而行也汝

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聲盲跛

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

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問仰天而歎弟

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

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

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

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之所言非邪先生

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

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大

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

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

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

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  
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鼙以車馬樂鷄以鍾  
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款小竅也啓開也款啓言小見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八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九

摯士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外篇

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堅子殺鴈而烹之堅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烹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租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

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賢者盡心以謀事而小人反奸詐以肆欺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胥相也疏遠也雖飢渴隱約猶且相遠於江湖之上而求食言只在山林不肯出江湖之上求食也

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

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自南越有邑焉至此是後人參入且文字淺陋必非莊語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

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離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倘乎其怠疑莽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道一而已若有作為便貳之以二矣故曰一之間無敢設也侗乎其無識之貌倘乎其無心之貌莽乎芒乎如物之叢生而無心也強梁不順之人委曲依傳之人一聽其自然因其自窮者因其自至則受之不挫者不損也大塗者大道也賦斂之事且然況以大道治天下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盼盼然狀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脇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師知以驚愚情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

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者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損執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

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子弟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孔子問子桑雽子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

假託人而得逃

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

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真冷禹是人名汝指舜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原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德邪莊子曰貧也非德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德也衣弊履穿貧也非德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柝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其間雖昇逢蒙不能眇睨也及其得柝棘枳枸之閒也危行側視振動惴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執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僊矣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

正原正其帶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馯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

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

猶犁者其土釋然也

然有當於人之心類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怨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

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曰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

飢渴寒暑窮困不通皆天地之氣流行所以運動萬物發泄而不可遏者人欲免乎此必須天地之氣不行而後可但當與之偕往可也人臣視君猶天地亦惟順之而已矣

何謂無受人益補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

始得見用之時並無室礙爵祿實隆非不可喜然鞠躬盡瘁但所以利物而已其於

已何與吾命有在於此之外者

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香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耳

鷦鷯燕也不給不暇也實卵也社稷春秋祭社稷之時也燕於人家不可處者不暇視雖落其卵棄之不復顧其所以然者畏人故也其襲處於人間不過祭社稷之時存焉耳燕以春秋社來秋社去春秋傳曰無鐘鼓曰饗此不過眼前說話而解者自為迂僻可笑類此甚多

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裨補去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凡事非人所為有人做得底皆天也而有天所為者亦天也凡人之所以不能自有皆天性之自然也聖人惟與天一故晏

然體逝安然身與之俱逝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來者翼廣去光七八目大運寸感周之額得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大而不適目大不覩蹇蹇蹻蹻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陰

而忘其身螳螂執臂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及走虞人逐而許之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庭不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

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額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也吾所以不庭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妻二人其一

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人但當行賢德之事則於人何所不愛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九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

稿十二

廣陵竹本 羅勉述

門人 彭祥點校

外篇

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二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sup>故</sup>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

三句文法一同雖人之貌而合乎自然之天雖虛以順物而自葆其真雖清而能容物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橫逆之來惟正其在我以悟之而其意自消釋

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呂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余德之君子<sup>慎指</sup>

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上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

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也<sup>也</sup>我也出而

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

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

其諫我也似子其道<sup>也</sup>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

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目擊而道存者目一加而道即存不待詳察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

矣夫子曰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

以下句解上五句

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雖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淵也女殆者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焉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矣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瞻若乎後者直視而不能追及也無器而民蹈乎前者無鼓動民之具而民自舞蹈

乎前也類淵不知其所以然故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其所以不知者人惟執著死其心故爾因以日爲喻萬物莫不視日之出入而作息其有待而生死亦然仲尼不過效物而動與之相爲不息任其成形亦不論命但以此日往而已然者如氣之熏蒸而成也吾終身與汝猶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之與吾終身以此道示汝今以爲不可及是猶不啻兩臂相交只交得一臂而相失豈不可哀哉汝所言者時見吾之可見者耳著見也彼夫子自彼也彼以淨盡空虛矣而汝求之以爲有如求馬於唐肆唐肆固賣馬之處而豈常有馬哉詩云中層有甕注中層爲庭中路蓋賣馬之肆庭中有路以便馬之出入也漢書建章宮西有唐中數十里楊雄羽獵賦序云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班固西都賦前唐中而浚大液服佩服也吾佩服汝之言與汝佩服吾之言皆當大忘之又恐類淵患其終不及雖然汝何患焉忘之中乃有不忘

者存所忘者執著也不忘者至真也汝雖把吾之舊說忘之若自有所恃則有不忘者存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待於少焉見曰某

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握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

讀爲辟邪之辟必亦切口如被辟而不能

言也

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

將將然也試爲汝言其將然之初也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也，不惡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步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胃，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亡，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

親自得道者方能曉此也。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

說音脫，誰能免此也。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峭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騷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知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指而立紙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然不覺受指，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雖釣而不釣也。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顴乘駿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大人庶幾乎民有廖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毀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毀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

釣有釣者，釣其有可釣者，謂魚也。常釣者，不釣而尋常垂釣也。非是持其釣以釣，有可釣之魚，乃無意於釣，但常常垂此釣而已。先君王言所夢者，文王之父也，偏令無出，未嘗出一令也。壞植自壞，其所植立，不求異於人也。此依傍呂望之事，而又若別為一事者。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乎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斯須者指言我百與汝三馬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

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

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嘗與女登高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乎於是無人遂登高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

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

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

青天下降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女休

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殆矣夫

適矢復沓者夫去而復沓前矢也方矢復

寓者矢方發而後矢復寓於弦上也皆遂

巡足二分垂在外者背淵面山背遂巡而

退垂二分足於外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

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

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責人賤哉

栩栩然見其卧而鼻息安然也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

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

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

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

不德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无介无間隔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馬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

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

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南華真經補本卷之二十

南華真經補本卷之二十一 因一

廬陵竹竿羅勉道述

門人彭輝照校

外篇

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於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若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慮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莫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為然而萬物自古

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豪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死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神明至精人心也今人不能如聖人之觀天乃以其神明至精者與彼百般變化故物之死生方負不能知其本根然逝者固翻然莫返矣而萬物之理自古未嘗不存人自不覺耳此道無內外無小大天下莫

不固於沈浮消長之中常新而不故四時之序亦運行而不息能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並蓄而不知則能知其本根而可以觀天矣

葛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墮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葛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其真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昧昧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

人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隸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聞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精神搖擊而知夫道實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技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搏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

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匿，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匿，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音聽音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

言人不必博之辯之，聖人已有一定之說矣。聖人之說不可損益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兩向所以替聖人之道。運量萬物而不匿，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言有心於運量萬物者，皆務外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匿，此其道也。與言不足爲道也。中國有人，超出陰陽之外，其處於天地之間，但聊且爲人耳，將反於其宗。宗者太虛也。自大虛觀之，人之生者如暗聽之物耳。禮記註醢梅漿也，暗火醢之也。漿雖久，暗能得幾時？日多者爲壽，日少者爲夭，故凡世人所搏辯者，皆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

果哉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爲，聖人遭之而

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果哉雖微物而枝條花實亦有倫理。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雖若煩難，亦所以相齒序。聖人處人倫之間，過之而不違，未嘗

廢之過之而不守，未嘗留戀焉。與之調和而應之，所以爲德與之並偶而應之，所以爲道。帝王興起皆不外是也。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音忽焉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淥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攷，墮其天袞，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

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紛亂宛轉形容解墮袞之貌。不形之形，無而生也。形之不形化而無也。值遇也。大道之要明見者不能值之，故辯不如默。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

「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愈下愈況。」

期指定言之也。質本也。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故吾對之如此。正獲者，儀禮飲射之禮，有司正司獲。監市履狶者，市監買賣以足履豕而知其斤兩者也。司正司獲之與監市履狶，雖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也。履狶者，從豕之上體而履至下體，每下愈比，沉而肥瘠見矣。俗以兩臂齊爲豕肥，是也。所言愈下愈甚，比況觀之而道可見矣。

汝唯莫必無乎，述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官，同舍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問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

馮反皮問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莫不然也必必然也即論語無適也無莫也之義上文言道無不在故此云汝唯或莫必皆順物之自然不與物相違所謂至道如此而已所謂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言者異名同實其指則一可以包括衆事如是則皆是非則皆非自無爭矣嘗試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舍而論無所終窮手作一連讀家虛也家已吾志虛吾心也雖或有往只如無往而不知其所至之地雖去而來不知其所止之地雖已經往來亦不知曾往來故曰不知其所終馮闔虛無之門也天問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淮南子天地未形馮翼翼彷彿乎馮闔者倘伴乎虛無之門也大知之人直入此門而莫知其所極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

上文申言不知其終窮之意物物上物字人物之以名枚數之也所謂衆衆所謂也下謂字同彼亦指所謂之彼也以名數物者無窮盡與之無涯際其有涯際者乃衆之謂物際也其實無際而彼謂之際故云不際之際彼所謂際其實無際故云際之不際者也

姤音古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音龍神農隱几闔戶晝瞑音音姤音古甘日中參音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音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弛音音故棄予而死已矣夫予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音音命音音闔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實實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參戶推闔戶曝然放杖聲天指老龍言予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者言我所發言多是狂妄無知老龍言在則我發問可

以質正今老龍言死則我無所發我之狂言而亦終於泯沒以死矣今於道秋毫之末萬分未得處一焉指神農也藏其狂言即無所發也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人之論道者以其無形無聲而但謂之冥冥也

於是泰清問音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數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

崑崙不遊乎太虛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子能有無矣而未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大馬者大司馬也捶鉤者煇帶鉤之工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

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神者人心之神明昔之昭然者此心之神先領受之今之昧然者此心忽然蒙蔽又

有不神處也天地本無古今無始終汝問未有天地之先猶問人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已矣未應矣者言冉求之未應可以已矣不須應矣我為汝言之生者自生不是以生生其死死者自死不是以死死其生生死本無所待只是生則一體同生死則一體同死豈有先天地而生之物邪凡羣然遊出而謂之物物者本非物也未生以前此身在何處物之出不得有在物之先者但如有物以生之耳如有物以生之則生之道自無窮已聖人之愛人終無已者亦有取於生生不怠之義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

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sub>作</sub>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國黃帝之國有虞氏之官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蓋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外化而內不化者應物而心不與之俱內化而外不化者心無定而為事物所撐觸也與物化者外化也一不化者內不化也安者何也何所謂化何所謂不化何能與之相靡必為其所銷鑠而所存無幾矣自狶韋黃帝有虞湯武至於儒墨家元以是非辯論相蓋粉何況今之人乎相蓋則甚於相靡矣圓則狹於圓室則深於堂愈趨愈甚也傷字正與磨字蓋字相照

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過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



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一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二

盧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黥校

雜篇

庚桑

老聃之役後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長壘音根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妻之挈然仁者遠音去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長壘大壞音根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音此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杜而稷之手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子賢人之間我其杓音音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

如往言至人隱處而人不知其姓名故猖狂莫知所歸杓與標同揭木為標則人皆見之不釋於老聃之言謂老聃之道以無為為主而人猶不能相忘吾是以不釋於其所言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獼猴為之梓且夫尋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渺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堯舜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辨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耒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畫為盜日中穴音坏音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

者也

南榮越盛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奇聞矣而物或問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蠶蠋越雖不能化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庚桑子教南榮越以全形越不以為然曰試以形言之耳目心同是形體初無或異而盲聾者不能自見聞狂者不能自得當其賦形未嘗不開闢而物或問之則雖欲相求而不能相得是形不可全也越雖勉

強聞庚桑子之道不過達於耳而已目猶無所見心猶無所得也庚桑子却引喻曰人有常言其言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蠶蠋越雖不能化鵠卵以喻吾之才小不能化南榮越故又使之見老聃也

南榮越贏糧四七日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

丹朱不肖故後世謂不識理者為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

曰向吾見若肩曉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搗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如有所失之人也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就舍居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

子曰汝自灑濯孰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手猶有惡也夫外轆者不可繫而捉將內捷內轆者不可謬而捉將外捷外內轆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孰與熱同鬱鬱猶陸離汝自修治灑濯得熱鬱鬱然可觀然此特其外耳其中津津然流動者猶有可惡也轆者以皮束物制縛之意捷者門牡闢閉之意制其外者繁多而不可把捉則將拒閉之於內制其內者謬亂而不可把捉則將拒閉之於外內

外轆者其病若此雖有道德者將不能自持而況學者方依倣而行者乎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門之病者能言其病然病之所其病病者猶未病也

下二病字訓甚能言其病之所以然則病

雖甚猶未得為甚也

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開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手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

惘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望不噉所  
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捉又

噉失聲也捉以手拊打也

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瞬音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忤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脩然而往倜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南榮越疑老子所言衛生之經莫是至人之德否老子曰非也此乃所謂冰解凍釋冰凍初解釋未盡消溶猶未得為至也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至倜然而來皆是說至人處却中言前所言者是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者南榮越曰然則此所言衛生之道極至乎老子曰未為至也吾

所以告汝曰能兒子者可以無禍無福而已矣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入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以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心宇泰定者自然發乎天光即所謂定生慧人見其發乎天光以為人能如是不知由於心宇泰定者天也有一等人不能心宇泰定必假脩為則亦不能發乎天光可以以有常而已有常者人雖舍之天必助之入之所舍則無位而為天民天之所助則有位而為天子此皆非其至者必盡點聰明知慮若無所能而後為至其有不能成此者天鈞自敗之不必不為天所助也天鈞吾之大鈞也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遠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

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將養也藏存也生猶立也外則備物以養形內則常存不虞之防以立心主敬於中以遠於外如此而禍至者皆天命而非人事所召不足以滑亂我之成德不可以橫逆之事入於吾心者雖有所持而人不知其所持有不可持者言不可執著也洪容齋隨筆載洪慶善解乃吾儒家說耳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聲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此反上文言之人惟未能誠已而發故每發而不中雖明知其不誠然業已入其間而不能舍去之既不能改過反更益其過故有人鬼之禍不可以橫逆言矣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行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

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券內分內也求諸分內者所行不務名聲求諸分外者所志期於廣大費廣也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費行乎無名者雖晦而明用有光顯志乎期費者欲以眩鬻當世如商賈之人又如跂立者人見其魁然長大而實不然券外者與物馳逐窮極而物反入據其位券內者與物苟且相應而不為所累且不知有其身豈知有人無人者雖至親亦無無親者人盡無矣此離世獨立之意

○兵莫惜于志鏖鏖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本無成與毀人自分而為二故道者所以通其分也所惡乎分者何以其分之遠則

必至於極成者百般計巧做到成就毀者一切放弛任其毀壞備猶極也所以惡乎極者何既極則如人之出外而不反矣但見其逐於外物日漸銷鏖如鬼之屈而不伸而世人却自以為出而有得不過得死之道而已得死之道則此生已滅矣而自以為有其實與鬼何異哉以有形者象無形者以人而象鬼也而定矣者不能反之為人

也出無本入無實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本則有所出而無實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則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所謂道者出而不見其有本入而不見其有實有其實而不見其處所則與標同末也有其長而不見其本末然雖出無本入無實而又有其實不空言有實而無乎

處者如四方上下之宇何有定所有長而無本則者如古往今來之宙何有起止生死出入皆不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空虛無有而萬物出乎無有之中凡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之中而併與無有亦無有聖人懷藏此道而已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已是分生死為兩途

○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尾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有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戴職任也封封已也三者雖異譬如昭景甲皆楚之公族持或以職著或以封著而有不同耳

有生賦成二反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臘也反古才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

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

賊釜底黑披然散也移是所謂是者轉移不定也臘冬至復三戌祭名臘牛百葉胙足指毛肉偃偃息之室也人之所以自是者譬如釜底之星披然而開轉移不定故曰移是誠言移是之說本不足道然事正有不可知者如臘祭者分臘與胙於俎上是可散也而總一牲之體則不可散又如觀室者必周匝寢廟方謂之全室然必須適其息偃之所觀之一則須分之而合一則須合之而分是不可知者也如此看來安有真的是處故為此而舉移是之說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也也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也也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微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烟與鶯鳩同於同也

上言有生職也披然曰移是此言移是者正緣人以有生為根本看得大重師知則因而生是非信名實則因而惟知有已立

節操則因而死且不顧如此者必以用舍窮通恠其心故移是者乃當今世俗之人也其視烟與鶯鳩之小見何異二蟲同矣而人又與之同故云同於同

張氏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鷺兄則以姬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誅至仁無親至信辟人金

跟踐也偶然踐市人之足則辭謝以放鷺不檢束之過若踐兄之足則但吻姬之而已大親父母也父母則并吻姬不必矣辟

屏去也至信則不必以金實為質

微志之勃辭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靈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盡胃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篇中凡如此者煩絮不切自可無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

欽者敬也有收欽之義道而後德故云道者德之欽有德則潤身故云生者德之光性與生俱生故云性者生之質

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

弄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音良乎人唯

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

聖人工乎與天合而拙乎使人無已譽唯

全人能工乎天而又能乎人然豈以此自多蟲能蟲而亦能天則人能天未足自多是以全人惡有能天之名且惡人之天而況我之天與人乎

一雀適弄弄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泰穆公以

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移音畫畫音外毀譽也胥靡登高不懼遠死生也

兀者移去畫像以形既不全無事乎人之毀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以罪囚中視死生為輕也喻人之外榮辱好惡者豈可得而籠之哉

夫復謂反涉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

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復應答也謂與摯同小語也應答之際低聲細語如出於不得已未嘗自以言送人極其至也至於忘人此一句作三節看

南華真經補本卷之二十二

南華真經補本卷之二十三

因三

廬陵竹舉 羅勉道述  
門人 彭祥熙校

雜篇

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

釋文徐無鬼繇山人魏隱士李云無鬼女商並魏幸臣

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

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引去也好惡則耳目病矣我

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自西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

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

亡其一

狗所以獵也下等之質所捕執者小足飽其腹而止是狸之材耳德猶言材也中等

之質志高視遠如視天上之日不顧目前小獸固勝於下等者矣然上等之質并

捕獵之事為不足道狗之所專一者獵也上等者失其所專一則有超乎常狗之外者矣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

謂御之而中繩鈎矩規也

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邱若失若喪其一

若邱若失如悶而失志也馬之專一者馳走也忘其專所事則出於自然非常馬矣

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超軼過也絕塵足不踏地無塵起也

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反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子說之則以金張六說

金板六說周書篇名大公六說文武虎豹龍犬也

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

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

手口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挂于懸馳之逕音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茫然音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聲歎其側者乎又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譽歎吾君之側乎

杜塞也踉蹌也位處也疾趨處乎空谷也蹇然行步聲也以喻久無人以至言進之武侯故聞狗馬之說而亦為之喜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蔥韭以賓音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美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問武侯所以思慮而病者何事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音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

一有形迹則又造迹形迹矣成固有伐音人所以為變固外戰

此心一動則與外物戰聞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鑄壇之官

鶴列陣名猶魚麗之類麗譙樓名徒步卒驥騎卒鑄壇宗廟祭祀之地言嗜欲戰於中如室內之戈矛無藏逆於得

有得則有失逆境已藏於順境之中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廉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手在君若勿已矣君如必欲為之而不已則如下文所云即

孟子無已則有一焉之意

修胃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

自述其少時則童子非具童子乃色若孺子耳予適有督病音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

以其督病故教以乘日之車則隨日而能視

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君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

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詐之事則不樂皆固於物者也

凌轢也許問也每事轉過許問之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勳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忠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招世以天下爲已事如招攬之也興朝立於朝也宿名留名也貴際以文際爲重也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勤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此合也不比失業流散也勤者勉於力壯者勇於爲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比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適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

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增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物事也徒類也勢事之類喜於變易無常人但當處之無心遇其有用之時則不能無爲不必如貪者吝者之所爲能知此理

者如順合四時不與事物變易者也今人馳其形與性潛入於萬物而不自知終其身不能自反可悲已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墨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管籥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天子之道矣吾能冬鑿井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矣且若是者邪射者必前期志的而中謂之善射今非前

期志的偶爾幸中便謂之善射是天下皆羿也可乎以喻天下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所是也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然則儒墨楊墨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管籥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天子之道矣吾能冬鑿井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矣且若是者邪射者必前期志的而中謂之善射今非前



或別改調一弦於五音無所主而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一弦者初無或異而能然者乃是為衆音之主故鼓之而衆弦莫不聽命耳六十四調皆起於黃鍾之宮官為君故能役他律此亦理之常何足為奇異且若是者邪言惠子之所以自是者亦若魯遽邪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方且與我以辯句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

惠子答云莊子謂我與儒墨楊秉為五不

知孰為是而曰子之辯終不能折我則我知孰為是而曰子之辯終不能折我則我

莊子曰齊人躡<sub>反</sub>踵<sub>反</sub>子於宋者其命關也不以完其求鉞<sub>刑音</sub>鐘也以求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躡者躡躡行不進貌禮記躡躡焉踟躕焉鉞鐘鉞鼎與鐘也唐堂塗也乃庭中之路詩云中唐有甃唐子者堂塗給使令之人猶周禮云門子今俗云廳子耳田子方篇亦云求馬於唐肆蓋貨馬之肆亦有堂塗

馬所出入也齊人有躡行其子於宋而使為關人者以其形之不完故棄之外國然形雖不完畢竟是親子何忍棄之試推其類其求鉞鐘也束縛維係之惟恐損壞比之棄其子者為何如其求唐子也但使之給堂塗使令未始出疆域之外比之棄其子於外國為何如是於惟類之道有遺矣人於親疎貴賤遠近之類蔽而不自覺以喻惠子知四子之辯為非而不知自己之非也

夫楚人寄而躡關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聞未始離於本而足以造於怨也

離雁同至也岑山岸也楚人寄寓船上而躡躡行為他國之關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爭聞不思未到岸時何可與人聞徒足以造怨而已此又進一步說與人爭聞不惟有自蔽之患亦且有禍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顏謂從者曰郢人墮而浸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壁而鼻不傷郢人豈不失

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

體也立者為體斲者為用

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謂云也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

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絮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也

手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

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

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吳王浮于江登手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懼而走逃於浮菴有一狙焉委蛇攫探而見巧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

相<sup>擊</sup>趨<sup>射</sup>之狙執死<sup>而</sup>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sup>予</sup>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sup>辭</sup>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虛頽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親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sup>得</sup>我必先<sup>之</sup>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自此而後相悲於無窮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

贊仲尼非今人之比而爲之乞言

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

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

孫叔敖薦賈之子名艾獵爲楚莊王令尹在仲尼前市南宜僚善弄丸鈴常八箇在空中一箇在手楚與宋戰宜僚披胛受刃於軍前弄丸鈴一軍停戰遂勝之亦在仲尼卒後寓言而已言二人皆以無爲而解難息兵則吾亦何以言爲若言可用則吾願有喙三尺矣言無所用則無用如此喙也

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

彼謂二子此謂仲尼

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莫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

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sup>曰</sup>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祥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鷄生於突<sup>矣</sup>

奧室西南隅突室東南隅未嘗牧羊未嘗田獵而二物乃得於吾室中若生於奧突焉即詩所謂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鷄

号但下得生字差異

若勿惟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惟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操吾與之一委蛇

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惟微者必有惟行殆乎非我與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柵之於燕盜得之外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於是手則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鬻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堯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覲也

一覲者一頃刻之見不足爲定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存權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也暖姝姝姝也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承畀是也擇

疏繁自以爲廣宮大園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所謂濡需者也

宴安不自拔濡需待

卷婁者存權也羊肉不蒸蠹蟻慕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徒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不毛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歸休所謂卷婁者

卷曲偃僕不得伸舒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手也繩其變也循

上言奔得衆而不得歸休故此言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各有好惡而不比不比則紛爭起而不利故與人無所親疏抱道溫和以順天下者此之謂真人前所言蟻

慕羊肉者蟻能有知故不能無慕羊不能無意故不能不羶真人則於蟻棄知於羊棄意却挿入於魚得計亦因前而濫上魚樂之說故來得不覺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此不是等閑語非親造其境者

不能知其平也繩平是寂然不動之時繩者直而已更無邪曲其繩也循慶是感物而動之時循者事物之交唯順以應之不高其所亂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

天者自然也人則有爲矣

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雞靡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

古之真人付得失於自然以爲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一件生則一件死一件死則一件生常相倚伏却以藥譬之莖與桔梗雞靡豕零相爲君臣佐使得失何常之

有又以越事證之大夫種知越亡之後可以存而不知反以殺其身是時得失無常者也

故曰鷓鴣目有所適鷓鴣有所節解之也悲

自此連以五箇故字申言其義鷓鴣目夜則

明晝則昏自有所適鷓鴣長則宜短則不宜自有所節若以刀解之傷其生矣言但當因其自然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

櫻也恃源而往者也

此一節又說向親切處來不是教人事物之來強排遣將去直是自家有箇主張如水之有源頭方能如此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

也審

言此箇道理元相廁守未嘗相離如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物審定而不移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

之長也茲萃其反也循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殘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又以三殆字及前三審字心與耳目若徇外則不能審定而危殆矣又推廣言之凡

有所能皆爲害舉府則藏在其中矣殆之成不及可改而禍之長滋積言不好則甚

速也欲其反殆爲安反禍爲福必須循循漸進之功其剛果自克者亦必待久而後能言好則甚難也而世之人玩溺耳目聰

明心思之欲如實然近而喪身大而亡國

戮民其禍未已蓋不知問此未有曉之者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踈而後善

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太一知太陰知太目知太鈞

知太方知太信知太定至矣太一通之太陰

解之太目視之太鈞緣之太方體之太信稽

之太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真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知之也似不知之

也不知而後知之

足之所踐者無幾而要所不踐者方可行立知之所知者無幾而要所不知方爲大知太一太陰太目太鈞太方太信皆是不拘於小處吾以爲盡於此矣而又有不盡

之天吾以爲自循其所當行而已而又有照臨之者吾以爲有冥矣而又有執其樞

者吾以爲自此始矣而又有彼焉則彼又自爲始因上丈太陰解之言如此究竟則解之也似不曾解之知之也似不曾知之然惟不知而後能知之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

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音手闔不亦問是已異感然爲以不惑

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上文言不知問是也故此提出問字來結

若問此道本無崖際而亦未嘗無崖際說

著來只似前所言頡滑堅白之辯而此却

有其實凡物皆有更代而此無更代不可

虧損揚摧許慎注淮南子云無慮大數名也亦解得明白蓋揚者舉揚也摧者反

覆手也當衆舉揚對答以手反覆指陳之也二字想是當時俗語今禪家升座說法亦然言此道說來似差異却又真實豈不是箇大舉揚話柄人何不問此而自迷惑爲有能以已之不迷解人之迷使之亦復於不迷則庶幾都不迷矣雖無問者猶冀有能開悟之神仙中人用心往往如此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四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惇點校

雜篇

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獨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

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使其自悟

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顯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陳者假衣於春暘者及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

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手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外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不自許以之神其交者屈已隨人而人莫測其所以也凍者過春即爲衣暘者遇冷風即反而爲冬喻楚王雖沈酣於利欲之中得人誘掖之亦易從也佞人指夷節之徒正德指公閱休之徒撓屈服之佞人則以佞辭屈服之正人則以正道屈服之也化卑化爲卑屈也與人並立而化父子之宜與他人並立而化爲父子之親也彼其乎贊歎而言彼其人乎或藏或用皆不動念外去常人利欲之心如此其遠也此段此予宅也以上說公閱休夫夷節已不能至相助消也說夷節夫陳者至其孰能撓焉說楚王故聖人以下又說從公閱休上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拙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作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綢繆事理輟轉處惟聖人爲能達之周徧

一身無非此理而不知其所以然所謂性之也其靜也歸根復命其動也撼搖興作皆合乎天人則從而名之爲聖人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即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之意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問之若不問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問之若不問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此以人新至人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緇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音衆聞音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暢然喜也緇合也衆聞笙鏞以間之問環中空虛之地也望舊國都者無不喜雖草木緇合十塞其九猶爲之喜況見所見聞所聞如以十仞臺縣衆樂誰不見誰不聞

手如冉相氏得其中空之理日與物化而未嘗化

闔嘗舍上之

闔何也舍棄置也何嘗棄置事物不與之交際哉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之從師而不固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亂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天者自然若要去法他便不是自然世有不安其自然者以身殉物其以之爲事也若之何言其爲事不能合道也聖人則併天無之又何有所謂人所謂始所謂物雖與世並行而不足以妨廢雖應事接物所行周備不至陷溺其合於道也若之何言自然合道也兩若之何是兩意門尹登恒或謂即伊尹湯得門尹登恒爲師不局於

規矩隨寓而成功然所成者不過爲湯司其名使湯得見稱於天下然名乃身外餘刺之法於本分上何益但得人見得君相兩箇好看耳而仲尼之徒方且整其思慮以爲時君之傳過矣未引容成氏之言曰歲之所以得名爲歲者以三百六十日積而名之若除去日則無歲矣人能自其一念微處除之則無外名之累矣無內故無外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以匹夫從讎街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挾其背折其脊奪子聞而耻之曰蔡十仞之城城者旣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多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

之而見戴晉人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怏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噤也吹劔首者哄而巳矣竟舜人之所譽也道竟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呷也

於倭人也着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蟻丘之漿蟻丘地賣漿者也登極升屋棟而望也稷稷衆也聖人僕聖人之徒也畔疆也陸沈居平陸而沈淪猶言市隱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宜僚亦隱於市南而人不識也何以為存言必逃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音魯治民焉勿滅裂昔子為耒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于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于子來年變齊音去深其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子終年厭殫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適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蒹葭音兼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

也  
以眾為言如此者多也孽妖也尋即也擢音去拔也溲膏溲溺出膏也甘亂性之病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巳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見辜人焉音去推而強之  
推者尊尚之強之者起其羸困  
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苗音去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音去榮寧立然後親所病貨財聚然後親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本則不然匪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

之而卒誦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  
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  
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  
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  
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不然乎

與乎皆故辭言遂伯玉自以為知四十九  
年之非未可為其知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弦伯常需需曰夫衛靈  
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  
諸侯之際也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弦  
曰是因之也

上是字此也下是字人所是也因人所是  
證之

伯常需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鮒  
奉御而進所向搏營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  
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  
稽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  
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  
有銘焉曰不馮隱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  
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搏持也扶翼使人扶助之也不憑其子其  
子不可托也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  
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  
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  
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  
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  
合弁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  
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  
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  
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  
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  
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水石  
同壇此謂丘里之言

大人合弁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中有公  
道為主而不執帶由中出者外有公道相  
是正而不距絕不賜者不以為恩時有終  
始世有變化不可執一也淳淳實也禍善  
禍淫皆實理有所拂逆者或有所宜即塞  
翁失馬未必非福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

所差者人各以私意自殉如面不同而欲  
有所正之反有所垂失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本  
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  
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  
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  
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  
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已有道之名矣安得又以他物比之哉若  
以他物比之譬猶引狗馬為喻愈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重萬物之所生惡  
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  
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擣起雌雄片合於  
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  
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  
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  
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  
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橋起橋然高起片合分合也精之可志精  
微之記志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



已言到盡處知到至處不過止於物而已  
惟見道之人不隨物之終不原物之始歸  
之無有此辯論之所以息也

少知曰至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  
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  
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  
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  
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圖或之使莫之為未免  
於物而終以為過

莫為者莫有為之者孟子曰莫之為而為  
者天也或使者或有使之然者孟子曰行  
或使之二子之說其不同如此斯劈碎也  
詩曰斧以斯之斯而析之則微而至於無  
倫大而至於不可圖詩所謂毛猶有倫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謂莫為或使未

免猶有物而終有差失

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  
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  
不可忘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親  
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

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  
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  
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  
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  
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  
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不可忌不可禁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四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五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祥點校

雜篇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  
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  
信故伍員流于江甚弘死干蜀藏其血三年  
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  
受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  
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  
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雨而雷霆乃水中有火雷火又能焚木獨  
言槐者以槐木取火之本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  
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尉  
也 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  
不勝火於是乎有積然而道盡  
此却言人心之火亦有人甚憂其兩陷如  
前所言木與木相摩金與火相守者而卒

不能逃以其心之不能忘利害也墜蚌蟲起蟄而未甦貌事之不得成如此也事不得成則心若縣繫於天地之間鬱抑強躁沈溺屯結有此數者之病利害相摩則心之生火愈多不止如水中之火暫時然也

衆人皆以此而焚其性之和譬如月本屬陰而亦變爲火不勝其多矣天理之微不足以當人欲之熾於是斯道頽然而喪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

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

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

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

常與常與者所與也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

耳若然也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躡手會稽投竿東海旦且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

大魚食之牽巨鉤鎗鎗音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謂以東蒼梧以壯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詮才許論說已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搗竿累小音累

趨灌漣守鮒其於得大魚難已飾小說以干縣令音如徒本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書發冢大儒臚傳自上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裾襦口中有珠詩

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摩其顙音味揚平聲頭下也儒以金

椎控其頤徐別邊入分其頰無傷口中珠又撰爲世人所作儒者發冢之詩自青青之麥至無傷口中珠皆詩也若以爲詩止

於四句其下爲大儒分付之語

老萊之弟子出新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從音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

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

矣仲尼揖而退感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音微與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音清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教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亮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脩上上身長也趨下下狹也所謂腰以下不及禹三寸未微也未僂背微曲也後耳

面前視之不見耳也躬矜身自矜持容知飾外貌以求知驚放驚不顧也驚萬世之患驚然自以爲得不顧其貽患於萬世也

抑轉語抑汝固貧窶而爲此邪失其智略而不及慮此邪惠順也順從人意以成歡

愛而不知其爲驚萬世患故曰惠以歡爲驚汝雖以此爲驚乃終身之醜此不過尋常人之行進於此耳相引導以名聲相結

約以昏蔽而已隱昏蔽也仲尼每稱亮非練故教之曰與其譽亮而非桀不如毀譽

練故教之曰與其譽亮而非桀不如毀譽

兩忘并譽亦不必也若反背此理無非傷害也若妄動無非邪僻也聖人舉事躊躇若不得已而應是以每有成功矣哉猶行也奈何哉其所行終矜爾者戒其勿終如此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闔阿門門曰子自宰路之淵淵曰子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且父自操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手左右曰有君曰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刻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鸛鵂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雖有至知不如與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

畏鸛鵂此魚之不知也蓋魚知鸛鵂之能害已而網出於其所不覺殊不知鸛鵂之害小網之害大人能去小知而大知明矣不矜其善而自善矣譬如嬰兒無碩師以教之而自能言蓋與能言者相處故也人雖有知亦當與衆謀之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地也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厠足置足墊陷也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沈通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汲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遊者浮遊天地間與世順處而不相抵牾之謂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言有能有不從下文見之流遁決絕不能遊者也至人能遊者也流遁之志衆情肆欲疏蕩忘反也決絕之行專決獨任不可誅止也嘆此皆非至知厚德者之所任用蓋知之至則不流遁德之厚則無決絕如此之人如瞻覆陸而不知退步如火勢延去而曾無回顧人雖一時屈服為之臣易世之後不相統攝無貴賤矣既說不好底又說簡好底且如稀韋氏是古者好帝王到今之世人亦隨波逐流導其所事不復說稀韋氏矣唯至人能遊於世而不為偏僻說異之行然雖順人而不失其在己彼之為教吾固不學之亦順承其意而不彼外之如儒墨之辨任其自然如不與之分彼此也

目微為明耳微為聰鼻微為顫力微為其心微為知知微為德凡道不欲墮墮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

不殺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頽塞其寶

顛動也徹通也耳目之通為聰明鼻之通則觸氣而頭為之顛動喉咽也踐踐也足不良于行者如被人踐踐也足三陰之脉皆起於足指而循喉嚨邪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止則變為足病也足病則衆害皆生不特哽與跖矣以喻道不欲塞塞則其病如是也殷盛也又言物之有知者恃其息之流通此身故也其息之不感者非天使然天之生人穿其孔竅氣日夜運行無有止息顧人自塞其實耳降下也人身中之息皆自下而升若降而不升則死矣此借息以為心之喻

胞有重閭音無一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

婦姑勃瑛音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

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

乎暴達謀稽平謙知出乎爭榮生乎

守官向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鉤

鈞音又轉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音植者

過半而不知其然

重閭重門限也胞中空虛其通竅處有如室之重閭也胞則有重閭心則有天遊若室無空虛則婦姑拍塞在眼前矣蓋室有空虛之處則婦姑可以寬處心無天遊則六府相攘奪矣蓋心有天然遊衍之處則情欲不相閼爭又如人觀大林丘山而善之者緣平日曾次窄隘精神不能勝之故也若吾之精神足以勝之何為善之哉德本在內因名聲而溢名本不彰因求暴而溢溢者如水之汎溢而出也謀本無甚計較因欲誘人而稽留愈深榮即天地篇榮柵之義官司也守之處豎榮柵以為衛榮柵木不立生於官司之所守事本無固必因衆人之所宜遂果決行之時失其自然者也譬如春雨之時草木自然怒生而鉤鐸之器始修之反傷其生而逆其性矣倒者逆也

靜然可以補病背城可以休老音寧可以止遠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

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賦音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演門音堂名官師官長也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踐於澗水諸侯吊之三年中徒狄因以蹈河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五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六

目五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祥黥校

雜篇

寓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假託言之重言鄭重言之卮言如卮酒相歡言之十九十七者十中有九有七也日出者日日出比言不止十中有九有七也

寓言十九籍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與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

親父不爲其子媒不能薦進之也親父不能自譽其子必藉外人舉之以見言出於已則人不信必假託外人之言則人始信然爲此假託者非吾罪也乃人之罪也世人但喜同於已而不喜異於已者則吾之言必不見信是以不容不假託言之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考文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鄭重言之者所以止人爭辯之言也鄭重之言必出於老成之人人所尊敬是爲者

艾然所謂者艾者非徒以年之先也若是年雖先而出言無經緯本末徒以耆頤之年爲耆耆者是未得爲先輩也人之所以先人者以其能盡人之道也若不能盡人之道則徒有年壽不過陳人無用之人耳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已見齊物篇者不復贅解不言則物自齊一有言則是非紛起而不齊矣此齊之與言言之與齊所以皆不齊也無言言無言者無言之言無有言說也猶云無聲之樂終身言而不足以化人則其言如無有是未嘗言也終身不言而人自化之則雖不言而若有以教之是未嘗不言也其不可然不然雖皆有所自吾惡能知之但然於所然可於所可而已物固有的是然的是可吾亦以爲無不然無不可非卮

言日出和以天倪如何得他常久無爭久字與日出字相應又推廣言之萬物在天地間本同一種皆太極二氣五行之所生但其賦形不同耳其實此理此氣屈伸消息相爲樞代始終循環莫得其倫序此謂天均均者同也何必較其是非天均者即天倪言其初端倪已如是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

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違言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服知從事乎知也才猶孟子云天之降才也大本猶大初也復靈人心虛靈昏於物欲復之使如初也藥逆也定天下之定天下自有定理不過定其所定也惠子聞莊子言孔子六十而化以爲孔子不過勤勞心志而從事乎多知未得爲化莊子曰不然孔子之言曰夫受性於初而能返其虛靈以生鳴則合於條律言則合於法度利義陳乎前而知好惡是非此儒者之事但能服人之口而已至於使人心服不敢違

逆此乃方是至人之道又替之曰道止於此手止於此手吾且不得及彼至人手已乎以下皆孔子之言也

魯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及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

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音其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衣手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縣猶揭也無所縣其罪言參之事親可謂至孝無所揭其罪仲尼曰其罪已揭矣夫

無所揭罪之人豈以悲哀動其心哉彼視三釜三千鍾猶雀與蚊虻相過乎前何足道哉三千鍾猶雀三釜猶蚊虻

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感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一年反其朴二年知所入三年無所不達四年皆爲吾用五年隨取而來六年鬼神來舍七年與天爲一八年生死不足動其

心九年神妙不可測

生有爲音其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手惡乎其適惡乎其不適

勸勉也公稱死者也有由也生者有爲死

者勸勉云公以爲死必有所由如疾病刑戮皆由人致而生者陽氣自然發生非由人爲其說果然乎公將何所從何所不從乎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世之論天者有歷數之法論地者有人所考據之迹此果足以盡天地之理乎吾惡乎求之人不能必其末後貧富貴賤壽夭

如何是必有司之者安得謂之無命然賦予之初誰實爲之安得謂有命福善禍淫有以相應安得謂之無鬼然顏天詎壽又無以相應安得謂之有鬼此皆提醒死者之詞

衆國兩門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也莫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火與日吾也也陰與夜吾也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括括髮更老人之稱稍略也彼指形也況乎以之以訓用強陽陽氣之不正者圓兩與影譬如更之與更也二更相逢住世能幾相問之時不過稍稍而已汝何必稍問也予影自謂也予雖有此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若曰影生於形如蜩之甲如蛇之蛻此說似矣而非甲猶是生於蜩蛻猶是生於蛇若影則遇火與日照之則也乘遇天陰方夜則代去無火日則雖有形不能為我影如此看來則彼之形雖能為吾影而必有所待況同兩又用影之有待者乎彼形來往吾固與之來往彼形強陽而吾亦與之強陽強陽者本非血氣之正而影亦隨之以見形影皆非真實又何以問為此段重出而語意尤超更更之喻絕精此老曾中文字無限又不可謂外不及內

篇矣

陽子居南之沛老聘西遊於秦邀於郊子居希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矣

請問其過老子曰而雖睢盱睢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威德若不足陽子居楚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之長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陽子居問老子之言深目抑損退嚙故不為人所窺。今依東坡蘇氏說刪去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而接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合為寓言全篇東坡莊子祠堂記云當疑盜跖漁父則真若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

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耳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

責漿之家有十而饋漿者居其半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手貴老而整其所患

內誠不解者不能中虛也外謀成光不能祇於無迹外可間謀而成光來遂為人所窺也輕手貴老者不問人之有道與否但

以其老宿而尊貴之整猶醺醺也所患謂舍其自然而從事外欲故以為患也

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

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督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保汝者人歸之藉以保護也漢紀蕭曹恐踰城保高祖義同

伯昏督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手順

敦音頓堅也感之手順以杖拄順而皮肉皴也

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為用之有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豫未然才或作性感之於未然所以出異眾之驗必且有所感則搖動爾之本性

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其告也

又無人言之者雖與汝遊者亦莫以相告也

彼所小言者盡人毒也

小言者細巧入人之言及有小言者又為

人之害者也

莫覺莫悟何相執也

孰誰何也相問之辭言莫有能覺悟者何取其為相問

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鄭人綬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綬為儒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

其父助翟十年而綬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

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

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

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持反才也故曰

今之世皆綬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

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適天之刑

呻吟誦讀也祇三年只三年而儒業成也

河潤九里以喻澤及三族言為儒食祿而

澤及宗族也使其弟墨實其弟學墨翟之

道也閭盍也盍胡皆何也諄諄之辭夢中

與其父言實而之子學墨者我也而父何

嘗以善規之我死已為墓上楸梧之實矣

莊子引此事却斷之曰夫造物之報人也

不屑屑於報其人之所為往往或報其所

不能為者綬乃責報於所為之事誤矣彼

造物者實使彼能墨而綬乃詩已以賤其

親譬齊人之飲水於井舉而相持也井無

分於予奪而飲者自相持是不知天也今

世之人皆綬之徒也由此言之有德之人

且以造物之報為不可知而況有道之人

手有道之人一切付之自然矣古者謂綬

之徒為適逃天理之刑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

不安不安其所安

此數語足上意綬蓋不安者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

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

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屠龍也技聖人以必不

必故無兵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

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必天也小夫之知



不離包苴竿牘敵精神手蹇淺而欲兼濟道  
物大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乎宇宙形累不知  
太初

大一形虛與尋常言太一太初者不同其  
句法是兼濟對大一道物對形虛兼濟乎  
道與物大一乎形與虛猶言極均平之耳  
形累不知太初者為形所累不知有太初  
彼至人者歸精神手無始而甘瞑乎無何  
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手汝  
為知在豪毛而不知太寧

至人如水之無心知在毫毛小知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  
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及於宋見莊子曰夫處  
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  
也

槁項者項枯槁無肉黃馘者耳黃悴消削  
如被鹹然

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者得車  
一乘故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

子豈治其瘳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  
有瘳乎曰殆哉坂同友乎仲尼方且飾羽為畫  
畫音化文彩也飾羽以為文彩  
從事乎華辭以支為旨之說惡性以視民

而不知其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  
上民

言人之生受得此心自有神以為之主宰  
而仲尼強欲制之何足以治民夫指仲尼  
也

彼宜汝與予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  
偽非所以視民也

彼指民汝指哀公予願闔自謂願猶願指  
誤錯誤彼民宜與之相忘汝與我但願指  
示之自可何必政令雖或差誤亦不妨以  
其相與以實也

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  
非天布也

若以仲尼為損幹乃為後世慮不如且休  
且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能相忘非自然

之施也

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

商賈不得與士大夫齒雖或偶以事故相  
齒而人之神終不樂言意不欲與之齒也  
顏闔不樂仲尼意蓋如此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  
人也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  
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此顏闔說真入之道與仲尼遠別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

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  
愿而益

貌若愿朴而心求利益

有長若不肖

有才能而缺藏若不肖

有順慊而達

順快輕慊反達於事理

有堅而縵有緩而紆

雖堅確而縵迴雖遲緩而刻急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

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微至不肖人得矣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執僂唐許

正考父事見春秋傳而夫指世俗之人車上僂乘車而軒舞也名諸父呼諸父之名

也唐許陶唐時許由也許由讓天下而不受豈以壽命自驕孰協者誰能如之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也其

所不爲者也

耳目鼻口心五者之欲皆凶德而心主其中心之欲尤爲凶德之首凡自好而譽人之不爲我所爲者即是凶德窮有八極達有三必

舉窮達二者下文申言之必者必然也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

美髯長大爲一壯麗勇敢爲一知裏子美須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亦是二事并

六府爲八以八者之所能爲過人因以是窮此申言窮有八極也

緣循僂俠者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

緣循者順其自然僂俠者僂仰自在困畏不若人者因抑畏怯自處於不如人三者

不求通而自通此中言達有三必也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

僂達於知者肖達天命者隨達小命者遭此文綴上通達字論之知慧外通者勇動則多招怨仁義則多招責惟達有生自然

之情者能僂僂四五自任達於知者雖不及此亦克肖似即踐形惟肖之肖達天命之大

者動與天隨達天命之小者雖不能及此亦能安其所遭言所謂通達者非事乎其外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雅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宋貧恃驕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夫

驪雅者驪矜而按視之驪蕭者纖草爲器奚微之有者爲龍所食無少遺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狐犢可得乎

莊子將死也幾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

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鳥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微微其微也不微明者唯爲之句使神者微之夫明之不勝

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  
也不亦悲乎  
徵驗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六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七

因六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釋點校

雜篇

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  
矣

方術者方技之術各挾其所有以為人莫  
能加之

古之所謂道術者

道術者有道之術進乎方術矣

果惡乎在自問曰無乎不在答曰神何由降明  
何由出又曰聖王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

一也者本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  
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

為本以道為門

以上總說天人神人至人

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  
禮為行以樂為和以上薰然慈仁謂之君

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稽為決

其數一二三四也連一連二百官以此相齒  
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  
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以上說君子相齒相列也以事為常者各  
治其職事也以衣食為主者務農桑也蕃

息者雞豚狗彘之畜蓄藏者倉廩府庫之  
積老弱孤寡為意者以老弱孤寡為念也

民之理者治民之道也自天入至君子總  
括古之道術盡矣下文却嘆古今之異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  
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

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  
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

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  
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

朱子解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甚有取  
於此句

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  
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以上說古之道術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周孔包括在中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  
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  
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  
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  
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  
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  
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  
方悲夫百家徒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  
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  
為天下裂

天下大亂以下說後世之方術一察者只  
見得偏天下之人多是得一偏之見以  
自喜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知而不能相通  
百家眾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而徧於一  
偏者正如此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  
之美稱神明之容者觀古人全處則一偏  
之士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容頌  
古通用即美也自為方術也悲夫  
以下皆傷歎之辭以後各述諸家之異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  
墨自矯而備世之急

不侈於後世不開後世以奢侈也不靡於  
萬物不以外物為靡麗也不暉於數度不  
以禮樂度數為暉耀也以繩墨自矯守繩  
墨以自矯拂也備世之急務而不為不切  
之事也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音滑釐音釐聞其  
風而悅之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為非樂  
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

古之道術固有如此者而墨翟之徒乃獨  
喜其說為之大過所以繩墨自矯者極其  
過甚也已之大順所以不侈不靡不暉者  
極其隨順也作為非樂言所作為皆非可  
樂之事也

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關其道不怨句又好  
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

不異於眾人而亦與先王之道不同  
毀古之禮樂黃帝有成地堯有大章舜有大  
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

王周公作武此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  
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  
再重此古之禮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  
寸而無槨以為法武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  
此自行固不變已未敗墨道

教人以薄恐非所以愛人然他却自行以  
薄固未嘗愛已是以人無非之者不至敗  
墨道

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  
乎

雖然以下莊子評品之辭當歌而不歌  
當哭而不哭當樂而不樂豈近人情乎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觔音斤使人憂  
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  
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

索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此不與先王同也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  
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  
禹親自操索音索相音相食音食而九雜天下之川

九字當如桓公九合諸侯之九讀作糾糾雜者糾合錯雜天下之川使之脉絡貫穿而注于海也

腓無肢脰無毛沐苦兩搗疾風置萬國為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踣為服也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相里名五侯之徒

五等諸侯左傳五侯九伯

南方之墨者苦獲已為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別一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譬以簡偶不忤之辭相應

不忤不違也不違則相應

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

巨子猶言大人擇其黨之巨者為聖人尸主也皆願以之為主冀得為後世傳道之派然而人或信或否至今其論不能定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肢脰無毛相進而

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多而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好為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其心自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

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

接萬物以別宥為始別善惡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脩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

語心之容者說心之形容也命之猶名之心之行心之用也脩合驪也舊本作日傍者誤言心之用如以烹飪與人合驪使之

飲樂以此調和海內而已請欲斯人立此心以為之主

見像不辱救民之闢禁攻寢兵救民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含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

其為解去人大多其自為大小曰請欲罔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自言日得五升之飯足矣然先生恐不得飽弟子亦飢而隨之日夜行不休曰我必求得活民命哉圖以傲夫救世之士不盡心者哉

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涉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其學有小小大精粗不同而其行適至此足矣言亦無小小大高深之義也

公而不黨易易去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

易乎坦也決然無主者遇事決然行之而不先立主意也趨物而不兩者隨事而趣不生兩意如做一事入別生一意便是有心矣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有所選擇則不周徧以之爲教則有不至惟歸之道則無有遺失矣冷者清冷之意汰者洗滌之意泠汰於物猶言遇事脫灑也知不知者雖知只作不知薄與鄰皆略也若略知則必有略傷彭蒙田駢慎到惠施鄧析皆齊宣王時人居稷下其學本黃老見尹文子及荀子

謨忍耻也體獨行也無任無所事任也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縱肆脫略不事行檢而非天下之大聖推拍乾<sub>又音</sub>斷<sub>音</sub>與物宛轉

推以拍之較以斷之皆與之無競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sub>魏字</sub>矣推<sub>又音</sub>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

風還羽旋有宛轉之意磨隧亦宛轉而出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智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恠焉

塊然無知則不失道矣豪傑之人却相與笑慎到所爲以爲此非生人之行乃死人之理徒恠訝而已

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救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sub>音</sub>惡可而言<sub>音</sub>常反句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魴斷<sub>音</sub>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聽亦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舉乎其皆嘗有聞者也

田駢亦然者亦如慎到也彭蒙者田駢之師田駢學於彭蒙而得不言之教蓋彭蒙之師固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其風露閑然不可得而窺又何可得而言是以彭蒙亦無言但見田駢常自彭

蒙之家而反久後人不復聚觀而猶不免三兩人如魚隊之斷續而來言雖不驚疎人終不免有人識之也由此論之則田駢之所謂道非道縱言之是而亦不免於非矣莊子評之曰彭蒙田駢慎到未可許其

知道然以大槩觀之亦嘗有所聞矣莊子蓋以老聃爲知道故以此一段近之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闕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

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闕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易手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生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

其辱為天下谷

辱即黑也。谿谷皆虛而有容之處故以比喻即所謂玄牝。

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以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之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縱恣而不僅不以時見之也。

猶言不以一端而見

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環瑋而連

牝牡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詼可觀

莊子固自奇其文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

即前不離於宗之宗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莊子即老聃之學前既贊老聃為博大真人則莊子復何言哉故末一段只說著書

事

惠施多方

梁相莊子同時前歷言道術此獨言多方則所謂方術也

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

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畢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

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其言不中於理逐一付度事物之意而言

之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者無有不可積之厚自微而積之其大可至千里方睨者日晏可睨而視之也天地山澤日之中異物之生死皆合之為同若大者同而小者異則謂之小同異若盡同盡異則謂之大同異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記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居北方者不知南方地理以為無窮然畢竟有窮處雖今日方適越然到越則知越矣謂之昔日已來可也天下之中中央不知在何處然燕越之人各以其所處為中則

燕之北越之南亦可以為中矣記愛萬物則天地與吾為一體矣

卯有毛雞三足卯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卯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踞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

以為圓鑿音不圓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鐵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此一段是當時辯者有此數般話靶羽毛生於卵中是卵有毛雞本兩足而足之行若意也是為三足郭本諸侯之國而稱為王是有天下之號大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為羊則人必呼為羊矣馬固胎生然馬生下有毛則與卵生何異豈特禽獸之生有尾試觀製字丁字子字即有尾之狀荀子亦曰鈞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彼註云鈞有鬚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鈞鬚與尾類火熱也至冬則不熱山靜也空谷傳聲則能出口車輪之極圓者不踞地考工記輪人云進而砥其輪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國也目有所蔽則不見指有所遺則不至雖至有所不能盡蛇長而龜短龜能知

吉凶則長於蛇矣矩者為方之器然矩之體本不方規者為圓之器然規之體本不可以為圓鑿本非圓拘而柄自入之飛鳥之影雖動然影只附於形與形不相離是未嘗動也鐵矢雖疾然不發之則不行發之則不可止是其疾在人而不在鐵矢狗犬一也而有懸蹄則謂之犬無懸蹄則止謂之狗而不得謂之犬矣馬一也而又有所謂黃者焉二也彼自黃耳而黃之者人也非三歟驪牛亦然狗之黑者不可以變

白而白者可以變黑則曰狗可以名之為黑駒而曰孤駒則謂未嘗有母可也一尺之捶不為長也今日用其半明日又用其半展轉用之則萬世不竭當時辯者以此與惠施相與應和終身不知窮止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師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侪此其抵音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辯者之固言辯者莫不圓於其說之中人之辯者凡人也天下之辯者超出乎凡人者如言天下之善士也抵猶根也言惠施每日但以其知與凡人之辯者交一旦特與桓園公孫龍相敵是與天下之辯者敵豈不為侪此其如木之根抵盤錯難破也然惠施口中談話自以為最賢曰吾之強其猶天地乎人能勝天地其妄誕如此惠施雖存雄勝之心而無勝人之術始言多方終言無術則併方術無矣

南方有倚音人焉曰黃鰐問天地所以不墜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編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惟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音矣音弱於德不足於德也強於物有餘於辯也塗路也隄迂曲也言惠施所由之路迂曲不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蚋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



貴道之幾矣

充其一偏之說尚可若曰甚貴之道則危矣

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率以善辯為名

惠施不能安其為一偏而欲空籠萬物以為能

惜乎惠施之才馳蕩而不得<sub>得無所</sub>遂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並走也悲夫

惠施曰天地其壯乎故此一段言天地之道惠施何足以知之莊子於編末極詆惠

施所以厭戰國之縱橫者可見矣

末篇叙道術先天人神人至人次及聖人

君子後世道術裂而後有諸家之異最末

及惠施方術下矣莊子自列於老聃後固

未嘗敢以上掩六經也讀至此豈復更有

餘篇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七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八

因七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輝點校

點偽

刻意<sub>刻意忘性失之機排讓王以下</sub>

無之附于卷末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譏為尤而已矣

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

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

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好學者之所好也語

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

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

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

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

呬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

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

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

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

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

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

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

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

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

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

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

之理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

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預謀光矣而不懼信

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

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

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

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

忤虛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

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

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澹閑而不流亦不能

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

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

有干越之劍者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

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

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

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繕性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

諸本多一俗字者誤於重寫也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支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比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淳醇散朴離道以善陰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意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滿心然後

民始惑亂無以及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

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為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諫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托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

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宋和中賜號通世高蹈先生郡守李壽為記壇之近仍有其墳  
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

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道通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予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大王賈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賈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甘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賈父可謂能導生矣能導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執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

不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援緩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土本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罷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

復求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宜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思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子列子窮空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

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實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兵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屠羊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信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緼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

謂之貧學而不能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遂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患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緇袍無表顏色種喻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投袂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同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手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

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貢子路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執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

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虞一作一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司馬云共伯名和脩其行好賢人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時請以爲天子即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爲

宗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遭逢得意共山之首恐此說不根史謂周召行政謂之共和

舜以天下讓其友比人無擇比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避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沒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咎光而謀咎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網

水而死湯又讓咎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咎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辱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楊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紮吾行二子北至於

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八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九三十 因八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雜篇

盜跖此以下係世以日者爲其指少孫之流所爲乎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兄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

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九詢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膾多辭諂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括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及其本妄作孝悌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羹羹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李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及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而展其足按劍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日有光管如激

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休兵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親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真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錙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安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

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五刑，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直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沮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

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喪死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而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達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

狂狷，似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振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取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戚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

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慘戰於胃中也不亦拂乎故書

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就成無倫貴賤無義長勿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丹朱流母弟豷咸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道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

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天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怵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八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

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解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克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待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管鐘鼓管籥之聲口啖於芻豢醢醢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後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渴靜居



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含滿心戚離求蓋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刳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待餘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九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三十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澤點校

雜篇

說劍

昔者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服如是三年國家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歸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送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

服而見王事必大達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今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仕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夾包以四夷東以四時統以渤海帶以恒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

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  
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  
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  
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末此劍直  
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按之亦無下運之亦  
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地方以順四  
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  
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  
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  
之劍蓬頭突鬚垂冠受胡之纓短後之衣服  
目而語難相尊於前上斬頭領下決肝肺此  
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  
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  
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  
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  
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  
其處也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  
讀書孔子弦歌鼓琴曲奏未半有漁父者下

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  
而止左手擁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  
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揖孔子曰彼何為者也  
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  
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  
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  
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  
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主之君與  
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  
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  
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  
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  
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  
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  
何求孔子曰養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  
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  
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  
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  
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

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  
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  
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  
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微賊不屬妻妾不和長  
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  
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  
之愛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  
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  
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  
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飾  
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  
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禮  
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  
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  
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  
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  
讒析文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  
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頹適偷拔其所欲謂之  
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  
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

以挂功名謂之叨幸知搢事役人自月謂之貪見過不更問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於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慨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聞逆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謬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遠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遇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其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慨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成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考事君則忠貞飲酒

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顚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父矣未嘗見夫子過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屨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懷夫子矣

漁父何以得此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橫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過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三十終

南華真經新傳序

卷一

王元澤待制莊子舊無完解其見傳於世者止數千言而已元豐中始得完本於西蜀陳襄氏之家其間意義淵深言辭典約向之無說者悉皆全備焉于是時銳意科舉思欲獨善選藏篋笥蓋有歲年前一日賓友謂予曰方今朝廷復以經術造士欲使天下皆知性命道德之所歸而莊子之書實載斯道而王氏又嘗發明奧義深解妙旨計其為書豈無意於傳示天下後世哉今予既得王氏之說反以秘而不傳則使莊氏之言終亦晦而不顯也與其獨善於一身曷若共傳於天下與示後世乎予敬聞其說乃以其書親加校對以授於崔氏之書肆使命工刊行焉丙子歲季冬望日序

世之讀莊子之書者不知莊子為書之意而反以為虛怪高闊之論豈知莊子患拘近之士不知道之始終而故為書而言道之盡矣夫道不可盡也而莊子盡之非得已焉者也蓋亦矯當時之枉而歸之於正

故不得不高其言而盡於道道之盡則入於妙豈淺見之士得知之宜乎見非其書也吾甚傷不知莊子之意故因其書而解焉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一

宋王元澤傳

內篇

逍遙遊篇

北冥有魚其名為鯀鯀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夫道無方也無物也寂然冥運而無形器之累惟至人體之而無我無我則無心無心則不物於物而放於自得之場而遊乎混茫之庭其所以為逍遙也至于鯀鵬潛則在於北飛則徙於南上以九萬息以六月蜩鷲則飛不過榆枋而不至則控于地此皆有方有物也有方有物則造化之所制陰陽之所拘不免形器之累豈得謂之道遠乎郭象謂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任逍遙一也是知物之外守而未為知莊子言逍遙之趣也齊諧者志怪者也

莊子之言同彼我一小大也故同彼我者不得不齊一小大者不得不和此所以製齊諧之名也夫齊者齊其所不齊諧者諧其所不諧鯢鵬爲大而斥鴳爲小鯢鵬矜大之在我而小之在彼斥鴳悲小之在我而大之在彼則不齊不諧也惟能達觀則均爲物爾均爲物則安有彼我小大之殊乎此所以極於齊諧也故曰齊諧然鯢鵬非有而寓言之故曰志怪也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鵬雖大也飛不出乎九萬息必以乎六月拘於陰陽之數而非所以爲逍遙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鵬之飛也必待於野馬塵埃之相吹也無

野馬塵埃則大翼不能舉此所以明物雖大必有待而後行非自然也雖大不能免於累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

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適遠者聚糧多適近者聚糧少此自然之理也故鯢鵬之大則飛必九萬里蜩鷽之小則飛不過榆枋亦自然之理也但能明其至理而不以多少小大爲累則亦自足也

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亦悲乎

天下之人物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故朝菌不如蟪蛄冥靈不如大椿殤子不如彭祖明矣然由其無小無大不生不死之理而觀之則均爲有形之累焉有不及不如於其間乎非天下之達觀者孰能與於此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鯢鵬之圖南斥鴳笑之斥鴳之矜躍自以爲足矣此小大之不同也故曰此小大之辯也然鯢鵬斥鴳各有其體所以不逍遙爾夫逍遙者豈復離乎本體哉但能各冥其極均爲逍遙累乎其體則均爲困苦故逍遙之與困苦特在其了與不了之間爾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道之於物無所復分人之由道宜各自足故一官一鄉一君一國之殊能忘小大之分而自適亦足以免其累也宋榮子豈可笑乎然榮子之笑之者笑其有所分別也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者此淮南所謂自信不為訕譽遷也夫自信者重內而輕外自榮而忘辱不失本心而汎然逍遙矣故曰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斯已矣者盡性之言也盡性則人道畢而未至矣故曰有未樹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鯀之化為鵬也憑野馬塵埃而舉列子之

為至人也御風而後行此皆有所待也者所待則其於逍遙也未盡乎幽妙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此聖人之所能也夫聖人盡道之無入神之妙與物不連惟變所適其所往則不疾而速其所來則不行而至圓通周流無所滯礙了然逍遙而宣有所待故曰彼且嗚呼待哉此莊子之所謂逍遙而佛氏之所謂身徧法界自非聖智之所達孰可與於此矣

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至人知道內冥諸心汎然自得而不累於物故曰無已神人盡道無有所屈成遂萬物而妙用深藏故曰無功聖人體道寂寞無為神化蕩蕩而了不可測故曰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

道則與天為徒矣曰日月出矣而熾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聖則吉凶與民同患而神則不與聖人同憂堯之初治天下也則天之大而化於民其憂樂與天下共所謂有為之時也及其化極而至于變則鼓舞萬物而不知其所然所謂無為之時也無為出於有為而無為之至則入神矣夫聖人之功待神以立而功既極神則固宜全神此堯之所以讓天下也夫功既極神而不能反則神之所以虧矣此堯之所以有熾火浸灌之喻也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老子曰大成若缺大成者不自成也故若缺堯之自視缺然者所謂不自成也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實也吾將為實乎許由古之無為者夫既無為則豈有心於

天下此所以不代於堯也夫有爲無爲均是至妙無所分別如必以有爲爲少而無爲爲至則失其所以無爲而名實交起實主相分大道判矣故許由所以辭之以賓主之說也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斯皆能任其極各爲至當此明有爲雖小但能無累乎心則亦天下之至妙不必羨無爲之大也以此而觀許由豈有心於天下乎

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

聖人之功待神以立功極於神則不與聖人同憂不與聖人同憂則豈以天下而爲事故曰歸休乎君無所用天下爲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物各有分分各有守庖人以宰割爲功而尸祝以清淨爲職是各極於分守也庖人或不治庖而尸祝豈敢越職而代之之

則亂其分守也分守亂則豈免於累乎故堯極於神而許由豈敢越分而代之之則不免於累也不免於累則不足爲逍遙此許由所以以庖祝而自況也

有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

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龍乎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肩吾者任我也連叔者不通不行而非物之長者也接輿者縣縣若存而又有不容

者也此莊子寄言於三人而以明道之極致也故道至於此則不可以言言不可識識而又非世俗之所能知也姑射在北海之中此歸根之意也汾水在中國之東北此復命之意也乘雲氣取其虛御飛龍取其變遊四海之外取不入於形器時女取應而不倡此皆所以明道之極致也夫道極致則妙妙則神神則無爲而已故堯極于無爲而忘天下是以讓於許由也故曰往見四子而窅然喪天下此莊子寓言道之盡而非淺見之士可得而知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堯之所以君天下而無心於天下由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而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而已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

爲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

物各有體體各有用用適其材則爲妙用矣故惠子得大瓠而爲無用是拙於適材之妙用矣拙於適材之妙用者由心之未能直達也故曰夫子由有達之心也夫

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達之心也夫

不龜手之藥或用而爲泝泝統或用而得裂地之封此明物雖一而用適其材則各有其當而免疑繫此窮理盡性之意也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

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數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夫道無小大所以爲小大之本體無所用所以爲衆用之祖惟聖人全性命之根本而體道以爲用故以大樗沉之也樗者深其根而枝葉生命者固其本而萬事起惟能深根固本而不以小大內外爲累則道遠矣無何有之鄉言虛無廣莫之野言所大狸狌斄牛言用之不同而均有於困苦彷徨言其動寢卧言其靜不夭斤斧物而無害者言不與物逆而物莫能傷此莊子言逍遙之極致而處之於篇終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一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二

宋 王 元 澤 傳

齊物篇

萬物受陰陽而生我亦受陰陽而生賦象雖殊而所生同根惟能知其同根則無我無我則無物無物則無累此莊子所以有齊物之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聖人體道而無我無我則無對於天下此南郭子綦似喪其耦也夫耦匹也物莫不有匹而惟道神妙而無匹無匹則歸于一致而忘彼我此物之所以齊也故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此梵志所謂吾

由昔人非昔人者是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生者天地之委和也。有生俱受委和也。惟子綦能知其所然。故絕累忘形。而以吾喪我。物我所以俱齊也。世之昧者。不知所然。以爲形質差殊。小大異極。所以有彼我小大之辨。而所以不免於累也。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琴琴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尤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壺。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謠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此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天籟地籟人籟者。衆竅之所以不同也。衆竅不同而同受風。以成聲。萬物雖異而同委氣。以成體。竅爲風之所鳴。而物爲化之所役。所遇雖殊。而同歸一致。此物我不得

不齊也。然風不能鳴。無竅而化不能役。無物能脫形骸之累。而忘妄想之情。了然明達。而吾非我有。則入于神妙。而造化不能拘之矣。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闢。綬者害者。害者小恐。憊憊大恐。綬綬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誼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慙。姚佚啓態。

大知小知。大言小言。大恐小恐。其寐其覺。此皆有形之累也。夫有形則爲化之所役。役於化則所以有動止之異。此所以未免於累也。安若無形。而使化不能役。使乎非神不能與於此。

樂出虛。蒸成菌。聲隱於無聲。形隱於無形。此造化之自然也。及其鳴而然。後成於聲。比而然。後成於

形。故曰。樂出虛。蒸成菌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晝往則夜繼。夜往則晝承。相代相更。而莫有其極。此道之妙用。而天下莫能知其初。故曰。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旦暮自然。而然真宰亦自然。而然我亦自然。而然也。然非真宰。則我不生。非我。則真宰無所著。我即真宰之所使。日用焉。而不自悟。豈有所分別乎。此見齊之意也。故曰。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真宰者。至道之妙宰。制造化者也。以其自然。故曰。真以其造制。故曰。宰其爲物。也不在乎陰陽之內。亦不在乎陰陽之外。可以神會。而不可以象求。故曰。若有而不得其朕也。

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不疾而速生物而著不可見其朕兆者真宰也故曰可行已信而不可見其形可以意了而不可以象求故曰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手其有私焉

手足耳目心膂肺腸其不同也如此我備而有之以爲我我能無我則非有一而可親矣若有可親則不能備而私矣適足喪其真也故曰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

誰與有親汝皆悅之手其有私焉

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迥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真宰者有爲也真君者無爲也臣妾上下

之分也上下雖殊而一之以真君故曰其有真君存焉人之生也莫不皆有真君焉故役役背馳而不能自悟是以反喪其真焉如能求而得之而知其真君之固有則所以無虧於真矣故曰如求得其情與不

得無損益乎其真

一受其成形成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知能止不亦悲乎

造物者之造物其變無窮而偶爲我爾人不自明而遂爲有我我則物於物而與

物相靡刃役役困苦而不得休息焉此真君之所以不存矣真君之不存則不亦悲乎此莊子之所以悲也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天下之人不知物我同根而不能齊故外役於物而內喪其真質雖存而形神已亡尚不知其所止矣不亦哀乎此莊子之所以哀也然莊子前言悲而此言哀者悲未

至於哀而哀有甚於悲言哀而繼以人謂不死奚益之句此其所可哀也故言哀於後夫形者天之委氣心者人之真君心內而形外形萬變而無常心定而不滅此達者之所以如是世之迷者役心於形而喪

其真此所以尤可哀也故曰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

不芒者乎

芒者昧也人之生也受形於真宰而豈曰無知惟不能自悟而愈迷愈惑所以入於無知也豈天下之人一如此乎亦有達觀

者在其間爾故曰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心者人之真君也人能不喪其真君所以謂之成心也成心既存而自師之則與道冥會而與神默契不必知陰陽代謝而然

後謂之得道也愚者不能知有真君而存之徒務役形而求道此其所以自惑也故終身求之而不知也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今日適越而昔至也聖人因其成心而無是非非下文所謂以

是非爲環得其中者是也衆人喪其成心而有是有非此之所謂今日適越而昔至

是也

是以無有為有無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者心無所惑也今人不能存其成心而惑

是非禹尚不能知之也我獨何以強知乎故曰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轂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

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

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

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

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可因是是因非因非因是

無新成者大道也無浮華者至言也然而有真偽是非者由道隱於小成而言隱於

榮華也道隱於小成則不全言隱於榮華則不實是以有儒墨之是非而所以不齊也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聖人內冥諸心而不由是非之塗而任其自然而然

是以無是非非也故曰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大道同宗是非一氣忘彼與我則舉忘其對所以運轉而無窮也故曰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

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彼指此指彼馬此馬其不同者形而其所同者質安得有所不齊乎天地雖異而同

出於道萬物雖殊而亦出於道但天地殊高下之形萬物異小大之體其所出同於本而已安得有所不齊也故曰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然莊子以天地而喻一指以萬物而喻一馬者以天地靜而得道之體而萬物動而得道之用也

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屬與西施恢悅情怪道通為一

大道無可與不可無然與不然無成與不成無美與不美渾然為一而莫不由之然而人不知道而妄情所見然後有可與不可有然與不然有成與不成有美與不美所以自致疑累矣此莊子所以明達者能通而為一也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



所以不必有言也故曰既為一矣且得有言乎

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有言則有對故一與言所以為二也二與一相對則所以生於萬物也此道之所以散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矜也請言其矜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事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大道渾然而無方至言寂然而無辯道散而然後有分域言出而然後有是非惟聖人明其物之性分而不議不辯所以能冥其極也故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聖人議

而不辯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廉大勇不伐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伐而不成五者國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大道寂然難可強名故曰不稱大辯默識不假分別故曰不言大仁博愛無所偏係故曰不仁大廉無外不加不損故曰不廉大勇本仁豈有殺害故曰不伐大道自明則非道矣故曰道昭而不道言辯則是非有彰矣故曰言辯而不及仁於一物則仁虧矣故曰仁常而不成廉而揚清則為詐矣故曰廉清而不信勇而好殺則勇虧矣故曰勇伐而不成五者挫其銳則幾近於妙術故曰五者國而幾向方矣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

不言之辯大辯也不道之道大道也大辯無物不容而大道無物不由故曰天府天府者物之所藏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以由來此之謂葆光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此孟子所謂不加不損而佛氏所謂不增不減是也夫莊子有言葆光有言天光何也以至人之性廓然無邊而愈久愈明故曰葆光以至人德宇泰然一定而其明自然故曰天光也葆者以其愈久而天者以其自然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脰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聖人無我而物無不順儻有不順則不得不伐此老子所以有用兵有言之章而莊子所以有堯伐宗脰胥敖之言也夫無我者與物齊也物不我齊則不諧矣不諧而聖心豈得自安歟此堯之所以南面而不釋然也

蓋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

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齧缺者道之不全也王倪者道之端也莊子欲明道全與不全而與端本所以寓言

於二子也夫子知物之所同是者此明齊一之理而故以此言而為問端也雖然嘗試言之者蓋不得已而言之言之非欲辯也萬物同根皆自知矣以知為知則非知矣以不知為知則深知矣齧缺問於知之者是以知為知而反不知矣

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鰮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黍麋鹿食薦蚍且甘帶鴟鵂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且以為雌麋與鹿交鰮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正處者不待處處而然後為處正味者不待味味而然後為味也正色者不待色色

而然後為色也此皆以無為是矣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大道全則無仁義大智隱則無是非道廢而然後有仁義智顯而然後有是非故王倪得道之全而不用智以此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矣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至人無己與物為一而物莫敢犯故水火不能傷寒暑不能挫風雷不能動是以躡空虛御陰陽出於形器之外而始終不易其守也憂樂豈足累其心故曰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笑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子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體合置其滑稽以謙相尊

聖人體道恬然無為動不役物而處不避患萬物皆備於已而不樂外求至道與之為一而豈假緣行無能為有有能為無居于清淨之極而污穢不能染矣故曰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旁日月者所謂一晝夜也挾宇宙者所謂齊遠近也

衆人役役聖人愚也

衆人有我物於物而為物所役故曰役役聖人無我不物物而與物為一故曰愚鈍

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臨于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筵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沾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子乎牧牛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吊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騷閤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

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正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蜺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參萬歲而一成純者此言齊之之妙也夫莊子齊物之篇始之以無彼我同是非合或毀一多少齊小大而已及其言之至則次之以參年歲一生死同夢覺千變萬化而歸于一致所謂明達而無礙者也夫物

之不齊物之所同然也莊子能明其本而齊同之是覺天下之未覺也然而物我齊之則可也至于夢覺則何以同之歟夫晝之所爲與夜之所夢一也然晝以覺夜以寐而小有不同也積久而思則晝所爲夜所夢茫然無所分別矣莊子能知其大同而同之故反復言其方夢占夢大覺大夢之妙而所以盡其齊之意又恐世之未能信其言也復寓言其身夢爲胡蝶又言其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胡蝶之夢爲周所以極盡其齊同之意而以覺於天下非達觀者豈能知莊子之所言矣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二

居二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三

宋王元澤傳 惡三

養生主篇

夫齊物者必無我無我者必無生無生所以為養生之主而生之所以存此莊子作

養生主之篇而次之於齊物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生者天之委和也天地之委和於人素定其分而不過其極故曰吾生也有涯役於

富貴悅於榮寵思慮交萌而妄情無限故曰智也無涯以有涯之生而隨無涯之智

則生之所以不存矣生之所以不存則安足以免困苦之累歟故曰殆已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善養生者內冥其極而任其自然忘善與惡則所以遠於刑名矣不善養生者思慮

內萌而以善為善以惡為惡所以近於刑名矣遠刑名則生所以全近刑名則生所

以喪緣督以為經所謂道中庸也夫至人之養生不役物不食真不擇地不害性而已故不役物則可以保身不食真則可以全生不擇地則可以事親不害性則可以盡年此皆存諸已而已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木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亦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亦若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必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亦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

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夫生必有理而理出於性命之際能順其理則舉知其全生之妙此庖丁之解牛能依牛之天理而所以舉不見其全牛也然庖丁寓言養生於解牛必言其三年而又言其十九年者蓋言陰陽之數雖更而生之所以愈全也故曰未嘗見全牛又曰刀亦若新發於硎夫庖丁之能解牛者以其善刀故也善刀者全其刀之利韜藏而不銜也故曰善刀而藏之所以況養生者必全其生之之理而歸之老子所謂全而歸之是也文惠君遂悟庖丁之言而知養生所謂庶幾於道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此是知其天也非人也生者本也形者枝也本固而枝缺則亦可以為全此右師雖介而生所以全公文軒



徒驚其形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膏半糗中神雖王不善也

雖飲啄於野澤則忘形而樂生畜乎樊中則養形而傷生樂生則神所以全養形則生所以喪生之喪則未免乎憂累故曰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適天之刑至人以生之爲暫來以死之爲暫往生不喜其成而死不悲其毀然老聃死而秦失弔之而三號者非所以哀其毀而蓋不能獨異於衆也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夫至人忘情全真自然自得生死利害未嘗介於胸中故適來則爲時適去而能

順時不爲之樂而順不爲之哀此生之所以生生而無喪也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天者命也命之所受於人不可逃避而已逃其命則累其生適自致於憂患矣故曰適天之刑也帝亦命也命無係著則憂患不能累其生故曰帝之縣解也養生者必達乎二者之妙矣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以薪繼薪則火不能滅知生養生則生不能絕不滅則火所以傳不絕則生所以久所以無時而盡也故曰不知其盡也夫莊子之言養生始乎有涯而終乎不盡者以性命受之有分而能不累於榮辱利害則生之所以不喪而無極矣所以終於不盡也非明達者孰與於此乎

人間世篇

善養生者必自得於性命之際而無思無爲也無思無爲則足以處人間應世變而

憂患不足以累之此莊子作人間世之篇而次之於養生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特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賢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語若殆往而刑耳

天下之事變不一非經世者不足與之應對鼎酢矣夫經世者本無我無我則無思無爲而患禍不能及之矣故仲尼者無我也無我則已見無對於當天下之至變處天下之至難則寂然不動而無纖毫之累顏回者克己也克己則未至於無我當衛君之輕用其國民則介然自動而欲以所聞說之而幾不免於累夫仲尼之無我則無思無爲也顏回之克己則有思有爲也有思卒至於無思有爲卒至於無爲此顏回終至於未始有回也未始有回者亦無我也此二人足以爲萬世法莊子所以首

於此篇而稱之也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道集於虛而生於一者道之妙本矣夫能抱一則足以爲天下式故曰道不欲雜不能抱一則支離而百端故曰雜則多惑於百端則心不自止故曰多則擾心不自止則未免於憂累故曰擾則憂未能自免於憂累則豈能去他人之憂累乎故曰憂而不救此皆有思有爲之致也

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聖人無名所以無爲無智所以無得無爲則物莫不歸無得則物莫與競常人好名用智而所以有爲有得也有爲則物不相服有得則物必與競故曰名也者相軋也智也者爭之器也

且得厚信而末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采人而闕其捷而目將榮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目將榮之者所謂眸子眊焉是也色將平之者所謂色皸皸焉是也口將營之者所謂騰口之說是也容將形之者所謂以爲容悅是也心且成之者所謂役心從物是也此皆不存諸己之累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偪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奸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利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足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

況若乎

名實者虛器也聖人豈有心而求之歟故寂然無爲而聲迹俱泯凶患不可及之矣此堯禹之所以能處天下也昧者不知其然而深求於名實名實雖立而凶患繼至此叢枝有扈之所以自喪其國也故曰是皆求名實者也夫聖人之忘名實名實忘而所以無我於天下萬物豈能累我乎使聖人不忘於名實則名實立而有我於天下萬物交至而爲累聖人豈能勝之歟故曰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曰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達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端而虛勉而一此內外雖正而由有內外之別夫有內外者必有諸身有諸身則未免於患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此類

回未能忘我也故仲尼告之以其庸詎可乎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譬踞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誨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有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內直外曲成而上比者雖與天古人為徒而未得為無身也未得為無身者未得為無我也此仲尼由答之以烏可夫至人外無我而內無心體合太虛而不可得有故能使萬物俱化矣若與天上古為徒則未合於太虛烏能使萬物自化乎故曰

胡可以及化故無心於物則物莫不從有心於化則化未必及顏回欲化衛君也尚焉有心而已矣故仲尼告之以猶師心者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焉之其易邪易之者暉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

志一則心鑑定而思慮澄廓然空虛而至道自集也故曰一志夫中既空虛而道集非由外知而由於內得也故曰無聽之耳而聽之之心心既得之則然後以氣而得之也故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如此則至道集于己而推其緒餘而可化於人矣然至道不可以情求必先精其聽聽矣故曰聽止於耳耳者體也體既得之則合於心心既得之則合於氣故曰氣止於符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齋者易所謂齋戒以神明其德是也夫齋則將以有思而戒則將以有為孔子將使顏回受其說故使之心齋而已矣故曰虛者心齋也然虛者一也齋者靜也一則足以應萬變靜則足以制羣動如此則可以化人矣夫心齋本於無我無心也此顏回悟心齋之言而遂忘於己也故曰未始有回也未始有回則亦可以經世矣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

得至虛之妙者雖處於天地之間而泯然絕於聲聞也故曰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夫無感其名則冲寂也物來則然後應不來則不日動譬由人頤受氣則鳴氣止則息也故曰入則鳴不入則止

無門無毒

無門者善閉也無毒者不治也善閉所以

藏用不治所以顯仁此任其自然而然也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體全至虛抱一自處無心於物而物來則  
應不得已而後起至道所謂盡之矣故  
曰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絕迹易無行地難

泯然無爲高世而絕迹則聖人所以爲易  
也超然有爲經世而無患則聖人所以爲  
難也故曰絕迹易無行地難  
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

人者使然也天者自然也使然可以欺而  
自然不可詐故曰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  
難以爲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  
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閼者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室虛則所以自心虛則所以自靜靜則  
定而性命之情不動矣然後吉祥所以未  
舍也故曰瞻彼閼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心不虛則不止不止則不定不定則所以  
徧法界役萬物而不能息形雖坐而心實  
馳也故曰夫且不止是謂坐馳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  
況人乎

耳目外也心智內也惟能忘我則超然自  
得耳目非必在外而心智非必在內體與  
化合而理與神契況人間焉有不化乎故  
曰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  
舍而況人乎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  
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體合至虛則可以使萬物之化故曰是萬  
物之化也禹舜有爲之名義蘧無爲之至  
有爲無爲均是至妙道至此而渾合而不  
解散聖人終始於其間也夫道合則渾而  
至妙離則散而猶精得其渾則足以任之  
自化得其散則亦可使之入化矣故曰禹  
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  
焉者乎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累  
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其敬而不急匹夫  
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予嘗語  
諸累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歡成事  
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

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  
能之吾食也孰粗而不藏囊無欲清之人今  
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  
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  
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  
其有以語我來

經世之道必先於忘身而其次在信命故  
忘身則至於無我而信命則任其自然如  
此則憂患不足以累之此莊子於人間世  
之篇有言顏回之化衛而次言葉公子高  
之使齊也夫子高之使齊而仲尼告之以  
義命此賢人之事而已所以降於顏回而  
言之至于顏回之傳衛太子匡石之見齊  
樸社子慕觀商丘之太木此皆有思有爲  
之事也故第降一等而言之人間世之說

無以復加矣此莊子為言盡道如此矣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  
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  
大戒

有天地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父子君臣之道立則萬事起萬事起而不  
可以不慎故曰大戒夫父子內也君臣外  
也內焉者主於命而外焉者主於義命所  
以無間而義所以立我無間則不間於親  
立我則能立於君親不可違而故曰不可  
解於心君不可避而故曰無適而非君也  
夫內事父而外事君是有諸身而已有諸  
身必有諸事不可遁去而已矣故曰不可  
逃於天地之間此事之自然而惟能順其  
自然則免於憂累矣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不擇地而安之者所謂安土也不擇事而  
安之者所謂不辭難也安土故能愛不辭

難故能誠愛必孝而誠必忠臣子之道盡  
於此故曰孝之至忠之盛也至者次於盛  
而盛者廣於至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  
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夫子之事父知其有命臣之事君知其有  
義守之於心而順其自然則悲喜不足以  
動也故曰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於前  
夫哀樂者心本無有而惟外物之所致能  
守其心而忘於哀樂則達於義命之極而  
死生所以安之也故曰德之至也  
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  
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臣子之事君親能安於命則忘身忘身則  
生死不介於胸中故曰何暇至於悅生而  
惡死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友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  
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  
言天下之難者也  
喜出於不喜怒出於不怒則其言所以盡

誠也喜出於喜而怒出於怒則其言所以  
非誠也盡誠之言有法度而非誠之言多  
過溢過溢之言傳之者非易也故曰傳兩  
喜兩怒之言天下之至難也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凡溢之類也妄矣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  
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其幾  
乎全且以巧闢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  
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  
至多奇樂  
以巧闢力卒乎陰以禮飲酒卒乎亂是皆  
已甚之事也故曰泰至則多奇巧多奇樂  
此聖賢不為而已矣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  
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  
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孔子曰子欲無言聖人豈欲強言乎蓋無  
言者物不能擾而有言者物所以應應則  
所以不靜矣故曰言者風波也無所行則  
迹所以藏有所行則迹所以顯迹顯於外

而真亡於內矣故曰行者實喪也夫不靜則至于動真亡則難以安故曰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歟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屬

夫處心於寂然無事之際則和聲內蘊而夜氣自存達於性命之理而動靜正順矣若蹴之於紛然憂患之際則天真弗亂而夜氣不存達於性命之理而舉措乖迂矣故曰歟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屬

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夫至人藏天真晦心術不期為而自為不必應而自應靜與物同而動與言會儻衡聰明務精察用心太過則舉措有不肖之累而禍患之來不知其所招而又不不知其終極也故曰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故法言曰無遷今無勸成過度益也

人臣之道顧於義而已奉君之令則無改格君之非而無成故曰無遷今無勸成然既不遷今勸成而不能任其自然而違理以益上則所謂撝曲而助長也故曰過度

益也

遷今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

美者充實惡者自戕充實自戕皆所以無虧也故曰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充實非

一朝之所致故言在久自戕不可革而已故言不及改有美有惡則不若無美無惡也故曰可不慎歟

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至人無心乘萬物以為心來去無礙而不居其一所謂遊心者也既乘物以為心則無為而已矣若其有為則非得已而有為是不得已而後應也然不得已而後應又能去其已甚而存于中所以全於道也故

田米萬物以為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為臣如此則盡道矣此千萬賢而仲尼終告之以至人之道也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道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棄之何

天生賢智所以輔于不賢不智矣賢智者術其賢智則不賢不智者起而為累矣惟能內冥賢智而外與物同則亦足免當世之患此顏闔之傳衛太子而蘧伯玉告之以信理晦默之義故次於子高之事而言之也

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

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正人者也夫欲正於人者必先正於己己正而人亦自正此蘧伯玉答顏闔之問而先之以正汝身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形者天之委質也心者人之具君也委質

不可不全故曰形莫就若真君不可不和故曰心莫若和形全者不可曲從於一物心和者不可據養而示外故曰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形就而入且為顯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夫君子外順而內正不務獨異於人矣故趨時應變而與物無逆蓋能通達其道而不立小廉以自高要之以無玷為美也故曰達之人於無疵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失之之恐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螳螂以臂當車轍才雖美而不勝其敵也

猛虎不敢害於養己者性雖惡而不敢犯其順也顏闔之傳衛太子太子之從於顏闔何異螳螂猛虎歟此伯玉所以引之而告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囊盛溺適有蚤蚤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折臂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仁人之愛物不失於愛而曲全其愛物有迂理則平而使順而終不忘其所愛矣豈務過愛而反傷其愛乎傷愛則以人而滅

天也故曰意有所至愛有所忘可不慎邪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繁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

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槁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

汝將惡乎比于哉若將比于於文本邪夫櫟梁楠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于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于大用使于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于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不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杜何邪曰客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剪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制之不亦遠乎

物之生長則所以為得性翦伐則所以為失性得性則為榮失性則為辱榮必有所譽而辱必有所毀齊之大櫟豈欲於失性之中而復求榮譽乎此所以不欲為社明矣而匠石之弟子尚疑焉此明至人之於世以道任性忘己齊物而毀譽所以不及矣

南伯子綦遊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

千乘隱將莠其所賴于慕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咄其葉則日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

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大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夫至人能存諸已而不斬乎用存諸已者足而其用所以有餘蓋至於命者是也命者萬事之根本而莫大焉故莊子每以大樹而為況樹之為用則傷其根本而不用則枝葉以生故以不材為材而無用為用事能全而不傷也老子曰深根固蒂之道蓋亦言其命也而南伯子綦見商丘之木大而嗟嘆其神人之不材此亦知其全命之道歟使神人以材而見用則不能全其命也何異宋氏之楸栢桑乎夫宋氏之

楸栢桑之先天以其小有材而已故小有材而不能明道以至於命則適自為累而已矣故曰此材之患也

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

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牛之白額豚之亢鼻此物之所以不材也人之痔病此人之所以不材也巫祝皆為不祥而不用所以生全也生全所以得終其天年得終其天年則祥莫大焉故曰此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然莊子之言及此者蓋以處人間者不能晦道以忘已而多務術材以誇眾眾雖企慕而反傷其命矣豈若晦道以忘已藏材以全命而免經世之患乎此所以反復言之而寓意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解為脅拄鉞治繯足以錮口鼓策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

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疏者形不正之人也形不正於外而實自正於內足可以全其命也故曰由是以終其天年然支離其形則尚能全其命況支離其德而歸功於羣材外不銜其美而內不虧其實又豈不能全命而免人間之累乎故曰又況其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

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大聖人與世推移而不凝滯於物物亦莫能傷之夫孔子之心未嘗以經世為事其所以推而行之者直隨時而已故時之可行則成其功時之可止則全其生汎然無礙而感來不自以知覺此聖人之心如此也故接輿之歌所以寓聖人之心而莊子引之以終經世之道而亦自嘆其不得於時故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福輕乎羽是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莊子之所謂禍福非世之所謂禍福也。以能全性命者謂之福忘性命者謂之禍。全性命者其道微故曰福輕乎羽然以至微之道而不能自舉而行之故曰莫之知載也。忘性命者其理著故曰禍重乎地然以至著之理而不能自知而避之故曰莫之避也。此莊子所以嘆人間之人不能盡知全之道也。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此所謂小有材而不能自全而已矣。工文所謂此材之患是也。豈知聖人以不材爲神而無用爲妙乎。知其不材明其無用則經世之道極盡矣。此莊子所以終之於此言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三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四

宋王元澤傳

德充符篇

夫處人間經世變免於憂患之累者是能全其性命也。性命全則自得自得則德之所以充也。德充於內而無待於外則不求合於物而物自來合此莊子所以作德充符之篇而次於人間世也。

魯有兀者王貽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貽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能內全其神而外忘其形。泯然喪智而與化爲一。此王貽雖兀而猶全人也。夫能忘形喪智與化爲一則其所感者廣而所化者多。宜乎從之者與仲尼之弟子相敵也。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常者習其庸常。若者物之少雅以其庸常少雅而不足以知聖人。故曰常季此莊子制名而寓意也。然德之所以充實則美大具矣。美大具而從之者衆所謂大而化之矣。此仲尼所以稱之爲聖人也。夫聖人非聖人不能以明之。此莊子所以託問於仲尼。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天下之事莫過於生死而死者物之所變也。惟聖人了於不生不死而未嘗與變俱變也。故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夫了於不生不死則寂然忘形而與化爲一。雖穹壤傾側而豈有遺喪故曰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此言窮理之妙也。至于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所謂盡性之奧也。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所謂至於命也。王

駘之形雖不全而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德之所以充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物我殊形此所以異也物我同根此所以同也救於異而視之則形質所以不同知其同而視之則根本所以不異王駘能忘支體之不完而達性命之本內全其真而外合萬物以爲一非德之所充則孰能至於此故曰自其異者而視之肝膽楚越也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上也

以耳而聽則聞其所聞而不及其所不聞

以目而視則見其所見而不及其所不見此救於任智之累也惟聖人內充懿德而外出聰明所聽不以耳而所視不以目雖事物之紛擾而不比吾之所聞見惡有拘累於視聽歟故汎然遊心於自得之場而

和之所以不出也故曰夫若然者且不知

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夫德之充者與化一體天下見其化而忘其形知其得而遺其喪王駘雖元而天下忘其所以元也然非不見其元也以其德之所充者

大而形之不全者小是以悅其大如覩金玉而忘其小如遺土壤也故曰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其足猶遺土也

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夫聖人之所以悅萬物者以大化也萬物之就聖人者以其德也常季不知其然而以王駘任智得心而物就之是德度於聖人也

仲尼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水流則莫辨於鬚髮水止則可鑒於天地德忘則物所以不從德充則物所以來合此理勢之必然也故人之所鑒者必鑒於止水而物之所合者必合於德故物之所景於王駘者由止水之所以蒙鑒也故

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

天下之性生而未嘗不靜靜則正正則定正定之性天下所同惟妄情所役外物所擾正之所以不正而定之所以不定也然

不正不定者以其內無所主也故內無則不止不止則不能止其所止也惟聖內以德爲主而外忘物所役故惟根所正定而止也以其所止而止天下衆人動則動之所以自止也故曰唯止能止

衆止此莊子傷時性之流放而所以寓意仲尼之言也

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卒能止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確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而猶若曰定

木受命於地人受命於天地非私於松栢而使之獨青天非私於舜而使之獨正蓋松栢不變其至堅而大舜必守其正性故曰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

於天唯舜獨也正。夫天下之人不知舜能守其正而皆稱爲聖人，豈自悟其幸生而正而自喪其正，唯能知其本正而守之，亦可正於衆人矣。奚獨聖人歟？故曰：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夫聖人體道而無對於天下，故天地雖大而歸於統任萬物，雖衆而由之。莊藏生死，不慮而形骸如寄，視聽不用而耳目存象。務知德之所充，而能以不生爲生，以不生爲生，則適去在我，此人之所以最之也。豈以物而爲累乎？故曰：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此王駘所爲如此而莊子言之於篇首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申徒者教民之官也。嘉者善之至也。此莊子製名而寓意然。申徒嘉者，賢人也。故次於王駘而言之。嘉雖外兀而德內充，德雖充而人未最此，所以未免於師也。故曰：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夫伯者長也，昏者晦也。無人者無我也。爲物之長能晦而無我，所以得賢人師之也。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夫至人忘己而外與物同，物雖不完而不能浼己。是以下惠同物而袒楊裸裎者皆不能浼之。蓋知內同其命而外可忘形矣。子產鄭國之賢也，不知申徒之德充而止惡形骸之不全，欲其行止與之不同也。此所以異於下惠矣。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聖人之與賢人，庶僚之與庶民，其所異者分而其所同者命。達者觀之，則均爲人爾。

均爲人，則安可獨異乎？此子產自矜執政而適取申徒之所鄙也。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夫顏回之從孔子也，始焉克己而終焉未始有回。故黜聰明，墮支體，而未嘗貳過而已矣。子產之從伯昏無人，也不能克己而欲爲於物先，又惡德充之人而致其過，亦所以異於顏回也。

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憐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孟子曰羿教人射必志于殺學者亦必志於殺穀者弓矢所及之地也天之生人也皆不出榮辱利害貴賤生死之墜其所以或榮或利或貴或生者由其發而中也其所以或辱或害或賤或死者由其發而不中也中與不中皆命也豈能越其自然之理歟惟聖人無我而無心於萬物故榮辱不能累利害不能加貴賤不能役了於不生不死而獨處於自得之場所謂至於命而已中與不中吾何預焉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穽

恥形體之不全者常人也愧盛德之不充者聖賢也申徒嘉內務其金而外忘形子產不取其德之充而惡其形不完此所以太過而已矣故曰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

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

叔者歟於伯仲也山者有形之最大也此亦莊子製名而寓意也以其次於申徒為第三故曰叔而已以其亦有德之大故曰

山而已然而必曰見於仲尼者以非聖人不足知賢人也

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

○天地無心於萬物其覆載所以不私也聖

人無心於萬物其來者所以不拒也夫天地豈以物形之不具而不覆載聖人豈貴

人體之不宗而不與合故曰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然仲尼非果

責其不謹也此莊子寓言盡道之妙而學者宜取其意也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

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實實以學子為彼且斲以詭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夫聖人內守其正性而外循其常德汎然無心而物不能累故生死不可皆不介

憂於曾中豈有意而一之歟使聖人有意而一生死與可不可則是不忘其所當忘而忘其所不忘也如此則去常德適天刑

○惡為聖人而已矣夫常德不可去天刑不可追惟聖人能全而不能忘故曰天刑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也大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

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

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

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況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

哀駘宅者醜惡之名也以其德充而形惡故製其醜惡之名矣夫形骸者委氣之所聚至人視之如旅寄而未嘗以好惡爲辨也惟務全其所當全充其所當充則形雖惡而物自以爲最此哀駘宅能使人之心願從而魯哀亦授之以國也

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滕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啍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

有異乎人也是以問於仲尼焉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夫德之充者非求合於物而物自來合物之所以來合者非愛其形而愛其德也故曰愛使其形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資則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宅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富貴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殆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

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語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至人之所以爲至人者以其才全也才者性命之妙理惟至人能以不全而全之全之然後盡之也全盡於性命之理則死生存亡窮達富貴之變了然不以汨于中陰陽之更運宵晝之迷還冥然不務度其始事變不足滑其和憂喜不足動其神豫然悅懌而日夜忘變之至故與物應對而復感而遂通所謂才全而已矣故曰是之謂才全才全者性命之理不虧也性命之理既不虧則德之所以充也德之充者非有意於充如停水非有意於平也故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夫德之充者物自以爲最而水之平者人取以爲法故曰其可以爲法也然德之充者內有其所守而外無其所放寂然無迹而物所以歸嚮故曰內保之而外不蕩又曰德不形者物不離也此至妙之理而非聖人不能以知之雖知不能

以言之故魯哀得聞而不敢臣於聖人也  
故曰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闕跖支離無脰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甕菴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  
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  
忘

闕跖者言其忘行支離者言其忘形無脰  
者言其忘智故忘行則所以無迹忘形則  
所以忘我忘智則所以無知無迹則泯然  
絕世無我則渾然同物無知則泊然無爲  
故德之所以充也此莊子製名而寓意夫  
斯人也其形如此而其德有所長故說衛  
靈公則靈公悅之而忘其形說齊桓公則  
桓公亦悅而忘其形斯人也非有異於人  
也蓋能全其所當全忘其所當忘全忘之  
外雖有役性之物則不足爲其累也故曰  
甕菴大癭又曰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也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夫形者天之所委也德者我之自得也蓋  
天之所委者一氣之暫聚我之自得者萬

物不能役豈可愛一氣之暫聚而忘萬物  
不能役之妙乎惟至人內不忘其不當  
忘而外忘其所當忘故才全而所以德不  
形所謂誠忘而已矣故曰人不<sub>忘其所忘</sub>忘  
而忘其所不忘此之謂誠忘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sub>學約</sub>爲<sub>膠德</sub>爲<sub>接工</sub>  
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  
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需也天需也者天  
食也既受命於天又惡用人

故聖人有所遊者所謂乘物以遊心也乘  
物以遊心則處於無爲之境而任其自然  
之理雖知約德工皆非我有而我惡用哉  
然我之惡用於四者皆天之所付於人而  
養於人我惡可廢廢則滅天而已矣既不  
可廢又不可益益則助天而已矣滅天則  
致累助天則反害如此則天人安得而同  
歟惟聖人不廢不益矣故曰既受食於天  
又惡用人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  
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

於人也瞽乎大哉獨成其天

有人之形者所謂塊然同類也無人之情  
者所謂寂然無爲也同類所以能羣而不  
能異無爲所以無是而無非故曰有人之  
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

情故是非不得於身故形雖眇而皆視以  
爲人德已充而不虧其全矣故曰眇乎小  
哉所以屬於人也瞽乎大哉獨成其天此  
闕跖支離無脰之所長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  
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惡得謂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  
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  
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  
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  
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  
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夫情者性之害也人之生則貌出於道而  
形受於天皆正正而已矣惟情戕害其正

正而正所以不正矣。惠子不知其然而以爲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故莊子答之以不以好惡傷其身。又曰：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夫好惡生於情而害於身，有好惡則以生爲不足而欲其過度，而益也過度而

益則外役於物，役於物則用神神太用則疲，疲則有所感感而不已，則昏瞑而已矣。如此則見役於造化而不能與萬物爲一，所以惑於堅白同異也。故曰：今予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梧而瞑。天選子之形，以堅白鳴，夫聖人之所爲，守其正正而全其當，全不任智，不用神，廓然與造化同體，而以萬物爲一安，所措其情哉？此惠子不知聖人之如此也。夫莊子作德充之篇，始之以王駘，次之以申徒嘉，又次之以叔山名曰，此三人者皆德充而形不完也。故申徒不及王駘，叔山不及申徒，故第降一等而言之矣。至于哀駘閭跂支離無服者，亦皆德充而形至惡也。又第降一等而言之，與人間世之篇次序相同矣。夫不完

至惡者皆外也，外雖如此而內充其德，則物爲之最而自求合也。物自求合，則是萬物與我爲一也。又何必措情於其間哉？所以終於惠子之問，情此莊子立言盡道如是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四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五

宋 王 元 澤 傳

夫德之充者入於道，道者天下莫不由之也。雖天地之至大，萬物之至多，皆同歸而

一致矣。此莊子作大宗師之篇而所以次之於德充符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

天人皆出於道，而盡道者能知天之所爲，夫天之所爲者無爲也。人之所爲者有爲也。無爲則靜，靜則復命，有爲則動動。

則有義能知義，命之極則物之所宗師也。故曰至矣。

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

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

夫知天人之所爲者以不知知之以不知知天，則達於無爲之妙理，而命之所以至也。以不知知人，則盡於有爲之極，致而物之所以景也。命之至則其生自然，物之

景則與天為徒然而人之所為務知而不  
上則是任智而已任智則知之過甚矣故  
曰是知之盛也夫任智而過知則反傷生  
故曰雖然有患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

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天者一氣之所凝人亦一氣之所聚莊子  
達觀而知天具一人知人具一天天大  
同而無所分別矣故曰庸詎知吾所謂天  
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

人不蓬蒙不雄成不羣士若然者過而弗悔  
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  
入火不熱是知之登假於道也若此

與化為一真內而不假於物者真人也真

者言乎其性也以其性之如是其所知

則非出於人為之偽矣故曰且有真人而

後有真知真知者不知也然而人之所以

為具人者持其順以待少守其雌而若缺

不謀不致而士自來合故曰不謀不雄

成不莫士真人如此而安有於過歟且或

有過則不以得失介于心不介于心則無

心於物也無心於物則與物不迕而物亦

莫能傷之矣故曰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

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

火不熱夫如是非真人有異於人蓋以真

知而入道矣故曰是知之能登假於道

也若此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其

息深深

真人絕累而忘情其寢所以不夢也樂天

而知命其覺所以不憂也味其無味其食

所以不甘也靜復於靜其息所以深深也

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喘

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踵者身之根也喉者連於氣也根不可以

卒動氣不可以久窒真人之息以踵者蓋

能歸根而靜也眾人之息以喉者由其窒

氣之出也歸根而靜其息愈久而氣之出

其息不久愈久者由其忘於嗜慾也不能

久者由其深於嗜慾也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

入不距儵然而往儵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

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得之是之

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

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頤頤然似秋煖然

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莫知其拙

真人寓六骸象耳目安時處順而承樂不

能入故曰不知悅生不知惡死所往無不

應無入不自得故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距

儵然而往者遊於形器之外也儵然而來

者不在形器之內也入道之妙而不忘其

始與化冥合而不求其終故曰忘其始

如不求其所終自得而無憾故曰安而喜

之忘已而復命故曰忘而復之如此則縱

心之所得而不離道任物之自然而不過

益其真所以真具也故曰是之謂不以心

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夫具人之

所以如此者其真君安然而無飾也其狀

貌慨然而無動也其頤頤朴然而無飾也



不怒而威不仁而愛與四時所以合其序處萬物無有其不當孰能測其終極乎故曰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顚頽然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哀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卷四

十九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具非役人也若狝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真人者以吾喪我道從身不易內不徇外役物而不役於物適性而不適於性也若狝偕申徒狄之數子者不能喪我而又喪其真不能徇道而又徇於時故役於物而不役於物適於性而不適性此所以不能立命也故曰是役人役適人之道而不自適其適也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

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已乎濤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屬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閑也悅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緯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刑者天刑也天刑者天之命也萬物皆有命而備於我所謂以刑為體也禮者履也履得其道則不行而至所謂以禮為翼也知者知也知不疑滯則與世推移所謂以知為時也德者以自得於內則可見其所安行所謂以德為循也夫物我之託歸性也吾何像吝於其間故曰以刑為體者緯乎其殺也道無終然而我履而不息故曰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與世推移而非有心於事故曰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自得而安行雖有足者亦可行而升上故曰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

於丘也此四者真人非有意於行而人冥謂之力行也故曰真人以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真人無心其好惡所以一也真人抱一不一所以同也無心而一則任自然故曰與天為徒也抱一而同則或使然故曰與人為徒也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凡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與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卑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毀譽者世情之變聖人雖為之應而心寔無有若夫遺世情而特以兼忘為是者此莊子之所非而世之愚儒反以非莊子也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真人無佚老息死此特為載形勞生言耳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六

惡五

宋王元澤傳

大宗師篇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五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遷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遷是恒物之大情也

夫物之不遷是物之所以常性也物之必往是物之所以常變也性不可易變不可留此莊子所以有藏舟藏山之言也已夫

舟者取其汎然無定也山者取其確然不動也壑所以取其澤澤所以取其大舟無定而藏之於深山不動而藏之於大況其物不止而止之物不固而固之也物雖止固而豈免造化之變移乎所謂有力者負

之而走也夫造化冥運故言夜半造化難察故言昧者此莊子歎世人之不智矣惟真人與化同體與物為一生死榮謝付之自然藏妙用於無迹運至道之常存故曰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得所遷是恒物之

大情也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

生者未必不死死者未必不生終始往復而無有極盡故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不生而生生此樂之所以無極也故曰其樂可勝計邪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避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

夫萬物有始者必有終有成者必有毀斯皆見役於造化而無所逃其迹狀也惟聖人入道以無我乘物以遊心陰陽不能移造化不能役未嘗有所不存矣故曰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避而皆存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天職生覆地職形載生覆者未必能形載而形載者未必能生成此萬物未為全歸也惟聖人成天地之功合萬物以為一此物之所以係而化之所以待宜乎獨為於宗師也故曰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

所待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雖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崐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有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夫道天下之至妙而無體無迹無乎不在也萬物莫不由之而似有情萬物由之而生而似有信寂然默運故無爲窮然真空故無形可以神會而難以情求故曰可傳而不可受可以心得而難以理察故曰可得而不可見混成先天地而生故曰自本

自根本有天地且絳萬世而綿綿常存故曰自古以固存然則道之如此而其妙所以無方也故鬼得之而靈帝得之而神天地由之而生而非因天地而有其高不可度而其深不可測無新成無衰弊而稀韋

至傳說得其體用而以爲天下正其名所以繫列而長存也故曰比於列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不挈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撓寧撓寧也者撓而後

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聃聃許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夫道者聖人之體也才者聖人之用也有體而無用未得爲之充有用而無體未得爲之至故有體有用則得道之全真而無我也無我則無生故曰守之九日而外生無生則夜氣所以存故曰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夜氣存則見其所不見故曰朝徹而後能見獨見其所不見則萬世一視故曰見獨而後能無古今如此則了於不死不死也故曰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生不死夫道全若是則物於物而不物物其死所以不死矣生於物而其生所以不生矣故曰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物無不恃而不見其迹故曰無不將也物無不逆而不見其首故曰無不迎也物由之而彫謝故曰無不毀也物得之而生成故曰無不

成也物係之而後安故曰其名爲攬寧係之然後著故曰攬寧也者攬而後成也此入道之次序非真人不能與於此然自南伯子葵至於疑始之數子皆莊子製名而寓意也

子祀子輿子來西人相與語曰孰能以

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順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跼蹐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夫至人者了於真空之妙趣達於無爲之真理萬物不可役其志造化不可拘其體以吾喪我而形骸豈足爲累乎若子祀子輿子來之四人了於真空達於無爲不知生死存亡之變而四人入道而爲友所謂至人而已矣雖然形之曲僂跼蹐而

不足爲累也

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鵲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車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以臂爲雞彈以尻爲輪以神爲馬此言萬物皆備於我身我能了之則足以乘而遊於形骸之外而出入於生死之域豈止息而更駕乎所以與造化冥運也故曰豈更駕哉

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恒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矣以汝爲將矣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

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得者時也所謂脩然而來是也失者順也所謂儻然而往是也來則不可禦往則不可止安於來而順於往憂喜豈能役我乎

蓋心無所係而已矣故曰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雖然心無所係而真空矣一有妄想則萬態交至而相惑故曰而不自解者物有以結之夫心者人之天而物者人之累我能固心絕累

則萬物豈能爲敵乎故曰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此至人忘已如此也

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鏤鉞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壚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夫有意於爲人則未必爲於人而適取化工之所惡由金有意爲鏤鉞而大冶所以惡之矣此不任其自然也惟至人與化同

體任其自然合萬物以爲一而本嘗分彼我之異所適而無不可也故曰今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故成然寐者所謂暫往也遽然覺者所謂暫來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相與於無相與者所謂合天人而不以人助天也相爲於無相爲者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也登天遊霧者所謂乘虛御氣也撓無極者所謂遍法界也此皆無我而能然既無我則外生外生則不可知其極盡矣故曰相忘以生無所終窮斯三人可謂通達而無礙也

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及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常人以死爲喪真故悲哀而已矣至人以死爲反真故無悲哀而已矣無悲哀則編曲鼓琴不足以怪也子貢何必問之歟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

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禮者忠信之薄而凡常之桎梏也常人拘執而務相爲誇尚故得其薄而不得其厚知其外而不知其意至人達觀而屈伸動靜處其厚語默言笑知其意豈務屑屑而拘執歟此子貢責孟子反子琴張之禮而宜乎二人反笑其不知禮意也故曰是惡知禮意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遊方之外者所謂不入於形器也遊方之內者所謂入於形器也及仲尼之道至大而亦不可以形器拘流則行不以已而其言使中人之可行此所以有遊方內之言也遊方之內則比於拔俗潔身絕世無拘

之人則爲陋矣故曰丘則陋矣

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托於同體亡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

夫至人者與造化同功而冥運於天地之間以生爲外物以死爲復其生不求其始而死不知其終異物非我之所異而我非異物之所殊曠然兩忘而俱非我有內寓六骸而外象耳目周流無極而莫窮本始超然遊六虛之外而寂然處真空之內豈務拘執於禮法而駭凡常之聞見乎故曰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然而至人之如此者達乎性命之理而非有所依著也子貢不知而復問其何方之依宜乎仲尼答之以丘天之戮

民吾與汝共之也夫所謂天之戮民者安天之命而以禮自拘也夫安天之命則至命也以禮自拘則盡性也此仲尼之所以聖者歟

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道無不在而無有所拘儻適其理則生可自定由魚之在池則亦可以生何必泳海而方生也故曰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然水者魚之所適也道者人之所依也魚適於水而能忘水則其性所以生存也人依於道而忘於道則其生所以生存也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子貢曰敢問時人曰時人者時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聖人無我而與物齊諸安俟獨侔於天也方外之士介然拔俗而與物不耦所以獨

侔於天也獨侔於天則是人之君子矣若子桑戶孟子及子琴張者所謂人之君子歟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至人忘生死之極達聚散之常生不為之樂而死不為之悲故孟孫才之母死其哭無涕其心不感其居喪不哀者盡於反真之理而不感不哀此所以得名於魯國也顏回徒見其外而未得其內故曰回一怪之仲尼能得其內而又見其外故曰盡之矣進於知者夫能盡反真之理矣蓋能取

於道也故曰已有所簡矣能取於道則魄然無已而吾非我有其生死先後化與不化不知其所然與之俱往俱來此孟孫氏能於夢寐之中而自覺仲尼所以稱已與顏回不及矣故曰吾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有駭形者所謂人哭亦哭也無損心者所謂不感不哀也有旦宅者所謂以形為旅寄也無死情者所謂不徇適去也如此則物非我異身非我有故曰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夢為鳥者必飛夢為魚者必潛此理勢之自然也故曰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夫夢之與覺生之與死混然一致而皆為真空何足哀樂於其間也故

曰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造適者非勉力而真爲也獻笑者非樂然  
後笑也笑者至也排者去也非真爲則出  
於強故不及至而止矣故曰造適不及笑

非樂笑則亦出於強故不及去而自止矣  
故曰獻笑不及排孟孫才之哭泣何異造  
適獻笑乎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生人者安於暫往忘於已化適於高遠俾

於上天明于一致故曰安排而化去乃入  
於寥天一夫生死之變至大矣而達者了

之而不以爲大當其生則爲時當其去則  
能順窈然無意於其間也然子反琴之歌

曲與莊子鼓盆之意同孟孫才之哭泣與  
秦失三號之意同此皆至人之所爲非聖

人不能知之矣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  
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

曰而奚求爲輟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川

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  
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

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  
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

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  
皆在鑪捶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

我黜而補我剝使我棄成以隨先生邪許由  
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

師乎鑿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  
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

不爲巧此所遊已  
意而子者無意也許由者無爲也以無意

而對無爲其於道也爲得矣此莊子所以  
託言二子之答問矣夫仁義者道之迹是

非者智之端渾而內冥則皆不出於道散  
而外著則未能免其累意而子言堯使其

服仁義言是非者所謂散道而外著也焉  
能免累而止止歟此許由所以有黜剝之

言而又曰汝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然意而子雖云無意而由有心焉是以未

樂盡道之妙壺而止願遊其藩傍也故曰  
願遊於其藩遊於其藩者則有時而止此

許由所以引其師而復諭之也夫鑿萬物  
而不爲義澤萬世而不爲仁者其道渾而

爲一也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者其出歸於  
無極也覆載天地彫刻衆形而不爲巧者

化而不滯爲之迹也此皆無心之所致  
無心者棄物以遊心而無所不至也故曰

此所遊已許由之師可謂大宗師莊子所  
以託言於終也故意而子無莊據梁者皆

莊子製名而寓意  
頽回曰曰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曰忘仁義

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曰忘益矣曰何  
謂也曰曰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

見曰曰忘矣曰何謂也曰曰忘坐忘矣仲尼  
然曰何謂坐忘頽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

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  
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

也  
仲尼者無我也頽回者克己也以克己而

師無我則其進所以終至於無我此莊子所以言顏回始忘仁義次忘禮樂而終至於坐忘坐忘者無我而無所不忘而前所謂未始有回是也夫無我者天地萬物之所宗師也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于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毋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令也夫

至人者一委於命而無累於物故富貴貧賤生死之變竊然盡忘而不介於胷中此子桑貧而以言其命也故曰命也夫夫莊子作大宗師之篇而始言其知天次言其知人而終言其委命者蓋明能知天則所謂窮理也能知人則所謂盡性也能委命則所謂至命也窮理盡性而至於命此所

以為大宗師也故終之以命焉此莊子之為書篇之始終皆有次序也學者宜求其意焉

應帝王篇

天出德而入道入道而盡妙此物之所以同歸而宗師也物之所同歸則應可以為帝王此莊子作應帝王之篇而次於大宗師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

帝王之道在於無為無為則無迹無迹則不可言此王倪所以不答齧缺之問也夫齧缺者道不全之稱也王倪者王道之本也以其知道之不全而不得不問以其得道之端本而言不知不知者深知也然齧缺遽悟王倪不知之意而爵躍大喜而退以告蒲衣子蒲衣子遂與言其無為之妙也夫無為者道之真而莊子故於篇首而言之

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泰氏虞氏均為無為然虞氏不及泰氏者

非道之所以不同以其時變之異耳夫泰氏之世任其自然萬物齊譴而無彼我異同之辯故曰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不知而所以交孚自得而所以內直故曰其知情信其德甚真好惡俱泯而出於是非之域故曰而未始入於非人夫如此者時之然也虞氏之世治有使然物我殊殊而有彼我異同之辯非仁不足以齊之故曰其由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得於人者好惡所以形而入於是

非之域故曰而未始出於非人夫如此者亦時之然也故以道觀之則焉有不及以時言之則小有不同蒲衣子欲極言無為之妙而所以以虞氏不及泰氏也

有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與曰是欺德也仕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乎

肩吾接與所稱之忘已解於逍遙篇日中始者此亦莊子製名寓意也經常也常者久也久於其道則入下化成故曰以已出經式用也用者庸也寓諸庸而無不當故曰式義度人如此則本未兼全而內外俱治矣夫帝王之道無爲爲本而有爲爲末無爲有爲均是至妙任之各以時也接與知本而不知末知無而不知有所以有聖人治外乎之言也又引鳥鼠二蟲而明於無爲夫鳥之飛鼠之穴者此自然也有矰弋重鑿之害而然後其飛高至于天而其穴必在神丘之下此使然也自然者無爲而使然者有爲有爲亦不出於飛穴之外

也接與自言於本末而不識本末矣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

天根者老子所謂是爲天地根是也無名者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也爲天地根又爲天地始此道之所以至妙也莊子製二子之名而取其意夫無名必至於有名有名萬物之母也故曰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乘莽眇之鳥者言其輕舉而不更駕也出六極之外者言不入於形器也遊無何有之鄉者言人真空之真也處曠垠之野者言居無盡之外也此則無爲無心而天下自治矣故曰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此所以足爲帝王矣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見

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微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獵狙之便執矰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夫接與者止知無爲也天根者止知有爲也知無爲者不得不論以有爲故肩吾答接與以出已式義之言也知有爲者不得不論之以無爲此無名復答天根以遊心合氣之言也夫遊心者汎然自得而復於至靜也故曰遊心於淡合氣者其息深深而歸於至虛也故曰合氣於漠虛靜無爲而又能與物不逆而不背公此天下之所以自治也故曰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陽子居者亦莊子製名寓意也問明王之

道者是問帝王之道也夫明王之所為功及天下而身不居瞻足萬物而下不知處乎至妙而任乎無為此所以為明王之道也豈以跡明不勸而為之歟此陽子居未為知道之本末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罔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反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過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歸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

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師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已壺子曰歸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饜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離瑋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夫倅於天地同於造化者帝王之道也帝

王之道出於無為之際而運於心術之間其妙所以入無方之神而其微所以出至虛之域冥諸內以忘其外潛其神以養其形千變萬化而不可測矣若壺子之所變本于無為而入於無方虛靜杳寂而忘外

喪形此神巫之不能相也夫鄭巫者所謂人知其神而不神也壺子者所謂人不知其神而入神也夫莊子言帝王之道而所以言及於神者以帝王之道入神則方盡於妙也故引壺子之事而明之言其如此則方可為帝王也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無為名尸者任其自然而名正也無為謀府者寂然不動而無思也無為事任者汎然無係而不役於物也無為智王者藏其天真而不用機心也體盡無窮者不求其終也而遊無朕者不顯其迹也盡其所受乎天者至命也而無見得者無得而無喪也亦虛而已者道至此而極於真空也夫至虛而極於真空者物來則應事至則辨所以勝物而物莫能傷矣故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

不傷夫帝王之道極妙之如此故於終篇而言之也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

竅七日而渾沌死

夫無乎不在無有不至體之而不見其體用之而不見其用天下萬物由之而不能知之者道也道無方也無體也無為也無名也有方則有體有為則有名名立則道之所以不全此莊子所以有南北中央帝之言也夫南北言其方也帝者況其體也相遇喻其為也儵忽渾沌言其名也此寓言道散而不全也道既散而渾合者亦不復完故曰七日而渾沌死夫渾沌者言其道合而一致得其妙者足以逍遙足以齊物足以養生足以經世足以死德足以為宗師而冥然無方無體也至于足以為帝王則是道之所以散而有為有名也有為

有名則道豈復合而渾歟此所以終言渾沌之死也七日者七篇之數也此莊子盡道於內篇之七也夫內篇者皆性與天道聖人之事而非淺見得以知之矣然終之於帝王篇者以帝者聖之餘而王則外而已矣是以終之焉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六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七

宋 王 元 澤 傳

惡美

天道篇

夫天下之世俗外效曾史楊墨之所為而內失其自然之正性正性失則不能無為而安靜矣莊子因而作天道篇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無為為之謂之天審諦不妄之謂帝大而化之之謂聖天與帝聖皆出於道而所以通達矣故天道無為而行健萬物所以資始也故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自然而彌綸民心所以悅懷也故曰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者知天也通於聖者入聖也知天則達於無為入聖則任於自然如此則了於帝王之德而其所為寂然而物莫足美故曰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無為也

無不靜矣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

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其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聖人非有意於靜以其歸根而靜也歸根而靜則靜之至故曰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夫靜之至則嗜慾忘而天機深外物安足以動矣故曰萬物無足以鏡其心者故靜

也然而聖人之至靜愈於水之所靜也水

靜則明見於毫末其平則大匠取法焉聖人之心靜則精神完復而洞徹雖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可逃吾照知也故曰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

鏡也虛者所謂曠兮若谷也靜者所謂其息深深也恬淡者所謂希夷也寂寞者所謂晦默也無爲者所謂自然也此皆真空妙有之至也雖天地道德不出於此數者矣帝聖所以處之而息焉故曰夫虛靜恬

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夫帝聖既處此數者而休心王休則虛虛則靜靜則無爲無爲則自得矣然而虛則未嘗不實實則極天下之理也故曰虛則實實者倫矣靜則亦未嘗不

動動則無一事之失也故曰靜則動動則得矣無爲則亦未嘗不爲爲則無有不當也故曰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任事者責矣則自得自得則悲哀不能入而形未嘗衰也故曰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

處年壽長矣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

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靜則歸根而晦然寂然所以自得也故曰靜則與陰同化動則愈出而明白汎然所以無礙也故曰動則與陽同波此天樂之至也夫天樂者孔孟之所謂樂天也樂天則萬物不足以憂之而樂之至也故曰天樂也  
天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

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生

付物自然則足萬物而不絕故曰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俾物使然則萬物相役而力不贍故曰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非帝王之道也

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不得不無爲人不得不有爲無爲所以無心於天下而天下歸於役使也有爲所以有心於天下而天下從而役使也歸其役使者常逸從而役使者常勞此萬世不變之道也故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

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主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臨哀經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莊子之作此篇首言天帝聖人之道而次言虛靜恬淡之妙次又言天帝王之德所以極明無爲之妙理也夫無爲者必至於有爲有爲則有迹而已矣故繼言其兵軍賞罰禮樂喪哀之五事所以極言有爲之迹也然而又慮復之治天下者以治天下之道不出於此五者而用之以失其真性遂稱五事爲德教禮樂喪哀之末也夫有末者必有本本則無爲之理也理不出性命之際而知其理而順之則五者自行

而已矣故曰此五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夫莊子之此篇深明自然之道所謂知於天而已至此而言君臣父子兄弟少長男女夫婦尊卑先後之序亦所謂知於人而已荀子言莊子殺於天而不知人周豈爲不知於人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

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刑有名刑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刑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刑名當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刑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稱號之

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疎各有其號矣因親疎貴賤而任之以其所宜爲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爲矣放而不察乎則又既天地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故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此九變者古之人孰不從之矣至後世則不然仰而曰彼蒼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是豈能知我何哉吾爲吾之所爲而已安取彼於見遠棄道德離仁義略分守慢刑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吾之是非而加人以其賞罰於是乎天下始大亂而寡弱者號無告聖人不作諸子者俟其間而出於偏見言道德者至於杳冥而不可考而原一世之有爲者爲不足以言刑名者守

物誦數罷苦以至於老而疑道德彼皆忘其智爲之不瞻也而魁然自以爲聖人者此矣悲夫故曰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語道而非序安取其言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莫爲哉天地而已矣

夫堯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哀婦人此雖爲惠而以心惠物也夫以心惠物則仁於一物而所惠不廣矣故舜曰而未大也豈若無心惠物乎故無心惠物則所惠者大而物安乎故舜又曰天德而出寧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

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見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

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厲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顙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覲於秦凡以爲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夫道無乎不在也雖天地之大由之而生蜩鷗之小由之而成故在於大則亦未嘗不小在於小亦未嘗不大當在其大也則不可知其極故曰於大不終當在其小則不見不足故曰於小不遺大不知其極小不見其不足萬物之用無不備也故曰萬物廣備然萬物之既備而無不涵容也故曰廣乎其無不容也容於萬物而其深無涯也故曰淵乎其不可測也道之如此而非至人孰能體用矣故至人之體道天下雖廣而不以累心也故曰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權謀用而不與之偕也故曰天下奮揃而不與之偕明物儻來而不爲之役也故曰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辨是與非而不失性也故曰極物之真能守其本至人如此而天地不足拘萬物不足累性命安全而汎然逍遙故曰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遠乎無爲明乎自得抑乎仁義外乎禮樂真君淵靜而不動也故曰退道德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

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夫道視之不見也。聽之不聞也。搏之不得也。不可以智度。不可以情求。妙而至妙。神而至神。惟聖人心得而知之矣。聖人心得而知之也。以道神妙深微而廣。後世不能知之矣。故載道之粗於其書。書所以爲道。

之粗迹也。桓公不能心得於至道。徒讀聖人之粗迹。宜乎輪扁之所以譏也。然輪扁雖譏於桓公。至于已之所輪。而其術雖爲得於心。亦未爲無失而已矣。夫破百年之木而操之以爲輪。是使木失真性也。安若不斷於輪乎。二者均爲有爲之累。故莊子言於此篇終。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七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八

宋王元澤傳

天運篇

夫無爲者天之妙道也。天道之止於無爲。則其道所以不爲神。惟能無爲而爲之。然

後道妙而神矣。此莊子因作天運篇。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孰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械。絀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夫日月雲雨風氣皆天之用也。天有其用而不用。以爲用。則其用所以不息也。惟聖人法而用之。以宥於天下。故功所以不虧。而道所以曲全。幽遠無不照。知而民心推戴而存真也。故曰。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



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帶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至仁者未及於大仁正於不親而已矣故曰至仁不親不親則親之視我豈有乎故曰使親忘我易親之忘我則我止曰無心於親矣豈為無心於天下乎故兼忘天下難天下者度外之一物耳我豈視之為有而累心之亦可忘之而已矣故曰兼忘天下易然天下雖為度外之一物而萬物待我而瞻足矣故曰使天下兼忘我難此至

仁未為兼忘也惟大仁任其自然而付之自為所以兼忘而已矣兼忘則入於真空矣

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夫萬物皆備於我而我能全之而不虧則至貴至富至願所以并之焉其道安有加損矣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然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儼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綸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執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吾又

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縟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急吾入奏之以無急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沌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無窮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五又次之以急急故適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夫天下至妙之道當其渾也天人陰陽萬物絨悉無在焉及其散也天地設位陰陽殊氣物自爲物無不由之矣是以黃帝得之而所以全天樂故莊子所以寓言黃帝之張咸池也夫咸池者道渾之喻也秦之者道散之謂也道渾則所以有其體道散則所以有其用則所以有爲而有爲而羣生遂則其樂豈有其聲歟宜乎茲氏爲之頌而言其聽之而不聞視之而不見也故視之而不見者言其無體也聽之而不聞者言其無聲也此明有爲卒至於無爲也夫無爲則復命而反真故終曰愚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

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前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園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粝之食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援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懷觀古今之異猶援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孥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

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手吾聞于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遺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親而多責古之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芣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

大變無所遷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莊子之作篇中言黃帝之張樂次言孔子之西遊是皆有爲之事也故孔子西遊而師金以其道而比芻狗不及黃帝之事而已故降一等而言之也然師金止知孔子之道如無用之芻狗而不知無用乃有用之妙也夫黃帝之事然爲有爲而是皆有爲之至也故有爲之至則卒入於無爲故繼言孔子問道於老聃也夫道集於虛而虛者足容於道也虛則一而行無不通也故不虛則不集故曰內無主而不止不一則不通故曰外無正而不行夫集於內者必行於外所謂由中而出也由中出者豈爲自外而受歟此聖人之所以固守也故曰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夫行於外者因集於內所謂由外而入也由外入者豈爲不虛而集歟此聖人之所以必行也故曰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此老聃言入道致用之終始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虻臂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憤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員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鶴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言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居堂而應微曰一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

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爭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慳於鷹鷂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精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莞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有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九

宋王元澤傳

刻意篇

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鴉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鵒魚傳沫細要者

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有為者必有迹故莊子至此而寓言老聃謂孔子治人而以陳迹也然六經載道之

書書者為道之粗由粗可以至於精精則無所為而已此所以終孔子不與化為人之言也夫不與化為人者付之自化也付之自化則無所為是以言之於篇終也故曰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之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八

夫虛靜寂寞之道廢則矯削僻異之行所以興此世俗之忘於無為而滅天矣此莊

子因而作刻意篇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擅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蕞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夫山谷平世之士疆國避世養形之人皆為有我而已矣夫有我則有心有心則未免於所惑是以各蔽於一曲也故樂於山藪者往而不能返仕於朝廷者入而不能出恬於教誨者屈而不能伸耽於養形者存而不能忘是非真性之然也是矯削其意而使然也豈與聖人相同乎聖人則無我而已矣夫無我則無心無心則無所惑是以忘形而通達於萬事也故登假於至道而乃入於寥天一豈為刻意而高歟豈物澤世而非由於外錄豈為行仁義而脩歟魏巍蕩蕩而在宥於天下豈為立功名而治歟淵靜晦默而逍遙於自得之場豈為處江湖而間歟氣素真全而形未嘗衰豈為務導引而壽歟存而不存也無而不無也莫知其終而至道自集皆無為之至妙而惟聖人所以得之矣故曰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故曰夫恬憺寂寞虛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憺矣平易恬憺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憺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哀樂之過好惡者德之失

平易者所謂無滯礙也恬憺者所謂無思慮也憂患不能入者所謂哀樂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者所謂喜怒哀樂不能感也如此則自得而神王矣故曰其德全而神不虧神不虧則以生死爲往來之暫矣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夫死生至大而以之爲往來則禍福之微豈能累哉乎故曰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者所

謂德充而符合也迫而後動者所謂事至而應也不得已而後起者所謂不預謀也不以智行已不以故滅命守於自然之真理也故曰去知與故循天之理無天災者與天合德而天不災也無物累者與物齊諧而物莫役也無人非者出於非人之域而明不散也無鬼責者與鬼神同其吉凶而無不佑也此數者非聖人孰能與此矣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真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夫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也聖人之心喜懼不入而自得故曰心不憂

樂德之至也守一有常而物莫足撓故曰一而不變靜之至也正錯無累而曠兮善應故曰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外能役物而洞然清徹故曰不與物交淡之至也同乎大順而極於純粹故曰無所於逆粹之至也聖人之心若是也夫聖人之心精神之宅也惟聖人能養其神而不輕用如韜藏利器而不敢妄用也故曰夫有干越之劍者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故聖人實養精神之如此其通達無所不至而其

奧妙與天地同流造化萬物而視之不可見成於天而已矣故曰精神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利者所以和義者也衆人重之而已矣故曰衆人重利名者所以爲實之實也廉士重之而已矣故曰廉士重名志者心之所之於遠大也賢士尚之而已矣故曰賢士

尚志精者純粹不雜之道也聖人貴之而已矣故曰聖人貴精故利不及於名名不及於志志不及於精此所以言之有序也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純有不雜也素者質朴也素則至于純純則至于粹粹則至于精精則至于神而已矣故曰純素之道惟神是守能守而自得與神無二矣故曰守而勿失與神為一者道之妙本而歸於自然無為矣故曰一之精通合于天倫此言入神之序也

繕性篇

夫矯削僻異之行非出於人之天真而生於世俗之偽心偽心用則正性所以失正性失而不悟其自失復欲以偽而完治矣

此莊子因而作繕性篇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夫天之付人之性也本於靜而已矣靜則明明則無所不通世俗受天之性也以靜

而必動而靜不謂之善明而不顯則明不足耀眾是以外逐異學而求善其靜內務思慮而增益其明異學雖得而其靜反動思慮愈精而其明愈晦以其反動而治性以復其靜以其愈晦而役思以復其明此非該偏之士矣故曰謂之蒙蔽之民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也

恬者靜也智者動也靜出於恬則所謂善

於靜動出智則所謂善於動動必復於靜靜必至于動以恬而靜則萬物莫足鏡以智而動則萬物莫足止此聖人善於動靜而不逆其理如出於性而已故曰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德者得也自得則和不欲出也故曰德和也道者道也可道則必有其理故曰道理也自得而能容則兼愛矣故曰德無不容仁也可道而順理則必當矣故曰道無不理義也義當則得中而物附矣故曰義明

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者所謂樂由中出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者所謂禮自外作也禮樂者道德之緒餘聖人不專用而治天下也故曰禮樂偏行而天下亂矣此莊子不貴禮樂之言也

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大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遠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與治化之流淒淒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意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

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  
後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  
何由興乎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  
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  
其德隱矣

夫燧人伏羲可謂朴素之時也莊子以爲  
不及於混茫之初而謂其遠德下衰也神  
農黃帝可謂至平之世也莊子以爲不及  
於羲燧之時而亦謂德又下衰也唐虞之  
際可謂至治之朝也莊子以爲不及神黃

之世而亦謂德又下衰也故燧人羲農黃  
帝唐虞莊子皆不取之而所取者古之混  
茫之初也夫混茫之中人守其真性事任  
其自然豈知有仁義禮樂之端高世出衆  
之行而刻意繕性而效之歟此莊子之所  
取而言之以疾世俗也與前篇論至德之  
世泰初無有之意同

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  
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  
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

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  
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夫士隱於山林也非欲自匿其身也非欲  
自閉其言也非欲自藏其智也出於不得  
已而已故曰時命大謬也是以當盛行而  
不加益所以抱一而恬寂也故曰當時命  
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當窮居而不加  
損所以深根而同帶也故曰不當時命而  
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如此則能  
全於形也故曰此存身之道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  
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  
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  
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  
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  
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  
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  
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  
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  
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

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樂全者所謂樂天知命而性不虧也夫樂

天者所以知天知命者所以至命知天則  
任其自然至命則物不能役如此則正性  
所以全也正性全則自得自得則志無不  
得矣故曰樂全之謂得志得志者死生憂  
患富貴窮達皆不累於心而況軒冕之微  
乎故曰非軒冕之謂也

### 秋水篇

夫天下之世俗治性不以聖人之正道而  
徒逐諸子之俗學俗學雖汗漫汎濫亦可  
觀安知無於根源矣此莊子因而作秋水  
篇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  
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  
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  
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  
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  
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  
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觀子之難

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非蠢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溪，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夫聖人之道，渾合而一致，其深不可測，而其廣不可窮，用之所以不竭，而積之所以不盈。其餘潤可以濟天下，其未流可用為國家。無有不容，無有不至。此聖人之道也。及夫道散而不能興，世衰而不能興，道諸子汎起而浩然流蕩。此莊子所以有河伯欣然之言也。夫河伯欣然者，所以況諸子喜其道之得行也。諸子雖喜其道之盛行，安知有聖人之道在焉？此莊子所以有

河伯東行而至於北海之言也。然而聖人之道，天下莫不宗也。萬物莫不由也。沖而未嘗盈，用而未嘗知。自古以固存而治亂不變，其所以過於諸子之道甚遠矣。而聖人未嘗自衡其廣深幽妙而獨居其多，此所以終始無窮也。故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計中國之在海內，也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運，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

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謹今故故遠而不悶；撥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用明而察秋毫，則殺於秋毫，而見於丘山，不盡也。往目而觀丘山，則殺於丘山，而見於秋毫，不明也。故曰：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此皆見其所見而所見有不及，視其所視而所視有所遺也。豈若藏其明乎？若是則萬物了然見之矣。



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微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精者粗之細粗者精之迹由未離於形質也故曰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惟其無形則巧廢不能計惟其不可圍則至明不能度寂然深妙而心得之者則精粗兩忘矣此北海若語道之極致也故曰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又曰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謙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愚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

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何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

天下之俗惑諸子之道而有我者也有我則有彼我小大之辯而不能齊諧也莊子至此而託北海若之言而寓其齊諧之意也夫天下之物同出於道而其不同者形質小大之殊也故天地大於丘山丘山大於毫末也以道達觀則均爲物耳安知丘山不大於天地而毫末不大於丘山又何較其形質之小大而分彼我小大之辯乎

故曰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及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

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桀

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驛驪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鵙鵙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是故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則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然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

所吟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

夫無所不通者知道也知道而不能外是

者達理也不能外是而又能應變者明於權也能應變而宣以物而爲累乎故形之所以常全也故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故道所以爲理權之體而權所以爲理道之

用不相須不能相濟也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

至德者所謂至人也至人與物無近而物

莫能傷水火寒暑禽獸豈能加害歟故曰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然而至人者非必能使水火寒暑禽獸之害已也蓋任之自然而不輕犯也故曰非謂其薄之也來則不避而去則不冒也故曰察乎安危待之以誠而安於生死也故曰寧於禍福與之俱出俱入而不逆理也故曰謹於去就

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

本乎天位乎得踳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

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

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

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

其真變憐蛇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變謂蛇曰吾以一足踳踳而行予無如矣今

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螭

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

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

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足用

哉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何有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鰓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

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

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悞子路入

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

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矣而不得時也

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

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

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

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

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

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今有所制矣無

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園之今

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

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

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

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喪之

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  
吾喙敢問其方公子年隱机太息仰天而笑  
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龜乎謂東海之龜曰  
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  
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  
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  
踳踳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  
觀乎東海之龜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繁矣於  
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  
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  
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  
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  
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龜聞  
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  
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蜚負  
山商蜺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  
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  
龜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與  
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  
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

直用管規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  
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  
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  
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  
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  
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朱馬曰願以竟內累  
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  
千歲矣王巾筭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  
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  
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  
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  
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  
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  
鳥其名鵩鵩子知之乎夫鵩鵩發於南海而  
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食不食非醴泉  
不飲於是鵩得腐鼠趨過之仰而視之曰  
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  
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  
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

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  
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  
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莊子作此篇疾世俗目異於物而中寓其  
齊諧之意及其篇終而復言其知魚之樂  
與齊物終於夢爲胡蝶之意同讀莊子者  
宜求莊子之意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九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

惡元

宋 王 元 澤 傳

至樂篇

夫能去異學守正性忘已而與物齊諧者則生死富貴窮達壽夭不能介憂於胸中怡然逍遙於天地之間矣此莊子因而作至樂篇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憺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

人故曰忠諫不聽踴躍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知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

夫萬物不足以憂者至樂也至樂者非由自外而入也非由感音而生也出於忘已無爲而天下不能知之也故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惟能忘已無爲則至樂自有有至樂則可以全身身全而宜爲無樂歟故曰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然而天下之世俗不知至樂之所出徒以富貴壽善衣食聲色之備爲其樂故得之則勞形喪生耽之而不誤失之則刻意傷生求之而不止是爲大惑而已矣安知至樂之其樂也內爲樂之其樂也外乎此莊子所以有爲形亦愚亦外亦疏亦遠之言矣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

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樂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至樂生於無爲無爲則非有樂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出於難名難名則非有譽也故曰至譽無譽然而無爲者合於天地之道也天地無爲而任物之生成安有勞苦之困歟此其所以爲樂之至也人能無爲則亦爲樂之至人安得於無爲乎故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又曰人也孰得無爲哉此莊子識於世俗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其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歎歎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夫至人以生死爲往來故生不喜其成而死

不哀其毀莊子妻死而箕踞鼓盆而不哭者蓋了於生死之常而至樂也與孟子反子琴張編曲鼓琴之意同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嶠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竚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手滑介叔曰亡子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支離叔者言其形不正也滑介叔者言其心無智也此莊子製二子之名而寓其意夫形不正者能忘於形心無智者能忘於智忘形忘智則其於死生了然矣是以二子同遊觀於冥伯之丘崐嶠之虛黃帝之所休而以觀變化之妙也夫觀變化者達

觀其生死之變也能達生死之變則外物安足累我乎雖竚生於滑介叔之左肘而亦不爲之惡也故曰我又何惡若二子者可謂萬物不足以憂之而內能全於至樂也

九

莊子之楚見空髑體髡然有形擻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體枕而卧夜半髑體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體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于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手髑體深嘆感頌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夫生者一氣之暫聚死者一氣之暫散生

未必無爲而死未必有爲未必無爲者至樂所以缺未必有爲者至樂所以全此莊子所以有髑體不棄南面之樂之言也夫六骸者寓之於身也生則隨氣而暫聚死則隨氣而暫散聚散皆非我之所有我又何自有而有我乎自有而有我則未能忘形也不能忘形則有爲也有爲而與物相靡刃則至樂安能內全歟此髑體之不欲復爲於人也

九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嬖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臂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

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  
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鱖隨行列  
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矣以夫詭  
譎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  
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  
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  
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  
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道是之謂條  
達而福持

燧人神農黃帝堯舜之道非聖人不足與

言之齊使中材之君也安足與言此道乎  
此顏回之齊而孔子所以有憂色也夫非  
聖人而與言聖人之道適使心之致惑也  
心惑則求之不止而傷生傷生則至于死  
而已至樂安得而全歟故曰惑則死安若  
順其材而語之以中庸之道乎如此則不  
惑而生全生全則樂亦從而全此孔子所  
以有以鳥養鳥之喻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之  
曰唯子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

乎子果歟乎種有幾得水則為鼃得水土之  
際則為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島陵島  
得鬱棲則為鳥是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  
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  
脫其名為鵲振鵲振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  
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醢順輅生  
乎食醢黃輅生乎九獸膏生乎腐蠅羊奚  
比乎不孳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  
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

機

至人者冥於生死之極而以生為不生以  
死為不死不生所以生不死所以存此列  
子所以見髑髏而有子與汝未嘗死未嘗  
生之言也夫未嘗生者能生生未嘗死者  
能化化故繼言萬物生成變化之無終也  
然萬物生成變化之無終其出入皆由於  
機也機者道之妙本而萬物安有名由乎  
故由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萬物出  
入皆由於機也其生成豈不為樂乎此莊  
子言之於終也

達生篇

夫外形骸忘彼我全於無樂之至樂則其  
於性命之情盡之矣此莊子因而作達生  
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  
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  
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  
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  
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  
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  
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  
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

夫生者時之暫來受之有涯也命者天之  
所付也且然無間也知其暫來則所謂達  
生之情也知其所付則所謂達命之情也  
知其有涯而不以外物而傷之所謂不務  
生之所無以為也知其無間而不用智巧  
而蹈悔所謂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何也然  
而生必有形形必得養裁其非類而養之

所謂養形必先之物也。養形役物而無厭，則物翕瞻而形必喪。故曰：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矣。夫形者生之所寓也，非我所有也。我謂有而不能自忘之，所謂有生必先無離形也。形既不忘而自有，則形愈虧而生必喪。故曰：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惟能忘生而又能忘形，則適來之謂時而適去，必能順也。故曰：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可止。夫莊子之書，其篇有名養，生者有名達生者，養之者自內而達之者及外，以其自內而故以養生為內篇，以其及外而故以達生為外篇，此周為書之意也。

事矣。足棄而生矣。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事無窮，生有涯。以有涯而應無窮，則力不贍而命殆矣。惟能棄事而任自然，忘生而處無為，則逍遙自得而神王矣。故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不勞者，形所

以全也。精不虧者，精所以復也。全則反於真，復則歸於靜。如此，則與天無異也。故曰：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與天為一，則物最之也。故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為物之父母而能生成於物，故曰：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始者言其生而體者言其成。生成萬物而不勞，形損精而與化之密移，是謂至精之精而歸於自然。然矣，故曰：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懷，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乎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夫至人者，虛心應物而無不通也。故曰：潛行不窒，待物以誠而物莫傷也。故曰：蹈火不熱，反以相天而心無累也。故曰：行乎萬

物之上而不懷，然而至人如此者，由精神之不虧也。非智勇之用也。故曰：是純氣之所守也。非智巧果敢之。

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却，物莫自入焉。

壹其性者，不跂其本也。養其氣者，不出其和也。合其德者，守於自德也。不跂其本，則正正所以存，不出其和，則真純所以全。守於自得，則過失所以忘。如此，則真君虛靜而明於萬物之始，故曰：以通乎物之所造。

至人若是，而其道所以曲全而其妙所以不測。萬物焉能撓役乎？故曰：夫若是者，其神無却，物莫自入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運物而不留。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鎔千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

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僕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僕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殯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夫承蜩操舟技之至末也由能用志而精之精之則乃幾於神也而況全生之道乎夫生者事之至大也人能無志而全之全之乃入於神也世俗不能用志而全之此莊子所以寓言仲尼之數承蜩顏淵之美操舟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簞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夫生必有形形必有體體所以分於內外也全生者均養其內外則內外兩全而生所以存也若專養其內而忘其外則外與

物近而不免於累此單豹所以亡軀於虎若專養於外而忘其內則內必焚和而不免於累此張毅所以沒身於病也二子者皆不中於道而罹其害此田開之所以有牧羊之喻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榮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長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筮說龜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癸十日戒三日齊藉汝白茅加汝有虎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手為說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笑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楅之上聚僕之中則為之為說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說者何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俗瀉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



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窺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洪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穀其長如棘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手霸桓公默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紀渚子為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鬬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垂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為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遇也

使之鉤百而反類閭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眾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枉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師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大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

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或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秦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歆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鼙以車馬樂鵠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全生之道非至人不能知之矣非至人而與語全生之道是養鳥以太牢九韶之具也安能使無驚懼之心歟此扁子所以慮孫休之惑也夫莊子之作此篇以覺世俗未悟全生之理也而世俗者未可卒告之以全生之道故終於扁子之所歎而寓其所作之意也若莊子者可謂能盡其意者乎

山木篇

夫能達生之情而無爲無爲則歸於虛靜

寂寞而材全材全則不斲乎用矣此莊子因而作山木篇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烹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不材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租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不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辱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誅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夫命者材之體材者命之用材所以殊小

大而用所以分有無聖人之材大材也材大則材全而已矣材全而以無用爲用則能全生此山木以不材而得終其天年也世俗之材小材也材小則材缺而已矣材缺而亦以無用爲用則反喪生此山舍之鴈以不能鳴而見烹也夫鴈之不能鳴亦似山木之不材也似之而未爲其全材是以不免於患也故曰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之也故未免乎累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隨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以及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如形去皮膚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

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慕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馬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於有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夫材全則所以知命知命則所以不憂魯侯之材不全而不能知於命所以有憂色而已夫憂者生於物之所累也魯侯物於

國而其國所以為之累此市南子引豐狐文豹皮為之災而諭之也人欲使其國不能為累者莫若無心於物而任其自然無意於民而任其自化汎然遊於自得之場而處於至虛之域則其材所以自全而其

用歸於無用乃入於寥天而孰能為乎故曰君自此遠矣又曰虛己以遊孰能害之此市南子語魯侯以深根固蒂無為清淨之道也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為壇乎邪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伺乎其無識儻乎其息疑幸乎淫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豪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夫道一而不可不變也變而復歸於真也生物而任其自生也成物而任其自成也不加不損而與物無往也無為無用而莫知其終也此皆至道之妙體而得之足以

全生矣此北宮奢所以寓之於為蜉蝣為蟪蛄之間也故曰而況有大塗者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紛紛翬翬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糗糒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

益散何與子桑寧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寧又曰舜之將死其弟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德邪莊子曰貧也非德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德也衣弊履穿貧也非德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柵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矐睨也及其得柵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

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世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僂異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馯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官角木聲與人聲挈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衷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鸛鵒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杜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

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顧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蹢躅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陰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走虞人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鵠感吾顧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形者天之委質也命之所累也惟其能忘形則足以忘物忘物則足以全命命全則足以全生惟其不能忘形則不能忘物不能忘物則不能全命不能全命則不能全生此莊周所有執彈鵲鵲螳螂之言也夫

執彈彈鵲而忘果林之禁此役於物而不能忘形也螳螂搏蟬而忘異鵲之所利此利於得而不能全命也不能忘形而全命皆不免於憂患也安得生所以全歟此周之所以遂悟而不出門庭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夫欲全其性命終其天年者莫若外忘其形也形忘則所以自得而所適安有不得歟此陽子所以取逆旅小子之言也夫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者此皆外忘其形而美惡從而兩忘也豈爲不全性命之情歟此莊子所以言之於篇終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一

宋 王 元 澤 積一

田子方篇

夫真人者全至樂達生理以不材爲材無用爲用而不失真此魏無擇之師如此矣

莊子因而作田子之篇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

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累耳

夫真人者內直而不假於物也具體而任其無爲也故曰人貌而天虛靜而不失其

正也故曰虛緣而葆真湛然足以有容也故曰清而容物邪僻來干則示之以未始出吾宗而俾之自滅也故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此皆合於道之無名也無名安可強名乎此田子方所以言無擇何足以稱之世夫子方之師如此也萬物安足爲累乎此文侯自嗟其所學之非道而魏國之爲累也故曰吾所學者真土梗耳魏真爲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往也斲見我今也又斲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數明日見客又入而數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數何也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數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

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真人者敦兮若朴也曠兮若谷也淵兮似萬物之宗也不可以智度不可以言接此溫伯雪子之如此而仲尼見而不能言也夫仲尼見而不言者心得也心得何假於言乎故曰亦不可以容聲矣

顏淵問於仲尼

夫田無擇之師與夫溫伯雪子其道所以為得矣由未及於仲尼故以顏回稱仲尼之道而繼言之仲尼之道至妙矣其所得之於老聃故以孔子與老聃論道而次之也故無擇之師不及溫伯雪子溫伯雪子不及於孔子孔子又師於老聃故第差一等而言之此莊子託數子之稱師而論道以至子精也

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也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

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

仲尼者入於道也顏回者知於道也入於道者已至於真空此所以奔逸絕塵而不可以及也知於道者未達於真空此所以趨步馳騁而瞠若乎後也不可以及則獨為於聖人瞠若其後則可以繼聖人此仲尼所以為萬世師而顏回所以為於亞聖也

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

孔子待物以其誠故不言而信也接下以其忠故不比而周也無爵而物最故無器而民也無位而物歸故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此夫子之所以聖者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

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磨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要惠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真宰之造物我所以受其成形而為我矣受其成形而不可以侈易待其終極而後止此未足以免於憂累也故聖人達觀而忘其形所以無我而已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慙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因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

夫物之初者無有也無有者道之真體而與物不耦矣老聃所以遊之宜乎孔子稱其形體如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夫離人者出於非人之域也立於獨者入

於天而一也此老聃所以神妙歟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生於陰陽陰陽分而道著然獨陰不可成而獨陽不可生必在交通而然後萬物生成矣故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夫天陽也地陰也肅肅出乎天赫赫出乎地見陰陽交通之道也

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能全於道者所以能全於命命全則爲樂莫大焉此老聃所以有至美至樂之言也天道者天下之至美也命者萬事之至樂也至美出於道而視之不見也至樂出於

命而聽之不聞也惟能入道則可全命惟能有美則可以有樂二者非至人不能備之矣故曰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數水中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管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實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

天地萬物同出於道而得一也人能明得一之妙則無爲無爲則無我無我則形骸如遺土死生爲往來皆不能爲累於我矣豈得失利害可以介萬於心歟故曰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釣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缺傳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綬佩袂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百里奚爵祿不入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

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礪礪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文王觀於臧見一大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頤乘駿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犬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犬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黷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黷斛不敢入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犬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

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夫魯國之多儒周邦之多臣及其所得則乃一儒一丈夫矣故魯得一儒而哀公問之國事則千轉萬變而不窮周得一丈夫而文王授之邦政則四境諸侯無二心是二人者得於心者充足而爲於外者有餘所謂才全而德不形故莊子言於此篇矣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常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闔青天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至人者潛行而不室所入而皆得放心於天地之外而不入於形器之內忘於危險而豈有憚懼歟此伯昏無入所以言其闕

青天潛黃泉揮斥八極而神氣不能變也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相裊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入不得濫盜入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慙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至人者以形骸爲寓寄以生死爲往來而況爵祿軒冕之外物乎此孫叔敖所以三



仕三去而無榮華憂色也夫爵祿軒冕物之來寄也其來不可卻其去不可止來去在彼而不在我故曰吾以得失之非我也得失之非我則又何憂喜於其間故曰而無憂色而已矣此叔敖之能忘於外物孔子所以引古之真人而稱之也

### 知北遊篇

夫窈冥寂寞希夷微妙者至道之真體體固不可以情求不可以智窺惟以無知而為得矣此莊子因而作知北遊之篇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子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慮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

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矣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夫智者言其陽明也北者言其陰晦也能不用明而自晦則入於至道之妙也故曰知北遊於玄水之上隱弇之丘適遭無為謂焉故無為者未免於有為也未免於有為則豈足以知道此所以不答知之所問也智以無為之不答復之陽明而所以決其所問焉故曰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白水之南者言陽明也狐闕之上者言中心疑而不果也狂者言其有所取屈者言其有所伸亦未為於無為也未為於無為則亦不足以知於道此所以答智以予知之將告若之言也智以二子皆不知道也非聖人不可以明故復之帝宮而問黃帝焉黃帝者聖人也足以知其至道矣夫何思何慮者無心也何處何服者無體也何從何道者無方也無心所以言至虛無體所以言真空無方所以言至妙至虛者道之所集也故曰則知道真空者道之所存也故曰則安道至妙者道之所在也故曰則得道此三者非聖人不

能以知之故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無爲狂屈者皆莊子製名而寓意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慘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奮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知道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天地自道而生而未嘗諭人以覆載之功四時隨道而行而未嘗告人以寒暑之期萬物由道而出而未嘗語人以生成之理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曲通萬物之情而與道冥會未嘗諄諄然以諭人矣故曰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者任其自然而無所爲也大聖不作者付之自成而無所作也此至人聖人合

天地之不言也故曰觀於天地之謂也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矐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正汝形者使之無勞汝形也一汝視者使之不見可欲也無勞汝形則形全也不見可欲則精復也形全精復則與天爲一矣

故曰天和將至攝汝知者使之無思無爲也一汝度者使之不益不損也無思無爲則反朴也不益不損則全純也反朴全純則其神不虧矣故曰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者游於自得之場也道將爲汝居者處於至虛之域汝矐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所謂復歸於初也此皆入道之真理故齧缺遽悟而心得之此所以聽言未卒而睡寐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大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缺傳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培擊而知

大道官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可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

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墮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墮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蘇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殺隨其天殺紛乎宛乎冤冤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也

天地生於混沌也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人倫然後有萬物而君臣帝王之道無有不備此道之生成如此也然而道不可辯也辯之不若不辯也故曰辯不若默道不可聞也聞之不若不聞也故曰聞不若塞不辯不聞則無爲無而心得矣故曰此之謂大得此老聃與孔子之言道而始終之序如此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稀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問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闕大知入焉而不

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矰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矰荷甘日中麥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訥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垺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道者萬物之所道也在體爲體在用爲用無名無迹而無乎不在故自有而觀則足以知其微自無而觀則足以知其妙虛靜寥遠而無有終始此道之至妙之理也東郭子不知其然而問道之爲在所謂蔽於一曲也蔽於一曲則不能知道之深遠故莊子答之以無所不在也

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夫道無所不在天地萬物由之而後成不可以言不可以拘而已矣故聖人知之而不言得之而不拘此無窮答泰清以不知也夫不知者深知也深知者得之於內也此無始所以有不知深矣弗知內矣之言也然泰清以無窮真不知道也故復問於無爲無爲者未免於有爲是以答泰清以吾知道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也夫知之者知淺也知淺者得之於外也此無始所以有知之淺矣知之外矣之言也然無窮者無有其極也無始者無有其初

也此二子所以能知於道矣故泰清所以運悟而興於數也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

道聽之而不聞也故曰道不可聞視之不見也故曰不可見搏之而不得也故曰不可言可聞則非爲其道也故曰聞而非也可見則亦非爲道也故曰見而非也可言則又非爲道也故曰言而非也夫不可聞不可見者無形之形也故曰知形形之无形乎不可言者無名之名也故曰道不當名此無始所以能明於道乎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崐崙不遊乎太虛

夫道至妙而不可問無形而不可言故曰道無問問無應既無問而強問之是所問

有所終極矣故曰無問問之是問窮也既無應而強應之是所應得之於外矣故曰無應應之是無內也無內則所知不深矣終極則所見不廣矣如此則安能通達於無盡之外而明了於太初之初道達於廣

莫之野放縱於無何有之鄉數故曰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崐崙不遊乎太虛此無始所以復諭泰清以道不可言也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實焉

光曜者言其明智也無有者言其真空也

以明智而求真空則所以止知粗微也故曰孰視其狀貌然而知粗而必至于精知微而必至于妙故光曜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擇之而不得所謂至于精妙也至于精妙則自知其學不及矣故曰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夫真空之妙理蓋自無而得之矣非由學而後至也故曰及為無有矣何從而至此莊子寓言至道之妙於二子矣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者終無已者亦乃

取於是者也

昔之昭然者與道冥會也故曰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者求則愈惑也故曰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者道之妙體也達於道之妙體則入於不生不死之域此仲尼所以未待冉求之對而言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狝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鑿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阜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

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

外化而內不化者心得於道而體自冥合也內化而外不化者心務求道而體不順也與物化者一不化者盡能與物齊同而抱一不變也安化安不化者任其自化而無使化也安與之相靡者無心於物而不與之靡刃也必與之莫多者瞻足衣被而不為有餘也狝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者此言道為聖人之域而無心足以游處也

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至言者不言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者無為也故曰至為無為二者非入於至道則安能去言去為矣是以言之於終篇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一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二

積二

宋王元澤傳

庚桑楚篇

夫能達於至道之妙者則處無爲任自然不期於化而物自化此庚桑子之若是矣莊子因而作庚桑楚之篇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貴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

夫老子之道以真空爲體以妙有爲用非至人孰能心得之庚桑子可謂至人而能達真空妙有之趣也故曰偏得老聃之道夫得於真空則至虛也達於妙有則至靜也虛靜無爲則與天地同其流陰陽同其和不迂於物而所居皆化此畏壘所以大

穰也然而至人非求異於人而人所以自異之此畏壘之民所謂自異於庚桑子也爲而不恃功成不居見寵而驚聞譽而懼此畏壘之民以豐穰由庚桑子之所致欲以尸祝社稷而專事之楚所以聞而不擇也

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倡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拘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夫至人藏天真忘天機點聰明棄智慮魄然忘其所爲而任自然故曰尸居環堵之室也然而至人所居如此也不與物接而物亦不知其所然也故曰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麋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

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禹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殤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耒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書爲盜日中穴阮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魚陰類也獸陽物也陰隱而陽顯此物理之自然也庚桑子之弟子言巨魚巨獸而告庚桑子所以明其隱顯之理也然隱者自隱顯者自顯各守其極則不致於累僮隱過其極則爲顯所制顯過其極則爲隱所拘此亦勢之自然也故庚桑子所以答以獸離山而罔罟制魚失水而蟻蟻苦以

其失隱顯之異也豈若各守其極而退藏於深渺乎以此見至人能冥其極而所以全身也

南榮趯蹵然正坐曰若趯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趯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有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趯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趯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蒼蠅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趯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趯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皆來之衆也南榮趯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趯俯而慙仰而歎曰

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趯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趯之所患也願因趯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我惻惻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趯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

全汝形者所謂不虧其形也抱汝生者所謂善攝生者也無使汝思慮營營者所謂無心於物也三者非至人不能具之矣夫外轆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轆者不可緣而捉將外捷外內轆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趯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趯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

智蕩於內心智蕩於內則耳目用於外用於外者雖為有得而心智從而難制也故曰外轆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蕩於內者亦為有得而耳目從而難聞也故曰內轆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內外惑於所得而不能制其於道德難存矣故曰內外轆者道德不能持此皆有我之累也惟至人無我而外遺於耳目內忘於心智入於真空自得之域而自古以固存此老子諭南榮趯以至人之道也

趯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規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矜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趯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水解凍釋者

衛生者衛全其生也能衛全其生則生所

以常存故曰衛生之經也夫全生之道必先無搖汝精也故曰能抱一乎無搖其精則自得也故曰能勿失乎自得則能明禍福也故曰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明於禍福則不役於物也故曰能上乎不役於物

則了達也故曰能已乎了達則忘彼而全形也故曰能含諸人而求已乎形全則死生聚散不能爲累於胃中所以復歸於嬰兒也故曰能儉然乎能儉然乎能嬰兒乎復歸於嬰兒則聲雖發而專氣致柔也故

曰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啜和之至也手雖握而非爲有得也故曰終日握而手不掣共其德也目雖視而非用其明也故曰終日視而目不瞬偏在外也足雖行而非有所逐也故曰行不知所之身雖止而非有所

所作也故曰居不知所爲與物齊諧而同其流此所謂全生之道也故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也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

相與爲事儵然而往倜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夫至人者與物爲一而不異於人食其所食而樂其所樂虛心善應而事莫能累無意於物而怪何能動何思何慮而豈有其謀無心無爲而非有於事往來無礙而自在圓通此至人全生常存之道也故曰是

衛生之經已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夫至人復歸於嬰兒則精全而神王也志

廣而氣充也精全神王則與天爲一志廣

氣充則其明自照故曰宇泰定者發乎天

光宇者精神志氣之所宅也至人之精神

志氣豈有移易乎故曰泰定也以其泰定則自然明照所以謂之天光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歲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遠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

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泰內者行

手無名泰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

有先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政猶之魁然

全生之道學者不能學之也行者不能行之也辯者不能辯之也智者不能知之也

惟絕學忘行去辯喪智任於自然則得之也故曰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

乎所不能知至矣不能如此而強欲求爲之則不惟傷生而自然之性命亦喪矣故



曰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  
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  
莫憐于志鏖鏖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  
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  
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  
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  
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夫全生之道必先虛心心虛則足以有容  
矣有容則物來而不拒不虛則不能容於  
物不能容於物則不能容於身不能容於  
身則豈足以容他人乎故曰與物且者其  
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夫不能容人則分  
彼我也彼我分則人疏而不依而人自爲  
人爾故曰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此不能內虛其心也故心既不虛則志帥  
妄行而戎害其性命所以愈於利器矣故  
曰兵莫憐于志鏖鏖爲下志帥妄行而氣  
亦從而亂則喜出於喜而毗陽怒出於怒

而毗陰其爲賊害尤甚矣安足以逃於形  
器之外乎故曰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然賊害其性命之甚者非爲陰  
陽之所致由心不虛而喜怒妄出也故曰  
非陰非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  
本剝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  
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  
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  
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  
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  
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  
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  
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  
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  
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  
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  
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  
生無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  
然不可知者也臚者之有臚胲可散而不可

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僂焉爲是舉  
移是諸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  
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  
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  
爲愚以微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  
蚘與鴛鳩同於同也跟市人之足則辭以故  
驚兄則以姬大親則已矣

生者從無而入有故曰出無本死者從有  
而入無故曰入無竅無本無竅則安有其  
形乎故曰無見其形無見其形則自然而  
出入也故曰是謂天門天門出於自然豈  
爲有形乎故曰天門者無有也故無有者  
道之真體而萬物莫不皆由之故曰萬物  
出乎無有無有豈以有而爲有乎此萬物  
必由而已矣故曰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  
乎無有道既無有而復能抱一於無有則  
此聖人之所以藏用而任其無爲也故曰  
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此莊子寓言  
道之至妙也  
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

無親至信辟金

至禮無體故曰有不人至義無宜故曰不物至智無知故曰不謀至仁無愛故曰無親至信無質故曰辟金五者皆以無為體則合於大道之妙矣

微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盡會中則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微志之勃則志一也解心之謬則心虛也去德之累則自得也達道之塞則不殺也志一則貴富難役也顯嚴難威也利名難動也心虛則容動自安也色理自順也氣意自適也自得則惡欲不生也喜怒哀不出也哀樂不入也不殺則去就必謹也取與必宜也知能必當也數者不能亂志謬心累德塞道則會中所以正靜明虛而無為而為也故曰微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

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盡會中則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謀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相反而實相順也

道者至妙而尊於德也故曰道者德之欽也生者以適來而得之明也故曰生者德之光也性者至靜而生之本也故曰性者生之質也性感物則必動也故曰性之動謂之為為本人為則非得也故曰為之偽謂之失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

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移晷非譽也晉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譽已者所謂使人忘我難是也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者所謂使天下兼忘我難是也至于神人則其道合於天其用利於人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所謂兼忘而已矣故曰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氣者靜之所宅也心者神之所潛也平氣之所適則必靜也故曰欲靜則平氣順心之所為則必神也故曰欲神則順之有為也能平氣順心則動非妄動而俟其感而

後應也故曰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夫感而後應豈有心於萬物乎非聖人孰能至於此故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二

卷十二

十三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三

宋王元澤

續三

徐無鬼篇

夫能平心順氣以道爲務而忘於貧賤窮達則入於至人之域此徐無鬼之能若是

矣莊子因而作徐無鬼之篇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馬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目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予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

六設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忘齒

老子曰道者萬物之與也善人之所寶也夫善人之所以寶於道則外所以忘其形內所以虛其心黜嗜慾忘好惡安於性命之情而所以寶全於道也不善之人則不然其於道也若存而若亡外所以不能全其形內所以不能虛其心充嗜慾專好惡決於性命之情而其於道也豈寶歟此魏武侯聞徐無鬼之言而超然不對也夫武侯之性中材也不可卒告以至道而宜先悅之以所好此無鬼所以有相狗馬之言也然無鬼非能相於狗馬也故寓入道之意於狗馬以狗之上質則若亡其一以天下之馬則有成材所謂若亡其一者以形全神王而能忘其身也所謂有成材者以德宇泰定而不虧其本也能忘其身則無爲不虧其本則無用無爲無用則所以能入於道也此無鬼寓意之若是而武侯不知其意而從悅其言也故曰大悅而笑

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入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寄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

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藁葬柱乎鼯鼯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聲歟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歎吾君之側乎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菹菲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杜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夫天地之於人均受之性命均付之分極

至于所養亦均也豈有關於尊卑長幼乎故曰天地之養也一魏武不知所然而殫天下之物以養形不足則勞神而營之故神愈勞而不能王形愈養而不能全安若外六體忘嗜慾遊心於逍遙之域則形神豈有不全乎

吾欲愛民而為義僇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僇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惡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鏑壇之官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誅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習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僇兵哉

此無鬼所以答之以不可也夫聖人以百姓為芻狗而不愛愛之而其民所以遂生也若以愛愛之則愛有不及而民教心矣如此則適足害之也故曰愛民害民之始也以義為外迹而不為為之而物之所以順從也若以可為而為之則處有不當而物必不順矣如此則適足用兵也故曰為義僇兵造兵之本也不能如此而必愛而必為則治道安得而全矣故曰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騁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謂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子適有瘳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子病少瘳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

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諍之事則不樂皆圓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惠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大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竟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

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燮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竊子於宋者其命聞也不以完其求鉏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竊閭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聞未始離於奔而足以造於怨也

大隗者況於大道也且茨之山者況於道體無為而寂然豈有為之聖可求歟此所以言七聖俱迷也惟能放心專氣復歸於嬰兒則然後心得而知之矣故曰牧馬童子又曰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也夫知大道之真體則任於無為而已矣此所以答黃帝為天下則曰又奚事者則無為虛靜而放心於自得之場氣馬元所適而已故曰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夫氣馬無所適則外物不能為累也故曰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此皆極於自然而天地萬物所以皆宗師此黃帝所以稱之為天師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墾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垺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不可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

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  
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  
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吳王浮於江登手狙之上衆狙見之恂然棄  
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爲蛇攫抓見巧乎  
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  
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  
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極也戒之哉嗟手無  
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  
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南伯子綦隱  
几而坐仰天而噓頰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  
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  
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  
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  
我必責之彼故需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  
而知之若我而不責之彼惡得而需之嗟乎  
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  
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仲尼之楚楚  
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  
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

言矣宋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  
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  
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  
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  
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  
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  
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  
莊子之所言非得已而言之也非惠子不  
能知之惠子死則孰能知莊子之言矣此  
所以引匠石爲況而又曰吾無與言之矣  
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  
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  
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  
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  
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  
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  
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子綦有八子陳  
諸前召九方歎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  
歎曰柎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柎也  
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

吾子何爲以至於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  
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  
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  
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  
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  
牧而牂生於與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宋若勿  
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  
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享  
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  
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吾與之一委蛇而不  
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價焉凡有  
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  
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無幾何而使柎之於  
燕盛得之於道全而需之則難不若則之則  
易於是則而需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  
食肉而終鬻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  
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  
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  
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  
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

大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舍合者罷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視也夫克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雅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忝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援受

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承蜷是也擇疏麗自以為廣官大圓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譬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忝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擅也舜有擅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大人者德之所以充實也德之充實則處上而不貴功成而不居瞻足萬物而不知其所用衣被天下而無得而為稱此大人之道若是矣故曰生無蘭死無謚實不聚

名不立此之謂大人夫爵謚者度外之物也名實者天下之虛器也大人豈有心於四者乎此莊子所以有無立之言也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

神人者言乎其道也神人鼓舞萬物而不與聖同憂萬物所以自歸矣非由好而致之也故曰神人惡衆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真人者言其性也真人不與萬物相親疎任於自得而守於純氣豈有逆於天下歟故曰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然真人不及於神人所以言之於次也

於蟻棄智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於蟻棄智者不知矰以悅慕也於魚得計者退藏深渺以活身也於羊棄意者無心使物來慕也

以目視目者以明而發不明也以耳聽耳者以聰而覺不聰也以心復心者以靜而鎮不靜也如此則其平所以直其變所以正也故曰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非

也繩其變也循非

古人孰能與於此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樂也其實重也枯梗也雞墜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

夫真人者其性內直而不假於物也故任於自然而以待物也不以有為而亂無為也適來所以為時也適去所以能順也來則必知其暫去也去則必知其暫來也了然明達而始終無累矣故曰古之真人以天待人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種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鷦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

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櫻也恃源而往者也

至人者自知而不知人也自見而不見彼也故禍福吉凶不能為之累矣大夫種者

則不然知人而不自知也見彼而不自見也此憂禍足以為之累此莊子所以有鷗目鶴脰之言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

水乍於土而不離於土也影生於形而不離於形也物出造物而不離造物也故曰水之守土也審形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然而土無意於水而水所以親也形無意於影而影所以生也造物者無意於物而物所以成也三者皆無意於相須也世俗豈能似之歟故目則必期於明也耳則必期於聰也心則必期於殆也故必期

於明者是有意於明也必期於聰則是有意於聰也必期所殉則是有意於殉物也夫有意於聰明所殉則必致危殆之累也豈為相須之道乎故曰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

禍之長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為已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禍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

古之至人以多知為君禍之本也雖智而未嘗不喪智故禍之所以不能為之累也天下之世俗不能喪智而矜其智此禍之所以滋蔓也故曰禍之長也茲萃然禍之始生也伏於福以順其功由大夫種始能成存越之功也故曰其反也緣功及其為累則固非朝夕之立至田大夫種終不免亡軀之悲也故曰其果也待久此由智之所召也世俗不知而反以智為身之至珍也何其蒙蔽之甚歟此莊子之所以悲也

故曰而人以為已實不亦悲乎

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規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大一者大道也大陰者妙用也大目者至明也大均者常性也大方者常分也大信者不言也大定者不動也大道無物不由而無所不在也故曰通之妙用晦藏而無有不用也故曰解之至明見其所不見而不見其所見故曰視之常性受之各有極而無不順也故曰緣之常分得之各有限而無有不守也故曰體之不言則無有所期而必至故曰稽之不動無有所易而固執也故曰持之此七者極道之妙也非聖人不能與於此

蓋有天備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

盡有天者極於自然之妙而無為也循有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四

積四

宋 王 元 澤 傳

則陽篇

照者緣於自明之理而反照也冥有樞者晦於運行之微而不動也始有彼者自泰初之初有之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識之而歸於不識也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者知之而歸於不知也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者虛而善應而無極也而不可以無崖者應物而不過其極也

韻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

韻滑有實者所謂萬物芸芸各歸其根也

古今不代者無古無今而未嘗更變也而不可以虧者不生不化而無不成也

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無智則無惑有智則有感道不可問而問

之是惑也不可應而應之是以惑解惑也

能無智則不惑也故曰復於不惑復於不

惑則無問無應而反於自得也故曰是尚

大不惑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三



夫不能守正性冥至極惑於儻來之物而求進之不止此則陽之所以若是矣此莊子因而作則陽篇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

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

曰冬則擲斃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

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

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

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因顛冥乎富貴之地非

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

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

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掩

焉

夫至人者安於性命之情而遠於利害之

塗見寵而驚聞譽而懼豈有心於富貴利

祿乎則陽不能若是而枉已以求進是以

王果言公閱休之所爲而抑之也夫冬則擲斃于江夏者所以順其天養也夏則休乎山樊者所以全其天樂也天養順則可欲不能亂天樂全則萬物莫能憂豈以寵貴而累心歟此公閱休所爲如此矣所謂入於至人之域也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問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達也故曰待公閱休

聖人窮理而盡性樂天而知命其窮也放心於自得之場而食於不貸之田能使家人內樂而忘貧也其達也處於無敵之貴而據於利勢之崇能使王公志已而失高也與物齊諧而其樂所以全故曰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與人無間而其真所以存故曰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不言而使人之守純故曰或不言而飲人以和

無我而使人之自化故曰與人並立而使  
人化叙明分守而不失其所以故曰父子  
之宜彼其乎歸居間暇其形而均施其仁  
惠故曰而一間其所施此聖人爲心之若  
是所以入於寥天也故曰其於人心者若  
是其遠也惟公閱休能之故曰待公閱休  
聖人達綱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  
復命拙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  
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  
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  
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

聖人達綱繆者所謂玄通微妙也周盡一  
體者該徧萬物而與齊也而不知其然性  
也者不以情求合於妙本也復命者歸於  
靜也拙作者至于動也以天爲師者宗於  
自然也人則從而命之者所謂非常之名  
也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  
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

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  
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緇入之者  
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何之  
臺縣衆聞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  
物無終無始無業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  
者也閨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  
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

聖人豈有心於愛人歟能以不愛愛之而  
其愛所以該徧也愛該徧則物所以徧道  
其名所以興起也故曰聖人之愛人也人  
與之名入與之名則安有聞而不相告論  
乎不相告論則不知聖人之愛如此也故  
曰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然而聖人整物  
而不爲仁澤物而不爲義其愛未嘗有愛  
之之迹而物所以自遂其愛在於無有有  
無之間而莫窮其終矣故曰若知之若不  
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  
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渝其  
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

傳之從師而不圖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  
名義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  
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夫聖人不知其自然故曰未始有天不爲  
其使然故曰未始有人不求其始故曰未  
始有始能忘於物故曰未始有物與世推  
移而未嘗更守故曰與世偕行而不替所  
適皆至而未嘗不通故曰所行之備而不  
渝不求合於物而物自以求合故曰其合  
之也若何此皆非聖不能如此矣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  
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  
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  
有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執殺於背然  
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牟  
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  
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  
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  
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  
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

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明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恟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噤也吹劔首者呖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呖也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

丘為必使楚王之君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聖人體道以無為虛中而應物故信出於不信而怒出於不怒天下不足以為累萬事不足以攖心克伐戰聞豈行歟任之自得而已矣魏瑩不能知於道有為於一時以信信人而人不能交信此田侯牟所以背約也夫田侯之背約由其信出於信也瑩不自知而復怒是怒出於怒而人不震懾也瑩既如此而犀首復欲請甲以攻之是以國為累而克伐戰聞得行焉萬物從而弗亂矣宜乎華子使之求道也天能求道則知於道知於道則然後入於道入於道則必任於無為任於無為則天下之大猶棄矣而況一國之小而豈能累我乎此惠子所以有蝸角之喻乎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子為耒耨而鹵莽之則其實亦

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耨深其耨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殫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適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葦葭始萌以扶吾形桑扈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寧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褫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舊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夫帥而不敢不正者政賤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政以民為本民以政為基為政不可畧而治民不可輕此長梧封人所以有勿鹵莽滅裂之言也夫為政治民則必有其道也耕田蒔苗則亦有其道也同出於道而所為小異此封人所以以耕耨而諭子牢也豈惟為政治民同耕耨至於治形理心則亦同之而已夫能治其形者所以全

其形也能理其心者所以虛其心也形全則神所以王心虛則氣所以柔如此則性命之本固存矣天下之世俗則不然逃其自然之質去其至真之性決性命之情亡所王之神役於外物而有為也何異鹵莽滅裂歟此心形之所以不全也故曰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

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敦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難責而可乎蓬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誦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夫至德之世上如標枝下如野鹿不尚賢

不貴難得之貨故不尚賢則愚智不別而爵位不分不貴難得之貨則捐金於山藏珠於淵天下不知榮辱貴富也及至後世道散而德失尊尚者莫非賢而所貴者莫非貨天下知榮辱貴富而失性命以交爭此相矩見齊之刑人而所以哭也故曰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此莊子寓意於相矩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仲尼問於大史大史伯常褰袂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戈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史曰是因是也伯常驚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褰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

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又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方物出於機入於機機者道之妙本而衆妙之門視之不見而已矣故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萬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弁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中由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夫太公調之論道所謂自粗而至于精也故先言同異之合散山河之積合大人之合弁内外之出入四時之殊氣五官之異職文武之各異萬物之殊生然俊至于無爲而無不爲豈不謂之自粗而至精歟夫

大人并合而爲公者以其混一風俗而無私也混一之道自外而格於人人知所向而不拘矣故曰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所向之道自內之所知能守其正而不違矣故曰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出於自然而非天所與也故曰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任之以公而非君可私也故曰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足昭武足畏非大人使之若是也故曰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生成而理不同非由道之所私也故曰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者天地之始也天地之始則無有無有豈得有爲乎故曰無名故無爲者非不爲也爲而不見其爲也故曰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溥溥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水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謂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

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此數則若以斯辨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謂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連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謂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人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圖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但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

天地陰陽由道而生也道先天地陰陽而豈天地陰陽可擬乎故以天地而比於道則天地乃形之所大爾以陰陽而比於道則陰陽乃氣之所大爾道出於氣形之外而無私於萬物其大可以物擬歟故因其所大而強名爲道也故曰因其大號而讀之則可也

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道體深妙動而愈出故曰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妙用瞻足綿綿若存故曰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則未嘗有極無止則未嘗有息同萬物生成之理也故曰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此莊子言道之序也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察非言非默議其有極視之不見故曰道不可有生成不測故曰

有不可無道者萬物之所道以其可道而名道也故曰道之為名所假而行道體至妙言默不足以盡之也故曰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之不言不默而心得之然後達其妙本也故曰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卷十四

十一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五

續五

宋 王 元 澤 傳

外物篇

夫大道散而萬事起萬事起而禍福榮辱之端交來而不可議其必然矣此莊子因而作外物篇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裏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其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愛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嚙蟬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腎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債然而道盡

夫禍福榮辱之來皆所以各緣其類也故為善者必致福為惡者必蒙禍此理勢之必然也然而龍逢比干正直也卒所以見誅戮之禍伍員長弘忠誠也反所以蒙流

死之辱孝已曾參奉親也固難免悲憂之累惡來桀紂暴虐也復得其壽祿之榮豈理勢之必然歟故曰外物不可必也世俗不知外物之不可必曲求妄想而焚和此生之所以不全也惟至人知其不可必故虛心而忘已是以禍福不能及榮辱不能加哀樂不能入債然自得而生之所以全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夫不足者依於有餘有餘者周于不足此亦理勢之必然也莊周貧而貸粟於監河侯其貸所以必得也河侯語以歲終得金

而方貸見所貸不爲必得矣外物因可必歟此莊子所以有鉶魚之喻矣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犢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澗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鮒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太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臆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髮其頽儒以金椎控其頽徐別其頽無傷口中珠

夫揭竿爲餌此世俗之所以期得鮒鮒也而任公子爲之則得大魚刪詩立禮此先王之所以期化天下也而儒生行之則以發冢此亦不可必然也天下之萬事其來

安可逆度歟非達觀者不可與於此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慶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窳邪亡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夫仲尼之行已可謂能行其已也以仁聖之至大而不居以形骸之暫聚而無我豈有矜飾智巧於內外乎可謂天之君子矣老萊子尚語之以去汝躬矜與汝容智而然後爲君子是仲尼由有矜容而未得爲於君子歟此老萊之言不必也然而聖人以仁義足以澤世而整物故舉明其道於天下豈期後世姦人竊取而爲患乎此亦

不可必然也故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餘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今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剝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剝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夫神龜之夢宋元君也以爲必脫漁者之捕也豈期元君反剝腸而鑽占歟故夢之不如不夢矣是亦不可必而已龜爲神智而神智有時不可用之也故曰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鸛鵒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

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小知知之也。大知不知也。知之則知有所不及。不知則無所不知矣。衆人之知知之也。其知有所不及矣。聖人之知不知也。其知無所不知矣。然無所知者蓋能去於小知也。故曰去小知而大知明。夫善者可欲也。有可欲則善所以明也。無可欲則善所以善也。故曰去善而自善矣。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嗟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

曉。夫言期於有用則其終所以不用也。言期於無用則其終所以為用也。有用用之。不神也。無用用之。至妙也。惠子以莊子之言

為無用。是不知無用之用也。故莊子言墊

地以諭之。以明無用不可必其無用也。

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專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

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微為明耳。微為聰鼻。微為顫口。微為甘心。微為知知。微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跲。跲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閣。

至人者其道圓通而與化為一。其性融明。而與世推移。未嘗有凝滯之累也。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至人之不留行者。蓋能趨時應物而不迂也。故曰乃遊於留而不僻。與人無遷而能忘失也。故曰順人而不失已。正人之性而非由習也。故曰彼教不

學。承人之意而能忘彼也。故曰承意不彼目。元藏而見其所不見也。故曰目微為明耳。無塞而聞其所不聞也。故曰耳微為聰鼻。無壅而嗅其所不嗅也。故曰鼻微為顫

口無爽而味其所無味也。故曰口微為甘心。無靈而知其所不知也。故曰心微為知知。不惑而所以自得也。故曰知微為德。夫內外交通而無壅蔽之累。此其所以自得也。所以言德於終矣。此至人若是而已矣。

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餒。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諒。知出乎爭。榮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鋤辱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乎。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皆城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心者人之真君也。處於至虛之地而潛於至妙之神。無為而不可係著矣。故曰心有

天遊。一有係著則六根交亂而役物矣。故曰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聖人之所以賊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賊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賊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



子未嘗過而問焉。濱門有親死者，以善毀譽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竟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且爲臣助上而可以利人者，之謂賢。上可以君於國下可以子於民者，謂君子。性下達而不可及於君子者，謂小人。神則不與聖同，憂聖則不與賢同道。君子與小人不問德，故聖人起而應於變，則神人固不問之矣。賢人仕而濟於世，聖人亦不問之矣。君子出而方有爲，則賢人亦不問之矣。小人苟合於一時，則君子亦不問之矣。夫駘者動也，聖賢君子之所爲，所以豫順而也。天下世國焉有不從歟？能各冥其極而不問也。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知道者不言言者不知，聖人之道惟晦默。然後心得矣。心得則足以與言之。此莊子欲得斯人而與言其道也。故曰：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以此見莊子亦欲無言而言之非得已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五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六

宋 王 元 澤 傳 積六

寓言篇

夫天下之世俗惑於異學而不知聖人之道，必假言辭而論之矣。此莊子因而作

寓言篇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者。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辯哉？此聖賢本於不言也。然而必言，必辯者，出於非得已而已。故莊子之所言，亦出不得已。將以祛天下之惑，而反性命之正也。然莊子之爲言，不一矣。故有寓言，有重言，有卮言。

言寓言者極明大道之真空以世俗必爲  
迂怪也故託爲他人所說以言之致其十  
信其九也故曰寓言十九又曰藉外論之  
重言者論述前古之正道使世俗樂聞不  
狀也故推爲耆艾之言以重之致其十信  
其七也故曰重言十七又曰所以已言也  
卮言者不爲一定之辭而愈新如卮器傾  
仰之不一以世俗難知妙本也故和以自  
然之分矣故曰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此三  
者周之所以用而爲書也以三者而詠周  
之所言則然後得周所言之意矣

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  
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  
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  
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  
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於  
不可物固有然物固有不可無物不然無  
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執得其久萬  
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  
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夫物我所以同根也我不言則萬物與我  
爲一也故曰不言則齊既齊而言則物我  
所以復分也故曰齊與言不齊不齊而止  
言則復齊矣故曰無言不言而自齊則物  
我自然均等也故曰是謂天均自然均等  
則守於自然之分矣故曰天均者天倪也  
此卮言不一如此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  
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  
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  
孔子謝之矣而其末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  
乎大本復靈以生焉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  
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  
人乃以心服而不敢違立定天下之定已乎  
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夫聖人入道之妙與化爲一時之所變與  
偕行也安有凝滯之累歟此莊子所以言  
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夫與時偕行  
惟變所適者有向往來今之殊也故向之  
所爲者是則今之所以爲非也今之所爲

者是則乃向時所以爲非也蓋才全而能  
至於命所以圓通如此也惠子不知聖人  
之如此而以爲聖人勤志服膺而後知此  
莊子所以有受才復虛之言也夫才者性  
命之本也虛者精神之宅也聖人能達性  
命之本全精神之宅虛心待物而物來則  
鳴未嘗有言而言必當理譬由同律氣入  
則鳴氣息則止使天下心服而自定也故  
曰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又曰使人乃以心  
服而定天下之所定此聖人所化如此矣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  
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  
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  
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  
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君子非有意於仕然而有時而仕者以其  
爲親也爲親而仕祿雖薄而及於親其心  
所以至樂也此曾子初仕而雖三釜之薄  
而及於親其心所以嘗樂也仕非爲親而  
祿雖厚而不及親其心所以不樂也此曾

子後仕而雖三千鍾之厚而不及親其心所以嘗悲也夫曾子之心一也其仕同也然有悲樂之不同者係其親之存亡也故曰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夫曾子以親為意而豈以儻來之物累心歟親亡祿厚則不悅此仲尼所以有蚊虻過前之喻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神

夫聖人之道奧妙真空而不可以卒知惟在久而方得矣此顏成子游聞子綦之言而至乎九年而方妙也夫一年而野者挫其銳而反朴也二年而從者同其塵而不

迹於俗也三年而通者隨時安變而不蔽惑也四年而物者與物齊諧而無彼我也五年而來者所適皆至而自得也六年而鬼入者達乎幽奧而神與冥會也七年而天成者任於自然而無所虧也八年而不知生不知死者了於不生不死之趣也九年而大妙者盡於真空妙有之至也夫入道而未至于大妙未足以為心得也顏成子游九年而然後至大妙亦可謂之心得矣然而與聖人有聞者聖人生而知之矣

安俟積而後得乎此聖人之所以聖也。眾問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搜搜也奚稽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大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

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鹽漱巾搥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聞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寔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中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夫影者形之所生也形者已之所具也影雖形之所生而無待必形形雖已之所具而無藉於已故影之所待者待於大日而形之所藉者藉於樸素大日明則影所以聚樸素全則形所以忘此莊子所以有罔兩問影與夫老子教陽子之言也夫罔兩者幽陰之物也陽子者陽明之人也處幽陰者不可問其影居陽明者不可飾其形故宜兩忘而已矣兩忘則所謂能冥其極也故莊子言於寓言之篇終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六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七

積七

宋王元澤傳

讓王篇

夫帝王者道外之虛稱天下者度外之一物至人達觀而無心於二者矣此莊子因

作讓王篇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夫堯舜者聖人之有為也有為卒至於無為無為之至則神妙矣此所以皆讓天下也故堯讓天下於子州支父而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而又讓於善卷與石戶之農數子者至人也皆能外形骸忘生死以身為患以寵為辱豈以天下累心歟是以皆辭而不受也故子州支父則以天下至重

而我適有病而不能治之也子州支伯則以天下大器而我亦有病而不能治之也善卷則以衣皮毛葛絺出作入息足以逍遙於天地之間而不能治於天下也石戶之農則以舜使我代勞苦而我亦不能治於天下也數子者皆飾辭以拒而豈有意於天下乎視天下如遺土壤也是以善卷則入山而不返石戶則游海而不還所以全逍遙之妙趣此莊子所以取之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

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大王之去邠所以謹於去就也夫天之生人也均與之性同什之命豈使以外物而傷其性命之情歟大王能知天之所付與而不敢攻狄而決人之性命是以委國而去之矣此大王知天之所為也故天之所為者與天為一也與天為一則物之所以最是以邠人相從而歸也故曰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

不肯出越人黨之以艾乘以玉與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平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僂侯昭僂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手昭僂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僂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夫國土者虛器也敬者不知而傷生以爭之此越之所以三世而弑君也惟達者知之而無心於君國此王子搜所以逃於丹穴而全生也然王子搜雖逃而越人固立以為君所謂迫而後起也迫而後起則非得已此搜所以仰天而呼歎也若王子搜

者亦可謂之至人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宇陋闔並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顏闔者可謂通達而無疵者也處貧賤不以為惡視富貴不以為好當魯君之致幣則罵然不顧而誰使者以其謬誤矣豈以物之儻來而為悅乎此莊子之所以取之也故曰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宜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

道之真以治身者以身為入道之本也身入於道則推其餘可以為國家崇其末可以治天下故曰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宜以治天下然為國家治天下者必成功功

非為道之真也故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故功者興事造業之謂也興事造業則役形而用神故曰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

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至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越楚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養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者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夫生者性命之本也物者養生之具也生為重物為輕達者全其所重而忘所輕其生所以生也世俗忘其所重而徇所輕其生所以不存也此莊子所以有隨珠彈雀之喻矣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柵而甕牖二室榻以為塞上漏下濕匡

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愚興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膾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提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繼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夫富與貴是人之所好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所好所惡皆生於有心惟能無心則好惡所以忘好惡忘則處富貴不知其富貴居貧賤不知其貧賤汎然自得於胷中所以逍遙於天地之間也若原憲曾子者可謂無心矣憲居環堵之室蓬戶而甕牖曾子顏色腫膾而衣冠皆決壞二人未嘗惡貧而忘道故或弦而歌而忘形自得

矣豈務殉物而傷生歟此所以異於世俗矣故曰致道者忘心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溺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道者是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忤丘謂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夫外冥其極者內所以自足自足則所以不憂矣顏回者可謂能冥其極也有六十畝之田不願仕所以鼓琴而自娛也夫不

仕者自足也自娛者不憂也不憂所以為至樂至樂全則自得而已矣是以孔子稱之而以為是丘之得也是丘之得者聖人之所以深得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僅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

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舜以天下讓其友比人無擇比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聖人能全其天樂也天樂全則萬物不足以憂之此孔子窮於陳蔡而弦歌不息也子路子貢者不知聖人樂天知命而不憂以為君子之無恥此孔子不得不語之以窮通之理也夫窮者非窮於道也通者非達於時也以不能知道則謂之窮能通於道則謂之通聖人於道不窮而曲通所不遇者時而已豈若細人而自窮於道乎此聖人自得如此而不改其樂也樂不改則利害榮辱不能汨于中任其所變而已矣此子貢遠悟而所以有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之言又曰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咎光而謀咎光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咎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咎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

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寧。吾行二子非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夫湯放桀武王伐紂所以應天而順人也。應天者可謂知於天順人者可謂知於人。能知天人之所為則此湯武之所以聖也。故堯光下隨伯夷叔齊者不知湯武之所為而共非之又不忍聞其事而自投於洪流餓死於首陽可謂不該不偏之士也。夫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仁義者道德之著而殘賊之則大道所以愈廢也。大道廢則天下性命之情不正矣。此湯武所以必伐而反性命之正也。數子者不達於妙理而徒蔽於分寸豈得謂之該偏之士。

矣。夫莊子之作此篇所以叙至人之所為而明無心之妙道其為言各有其序矣。夫中天下而帝者人之所樂也故首言堯舜不以天下為意而相讓君一國亦人之所樂也次言大王子搜不以邪越累心而逃去貧賤者人之所惡也故言顏闔列子原憲曾子顏回不以貧賤為意而務去及其終則言孔子之窮於陳蔡湯武之除於桀紂所以明無心之道也。夫孔子之在陳蔡豈有心於憂患乎故弦歌不絕而自適也。湯武之除桀紂豈有心於得天下乎故去其殘賊而反正也。莊子能知古人之意而言之所以覺天下之蔽俗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七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八

宋玉元澤傳

盜跖篇

夫達生之暫聚不役實利祿而自適其天性此盜跖如此而已矣。莊子因而作盜跖篇。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



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贈人肝而饋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捶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脯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義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

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義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與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則則居居起則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

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寧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跖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直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沮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皆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

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  
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  
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  
推至忠也自剖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  
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  
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  
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誣名輕  
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草  
若王于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  
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  
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  
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  
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  
子以人之情目欲覩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  
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  
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  
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  
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  
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  
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素

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  
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  
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  
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  
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  
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  
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  
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  
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夫大城衆邑崇位厚祿皆物之所以儻來  
也物之儻來則累於形累於形則傷於生  
豈以有涯之生而役於儻來之物乎如此  
則性命之正不存矣況人生於天地之間  
其壽難及於百年而百年之中疾病憂患  
則過半矣其所以安閑而自適者幾希豈  
務役物而傷生乎此跖之所以不樂爲諸  
侯而所以自適其性也故曰天與地無窮  
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  
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此莊子託  
跖而爲言其篇屬於寓言矣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  
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  
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  
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  
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  
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  
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  
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  
如桀紂則有忤色有忤色有忤色之心者小  
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爲宰相曰  
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  
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  
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義惡滿苟得  
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  
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  
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  
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  
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義成者  
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  
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  
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

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手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季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手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為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威，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腹，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和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

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生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義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使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東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

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義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簫籥之聲，口陳於芻豢醢醢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鴻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尊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雖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則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滿苟得者以苟得外物而充滿其欲也無足者以役於外物而未嘗自足也此莊子製二子之名而寓意夫子張賢人也以仁義之道足以治身足以立名豈必苟求外物而傷生此子張所以挂苟得之鏡也然苟得者惑於所得而易性非顧仁義之道不立歟此所以終不從子張之言也知和者製名也以中和之道足以治心足以行己豈必役於貨財權勢而傷生此知和所以室無足之欲也然無足者惑於不足而動心非顧中和之道不存歟此所以終不信知和之言也此莊子託二子之惑而以譏世俗之失性也故終於不亦惑手之言也亦所以爲寓言

說劍篇

夫天下國家者聖人之利器而其用必在於善藏而其權不可示人矣此莊子因而作說劍篇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十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

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

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夫退處幽密而操至權以獨運轉萬化於不測力旋天地而世莫觀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者此聖人之所以能用利器也豈暴露神靈而使衆得而議之哉是以莊子說劍而言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也夫示之以虛者所謂退處幽密也開之以利者所謂轉於萬化也後之以發者所謂力旋天地也先之以至者所謂威服海內也故處幽密則百姓日用而不知幹萬化則萬物瞻足而衣被旋天地則與造化冥運而生成服海內則以神道設教而無方此周寓爲天下國家之道於說劍而趙文不悟其言也復使莊周就舍待命而試爲劍何其蒙蔽之過乎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

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鐔以豪桀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頭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天子之劍者所謂天下之利器也諸侯之劍者所謂國家之利器也庶人之劍者所謂有為之器也天下之利器不可以強為

為者所以敗之矣惟能無為而藏用則天下所以自化也故曰天下服國家之利器不可以妄執執者所以失之矣亦能無為而藏用則四境所以自治也故四封之內無不賓服有為之器不可以妄動動者所以悔生矣不能戢戈偃武而樂用則國事所以自廢也故曰無所用於國事此三劍者莊子所以言帝王諸侯無為有為之道也趙文遠悟周之所言而致敬於莊子故命宰人上食而王親環繞以盡禮可謂幾於不惑也然推莊子作此篇之意則非為趙文而言之也故屬於寓言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八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九

宋 王 元 澤 積 充

漁父篇

夫能忘憂保真脫於世俗之拘係而樂於江海之游者此惟林漁父若是矣莊子因而作漁父篇

孔子遊手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

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扶犁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友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義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表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賊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

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譎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頹過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諺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高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

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其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夫造物者之造物均受其命而各付其分矣惟人一受成形而不變以待盡故憂患從而以為累此漁父所以有四憂八疵四患之言也夫有心者必有我有我則外不能冥其極也外不能冥其極則衣食之不足爵祿之不持貢職之不表財用之匱乏皆所為憂而已矣憂既生而務役其物以解憂故總佞諂諛賊險慝之疵亦從而生矣八疵生則貪叨矜狠又從而繼生是皆有心有我不能冥極之所致也惟庶人大夫諸侯天子皆冥其極而無心無我則衣食爵祿貢職財用皆度外之物爾豈能累我而為憂乎故不憂而已矣不憂則自得自得則入於無疵也八疵四患又何見其交生乎此莊子託漁父以言其冥極之事也周之所言豈為得已乎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

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義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着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顚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竿

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過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擊逶迤而立而夫子曲要聲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撲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過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內直而不假於物者真也內直者本於精也不假於物者出於誠也故曰真者精誠之至也故精全則與天為一也誠至則可動於天也如此則豈不動於天歟惟不精不誠不能與天為徒而動於天亦不能於人矣故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此篇亦屬

於寓言

列禦寇篇

夫知道達德而外不能遺形忘已而與物同則未為至人而已矣此莊子因而作列禦寇之篇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鑿其所患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食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乎願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為用之感

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

夫至人者內所以藏其真外所以和其光藏其真者固欲遺其形和光者要不異於物故所處則使人不貴已所為則使人不可知與俗沉冥而中心自得此至人之道如此也至于禦寇則不然雖曰乘風適性而未能遺形齊物而外有所矜飾之齊則致五漿之先饋也夫漿之先饋者此人之所以致恭也恭而不已則生悅慕之心悅慕之心生則皆歸從而保聚是已之所以反為於物先也豈為至人之道歟此伯昏瞀人所以有人將保汝之言也

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學莫悟何相執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巧者愈務其巧也其形所以嘗勞矣故曰巧者勞智者慮其有失也其心所以嘗憂矣故曰知者憂此皆矜能役物之累也惟聖人敦兮若朴而未嘗見其能寂然無心

而未嘗見其求逍遙於天地之間若虛舟之不繫也故曰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梓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夫鄭緩之為儒弟翟之為墨因其性之所然也性者天之所付也人受天之性而人才各有所從也緣其所從而習貫則同於自然而已矣故緩之才性從於學其終所以為儒也翟之才性從於儉其終所以為墨也故曰造物者之報人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報其人之天者所謂使之習貫而同自然也緩不知其所以而以弟由已

化而反勝已故感激怨憤以傷生所謂大惑而已矣莊子所以譏其所惑也聖人安其所不安其所不安眾人所不安其所不安其所不安

聖人安其所安者所謂存其正正也不安其所不安者所謂亡其不正也不安其所安者所謂亡其正正也正正存則所以為聖人不正存則所以為眾人矣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占之人天而不人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枝成而無所用其巧

道若大路然知之所以為易也故曰知道易知於大道則勿言所以為難也故曰勿言難夫知道而晦默則無為也故曰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道而騰說則有為也故曰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惟聖人心得於道而無為不有為故曰古之人天而不人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必不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道者無爲之朴也兵者有爲之器也聖人體道無爲而順物情所以無兵而已矣故

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亡道有爲

而逆物情所以多兵而已矣故曰衆人以

不必之故多兵多兵則順兵而外求也

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然兵者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也豈務樂用而持之歟持之則

固難以存也故曰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敵精神寒淺而欲

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

累不知太初後至人者歸精神手無始而甘

冥手無何有之鄉水流手無形發泄手太清

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天下之世俗以遺問之具爲其道而以蹇

淺之知爲其智勞形敵神而欲以澤世而

導物是迷於妙有之至道而暗於太初之

真理所謂心惑而力不贍也安知至人之

所爲乎夫至人入道之至妙遊心於太初

出處寢卧於無盡之域而其行所以不窒

其用所以無方澤世蓋物而天下莫知其

爲也豈若世俗之所爲乎故曰彼至人者

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水

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

乘主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

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搗項黃馘者商之所短

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

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者得車

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

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閔傳

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

有慶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

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

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子

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

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

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

弗齒

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陰陽同其功不

露其神而付物自化不顯其迹而使人相

慕竊兮無爲而復歸於朴素豈欲爲臣於

時歟此魯哀欲用仲尼而顏闔告之以殆

哉圾乎也夫奧妙虛靜者聖人之道也竊

冥悔默者聖人之迹也道不可以知而迹

不可以見今用於魯而爲輔臣則是道可

知而迹可見天下必飾外尚辭而擬之矣

如此則聖人不得不有爲而天下不得不

喪真非所以爲致治之理也故曰方且飾

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又曰難治也

此顏闔能知聖人無用之用矣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

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

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間蔽之人所以有我心也故有我則與

物不齊諧有心則與物相靡刃此所以離

內外之刑也夫與物不齊諧者自拘而所

以傷生也故曰離外刑者金木訊之與物

相靡刃者焚和而亦所以傷生也故曰離  
內者陰陽食之此非不為闇蔽之人乎故  
曰宵人惟真人無我無心而物莫為之累  
安有傷生之患也故曰夫免乎內外之刑  
者惟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  
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  
顯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慄而達有堅而縵  
有緩而鈇

人之心處於至虛之地而居於杳寂之際  
不可以智度而已故曰人心險於山川難  
於知天由有其用而可知人心亦有其  
用而不可以知之故春秋冬夏旦暮之期  
是天之用也情貌願達緩鈇之殊是心之  
用也天之用所期必至而可以知心之用  
所為難副而不可知此孔子之深歎也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就義若渴者見義而為如得於飲也其去  
義若熱者見而不為而必熱於中也是有  
為而已安若不為之為歟非至人孰能與

此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  
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  
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  
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  
而觀其色九微至不肖人得矣

夫君子之人端而虛勉而一內直而外不  
役物也故其忠足以致主其敬足以奉上  
其能足以剋煩其智足以應變其信足以  
不約其仁足以兼濟其節足以拯危酒不  
足以亂其神色不足以悅其心此君子所  
藏如此而挫銳解紛而與物無異小人所  
以同之而難也然而必欲知於君子者此  
莊子所以有遠使之以觀其忠近使之而  
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  
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  
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  
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之言也夫忠敬  
智能仁信節法者此君子皆備於身而可  
以觀之也觀之而不偽則小人固可以別

矣故曰九微至不肖人得矣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  
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錡再命  
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正考父三命而身愈

恭蓋曾子以祿秩雖厚而不足以為貴考

父知軒冕儻來而不足以為榮汝曾子謂

之心化而考父可謂形化者乎不如是則

莊子安得取之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

內視內視而敗矣

夫不思而得則所謂德之無心也求而後

得則所謂德之有心也有心之德則害性

也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有心則心悅於

外也故曰心有眼有眼則不能反視而觀

於復惟務自內視外而喪其真故曰及其

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

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為者也窮有八極

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義壽長大壯麗勇敢八

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多責。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者皆生有我也。惟能無我則八極不足以爲累三必不足以爲役六府不足以傷生非至人孰能與於此。

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達於生則無生也達於智則無智也達於命則順命也無生則形復於無爲也故曰達生之情者傀無智則心無所係也故曰達於智者肖順命則任其壽夭也故曰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然而達生所謂窮理也達性所謂盡性也達命所謂至命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

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齏粉夫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者可謂無心於物也前有楚之召則引在筭之龜以自況而後有人之聘則指人廟之犧以爲喻是當富不能累心也貴富不能累於心則死生焉足以動乎此所以繼言其死也。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齏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鵲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鵲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微微其微也不微夫死者時之適去也氣之暫散也去必有其來而散必有其聚至人知其如此而豈顧形骸之不葬歟此莊子所以有吾以天

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齏送吾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之言以言不葬之葬也夫不葬之葬反真也弟子尚惑而怨其烏鵲之所食非所以知莊子之達觀也。

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微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悲乎。

神明者佛氏之所謂大神大明也大神無方大明有微明不勝神用有差別故曰明不勝神夫神之所用見獨也明之所用見有也見獨則所以入於天而見有則所以入於人入於人則未免於惑也故曰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九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二十

積十

宋王元澤傳

天下篇

大聖人之道不欲散散則外則雜雜則道德不一於天下矣此莊子因而作天下篇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聖人之道散而百家之學盛其術行於天下而不一各以所爲盡道而不可增益也故曰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爲不可加矣安知道不止於一方乎故曰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在曰無乎不在夫道無手不在則其妙所以爲神而其微所以爲明內所以爲聖而外所以爲王皆出於妙本之一也故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此莊子極明大道於終篇以言及神明聖王四者矣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五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蓄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宗者道之原本也道之原本出於天故曰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精者未離乎陽也未離乎陽則天德之至也故曰不離於精謂之神人真者內直而不假於物也故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天者自然也德者自得也道者無爲也任於自然而自得以無爲則所以與化爲一也故曰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履也樂者和也出於道之散而及遠也故曰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君子至人不及天人神人聖人矣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未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

聖人之道其妙所以無方而其微所以及物其精粹所以同於天地其生成所以被於萬物其惠所以霑天下而其澤所以被於群民存於妙本著於粗末推而行之發而至之未嘗不小未嘗不大自精至粗而無有不在此聖人之道也故曰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未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夫聖人之道其精本於至妙而所以爲其獨見其粗存於法度而所以使衆人之可行是以搢紳之士能明之也故曰其明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此莊子所以卒明孔子之道也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

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夫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而後德德失而後仁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爾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者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諂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

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拔已莊子病之思以其說教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而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不憚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寄其心於此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之道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由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是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駢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以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爾然則莊子豈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之用心亦

### 二聖人之徒矣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道藏於內則聖也顯於外則王也百家之術競起而殺亂其道所以晦而不顯也故曰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道既不明而不發世俗焉能見其全純乎又曰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夫不見其全純者是道之所以滅裂而諸子之言交起也故復言道術將爲天下裂而繼言諸子之異術此莊子爲言始終之序也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猶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泥愛兼利而非闢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蓋帝有咸

池竟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護  
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  
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  
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  
服桐棺三十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  
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  
然歎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  
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  
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  
何未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  
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  
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  
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肢脰無毛沐甚雨櫛  
疾風置萬國高大堦也而形勢天下也如此  
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躋為服  
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  
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勒之弟子五侯之徒南  
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  
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

皆以辭偶不件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  
願為之尸其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  
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  
者必自苦以腴無肢脰無毛相進而已矣亂  
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  
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願天  
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  
此自心古之道術有在是者宋鉏尹文聞其  
風而悅之作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  
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合  
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  
民之閒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  
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  
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  
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  
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  
我必得活哉圖傲手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  
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  
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

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  
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  
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  
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  
之知萬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  
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  
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曰  
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謏騫無任  
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  
大聖推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  
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  
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  
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  
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  
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  
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桀相與  
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  
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旣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道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者是者闢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闢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易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闢尹老聃手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

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者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教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環瑋而連牋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淑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閭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訖若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泥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

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卯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卯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踞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繩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圓柄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師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也惠施曰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練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隄矣由天地之迫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蠅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

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  
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  
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夫莊子叙墨子宋鈃尹文彭蒙田駢慎到  
關尹老聃惠施桓團公孫龍之徒而皆言

古之道術在此者蓋明諸子酌取聖道之  
緒餘而各為一家之言也然以關尹老聃  
為真人者以二子不假於物而為言出於  
性之至真也故曰古之博大真人哉周人  
自以其說為謬悠其言為荒唐其辭為無  
端崖者蓋高言盡道而矯世俗之弊天下  
必以其言為謬悠荒唐無崖也故自言之  
而室非可謂明達而先知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二十

七

七

南華真經拾遺

宋王元澤集

積士

太廟之犧 周之為書特有寓而言耳討其  
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為周者之所以訟也周  
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必有為而為天下  
用又自以為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  
見其材孰為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  
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為也及其引  
太廟之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拒衰世  
之常人爾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  
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  
人也  
春秋經世 聖人有論議無辨諸子有辯無  
論議論者論說而止議者議評而止辨者辨  
其事之是非如何耳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  
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聖人有論也春  
秋議而不辨春秋經世之迹第議而已聖人  
有議也聖人之有議非得已也豈若衆人務  
辨以相示歟  
問兩問影 莊子之書兩言問兩之問影以

影之為影似待乎形而實不相待也而不知  
者以起坐俯仰為在形豈知影寔不待於形  
歟夫以影必待形形必待造物者是不能冥  
於獨化耳能冥於獨化則知影之不待形形  
之不待造物極於無有而已故曰惡識其所  
以然不然

夢為胡蝶 莊子以其自適則言夢為胡蝶  
以其自樂則言如魚之樂以胡蝶微小飛揚  
而無所不至矣以魚處深渺而能活其身矣  
所以寓其自適自樂之意於二物在於齊諧  
萬物也

卮言 卮言不一之言也言之不一則動而  
愈出故曰日出言不一而出之必有本故曰  
和以天倪天倪自然之妙本也言有其本則  
應變而無極故曰因以曼衍言應變無極則  
古今之年有時而窮盡而吾之所言無時而  
極也故曰所以窮年此周之為言雖放縱不  
一而未嘗離於道本也故郭象以周為知本  
者所謂知莊子之深也

雜說



萬物之所道者道也道者物之所道而無有不在故在大則未嘗有所過而在細則未嘗有所遺是以萬物之才性分中亦各有所取而此莊周之爲書而言及鯢鰈蜩鴳斥鴳鷦鷯鵲羊魚蚌馬牛草木之類也

道之本在太極之先而不爲萬根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未有天地也先天地生而不爲久自古以固存也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萬有不同謂之富不同同之謂大富有之謂大業此聖人也

有形然後有名有名然後有分有分然後有守莊子曰形名已明分守次之

莊子所謂不折鎔錙不怨飄瓦與夫不怨虛舟之意同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是以孔子欲無言也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非體道者孰能與此

率性者自然也修道者使然也自然者大也使然者人也在自然之中者有也在使然之

外者無也人安能奪其所有益其所無哉故所有者性也所無者莊子之所謂修也德者己之所有也於己之所有人益之是侈也故曰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君子之迹有窮通聖人之道無鈍利民之所見者然也君子之迹有窮通其心則無窮通之異也故曰窮亦樂通亦樂以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也

莊子曰無以故滅命人道之謂故天道之謂命

道譬則歲也聖譬則時也莊周所以作秋水而言時至者當其時而已奈曲士指此而非之宜其憤夏蟲之不可以語於冰井蛙之不可以語於海也

莊子言顏回忘仁義矣未能忘禮樂仁義先忘而禮樂後忘是仁義不如禮樂也此莊子先言忘內而後忘外仁義內也未能忘外禮樂外也內外忘然後能坐忘此其言之所以不同也

聖人以必不必衆人以不必必何謂也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必不必也言必信行必果以不必必也莊子之言有與聖賢相似者不可全非而已矣

聖人不自立意而意常存不自有我而我常在追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非有意而動也非有我而起也亦曰應之而已

莊子曰物物者不物於物與荀子精於道者物物之言相合也

靜者本也動者末也靜與物爲常動與物爲應者聖人也靜與物爲離動與物爲構者衆人也聖人物物衆人物於物知斯而已矣

孔子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莊周曰道不可致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莊周曰德不可至何也曰孔子言其在人莊周言其在天以其在天則自然之道奚由致而自得之德奚由至以其在人則深造之道不可致何由得道日新之德不至何由得德惟大能致然後可以不致惟大能至然後可以不致莊周之書究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將以去

其昏昏而易之以昭昭此歸根復命之說剖斗折衡之言所以由是起矣雖然道於心而會於意則道問而無應又奚俟於言者歟蓋無言者雖足以盡道之妙而不言者無以明故不得已而後起感而後動迫而後應則駕

續上

其所說而載之於後而使夫學者得意則亡象得象則亡言此亦莊子之意有異於世也莊子言澤雉之處樊中以其失於真性也古之至人則能忘其機心息其外慮心與太虛齊道以陰陽會以天地為一朝以曠代為一府無人非為異故物不得而親不得而踈此其迭出於範圍之外而又非澤雉之在手樊中也

莊子曰古之真人過而弗悔當而不得則是聖人未嘗無過也過而不自以為悔與天同也若其與人同者則有改過不吝其更也人皆仰之者矣冬而煖夏而寒天地之過也天地且有過況聖人乎大恐之謂懼小恐之謂惴莊子曰大恐漫漫小恐惴惴

莊子之言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

動其心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知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為亂大矣

夜氣存者萬慮息也不定以存者謂不能朝徹也能朝徹則所謂復德之本也

神有甚於聖而鼓舞萬物者神也與萬物同憂者聖也神不聖則不行聖不行不藏莊周之言尚神而賤聖矯枉之過也

莊子曰自本自根本者一在於木下根者木止於良旁本出於根而根附於本相須而生也故本者命也根者性也老子曰歸根曰靜以言性也靜曰復命以言本也

莊子之言有言真人至人者以真者言乎其性也至者人道之至也

明者神之散神者明之藏是明由神之所致也故曰明不勝神

特上

老子曰天門開闔莊子曰天門無有以其萬物由之而出故曰開闔以其萬物由之而藏故曰無有

莊子之言渾渾者所謂無盡之際復無盡也

萬物芸芸而生成於中所以不見其極也

萬物備之於天地之中而天地非有意於萬物也故曰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萬物亦備於我身而我非外更役物也故曰知大備者無求如此則自得而不適於道也安能舍己而逐物歟故曰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

莊子曰有名有實是物之居者所謂在體為體在用為用而萬物之所由是也無名無實

在物之虛者所謂不聞不見而必集於虛是也可言可意言而愈疏者無言無意而道所以親也

莊周之言載道之妙也蓋其言救性命未散之初而所以覺天下之世俗也豈非不本於道乎天道海也聖人百川也道歲也聖人時也百川雖不同而所同者海四時雖不同而所同者歲孔孟老莊之道雖適時不同而要其歸則豈離乎此哉讀莊子之言求其意而忘其言可謂善讀者矣

南華真經拾遺

南華真經序

福一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无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富无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无心者也夫心无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邁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

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崐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仿佛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疏序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无爲之恬淡明獨化之宵冥鉗鍵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初降衰周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總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爲義古者殺青爲簡以章爲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

卷也故元愷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即注解之道遙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為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遙遊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絃綱略為三釋所言三者第一顧桐柏云逍者銷也遙者遠也銷盡有為累遠見無為理以斯而遊故曰逍遙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不為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第三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克無時不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雖篇雜明於理事內篇雖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所以逍遙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若

鏡既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太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既指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升降內外其契故以德克符次之止水流鑑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真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即寂即應既而驅馭群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拇以下皆以篇名二字為題既无別義今不復次篇也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耽說為之義訓雖注述無可間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年矣依于玄所注三十三篇輒為疏解總三十卷雖復詞情踈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忘耳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一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逍遙遊第一注大小大雖殊而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疏冥猶海也取其冥漠無涯故為之冥東方朔十洲記云冥海無風而洪波百丈巨海之內有此大魚欲明物性自然故標為章首玄中記云東方有大魚焉行者一日過魚頭七日過魚尾產三日碧海為之變紅故知大物生於大處豈獨北冥而已化為為鳥其名為鵬

注鵬鯢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

疏夫四序風馳三光電卷是以負山嶽而

捨故揭舟壑以趨新故化魚爲鳥欲明變化之大理也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疏魚輪其大以表頭尾難知鳥言其背亦示脩短巨測故下文云未有知其脩者也鼓怒翅翼奮迅毛衣既搏風方將擊水遂乃斷絕雲氣背負青天騫者翱翔凌摩雷漢垂陰布影若天涯之降行雲也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注非溟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措心於其間哉

疏運轉也是指斥也即此鵬鳥其形重大若不海中運轉無以自致高昇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且形既遷革情亦隨變昔日爲魚涵泳北海今時作鳥騰翥南溟雖復昇沉性殊道遠一也亦猶死生聚散所遇斯適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以化魚爲鳥

自北徂南者鳥是凌虛之物南即啓明之方魚乃滯溺之蟲北有幽冥之地欲表向明背闇捨溺求進故舉南北鳥魚以示爲道之逕耳而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注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去以六月息者也

注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槍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也

疏姓齊名諧人姓名也亦言書名也齊國有此排諧之書也誌記也擊打也搏聞也扶搖旋風也齊諧所著之書多記怪異之事莊生引以爲證明已所說不虛大鵬既將適南溟不可決然而起所以舉擊兩翅動蕩三千踉蹌而行方能離水然後綏戾

宛轉鼓怒徘徊風氣相扶搖動而上塗經九萬時隔半年從容志滿方言憩止適足而已豈惜情乎哉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注此皆鵬之所憑以飛者耳野馬者遊氣也

疏爾雅云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此言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遙望曠澤之中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也揚土曰塵塵之細者曰埃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以舉於鵬者也夫四生雜沓萬類參差形性不同資待宜異故鵬鼓垂天之翼託風氣以逍遙翺張決起之翅槍榆枋而自得斯皆率性而動稟之造化非有情於遐邇豈措意於騁矜體斯趣者於何而語夸企乎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无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注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爲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

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上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

疏仰視圓穹甚為遼遠碧空高遠算數無窮蒼蒼茫昧豈天正色然鵬處中天人居下地而鵬之俯視不異人之仰觀人既不

辨天之正色鵬亦詎知地之遠近自勝取足適至南溟鵬之圖度止在於是矣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无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注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在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疏且者假借是聊略之辭夫者之發在語之端緒積聚也厚深也杯小器也坳汚陷也謂堂庭坳陷之地也芥草也膠黏也此起譬也夫翻覆一杯之水於坳汚堂地之

間將草葉爲舟則浮汎靡滯若還用杯爲舟理必不可何者水淺舟大則黏地不行故也是以大舟必須深水小芥不待洪流苟其大小得宜則物皆逍遙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疏此合喻也夫水不深厚則大舟不可載浮風不崇高大翼無由凌漢是以小鳥半朝決起槍榆之上大鵬九萬飄風鼓扇其下也

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注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闕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逍遙也

疏培重也天折也闕塞也初賴扶搖故能昇翥重積風吹然後飛行既而上負青天下來風脊一凌霄至六月方止網羅不逮畢弋無侵折塞之禍於何而至良由資待合宜自致得所逍遙南海不亦宜乎

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注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

疏蜩蟬也生七八月紫青色一名蜩螗鸞鳩也即今之斑鳩是也決卒疾之貌槍集也亦突也枋檀木也控投也引也窮也奚何也之適也蜩鳩聞鵬鳥之宏大資

風水以高飛故噴彼形大而劬勞欣我質小而逸豫且騰躍不過數仞突榆檀而栖集時因不到前林投地息而更起逍遙適性樂在其中何須時經六月途遙九萬跋涉辛苦南適胡爲以小笑大夸企自息而不逍遙者未之有也

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注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

疏適往也莽蒼郊野之色遙望之不甚分明也果然飽貌也往於郊野來去三食路既非遙腹猶克飽百里之行路程稍遠春擣糧食爲一宿之備適於千里之塗路既迢遙聚積三月之糧方克往來之食故郭注云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者也

之二蟲又何知

注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爲也此道達之大意

疏郭注云二蟲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且大鵬搏風九萬小鳥決起榆枋雖復遠近不同適性均也咸不知道里之遠近各取足而自勝天機自張不知所以既無意於高卑豈有情於優劣道遠之致其在茲乎而呼鵬爲蟲者大戴禮云東方鱗蟲三百六十應龍爲其長南方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爲其長西方毛蟲三百六十

麒麟爲其長北方甲蟲三百六十靈龜爲其長中央縣蟲三百六十聖人爲其長通而爲語故名鵬爲蟲也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注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歧尚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群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宦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待也疏夫物受氣不同稟分各異智則有明有暗年則或短或長故舉朝菌冥靈宰官榮子皆如年智豈企尚之所及哉故知物性不同不可強相希效也

奚以知其然也

疏奚何也然如此也此何以知年智不相及若此之縣解耶假設其間以生後答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疏此答前問也朝菌者謂天時滯雨於糞

壤之上熱蒸而生陰濕則生見日便死亦謂之大芝生於朝而死於暮故曰朝菌月終謂之晦月旦謂之朔假令逢陰數日便

萎終不涉三旬故不知晦朔也蟪蛄夏蟬也生於麥梗亦謂之麥節夏生秋死故不

知春秋也菌則朝生暮死蟬則夏長秋殂

斯言壽命短促故謂之小年也

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

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

秋

疏冥靈大椿並木名也以榮生爲春以葉

落爲秋冥靈生於楚之南以二千歲爲一

年也而言上古者伏犧時也大椿之木長

於上古以三萬二千歲爲一年也冥靈五

百歲而花生大椿八千歲而葉落並以春

秋賒永故謂之大年也

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注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衆人  
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  
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豪分不可相  
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  
小而必以小美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  
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  
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  
者未之有也

○  
疏彭祖者姓籙名鏗帝顓頊之玄孫也善  
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其  
道可祖故謂之彭祖歷夏經殷至周年八  
百歲矣特獨也以其年長壽所以聲獨聞  
於世而世人比匹彭祖深可悲傷而不悲  
者爲彭祖竄性遐壽非我氣類置之言外  
不敢嗟傷故知生也有涯豈唯彭祖去已  
一毫不可企及於是均椿菌混彭殤各止  
其分而性命安矣  
湯之問棘也是已

注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  
故莊子以所問爲是也

疏湯是帝嚳之後契之苗裔姓子名履字  
天乙母氏扶都見白氣貫月感而生湯豐  
下兌上身長九尺仕夏爲諸侯有聖德諸  
侯歸之遭桀無道因於夏臺後得免乃與  
諸侯同盟於景亳之地會桀於昆吾之墟  
大戰於鳴條之野桀奔於南巢湯既克桀  
讓天下於務光務光不受湯即位乃都於  
亳後改爲商殷開基之主也棘者湯時賢  
人亦云湯之博士列子謂之夏革棘聲  
類蓋字之誤也而棘既是賢人湯師事之  
故湯問於棘詢其至道云物性不同各有  
素分循而直往因而任之殷湯請益漆有  
玄趣莊子許其所問故云是已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  
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鯨  
疏脩長也地以草爲毛髮北方寒沍之地  
草木不生故名窮髮所謂不毛之地鯨魚  
廣闊數千未有知其長者明其大也然冥

海鯨鵬前文已出如今重顯者正言前引  
齊語足爲典實今牽列子再證非虛鄭重  
殷勤以成其義者也

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  
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  
然後圖南

疏鵬背宏巨狀若嵩華旋風曲戾猶如羊  
角旣而凌厲蒼昊逼絕雲霄鼓怒拔揚圖  
度南海故禦寇湯問篇云世豈知有此物  
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  
而誌之是也

且適南溟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  
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  
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注各以得性爲至自盡爲極也向言二蟲  
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畢志榆  
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  
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旣非政慕之所及  
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  
疏且將也亦語助也斥小澤也鴳雀也八



尺曰伊翱翔猶嬉戲也而鷦鷯小鳥縱任  
斥澤之中騰舉踴躍自得蓬蒿之內故能  
啗九萬之遠適欣數仞之近飛斯蓋辨小  
大之性殊論各足之不二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

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注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

疏故是仍前之語夫是生後之詞國是五

等之邦鄉是萬二千五百家也自有智數

功效堪蒞一官自有名譽著聞比周鄉黨

自有道德弘博可使南面徵成邦國安有

黎元此三者稟分不同優劣斯異其於各

足未始不齊視己所能亦猶鳥之自得於

一方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注未能齊故有笑

疏子者有德之稱姓榮氏宋人也然如是

榮子雖能忘有未能遺無故笑宰官之徒

滯於爵祿虛淡之人猶懷嗤笑見如是所

以不齊前既以小笑大示大者不夸今則

以大笑小小者不企而性命不安者理未  
之聞也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

加沮

注審自得也

疏舉皆也勸勵勉也沮怨喪也榮子率性

懷道整然超俗假令世皆譽讚亦不增其

勸獎率土非毀亦不加其沮喪審自得也

定乎內外之分

注內我而外物

疏榮子知內既非我外亦非物內外雙遣

物我兩忘故於內外之分定而不惑也

辯乎榮辱之境

注榮已而辱人

疏忘勸沮於非譽混窮通於榮辱故能反

照明乎心智玄鑒辯於物境不復內我而

外物榮已而辱人也

斯已矣

注亦不能復過此

疏斯此也已止也宋榮智德止盡於斯也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注足於身故間於世也

疏數數猶汲汲也宋榮率性虛淡任理直

前未嘗運智推求役心爲道栖身物外故

不汲汲然者也

雖然猶有未樹也

注唯能自是耳未能無所不可也

疏樹立也榮子捨有證無溺在偏滯故於

無待之心未立逍遙之趣智尚虧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注泠然輕妙之貌

疏姓列名禦寇鄭人也與鄭繻公同時師

於壺丘子林著書八卷得風仙之道乘風

遊泠然輕舉所以稱善也

旬有五日而後反

注苟有待焉則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

而周也

疏旬十日也既得風仙遊行天下每經一

十五日回反歸家未能無所不乘故不可

一時用也

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注自然御風行耳非數數然求之也

疏致得也彼列禦寇得於風仙之福者蓋由炎涼無心虛懷任運非關役情取捨汲汲求之欲明爲道之要要在忘心若運役智慮去之遠矣

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注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

疏乘風輕舉雖免步行非風不進猶有須

待自宰官已下及宋榮禦寇歷舉智德優

劣不同既未洞忘咸歸有待唯當順萬物之性遊變化之塗而能無所不成者方盡逍遙之妙致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无窮

者彼且惡乎待哉

注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爲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爲正自然者不爲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鷃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

能非爲之所能也不爲而自能所以爲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道

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爲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无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待者之巨細乎

疏天地者萬物之總名萬物者自然之別稱六氣者李願云平旦朝霞日午正陽日入飛泉夜半沈澹也天地二氣爲六氣也又杜預云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又支道林云六氣天地四時也辯者變也惡乎待於何也言無待聖人虛懷體道故能乘

兩儀之正理順萬物之自然御六氣以逍遙混群靈以變化苟无物而不順亦何往而不通哉明朝徹於无窮將於何而有待者也故曰至人无己

注無己故順物順物而至矣

神人无功

注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針石故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爲一故无功

聖人无名

注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

疏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言其名故就體語至就用語神就名語聖其實一也詣於靈極故謂之至陰陽不測故謂之神正名百物故謂之聖也一人之上其有此三欲顯功用名殊故有三人之別此三人者則是前文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人也欲結此人无待之德彰其體用反言故曰耳

堯讓天下於許由

疏堯者帝譽之子姓伊祁字放勳母慶都  
譽感赤龍而生身長一丈光上而豐下眉  
有八彩足履翼星有聖德年十五封唐侯  
二十一代兄登帝位都平陽號曰陶唐在  
位七十二年乃授舜年百二十八歲崩葬  
於陽城謚曰堯依謚法翼喜傳聖曰堯言  
其有傳舜之功也許由隱者也姓許名由  
字仲武潁川陽城人也隱於箕山師於齧  
缺依山而食就河而飲堯知其賢讓以帝  
位許由聞之乃臨河洗耳巢父飲犢牽而  
避之曰惡吾水也死後堯封其墓謚曰箕  
公即堯之師也

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  
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疏燭火猶炬火也亦小火也神農時十五  
日一雨謂之時雨也且以日月照燭詎假  
炬火之光時雨滂沱无勞浸灌之澤堯既  
攜謙克讓退已進人所以致此之辭盛推  
仲武也

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  
請致天下

疏治正也尸主也致與也堯既師於許由  
故謂之爲夫子若仲武立爲天子宮內必  
致太平而我猶爲物主自視缺然不足請  
將帝位讓與賢人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注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  
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  
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  
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  
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  
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爲之出  
乎无爲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  
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爲者此  
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者自必於有  
爲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  
疏治謂理也既盡也言堯治天下久以昇  
平四海八荒盡皆清謐何勞讓讓我過辭費  
然觀莊文則貶堯而推許尋郭注乃劣許

而優堯者何耶欲明放勳大聖仲武大賢  
賢聖二塗相去遠矣故堯負宸汾陽而喪  
天下許由不夷其俗乎獨立高山圓照偏  
溺斷可知矣是以莊子援禪讓之迹故有  
燭火之談郭生察无待之心更致不治之  
說可謂探微索隱了文合義宜尋其旨況  
无所稍嫌也

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  
將爲實乎

注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无對故  
堯无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爲匹矣何  
以言其然邪夫與物冥者故群物之所不  
能離也是以无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  
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无行而不與  
百姓共者亦无往而不爲天下之君矣以  
此爲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  
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守  
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  
而爲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待乎內主斯  
有爲君之名而无任君之實也

疏許由偃蹇箕山逍遙潁水臆滕榮利狀  
穢聲名而堯殷勤致請猶希代已許由若  
高九五將爲萬乘之名然實以生名名從  
實起實則是內是主名便是外是實捨主  
取實喪內求外既非隱者所尚故云吾將  
爲實也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  
腹

注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  
疏鷦鷯巧婦鳥也一名工雀一名女匠亦  
名桃蟲好深處而巧爲巢也偃鼠形大小  
如牛赤黑色獐脚脚有三甲耳似象耳尾  
端白好入河飲水而鳥巢一枝之外不假  
茂林獸飲滿腹之餘无勞浩汗況許由安  
茲蓬華不顧金闕樂彼蔬食詎勞玉食也  
歸休乎君子无所用天下爲

注灼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豁者無  
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疏予我也許由寡欲清廉不受堯讓故謂  
堯云君宜速還黃屋歸反紫微禪讓之辭

宜其休息四海之尊於我无用九五之貴  
予何用爲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注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  
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過此乃天下

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爲乎哉自得  
而已矣故堯許之行雖異其於逍遙一也

疏庖人謂掌庖厨之人則今之太官供膳  
是也尸者太廟中神主也祝者則今太常

太祝是也執祭版對尸而祝之故謂之尸  
祝也樽酒器也俎肉器也而庖人尸祝者

各有司存假令膳夫懈怠不肯治庖尸祝  
之人終不越局濫職棄於樽俎而代之宰

烹亦猶帝堯禪讓不治天下許由亦不去  
彼山林就茲帝位故注云帝堯許由各靜

於所遇也已

有吾聞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

疏肩吾連叔並古之懷道人也接輿者姓  
陸名通字接輿楚之賢人隱者也與孔子  
同時而佯狂不仕常以躬耕爲務楚王知

其賢聘以黃金百鎰車駟二乘並不受於  
是夫負妻戴以遊山海莫知所終肩吾聞

接輿之言過無準的故問連叔詢其義旨  
而言吾聞言於接輿者聞接輿之言也莊

生寄三賢以明堯之一聖所聞之狀具列  
於下文也

大而无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  
无極也

疏所聞接輿之言怖弘而无的當一往而  
陳梗槩曾無反覆可尋吾竊聞之驚疑怖

恐猶如上天河漢迢遞清高尋其源流略  
无窮極也

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  
疏逕庭猶過差亦是直往不顧之貌也謂  
接輿之言不偶於俗多有過差不附世情

故大言不合於理耳也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

疏陸通之說其若何此則反質肩吾所聞  
意謂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

約若處子

注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无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无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疏藐遠也山海經云姑射山在寔海之外有神聖之人戡機應物時須揖讓即爲堯舜時須干戈即爲湯武綽綽綽綽也處子未嫁女也言聖人動寂相應則空有並照雖居廊廟无異山林和光同塵在染不染冰雪取其潔淨綽綽綽綽以柔而處子不爲物傷姑射語其絕遠此明堯之盛德窈冥玄妙故託之絕垠之外推之視聽之表斯蓋寓言耳亦何必有姑射之實乎宜忘言以尋其所況此即肩吾述已昔聞以答連叔之辭者也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注俱食五穀而獨爲神人明神人者非五穀所爲而特稟自然之妙氣

疏五穀者黍稷麻菽麥也言神聖之人降生應物挺淳粹之精靈稟陰陽之秀氣雖

順物以資待非五穀之所爲託風露以清虛豈四時之能變也

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疏智照靈通无心順物故曰乘雲氣不疾而速變現无常故曰御飛龍寄生萬物之上而神超六合之表故曰遊乎四海之外也

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注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間

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羣而驅萬物苟无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无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雖淡然而不待坐忘行忘忘而爲之故行若曳枯木不止若聚死灰是以

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

疏凝靜也疵癘疾病也五穀熟謂有年也聖人形同枯木心若死灰本迹一時動寂俱妙凝照潛通虛懷利物遂使四時順序

五穀豐登人无災害物无大枉聖人之處世有此功能肩吾未悟至言謂爲狂而不信

連叔曰然瞽者无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无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瞽哉夫知亦有之

注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爲狂而不信此知之聾盲哉

疏瞽者謂眼無睪縫冥冥如鼓皮也聾者耳病也盲者眼根敗也夫目視耳聽蓋有物之常情也既瞽既聾不可示之以聲色也亦猶至言妙道唯懸解者能知愚惑之徒終身未悟良由智障盲闇不能照察豈唯形質獨有之耶是以聞接與之言謂爲狂而不信自此已下是連叔答肩吾之辭

也

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注謂此接與之所言者自然為物所求但知之聲盲者謂無此理

疏是者指斥之言也時女少年處室之女

也指此接與之言猶如窈窕之女綽約凝潔為君子所求但智之聲盲言謂無此理也

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卅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

注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无往不可旁礴萬物无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无心亦何為不應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為為之耳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然後能乎疏之是語助亦歎美也旁礴猶混同也斬求也孰誰也之人者歎堯是聖人之德者歎堯之盛德也言聖人德合二儀道齊群

品混同萬物制馭百靈世道荒涼蒼生離亂故求大聖君臨安撫而虛舟懸鏡應感无心誰肯勞勞形弊智經營區宇以事為事然後能事故老子云為无為事无事又云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

之人也物莫之傷

注夫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

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注无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无變於已況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言會

疏稽至也夫達於生死則无死无生宜於

水火則不溺不熱假令陽九流金之災百六滔天之禍紛紜自彼於我何為故郭注云死生无變於已何況溺熱之間也哉是其慮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注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為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秕糠耳疏散為塵膩為垢穀不熟為秕穀皮曰糠皆猥物也銘金曰鑄範土曰陶論法翼善

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夫堯至本妙絕形名混迹同塵物甘其德故立名益以彰

聖體然名者粗法不異秕糠謚者世事何殊塵垢既而矯誦倭妄將彼塵垢銀鑄為堯用此秕糠埤埴作舜豈知妙體胡可言

耶是以誰肯以物為事者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无所用之

疏此起譬也資貸也越國逼近江湖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難也章甫冠名也故孔子生於魯衣縫掖長於宋冠章甫而宋實微子之裔越乃太伯之苗一國貿遷往來乃以章甫為貸且章甫本克首飾必須雲鬢承冠越人斷髮文身資貸便成无用亦如榮華本猶滯著富貴起自驕矜堯既體

道洞忘故能无天下故郭注云夫堯之  
无所用天下爲亦猶越人无所用章甫耳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  
射之山汾水之陽當然喪其天下焉

注夫堯之无用天下爲亦猶越人之无所

二十九

用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  
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當然喪  
之而當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  
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  
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  
也自迹觀冥內外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  
堯之爲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  
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  
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迹順者更近  
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屬然以獨  
高爲至而不夷乎俗累斯山谷之士非无  
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无窮哉  
疏治言緝理政言風教此合喻也汾水出  
自太原西入于河水北曰陽則今之晉州  
平陽縣在汾水北昔堯都也宵然者寂寥

是深遠之名喪之言忘是遺蕩之義而四

子者四德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

非本迹也言堯反照心源洞見道境超茲

四句故言往見四子也夫聖人無心有感

斯應故能緝理萬邦和平九土雖復凝神

四子端拱而坐汾陽統御萬機當然而喪

天下斯蓋即本即迹即體即用空有雙照

動寂一時是以姑射不異汾陽山林豈殊

黃屋世人齊其所見曷當信此耶而馬彪

將四子爲齧缺便未達於遠理劉璋推汾

水於射山史迷惑於近事今所解釋稍異

於斯故郭注云四子者蓋寄言明堯之不

一於堯耳世徒見堯之迹豈識其真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

疏姓惠名施宋人也爲梁國相謂語也貽

遺也瓠匏之類也魏王即梁惠王也昔居

安邑國號爲魏後爲強秦所逼徙於大梁

復改爲梁僭號稱王也惠子所以起此大

瓠之譬以譏莊子之書雖復詞旨恢弘而

不切機務故致此詞而更相激發者也

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  
舉也

疏樹者藝植之謂也實者子也惠施既得

瓠種藝之成就生子甚大容受五石仍持

此瓠以盛水漿虛脆不堅故不能自勝舉

二十

也

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

吾爲其無用而捨之

疏剖分割之也瓢勺也瓠落平淺也鳴然

虛大也培打破也用而盛水虛脆不能自

勝分割爲瓢平淺不容多物衆謂无用打

破棄之刺莊子之言不救時要有同此言

應須屏削也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

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爲事

注其藥能令手不拘圻故常漂絮於水中

三十一

也

疏泝泝泝漂也統絮也世世年也宋人隆

冬泝水漂絮以作牽離手指生瘡拘圻有

同龜背故世世相承家傳此藥令其手不

拘圻常得漂絮水中保斯事業永无虧替  
又云游辭也統繡也謂之繡於水之中游  
也

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

疏金方一寸重一斤爲一金也他國遊客

偶爾聞之請買手瘡一術遂費百金之價  
者也

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游辭統不過數金今  
一朝而需技百金請與之

疏獨賣也估價既高聚族謀議世世游辭

爲利蓋寡一朝賣術資皆極多異口同音

僉曰請與

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  
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疏吳越比鄰地帶江海兵戈相接必用爐

船戰士陰冬手多拘圻而客素稟雄才天

生睿智既得方術遂說吳王越國兵難侵

吳吳王使爲將帥賴此名藥而兵手不拘

圻旌旗才舉越人亂轍獲此大捷獻凱而

旋勳庸克著昨之節士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游辭統則  
所用之異也

疏或不定也方藥无工而用者有殊故行  
客得之以封陟宋人用之以游辭此則所  
用工拙之異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聽以爲大樽而浮乎  
江湖而憂其瓠落无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  
心也夫

注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有宜苟得  
其宜安往而不逍遙也

疏據者繩絡之也樽者漆之如酒樽以繩  
結縛用渡江湖南人所謂腰舟者也蓬草  
名拳曲不直也夫數也言大瓠浮汎江湖  
可以舟船淪溺至教興行世境可以濟渡  
群迷而惠生既有蓬心未能直達玄理故  
妄起梧擊之譬譏刺莊子之書爲用失宜  
深可歎之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

疏樗栲漆之類嗅之甚臭惡木者也世間  
名字例皆虛假相與嗅之未知的當故言

人謂之樗也

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  
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

疏擁腫槩也卷曲不端直也規圓而矩  
方塗道也樗栲之樹不材之木根本擁腫

枝幹攀卷繩墨不加方圓无取立之行路  
之旁匠人曾不顧盼也

今子之言大而无用衆所同去也

疏樹既擁腫不材匠人不顧言迹迂誕无  
用衆所不歸此合喻者也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  
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

疏狌野貓也跳梁猶走躑也辟法也謂機  
關之類也罔罟置罟也子獨不見狸狌捕

鼠之狀乎卑伏其身伺候愒慢之鼠東西  
跳躑不避高下之地而中於機關之法身

死罔罟之中皆以利惑其小不謀大故也  
亦猶擊蹠曲奉執持聖迹僞情矯性以要

時利前雖遂意後必危亡而商鞅蘇張即  
是其事此何異乎捕鼠狸狌死於罔罟也



今夫犖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

疏獐牛猶犖牛也出西南夷其形甚大山中遠望如天際之雲數澤之中逍遙養性跳梁投鼠不及野狸亦猶莊子之言不狎

流俗可以理國治身且長且久者也

今子有大樹患其无用何不樹之於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疏无何有猶无有也莫无也謂寬曠无人之處不問何物悉皆无有故曰无何有之鄉也

彷徨乎无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

疏彷徨縱任之名逍遙自得之稱亦是異言一致互有文耳不材之木枝葉茂盛婆娑陰映蔽日來風故行李經過徘徊憩息

徒倚顧步寢臥其下亦猶莊子之言无為虛淡可以逍遙適性陰庇蒼生也

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注夫小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遙也

疏擁腫不材拳曲无取匠人不顧斤斧无加夭折之災何從而至故得終其天年盡其生理无用之用何所困苦哉亦猶莊子之言乖俗會道可以攝衛可以全真既不夭枉於世塗詎肯困苦於生分也

###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一

###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齊物論第二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物與不異而彼我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

注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為歡而嗒焉

解體若失其配匹

疏楚昭王之庶弟楚莊王之司馬字子綦

古人淳質多以居處為號居於南郭故號

南郭亦猶市南宜僚東郭順子之類其人

懷道抱德虛心忘淡故莊子義其清高而

託為論首隱隱也虛數也嗒焉解釋貌耦

匹也為身與神為匹物與我耦也子綦憑

几生忘凝神三退想仰天而歎妙悟自然離

形去智嗒焉墮體身心俱遺物我兼忘故

若喪其匹耦也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注死矣稿木取其寂寞无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枯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无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二也

疏姓類名偃字子游居安處也方欲請益故起而立待如何安處神識凝寂頓異從來遂使形將稿木而不殊心與死灰而无別必有妙術請示所由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注子游常見隱几者而未有若子綦也

疏子游昔見坐忘未盡玄妙今逢隱几實異曩時怪其寂泊无情故發驚疑之旨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注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疏而由汝也喪由忘也許其所問故言不亦善乎而子綦境智兩忘物我雙絕子游不悟而以驚疑故示隱几之能汝頗知不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注籟蕭也夫蕭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无所錯其間矣況之風物

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疏人籟蕭也長一尺二寸十六管象鳳翅舜作也夫蕭管參差所受各足況之風物咸稟自然故寄此二聲以明三籟之義釋在下文

子游曰敢問其芳

疏方道術也雖聞其名未解其義故請三籟其術如何

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注大塊者无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爲名疏大塊者造物之名亦自然之稱也言自然之理通生萬物不知所以然而然大塊之中噫而出氣仍名此氣而爲風也

是唯无作則萬竅怒号

注言風唯无作則萬竅皆怒動而爲聲也

疏是者指此風也作起也言此大風唯當不起若其動作則萬殊之穴皆鼓怒号叫也

而獨不聞之麥麥乎

注長風之聲

山林之畏佳

注大風之所扇動也

疏麥麥長風之聲畏佳扇動之貌而麥麥清吹擊蕩山林遂使樹木枝條畏佳扇動

世皆共觀汝獨不聞之耶下文云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注者似汚者

注此略舉衆竅之所似

疏竅穴樹孔也枅柱頭木也今之斗栱是也圈畜獸關也木既百圍穴亦奇衆故或似人之口鼻或似獸之關圈或似人之耳孔或似舍之枅栱或注曲而擁腫或汚下

而不平形勢无窮略陳此八事亦由世間萬物種類不同或醜或妍蓋稟之造化激者譌者叱者吸者叫者譏者突者咬者

注此略舉異聲之聲殊

疏激者如水湍激聲也譌者如箭鏃頭孔

聲叱者咄聲也吸者如呼吸聲也叫者如

叫呼聲也譏者突聲也突者深也若深谷

然咬者哀切聲也略舉樹穴即有八種風

吹木竅運作八聲亦由人稟分不同種種

差異率性而動莫不均齊假令小大夭壽

未足以相傾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

大和

注夫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

不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

疏冷小風也飄大風也于喁皆是風吹樹

動前後相隨之聲也故冷清風和聲即小

暴疾飄風和聲即大各稱所受曾无勝劣

以況萬物稟氣自然

厲風濟則衆竅為虛

注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虛實雖異其於各得則同

疏厲大也烈也濟止也言大風止則衆竅

虛及其動則衆竅實虛實雖異各得則同

耳況四序盈虛二儀生殺既无心於亭毒

豈有意於度劉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注調調刁刁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

之動搖亦又不同也動雖不同其得齊一

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獨非乎

疏而汝也調調刁刁動搖之貌也言物形

既異動亦不同雖有調刁之殊而終无是

非之異況盈虛聚散生死窮通物理自然

不待不爾豈有是非臧否於其間哉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

敢問天籟

疏地籟則竅穴之徒人籟則簫管之類並

皆眼見此則可知唯天籟深玄卒難頓悟

敢陳庸昧請決所疑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已也

注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

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

成一天耳无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

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者誰哉塊然而

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

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則

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為也故以天言之以

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

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已也夫天且不

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

名也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

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

疏夫天者萬物之總名自然之別稱豈蒼

蒼之謂哉故夫天籟者豈別有一物邪即

比竹衆竅接乎有生之類是爾尋夫生生

者誰乎蓋无物也故外不待乎物內不資

乎我塊然而生獨化者也是以郭注云自

已而然則謂之天然故以天然言之者所

以明其自然也而言吹萬不同且風唯一

體竅為萬殊雖復大小不同而各稱所受

咸率自知豈藉他哉此天賴也故知春生夏長自視耳聽近取諸身遠託諸物皆不知其所以悉莫辨其所然使其自己當分各足率性而動不由心智所謂亭之毒之此天賴之大意者也

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注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賴也

䟽自取由自得也言風竅不同形聲乃異至於各自取足未始不齊而怒動為聲誰使之然也欲明群生糾紛萬象參差分內自取未嘗不足或飛或走誰取其然故知數之怒之莫知其宰此則重明天賴之義者也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

注此蓋知之不同

䟽閑閑寬裕也間間分別也夫智惠寬大之人率性虛淡无是无非小智狹劣之人性靈褊促有取有捨故間隔而分別无是无非故閑暇而寬裕也

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注此蓋言語之異

䟽炎炎猛烈也詹詹詞費也夫詮理大言由如猛火炎燎原野清蕩无遺儒墨小言滯於競辯徒有詞費无益教方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注此蓋寤寐之異

䟽凡鄙之人心靈馳騁耽滯前境无得暫停故其夢寐也魂神交緣而交接其覺悟也則形質開朗而取染也

與接為構日以心闢縵者密者密者

注此蓋交接之異

䟽構合也密深也今穴地藏穀是也密隱也交接世事構合根塵妄心既重濁日不足故惜彼寸陰心與日闢也其運心逐境情性萬殊略而言之有此三別也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注此蓋恐懼之異

䟽惴惴怵惕也縵縵沮喪也夫境有違從而心恒憂慮其不遂恐懼交懷是以小

恐惴惴而怵惕大恐寬暇而沮喪也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䟽機弩牙也括箭括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括役情拒害猛若弩牙唯主意是非更无他謂也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注此蓋動止之異

䟽詛祝也盟誓也言役意是非由如祝詛留心取境不異誓盟堅守確乎情在勝物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

注其衰殺日消有如此者

䟽夫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賈遷驟如交臂愚惑之類豈能覺邪唯乎虛妄是非詐知日新消毀人之衰老其狀例然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

注其溺而遂往有如此者

䟽滯溺於境其求已久所為之事背道棄真欲使復命還原无由可致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

注其厭沒於欲老而愈洩有如此者

疏厭沒溺也顛倒之流厭沒於欲感情堅固有類絨繩豈雅壯年縱恣抑乃老而愈洩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注其利惡輕禍陰結遂志有如此者

疏莫无也陽生也耽滯之心鄰乎死地欲使反於生道无由得之

喜怒哀樂慮變慙姚佚啓態

注此蓋性情之異者

疏凡品愚迷則執違順順則喜樂違則哀

怨然哀樂則重喜怨則輕故喜則心生懽

悅樂則形於舞抃怨則當時曠恨哀則舉

體悲號慮則所度未來歎則咨嗟已往變

則改易舊事慙則屈伏不伸姚則輕浮躁

動佚則奢華縱放啓則開張情欲態則嬌

淫妖冶衆生心識變轉无窮略而言之有

此十二審而察之物情斯見矣

樂出虛蒸成菌

注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

之无方自此以下明無方之自然也物各

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其然彌同也

疏夫簫管內虛故能出於雅樂灑暑氣蒸

故能生成朝菌亦猶二儀萬物虛假不真

從无生有例如菌樂浮幻若是喜怒哀何施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注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夫天地萬物變

化日新與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

耳

疏日晝月夜輪轉循環更相遞代互為前

後推求根緒莫知其狀者也

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注言其自生

疏已止也推求日夜前後難知起心虛度

不如止息又重推旦暮覆察昏明亦莫測

其所由固不知其端緒欲明世間萬法虛

妄不真推求生死即體皆寂故老經云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理由若此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

注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

者即我之自然豈遠之哉

疏彼自然也取稟受也若非自然誰能生

我若无有我誰稟自然乎然我則自然自

然則我其理非遠故曰是亦近矣

而不知其所為使

注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為使也故任

之而理自至矣

疏言我稟受自然其理已具足行手捉耳

聽目視功能御用各有司存亭之毒之非

相為使无勞措意直置任之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注萬物萬情趣舍不同若有真宰使之然

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

皆自然无使物然也

疏夫肢體不同而御用各異似有真性竟

无宰主朕迹攸肇從何而有

可行已信

注今夫行者信已可得行也

疏信已而用可意而行天機自張率性而

動自濟自足豈假物哉

而不見其形

注不見所以得行之形

䟽物皆信已而行不見信可行之貌者也

有情而无形

注情當其物故形不別見也

䟽有可行之情智无信已之形質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

注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也

䟽百骸百骨節也九竅謂眼耳鼻舌口及

下二漏也六藏六腑也謂大腸小腸膀胱

三焦也藏謂五臟肝心脾肺腎也賅備也

言體骨在外藏腑在內竅通內外備此三

事以成一身故言存

吾誰與爲親

注直自存耳

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

注皆悅之則是所私也有私則不能賅而

存矣故不悅而自存不爲而自生也

䟽言夫六根九竅俱是一身豈有親疎私

存愛悅若有心愛悅便是有私身而私之

理在不可莫不任置自有司存於身既然  
在物亦爾

如是皆有爲臣妾乎

注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

爲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

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

然豈直人之所爲哉

䟽臣妾者士女之賤職也且人之一身亦

有君臣之別至如見色則目爲君而耳爲

臣行步則足爲君手爲臣也斯乃出自天

理豈人之所爲乎非關係意親疎故爲君

臣也郭注云時之所賢者爲君才不應世

者爲臣治國治身內外无異

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注夫臣妾但各當其分耳未爲不足以相

治也相治者若手足耳目四肢百體各有

所司而更相御用也

䟽夫臣妾御用各有職司知手執脚行當

分自足豈爲手之不足而脚爲行乎蓋天

幾自張無心相爲而治理之也舉比手足

諸事可知也

其遽相爲君臣乎

注夫時之所賢者爲君才不應世者爲臣

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

下豈有遽哉雖无錯於當而必自當也

䟽夫首自在上足自居下目能視色耳能

聽聲而用捨有時故有貴賤豈措情於上

下而遽代爲君臣乎但任置无心而必自

當也

其有真君存焉

注任之而自爾則非僞也

䟽直置忘懷无勞措意此即真君妙道存

乎其中矣又解真君即前之真宰也言取

捨之心青黃等色本无自性緣合而成不

自不他非无非有故假設疑問以明无有

真君也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注凡得真性用其自爲者雖復卑賤猶不

顧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

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

人忘其本則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

疏夫心境相感欲染斯興是以求得稱情即謂之為益如其不得即謂之為損斯言凡情迷執有得喪以攬心道智觀之无損益於其真性者也

一受其成形成不亡以待盡

注言性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

疏夫稟受形性各有涯量不可改愚以為智安得易醜以為妍是故形性一成終不

中途亡失適可守其分內待盡天年矣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注群品云云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怨

其所行莫能自反此皆衆人之所悲者亦

可悲矣而衆人未嘗以此為悲者性然故

也物各性然又何物足悲哉

疏刃逆也靡順也群品云云銳情逐境境

既有逆有順心便執是執非行有終年速

如馳驟唯知貪境曾无止息格量物理深

可悲傷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注夫物情无極知足者鮮故得止不止復逐於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死而後已故其成功者无時可見也

疏夫物浮競知足者稀故得此不休復逐

於彼所以終身疲役沒命貪殘持影繫風功成何日

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注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至于疲困蕭

然不知所以好此之歸趣云何也

疏蕭然疲頓貌也而所好情篤勞役心靈

形塊斃弊蕭然困苦直以信心好此貪競

責其意謂亦不知所歸愚癡之甚深可哀

人謂之不死奚益

注言其實與死同

疏奚何也耽滯如斯困而不已有損行業

无益神氣可謂雖生之日猶死之年也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注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反比於凡人所

哀則此真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為

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

疏然由知此也念念遷移新新流謝其化而為老心識隨而昏昧形神俱變故謂與

之然世之悲哀莫此甚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注凡此上事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曰

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

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

於生不由知則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

不芒也

疏芒昧闇也言凡人在生芒昧如是舉世

皆感豈有一人不昧者而莊子體道真人

智用明達俯同塵俗故云而我獨芒郭注

稍乖今不依用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无師乎

注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

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

有師故付之而自當

疏夫域情滯著執一家之偏見者謂之成心夫隨順封執之心師之以爲準的世皆如此故誰獨无師乎

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注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

疏愚惑之類堅執是非何必知他理長代己之短唯欲斥他爲短自取爲長如此之

人處處皆有愚癡之輩先豫其中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注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明夫是非者群品之所不能无故至人兩順之

疏吳越路遙必須積旬方達今朝發途昨

日何由至哉欲明是非彼我生自妄心言心必也未生是非從何而有故先分別而後是非先造途而後至越

是以无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

知吾獨且奈何哉

注理无是非而或者以爲有此以无有爲有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

疏夏禹字文命鯀子啓父也謚法泉源流

通曰禹又云受禪成功曰禹理无是非而

惑者爲有此用无有爲有也迷執日久惑心已成雖有大禹神人亦不令其解悟莊

生深懷慈悲獨奈之何故付之之自若不強知之者也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

注各有所說故異於吹

疏夫名言之與風吹皆是聲法而言者必有詮辨故曰有言

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注我以爲是而彼以爲非彼之所是我又

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

疏雖有此言異於風吹而咸言我是僉曰彼非既彼我情偏故獨未定者也

果有言邪

注以爲有言邪然未足以有所定

其未嘗有言邪

注以爲无言邪則據已已有言

疏果決定也此以爲是彼以爲非此以爲非而彼以爲是既而是非不定言何所詮

故不足稱定有言也然彼此偏見各執是非據已所言故不可以爲无言也

其以爲異於數音亦有辯乎其无辯乎

注夫言與數音其致一也有辯无辯誠未可定也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

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

疏辯別也鳥子欲出卵中而鳴謂之鵲音

也言亦帶鵲曰鵲夫彼此偏執不定是非

亦何異鵲鳥之音有聲無辯故將言說異於鵲音者恐未足以爲別者也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

疏惡乎謂於何也虛通至道非真非偽於何逃匿而真偽生焉

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注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之



名紛然而起

疏至教至言非非非是於何隱蔽有是有非者哉

道惡乎往而不存

注皆存

疏存在也陶鑄生靈周行不殆道无不偏于何不在乎所以在偽在真而非真非偽也

言惡乎存而不可

注皆可

疏玄道真言隨物生殺何往不可而言隱邪故可是可非而非非非是者也

道隱於小成

疏小成者謂仁義五德小道而有所成得者謂之小成也世薄時澆唯行仁義不能

行於大道故言道隱於小成而道不可隱也故老君云大道廢有仁義

言隱於榮華

注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

小成而滅於大全也

疏榮華者謂浮辭華美之言也只為滯於華辭所以蔽隱至言所以老君經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故有儒墨之是非

疏昔有鄭人名緩學於求氏之地三年藝成而化為儒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行仁義之道辯尊卑之位故謂之儒也緩弟名翟緩化其弟遂成於墨墨者尚道也尚賢崇禮儉以兼愛摩頂至踵以救蒼生此謂之墨也而緩翟二人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緩恨其弟感激而死然彼我是非其來久矣爭競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為亂群之帥是知道喪言隱方督是非

以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注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並起各私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疏天下莫不自以為是以彼為非彼亦與汝為非自以為是故各用己是是彼非各

用己非非彼是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注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无是无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无是无非也

欲明无是无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无非非是則无是

疏世皆以他為非用己為是今欲翻非作是翻是作非者无過還用彼我反覆相明

反覆相明則所非者非非則无非所是者非是則无是无是則无非故知是非皆虛妄耳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注物皆自是故无非是物皆相彼故无非

彼无非彼則天下无是矣无非是則天下无彼矣无彼无是所以玄同也

疏注曰物皆自是故无非是物皆相彼故无非彼无非彼也則天下无是矣无非是也則天下无彼矣无彼无是所以玄同此

注理盡无勞別釋

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

疏自爲彼所彼此則不自見自知已爲是便則知之物之有偏也例皆如是若審能見他見自故无是无非也

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第二十一

注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爲是自以爲是則以彼爲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

疏夫彼對於此是待於非文家之大體也今言彼出於是者言約理微舉彼角勢也欲示舉彼明此舉是明非也而彼此是非相因而有推求分析即體皆空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生方死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注夫死生之變猶春夏秋冬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

則无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爲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爲生則无死矣无生无死无可无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

疏方方將也言彼此是非无異生死之說

也夫生死交謝由寒暑之遞遷而生者以生爲生死者將生爲死亦如是者以是爲是而非者以是爲非故知因是而非因非而是因非而是則无是矣因是而非則无非矣是以无是无非无生无死无可无不

可何彼此之論乎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注夫懷豁者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途而是非無患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无所奪故也

疏天自然也聖人達悟不由是得非直置

虛凝照以自然之智只因此是非而得無

非無是終不奪有而別證無是亦彼也

注我亦爲彼所彼

彼亦是也

注彼亦自以爲是

疏我自以爲是亦爲彼之所非我以彼爲非而彼亦自以爲是也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注此亦自是而非彼彼亦自是而非此此與彼各有一是一非於體中也

疏此既自是彼亦自是此既非彼彼亦非此故各有一是一各有一非也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注今欲謂彼爲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爲是而是復爲彼所彼故復是有無未畧定也

疏夫彼此是非相待而立反覆推討舉體浮虛自以爲是此則不無爲彼所彼此則

不有有無彼此未可決定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注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

疏偶對也。極要也。體夫彼此俱空是非兩幻。凝神獨見而無對於天下者可謂會其玄極。得道極要也。前則假問有無待奪不定。此則重明彼此當體自空。前淺後深。所以爲次也。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注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爲環而得其中者。無是非也。無是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

疏夫絕待獨化道之本始爲學之要。故謂之樞環者。假有二竅中者。真空一道環中空矣。以明無是非。非無窮。故應亦無窮也。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注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

疏夫物莫不自是。故是亦一無窮。莫不相非。故非亦一無窮。唯彼我兩忘。是非雙遣。

而得環中之道者。故能大順蒼生乘之遊也。

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疏指手指也。馬戲籌也。喻比也。言人是否

各執彼我異情。故用已指比他指。即用他指爲非。指復將他指比汝指。汝指於他指覆爲非。指矣。指義既爾。馬亦如之。所以諸法之中。獨舉指者。欲明近取諸身。切要無過。於指遠託諸物。勝負莫先於馬。故舉二事以況是非。

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注夫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爲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復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爲非指矣。此亦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

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彼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殺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

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太寧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非也。

疏天地雖大一指。可以蔽之。萬物雖多一馬。可以理盡。何以知其然邪。今以彼我是非。反覆相喻。則所是者。非是。所非者。非非。故知二儀萬物。無是非非者也。

可乎可

注可於已者。即謂之可

不可乎不可

注不可於已者。即謂之不可

疏夫理無是非。而物有違順。故順其意者。則謂之可。乖其情者。則謂之不可。違順既空。故知可不可皆妄也。道行之而成。

注無不成也

疏大道曠蕩亭毒含靈周行萬物無不成就故在可成於可而不當於可在不可成不可亦不當於不可也物謂之而然

注無不然也

疏物情顛倒不達違從虛計是非妄為然不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疏心境兩空物我雙幻於何而有然法遂執為然於何不然為不然也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注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

疏物情執滯觸境皆迷必固為有然必固謂有可豈知可則不可然則不然耶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疏群品云云各私所見皆然其所然可其所可

故為是舉廷與楹屬與西施恢悅悽怪道通為一

注夫廷橫而楹縱屬醜而西施好所謂齊

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舉縱橫好醜恢悅悽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理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為一也

疏為是義故略舉八事以破之廷屋梁也楹舍柱也屬病醜人也西施吳王美姬也

恢者寬大之名悅者奇變之稱悽者矯詐之心怪者妖異之物夫縱橫美惡物見所以萬殊恢悽奇異世情用之為傾側故有是非不可迷執其分今以玄道觀之本來無二是以妍醜之狀萬殊自得之情惟一故曰道通為一也

其分也成也

注夫物或此以為散而彼以為成

疏夫物或於此為散於彼為成欲明聚散無恒不可定執此則於不二之理更舉論端者也

其成也毀也

注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毀

疏或於此為成於彼為毀物之涉用有此不同則散毛成龜伐木為舍等也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注夫成毀者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故無成與毀猶無是與非也

疏夫成毀是非生於偏滯者也既成毀不定是非無主故無成毀通而一之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

疏寓寄也庸用也唯當達道之夫凝神玄鑒故能去彼二偏通而為一為是義故成功不處用而忘用寄用群才也

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注夫達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

當於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

疏夫有夫至功而推功於物馳馭億兆而

寄用群才者其惟聖人乎是以應感無心靈通不滯可謂冥真體道得玄珠於赤水者也

通得而幾矣

注幾盡也至理盡於自得也

疏幾盡也夫得者內不資於我外不資於物無思無為絕學絕待通爾而得蓋無所

由與理相應故能盡妙也

因是已

注達者因而而不作

疏夫達道之士無作無心故能因是非而非

無是非循彼我而無彼我我因循而已豈

措情哉

格二

二十八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注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

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

疏已而者仍前生後之辭也夫至人無心

有感斯應譬彼明鏡方茲虛谷因循萬物

影響蒼生不知所以然不知所以應豈有

情於臧否而係於利害者乎以法因人可

謂自然之道也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

疏夫玄道妙一常湛以然非由心智謀度

而後不二而愚者勞役神明邂逅言辯而

求一者與彼不一無一異矣不足類也不

知至理理自混同豈俟措心方稱不二耶

謂之朝三

疏比起譬也

何謂朝三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

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

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

注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

為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

同衆狙之惑因所好而自是也

疏此解譬也狙獼猴也賦付與也茅橡子

也似栗而小也列子曰宋有養狙老翁善

解其意戲狙曰吾與汝享朝三而暮四足

乎衆狙皆起而怒又曰我與汝朝四而暮

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焉朝三暮四朝四

暮三其於七數並皆是一名既不虧實亦

無損而一喜一怒為用愚迷此亦同其所

好自以為是亦猶勞役心慮辯飾言詞混

同萬物以為其一因以為一者亦何異衆

狙之惑耶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

注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

疏天均者自然均平之理也夫達道聖人

虛懷不執故能和是於無是同非於無非  
所以息智乎均平之鄉休心乎自然之境  
也

是之謂兩行

注任天下之是非

疏不離是非而得無是非故謂之兩行

格二

三十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三

福三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疏至造極之名也淳古聖人運智虛妙雖

復和光混俗而智則無知動不乖寂常真

妙本所至之義列在下文也

惡乎至

疏假設疑問於何而造極耶

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注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

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

所不應也

疏未始猶未曾世所有法悉皆非有唯物

與我內外咸空四句皆非蕩然虛靜理盡

於此不復可加答於前問意以明至極者

也

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

注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

疏初學大賢鄰乎聖境雖復見空有之異

而未嘗封執

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

注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

疏通欲難除滯物之情已有別惑易遣是

非之見猶忘也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

注無是非乃全也

疏夫有非有是流俗之鄙情無是非非達

人之通鑒故知彼我彰而至道隱是非息

而妙理全矣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注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

愛釋私玄同彼我也

疏虛玄之道既以虧損愛染之情於是乎

成著矣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注有之與無斯不能知乃至

疏果決定也夫道無增減物有虧成是以

物愛既成謂道爲損而道實無虧也故假

設論端以明其義有無既不決定虧成理

非實錄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

氏之不鼓琴也

注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弦雖有繁

手遺聲多矣而執篙鳴弦者欲以彰聲也

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

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

之不鼓琴也

疏姓昭名文古之善鼓琴者也夫昭氏鼓

琴雖云巧妙而鼓商則喪角揮宮則失徵

未若置而不鼓則五音自全亦由有成有

虧存情所以乖道無成無虧忘智所以合

真者也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技也惠子之據梧

也三子之知幾乎

注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已所明以

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

或據梧而瞑

疏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師甚知音律支

柱也策打鼓枝也亦言擊節枝也梧琴也

今謂不爾昭文已能鼓琴何容二人共同一伎況檢典籍無惠子善琴之文而言據梧者只是以梧凡而據之談說猶隱凡者也幾盡也昭文善能鼓琴師曠妙知音律惠施好談名理而三子之性稟自天然各以己能明示於世世既不悟已又疲怠遂使桂棹假寐以復凭几而瞑三好之能咸盡於此

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

注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

疏惠施之徒皆少年盛壯故能運載形智

至于衰末之年是非少盛久當困苦也

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

注言此三子唯不好其所明自以殊於衆人

疏三子各以己之所好耽而翫之方欲矜其所能獨異於物

其好之也欲以明之

注明示衆人欲使同乎我之所好

疏所以疲倦形神好之不已者欲將已之

道術明示衆人也

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

注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已之道術終於昧然也

疏彼衆人也所明道術也白即公孫龍守

白馬論也姓公孫名龍趙人當六國時第

子孔穿之徒堅執此論橫行天下服衆人

之口不服衆人之心言物稟性不同所好

各異故知三子道異非衆人所明非明而

強示之彼此終成暗昧亦何異乎堅執守

白之論眩惑世間雖宏辯如流終有言而

無理也

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

注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亦卒不成

疏綸緒也言昭文之子亦乃荷其父業終

其綸緒卒其年命竟無所成況在他人如

何放哉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

注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

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

亦可謂成也

疏我衆人也若三子異於衆人遂自以爲

成而衆人異於三子亦可謂之成也

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注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

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

以耀彼不捨已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宜其

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己之

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

疏若三子之與衆物相與而不謂之成乎

故知衆人之與三子彼此共無成矣

是故滑稽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

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注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稽之耀則圖而

域之恢悅懽怪則通而一之使群異各安

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已不用於物

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

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

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

疏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

明故能晦跡同地韜光接物終不眩耀群品亂惑蒼生亦不矜己以率人而各域限於分內忘懷大順於萬物爲是寄於群才而此運心可聖明真知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

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注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

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爲是而彼

以無爲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

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

與不類又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

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

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

不遣而是非自去矣

疏類者輩徒相似之類也但群生愚迷滯

是滯非全論乃欲反彼世情破茲迷執故

假且說無是非非則用爲真道是故復言

相與爲類此則遣於無是非也既而遣

之又遣方至重玄也

雖然請嘗言之

注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

疏嘗試也夫至理難復無言而非言無以

詮理故試寄言仿象其義

有始也者

注有始則有終

疏此假設疑問以明至道無始無終此遣

於始終也

有未始有始也者

注謂無終始而一死生

疏未始猶未曾也此又假問有未曾有始

終不此遣於無始終也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注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

一也

疏此又假問有未曾有始也者斯則遣於

無始無終也

有有也者

注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

疏夫萬象森羅悉皆虛幻故標此有明即

以有體空此句遣有也

有無也者

注有無而未知無無則是非好惡猶未離

懷

疏假問有此無不今明非但有即不有亦

乃無即不無此句遣於無也

有未始有無也者

注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

疏假問有未曾有無不此句遣非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

疏假問有未曾有無不此句遣非非

無也而自淺之深從羣入妙始平有有終

乎非無是知離百非超四句明矣前言始

終此則明時今言有無此則辨法唯時與

法皆虛靜者也

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注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

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

疏前後有無之迹入非非有無之本今後

非非有無之體出有無之用而言俄者明

即體即用俄爾之間蓋非賒遠也夫玄道



窈冥其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有無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誰能決定無耶誰能決定有耶此又就有無之用明非有非無之體者也

今我則已有謂矣

注謂無是非即復有謂

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注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會中也

疏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嘗言之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無言耶欲明理家非默非言教亦非無非有恐學者滯於文字故致此辭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大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注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豪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

小不為不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其性足者為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豪為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總括不美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

疏秋時獸生豪毛其末至微故謂秋豪之末也人生在於櫟樗而亡謂之殤子太天也夫物之生也形氣不同有小有大有天有壽若以性分言之無不自足是故以性之為大天下莫大於豪末無餘為小天下莫小於太山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豪末為大則天下無小小大既爾天壽亦然是以兩儀雖大各足之性乃均萬物雖多自

得之義唯一前明不終不始非有非無此明非小非大無天無壽耳

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

注萬物萬形同於自得其得一也已自一矣理無所言

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

注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言矣

疏夫玄道冥寂理絕形聲誘引迷途稱謂斯起故一雖玄統而猶是名教既謂之一豈曰無言乎

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

注夫以言言一而非言也則一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況乎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疏夫妙一之理理非所言是知以言言一

而一非言也且一既一矣言又言焉有一有言二名斯起覆將後時之二名對前時之妙一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從三以往假有善巧筭歷之人亦不能紀得其數而況凡夫之類乎

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

注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三況尋其末數其可窮乎

疏自從也適往也夫至理無言言則名起故從無言以往有言纔言則至乎三況從

有言往有言枝流分派其可窮乎此明一切方法本無名字從無生有遂至於斯矣

無適焉因是已

注各止於其所能乃最是也

疏夫諸法空幻何獨名言是知無即非無

有即非有有無名數當體皆寂既不從無以適有豈復自有以適有耶故無所措意於往來因循物性而已矣

夫道未始有封

注冥然無不在也

疏夫道無不在所在皆無蕩然無際有何封域也

言未始有常

注彼此言之故是非無定

疏道理虛通既無限域故言教隨物亦無

常定也

爲是有有吟也

注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

疏畛畹畔也理無崖域教隨物變是爲義

故畛分不同

請言其畛

疏畛假設問旨發起後文也

有左有右

注各異便也

疏左陽也右陰也理雖凝寂教必隨機畛

域不同昇沉各異故有東西左右春秋生

殺

有倫有義

注物物有理事事有宜

疏倫理也義宜也群物糾紛有理存焉萬

事來差各隨宜便者也

有分有辯

注群分而類別也

疏辯別也飛走雖衆各有群分物性萬殊

自隨類別矣

有競有爭

注並逐曰競對辯曰爭

疏夫物性昏愚彼我封執既而並逐勝負

對辯是非也

此之謂八德

注略而判之有此八德

疏德者功用之名也群至功用轉變無窮略而陳之有此八種斯則釋前有畛之義

也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注夫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

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

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則是引

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八

畛同於自得也

疏六合者謂天地四方也六合之外謂衆生性分之表重玄至道之鄉也夫玄宗固象出四句之端妙理希夷超六合之外既非神口所辯所以存而不論也

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注陳其性而安之

疏六合之內謂蒼生所稟之性分夫云云取捨皆起妄情尋責根源並同虛有聖人隨其機感陳而應之既曰馮虛亦無可詳議故下文云我亦妄說之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注順其成迹而凝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衆人也

疏春秋者時代也經者典誥也先王者三皇五帝也誌記也夫祖述軒頊憲章堯舜記錄時代以爲典謨軌轍蒼生流傳人世而聖人議論利益當時終不執是辯非滯於陳迹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

注夫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己以分

別之者不見彼之自別也

疏夫理無分別而物有是非故於無封無域之中而起有分有辯之見者此乃一曲之士偏滯之人亦何能剖析於精微分辯於事物者也

曰何也

疏假問質疑發生義育

聖人懷之

注以不辯爲懷耳聖人無懷

疏夫達理聖人冥心會道故能懷藏物我

包括是非枯木死灰曾無分別矣

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注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已所知以示之

疏衆多之人即衆生之別稱也凡庸迷執未解虛妄故辯所知示見於物豈唯不見

彼之自別亦乃不鑒已之妙道故云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

注付之自稱無所稱謂

疏大道虛廓妙絕形名既非色聲故不可

稱謂體道之人消聲亦爾也

大辯不言

注已自別也

疏妙悟真宗無可稱說故辯彫萬物而言無所言

大仁不仁

注無愛而自存也

疏亭毒群品汎愛無心譬彼育春非爲仁也

大廉不嗛

注夫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容其嫌盈

疏夫玄悟之人鑒達空有知萬境虛幻無

一可貪物我俱空何所遜讓

大勇不怯

注無往而不順故能無險而不往

疏伎逆也內蘊慈悲外弘接物故能俯順

塵俗惠救蒼生虛已逗機終無逆逆

道昭而不道

注以此明彼彼此俱失矣

疏明已功名炫耀於物此乃淫偽不是真道

言辯而不及

注不能及其自分

疏不能玄默唯滯名言華詞浮辯不達深

理

仁常而不成

注物無常愛而常愛必不同

疏不能忘愛釋知玄同彼我而恒懷恩惠

每挾親情欲効成功無時可見

廉清而不信

注噉然廉清貪名者耳非真廉也

疏皎然異俗卓爾不群意在聲名非實廉

也

勇伎而不成

注伎逆之勇天下共疾之無敢舉足之地

也

疏捨慈而勇伎逆物情眾共疾之必無成

遂也

五者因而幾向方矣

注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者也不能止乎

本性而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

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耳雖希翼鸞鳳擬

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實學彌得而性彌

失故齊物而偏尚之累去矣

疏國圖也幾近也五者即已前道昭等也

夫學道之人直須韜晦而乃矜炫已之能

顯耀於物其於道也不亦遠乎猶如慕方

而學圓圖愛飛而好游泳雖希翼鸞鳳終

無鸞鳳之能擬規日月非有幾方之效故

也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注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止於所知

之內而至也

疏夫境有大小智有明闇智不逮者不須

強知故知止其分學之造極也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

天府

注浩然都任之也

疏孰誰也天自然也誰知言不言之言道

不道之道以此積辯用茲通物者可謂合

於自然之府藏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

注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

虛之變也

而不知其所由來

注至理之來自然無迹

疏夫巨海深宏莫測涯際百川注之而不

滿尾閭泄之而不竭體道大聖其義亦然

萬機頓起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忤

其慮故能囊括群有府藏含靈又譬懸鏡

高堂物來斯照能照之智不知其所由來

可謂即照而忘忘而能照者也

此之謂葆光

注任其自明故其光不弊也

疏葆蔽也至忘而照即照而忘故能韜蔽

其光其光彌朗此結以前天府之義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

而不釋然其故何也

注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治也將

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間以起對也

疏釋然怡悅貌也宗膾脞款是堯時小蕃三國號也南面君位也舜者顓頊六世孫也父曰瞽瞍母曰握登感大虹而生舜生於姚墟因即姓姚住於媯水亦曰媯氏目有重瞳子因字重華以仁孝著於鄉黨堯聞其賢妻以二女封邑於虞年三十總百揆三十三受堯禪即位之後都於蒲坂在位四十年讓禹後崩葬於蒼梧之野而三國貢賦既愆所以應須問罪謀事未定故聽朝不怡欲明齊物之一理故寄問答於二聖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

注大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也

若不釋然何哉

疏三子即三國之君也言蓬艾賤卑斥鷃足以逍遙泥蕃國雖卑三子足以存養乃不釋然有何意謂也

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

注夫重明登天六合具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

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注夫日月雖無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遠邇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

疏進過也淮南子云昔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封豨長蛇皆為民害於是堯使羿上射十日遂落其九下殺長蛇以除民害夫十日登天六合俱照覆益隱處猶有不明而聖德所臨無幽不燭運茲二智過彼三光乃欲興動干戈伐令從已於安任之道豈曰弘通者耶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疏齧缺許由之師王倪弟子並堯時賢人也託此二人明其齊一物情顛倒執見

不同悉皆自是非他頗知此情是否

曰吾惡乎知之

注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故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

疏王倪答齧缺云彼此各有是非遂成無主我若用知知彼我知還是是非故我於何知之言無所用其知也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疏子既不知物之同是頗自知己之不知乎此從龐入妙次第窮質假託師資以顯

深趣

曰吾惡乎知之

注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群才之自當

疏若以知知不知不知還是知故重言於何知之還以不知答也

然則物無知邪

疏重責云汝既自無知物豈無知者邪

曰吾惡乎知之

注都不知乃曠然無不任矣

疏豈獨不知我亦乃不知物唯物與我內  
外都忘故無所措其知也

雖然嘗試言之

注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

疏然乎猶雖然也既其無知理無所說不

可的當故嘗試之也

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

注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

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為不知矣夫蛙蜩

之知在於轉丸而笑蛙蜩者乃以蘇合為

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

疏夫物或此知而彼不知彼知而此不知

魚鳥水陸即其義也故知即不知不知即

知凡庸之人詎知此理耶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不知邪

注所謂不知者直是不同耳亦自一家之

知

疏所謂不知者彼此不通耳非謂不知

耳

且吾嘗試問乎汝

注己不知其正故試問汝

疏理既無言不敢正據聊復反質試問乎

汝

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鰯然乎哉木處則惴惴

惴惴惴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

注此略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

疏惴惴惴惴是恐迫之別名然乎哉謂不

如此也言人溼地臥寢則病腰跨偏枯而

死泥鰯豈如此乎人於樹上居處則迫怖

不安獲猴跳躑曾無所畏物性不同便宜

各異故舉此三者以明萬物誰知正定處

手所是知蓬戶金閨榮辱安在

民食芻麥麋鹿食薦蚶蛆甘帶鵠鴉嗜鼠四

者孰知正味

注此略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

疏芻草也是牛羊之類麥養也是犬豕之

徒皆以所食為名也麋與鹿而食長薦茂

草鵠鴉鴉鳥便嗜腐鼠蜈蚣食蛇略舉四

者定與誰為滋味乎故知盛饌蔬食其致

一者也

獲獮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鰯與魚游毛嬙麗

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

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注此略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

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

疏獲獮狙以為雌雄麋鹿更相撓泥鰯與

魚游戲毛嬙越王嬃婁麗姬晉國之寵嬪

此二人者姝妍冠世人謂之美也然魚見

怖而深入鳥見驚而高飛麋鹿走而不顧

舉此四者誰知宇內定是美色耶故知凡

夫愚迷妄生憎愛以理觀察孰是非哉決

卒疾貌也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吾

惡能知其辯

注夫利於彼者或害於此而天下之彼我

無窮則是非之境無常故唯莫之辯而任

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

疏夫物乃衆而未嘗非我故行仁履義損

益不同或於我為利於彼為害或於彼為

是則於我為非是以從彼我而互觀之是

1016 \ 4 B 13 - 2

非之路仁義之緒樊亂糾紛若殺饌之雜  
亂既無定法吾何能知其分別耶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注未能妙其不知故猶嫌至人當知之斯  
懸之未解也

䟽齧缺曰未悟彼此之不知更起利害之  
疑請云子是至人應知利害必其不辯迷  
闇若夜游重為此難冀州後答之矣

王倪曰至人神矣  
注無心而無不順

䟽至者妙極之體神者不測之用夫聖人  
虛已應物無方知而不知辯而不辯豈得  
以名言心慮億度至人耶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汜而不能寒疾雷破  
山風振海而不能驚

注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雖涉至變  
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覺介於胷中也  
䟽汜凍也原澤焚燎河漢水凝雷奮奮發  
而破山飄風濤蕩而振海而至人神凝未  
兆體與物冥水火既不為災風雷詎能驚

駭猶如此也虛淡無心方之雲氣陰莖群  
品順物而行  
若然者乘雲氣  
注寄物而行非我動也

騎日月

注有晝夜而無死生也  
䟽昏明代序有晝夜之可分處順安時無  
死生之能異而控馭群物運載含靈故有  
乘騎之名也耳

而遊乎四海之外

注夫唯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為故馳萬  
物而不窮也  
䟽動寂相即真應一時端坐寥宇之中而  
心遊四海之外矣  
死生無變於已

注與變為體故死生若一  
而況利害之端乎

注況利害於死生愈不足以介意  
䟽夫利害者生涯之損益耳既死生為晝  
夜乘變化以遨遊況利害於死生曾何足

以介意矣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  
從事於務

注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從而事之也  
䟽務猶事也諸於也瞿鵲是長梧弟子故

謂師為夫子夫體道聖人忘懷冥物雖涉  
事有而不以為務混跡塵俗泊爾無心豈  
措意存情從於事物瞿鵲既欲請益是以  
述昔之所聞者也

不就利不違害

注任而直前無所避就  
䟽違避也體窮通之關命達利害之有時  
故推理直前而無所避就也  
不喜求  
注求之不喜直取不怒

䟽妙悟從速也故物求之而不忻喜矣  
不緣道  
注獨至者也

䟽夫聖智凝湛照物無情不將不迎無生  
無滅固不以攀緣之心行乎虛通至道者

也

無謂有謂有謂無謂

注凡有稱謂者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有此無謂也

疏謂言教也夫體道至人虛夷寂絕從本

福五

降迹感而遂通故能理而教無謂而有謂教而理有謂而無謂者也

而遊乎塵垢之外

注凡非真性皆塵垢也

疏和光同塵處染不染故雖在羣俗之中

而心自遊於塵垢之外者矣

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

吾子以為奚若

疏孟浪猶率略也奚何也若如也如何所謂不緣道等乃窮理盡性瞿鵠將為妙道

之行長梧用作率略之談未知其理如何

以何為是

長梧子曰黃帝之所聽瑩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疏聽瑩疑惑不明之貌也夫至道深玄非

名言而可究雖復三皇五帝乃是聖人而詮辯至理不盡其妙聽瑩至竟疑惑不明我是何人猶能曉了本亦有作黃字者則是軒轅

且汝亦大早計見卯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鵲

矣

注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

者聽瑩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瑩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

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

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鵠子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亦無異見卯而

責司晨之功見彈而生鵲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富生而慮死執

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

福三

二六

疏鵲即鵲鳥賈誼之所賦者也大小如雌雖而似斑鳩青綠色其肉甚美堪作羹炙

出江南然卵有生雞之用而卵時未能司

晨彈有得鵲之功而彈時未堪為炙亦猶

教能詮於妙理而教時非理今瞿鵠纔聞

言說將為妙道此計用之太早

予嘗為汝妄言之

注言之則孟浪也故試妄言之

汝以妄聽之矣

注若正聽妄言復為太早計也故亦妄聽之何

疏予我也奚何也夫至理無言言則孟浪

我試為汝妄說汝亦妄聽何如亦言奚者

即何之聲也

旁日月挾宇宙

注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譬也

疏旁依附也挾懷藏也天地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宙契理聖人忘物忘我既而囊

括萬有冥一死生故郭注云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

福三

二七

之喻也

為其脰合置其滑濬以隸相尊

注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濬紛亂莫



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昭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昭然無波際之謂也

疏脫無分別之貌也置任也滑亂也淪闇也隸皂僕之類也蓋賤稱也夫物情顛倒妄執尊卑今聖人欲祛此惑為昭然合同之道者莫若滑亂昏雜隨而任之以隸相尊一於貴賤也

衆人役役

注馳騖於是非之境也

聖人愚茫

注茫然無知而直往之貌

疏役役馳動之容也愚茫無知之貌凡俗之人馳逐前境勞役而不息體道之士忘知廢照茫然如若愚也

參萬歲而一成純

注純者不雜者也夫舉萬歲而參其變而衆人謂之雜矣故役役然勞形怵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茫然直往而與變化為一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

操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

疏夫聖人者與二儀合其德萬物同其體故能隨變化與世相宜雖復代歷古今時經夷險參雜塵俗千殊萬異而淡然自若不以介懷抱一精純而常居妙極也

萬物盡然

注無物不然

而以是相蘊

注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疏蘊積也夫物情封執為日已久是以橫論萬物莫不我然彼不然堅說古今悉皆

自是他不是雖復萬物之多古今之遠是非蘊積未有休時聖人順世污隆動而常寂參操億載而純一凝然也

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

注死生一也而獨悅生欲與變化相背故

未知其非惑也

疏夫鑑鍾萬物未始不均變化死生其理唯一而獨悅生惡死非惑如何

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

注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夫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疏弱者弱齡喪之言失謂少年遭亂喪失桑梓遂安他土而不知歸謂之弱夫從無出有謂之為生自有還無謂之為死遂其

戀生惡死豈非弱喪不知歸邪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注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泥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

疏昔秦穆公與晉獻公共伐麗戎之國得美女一玉環二秦取環而晉取女即麗戎國艾地守封疆人之女也匡正也初去麗戎離別親戚懷土之戀故涕泣沾襟後至

晉邦寵愛隆重與獻公同方牀而燕處進  
牢饌以盈廚情好既移所以悔其先泣一  
生之內情變若此況死生之異何能知哉  
莊子寓言故稱獻公為王耳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注蘄求也

疏蘄求也麗姬至晉悔其先泣焉知死者  
之不却悔初始在生之目求生之意也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

注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死

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  
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一也則何

係哉

疏夫死生之變猶覺夢之異耳夫覺夢之

事既殊故死生之情亦別而世有覺凶而

夢吉亦何妨死樂而生憂耶是知寤寐之

間未足可係也

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注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  
適其志也

疏方將為夢之時不知夢之是夢亦猶方  
將處死之日不知死之為死各適其志何  
所戀哉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

注夫夢者乃復夢中占其夢則無以異於

寤者也

覺而後知其夢也

注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為方生而憂死哉

疏夫人在睡夢之中謂是真實亦復占候

夢想思度吉凶既覺以後方知是夢是故

生時樂生死時樂死何為當生而憂死哉  
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注夫人覺者聖人也大覺者乃知夫患慮

在懷者未寤也

疏夫擾擾生民芸芸群品馳騁為有為之境

昏迷大夢之中唯有體道聖人朗然獨覺

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

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  
哉

注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然以

所好為君上而所惡為牧圉欣然信一家  
之偏見可謂固陋矣

疏夫物情愚惑闇若夜遊昏在夢中自以  
為覺竊竊然議事所知情之好者為君上

情之惡者同牧圉以此為情懷可謂固陋

牛曰牧馬曰圉也

丘也與決皆夢也

注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

疏丘是長梧名也夫照達真言猶以為夢

況愚徒竊竊豈有覺哉

予謂汝夢亦夢也

注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自以為夢猶未

寤也況竊竊然自以為覺哉

疏夫迷情無覺論夢還在夢中聲說非真

妙辯猶居言內是故夢中占夢夢所以皆

空言內試言言所以虛假此託夢中之占

夢亦結孟浪之譚耳

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

注夫非常之談故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

弔當卓詭而不識其懸解

疏夫舉世皆夢此乃玄談非常之言不願於俗予當卓詭駭異物情自非清通豈識深遠哉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注言能蛻然無係而玄同死生者至希也

疏且世萬年而一逢大聖知三界悉空四

生非有彼我言說皆在夢中如此解人甚為希遇論其賒促是旦暮逢之三十年為

一世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

疏若而皆汝也若不勝汝也耶假問之詞也夫是非彼我舉體不真倒置之徒妄為臧否假使我與汝對爭汝勝我不勝汝勝

定是我不能勝定非耶固不可也

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

注若而皆汝也

疏假令我勝於汝汝不及我我決是也汝定非也各據偏執未足可依也

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

疏或不定也我之與汝或是或非彼此言之勝負不定故或是則非是或非則非非也

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疏俱是則無非俱非則無是故是非彼此出自妄情也

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

注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

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黜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

疏彼我二人各執偏見咸謂自是故不能相知必也相知己之所非者他家之是也假令別有一人遣定臧否此人還有彼此

亦不離是非各據妄情總成闇惑心必懷愛此見所以黜闇不明三人各執使誰正

之黜闇不明之謂也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疏既將汝同見則與汝不殊與汝不殊何

能正定此覆釋第一句

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

注同故是之未足信也

疏注云同故是之耳未足信也此覆釋第二句也

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注異故指非耳亦不足據

疏既異我汝故別起是非別起是非亦何足可據此覆解第三句

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注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

主故夫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

疏彼此曲從是非兩順不異我汝亦何能正之此解第四句

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

邪

注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

疏我與汝及人固受羈閣之人總有三人各執一見咸言我是故俱不相知三人既

不能定豈復更須一人若別待一人亦與前何異彼也耶言其不待之也

何謂和之以天倪

注天倪者自然之分也

疏天自然也倪分也夫彼我妄執是非無

主所以三人四句不能正之故假設論端託為問答和以自然之分令歸無是非

天倪之義次列於下文

曰是不是然不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

然也亦無辯

注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

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之

疏辯別也夫是非然否出自妄情以理推

求舉體虛幻所是則不是然則不然何以知其然耶若是若定是是則異非然若定然然則異否而今此謂之是彼謂之非彼之所然此以為否故知是非然否理在不殊彼我更對妄為分別故無之也矣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注是非之辯為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不

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

疏夫是非彼我相待而成以理推尋待亦非實故變化聲說有此待名名既不算待

便虛相待即非待故知不相待者也

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注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

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

疏曼衍猶變化也因任也窮盡也和以自

然之分所以無是非任其無極之化故

能不滯不著既而處順安時盡天年之性命也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注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

疏振暢也竟窮也寓寄也夫年者生之所稟也既同於生死所以忘年也義者裁於

是非也既一於是非所以忘義也此則遣前知是非無窮之義也既而生死是非蕩

而為一故能通暢妙理洞照無窮寄言無窮亦無無窮之可暢斯又遣於無極者也

因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

注因兩景外之微陰也

疏因兩景外之微陰也曩昔也特向也獨也莊子寓言以暢玄理故寄景與因兩明

於獨化之義而因兩問景云汝向行今止昔坐今起然則子行止坐起制在於形唯

欲隨逐於他都無獨立志操者何耶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注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

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

疏夫物之形質感稟自然事似有因理在無待而形影非遠尚有天機故曰萬類參差無非獨化者也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注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

而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

疏影之所待即是形也若使影待於形形待造物請問造物復何待乎斯則待待無窮卒乎無待也

吾待蛇蚺蜩翼邪

注若待蛇蚺蜩翼則無持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

疏昔諸講人及郭生注意皆云蛇蚺是蜺下齟齬蜩翼者是蜩翅也言蛇待蚺而行蜩待翼而飛影待形而有也蓋不然乎若使待翼而飛待足而走飛禽走獸其類無窮何勞獨舉蛇蚺頻引為譬即今解蚺者蛇蛻皮也蜩翼者蜩甲也言蛇蛻舊皮蜩新出甲不知所以莫辯其然獨化而生蓋

無待也而蛇蜩二蟲猶蛻皮甲稱異諸物所以引之故外篇云吾待蛇蚺蜩甲耶是知形影之義與蚺蜩甲無異者也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注世或謂問兩待景待形形待造物者

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衆形故明衆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問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問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問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已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

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尚已存乎曾中何夷之得有哉

疏夫待與不待然與不然天機自張莫知

其宰豈措情於尋責而思慮於心識者乎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

注自快得意悅豫而行

疏栩栩忻暢貌也喻曉也夫生滅交謝寒暑遞遷蓋天地之常萬物之理也而莊生暉明鏡以照燭汎上善以遨遊故能託夢覺於死生寄自他於物化是以夢為胡蝶栩栩而適其心覺乃莊周遽遠而暢其志也

不知周也

福三

三十九

注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

疏方為胡蝶曉了分明快意適情悅豫之甚只言是蝶宜識莊周死不知生其義亦爾

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

注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

疏遽遽驚動之貌也俄頃之間夢罷而覺驚怪思省方是莊周故注云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

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注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

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

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

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

疏昔夢為蝶甚有暢情今作莊周亦言適

志是以覺夢既無的當莊蝶豈辨真虛者

哉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注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也今所

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

疏既覺既夢有蝶有莊乃曰浮虛亦不無

崖分也

此之謂物化

注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

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

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疏夫新新變化物物遷流譬彼窮指方茲

交臂是以周蝶覺夢俄頃之間後不知前

此不知彼而何為當生慮死妄起憂悲故

知生死往來物理之變化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三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四

河 南 郭 象 注 福西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養生主第三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吾生也有涯

注所稟之分各有極也

疏涯分也夫生也受形之載稟之自然愚

智脩短各有涯分而知止守分不蕩於外

者養生之妙也然黔首之類莫不稱吾則

凡稱吾者皆有極者也

而知也無涯

注夫舉重携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

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智猶未足以慊

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失

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毫

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

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

之在已此養生之主也

疏所稟形性各有限極而分別之智徇物

無涯遂使心因形勞未慊其願不能止分非養生之主也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注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待而不困哉

疏夫生也有限智也無涯是以用有限之生逐無涯之智故形勞神弊而危殆者也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注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

疏無涯之智已用於前有為之學救之於後欲不危殆其可得乎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

注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閔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

疏夫有為俗學抑乃多徒要功而言莫先善惡故為善也無不近乎名譽為惡也無不鄰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學未足以救前知適有疲役心靈更增危殆

緣督以為經

注順中以為常也

疏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夫善惡兩忘刑名雙遣故能順一中之道處真常之德虛

夷任物與世推遷養生之妙在乎茲矣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注養親以適可以盡年

注苟得中而宜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

疏夫惟妙捨二偏而處於中一者故能保守身形全其生道外可以孝養父母大順人倫內可以攝衛生靈盡其天命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若然嚮然奏刀騞然

疏庖丁謂掌廚丁役之人今之供膳是也亦言丁名也文惠君即梁惠王也解宰割

之也踣下角刺也言庖丁善能宰牛見其間理故以其手搏觸以肩倚著用脚踏履

用膝刺築遂使皮肉離析若然嚮然進奏騞刀騞然大解此蓋寄庖丁以明養生之

術者也

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注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盡理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節

疏桑林殷湯樂名也經首咸池樂章名則堯樂也庖丁神彩從容妙盡牛理既而改割聲嚮雅合官商所以音中桑林韻符經首也

文惠君曰語善哉技蓋至此乎

疏語歎聲也惠君既見庖丁因便施巧奏音節遠合樂章故美其技術一至於此者也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注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

疏捨釋騞刀對答養生之道故倚技術進獻於君又解進過也所好者養生之道過於解牛之技耳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注未能見其理間

疏始學屠宰未見間理所覩唯牛亦猶初

學養生未照真境是以觸途皆礙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注但見其理間也

疏操刀既久頻見理間所以纔覩有牛已知空卻亦猶服道日久智照漸明所見塵

境無非虛幻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注闢與理會

疏過會也經乎一十九年合陰陽之妙數率精神以會理豈假目以看之亦猶學道之人妙契至極推心靈以虛扇豈用眼以取塵也

官知止而神欲行

注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

疏官者主司之謂也謂自主於色耳司於聲之類是也既而神遇不用目視故眼等主司悉皆停廢從心所欲順理而行善養生者其義亦然

依乎天理

注不橫絕也

疏依天然之膝理終不橫截以傷牛亦猶養生之妙道依自然之涯分必不會生以夭折也

批大卻

注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

疏間卻交際之處用力而批戾之令其筋骨各相離異亦猶學道之人生死窮通之際用心觀照令其解脫

導大窾

注節解窾空就導令殊

疏窾空也骨節空處導令殊亦猶學人以其有資空將空導有

因其固然

注刀不妄加

疏因其空卻之處然後運刀亦因其眼見耳聞必不妄加刀然也

技經肯綮之未嘗

注技之妙也常遊刀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也

而況大軀手

注軀戾大骨劬刀刀也

疏肯綮肉著骨處也軀大骨也夫技術之妙遊刀於空微礙尚未曾經大骨理當不犯況養生運智妙體真空細惑尚不染心麤塵豈能累德

良庖歲更刀割也

注不中其理間也

疏良善之庖猶未中理經乎一歲更易其刀況小學之人未體真道證空捨有易奪之心者矣

族庖月更刀折也

注中骨而折刀也

疏況凡鄙之夫心靈闇塞簡境皆礙必損智傷神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刀

若新發於硎

注硎砥石也

疏硎砥礪石也十陰數也九陽數也故十九年極陰陽之妙也是以年經十九牛解數千遊空涉虛不損鋒刃故其刀銳利猶



若新磨者也。況善養生人智窮空有和光處。世妙盡陰陽。雖復千變萬化。而自新其德。參涉萬境。而常湛凝然矣。彼節者有間。而刀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

疏彼牛骨節。素有間。卻而刀鋒銳薄。而不厚。用無厚之刀。入有間之牛。故游刃恢恢。必寬大有餘矣。況養生之士。體道之人。運至忘之妙智。遊虛空之物境。是以安排造適。閑暇有餘。境智相冥。不一不異。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剛。

疏重疊前文。結成其義。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注交錯聚結為族。怵然為戒。視為上。

注不復屬目於他物也。行為遲。注徐其手也。

疏節骨交聚。磐結之處。名為族也。雖復遊刃於空。善見其卻。每至交錯之處。未嘗不

留意艱難。為其怵惕戒慎。專視徐手。況體道之人。雖復達彼虛幻。至於境智交涉。必須戒慎艱難。不得輕染根塵。動傷於寂者也。

動力甚微。諒然已解。

注得其宜。則用力少。

如土委地。

注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

疏謀化百反。諒然骨肉離之聲也。運動驚刀。甚自微妙。依於天理。所以不難。如土委地。有何蹤跡。況運用神智。明照精微。涉於塵境。曾無罣礙。境智冥合。能所泯然。

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

注逸足容豫自得之謂。

疏解牛事訖。閑放從容。提挈鷹刀。彷彿徘徊。倚跪而風韻清遠。所以高視四方。志氣盈滿。為之躊躇自得。養生會理。其義亦然。

善刀而藏之。

注拭刀而殺之也。

疏善能保愛。故拭而殺之。況美攝生人光。

而不耀。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注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

疏魏侯問庖丁之言。遂悟養生之道也。美其神妙。故歎以善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注介偏。則之名。

疏姓公文。名軒。宋人也。右師官名也。介則也。公文見右師。則足故驚。問所由於何。犯忤而致此殘。則於足者也。

天與其人之與。注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疏為稟自天然。少茲一足。為犯於人事。故被虧殘。此是公文致問之辭。故也。

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

注偏則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則是知。之無所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內困。而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則而已哉。

疏夫智之明。闇形之虧。全並稟自天然。非

關人事假使犯於王憲致此形殘亦是天生頑愚謀身不足直知由人以虧其形不知由天以闇其智是知有與獨無非命也人之貌有與也

注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

非命也

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注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

疏與共也凡人之貌皆有兩足共行稟之造物故知我之一脚遭此形殘亦無非命也欲明窮通否泰愚智虧全定乎冥兆非由巧拙達斯理趣者方可全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

注斲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  
疏斲求也樊中雉籠也夫澤中之雉任於

野性飲啄自在放曠逍遙豈欲入樊籠而求服養譬養生之人蕭然嘉遁唯適情於林籟豈企羨於榮華又解澤似雉而非澤尾長而雉尾短澤雉之類是也  
神雖王不善也

注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雉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為之善也

疏雉居山澤飲啄自在心神長王志氣盈豫當此時也忽然不覺善之為善既遭樊

籠性情不適方思昔日甚為清暢鳥既如此人亦宜然欲明至適忘適至善忘善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

注人弔亦弔人號亦號

疏老君即老子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

老聃大聖人也降生陳國苦縣當周平王

時去周西度流沙適之屬賓而內外經書

竟無其迹而此獨云死者欲明死生之理

泯一凡聖之道均齊此蓋莊生寓言耳而

老君為大道之祖為天地萬物之宗豈有

生死哉故託此言聖人亦有死生以明死生之理也故老君降生行數畀天備載者經不具言也秦失者姓秦名失懷道之士不知何許人也既死且弔爰泊三號而俯跡同凡事終而出也

第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注怪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也

疏秦失老君俱遊方外既號且弔豈曰清高故門人驚疑起非友之問

曰然

疏然由是也秦失答第子云是我方外之友

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疏方外之人行方內之禮號弔如此於理

可乎未解和光更致斯問者也

曰然

注至人無情與眾號耳故若斯可也

疏然猶可也重寂相即內外冥符故若其

可也

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

疏秦失初始入弔謂哭者是方外門人及見哀慟過知非老君弟子也

向吾人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

注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住故致此甚受也

疏斲求也彼衆人也夫聖人虛懷物感斯應哀憐兆庶愍念蒼生不待勸求爲其演說故其死也衆來聚會號哭悲慟如於母

子斯乃凡情執滯妄見死生感於聖恩致此哀悼以此而測故知非老君門人也

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注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疏是指斥哭人也倍加也言逃遁天然之

性加添流俗之情妄見死之可哀故忘矢所受之分也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注感物大深不止於當遁天者也將馳驚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

非刑哉

疏夫逃遁天理倍加俗情哀樂經懷心靈困苦有同桎楚寧非刑戮古之達人有如此議

適來夫子時也

注時自生也

適去夫子順也

注理當死也

疏夫子者是老君也秦失歎老君大聖妙達本源故適爾生來皆應時而降誕肅然

死去亦順理而反真耳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注夫哀樂生於失得者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

爲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措其間矣

疏安於生時則不厭於生處於死順則不惡於死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適斯適故

憂樂無措其懷矣

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注以有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

疏帝者天也爲生死所係者爲縣解則無死無生者縣解也夫死生不能係憂樂不

能入者而遠古聖人謂是天然之解脫也且老君大聖冥一死生豈復逃遁天刑馳

驚寡樂子玄此注失之遠矣若然者何謂安時處順帝之縣解乎文勢前後自相鋒

栝是知遁天之刑屬在哀慟之徒非關老君也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

注窮盡也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

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

疏窮盡也薪柴樵也爲前也言人然火用乎前之能盡然火之理者前薪雖盡後薪

以續前後相繼故火不滅也亦猶善養生者隨變任化與物俱遷故吾新吾曾無係

戀未始非我故續而不絕者也  
不知其盡也

注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  
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  
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  
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疏夫迷忘之徒役情執固豈知新新不住  
念念遷流昨日之我於今已盡今日之我  
更生於後耶舊來分此一篇為七章明義  
觀其文勢過為繁冗今將為善合於第一  
指窮合於老君總成五章無所猜嫌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四

福五

一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五

福五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人間世第四與人君者不得辭

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  
為能隨變所適而不拘其累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

疏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三千門  
人之中總四科入室弟子也仲尼者姓孔  
名丘字仲尼亦魯人殷湯之後生哀周之  
世有聖德即顏回之師也其根由事迹編  
在儒史今既解釋莊子意在玄虛故不復  
委碎載之耳然人間事緒紛寔難接物  
利他理在不易故寄顏孔以顯化導之方  
託此聖賢以明心齋之術也孔聖顏賢耳  
曰奚之

疏奚何也之適也質問顏回欲往何處耳  
曰將之衛

疏衛即殷紂之都又是康叔之封今汲郡  
衛州是也此則顏答孔問欲行之所也  
曰奚為焉

疏欲往衛國何所云為重責顏生行李意  
謂矣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

注不與民同欲也

疏衛君即靈公之子蒯聵也荒淫昏亂縱

情無道其年少壯而威猛可畏獨行凶暴

而不順物心顏子述己所聞以答尼父

輕用其國

注夫君人者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

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

輕也

疏夫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不能愛重黎

元方欲輕蔑其用欲不顧覆其可得乎

而不見其過

注莫敢諫也

疏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故百固五懼

而吞聲有過而無敢諫者也

輕用民死

注輕用之於死地

疏不凝動靜泰然自安乃輕用國民投諸

死地矣

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

注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稱數視之若草芥也

疏蕉草芥也或征戰屢興或賦稅煩重而

死者其數極多語其多少以國為量若舉為數造次難悉縱恣一身不恤百姓視於

國民如藪澤之中草芥者也

民其無如矣

注無所依歸

疏君上無道臣子飢荒非但無可奈何亦乃無所歸往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

疏庶冀也幾近也瘳愈也治邦寧謐不假

匡扶亂國危應須相諫顏生今將化衛

是以述昔所聞思其稟受法言冀其近於善道譬彼醫門多能救疾方茲賢士必能

拯難荒淫之病庶其瘳愈者也

仲尼曰語若殆往而刑耳

注其道不足以救彼患

疏語怪笑聲也若汝也殆近也孔子哂其術淺不足化他汝若往於衛必遭刑戮者也

夫道不欲雜

注宜正得其人

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注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

疏夫靈通之道唯在純粹必其宣雜則事

緒繁多事多則心中擾亂心中擾亂則憂患斯起藥病既乖彼此俱困已尚不立焉能救物哉

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

注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也

疏諸於也存立也古昔至德之人虛懷而

遊世間必先安立己道然後拯救他人未

有己身不存而能接物者也援引古人以為鑒誠

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

注不虛心以應物而後思以犯難故知其

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真寄妙當於群才功名歸物而患處遼身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

疏夫唯虛心以應務忘智以養真寄當於

群才歸功於萬物者方可處涉人間逗機行化也今顏回存立己身猶未安定是非

喜怒勃戰曾中有何庸暇輒至於衛欲諫暴若此行未可也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注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踈距其所矜惜無

非善名也疏汝頗知德蕩智出所由乎哉夫德之所

以流蕩喪真為矜名故也智之所以橫出逾分者爭善故也夫惟善惡兩忘名實雙

遣者故能萬德不蕩至智不出者也

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

非所以盡行也

注夫名智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事與故違名知而後行可盡也  
疏軋傷也夫矜名則更相毀損顯智則爭競路與故二者並凶禍之器盡不可行於世

且德厚信信五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疏疏五確實也假且道德純厚信行確實芳名令聞不與物爭而衛君素性頑愚凶恃少鑒既未達顏回之意氣豈識匡扶之心乎

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銜暴人之前者是以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

注夫投人夜光鮮不按劍者未達故也今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彊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後始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迕也

疏繩墨之言即五德聖智也內之德性衛君未達而強用仁義之術行於暴人之前所述先王美言必遭衛君憎惡故不可也命之曰苗人苗人者人必反苗之注適不信受則謂與己爭名而反害之

疏命名也衛侯不達汝心謂汝苗害於己既遭疑貳必被反苗故也

若殆為人苗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

注苟能悅賢惡惡聞義而服便為明君也苟為明君則不若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則無往而不可也

疏殆近也夫歎也汝若往衛必近危亡為暴人所災害深可歎也且衛侯苟能悅愛賢人憎惡不肖故當朝多君子屏黜小人已有忠臣何求於汝至於彼亦何異彼人既與無異去便無益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闕其捷

注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辯以距諫飾非也疏詔言也王公衛侯也汝若至衛唯當默爾不言若有箴規必遭戮辱且衛侯恃千乘之勢用五等之威飾非距諫闕其捷辯

汝既恐怖何暇匡扶也而目將焚之

注其言辯捷使人眼眩也

疏榮眩也衛侯雖荒淫暴虐而其俊辯聰明加恃人君之威陵藉忠諫之士故顏回

心生惶怖眼目眩惑者也而色將平之

注不能復自異於彼也疏縱有諫心不敢顯異顏色靡順與彼和平

口將營之

注自救解不暇

疏衛侯位望既高威嚴可畏顏生恐禍及己憂懼有端所以口舌自營略無容暇容將形之

䟽形見也既懼災害故委順面從擊蹠曲  
奉形迹斯見也

心且成之

注乃且釋己以從彼也

䟽豈直外形從順亦乃內心和同不能進

善而更成彼惡故也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

注適不能救乃更足以成彼之盛

䟽以用也夫用火救火猛熾更增用水救

水波浪彌甚故顏子之行適足衛侯之暴

不能匡勸可謂益多也

順始無窮

注尋常守故未有變也

若治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注未信而諫雖厚爲害

䟽汝之忠厚之言近不信用則雖誠心獻

替而必遭刑戮於暴虐君人之前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

其身以下偪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

注居下而任上之憂比干非其事也

䟽謚法賊民多殺曰桀殘義損善曰紂姓

關字龍逢夏桀之賢臣盡誠而遭斬首比

干殷紂之庶叔忠諫而被剖心偪拊猶愛

養也拂違戾也此二子者並古昔良佐修

飾其身伏行忠節以臣下之位憂君上之

民臣有德而君無道拂戾其君咸遭殘辱

援古證今是爲龜鏡是知顏回化衛理未

可行也

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

注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

䟽擠墜也陷也毒也夏桀殷紂無道之君

不自揣量猶貪令譽故因賢臣之修飾肆

其鴆毒而陷之意在爭名逐利遂至於此

故也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

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

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

注夫暴君非徒求慾其欲乃復求名但所

求者非其道耳

䟽堯禹二君已具前解叢枝胥敖有扈並

是國名有扈者今雍州鄠縣是也宅無人

曰墟鬼無後曰厲言此三國之君悉皆無

道好起兵戈征伐他國豈唯貪求實利亦

乃規覓虛名遂使境域丘墟人民絕滅身

遭刑戮宗廟顛覆貪名求實一至如斯今

古共知汝獨不聞也

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注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

故與衆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

道哉

䟽夫庸人暴王貪利求名雖復堯禹聖君

不能懷之以德猶興兵衆問罪夷凶況顏

子匹夫空手行化不然之理亦在無疑故

也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䟽嘗試也汝之化導雖復未弘孰欲請行

必有所以試陳汝意告語我來

顏回曰端而虛

注正其形而虛其心也

䟽端正其形盡人臣之敬虛豁心慮竭匡

諫之誠既承高命敢述所以耳  
勉而一

注言遜而不二也

疏勉勵身心盡誠奉國言行忠謹終無差  
二

則可乎

疏如前二術可行以不

曰惡惡可

注言未可也

疏惡惡猶於何也於何而可言未可也

夫以陽爲克孔揚

注言衛君亢陽之性克張於內而其揚於

外彊禦之至也

疏陽剛猛也克滿也孔甚也言衛君剛猛

之性滿寔內心彊暴之甚彰揚外迹

采色不定

注喜怒無常

疏順心則喜違意則嗔神采氣色曾無定

準

常人之所不逮

注莫之敢逆

疏爲性暴虐威猛尋常諫士賢人詎能逆  
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注夫頑彊之甚人以快事感己已陵藉而  
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也

疏案抑也容與猶放縱也人以快善之事  
箴規感動君因其忠諫而抑割之以求快

樂縱容遂其淫荒之意也

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沉大德乎

注言乃少多無回降之勝也

疏衛侯無道其來已久日將漸漬之德尚

不能成況乎鴻範聖明如何可望也

將執而不化

注故守其本意也

疏飾非闇主不能從人如流固執本心誰

肯變惡爲善者也

外合而內不皆其庸詎可乎

注外合而內不皆即向之端虛而勉一耳

言此未足以化之

疏外形聲跡以盡足恭內心順從不敢皆

毀以此請行有何利益化衛之道庸詎可  
言乎斯則序前端虛之術未宜行用之也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注顏回更說此三條也

疏前陳二事已被抵訶今設三條庶其允

合此標題目下釋其義顏生述己以問宣

尼是也

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

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斲手而人善之

斲手而人不善之邪

注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

公當耳一無所求於人也

疏此下釋義析求也言我內心質素誠直

并自然之理而爲徒類是知帝王與我皆

稟天然故能忘貴賤於君臣遣善惡於榮

辱復矜名以避惡求善於他人乎此虛懷

庶其合理

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

注依乎天理惟己性命若嬰兒之直往也

疏然如此也童子嬰兒也若如面說推理



直前行比嬰兒故謂之童子結成前義故是之謂與天為徒也

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踣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

疏夫外形委曲隨順世間者特人倫為徒類也擊手踣足擊折曲躬俯仰拜伏者人臣之禮也而和同塵垢汚隆任物人皆行此我獨不為耶是以為人所為故人無怨疾也

是之謂與人為徒

注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為也

疏此結成也

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

注成於今而比於古也

疏忠諫之事乃成於今君臣之義上比於古故與古之忠臣比于等類是其義也其言雖教謫之實也

注雖是常教實有諷責之旨

疏謫責也所陳之言雖是教迹論其意旨

實有諷責之心也

古之有也非吾有也

疏竄古以來有此忠諫非我今日獨起歲規者也

若然者雖直而不病

注寄直於古故無以病我也

疏若忠諫之道自古有之我今誠直亦幸無憂累

是之謂與古為徒

疏此結前也

若是則可乎

疏呈此三條未知可不

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諫

注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冥也

疏諫條理也當也法苟當理不俟多端政設三條大傷繁冗於理不當亦不安恬故於何而可也

雖固亦無罪

注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

疏設此三條雖復因陋既未行李亦幸無咎責者也

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

注罪則無矣化則未也

疏胡何也顏回化衛止有是法纔可獨善

未及濟時故何可以及化也又解若止而勿行於理便是如其適衛必自遭殆也猶師心者也

注挾三術以適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也

疏夫聖人虛已應時無心譬彼明鏡方茲

虛谷今顏回預作言教方思慮可不既非

忘淡薄故知師其有心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

疏顏生三行一朝頓盡化衛之道進趣無方更請聖師庶聞妙法

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

注夫有其心而為之者誠未易也

疏顏回殷勤致請尼父為說心齋但能虛

忘吾當告汝必其有心為作便乖心齋之妙故有心而索玄道誠未易者也

易之者睥天不宜

注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

疏爾雅云夏曰睥天言其氣睥時也以有爲之心而行道爲易者睥天之下不見其宜言不宜以有爲心齋也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

疏茹食也葷辛菜也齋齋也謂心迹俱不染塵人也顏子家貧儒文具悉無酒可飲無葷可茹單瓢蔬素已經數月請若此得

爲齋不

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疏尼父答言此是祭祀神鬼獻宗廟俗中致齋之法非所謂心齋者也

回曰敢問心齋

疏向說家貧事當祭祀心齋之術請示其方

仲尼曰若一志

注去異端而任獨也

疏一汝志心無復異端入寂虛忘冥符獨

化此下答於顏子廣示心齋之術者也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

疏耳根虛寂不凝官商反聽無聲凝神心府

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疏心有知覺猶起人緣氣無情慮虛柔任物故去彼知覺取此虛柔道之又遣漸階玄妙也

聽止於耳

疏不著聲塵止於心聽此釋無聽之以耳也

也

心止於符

疏符合也心起緣慮必與境合庶令凝寂不復與境相符此釋無聽之以心者也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注遺耳目去心意而付氣性之自得此虛

以待物者也

疏如氣柔弱虛空其心寂泊忘懷方能應

物此解而聽之以氣也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注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

疏唯此真道集在虛心故知虛心者心齋妙道也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

注未使心齋故有其身

疏未稟心齋之教猶懷封滯之心既不能墮體以忘身尚謂顏回之實有也

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

注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

疏既得夫子之教使其人以虛齋遂能物

我洞忘未嘗之可有也

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疏夫子向說心齋之妙妙盡於斯吾語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

注放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

疏夫子謂顏生化衛之要慎莫據其樞要

且復遊入蕃傍亦宜晦迹消聲不可以名

智感物樊蕃也

入則鳴不入則止

注譬之官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

而應者任彼耳不彊應也

疏若也道狎衛侯則可鳴聲匡救如其諫不入耳則宜緘口忘言示勿彊顯忠貞必遭於禍害

無門無毒

注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毒治也

疏毒治也如水如鏡應感虛懷既不預作也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注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也

疏宅居處也處心至一之道不得止而應之機感冥會非預謀也

則幾矣

注理盡於斯

疏幾盡也應物理盡於斯也矣

絕迹易無行地難

注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無為則易欲為而不傷性不可得也

疏夫端居絕迹理在不難行不踐地故當不易亦猶無為虛寂應感則易有為思慮涉物則難其理必然故與斯譬矣

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為偽

注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於自然

之報細故難為也則失真少者不全亦少失真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違天為偽不亦難乎

疏夫人情驅使其法靡淺所以易欺天然馭用斯理微細是故難矯故知人間涉物

必須率性任真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注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也

疏夫鳥無六翮必不可以搏空人無二智亦未能以接物也

瞻彼閔者虛室生白

注夫觀有若無虛室者也室虛而純白獨生矣

疏瞻觀照也彼前境也閔空也夫觀察萬有悉皆空寂故能盡其心室反照真源而智惠明白隨用而生白道也

吉祥止止

注夫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

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慶之徵止者凝靜之智言吉祥善福止在凝靜之心凝靜之心亦能致吉祥之善應也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注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為以應坐之日而馳騫不息也故外敵未至而內已困矣豈能化物哉

疏苟不能形同槁木心若死灰則雖容儀端拱而精神馳騫可謂形坐而心馳者也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

注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昧之責而況人間之累乎

疏徇使也夫能令根籟內通不緣於物境

精神安靜志外於心知者斯則外遺於形內忘於智則隱體默聽虛懷任物鬼神冥附而舍止不亦當乎人倫鑽仰而歸依固其宜矣故外篇云無鬼責無人非也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蘆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注言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爲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而爲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爲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爲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爲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朱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處身不適而與物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者未之有也

疏是捐斤之名也此近指以前心齋等法能造化萬物孕育蒼生也伏牛乘馬號曰伏犧姓風號太昊几蘆者三皇已前無文

字之君也言此心齋之道夏禹虞舜以爲應物綱紐伏羲几蘆行之以終其身而況世間凡鄙踈散之人軌轍此道而欲化物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

注重其使欲有所求也

疏楚莊王之玄孫尹成子名諸梁字子高食采於葉僭號稱公王者春秋實爲楚子而僭稱王齊即姜姓太公之裔其先禹之四岳或封於呂故謂太公爲呂望周武王封太公於營丘是爲齊國齊楚二國結好往來王帛使乎相繼不絕或急難而求救或問罪而請兵情事不輕委寄甚重是故諸梁憂慮詢道仲尼也

齊之待使者蓋將其敬而不急

注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

疏齊侯迹爾往來心無真實至於迎待楚使甚自殷勤所請事情未達依允奉命既重預有此憂

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懼之

疏匹夫鄙志尚不可動況乎五等如何可動以此而量甚爲憂懼之也

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

注夫事無小大少有不言以成爲權者耳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也

疏子者仲尼寡之言少夫經營事緒抑乃多端雖復大小不同而莫不以成遂爲權適也故諸梁引前所稟用發後機

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

注夫以成爲權者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

疏情若乖阻事不成遂則有人倫之道刑罰之憂

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

注人患雖去然喜懼戰於胃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

疏喜則陽舒憂則陰慘事既成遂中情允愜變昔日之憂爲今時之喜喜懼交集於一心陰陽勃戰於五藏冰炭聚結非患如

何故下文云

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注成敗若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者唯有德者乎

疏安得喪於靈府任成敗於前途不以憂

喜累心者其唯盛德焉

吾食也執粗而不臧饗無欲清之人

注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饒儉薄也

疏臧善也清涼也承命嚴重心懷怖懼執

用粗餐不暇精膳所饒既其儉薄饗人不

欲思涼然火不多無熱可避之也

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

注所饒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

非美食之為

疏諸梁晨朝受詔暮夕飲冰足明怖懼憂

愁內心熏灼詢道情切達照此懷也

吾未至平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

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

注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

懼結於內而刑網羅於外也

疏夫情事未決成敗不知而憂喜存懷是

陰陽之患也事若乖舛必不成遂則有人

臣之道刑網斯及有此二患何處逃德

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疏忝為人臣濫克未使位高德薄不足任

之子既聖人情兼利物必有所以幸來告

示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

疏戒法也寔寓之內教法極多要切而論

莫過二事二事義旨具列下文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注自然結固不可解也

疏夫孝子事親盡於愛敬此之性命出自

天然中心率由故不可解也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

注千人聚不以一人為主不亂則散故多

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

之道必至之宜

疏夫君臣上下理固然故忠臣事君死

成其節此乃分義相投非關天性然六合

雖寬未有無君之國若有罪責亦何處逃

德是以奉命即行無勞進退

是之謂大戒

注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

疏結成以前君親大戒義矣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疏夫孝子養親務在順適登仕求祿不擇

高卑所遇而安方名至孝也

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疏夫亂臣事主事盡忠貞無夷險安之若

命豈得揀擇利害然後奉行能如此者是

忠臣之盛美也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

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注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

樂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為命而

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為一而無休

戚於其中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而況

君親乎

疏夫爲道之士而自安其心智者體達順之不殊達得喪之爲一故能涉哀樂之前境不輕易施知窮達之必然豈人情之能制是以安心順命不乖天理自非至人玄德孰能如前也

福五

二十四

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

注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則事齊事齊而身不存者未之有又何用心於有身哉

○疏夫臣子事於君父必須致命盡情有事即行無容揀擇忘身整務固是其宜苟不得止應須任命也

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注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而直前耳若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

疏既曰行人無容悅惡奉受君命但當通齊有何闕日謀生慮死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注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也遠則必忠之以言

注遙以言傳意也

疏凡交游鄰近則以性情靡順相去遠遠則任言以表忠誠此仲尼引已所聞勸戒諸梁也

福五

二十五

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

注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

○疏以言表意或遣人傳彼此相投乍相喜怒爲此使乎人間未易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注溢過也喜怒之言常過其當也

疏溢過也彼此兩人互相喜怒若其順情則美惡之言必當過者也

凡溢之類妄

注嫌非彼言似傳者妄作

疏類似也夫溢當之言體非真實聽者疑疑似使人妄播也

妄則其信之也莫

注莫然疑之

疏莫致疑貌也既似傳者妄作遂生不信之心莫然疑之也

意則傳言者殃

注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則傳言者橫以輕重爲罪也

疏受者生疑心懷不信傳語使乎殃禍斯及

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注雖開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

疏夫處涉人間爲使實難必須未察常情必使賓主折中不得傳一時喜怒致兩言

有間能如是者近獲全身夫子引先聖之格言爲當來之軌轍也

福五

二十六

且以巧關力者始乎陽

注本共好戲

常卒乎陰

注欲勝情至潛興害彼

疏陽喜也陰怒也夫較力相戲非無機巧  
初始戲詭則情在喜權達乎終卒則心生  
忿怒好勝之情潛以相害世間喜怒情使  
例然此舉闕力以譬之也

泰至則多奇巧

注不復循理

疏忿怒之至欲勝之甚則情多奇譎巧詐

百端也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

注尊卑有別旅酬有次

常卒乎亂

注湛酒淫佚也

疏治理也夫賓主獻酬自有倫理側弁之  
後無復尊卑初正卒亂物皆如此舉飲酒  
之爲譬

泰至則多奇樂

注淫荒縱橫無所不至

疏宴賞既酣荒淫斯其當歌屢舞無復節  
文多方奇異歡樂何極

凡事亦然始乎諱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

將畢也必巨

注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  
疏凡情常事亦復如然莫不始則誠信終  
則鄙惡初起簡少後必巨大是以煩生於  
簡事起於微此合喻也

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

注夫言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矣

疏夫水因風而起波譬心因言而喜怒也  
故因此風波之言而行喜怒者則喪於實  
理者也

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注故遺風波而弗行則實不喪矣夫事得  
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

疏風鼓水波易爲動蕩譬言喪實理危殆  
不難也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

注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  
偏辭失當

疏夫施設忿怒更無所由每爲浮僞巧言  
偏辭詭佞之故也

獸死不擇音氣息蕩然於是並生心厲

注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  
不至而氣息不理蕩然暴怒俱生宛宛以  
相對之

疏夫野獸因窘迫之窮地性命將死焉不

擇音氣息蕩然心生疵疾忽然暴怒搏噬  
於人此更起譬也

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  
然也

注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尅核太精則鄙

吝心生而不自覺也大人蕩然放物於自  
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  
之交可全

疏夫尅切責核逼迫太甚則不善之心歟  
然自應情事相感物理自然是知躁則失

君寬則得衆也

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注苟不自覺安能和禍福之所齊詣也

疏夫急躁忤物必拒之理數自相召不知  
所以且當時以不肖應之則誰知終後之

禍者邪

故法言曰無遷令

注傳彼實也

疏承君命令以實傳之不得以臨時喜怒輒為遷改者也

無勸成

注任其自成

疏直陳君令任彼事情無勞勸獎強令成就也

過度益也

注益則非任實

疏安於天命率性任情無勞添益語言過於本度也

遷令勸成殆事

注此事之危殆

疏改於君命強勸彼成其於情事大成危殆

美成在久

注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成

疏心之所美率意以成不由勸獎故能長久

惡成不及改

注彼之所惡而勸強成之則悔改尋至

疏心之所惡強勸而成不及多時尋當改悔

可不慎與

疏處涉人世銜命使乎先聖法言深宜戒慎

且夫乘物以遊心

注寄物以為意也

疏夫獨化之士混迹人間乘有物以遨遊

運虛心以順世則何殆之有哉

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

注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矣斯接物之至也

疏不得已者理之必然也寄必然之事養

中和之心斯真理之造極應物之至妙者矣

何作為報也

注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為為齊作意於其間哉

疏率已運命推理而行何須預生億度為齊作報故也

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注直為致命最易而已喜怒哀施心故難也

疏直致率情任於天命其自簡易豈有難耶此其難者言不難也

顏闔將俾衛靈公太子

疏姓顏名闔魯之賢人也太子蒯瞶也顏

閭自魯適衛將欲為太子之師傳也

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

疏姓蘧名瑗字伯玉衛之賢大夫蒯瞶稟天然之凶德持殺戮以快心既是衛國之人故言有人於此將為儲后之傳故詢道

於哲人

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

注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已縱其無度則亂邦



疏方猶法也。稟性兇頑不履仁義與之方  
法而執制憎己所以危身縱之無度而荒  
淫顛覆所以亡國

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

注不知民過之由己故罪責於民而不自

改

疏己之無道曾不悛革百姓有罪誅戮極  
深唯見黔首之愆不知過之由己既知如  
風靡草是知責在於君

○ 若然者吾奈之何

○ 疏然猶如是將奈之何詢道遠緩故陳其  
所以

○ 遂伯玉曰吾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

注反覆與會俱所以為正身

疏戒勗也已身不可率耳防慎儲君勿輕

犯觸身履正道隨順機宜前則歎其能問

後則示其方法也

○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

注形不乖迂而不同

疏身形從就不乖君臣之禮心智和順迹

混四事濟之也

雖然之二者有患

疏前之三條略標方術既未盡善猶有其

患累也

就不欲入

注就者形順入者遂與同

三十二

疏郭注云就者形順入者遂與同也

和不欲出

注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

○ 疏心知和順方便接引推功儲君不顯己

能斯不出也

○ 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廢

注若遂與同則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

亡矣故當模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

疏顛覆也滅絕也崩壞也廢敗也形容從

就同入彼惡則是顛危而不扶持故致顛

覆滅絕崩廢敗壞與彼俱亡也矣

○ 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

注自顯和之且有舍垢之聲濟彼之名彼

將惡其勝已矣生妖孽故當悶然若晦玄

同尤塵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  
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疏反物為妖孽災也雖復和光同塵而自

顯出己智不能韜光晦迹故有齊彼之名

蒯聵惡其勝已謂其妄生妖孽故以事而

害之

三十三

○ 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

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

崖達之入於無疵

注不小立圭角以避其鱗也

○ 疏町畦也畦埒也與共也入會也夫處世

接物其道寔難不可遂與和同亦無容都

頓生乖忤或同嬰兒之愚鄙且復無知或

類田野之無畦畛略無界畔縱奢後之貪求

任凶猛之殺戮然後導之以德齊之以禮

達斯趣者方會無累之道也

○ 汝不知夫螳螂手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

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注夫螳螂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頓

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何而欲彊當其任

即螳螂之怒臂也

疏螳螂有斧鉞也夫螳螂鼓怒其臂以當軒車之轍雖復自恃才能之美善而必不勝舉其職任喻顏闔欲以已之才能以當儲君之勢何異乎螳螂怒臂之當車轍也

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注積汝之才伐汝之美以犯此人危殆之道

疏積蘊蓄也而汝也幾危也既傳儲君應須戒慎今乃蘊蓄才能自矜汝美犯觸威

勢必致危亡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

注恐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

疏汝頗知世有養虎之法乎猪羊之類不

可生供猛獸恐其因殺而生嗔怒也

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

注方使虎自鬻分之則因用力而怒矣

疏汝頗知假令以死物投獸猶須先爲分

決若使虎自鬻分恐因用力而怒之也

時其飢飽達其怒心

注知其所以怒而順之

疏知飢飽之時達喜怒之節通於物理豈復危亡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注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

疏夫順則悅媚虎狼可以馴狎逆則殺害

至親所以交兵養己之道既同涉物之方無別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蝦盛溺

注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也

疏層大蛤也愛馬之矢意在貴重屎溺至

賤以大蛤盛之情有所滯遂至於是也

適有畜童僕緣

注僕僕然群著馬

而附之不時

注雖救其患而掩馬之不音

則缺銜毀首碎臂

注掩其不備故驚而至此

疏僕聚也拊拍也銜勒也適有畜童相聚緣馬主既愛惜率然拊之畜在除害不定時節掩馬不意忽然驚駭於是馬缺銜勒挽破轡頭人遭蹄踏碎臂首者也

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注意至除患率然拊之以致毀碎失其所

以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

疏亡猶失也意之所在在乎愛馬既以毀

損即失其所愛人間涉物其義亦然機感

參差即遭禍厄拊馬之喻深宜慎之也

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

疏之適也曲轅山名也其道屈曲猶如嵩

山之西有轅轅之道即斯類也櫟木名也

社土神也祀封土曰社社吐也言能吐生

萬物故謂之社而匠是工人之通稱石乃

巧者之私名其人自魯適齊塗經曲道觀

茲異木擁腫不才欲明處涉人間必須以

無用爲用

其大蔽牛繫之百圍

疏繫約束也櫟社之大特高常木枝葉覆陰木蔽千牛以繩束之圍籬百尺江南莊本多言其大蔽牛無數千字此本應錯且商丘之木既結駟千乘曲轅之樹豈蔽一牛以此格量數千之本是也

其高臨山千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

十數

疏七尺曰仍此樹直竦岑岑七十餘尺然後挺生枝幹蔽日捐雲堪為船者旁有數十木之大也其狀如是也

○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

疏輟止也木大異常看者其眾唯有匠石知其不材行塗直過曾不留視也

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玉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之美也先生不肯視行

不輟何邪

疏門人驚櫟社之盛美乃佇立以觀看自負後以從師未見材其若此怪大匠之不顧走及遂以諮詢

曰已矣勿言之矣

疏已止也匠石知大木之不材非世俗之所用嫌弟子之亂費公令止而勿言也

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

疏櫟木體重為船即沉近土多敗為棺槨速朽疎散之樹終於天年亦是不材之木

故致閑散也

以為器則速毀

疏人間器物貴在牢固櫟既疎脆早毀何

疑也

以為門戶則液漏以為樹則蠹

疏櫟脂汁出也蠹木內蟲也為門戶則津液漏而脂出為梁柱則蠹而不牢

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注不在可用之數故曰散木

疏閑散疎脆故是不材之木涉用無堪所

以免於早夭

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

比予於文木邪

注凡可用之木為文本

疏惡乎猶於何也若汝也予我也可用之

木為文本也匠石歸櫟社感夢問於匠石汝將何物比並我故為當將我不材散木邪為當比予於有用文章之木邪

夫狙梨橘柚果蓀之屬

疏夫在樹曰果狙梨之類在地曰蓀瓜瓠

之徒汝豈比我於此之輩者耶

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

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大自摺擊

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

注物皆以自用傷

○疏夫果蓀之類其味甚飮子實既熟即遭

剝落於是大枝折小枝發泄此豈不為

滋味能美所以用苦其生毀辱之言即斯

之謂且春生秋落乃盡天年中塗打擊名

為橫夭而其識無情世俗人物皆以有用

傷夭其生故此結言莫不如是摺打也

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

注數有瞬眴已者唯今匠石明之耳

為予大用

注積無用乃為濟生之大用

疏不材無用必獲全生櫟社求之其來久矣而庸拙之匠疑是文木頻來顧盼欲見誅鄰懼夫斧斤翦乎死地今逢匠伯鑒我不材方得全生爲予大用幾近也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

注若有用久見伐

疏向使我是文木而有材用久遭翦截夫折斤斧豈有此長大而壽年乎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

疏汝之與我皆造化之一物也與物豈能

相知奈何哉假問之辭

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注以戲匠石

疏匠石以不材爲散櫟社以材能爲無用

故謂石爲散人也汝炫才能於世俗故鄰

於天枉我以疎散而無用故得全生汝是

近死之散人安知我是散木耶託於夢中

以戲匠石也

匠石覺而診其夢

疏診占也匠石既覺思量睡中占候其夢

說向弟子也

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

注猶嫌其以爲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而已

疏櫟木意趣取於無用爲用全其生者則

何爲爲社以自榮乎門人未解故起斯問也

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

注社自來寄耳非此木求之爲社也

疏若汝也彼謂社也汝但慎密莫輕出言

彼社之神自來寄託非關此木櫟爲社也

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

注言此木乃以社爲不知己而見辱病也

豈榮之哉

疏詬辱也用此社神爲不知我以無用爲

用貴在全生乃橫來寄託深見詬病翻爲

羞恥豈榮之哉

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

注本自以無用爲用則雖不爲社亦終不

近於翦伐之害

疏木以疎散不材故得全其生道假令不爲社樹豈近於翦伐之害乎

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

注彼以無保爲保而衆以有保爲保

疏疎散之樹以無用保生文木之徒以才

能夭折所以爲其異之者也

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注利人長物禁民爲非社之義也夫無用

者泊然不爲而群才自用用者各得其叙

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譽

之無緣近也

疏夫散木不材稟之造物賴其無用所以

全生而社神寄託以成詬厲更以社義讚

譽失彌遠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

十乘隱將託其所賴

注其枝所陰可以隱庇十乘

疏伯長也其道甚尊堪爲物長故爲之伯

即南郭子綦也商丘地名在梁宋之域駟

馬曰乘藉蔭也子綦於宋國之中經於商

丘之地遇見大木異於尋常樹本轟長枝葉茂盛乘陰布影隱覆極多連結車乘可庇四千匹馬也

子基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

疏子基既觀此木不識其名疑有異能故

致斯大

疏五

四十一

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

疏軸解者如車軸之轉謂轉心木也周身

爲棺棺完也周棺爲槨也夫梁棟須直卷

曲所以不堪棺槨藉半解散所以不固也

咭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

疏以舌咭葉則唇口爛傷用鼻嗅之則醉

悶不止醒病酒也

子基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

疏通體不材可謂全生之大才衆諸無用

乃是濟物之妙用故能不夭斤斧而蔭庇

千乘也

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注天王不才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爲之視聽者爲之聽知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扞天何爲哉玄默而已而群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棄萬物而無害也

疏夫至人神矣陰陽所以不測混迹人間

和光所以不耀故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舟

船庶物陰覆默黎譬彼標柱方茲異木是

以嗟歎神人用不材也者大材也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

疏荆氏地名也宋國有荆氏之地宜此楸

柏桑之三木悉皆端直堪爲材用此略舉

文木有材所以夭折對前散木無用所以

全生也

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

疏兩手曰拱一手曰把狙猴獼猴也杙

也亦杆也拱把之木其材非大適可斬爲

杆屨以擊杆獼猴也

三園四園求高名之麗者斬之

疏麗屋棟也亦言小船也高名榮顯也三

尺四尺之園其木稍大求榮華高屋顯好名船者輒取之也

七園八園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

疏禪傍棺材也亦言棺之全一邊而不卑

合者謂之禪傍七八尺園其木極大貴富

之室商賈之家求大板爲棺材者當斬取

之也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

也

注有材者未能無惜也

疏爲有用故不盡造化之年而中塗夭於

工人之手斯皆以其材能爲之患害也

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

有痔病者不可以通河

注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解具然後

敢用

疏額額也亢高也痔下漏病也巫祝陳芻

狗以祠祭選牛豕以解除必須精簡純色

擇其好者展如左之誠敬庶冥感於鬼神

今乃有高鼻折頸之豚白額不騂之犢痔

漏穢病之人三者既不清潔故不可往於靈河而設祭與者也古者將人沉河以祭河伯西門豹為鄴令方斷之即其類是也此皆巫祝以知之矣

注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

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注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不材為不祥而弗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祥神人不逆

○疏女曰巫男曰覲祝者執板讀祭文者也

祥善也巫師祝史解除之時知此三者不堪享祭故棄而不用以為不善之物也然神聖之人知倖造化知不材無用故得全生是知白顙亢鼻之言痔病不祥之說適

是小巫之鄙情豈曰大人之通智故才不全者神人所以為吉祥大善之事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

疏四肢離析百體寬疏遂使頤頤隱在臍間肩膊高於頂上形容如此故以支離為

名也

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

疏會撮高聳貌五臟也五臟之膪並在人背古人頭髻皆近頂後今支離殘病偃僂低頭遂使臟膪頭髻悉皆向上兩脚髀

股彎縮而迫於脅肋也

挫鍼治解足以餬口

疏挫鍼縫衣也治解洗浣也餬餬也庸役身力以餬養其口命

鼓篋播精足以食十人

疏篋小箕也精米也言其掃市場鼓其篋播揚土簡精粗也又解鼓篋謂布著數卦

兆也播精謂精判吉凶辯精靈也或掃市以供家口或賣卜以活身命所得之物可以養十人也

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

注恃其無用故不自寬匿

疏邊蕃有事徵求勇夫殘病之人不堪征討自得無懼攘臂遨遊恃其無用故不寬匿

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

注不任作役故

疏國家有重大徭役為有痼疾故不受其功程者也

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

注役則不與賜則受之

疏六石四斗曰鐘君上憂憐鰥寡矜恤貧病形殘既重受物還多故郭注云役則不預賜受之者也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

況支離其德者乎

注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群材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也

疏夫支離其形猶忘形也支離其德猶忘

德也而況支離殘病適是忘形既非聖人故未能忘德夫忘德者智周萬物而反智於愚明並三光而歸明於昧故能成功不居為而不恃推功名於群有與物冥而無迹斯忘德者也夫忘形者猶足以養身終

年免乎人間之害何況忘德者耶其勝劣淺深故不可同年而語矣是知支離其德者其唯聖人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

注當順時直前盡手會通之宜耳世之衰盛蔑然不足覺故曰何如

疏何如猶如何也之適也時孔子自魯之楚舍於賓館楚有賢人姓陸名通字接輿知孔子歷聘行歌譏刺鳳兮鳳兮故哀歎

聖人比於來儀應瑞之鳥也有道即見無道當隱如何懷此聖德往適衰亂之邦者耶

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注趣當盡臨時之宜耳

疏當來之世有懷道之君可應聘者時命

如馳故不可待過往之時堯舜之主變化

已久亦不可尋趣合當時之宜無勞瞻前顧後也

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

注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豈為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

疏有道之君休明之世聖人弘道主教成就天下時逢暗主命屬荒年適可全生遠

害韜光晦迹

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注不瞻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

疏方猶當今喪亂之時正屬衰周之世危

行言遜僅可免於刑戮方欲執迹應聘不亦妄乎此接輿之詞譏誚孔子也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

注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

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易也無為而

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

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

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崖傷性心欲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為之至易而行彼有為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注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矣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重禍至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

疏夫視聽知能各有涯分止於分內可以

全生求其分外必遭夭折全生所以為福夭折所以為禍而分內之福輕於鴻毛貪

競之徒不知載之在已分外之禍重於厚

地執迷之徒不知避之去身此蓋流俗之

常患者也故寄孔陸以彰其累也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注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有其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得我以臨人而

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貴萬物而玄同彼我  
泯然與天下爲一而內外同福也

疏已止也殆危也仲尼生東周之末當澆  
季之時執持聖迹歷國應聘頻遭斥逐屢  
被詆訶故重言已乎不知止而勿行也若

用五德臨於百姓捨已効物必致危亡猶  
如畫地作迹使人走逐徒費功勞無由得  
掩以已率物其義亦然也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

注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

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吾者莫  
不皆全也

疏迷亡也陽明也動也陸通勸其尼父令  
其晦迹韜光宜放獨化之無爲忘遣應物  
之明智既而止於分內無傷吾全生之行

也

吾行卻曲無傷吾足

注曲成其行各自足矣

疏卻空也曲從順也虛空其心隨順物性  
則凡稱吾者各自足也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疏寇伐也山中之木杞梓之徒爲有材用  
橫遭寇伐膏能明照以克燈炬爲其有用  
故被煎燒豈獨膏木在人亦爾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疏桂心辛香故遭斫伐漆供器用所以割

之俱爲才能大於斤斧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注有用則與彼爲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  
割肌膚以爲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

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恍然不覺  
妙之在身也

疏楸柏橘柚膏火桂漆斯有用也曲棘之  
樹商丘之木白額之牛亢鼻之豕斯無用  
也而世人皆炫己才能爲有用之用而不

知支離其德爲無用之用也故郭注云有  
用則與彼爲功無用則自全乎其生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五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六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德充符第五  
符命而遭其形骸也  
德充於內物應於外內外合信若

魯有兀者王駘

疏姓王名駘魯人也則一足曰兀形雖殘  
兀而心實虛忘故冠德克符而爲篇首也

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注弟子多少敵孔子

疏若如也陪從王駘遊行稟學門人多少  
如似於仲尼者也

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  
夫子中分魯

疏姓常名季魯之賢人也王駘遊行外忘

形骸內德克實所以從遊學者數滿三千  
與孔子同徒中分魯國常季未達真趣是

以主疑

立不敬生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注各自得而足也



疏弟子雖多曾無講說立不教授坐無議  
論請益則虛心而往得理則實腹而歸又  
解末學無德亦為虛往之

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

注怪其殘形而心乃克足也夫心之全也

遺身形忘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  
疏教授門人曾不言議殘元如是無復形  
容而玄道至德內心成滿必固有此衆乃  
從之也

是何人也

疏常季怪其殘元而聚衆極多欲顯德克  
之美故發斯問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  
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

疏宣尼呼王駘為夫子答常季云王駘是

體道聖人也汝自不識人所以致疑丘直

為參差在後未得往事丘將尊為師傳語  
詢問道何況晚學之類不如丘者乎請益  
服膺固其宜矣

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注夫神全心具則體與物冥與物冥者天  
下之所不能逮矣但一國而已哉

疏奚何也何但假藉魯之一邦耶丘將訪  
引宇內稟承盛德猶恐未盡其道也

常季曰彼元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

疏王盛也庸常也先生孔子也彼王駘者  
是殘元之人門徒侍從於尼父以斯疑怪  
應異常流與凡常之人固當遠矣

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疏然猶如是也王駘盛德如是為物所歸

未審運智用心獨若何術常季不奉發此  
疑也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

注人雖曰變然死生之變變之大也

而不得與之變

注彼與變俱故死生不變於彼

疏夫山舟潛遁薪指遷流雖復萬境皆然

而元生最大但王駘心冥造物與變化而  
遷移迹混人間將死生而俱往故變所不  
能變者也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道

注斯須之也

疏遺失也雖復圓天顛覆方地墜陷既冥  
於安危故未嘗喪我也

審乎無假

注明性命之固當

而不與物遷

注任物之自遷

疏靈心安審妙體真元既與道相應故不  
為物所遷變者也

命物之化

注以化為命而無怪迂

而守其宗也

注不離至當之極

疏達於分命冥於外物唯命唯物與化俱

行動不乖寂故恒任其宗本者也

常季曰何謂也

疏方深難悟更請決疑

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注恬苦之性殊則美惡之情背

疏夫物云云悉歸空寂倒置之類妄執是非於重玄道中橫起分別何異乎膽附肝生本同一體也楚越迢遞相去數千而於一體之中起數千之異異見之徒例皆如是也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注雖所美不同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合是其所是則天下一是也天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

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

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我而非彼美已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于昆蟲莫不皆然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玄

通混合之士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曰

我非也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即

明天下之無是無是非混而為一故能

乘變化遷物而不懼

疏若夫玄通之士浩然大觀二儀萬物一

指一馬故能忘懷任物大順群生然同者見其同異者見其異至論衆妙之境非異亦非同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注宜生於不宜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宜

無不宜故忘其宜也

疏耳目之宜宜於聲色者也且凡情分別

耽滯聲色故有宜與不宜可與不可而王

胎混同萬物冥一死生宜於報塵之間而

懷美惡之見耶

而遊心乎德之和

注都忘宜故無不任也都任之而不得者

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知者亦未聞也故

放心於道德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曠然無

不適也

疏既而混同萬物不知耳目之宜故能遊

道德之鄉放任乎至道之境者也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

土也

注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

物而不同則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

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我聚順為我散

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

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

以為一既觀其一則說然無係玄同彼我

以死生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去生如脫

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縈蒂其心也

疏物視猶視物也王胎一於死生物與彼

我生為我時不見其得死為我順不見其

喪觀視萬物混而一之故雖元足視之如

遺土者也

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

注嫌王胎未能忘知而自存

疏彼王胎也謂王胎修身修己猶用心知

嫌其未能忘知而任獨之者也

得其心以其心

注嫌未能遺心而自得

疏嫌王胎不能忘懷任致猶用心以得心

也夫得心者無思無慮忘知忘覺死夾搞

木泊爾無情措之於方寸之間起之於視

聽之表同二儀之覆載順三光以照燭混塵穢而不撓其神復窮塞而不作其慮不得爲得而得在於無得斯得之矣若以心知之術而得之者非真得也

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注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過常故使物就之

疏最聚也若能虛忘平淡得真常之心者固當和光匿耀不殊於俗豈可獨異於物使衆歸之者也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注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爲止以求鑑也故王駘之聚衆衆自歸之豈引物使從已

疏鑑照也夫止水所以留鑑者爲其澄清故也王駘所以聚衆者爲其凝寂故也止水本無情於鑑物物自照之王駘豈有意於招攜而衆自來歸湊者也

唯止能止衆止

注動而爲之則不能居衆物之止

疏唯獨也唯止是水本凝湛能止是留停

生人衆止是物來臨照亦猶王駘獨懷虛寂故能容止群生由是功能所以爲衆歸聚也

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

注夫松栢特稟自然之鍾氣故能爲衆木之傑耳非能爲而得之也

疏凡厥草木皆資厚地至於稟質堅勁隆冬不凋者在松栢通年四季常保青全受氣自爾非關指意王駘聚衆其義亦然也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

○注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雅有松栢上首則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無貴於松栢人各自正則無美於大聖而趣之

疏人稟三才受命蒼旻圖首方足其類至多至如挺氣正真獨有虞舜豈由役意直置自然王駘合道其義亦爾郭注云上首唯有聖人者但人頭在上去上則死木頭在下去下則死是以呼人爲上首呼不爲下首故上首食傍首傍首食下首下首草

木也傍首蟲獸也

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注幸自能正耳非爲正以正之

疏受氣上玄能正生道也非由用意幸悉自然既非正已復能正物正已正物自利

之他内外行圖名爲大聖虞舜既爾王駘亦然而舜受讓入故爲標的也

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注非能遺名而無不任

○疏徵成也信也天子六軍諸侯三軍故九軍也或有一人稟氣勇武保守善始之心信成令終之節內懷不懼之志外顯雄猛之姿既而直入九軍以求名位尚能伏心要譽忘死忘生何況王駘體道之狀列在下文也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

注冥然無不體也

疏綱維二儀曰官天地包藏宇宙曰府萬物夫勇士入軍直要名位猶能不顧身命

忘於生死而況官府兩儀混同萬物視死如生不亦宜乎

直寓六骸

注所謂逆旅

疏寓寄也六骸謂身首四肢也王駘體一

身非實達萬有皆真故能混塵穢於俗中

寄精神於形內直置暫遇而已豈係之耶

象耳目

注人用耳目亦用耳目非須耳目

疏象似也和光同塵似用耳目非須也

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注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此知之一

者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

未嘗死也

疏一知智也所知境也能知之智照所知

之境境冥會能無所差故知與不知道而

爲一雖復迹理物化而心未嘗見死者也

豈容有全元於其間哉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

注以不失會爲擇耳斯人無擇也任其天

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

疏彼王駘者豈復簡擇良日而登昇玄道

蓋不然乎直置虛淡忘懷而會之也若人

無心止水留鑑而世間虛假之人由是而

從之也

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注其恬莫故全也

疏唯彼王駘冥冥合道虛假之物自來歸

之彼且何曾以爲已務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

人

疏姓申徒名嘉鄭之賢人兀者也姓公孫

名僑字子產鄭之賢大夫也伯昏無人者

伯長也昏闇也德居物長豁光若闇洞忘

物我故曰伯昏無人子產申徒俱學玄道

雖復出處殊隔而同師伯昏故寄此三人

以彰德克之義也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

我止

注羞與削者並行

疏子產執政當塗榮華富貴申徒嘉形殘

兀無復容儀子產雖學伯昏未能忘遺猶

存寵辱恥見形殘故預相檢約令其必不

並已也

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

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

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注質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已

疏子產存榮辱之意申徒忘貴賤之心前

雖有言都不采領所以居則共堂坐還同

席公孫見其如此是故質而問之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注當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執政便謂

足以明其不遜

疏違避也夫出處異塗貴賤殊致我秉執

朝政便爲貴人汝乃卑賤形殘應殊敬我

不能遜讓翻欲齊己也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

注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

疏先生伯昏也先生道門深明衆妙混同榮辱齊一死生定以執政自多必如此耶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

注笑其矜悅在位欲處物先

疏汝猶悅愛榮華矜誇政事推人於後欲

處物先意見如斯何名學道

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注事明師而鄙吝之心猶未去乃真過也

疏鑑鏡也夫鏡明則塵垢不止止則非明

照亦猶久與賢人居則無過若有過則非賢哲今子之所取可重可大者先生之道也而先生之道退已虛忘子乃自矜深乖妙旨而出言如是豈非過者乎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

注若是形殘

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注言不自顧省而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固不足以補形殘之過

疏反復復也言申徒形殘如是而不自知乃欲符我並驅可謂與堯爭善子雖有德何足言以德補殘猶未平復也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

注多自陳其過狀以己爲不當亡者衆也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

注默然爲過自以爲應死者少也

疏夫自顯其狀推罪於他謂已無德不合當犯如此之人世間甚衆不顯過狀將罪

歸已謂已之過不久存生如此之人世間寡少鄭子產奢侈矜伐於義亦然者也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疏若順也夫素質形殘累之天命雖有知計無如之何唯當安而順之則所造皆適自非盛德其孰能然

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注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爲彀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

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

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所遇而不知命

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爲巧欣

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

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

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

起行止動靜趣舍情性知能凡所有者凡

所無者凡所爲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

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

而失者也

疏羿堯時善射者也其矢所及謂之彀中

言羿善射矢不虛發彀中之地必被殘傷

無問鳥獸罕獲免者偶然得免乃關天命

免與不免非由工拙自不遺形忘智皆遊

於羿之彀中是知申徒兀足忽遭羿之一

箭子產形全中地偶然獲免既非人事故

不足自多矣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

注皆不知命而有斯矣

我怫然而怒

注見其不知命而怒斯又不知命也

疏佛然暴戾之心也人不知天命妄計虧全況已形好壞彼之元如此之人其流甚眾忿其無知佛然暴怒頓念他人斯又未知命也

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

注見至人之知命遺形故廢向者之怒而復常

疏在伯昏之所稟不言之教則廢向者之怒而復於常性也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

注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爲能自反邪斯自忘形而遺累

疏既適師門入於虛室廢棄忿怒反復尋常不知師以善水洗滌我心爲是我之性情自反復進退尋責莫測所由斯又忘於學心遺其係累

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元者也

注忘形故也

疏我與伯昏遊於道德故能窮陰陽之妙

要極至理之精微既其遺智忘形豈覺我之殘元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注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

非與我相交也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

疏郭注云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相交也而索我外好豈不過也此注意更不勞別釋也

子產覺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注已吾則厭其多言也

疏蹇然驚慚貌也子產未能忘懷遺欲多在物先既被識嫌方懷驚悚改矜誇之貌更醜惡之容悟知已至不用稱說者也

魯有元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

注踵頻也

疏叔山字也踵頻也殘元之人居於魯國雖遭刑足猶有學心所以接踵頻來尋師訪道既無足趾因以爲其名也

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

及矣

疏子之修身不能謹慎犯於憲網前已遭官患難艱辛形殘若此今來請益何所逮耶

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

注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爲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生謹而矜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殘傷於外也

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

注刑一足未足以虧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

吾是以務全之也

注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斯務全也

疏無趾交遊恭謹重德輕身唯欲務脩聲名不知務全生道所以觸犯憲章遭斯殘元形雖虧損其德猶存是故頻踵追討務全道德以德比形故言尊足者存存者在也

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注天不為覆故能常覆地不為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沉而為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為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

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

注責其不謹不及天地也

疏夫天地亭毒覆載無偏而聖人德合二儀固當弘普不棄寧知夫子尚不捨形殘善救之心豈其如是也

孔子曰丘則陋矣

疏仲尼所陳不過聖迹無趾請學務其全生若淺闊深足成鄙陋也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

注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為也

疏夫子無趾也胡何也仲尼自覺鄙陋情實多慚故屈無趾今其入室語說所聞方內之道既而遽廢久處易拘再陳無趾惡聞故默然而出也

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

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

注全德者生便忘生

疏勉最厲也夫無趾殘兀尚全生補其虧殘悔其前行況賢人君子形德兩全便忘死生德克於內者也門人之類宜勗之焉

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

宿賓以學子為

注怪其方復學於老聃

疏宿賓恭勤貌也夫玄德之人窮理極妙忘言絕學率性生知而仲尼執滯文字專

行聖迹宿賓勤敬問禮老君以汝格量故知其未如至人也學子何為者也

彼且斲以詭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

注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為己

今之學者為人其弊也遂至乎為人之所為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己效人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為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禮者非為

華藻也而華藻之興必由於禮斯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奈何故以為己之桎梏

疏斲求也詭詭猶奇譎也在手曰桎在足曰梏即今之桎械也彼之仲尼行於聖迹所學奇譎怪異之事唯求虛妄幻化之名

不知方外體道至人用此解教為己枷鎖也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可乎

注欲以直理冥之冀其無迹

疏無趾前見仲尼談講之日何不使孔丘志於仁義混同生死齊一是非條貫既融則是帝之縣解豈非釋其枷鎖解其桎械也

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注今仲尼非不冥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

從言則響隨夫順物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響也影響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迹可遺名

迹可遺則尚彼可絕尚彼可絕則性命可全矣

疏仲尼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刪詩書定禮樂窮陳蔡圍商周執於仁義遭斯戮恥亦猶行則影從言則響隨自然之勢必至之宜也是以陳迹既興疵累斯起欲不因弊其可得乎故天然刑戮不可解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注惡醜也

疏惡醜也言衛國有人形容醜陋內德克

滿爲俗所歸而哀駘是醜貌因以爲名

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天子妾者十數而求止也

疏妻者孫也言其位齊於夫妻者接也適

可接事君子哀駘才全德滿爲物歸依大

順群生物忘其醜遂使丈夫與同處戀仰

不能捨去婦人美其才德競請爲其媵妾

十數未止明其慕義者多不爲人妻彰其道能感物也

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

疏滅迹匿端謙居物後直置應和而已未嘗誘引先唱

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

注明物不由權勢而往

疏夫人君者必能赦過宥罪恤死護生駘

它窮爲匹夫位非南面無權無勢可以濟

人明其懷人不由威力

無聚祿以望人之腹

注明非求食而往

疏夫儲積倉廩招迎士衆歸漆本希飽腹

而駘它既無聚祿何以致人明其慕義非

田食往也

又以惡駘天下

注明不以形美故往

疏駘它形容異常鄙陋論其醜惡駘駘天

下明其聚衆非由色往

和而不唱

注非招而致之

疏譬幽谷之響直而無心既不以言說招

構非由先物而唱者也

知不出乎四域

注不役思於分外

疏域分也忘心遣智率性任真未曾役思

運懷緣於四方分外也

且而雌雄合乎前

注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群入

鳥不亂行而爲萬物之林藪

疏雌雄禽獸之類也夫才全之士與物同

波人無害物之心物無畏人之慮故鳥與

獸且群聚於前也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

疏一無權勢二無利祿三無色貌四無言

說五無知慮夫聚集人物必不徒然今駘

它爲衆歸依不由前之五事以此而驗同

異於常人者也

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

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

注未經月已覺其有遠處

疏既聞有異故命召看之形容醜陋果爲



駭於天下共其同處不過二旬觀其為人察其意趣心神凝淡以覺深遠也

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

注委之以國政

疏日月既久漬鍊彌深是以共處一年情相委信而國無良宰治道未弘庶屈賢人傳於國政者也

悶然而後應

注寵辱不足以驚其神

疏悶然而後應不覺之容亦是虛淡之貌既無情於利祿豈有意於榮華故同彼世人悶然而應之也

泥若而辭

注人辭亦辭

疏泥若者是無的當不係之貌也雖無驚於寵辱亦乃同塵以遜讓故泥然常人辭亦辭也

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邲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

人者也

疏愧慙也卒終也幾何俄頃也邲憂也寡人是五等之謙稱也既見良人泥然虛淡中心愧醜戀慕殷勤終欲與之國政屈為卿輔俄頃之間逃遁而去喪失賢宰實懷憂邲情之恍惚若有遺亡雖君曾邦曾無歡樂來喜去憂感動如此何人何術一至於斯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

注食乳也

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

注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舍德之厚者比於

赤子無往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

害斯得類而明已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

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雖則形同

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

疏哀公陳已心迹以問孔子孔子以豚子

為譬以答哀公丘曾傾門徒遊行楚地適

見豚子飲其死母之乳眴目之頃少時之

間棄其死母皆散而走不見已類所以為

然故郭注云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

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以況哀公素

無才德非是已類棄捨而去駘它才德既

全於赤子物之親愛固是其宜矣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注使形者才德也

疏郭注云使形者才德也而才德者精神

也豚子愛母愛其精神民之慕君慕其才

德者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異資

注異者武所資也戰而死者無武也娶將

安施

刑者之覆無為愛之

注所愛覆者為足故耳

皆無其本矣

注娶覆者以足武為本

疏娶者武飾之具武王為之或云周公作

也其形似方扇使車兩邊軍將行師陷陣而死及其葬日不用翼資是知翼者武之所資獲者足之所使用形者神之所使無足獲無所用無武則翼無所資無神則形無所愛然翼獲以足武為本形貌以才德為原二者無本故並無用也

為天子之諸御不介前翅不穿耳

注全其形也  
取妻者止於外不得須使  
注恐傷其形

疏夫帝王宮闈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匹夫娶妻停於外務使役驅馳慮虧其色比重舉譬以況全才也

形全猶足以為爾  
生採擇演御及燕爾新昏本以形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猶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也

而況全德之人乎  
注德全而物愛之宜矣  
疏爾然也夫形之全其尚能降真人感貞

女而況德全乎此合譬也故郭注云德全而物愛之宜矣哉

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疏夫親由續彭信藉言顯今駘它未至言

說而已遺委信本無功績而付託實親遂

使魯侯虛標授其朝政早已遜讓唯恐不

受如是之人必當才智全具而推功於物故德不形見之也

哀公曰何謂才全

○疏前雖標舉於義未彰故發此疑庶希後

答

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富貴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注其理固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誤

生也生之所有常有言也天地雖大萬物

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

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

所不遇弗能過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所

不為弗能為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故付

之而自當矣

疏夫三儀雖大萬物雖多人生所遇適在於是故前之八對並是事物之變化天命

之流行而留之不停推之不去安排任化

所遇所適自非德克之士其孰能然此則

仲尼答哀公才全之義

日夜相代乎前

注夫命行事變不舍晝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者隨所遇而任之

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注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

在新戀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往吾奈之何哉

疏夫命行事變其速如馳代謝遷流不舍

晝夜一前一後反覆循環雖有至知不能

測度豈復在新戀故在終規始哉蓋不然也

也雅當隨變任化則無往而不適也故不足以滑和

注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生窮達千變

萬化淡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

疏滑亂也雖復事變命遷而隨形任化淡然自若不亂於中和之道也

不可入於靈府

注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夫至足者不以憂

患經神若皮外而過去

疏靈府者精神之宅所謂心也經寒涉暑

治亂千變萬化與物俱往未嘗變意豈復

關心耶

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允

注苟使和性不滑靈府間豫則雖涉事至

變不失其允然也

疏允徧悅也體窮通達生死遂使所遇和

樂中心逸豫經涉夷險允然自得不失其

適悅也

使日夜無卻

注底然常任之

疏卻間也駘它流轉日夜不停心心相係

亦無間斷也

而與物為春

注群生之所賴也

疏慈照有生思需動植與物仁惠事等青春

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

注順四時而俱化

疏是者指斥以前事也才全之人接濟群

品生長萬物應赴順時無心之心逗機而

照者也

是之謂才全

疏總結以前是才全之義也

何謂德不形

疏已領才全未悟德不形義更相發問庶

聞後旨也

曰平者水停之盛也

注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也

疏停止也而天下均平莫盛於止水故上

文云人莫鑒於流水而必鑒於止水此舉

為譬以彰德不形義故也

其可以為法也

注無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注內保其明外無情偽玄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

疏夫水性澄清鑒照於物大匠雖巧非水

不平故能保守其明而不波蕩者可以執

微工人洞鑒妍醜也故下文云水平中準

大匠取則焉況至人冥真合道和光利物

模楷蒼生動而常寂故云內保之而外不

蕩者也

德者成和之修也

注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德也

疏夫成於庶事和於萬物者非盛德孰能

之哉必也先須修身立行後始可成事和

物之德以和而我不喪者方可以謂之德

也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注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也是

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疏夫明齊日月而歸明於昧功伴造化而

歸功於物者也德之不形也是以舍德之

厚比於赤子天下樂推而不厭斯而不離之者也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

二十六

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注聞德克之風者雖復哀公猶欲遺形骸忘貴賤也

疏姓閔名損字子騫宣尼門人在四科之數甚有孝德魯人也異日猶它日也南面

君位也初始未悟於魯君執持綱紀憂於兆庶養育教誨恐其大死用斯治術爲

至美至通今聞尼父言談且陳才德之義魯侯悟解方覺前非至通憂死之言更成

虛幻執紀南面之大都無寔錄於是廢肢體黜聰明遺尊卑忘爵位觀魯邦若蝸角

視已形如隙影交仲尼以全道德禮司寇以異君臣故知莊老之談其風清遠德克

之美一至於斯

闔跂支離無服說衛靈公靈公悅人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癭瘻太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注偏情一往則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也

疏闔曲也謂彎曲全腫而行服膺也謂支體坼裂僵僂殘病復無膺也癭瘻也脰頸

二十六

也肩肩細小貌也而支離殘病企踵而行癭瘻之病大如盆甕此二人者窮天地之

陋而俱能忘形建德體道談玄遂使齊衛兩君欽風愛悅美其盛德不覺病醜顧視

全人之頸翻小而似肩肩之者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

注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則物忘其好

疏人癭支離道德長遂遂使齊侯衛主忘其形惡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注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

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

疏誠實也所忘形不忘德也忘形易忘德

難也故謂形爲所忘德爲不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此乃真實忘斯德不形之義也

故聖人有所遊

注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者才德全也

疏物我雙遺形德兩忘故放任乎變化之場遨遊於至虛之域也

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

注此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

疏夫至人道邁三清而神遊六合故蘊智

以救妖孽約束以檢散心樹德以接蒼生

工巧以利群品此之四事凡類有大聖

慈救同塵順物也

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

二十六

注自然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也

疏惡何也至人不妖孽誰謀何用智惠不散亂彫斲何用膠固本不喪道用德何爲

不貴難得之貨無勞商賈祇爲和光利物

是故有之者也

四者天壽也天壽者天食也

注言自然而稟之

疏齋食也食稟也天自然也以前四事蒼生有之稟自天然各率其性聖人順之故無所用已也

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注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沉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所趣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

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爲哉任之而自至也

有人之形

注視其形貌若人

無人之情

注極若槁木之枝

疏聖人同塵在世有生處之形害體道虛忘無是非之情慮

有人之形故群於人

注類聚群分自然之道

疏和光混迹群聚世間此解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

注無情故付之於物也

疏譬彼靈真絕無性識既忘物我何有是非此解無人之情故也

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

注形貌若人

疏屬係也迹閑器恪形係人群與物不殊

故稱眇小也此結有人之形耳

整乎大哉獨成其天

注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之所未能也故無情而獨成天也

疏整高大貌也整然大教萬境都忘智德

高深凝照宏遠故歎美大人獨成自然之至此結無人之情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

疏前文云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惠施引此語來質疑疑莊子所言人者必固無情慮乎

然莊惠二賢並遊心方外故常稟而爲論端

莊子曰然

疏然如是也許其所問故答云然

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

疏若無性智尙名爲人此是惠施進責之辭問於莊子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

注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爲離曠而弗能也

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於爲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瞶及雞鳴狗吠豈有情於爲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顏孔之際終莫

之得也是以關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

不足以操物不以手求行豈有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

疏惡何也虛通之道爲之相貌自然之理也遺其形質相貌具有何得不謂之人且形之將貌蓋亦不殊道與自然互其文耳欲顯明斯義故重言之也

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

注未解形貌之非情也

疏既名爲人理懷情慮若無情矣何得謂之人此是惠施未解形貌之非情

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

注以是非爲情則無是非無好無惡者

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

疏吾所言情者是非彼我好惡憎嫌等也

若無是非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

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

注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

疏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止言

不以好惡緣慮分外遂成性而內理其身

者也亦何則蘊虛照之智無情之情也

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注止於當也

疏因任自然之理以此爲常止於所稟之

涯不知生分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注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

疏若不資益生道何得有此身乎未解生

之自生理之自足者也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注生理已自足於形貌之中但任之則身

存

疏道與形貌生理已足但當任之無勞措

意也

無以好惡內傷其身

注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祇足以傷身

以其生之有分也

疏還將益以酬後問也

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

槁梧而瞑

注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

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

則據梧而睡言有情者之自困也

疏槁梧夾漆几也惠子未達筌蹄耽常筌

理疎外神識勞苦精靈故行則倚樹而吟

詠坐則隱几而談說是以形勞心倦疲急

而瞑者也

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注言凡子所爲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吟

且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

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也哉故雖萬物萬形

云爲趣舍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

間哉

疏選授也鳴言說也自然之道授與汝形

天壽妍醜其理已定無勞措意分外益生

而子稟性聰明辯析明理執持已德炫耀

衆人亦何異乎公孫龍作白馬論云白馬

非馬堅守斯論以此自多信有其言而無

其實能伏衆人之口不能伏衆人之心今

子分外誇談即是斯之類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六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七

緣一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咸 玄 共 疏

內篇大宗師第六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註知天人之所為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衆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

疏天者自然之謂至者造極之名天之所

為者謂三景晦明四時生殺風雲舒卷雷雨寒溫也人之所為者謂手捉脚行目視

耳聽心知工拙凡所施為也知天之所為

悉皆自爾非關修造豈由知力是以內放

其身外冥於物浩然大觀與衆玄同窮理

盡性故稱爲至也

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

註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為者不能為而

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

知耳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

為耳不為也不為也則為出於不為矣為出於不為故以不為為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為宗是故真人遺知而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去也

疏雲行雨施川源岳瀆非關人力此乃天生能知所知並自然也此解前知天之所為

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註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傷成矣傷

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而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肢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彊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崖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間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

疏人之所為謂四肢百體各有御用也知之所知者謂自知於色即以色為所知也知之所不知者謂自能知色不能知聲即以聲為所不知也既而目為手足而視脚為耳鼻而行雖復無心相為而濟彼之功成矣故眼耳鼻舌四肢百體更相役用各有司存心之明闇亦有限極用其分內終不強知斯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故得盡於天年不橫夭折能如是者可謂知之盛美者也

雖然有患

註雖知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患也

疏知雖盛美猶有患累不若忘知而任獨也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

註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者則遇物而當也

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註有待則無定也

疏夫知必對境非境不當境既生滅不定物亦待奪無常唯當境智兩忘能所雙達方能無可無不可然後無患已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註我生有崖天也心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為也皆自然耳

疏近取諸身遠託諸物知能運用無非自然是知天之與人理歸無二故謂天則人謂人則天凡庸之流詎曉斯旨所言吾者莊生自稱此則泯合人天混同物我也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註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亂也

疏夫聖人者誠能冥真合道忘我遺物懷茲聖德然後有此真知是以混一真人而

無患累真知之狀列在下文耳

何謂真人

疏假設疑問庶顯其旨

古之真人不逆寡

註凡寡皆不逆則所順者衆

疎寡少也引古御今崇本抑末虛懷任物

大順群生假令微少會不逆扞者也

不雄成

註不恃其成而處物先

疏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豈雄據成績欲處

物先邪

不譽士

註縱心直前而群士自合非謀譽以致之

疏虛美忘淡士衆自歸非關運心謀譽招

致故也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

註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疏天時已過曾無悔吝之心分命偶當不以自得為美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

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註言夫能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速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陸行而非避濡

也遠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為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為濡

未嘗蹈水不以死為死未嘗喪生故夫生

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

任之而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舉意於所

遇哉

疎慄懼也濡濕也登昇也假至也真人達

生死之不二體安危之為一故能入水入

火曾不介懷登高復危豈復驚懼真知之

士有此功能昇至玄道故得如是者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

註無意想也



其覺無憂

註當所遇而安也

疏夢者情意妄想也而真人無情慮絕思想故雖寢寐寂泊而不夢以至覺悟常適而無憂也

其食不甘

註理當食耳

疏混迹人間同塵而食不耽滋味故不知甘美

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

註乃在根本中來

疏踵足根也真人心性和緩智照凝寂至於氣息亦復徐遲脚踵中來明其深靜也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噓言若哇

註氣不平暢

疏噓喉也哇噦也凡俗之人心靈馳競言語喘息唯出咽喉情躁氣促不能深靜屈折起伏氣不調和咽喉噓之中恒如噓噦也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註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

疏夫耽嗜諸塵而情欲深重者其天然機神淺鈍故也若使智照深遠宣其然乎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

註與化為體

疏氣聚為生生為我時氣散而死死為我順既冥於變化故不以悅惡存懷

其出不訢其入不距

註泰然而任之

疏時應出生本無情於忻樂時應入死宜時應應出生本無情於忻樂時應入死宜

有意於距諱耶

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

註寄之至理故往來而不難

疏脩然無係貌也脩然獨化任理遨遊雖復死往來曾無意戀之者也

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

註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而猶伏探求死意也

疏始生也終死也生死都遣曾無執滯豈直獨忘其生而偏求於死耶終始均平所

遇斯適也

受而喜之

註不問所受者何物遇之而無不適也

疏喜所遇也

忘而復之

註復之不由於識乃至

疏反未生也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註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

疏是謂者指斥前文總結其旨也捐棄也言上來智德忘生可謂不用取捨之心捐棄虛通之道亦不用人情分別添助自然之分能如是者名曰真人也

若然者其心志

註所居而安為志

疏若如以前不捐道等心是心懷志操能

致然也故老經云強行者有志  
其容寂

註雖行而無傷於靜

其頽頽

註頽大朴之貌

跡頽頽也頽大朴貌夫真人降世性氣異

凡非直智照虛明志力弘普亦乃威容閑

雅相貌端嚴日角月玄即斯類也

凄然似秋

註殺物非為威也

煖然似春

註生物非為仁也

喜怒通四時

註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  
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

名於喜怒

跡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感恩適務寬猛逗  
機同素秋之降霜初無心於肅殺似青春

之生育寧有意於仁惠是以真人如雷行  
風動木茂花敷覆載合乎二儀喜怒通乎

四序

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註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  
知其極

跡真人應世赴感隨時與物交涉必有宜

便而虛心慈愛常善救人量等太虛故莫

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

跡堯攻叢支禹攻有扈成湯滅夏周武伐

殷並上合天時下符人事所以興動干戈

弔民問罪雖復滅亡邦國而不失百姓歡

心故也

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

註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

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

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煖焉若春陽之自和

故蒙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

落者不怨

跡利物滋澤事等陽春豈直一時乃施乎

萬世若芻狗百姓故無偏愛之情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

註夫聖人無樂也直莫之塞而物自通

跡夫懸鏡高堂物來斯照不迎不送豈有  
情哉大聖應機其義亦爾和而不唱非謂

樂通故知感意於物非聖人者也

有親非仁也

註至人無親任理而自存

跡至人無親親則非至人也

天時非賢也

註時人者未若忘時而自合之賢也

跡占玄象之虧盈候天時之去就此乃小

智豈是大賢者也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註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

而累當矣

跡未能一窮通均利害而擇情榮辱封執

是非者身且不能自達焉能君子人物乎

行名失已非士也

註善為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而

福應其身

疏矯行求名失其己性此乃流俗之人非爲道之士

亡身不真非役人也

註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

疏夫矯行喪真求名亡已斯乃受人驅役焉能役人之哉

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 註斯皆舍己效人徇彼傷我也

疏姓狐字不偕古之賢人云堯時賢人不受堯讓投河而死務光黃帝時人身長七尺又云夏時人餌藥養性好鼓琴湯讓天下不受自負石沉於廬水伯夷叔齊遼西孤竹君之二子神農之裔姓姜氏父死兄弟相讓不肯嗣位閔西伯有道試往觀焉逢文王崩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不從遂隱於河東首陽山不食其粟卒餓而死箕子殷紂賢臣諫紂不從遂遭奴戮

子胥餘紀他者箕子名也又解是楚大夫

伍奢之子名員字子胥吳王夫差之臣忠諫不從決腹而死屍沉乎江紀他者姓紀名他湯時逸人也聞湯讓務光恐及乎已遂將弟子陷於竅水而死申徒狄聞之因

以踣河此數子者皆矯情偽行充志立名分外波蕩遂至於此自餓自沉促齡天命而芳名今譽傳諸史藉斯乃被他驅使何

能役人悅樂衆人之耳目焉能自適其情性耶

○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

註與物同宜而非朋黨

疏狀迹也義宜也降迹同世隨物所宜而虛已均平曾無偏黨也

若不足而不承

註中虛無餘如若不足也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

疏韜晦沖虛猶如神智不足率性而動汎然自得故無所稟承者也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註常遊於獨而非固

疏觚獨也堅固也彷徨放任容與自得邀遊獨化之場而不固執之

張乎其虛而不華也

註曠然無懷乃至於實

疏張廣大貌也靈府寬闊與虛空等量而智德真實故不浮華

邴邴乎其似喜乎

註至人無喜暢然和適故似喜也

疏邴邴喜貌也隨變任化所遇斯適實忘

喜恕故云似喜者也

崔乎其不得已乎

註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

疏崔動也已止也真人凝寂應物無方迫而後動非關先唱故不得已而應之者也

濇乎其似也

註不以物傷己也

疏濇聚也進益也心同止水故能濇聚群生是以應而無情惠而不費適我益我神色終無減損者也

與乎止我德也

註無所趨也

疏雖復應動隨世接物這機而恒容與無為作於真德所謂動而常寂者也

屬乎其似世手

註至人無屬與世同行故若屬也

疏屬危也真人一於安危冥於禍福而和

光同世亦似屬乎如孔子之困匡人文王之拘羑里雖遭危厄不廢無為之事也

整手其未可制也

註高放而自得

疏聖德廣大整然高遠超於世表故不可

禁制也

連乎其似好閑也

註懸邈深遠莫見其門

疏連長也聖德遐長連緣難測心如路絕

孰見其門昏默音聲似如閉門不聞見也

悅乎忘其言也

註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故悅然也

疏悅無心貌也放任安排無為虛淡得玄

珠於赤水所以忘言自此以前歷顯真人

自利利他內外德行從此以下明真人利

物為政之方也

以刑為體

註刑者治之體非我為

以禮為翼

註禮者世之所以自行耳非我制

疏用刑法為治政之體本以禮物為馭物

之羽儀

以知為時

註知自時之動非我唱

以德為備

註德者自彼所循非我作

疏循順也用智照機不失時候以德接物

俯順物情以前略標此以下解釋也

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

註任治之自殺故雖殺而寬

疏綽寬也所以用刑法為治體者以殺止

殺殺一德萬故雖殺而寬簡是以惠者民

之辭法者民之父

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

註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

疏禮雖忠信之薄而為御世之首故不學

禮無以立非禮勿動非禮勿言人而無禮

胡不遠死是故禮之於治要哉羽翼人倫

所以大行於世者也

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

註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居

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群知之府也承

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美為哉任時世

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

疏隨機感以接物運至知以應時理無可

視聽之色聲事有不得已之形勢故為宗

師者曠然無懷付之群智居必然之會乘

之以游者也

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

註丘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

夫物各有足足於本也付群德之自循斯

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

疏丘本也以德接物順物之性性各有分

止分而足順其本性故至於丘也  
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註凡此皆自彼而成功之不在己則雖處  
萬機之極而常閒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  
經身恍然不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真

謂至人之為勤行者也

疏夫至人者動若行雲止若谷神境智洞  
忘虛心玄應豈有懷於為物情係於拯救  
者乎而凡俗之人觸塗封執見舟航庶品  
亭毒群生實謂聖人勤行不急詎知汾水  
之上凝淡宵然故文云孰肯以物為事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

註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  
與彼無二也

疏既忘懷於美惡亦遺蕩於愛憎故好與

弗好出自凡情而聖智虛融未嘗不一

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

註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  
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  
疏其一聖智也其不一凡情也既而凡聖

不二故不一皆一之也  
其一與天為徒

註無有而不一者天也

其不一與人為徒

註彼彼而我我者人也

疏同天人齊萬物與玄天而為類也彼彼

而我我將凡庶而為徒也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註夫真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

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冥然無不在而

玄同彼我也

疏雖復天無彼我人有之非確然論之咸

歸空寂若使天勝人劣豈謂齊乎此又混

一天人冥同勝負體斯趣者可謂真人者

也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註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

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旦耳奚所係哉

疏夫旦明夜闇天之常道死生來去人之

分命天不能無晝夜人焉能無死生故任

變隨流我將於何係哉

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

註夫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為  
晝夜豈有所不得今人之有所不得而憂  
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

疏夫死生晝夜人天常道未始非我何所  
係哉而流俗之徒逆於造化不能安時處  
順與變俱往而欣生惡死哀樂存懷斯乃  
凡物之滯情豈是真人之通智也

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

註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

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

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為父故晝夜之變寒

暑之節猶不敢惡隨天安之況乎卓爾獨

化至於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

任之則死生變化唯命之從也

疏卓者獨化之謂也彼之眾人稟氣蒼昊

而獨以天為父身猶愛而重之至於晝夜

寒溫不能返逆況乎至道窈冥之鄉獨化

自然之境生天生地開闢陰陽適可安而

任之何得拒而不順也

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

註夫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避豈直君命而已哉

疏愈猶勝也其其則向之獨化者也人獨以爲君王爲勝已尊貴高顯身致命不敢有避而況玄道至極自然之理欲不從順其可得乎安排委化固其宜矣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啣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註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

疏此起譬也江湖浩瀚游泳自在各足深水無復往還彼此相忘恩情斷絕泊乎泉源旱涸鮑鮪困苦共處陸地賴尾曝腮於是吐沫相濡啣氣相濕恩愛往來更相親附比之江湖去之遠矣亦猶大道之世物各逍遙雞犬聲聞不相來往淳風既散澆浪漸興從理任教聖迹斯起矜覺夔以爲仁踳跂以爲義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聖人

羞之良有以也故知魚失水所以啣濡人喪道所以親愛之者也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知兩忘而化其道

註夫非譽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爲一曠然無不邇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

知堯桀之所在邪

疏此合喻夫唐堯聖君夏桀庸主故譽堯善而非桀惡相述堯舜以勗將來仁義之與自茲爲本也豈若無善無惡善惡兩忘不是不非是非雙遣然後出生入死隨變化而遨遊莫往莫來履玄道而自得豈與夫啣濡聖迹同年而語哉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註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爲我載生爲我勞老爲我佚死爲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

疏大塊者自然也夫形是構造之物生是誕育之始老是耆父之年死是氣散之日但運載有形生必勞苦者既無能暫時間

逸死滅還無理歸停憩四者雖變而未始非我而我坦然何所惜邪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註死與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爲善乎則吾死亦善也

疏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以善吾生爲善者吾死亦可以爲善矣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註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故舉無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仕化而無係也

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註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

新矣而自以爲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

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橫

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

疏夜半闇冥以譬真理玄遠也。有力者造化也。夫藏舟於海，豈正合其宜。隱山藏於澤，中謂之得所。然而造化之力擔負而趨變，故曰新驛如逝水。凡惑之徒，心靈愚昧，真謂山舟牢固，不動巖然。豈知冥中實遷無時暫息。昨我今我，其義亦然也。

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遇。

註：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

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遇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

疏：道變化也。藏舟於壑，藏山於澤，此藏大也。藏人於室，藏物於器，此藏小也。然小大雖異，而藏皆得宜。猶念遷流新新移改，是知變化之道無處可逃也。

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遇，是恒物之大情也。

註：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共與化。無不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生，體天地而

合變化，索所遇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

疏：恒，常也。夫藏天下於天下者，豈藏之哉。蓋無所藏也。故能一死生，冥變化，放縱寰宇之中，乘造物以遨遊者，斯藏天下於天下也。既變所不能變，何所遇之有哉。此乃體寂寂之人物，達大道之真情，豈流俗之迷徒，運人間之小智耶。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之未始有極也。

註：人形方是萬化之一遇耳。未足獨喜也。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

其為樂可勝計邪。

註：本非人而化為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不過。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

疏：特獨也。犯過也。夫大治洪鑪陶鑄群品，獨遇人形，遂以為樂。如形者其貌類無窮，所遇即喜，喜亦何極。是以唯形與喜不可

勝計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遇而皆存。

註：夫聖人遊於變化之塗，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遇之哉。夫於生為亡，而於死為存，則何時而非存哉。

疏：夫物不得遇者，自然也。孰能逃遇於自然之道乎。是故聖人遊心變化之塗，放任日新之境，未始非我何往不存耶。

善夫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

註：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

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註：此玄同萬物而與化為體，故其為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

疏：係，屬也。夫人之識性明暗不同，自有百年之中，一生之內，從容平淡，群有欣懽，至於壽夭老少，都不介懷。雖未能忘生死，但復無嫌惡，猶足以為物師，傳人放效之而

況混同萬物冥一變化屬在至人必資聖知爲物宗匠不亦宜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

註有無情之情故無爲也有常無之信故無形也

疏明鑒同照有情也赴機若響有信也恬

淡寂寞無爲也視之不見無形也

可傳而不可受

註古人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

可得而不可見

註咸得自容而莫見其狀

疏寄言詮理可傳也體非量數不可受也

方寸獨悟可得也離於形色不可見也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註明無不得有而無也

疏自從也存有也虛通至道無始無終從

本以來未有天地五氣未逃天道存焉故

老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云迎之不

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者也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註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

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

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

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

疏言大道能神於鬼靈神於天帝闡明三

景生立二儀至無之力有茲功用斯乃不

神而神不生而生非神之而神生之而生

者也故老經云天得一以清神得一以靈

也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

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註言道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爲無高在

深爲無深在久爲無久在老爲無老無所

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知者不

得以高卑稱也外內無不至者不得以表

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

無者不可謂老也

疏太極五氣也六極六合也且道在五氣

之上不爲高遠在六合之下不爲深邃先

天地生不爲長久長於亙古不爲老亙言

道非高非深非久非老故道無不在而所

在皆無者也

疏韋氏得之以挈天地

疏疏韋氏文字已前遠古帝王號也得靈

通之道故能驅馭群品提挈二儀又作契

字者契合也言能混同萬物符合二儀者

也

伏犧氏得之以襲氣母

疏伏犧三皇也能伏牛乘馬養伏犧牲故

謂之伏犧也襲合也氣母者元氣之母應

道也爲得至道故能畫八卦演六爻調陰

陽合元氣也

維斗得之終古不忒

疏維斗北斗也爲衆星綱維故謂之維斗

忒差也古始也得於至道故歷於終始維

持天地心無差忒

日月得之終古不息

疏日月光證於一道故得終始照臨竟無

休息者也

堪坏得之以襲崑崙



疏崑崙山名也在北海之北堪坏崑崙山  
神名也襲入也堪坏人面獸身得道入崑  
崙山為神也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疏姓馮名夷弘農華陰潼鄉堤首里人也

服八石得水仙大川黃河也天帝錫馮夷

為河伯故遊處盟津大川之中也

肩吾得之以處太山

疏肩吾神名也得道故處東嶽為太山之

神

黃帝得之以登雲天

疏黃帝軒轅也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

之下鼎成有龍無於鼎以迎帝帝遂將群

臣及後宮七十二人白日乘雲駕龍以登

上天仙化而去

顓頊得之以處玄宮

疏顓頊即黃帝之孫即帝高陽也亦曰玄

帝年十二而冠十五佐少昊二十即位採

羽山之銅為鼎能召四海之神有靈異年

九十七崩得道為北方之帝玄者北方之

色故處於玄宮也

禹強得之立乎北極

疏禹強水神名也亦曰禹京人面鳥身乘

龍而行與顓頊並軒轅之胤也雖復得道

不居帝位而為水神水位北方故位號北

極也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疏少廣西極山名也王母太陰之精也豹

尾虎齒善笑舜時王母遣使獻玉環漢武

帝時獻青桃顏容十六七女子甚端正常

坐西方少廣之山不復生死故莫知始終

也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疏彭祖帝顓頊之玄孫也封於彭城其道

可祖故稱彭祖善養生得道者也五伯者

昆吾為夏伯大彭豷為殷伯齊桓晉文

為周伯合為五伯而彭祖得道所以長年

上至有虞下及殷周凡八百年也

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

尾而比於列星

註道無能也此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

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

得又不能為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

於道內不由於己掘然自得而獨化也夫

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

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為之哉故夫為生

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己為也

而為之則傷其真生也

疏武丁殷王名也號曰高宗高宗夢得傳

說使求之天下於陝州河北縣傳巖版築

之所而得之相於武丁奄然清泰傳說星

精也而傳說一星在箕尾上然箕尾則是

二十八宿之數維持東方故言乘東維騎

箕尾而與角亢等星比並行列故云比於

列星也

卷一

七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七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八

緣二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美 疏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疏葵當爲葵字之誤猶是人間世篇中南伯子葵也女偶古之懷道人也孺子猶稚子也女偶久聞至道故能攝衛養生年雖老猶有童顏之色駐彩之狀既異凡人是故子葵問其何以致此

曰吾聞道矣

註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

疏答云聞道故得全生是以反少還童色如稚子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

疏觀其容色既異常人心懷慕故詢其方術者也

曰惡惡可乎非其人也

疏惡惡可言不可也女偶心神內靜形色外彰子葵見有容貌欣然請學嫌其所問

故抑謂其非人也

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

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

疏卜梁姬姓也倚名也虛心凝淡爲道智

用明敏爲才言梁有外用之才而無內凝之道女偶有虛淡之道而無明敏之才各滯一邊未爲通美然以才方道才劣道勝也

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

疏庶幾也幾過也果決也夫上士聞道猶藉勤行若不勤行道無由致是故雖蒙教誨必須修學慕近玄道決成聖人若其不然告示甚易爲須修守所以成難然女偶久聞至道內心疑竅今欲傳告猶自守之

況在初學無容懈怠假令口說耳聞蓋亦何益是以非知之難行之難者也

參日而後能外天下

註外猶遺也

教人故凝神寂慮修而守之凡經三日心既虛寂觀萬億皆空是以天下地上悉皆非有也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

註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

疏天下萬境踈遠所以易忘資身物親近所以難遺守經七日然後遺之故郭注云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之者也

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註都遺也

疏體離形坐忘我喪運心既久遺遺漸深也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註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

疏朝旦也徹明也死生一觀物我兼忘惠照豁然如朝陽初啓故謂之朝徹也

朝徹而後能見獨

註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

疏夫至道凝然妙絕言象非無非有不古

不令獨往獨來絕待絕對觀斯勝境謂之

見獨故經云寂寞而不改

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註與獨俱往

疏任造物之日新隨變化而俱往不為物

境所運故無古今之異

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註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以無係

無惡然後能無死無生

疏古今會也夫時有古今之異法有生有死

之殊者此盡迷徒倒置之見也時既運新

運新無今無古故法亦不去不來無死無

生者也會斯理者其唯女偶之子也

殺生者不死生生不生

疏殺滅也死亦滅也謂此死者未曾滅謂

此生者未曾生既生能入於無死無生故

體於法無生滅也法既不生不滅而情亦

何欣何惡耶任之而無不適也

其為物無不將也

註任其自將故無不將

無不迎也

註任其自迎故無不迎

疏將送也夫道之為物拯濟無方雖復不

滅不生亦復而生而滅是以迎無窮之生

送無量之死也

無不毀也

註任其自毀故無不毀

無不成也

註任其自成故無不成

疏不送而送無不毀滅不迎而迎無不生

成之也

其名為櫻寧

註夫與物冥者物榮亦榮而未始不寧也

疏櫻擾動也寧寂靜也夫聖人慈救道濟

蒼生妙本無名隨物立稱動而常寂雖櫻

而寧者也

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

註物榮而獨不榮則敗矣故榮而任之則

莫不由成也

疏既能和光同塵動而常寂然後隨物櫻

擾善貸生成也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

疏子葵怪女偶之談其道高妙故問子於

何處獨得聞之自斯已下凡有九重前六

約教後三據理並是女偶告示子葵之辭

也

曰聞諸副墨之子

疏諸之也副副貳也墨翰墨也翰墨文字

也理能生教故謂文字為副貳也夫魚必

因筌而得理亦因教而明故聞之翰墨以

明先因文字得解故也

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

疏臨本謂之副墨皆文謂之洛誦初既依

文生解所以執持披讀次則漸悟其理是

故羅洛誦之且教從理生故稱為子而誦

因教起名之曰孫也

洛誦之孫聞之瞻明

疏瞻視也亦至也讀誦精熟功勞積久漸

見至理靈府分明

瞻明聞之聶許

疏聶登也亦是附耳私語也既誦之精深因教悟理心生懽悅私自許當附耳竊私語也既聞於道未敢公行亦是漸登勝妙玄情者也

聶許聞之需役

疏需須也役用也行也雖復私心自許智照漸明必須依教遵脩勤行勿怠解也不行道無由致需役聞之於謳

疏謳誦誦也既因教悟理依解而行遂使

威德顯彰謳誦滿路者也

於謳聞之玄冥

註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

疏玄者深遠之名也冥者幽寂之稱既德行內融芳聲外顯故漸階虛極以至於玄

冥者矣

玄冥聞之參寥

註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亦玄之又

玄也

疏參三也寥絕也一者絕有一者絕無三者非有非無故謂之三絕也夫玄冥之境雖妙未極故至乎三絕方造重玄也參寥聞之疑始

註夫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及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疏始本也夫道超四句離彼百非名言路斷心知處滅雖復三絕未窮其妙而三絕

之外道之根本而謂重玄之域衆妙之門意亦難得而差言之矣是以不本而本本無所本疑名為本亦無的可本故謂之疑始也耳

子杞子與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

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

疏子杞四人未詳所據觀其心迹並方外之士情同淡水共結素交敘莫逆於虛玄

迷忘言於至道夫人起自虛無無則在先

故以無為首從無生有生則居次以生為脊既生而死死最居後故以死為尻亦故

然也尻首雖別本是一身而死生乃異源乎一體能達斯趣所遇皆適宜有存亡欣

惡於其間哉誰能知是我與為友

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

疏目擊道存故相親而笑同順玄理故莫逆於心也

俄而子與有病子杞往問之

疏既病須往問之任理而行不乖於方外也

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

疏偉大也造物猶造化也拘拘攣縮不申之貌也夫洪鑪大冶造物無偏豈獨將我

一身故為拘攣之疾以此而言無非命也

子輿達理自歎此辭也

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願隱於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珍

註珍陵亂也

疏僂僂曲腰背骨發露既其俯而不仰故

藏俯並在上頭低則順隱於齊膊簪則有高於項而咽項句曲大捷如贅陰陽二氣陵亂不調遂使一身遭斯疾焉

其心間而無事

註不以爲患

疏死生猶爲一體疾患宜復舉懷故雖曲倭拘拘而心神閑逸都不以爲事

跼蹐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註夫任自然之變者無嗟也與物嗟耳

疏跼蹐曳疾貌言曳疾力行照臨于井既見已親遂使發傷嗟尋夫大道自然造物均等豈偏於我獨此拘攣欲顯明物理故寄茲嗟嘆也

子杞曰汝惡之乎

疏淡水素交契心方外見其嗟嘆故有驚疑

曰亡予何惡

疏亡無也存亡生死本自無心不嗟之嗟何嫌惡之也

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鵲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註浸漸也夫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也

疏假今陰陽二氣漸而化我左右兩臂爲雞爲彈則求於鵲爲雞則夜候天時尻無識而爲輪神有知而作馬因漸漬而變化乘輪馬以遨遊苟隨任以安排亦於何而不適者也

且夫得者時也

註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失者順也

註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疏得者生也失者死也夫忽然而得時應生也倏然而失順理死也是以安於時則不欣於生處於順則不惡於死既其無欣無惡何憂樂之入乎

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註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矣故能解則無所不解不解則無所而解也

疏處順忘時蕭然無係古昔聖人謂爲懸解若夫當生慮死而以憎惡存懷者既內心不能自解故爲外物結縛之也

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註天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惡之哉

疏玄天在上猶有晝夜之殊況人居世間焉能無死生之變且物不勝天非唯今日我復何人獨生憎惡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

疏環繞也喘喘氣息急也子譽語訖俄頃之間子來又病氣奔欲死既將屬續故妻子繞而哭之也

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

註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

之將化而死無為怛之也

疏叱訶聲也夫方外之士冥一死生而朋友臨終和先往問故叱彼親族今避傍邊正欲變化不欲驚怛也

倚其尸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

疏又復也奚何也適往也倚戶觀化與之而語歎彼大造弘普無私偶爾為人忽然還化不知方外適往何道變化何物將汝五藏為鼠之肝或化四支為蟲之臂任化而往所過皆適也

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

註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

疏自此而下是子來臨終答子犁之辭也

夫孝子侍親尚驅馳唯命況陰陽造化何啻二親乎故知違親之教世或有焉拒於陰陽未之有也

彼近吾死而不聽我則捍矣彼何罪焉

註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也時當死亦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心適足捍逆於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捍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死為彼

疏彼造化也而造化之中令我近死我惡其死而不聽從則是我拒陰陽違於變化斯乃咎在於我彼何罪焉郭注以死為彼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註理常俱也

疏此重引前文證成彼義斯言切當所以再出其解釋文意不異前旨

今之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鑊鉞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

耳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

註人耳人耳唯願為人而亦猶金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大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為哉生非故為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

疏祥善也犯遇也鑊鉞古之良劍名也昔吳人于將為吳王造劍妻名鑊鉞因名鑊劍曰干將雌劍曰鑊鉞夫洪鑊大冶鑄金鐵隨器大小悉皆為之而鑊中之金忽然跳躑殷勤致請願為良劍匠者驚嗟用

為不善亦猶自然大冶彫刻衆形為獸魚蟲種種皆作偶爾為人遂即欣愛鄭重啓請願更為人而造化之中用為妖孽也

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

註人皆知金之有條為不祥故明已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無不可也

疏夫用二儀造化一為鑪冶陶鑄群物錘鍛蒼生磅礴無心亭毒均等所遇斯適何

惡何欣安排變化無往不可也

成然寐遽然覺

註寤寐自若不以死生累心

疏成然是閑放之貌遽然是驚覺之貌寐寢也以臂於死也覺是寤也以況於生然

寤寐雖殊何嘗不從容逸樂死生乃異亦未始不任命逍遙此總結子來以死生為寤寐者也

子桑戶孟子及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

註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官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為一體者無愛為於其間也疏此之三人並方外之士冥於變化一於死生志行既同故相與交友仍各率職試述其情致云誰能於虛無自然而相與為朋友乎斯乃無與而與無為而為非為之而為與之而與者也猶如五藏六根四肢百體各有司存更相御用豈有心於相與情係於親疎哉雖無意於相為而相濟之功成矣故於無與而相與周旋於無為而為交友者其義亦然乎耳

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

註無所不任

疏撓挑猶宛轉也大登昇上天示清高輕舉遨遊雲霧表不滯有中故能隨變化而無窮將造物而宛轉者也

相忘以生無所終窮

註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能隨變化俱無所窮竟

疏終窮死也相與忘生復忘死死生混一故順化而無窮也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註若然者豈有哉蓋寄明至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

疏得意忘言故相視而笑智冥於境故莫逆於心方外道同遂相與為友也

莫然有聞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

疏莫無也三人相視寂爾無言俄頃之間子桑戶死仲尼聞之使子貢往弔仍令供給喪事將迎賓客欲顧方外方內故寄尼

父琴張

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

疏曲薄也或編薄織簾或鼓琴歌詠相和歡樂曾無憾容所謂相忘以生方外之至也

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荷

註人哭亦哭俗內之迹也齊死生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至也

疏嗟來歌聲也桑戶乎以下相和之辭也倚相和聲也夫從無出有名之曰生自有還無名之曰死汝今既還空寂便是歸本

反真而我猶寄人間羈旅未還桑梓欲齊一死生故發斯倚歎者也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疏方內之禮貴在節文鄰里有喪春猶不相況臨朋友之屍曾無哀哭琴歌自若豈是禮乎子貢怪其如此故趨走進問也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註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

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

疏夫大禮與天地同節不拘制乎形名直致任真率情而往況冥同生死豈存哀樂於曾中而子貢方內儒生性猶偏執唯貴羣迹未契妙本如是之人於何知禮之深乎為方外所牽固其宜矣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疏命名也子貢使還且告尼父云彼二人情事難識修己德行無有禮儀而忘外形骸混同生死臨喪歌樂神形不變既莫測其道故難以明之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註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

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親其與群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觀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

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迹而寄方外於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弘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涉俗蓋世之談矣

疏方區域也彼之二人齊一死生不為教迹所拘故遊心寰宇之外而仲尼子貢命世大儒行裁非之義服節文之禮銳意哀樂之中遊心區域之內所以為異之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註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於方外則陋矣疏玄儒理隔內外道殊勝劣而論不相及

逮用區中之俗禮弔方外之高人芻狗再陳鄙陋之甚也

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註皆冥之故無二

疏達陰陽之變化與造物之為人體萬物之混同遊二儀之一氣也

彼以生為附贅縣疣

註若疣之自縣贅之自附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

以死為決疣潰癰

註若疣之自決癰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

疏彼三子體道之人達於死生冥於變化是以氣聚而生譬疣贅附縣非所樂也氣散而死者疣癰決潰非所惜之者也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

註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也

疏先勝也後劣也夫附贅疣癰四者皆是疾而氣有聚散病無勝負若以此方於生



死亦安知優劣之所在乎

假於異物託於同體

註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故所假雖異而共成一體也

疏水火金木異物相假衆諸寄託共成一

身是知形體由來虛偽

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註任之於理而冥往也

疏既知形質虛假無可欣愛故能內則忘

於藏腑外則忘其根竅故也

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註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變化之塗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極也

疏端緒也倪畔也反覆猶往來也終始猶

生死也既忘其形質塵黷聽故能去來

生死與化俱往化又無極故莫知端倪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

註所謂無爲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

之外非伏於山林也

疏芒然無知之貌也彷徨逍遙皆自得逸

豫之名也塵垢色聲等有爲之物也前既

遺於形骸此又忘於心智是以放任於塵

累之表逸豫於清曠之鄉以此無爲而爲

事業也

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

耳目哉

註其所以觀示於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

方外之冥物也

疏憤憤猶煩亂也彼數子者清高虛淡安

排去化率性任真何能強事節文拘世俗

之禮威儀顯示悅衆人之視聽哉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註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

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宣

覺之哉

疏方內方外淺深不同未知夫子依從何

道師資起發故設此疑

曰丘天之戮民也

註方內爲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

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

下爲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群坐忘而後

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

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

也

疏夫聖迹禮儀乃桎梏形性仲尼既依方

內則是自然之理刑戮之人也故德充篇

云天刑之安可解

雖然吾與汝共之

註雖爲世所桎梏但爲與汝共之耳明已

恒自在外也

疏夫孔子聖人和光接物揚波同世貴斯

俗禮雖復降迹方內與汝共之而遊心方

外蕭然無著也

子貢曰敢問其方

註問所以遊外而共內之意

疏方猶道也問迹混域中心遊方外內

玄合其道若何

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註造詣也魚之所詣者適性莫過深水人之所至者得意莫過道術雖復情智不一而相與皆然此略標義端次下解釋也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註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若內然後養給而主定則莫不皆然也俱不自知耳故成無爲也

疏此解釋前義也夫江湖淮海皆名天池魚在大水之中窟穴泥沙以自資養供給也亦猶人處大道之中清虛養性無事道遙故得性分靜定而安樂也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註各自足而相忘者天下莫不然也至人常足故常忘也

疏此解釋前義也夫深水游泳各足相忘道術內充偏愛斯絕豈與夫啍濡仁義同年而語哉臨尸而歌其義云爾故也

子貢曰敢問畸人註問向之所謂方外而不耦於俗者又安

在也

疏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無有而踈外形體乖異人倫不偶於俗敢問此人其道如何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

註夫與內冥者遊於外也獨能遊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

疏自此已下孔子答子貢也侔者等也同也夫不修仁義不偶於物而率其本性者與自然之理同也

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註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疏夫懷仁履義爲君子乖道背德爲小人也是以行覺覺之仁用踈踈之義者人倫謂之君子而天道謂之小人也故知子反琴張不偶於俗乃曰畸人實天之君子重言之者復結其義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憾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

疏姓孟孫名才魯之賢人體無爲之一道知生死之不二故能迹同方內心遊物表居母氏之喪禮數不闕威儀詳雅甚有孝

容而淚不滂沱心不悲憾聲不哀慟三者既無不名孝子而鄉邦之內悉皆善之云其處喪深得禮法

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曰壹怪之

註魯國觀其禮而顏回察其心

疏蓋者發語之辭也哭泣緣經同域中之俗禮心無哀憾契方外之忘懷魯人觀其外迹故有善喪之名顏子察其內心知無至孝之實所以一見孫才遂生疑怪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

註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

疏進過也夫孟孫氏窮哀樂之本所以無樂無哀盡生死之源所以忘生忘死既而

本迹難測故能合内外之宜應物無心豈是運知之正者邪

唯簡之而不得

註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夏秋冬夏四時行耳

疏夫生來死去譬彼四時故孟孫簡擇不得其異

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註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生死累意而付之自化也

疏雖復有所簡擇竟不知死生之異故能安於變化而不以哀樂累懷也

不知就先不知就後

註所遇而安

若化為物

註不違化也

疏先生也後死也若順也既一於死生故無去無就冥於變化故順化為物也

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

註死生宛轉與化為一循乃忘其所知於當今豈待所未知而豫憂者哉

疏不知之化謂當來未化之事也已止也見在之生猶自忘遺況未來之化豈復逆憂若用心預待不如止而勿為也

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註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哉方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哉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往也

疏方今正化為人安知過去未化之事乎正在生日未化而死又安知死後之事乎但當推理直前與化俱往無勞在生憂死安為欣惡也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註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為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也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也死生覺夢不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哉

疏夢是昏睡之時覺是了知之日仲尼顏子猶拘名教為昏於覺夢之中不達死生未嘗暫覺者也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

註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

疏彼之孟孫冥於變化假見生死為形之驚動終無哀樂損累心神也

有旦宅而無情死

註以形骸之變為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為死

疏旦日新也旦者神之舍也以形之故變為宅舍之日新利其性靈凝淡終無死生之異也

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宜也

註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也故人哭亦哭正自是其所宜也

疏孟孫冥同生死獨居覺悟應於内外不乖人理人哭亦哭自是順物之宜者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註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是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

疏吾生吾死相與皆吾未始非吾吾何所失若以係吾為意何適非吾

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註靡所不吾也故玄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

疏庸常也凡常之人識見淺狹詎知吾之所謂無處非吾假令千變萬化而吾常在

新吾故吾何欣何惡也

且汝夢為鳥而屬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

註言無往而不自得也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註夢之時自以為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

邪亦焉知其非覺邪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時而足惜也

疏屬至也且為魚為鳥任性逍遙處處

生居然自得而魚鳥既無優劣死生亦何勝負而係之哉孟孫妙達斯源所以未嘗

介意又不知今之所論魚鳥者為是覺中而辯為是夢中而說乎夫人夢中自以為覺今之覺者何妨夢中是知覺夢生死未可定也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註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

疏造至也獻善也排推移也夫所至皆適斯亦適也其常適何及歡笑然後樂哉若待善事感已而後適者此則不能隨變任化與物推移也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也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註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于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

疏所在皆適故安任推移未始非吾而與化俱去如此之人乃能入於寥廓之妙門

自然之一道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

註資者給濟之謂

疏意而古之賢人資給濟之謂意而先謂帝堯後見仲武問云帝堯大聖道德甚高汝既謁見有何教授資濟之術幸請陳說

耳

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

疏躬身也仁則恩慈育物義則斷割裁非是則明賞其善非則明懲其惡此之四者人倫所貴汝必須已身報行亦須明言示物此言意而述堯教語之辭也

許由曰而奚來為軼

疏而汝也奚何也軼語助也堯將教迹刑害於汝瘡痕已大何為更來矣

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註言其將以形教自虧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

䟽黥鑿額也。剗割鼻也。恣睢縱任也。轉徙變化也。塗道也。夫仁義是非損傷真性其為殘害譬之刑殘汝既被竟點剗拘束性情如何復能遨遊自得逍遙放蕩從容自適於變化之道乎言其不復能如是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

註不敢復來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

䟽我雖遭此虧殘而庶幾之心靡替不復敢當心路願涉道之藩傍也

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聾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

䟽盲者有眼睛而不見物聾者眼無眵縫如鼓皮也作斧形謂之黼兩已相背謂之黻而盲聾之人眼睛已敗既不能觀文彩

青黃亦不愛好眉目顏色譬言意而遭堯黥剗情智已傷豈能愛慕深玄觀覽衆妙耶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

註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

亦有須治鍛而為器者耳故此之三人亦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也此皆寄言以遣云為之累

䟽無莊古之美人為聞道故不復莊飾而自忘其美色也據梁古之多力人為聞道

守雌故不勇其力也黃帝軒轅也二下八有聖知亦為聞道故能忘遺其知也鑪竈也錘鍛也以上三人皆因聞道然後忘其所務以契其真猶如世間器物假於鑪冶打鍛以成其用者耳今何妨自然之理今夫子教

示於我以成其道耶故知自然造物在鑪冶之間則是有修學治鍛之義

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剗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

註夫率然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

不息點補剗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而欲棄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

䟽造物猶造化也我雖遭仁義是非殘傷情性焉知造化之內不補剗息黥今我改

過自新棄可成之道隨夫子以請益邪乃欲棄而不教恐乖造物者也

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

䟽噫嘆聲也至道深玄絕言於象不可以心慮測故歎云未可知也既請益慙慙亦

無容杜默雖復不可言盡為汝便舉陳也二下九

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

註皆自爾耳亦無愛為於其間也安所寄其仁義

䟽吾師乎者至道也然至道不可心知為汝略言其要即吾師是也鑿碎也至如素秋霜降碎落萬物豈有情斷割而為義哉

青春和氣生育萬物豈有情恩愛而為仁哉蓋不然而然而許由師於至道至道

既其如是汝何得躬服仁義耶此略為意而說息黥補剗之方也

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註日新也

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

註自然故非巧也

疏萬象之前先有此道智德具足故義說  
為長而實無長也長既無矣老豈有邪欲  
明不長而長老而不老故長於上古而不  
為老也雖復天覆地載而以道為源衆形  
刻彫或資造化同稟自然故巧名斯滅既  
其無老無巧無是非汝何所明言耶  
此所遊已

註遊於不為而師於無師也

疏吾師之所遊心止如此說而已此則總

結以前吾師之義是也

顏回曰回益矣

註以損之為益也

疏顏子稟教孔氏服膺問道覺已進益呈

解於師損有益空故以損為益也

仲尼曰何謂也

疏既言益矣有何意謂

曰回忘仁義矣

疏忘兼愛之仁違裁非之義所言益者此  
之謂乎

曰可矣猶未也

註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  
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  
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  
但忘功迹故猶未玄達

疏仁義已忘於理漸可解心尚淺所以猶  
未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

疏他日猶異日也空解日新時更復見所  
言進益列在下文

曰何謂也

疏所言益者是何意謂

曰回忘禮樂矣

疏禮者荒亂之首樂者淫蕩之具為累更  
重次忘之也

曰可矣猶未也

註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  
未若忘其所以具也

疏虛忘漸可猶未至極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疏並不異前解也

曰回坐忘矣

疏虛心無著故能端坐而忘坐忘之義具  
列下文

仲尼莞然曰何謂坐忘

註莞然驚悚貌也忘遣既深故悚然驚歎  
坐忘之謂厥義云何也

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

疏墮毀廢也黜退除也雖聽屬於耳明關  
於目而聰明之用本乎心靈既悟一身非

有萬境皆空故能毀廢四肢百體屏黜聰  
明心智者也

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註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  
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

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為體而無不通也

疏大通猶大道也道能通生萬物故謂道  
為大通也外則離析於形體一一虛假此

解羶脂體也內則除去心識恍然無知此  
解黜聰明也既而枯木死灰冥同大道如

此之益謂之坐忘也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

註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

化則無常也

註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

疏既同於大道則無是非好惡冥於變化故不執滯守常也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疏果決也而汝也忘遣如此定是大賢丘

雖汝師遠落汝後從而學之是丘所願攜謙退已以進類回者也

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

註此二人相為於無相為者也今裹飯而相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為而後往也

疏雨經三日已上為霖殆近也子桑家貧屬斯霖雨近於餓病此事不疑於方外之交任理而往雖復裹飯非有相為之情者

也

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

疏任堪也趨卒疾也子桑既遭飢餓故發琴聲聞此飢貧從誰而得為關父母為是人天此則歌哭之詞也不堪此聲又率爾

詩誄也

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

註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達理

疏一於死生忘於哀樂於無相與方外之交今子歌詩似有怨望故入門驚怪問其所由矣

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註言物皆自然無為之者也

疏夫父母慈造不欲飢凍天地無私豈獨貧我思量主宰皆是自然尋求來由竟無兆朕而使我至此窮極者皆我之賦命也

亦何惜之有哉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八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九

緣三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應帝王第七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為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疏四問而四不知則齊物篇中四問也夫

帝王之道莫若忘知故以此義而為篇首

老子云不以智治國之德者也

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

而乃今知之乎

疏蒲衣子堯時賢人年八歲舜師之讓位

不受即被衣子也齧缺得不知之妙旨仍

踊躍而喜歡走以告於蒲衣子達王倪之

深義蒲衣是方外之大賢達忘言之至道

理無知而固久汝今日乃知也

有虞氏不及泰氏

註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

所以迹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名之哉

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邪然無迹者乘群

變履萬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

疏有虞氏舜也泰氏即太昊伏羲也三皇之世其俗淳和五帝之時其風澆競澆競則運知而養物淳和則存真而馭寓不及之義驗此可知也

有虞氏其猶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

出於非人

註夫以人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唯

以是非為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

必入於無非人之境矣故無得無失無可

無不可豈直臧仁而要人也

疏夫舜包臧仁義要求士庶以得百姓之

心未是忘懷自合天下故出於是非之域

亦有作臧字者臧善也善於仁義要求人

心者也

泰氏其跡徐徐其覺于手

疏徐徐寬緩之容于子自得之貌伏羲之

時淳風尚在故卧則安閑而徐緩覺則歡

娛而自得也

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

註夫如是又奚是人非人之有哉斯可謂

出於非人之域

疏忘物我道是非或馬或牛隨人呼召人

獸尚且無主何是非之有哉

其知情信

註任其自知故情信

疏率其真知情無虛矯故實信也

其德甚真

註任其自得故無偽

疏以不德為德德無所德故不偽者也

而未始入於非人

註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

疏既率其情其德不偽故能超出心知之

境不入是非之域者也

有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

疏有吾接輿已具前解日中始賢人姓名

即肩吾之師也既是汝師有何告示此是

接輿發語以問故也

有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

敢不聽而化諸

疏式用也教我為君之道化物之方必須



己出智以經綸用仁義以導俗則四方氓庶誰不聽從遐遠黎元敢不歸化耶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

註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真

疏夫以己制物物喪其真欺誑之德非實

道

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山也

註夫寄富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

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

疏夫溟海宏博深廣難窮而穿之為河必

無成理亦猶大道遐曠玄絕難知而鑿之

為義其功難克又蚩蟲至小山嶽極高今

其負荷無由勝任以智經綸用仁理物德

小謀大其義亦然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

註全其性分之內而已

疏隨其分內而治之必不分外治物治乎

外者言不治之者也

正而後行

註各正性命

疏順其正性而後行化

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註不為其所不能

疏確實也順其實性於事有能者因而任

之止於分內不論於外者耳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

之下以避熏鑿之患

註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

為則自成也

疏矰網也弋以繩係箭而射之也鼯鼠小

鼠也神丘杜壇也鳥則高飛而逃網鼠則

深穴而避薰斯皆率性自然豈待教而遠

害者也鳥鼠既耳在人亦然故知式義出

經誣罔之甚矣

而曾二蟲之無知

註言汝曾不知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

乎

疏而汝也汝不曾知此二蟲不待教令而

解避害全身者乎既深穴高飛豈無知耶

況在人倫而欲出經式義欺矯活物不亦

妄哉

天根遊於殷陽至蒙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

問焉曰請問為天下

疏天根無名並為姓字寓言問答也殷陽

殷山之陽蒙水在趙國界內遭遇也天根

遨遊於山水之側適遇無名人而問之請

問之意在乎天下

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

註問為天下則非起於太初止於玄冥也

疏汝是鄙陋之人宜其速去所問之旨甚

不悅豫我心

于方將與造物者為人

註任人之自為

疏夫造物為人素分各足何勞作法措意

治之既同於大通故任而不助也

厥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

無何有之鄉以處壖埌之野

註莽眇群碎之謂耳乘群碎馳萬物故能

出處常通而無狹滯之地

疏莽眇深遠之謂壖埌宏博之名鳥則取

其無迹輕昇六極猶六合也夫聖人馭世恬淡無為大順物情有同造化若其息用歸本厭離世間則乘深遠之大道凌虛空而滅迹超六合以放任遊無有以逍遙凝神智於射山處清虛於曠野如是則何天下之可為哉蓋無為者也

汝又何足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

註言皆放之自得之場則不治而自治也疏夫放而任之則物皆自化有何帛術輒欲治之感動我心何為如此

又復問

疏天根未達更請決疑

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

註其任性而無所飾焉則淡矣

合氣於淡

註漠然靜於性而止

疏可遊汝心神於恬淡之域合汝形氣於寂寞之鄉唯形與神二皆虛靜如是則天下不待治而自化者耳

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註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順公乃全也

疏隨造化之物情順自然之本性無容私作法術措意治之故而任之則物我全之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疏姓陽名朱字子居問老子明王之道假且有人素性聰達神智捷疾猶如鸞應涉

事理務彊幹果決鑒物洞徹疏通明敏學道精勤曾無懈倦如是之人可得將明王

聖帝比德不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註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主疏若將彼人比聖主無易胥徒勞苦改易

形容技術工巧神慮係累劬勞故形容變改係累故心靈怵惕也

且也虎豹之文來由後狙之便執簾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註此皆以其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

疏藉繩也後狙獼猴也虎豹之皮有文章故來田獵獼猴以跳躍便捷恒被繩拘狗以執捉狐狸每遭係頸若以嚮疾之人類

於聖帝則此之三物可比明王也耳

陽子居楚然曰敢問明王之治

疏既其失問故驚懷變容重請明王為政其義安在

老聃曰明王之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

註天下若無明主則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無為而還在天下

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

疏夫聖人為政功倖造化覆等玄天載同厚地而功成不處故非己為之也

化貸萬物而民弗恃

註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而莫知恃賴於明王

疏誘化蒼生令其去惡貸借萬物與其福善而玄功潛被日用不知百姓謂我自然

不賴君之德

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註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己名故物皆自以為得而喜

疏莫無也舉顯也推功於物不顯其名使

物各自得而惟喜適悅者也

立乎不測

註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

而遊於無有者也

註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實物

則迂物不暇何暇遊虛哉

疏無有妙本也樹德立功神妙不測而即

迹即本故常遊心於至極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

疏鄭國有神異之巫甚有靈驗從齊而至

姓季名咸耳

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

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註不喜自聞死日也

疏占候吉凶必無差失剋定時日驗若鬼

神不喜預而聞凶禍是以棄而走避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

疏列子事迹具逍遙篇今不重解壺子鄭之得道人也號壺子名林即列子之師也

列子見季咸小術驗若鬼神中心羨仰恍

然如醉既而歸反具告其師

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

矣

註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

疏夫子壺子也至極也初稟學先生之道為至今見季咸其道又極於夫子此是

御寇心醉之言也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

與

疏與授也既盡也吾比授汝始盡文言於

其妙理余未造實汝固執文字謂言得道

豈知筌蹄異於魚兔耶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註言列子之未懷道也

疏夫衆雌無雄無由得卵既文無實亦何

道之有哉

而以道與世充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註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充其一方以必

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

疏汝用文言之道而與世間充對既無大

智必信彼小巫是故季咸得而相汝者也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

疏夫至人凝遠神妙難知本迹寂動非凡

能測故召今至以我示之也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

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

見濕灰焉

疏嘻聲也子林示其寂泊之容季咸謂其

將死先怪已彰不過十日弗活之兆類彼

濕灰也

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鼻吾示

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

註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

濕灰均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

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

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爲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生忘即謂之將死觀其神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

疏文象也震動也地以無心而寧靜故以不動爲地文也萌然寂泊曾不震動無心自正文類傾頽此是大聖無感之時小巫謂之弗活也而壺丘示見義有四重第一示妙本虛凝寂而不動二示垂迹應感動而不寂第三本迹相即動寂一時第四本迹兩忘動寂雙遣此則第一妙本虛凝寂而不動也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註德機不發曰杜

疏殆近也杜塞也機動也至德之機關而不發示其凝淡便爲渥灰小巫庸瑣近見於此矣

嘗又與來

疏前者伊妄言我死今時重命令遣更來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

疏此即第二垂迹應感動而不寂示以應容神氣微動既殊槁木全似生平而濫以聖功用爲己力謬言遇我幸矣有瘳也哉吾見其杜權矣

註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

疏權機也前時一觀有類渥灰杜塞機權全無應動今日遇我方待全生小巫寡識有茲叨濫者也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鄙吾示之以天壤

註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

疏壤地也示之以天壤謂示以應動之容也譬彼兩儀覆載萬物至人應感其義亦然

名實不入

註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而名利之飾皆爲棄物

疏雖復降迹同塵和光利物而名譽真實曾不入於靈腑也

而機發於踵

註常在極上起

疏踵本也雖復物感而動不失時宜而此之神機發乎妙本動而常寂

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註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

疏示其善機應此兩儀季咸見此形容所以謂之爲善全然有生則是見善之謂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

相之

疏此是第三示本跡相即動寂一時夫至人德滿智圓虛心凝照本跡無別動靜不殊其道深玄宜小巫能測聊謂齊其心迹試相之焉不敢的定吉凶故言且復相者

耳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

註居太冲之極浩然治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

疏冲虛也莫無也夫聖照玄凝與太虛等量本跡相即動寂一時初無優劣有何勝負哉

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註無名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闔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

疏衡平也即跡即本無優無劣神氣平等以此應機小至近見不能遠測心中迷亂所以請齊耳

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註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略舉

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為也

疏此舉譬也鯢大魚也桓盤也審也夫水體無心動止隨物或鯢鯢盤極極龍騰踴或凝湛止住或波流湍激雖復澹澹清淡多種不同而玄默無心其致一也故鯢桓

以方衡氣止水以譬地文流水以喻天壤雖復三異而虛照一焉而言淵有九名者也鯢桓止水流水汎水濫水跋水雍水文水肥水故謂之九也並出列子彼文具載此略叙有此三焉

嘗又與來

疏欲示極玄應須更召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

疏季咸前後虞度來相未呈玄遠猶有近見今者第四其道極深本跡兩忘動寂雙遣聖心行處非凡所測遂使立未安定奔逸而走

壺子曰追之

疏既見奔逃命令提取

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疏驚迫已甚奔馳亦速滅矣失矣莫知所之者也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註雖變化無常而常深根寧極也

疏夫妙本玄源窈冥恍惚超茲四句離彼百非不可以心慮知安得以形名取既絕言象無的宗塗不測所由故失而走吾與之虛而委蛇

註無心而隨物化

不知其誰何

註汎然無所係也

疏委蛇隨順之貌也至人應物虛已忘懷隨順逗機不執宗本既不可名自故不知的是何誰也

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註變化類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

疏類者放任靡者順從夫上德無心有感  
斯應放任不務順從於物而揚波塵往隨  
流世間因任前機曾無執滯千變萬化非  
相者所知是故李咸宜其逃遠也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

疏季咸逃逸之後列子方悟已迷始覺靈  
丘道深神巫術淺自知未學請乞其退歸  
習尚無爲伏膺玄業也

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爨如食人

註忘貴賤也

○疏不出三年屏於俗務爲妻爨火忘於榮  
辱食爨如人淨穢均等

於事無與親

註唯所遇耳

疏悟於至理故均彼我涉於世事無親疎  
也

彫琢復朴

註去華取實

疏彫琢華飾之務悉皆棄除直置任真復  
於朴素之道者也

塊然獨以其形立

註外飾去也

疏塊然無情之貌也外除彫飾內達心智  
槁木之形塊然無偶也

紛而封哉

第三

十六

註雖動而真不散也

疏封守也雖復涉世紛擾和光接物而守  
於真本確爾不移

一以是終

註使物各自終

○疏動不乖寂雖紛擾而封哉應不離真常  
抱一以終始

無爲名尸

註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

疏尸主也身尚忘遺名將安寄故無復爲  
名譽之主也

無爲謀府

註使物各自謀也

疏虛淡無心忘懷任物故無復運爲謀慮  
於靈府耳

無爲事任

註付物使各自任

疏各率素分恣物自爲不復於事任用於  
已

無爲知主

第七

註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

疏忘心絕慮天順群生終不運知以主於  
物

體盡無窮

註因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無窮

○疏體悟真源故能以智境冥會故曰皆無  
窮也

而遊無朕

註任物故無迹

疏朕迹也雖遨遊天下接濟蒼生而晦迹  
韜光故無朕也

盡其所受乎天

註足則止也

疏所禀天性物不同各盡其能未爲不  
足者也

而無見得

註見得則不知止

疏夫目視之所見雖見不見得於分內之得雖得不得既不造意於見得故雖見得而無見得也

亦虛而已

註不虛則不能任群實

疏所以盡於分內而無見得者自直虛心忘淡而已

至人之心若鏡

註鑒物而無情

疏夫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至人虛應其義亦然

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註來即應去即止

疏將送也夫物有去來而鏡無迎送來者即照必不隱藏亦猶聖智虛凝無幽不燭物感斯應應不以心既無將迎豈有情於隱匿哉

故能勝物而不傷

註物來乃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來照而無勞神之累

疏夫物有生滅而鏡無隱顯故常能照物而物不能傷亦由聖人德合二儀明齊三景鑒照遐廣覆載無偏用心不勞故無損害為其勝物是以不傷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

渾沌是顯明之方故以儵為有北是幽闇之域故以忽為無中央既非北非南故以混沌為非無非有者也

儵與忽時相與過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

疏有無二心會於非無非有之境和二偏心之執為一中之志故云待之甚善也

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疏儵忽二人由懷偏滯未能和會尚起學心忘嫌混沌之無心而謂穿鑿之有益也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註為者敗之

疏夫運四肌以滯境鑿七竅以染塵乖渾沌之至淳順有無之取舍是以不終天年中塗夭折勗哉學者幸免之焉故郭注云為者敗之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九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

緣四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手性哉而侈於德

疏駢合也。大也。謂足大拇指與第二指相連合為一指也。枝指者謂手大拇指傍枝生一指成六指也。出乎性者謂此駢枝二指並稟自然性命生分中有之侈多也。德謂仁義禮智信五德也。言曾史稟性有五德蘊之五藏於性中非剩

附贅縣疣出手形哉而侈於性

註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然駢與不駢其於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眾以為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才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

也

疏附生之贅肉縣係之小疣並稟形以後方有故出乎形哉而侈性者譬離曠稟性聰明列之藏府非關假學故無侈性也。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註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少多天下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豪芒之降即不可以相跂。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而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

疏方道術也。言曾史之德性多仁義羅列藏府而施用之。此直一家之知。未能大冥萬物。夫能與物冥者。故當非義而應夫仁義不多不少。而應夫多少。千變萬化與物無窮。無所偏執。故是道德之正言。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

無用之指也

註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疏夫駢合之拇無益於行步。故雖有此連終成無用之肉。枝生於手指者既不益操提。故雖樹立此肉終是無用之指也。欲明稟自然天性有之非關助用而生也。

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註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疏夫曾史之徒性多仁義。以此情性駢於藏府。性少之類矯性慕之。矜此為行。求於天理。既非率性。遂成淫僻。淫者耽滯僻者不正之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註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與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疏言離曠素分多於聰明性少之徒矯情  
為尚以此為用不亦謬乎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  
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疏斧形謂之黼兩已相背謂之黻五色青

黃赤白黑也青與赤為火亦與白為章煌  
煌眩目貌也豈非離朱乎是也已助聲也  
離朱一名離婁黃帝時明目人百里察毫  
毛也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  
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註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聲自困也所  
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性聰明乃  
是亂耳目之主也

疏五聲謂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鍾大呂

姑洗蕤賓無射夾鍾之徒是也六律陽六

呂陰總十二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此八

音也非乎言滯著此聲音豈非是師曠乎

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師極知音律言離  
曠二子素分聰明庸昧之徒橫生希慕既

夫本性寧不因乎然則離曠聰明乃是亂  
耳目之主者也

枝於仁者權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  
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註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

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桀  
距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簞鼓天下使失  
其真性甚於桀距也

疏枝於仁者謂素分枝多仁義由如生分  
中枝生一指也擢用五德既偏滯邪淫仍

閉塞正性用斯接物以收聚名聲遠便蒼  
生馳動奔競由如笙簧鼓吹能感動於物  
欣企也然曾史性長於仁義而不長者橫  
復慕之捨短効長故言奉不及之法也擢

拔謂拔擢偽德塞其真性也曾者姓曾名  
參字子與仲尼之弟子史者姓史名鮪字

子魚衛靈公臣此二人並稟性仁孝故舉  
之

駢於辯者繫瓦結繩窺句遊心於堅白同異  
之間而故哇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註夫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曾容思於  
構杞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

乃亂群言之主也

疏揚者姓揚名朱字子居宋人也墨者名

翟亦宋人也為宋大夫以其行墨之道故  
稱為墨此二人並墨之徒稟性多辯威能  
致高談危險之辭鼓動物性固執是非由  
如絨結藏匿文句使人難解其游心學處  
惟在堅執守白之論是非同異之間未始  
出非人之域也暨雙由自恃也亦用力之

貌譽充替也揚墨之徒並矜其小學炫耀  
眾人誇無用之言惑於群物然則揚墨豈  
非亂群之師乎言即此揚墨而已也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註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真自多駢旁枝各

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  
矣故至正者不以已正天下使天下各得

其正而已

疏言此數子皆自天然聰明仁辯由如合  
駢之捩傍生枝指稟之素分豈由人為故

知率性多仁乃是駢傍枝之道也而愚惑之徒捨已効物求之分外由而不已然搖動物性由此數人以一正萬故非天下至道正理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註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已下觀之至正可見矣

疏以自然之正理正蒼生之性命故言正也物各自得故言不失也言自然者即我之自然所言性命者亦我之性命也豈遠哉故言正正者以不正而正正而不正之而言也自此以上明矯性之失自此以下顯率性之得也

故合者不為駢

註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

而枝者不為駢

註以合正枝乃謂枝為駢

疏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而合實非駢以合枝乃謂枝而枝而疏實非駢也

長者不為有餘

註以短正長乃謂長有餘短者不為不足

註以長正短乃謂短不足

疏長者謂曾史離曠揚墨垂烹之天性蘊蓄仁義聰明俊辯比之群小故謂之長率

性而動故非有餘短者衆人此曾史等不及故謂之短然亦天機自張故非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

註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

疏鳧小鴨也鶴鵠之類也脰脚也自然之理亭毒衆形雖復脩短不同而形體各足攝事咸得逍遙而或者方欲截鶴之長續鳧之短以為齊深乖造化違失本性所以憂悲

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註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

疏夫稟性受形各有屋量脩短明闇素分不同此如鳧鶴非所斷續如此即各守分

內雖為無勞去憂憂自去也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註夫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

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註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

也

疏噫嗟歎之聲也夫仁義之情出自天理率性有之非由放効彼仁人者則是曾史之徒不體真趣橫生勸獎謂仁義之道可學而成莊生深嗟此迷故發噫歎分外引物故謂多憂也非其人情乎者是人之情性者也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

註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為有餘故啼而斲之夫如此雖群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天性不決駢而斲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

疏斲者齧斷也決者離析也有餘於數謂

枝生六指也不足於數謂駢為四指夫駢枝二物自出天然但當任置未為多少而或者不能忘淡固執是非謂枝為有餘駢為不足橫欲決駢斷枝成於五數既傷造化所以泣啼故決斷雖殊其憂一也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註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今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正謂此為仁也疏蒿目亂也仁兼愛之迹也今世猶未代言曹史之徒行此兼愛遂今或者捨己効人希幸之路既開耳目之用亂矣耳目亂則患難生於是憂其紛擾還救以仁義不知患難之所與興乎聖迹也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養貴富

註夫貴富所以可養由有蒿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已効彼以養竊非望哉疏養貪財也素分不懷仁義者謂之不仁之人也意在貪求利祿偷竊貴富故絕已

之天性亡失分命真情而矯性偽情食我逐物良由聖迹可尚故有斯弊者也是知抱璞還淳必須絕仁棄義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疏此重結前旨也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註夫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囂囂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疏自從也三代夏殷周也囂囂猶謹肅也夫仁義者出自性情而三代已下棄情徇迹囂囂競逐何患之甚是以夏行仁殷行義周行禮即此囂囂之狀也且夫待鉤繩繩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疏鉤曲繩直規圓矩方也夫物賴鉤繩規矩而後曲直方圓也此非天性也論人待教迹而後仁義者非真情也夫真率性而動非假學也故矯性偽情舍已効物而行仁義者是滅削毀損於天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疏約束縛也固牢也侵傷也德真智也夫

待繩索約束膠漆堅固者斯假外物非真牢者也喻學曹史而行仁者此矯偽非實性也既乖本性所以侵傷其德也屈折禮樂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疏屈曲也折截也喻猶猶撫也採直為曲施節文之禮折長就短行漫漶之樂撫撫偏愛之仁喻俞執迹之義以此偽真以慰物心遂使物喪其真人亡其本既而棄本逐末故失其真常自然之性者也此則總結前文之失以生後文之得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索疏夫天下萬物各有常分至如蓬曲麻直皆圓足方也水則冬凝而夏釋魚則春聚而秋散斯出自天然非假諸物宜有鉤繩規矩膠漆繩索之可加乎在形既然於性亦爾故知禮樂仁義者亂天之經者也又解附離離依也故漢書云哀帝時附離董

氏者皆起家至二千石注云離依之也  
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  
得而不知其所以得

註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民泯然自得  
而不自覺也

疏誘然生物稟氣受形或方或圓乍曲乍  
直亨之毒之各足於性悉莫辨其然皆不  
知所以豈措意於緣慮情係於得失者乎  
是知屈折啗喻失其常也

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

註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全

疏夫見始終以不一者凡情之闇惑也親  
古今之不二者聖智之明照也是以不生

而生不知所以生不得而得不知所以得  
雖復時有古今而法無虧損千變萬化無  
常唯一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縈索而遊手道德  
之間為哉

註任道而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為  
其間也

疏奚何也連連猶接續也夫道德者非有  
非無不生不滅不可以聖智求安得以形  
名取而曾史之類性多於仁以已率物滯  
於名教束縛既似絨繩執固又如膠漆心  
心相續連連不斷懷挾此行教游道德之  
鄉者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徒希企高  
之名終無功用之實筌蹄不忘魚兔又喪  
已陳芻狗貴此何為也

使天下惑也

註仁義連連抵足以惑物使喪其真

疏仁義之教聰明之迹乖自然之道亂天  
下之心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

註夫東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尚義失其  
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

疏夫指南為北其迷尚小滯迹喪真為惑  
更大

何以知其然邪

疏然如是也此即假設疑問以出後文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

於仁義

註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  
今萬理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焉故  
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  
馳棄我殉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  
醜而恒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恒由仁  
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

疏虞氏舜也招取也撓亂也自唐堯以前  
猶懷質樸虞舜以後淳風漸散故以仁義

聖迹招慰蒼生遂使宇宙黎元荒迷奔走

喪於性命遂於聖迹  
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註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以易  
矣

疏由是觀之豈非用仁義聖迹撓亂天下  
使天下蒼生棄本逐末而改其天性耶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  
易其性矣

註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  
亦有為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

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盤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而況悠悠者哉

疏五帝以上猶扇無為之風三代以下漸興有為之教澆淳異世步驟殊時遂使捨己効人易奪真性徇物不反不亦悲乎注

云或以盤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者盤夷猶創傷也言夏禹以風櫛雨沐手足解脰以此辛苦之事易於無為之業居上既爾下民亦然也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

註夫羈居而齧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盤夷充脰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揮斤八極而神氣無變手足盤夷而居形者不擾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與世同殉也  
疏殉從也營也求也遂也謂身所以從之也夫小人貪利廉士重名大夫殉為一家

帝王營於四海所殉雖異易性則同然聖人與世常冥其迹則殉故有瘕瘕充脰之變而未始累其神者也

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疏數子者則前之世以下四人也事業者謂利名天下不同也名聲者謂小人大夫聖人異號也言此四人事業雖復不同名聲異號也言四人雖復不同其於殘生以身逐物未始不均也

藏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

疏此仍前舉譬以生後文也孟子云藏善學人穀孺子也揚雄云男婦婢曰藏穀良家子也牧養也亡失也言此二人名耽事業俱失其羊也

問藏糞事則挾策讀書問穀糞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疏奚何也冊簡古人無紙皆以簡冊寫書行五通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問藏問穀乃有書塞之殊牧羊亡羊實無復異也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疏此下合譬也伯夷叔齊並孤竹君之子也孤竹神農之後也姜姓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長而庶齊幼而嫡

父常愛齊數稱之於夷及其父薨兄弟相讓不襲先封聞文王有道乃往於周遇武王伐紂扣馬而諫諫不從走入首陽山採薇為糧不食粟遂餓死首陽山在蒲州東縣蒲州城南三十里見有夷齊廟墓林

木森竦盜跖者柳下惠之從弟名跖徒卒九千常為巨盜故以盜為名東陵者山名又云即太山也在齊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跖死其上也

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

疏伯夷殉名死於首陽之下盜跖貪利殞於東陵之上乃名利所徇不同其於殘傷未能相異也

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註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

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

疏據俗而言有美有惡以道觀者何是何

非故盜跖不必非伯夷豈獨是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

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

疏此總結前文以成後義但道喪日久並

非適當俗中盡殉豈獨夷跖從於仁義

未始離名逐於貨財固當是利唯名與利

殘生之本即非天理近出俗情君子小人

未可正據也

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

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

其間哉

註天下皆以不殘為善今均於殘生則雖

所殉不同不足復計也夫生奚為殘性奚

為易哉皆由乎尚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

由乎無為而成則絕尚去甚而反冥我極

矣堯桀將均於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

疏惡何也其所殉名利則有君子小人之

殊若殘生損性曾無盜跖伯夷之異此蓋

俗徒到置非關真極於何而取君子於何

而辨小人哉言無別也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

謂臧也

註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仁殉仁者耳故

不善也

疏屬係也臧善也吾莊生自稱也夫捨己

効人得物喪我者淪俗之偽情也故係我

天性學彼仁義雖通達聖迹如墨翟楊朱

乘於本性故非論生之所善也

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

註率性通味乃善

疏孟子云俞兒齊之識味人也尸子云俞

兒和薑桂為人主上食夫自無天素効物

得知假令通似俞兒非其善故也

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

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

註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如

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

係於離曠乃聰明也

疏夫離朱師曠稟分聰明率性而能非關

學致今乃矯性偽情捨己効物雖然通達

未足稱善也

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

矣

註善於自得忘仁而仁

疏德得也夫達於玄道者不易性以徇者

也豈復執已陳之芻狗治先王之遽廬者

哉故當知其自知得其自得以斯為善不

亦宜乎

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

之情而已矣

註謂仁義為善則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

還自不仁也身自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

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己彼我同

於自得斯可謂善也

疏夫曾參史魚楊朱墨翟此四子行仁義

者蓋率性任情稟之天命譬彼駢枝非由

學得而或者觀曾史之仁義言放効之可

成聞離曠之聰明謂庶幾之必致豈知造

物而亭毒之乎哉故王弼注易云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政斯之謂也

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

註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

疏夫希離慕曠見彼聞他心神馳奔耳目竭喪此乃愚闇豈曰聰明若聽耳之所聞

視目之所見保分任真不蕩於外者即物皆聰明也

夫不自見而見彼不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註此舍己効人者也雖效之若人而已已亡矣

疏夫不能視見之所見而見目即求離朱之明不能知知之所知而役知以慕史魚之義者斯乃偽情學人之得非謂率性自得已得也既而偽學外顯効彼悅人作偽心勞故不自適其適也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

註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

疏淫滯也僻邪也夫保分率性正道也尚

名好勝邪淫也是以捨己逐物開希幸之路者雖伯夷之善盜跖之惡亦同為邪僻也重舉適人之適者此結前生後以超文勢故也

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註愧道德之不為謝宣復之無迹故絕操行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疏夫虛通之道至忘之德絕仁絕義無利無名而莊生妙體環中游心物表志操絕乎仁義心行忘乎是非體自然之無有媿道德之不為而言上下者顯仁義淫僻之優劣也而云余愧不敢者示謙也郭注云從容吹累者從容猶閑放而吹累動而無

心也吹風也累塵猶清風之動微塵輕舉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一

緣五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  
翹足陸此馬之真性也

註駑驥各適於身而足

疏齕也踐履禦捍翹舉也夫蹄踐霜雪

毛禦風寒飢即齕草渴即飲水逸豫適性

即舉足而跳躑求粟乎造物故真性豈願

羈梏卓棧而馬服養之手況萬有參差咸

資素分安排任性各得逍遙不矜不企即

生涯可保

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

註馬之真性非辟鞍而惡乘但無羨於榮

華

疏義臺也謂是貴人養衛之臺觀也亦言

義臺猶臺臺也路大也正也即正寢之大

殿也言馬之為性欣於原野雖有高臺大

殿無所用之況清虛之士淳樸之民樂彼

茅茨安茲甕牖假使丹楹刻桷於我何為  
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鉗之  
連之以羈梏編之以卓棧馬之死者十二三  
矣

註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為善斯不善  
也

疏列子云姓孫名陽字伯樂秦穆公時善

治馬人燒鐵炙之也剔謂剪其毛刻謂削

其蹄絡謂著籠頭也羈謂連枝絆也馬謂

約前兩脚也卓謂槽檻也棧編木為棧安

馬脚下以去其濕所謂馬牀也夫不能任

馬真性而橫見燒剔既乖天理而死者已

多況無心徇物性命所以安全有意治之

天年於焉夭折

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檝飾之

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註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

任而乃走作驅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

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

分雖則足迹接手八荒之表而眾馬之性

全矣而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  
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卧何其往而不  
返哉斯失手莊生之旨遠矣

疏檝街也謂以寶物飾於鑣也帶皮曰鞭

無皮曰筴俱是馬杖也夫馳驟過分飢渴

失常整之以衡軛齊之以鑣轡威之策筴

而求其以分外之能故駑駘不堪而死已

過半聖智治物其損亦然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

疏乾土曰陶陶化也亦室也埴黏也亦土

也謂陶者善能調和水土而為瓦器運用

方圓必中規矩也

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

疏鉤曲也繩直也謂匠人機巧善能治木

不之曲直必中鉤繩

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

疏土木之性稟之造物不求曲直豈慕方

圓陶者匠人浪為臧否

然且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

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註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於治也。操曲為直，屬駕習驥，能為規矩以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手。

疏此總舉前文以合其譬。然世情愚惑，以治為善，不治之為偽，偽莫大焉。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

註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

疏然猶如此也。莊子云：我意謂善治天下，不如向來陶匠等也。善治之術列在下文。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

註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也。

疏彼民黎首也。言蒼生皆有真常之性，而不假於物也。德者得也，率其真常之性，物各自足，故同德。郭象云：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也。守斯道也，無為至矣。

一而不黨，命曰天放。

註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

疏黨偏也。命名也。天自然也。夫虛通一道，享壽群生，長之有之，無偏無黨。若有心治物，則乖彼天然，直置放任，則物皆自足，故名曰天放也。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

註此自足於內，無所求及之貌。

疏填填，滿足之心。顛顛，高直之貌。夫太上淳和之世，遂初至德之時，心既遣於是，非行亦忘乎物。我所以守真，內足填填而處。

無為，自不外求顛顛而遊於虛淡。

當是時也，山無蹊，澤無舟，梁。

註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一家而足。

疏蹊徑，隧道也。舟船也。當是時，即至德之

世也。人知守分，物皆淳樸，不伐不奪，徑道所以可遺，莫往莫來，船橋於是乎廢。

萬物群生，連屬其鄉。

註混茫而同得也。則與一世而浹渙焉。豈國異而家殊哉。

疏夫混茫之世，淳和浹渙，故無情萬物連

接而共里閭有識，群生係屬而同鄉，縣豈

國異政而家殊俗哉。

禽獸成群，草木遂長。

註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

疏飛禽走獸，不害所以成群，蔬草果木，不

伐遂其盛茂。

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

闕。

註與物無害，故物馴也。

疏人無害物之心，物無畏人之慮，故山禽

野獸可羈係而遨遊，鳥鵲巢窠可攀援而

窺望也。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

知君子小人哉。

疏夫徇物邪僻為小人，履道方正為君子。

既而巢居穴處，將鳥獸而不分，含哺鼓腹，

混群物而無異於何，而知君子於何，而辯

小人哉。

同乎無知其德不離。

註知則離道以善也

疏既無分別之心故同乎無知之理又不以除德以求行故抱一而不離也

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註欲則離性以飾也

疏同遂初之無欲物各清廉異末代之浮

華人皆淳樸

素樸而民性得矣

註無煩乎知欲也

疏夫蒼生所以失性者皆由滯欲故也既

而無欲素樸具性不喪故稱得也此一句

總結已前至德之美者也

及至聖人

註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

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也

覺覺為仁踧踖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

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

註夫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

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即有斯弊吾若

是何哉

疏自此已上明淳素之德自此已下斥聖

迹之失及至聖人即五帝已下行聖迹之

人也覺覺用力之貌踧踖矜持之容澶漫

是縱逸之心摘僻是曲奉之行夫淳素道

消澆偽斯起踧踖恃裁非之義覺覺奢偏

愛之仁為澶漫奢奢淫之樂摘僻尚淳華

之禮於是寓內分離蒼生疑惑亂天之經

自斯而始矣

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

疏純樸全木也不殘未彫也孰誰也犧樽

酒器刻為牛首以祭宗廟也上銳下方曰

珪半珪曰璋此略舉譬喻以明澆競之治

也

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疏此合譬也夫大道之世不辯是非至德

之時未論憎愛無愛則人心自息無非則

本迹斯忘故老經云大道廢有仁義矣

性情不離安用禮樂

疏禮以檢迹迹樂以和心情苟不散安用和

心性苟不離何勞檢迹是知和心檢迹由

乎道喪也

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

註凡此皆變樸為華素本崇末於其天素

有殘廢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

疏夫文采本由相間音樂貴在相和若各

色各聲不相顯發則宮商黼黻無由成用

此重起譬却證前旨

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

義聖人之過也

註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

迹

疏此總結前義夫工匠以犧樽之器殘淳

朴之木聖人以仁義之迹毀無為之道為

弊既一獲罪宜均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

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

註御其真知乘其自陸則萬里之路可致

而群馬之性不失

疏靡摩也順也踶踏也已止也夫物之喜

怒稟自天然率性而動非由矯偽故喜則

交頸而靡順怒則分背而踉蹌而馬之知解適盡於此食草飲水樂在其中矣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衡竊轡

疏銜較前橫木也扼又馬頸木也月題額

上當顛形似月者也介獨也倪睥睨也闔

曲也驚抵也曼突也詭詐也竊盜也夫馬

之真知唯欣放逸不求服飾豈慕榮華既

而加以月題齊以衡扼乖乎天性不任困

苦是以謫詐萌出睥睨曲頭綏扼抵突御

八竊轡即盜脫籠頭詭衡乃吐出其勦良

由乖損真性所以矯僞百端者矣

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

註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

作者

疏態姦詐也夫馬之真知適於原野馳驟

過分即矯詐心生詭竊之態罪歸伯樂也

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舍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

註此民之真能也

疏之適也赫胥上古帝王也亦言有赫然

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夫行

道之時無為之世心絕緣慮安居而無所

為率性而動遊行而無所往既而含哺而

熙戲與嬰兒而不殊鼓腹而遨遊將童子

而無別此至淳之世民能如此也

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政仁

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踉蹌好知爭歸

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註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

疏夫屈曲折旋行禮樂以正形體高懸仁

義令企慕以慰心靈於是始踉蹌自矜好

知而與矯詐經營利祿爭歸而不知止噫

聖迹之過者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一

###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二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 外篇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

緘膝固局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

疎胠開篋箱囊也攝收緘結膝繩也局關

鈕也鑄鎖鑰也夫將為開箱探囊之竊發

匱取財之盜此蓋小賊非巨盜者也欲與

守備其法如何必須收攝箱囊結繩約

堅固局鑄使不慢藏此世俗之淺知也

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簷擔囊而趨唯恐緘

膝局鑄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

為大盜積者也

註知之不足恃也如此

疎夫攝緘膝固局鑄者以備小賊然大盜

既至負揭而趨更恐繩約關鈕之不牢向

之守備誠為盜資是故俗知不足可恃

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道

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

疏夫體道大賢言無的當將欲顯忘言之理故曰試論之曰夫世俗之人知謨淺近顯迹之聖於理未深既而意在防閑更爲賊之聚積雖故官世翻爲盜之守備而信有不爲者欲明豈有不爲大盜積守乎言其必爲盜積也

何以知其然邪

疏假設疑問發明義旨

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畧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

疏齊即太公之後封於營丘之地建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百姓殷實無出三齊是以雞犬即鳴吠相聞鄰邑即棟宇相望罔畧布以事畋漁耒耨刺以脩農業境土寬大二千餘里論其盛美實冠諸侯耒耨也耨鋤也

也耨鋤也

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

疏夫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邑封土祠曰社封稷祠曰稷稷五穀之長也社吐也

言能吐生萬物也司馬法六尺爲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四爲邑又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五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鄭玄云二十五家爲閭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也閭合也曷何也而四境之內三齊之中置此宗廟等事者皆放効堯舜以辯聖人立邦國之法則也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

註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

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爲人守之也

疏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是敬仲七世孫初敬仲適齊食采於田故改爲田氏魯哀公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君即簡公也割安

平至于郎邪自爲封邑至恒曾孫太公和遷齊康公於海上乃自立於齊侯自敬仲至莊公凡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威王三世爲齊侯通計爲十二世莊子宣王時人今

不數宣王故言十二世也  
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

註不盜其聖法乃無以取其國也

疏田恒所盜豈唯齊國先監聖智故得諸

侯是知仁義陳迹適爲盜本也

故田成子有手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

疏田恒篡竊齊國故有巨盜之聲名而位忝諸侯身處唐虞之安樂

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疏子男之邦不敢非毀伯侯之國詎能征伐遂胤胄相繫宗廟遐延世歷十二俱如

前解

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註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爲全當之具

疏揭仁義以竊國資聖智以保身此則重舉前文以結其義也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

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

疏重結前義以發後文也  
何以知其然邪

疏假設疑問以暢其旨也

昔者龍逢斬比干剖長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

註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禁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

疏龍逢姓關夏桀之賢臣為桀所殺比干

王子也諫紂紂剖其心而視之長弘周靈王賢臣說苑云晉叔向之殺長弘也長弘數見於周因群遺書長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以廢劉氏以立單氏劉氏謂君曰此長弘也乃殺之胞裂也亦言胞剝腸靡爛也碎也言子胥遭戮浮屍於江令靡爛也言此四子共有忠賢之行而不免於戮刑者為無道之人恃君人之勢賴聖迹之威故得蹈頓忠良肆其毒害故跡之徒問於跡曰盜亦有道乎

疏假設跡之徒類以發問之端  
跡曰何適而無有道邪

疏此即答前問意道無不在何往非道道之所在具列下文

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不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註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為盜寶也

疏室中庫藏以貯財寶賊起妄心斟量商度有無必中其驗若神故言聖也戮力同

心不避人禦並爭先入豈非勇也矢石相交不顧性命出競居後豈非義也知可則為不可則止識其安危審其或吉往必克捷是其智也輕財重義取少讓多分物均平是其仁也五者則向之聖勇義智仁也夫為一盜必資五德五德不備盜則不成是知無聖智而成巨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跡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疏聖人之道謂五德也以向如是以理觀

之為善之徒不履五德則無由立身行道盜跡之類不資聖智豈得行其盜竊

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註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

猶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群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故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

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  
疏夫善惡二塗皆由聖智者也伯夷守廉繁著名盜跡恣貪殘取利然盜跡之徒甚衆伯夷之類蓋寡故知聖迹利益天下也少而損害天下也多

故曰膏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

註夫竭膏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

雖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  
人無責賤事無真偽苟効聖法則天下吞  
聲而聞服之斯乃桀跖之所至賴而以成  
其大盜者也

疏春秋左傳云胥亡齒寒虞虢之謂也邯  
鄲趙城也昔楚宣王朝會諸侯魯恭公後  
至而酒薄宣王怒將辱之恭公曰我周公  
之胤行天子禮樂勲在周室今送酒以失  
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乎遂不辭而還宣  
王怒與兵伐魯梁惠王恒欲伐趙畏魯救  
之今楚魯有事梁遂圍邯鄲而邯鄲圍亦  
由聖人生非欲起大盜而大盜起勢使之  
然也

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註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乃絕其所  
尚而守其素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  
所以拊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  
而彼姦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  
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  
疏拊打也聖人猶聖迹也夫聖人者智周

萬物道濟天下今言拊擊者亦貶斥仁義  
絕聖棄智之意也不貴難得之貨故縱舍  
盜賊不假嚴刑而天下太平也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  
盜不起

註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  
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  
去欲不在彰聖知  
疏夫智慧出則姦偽生聖迹亡則大盜息  
猶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豈得措意必至  
之宜死息也  
天下平而無故矣

註非唯息盜爭尚之迹故都去矣  
疏故事也絕聖棄智天下太平人歌擊壤  
故無有為之事  
聖人不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  
是重利盜跖也  
註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  
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  
疏若夫淳樸之世恬懷無為物各歸根人

皆復命直待教迹而後冥手及至聖智不  
忘大盜斯起雖復貴聖法治天下無異重  
利盜跖何者所以夏桀肆其害毒盜跖肆  
其貪殘者由資乎聖迹故也向無聖迹夏  
桀豈得居其九五泰流黎庶盜跖何能擁  
卒數千橫行天下所資既重所利不輕以  
此而推過由聖智也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弁與斗斛而竊之為之  
權衡以稱之則弁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  
以信之則弁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  
之則弁與仁義而竊之

註小盜之所困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  
疏斛者今之函所以量物之多少權稱鈹  
也衡稱錙也所以平物之輕重也符者分  
為兩片合而成一即今之銅魚木契也璽  
者是王者之玉印握之所以攝召天下也  
仁恩也義宜也王者恩被蒼生循宜作則  
所以育養黎黎也此八者天下之利器也  
不可相無也夫聖人立教以正邦家田成  
用之以竊齊國豈非害於小賊而利大盜

者乎

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疏鉤者腰帶鉤也夫聖迹之與本懲惡勸

善令私竊鉤帶必遭刑戮公劫齊國讎獲諸侯仁義不存無由舉眾以此而言豈非竊聖迹而盜國邪何以知其者假問也彼竊以下假答也

故遂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

註夫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也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為盜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鉤者也  
疏遂隨也勸勉也禁止也軒車也冕冠也

夫聖迹之設本息姦衷而田恒遂用其道而竊齊國權衡符璽悉共有之誓揭諸侯安然南面胡可勸之以軒冕威之以斧鉞者哉小曰斧鉞大曰鉞又云黃金飾斧此重利盜跡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註夫跡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

疏盜跡所以擁卒九千橫行天下者亦賴於五德故也向無聖智豈得爾乎是知驅馬掠人不可禁制者原乎聖人作法之過也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註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用則為盜資故不可示人

疏脫失也利器聖迹也示明也魚失水則為物所傷禽利器示人則為人所執故不可也

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

註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冥物極物極各冥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可執而用曰器  
疏聖人則堯舜文武等是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註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其盜賊疏夫聖人馭世應物隨時揖讓于戈行藏匪一不可執固明示天下若執而行者必致其弊即燕魯白公之類是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

註去其所資則未施禁而自止也疏棄絕聖智天下之物各守其分則盜自息

適王毀珠小盜不起

註賤其所寶則不加刑而自息也

疏藏王於山藏珠於川不貴珍寶豈有盜濫

焚符破璽而民朴鄙

註除矯之所賴者則無以行其姦巧疏符璽者表誠信也矯詐之徒賴而用之

故焚燒毀破可以及撲還淳而歸鄙野  
培斗折衡而民不爭

註夫小平乃大不平之所用也

疏斗衡者所以量多少稱輕重也既遭斗  
竊詭為盜資培擊破壞合於古人之智守

故無忿爭

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註外無所矯則內含我朴而無自失之言

也

疏殫盡也殘毀也聖法謂五德也既殘三

王又毀五帝遽廬咸盡芻狗不陳忘筌忘

蹄物我冥極然後始可與論重妙之境議

道德之遐也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  
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

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註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

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

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真

也

疏擢拔也鑠消也竽形與笙相似並布管  
於匏內施簧於管端瑟長八尺一寸闊一

尺八寸二十七絃伏犧造也夫耳淫宮徵

慕師曠之聰目滯玄黃希離朱之視所以

心神奔馳耳目竭喪既而拔管絕絃銷金

絕緯毀黃華之曲棄白雪之歌滅黼黻之

文散紅紫之采故膠離朱之目除矯效之

端塞瞽曠之耳去亂群之帥然後人皆自

得物無喪我極耳之所聽而反聽無聲恣

目之能視而內視無色天機自張無為之

至也豈有明暗優劣於其間哉是以天下

和平萬物同德率已聞見故人含其聰明

含懷養之謂

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握工倕之指而天下始

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

註夫以蜘蛛結蟻之陋而布網轉尤不求

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

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入

者使能方者為方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

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衆技

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  
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  
擢也

疏鉤曲繩直規圓矩方工倕是堯工人作

規矩之法亦云舜臣也擢折也割也工倕

稟性機巧運用鉤繩割刻異端述作規矩

遂令天下黔黎誘然放効舍已逐物實此

之由若使棄規絕繩擢割倕指則人師分

內咸有其巧譬猶蜘蛛網蟻九豈關於企人

事若天機巧也事出老經

則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擢棄仁義而天下

之德始玄同矣

註去其亂群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朴而同

於玄德也

疏削除也鉗閉也擢却也玄原也道也曾

參至孝史魚忠直楊朱墨翟稟性空辯彼

四子者素分天然遂使天下學人捨已効

物由此亂群失其本性則除忠信之行鉗

閉淳樸之口擢去覺寔之仁棄擲毀敗之

義於是物不喪真人皆自得率性全理故



與玄道混同也

彼人舍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舍其聰則天下不累矣

疏鑠銷散也累憂患也只爲自銜聰明故憂患斯集使蒼生顛化而銷散也若能含抱聰明於內府而不銜於外者則物皆適樂而無憂患也

人舍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舍其德則天下不僻矣

跡若能知於分內養德而不蕩者固當復珠中之正道游寓內而不惑豈有倒置哀僻於其間哉

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倭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其天下者也

註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躍而效

之效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爲亂主矣夫天下之大患者失我也

疏以前數子皆稟分過人不能韜光匿耀而揚波混俗剽名於表立德於外引物從己炫耀群生天下亡德而不反本失我之

原斯之由也

法之所無用也

註若夫法之所用者規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衆耳無不聰士不過於所能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群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群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

跡夫率性而動動必由性此法之妙也而曾史之徒以己引物既無益於當世讎有損於將來雖設此法終無所用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

註足以紀要而已

疏已上十二氏垂上古帝王也當時既未有史籍亦不知指次第前後刻木爲契結繩表信上下和平人心淳樸故易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甘其食美其服

註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多靡則無時慊矣

樂其俗安其居

疏止分故甘去華故美混同故樂恬淡故安居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註無求之至

疏境邑相比相去不遠雞犬吠聲音聞相接而性各自足無求于世卒于天命不相往來無爲之至

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疏無欲無求懷道抱德如此時也豈非至哉

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

註至治之迹猶致斯弊

疏贏糧也亦是至理之風播而爲教貴此

文近使物學之尚賢路開尋師訪道引領  
舉足遠適他方軌轍交行足跡所接裹糧  
負販不憚千里內則棄親而不孝外則去  
主而不忠至治之迹遂致斯弊也  
則是上好知之過也

註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  
疏尚至治之迹好治物之智故致斯也  
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

疏在上君王不能無為恬憺清虛合道而  
以知能治物物必弊之故大亂也老君云  
以知治國國之賊也  
何以知其然邪

疏假設疑問出其所由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  
餌罔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  
落罝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註攻之愈密進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  
圖之以知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  
知任知無妙也  
疏網小而柄形似畢星故名爲畢以繩繫

箭射謂弋罟罾皆網也筍曲梁也亦筌也  
削格爲之即今之鹿角馬槍以繩木羅落  
而取獸也且罟免網也既以智治於物寧  
無沸騰之患故治國者必不可用智也  
知詐漸毒謂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  
惑於辯矣

註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  
以逐多則迷也

疏智數詐偽漸漬毒害於物也謂滑骨稽  
也亦姦黠也解垢詐偽也夫骨稽滑白之  
智諂說同異之譚諒有虧於真理無益於  
世教故遠觀譬於若訥愚俗惑於小辯  
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疏每每昏昏貌也夫忘懷任物則宇內清  
夷執迹用智則天下大亂故知上下昏昏  
由乎好智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  
知者  
註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効人  
而不止其分也

疏所以知者分內也所不知者分外也舍  
內求外非惑如何也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以善者  
註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

疏所不善者祭駢也所以善者聖迹也盜  
跖行不善以據東陵田恒行聖迹以竊齊  
國故臧穀業異亡羊趣同或祭駢行殊損  
性均也愚俗之徒妄生臧否善與不善誠  
未足定也

是以大亂故上恃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  
中墮四時之施喘突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  
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

註夫吉凶悔吝生於動也而知之所動誠  
能搖蕩天地運御群生故君人者胡可以不  
忘其知哉

疏是以仍上辭也只爲上來用智執迹故  
天下大亂悖亂也燦銷也墮壞也附地之  
徒曰喘突飛空之類曰肖翹皆輕小物也  
夫執迹用智爲害必甚故能鼓動陰陽搖  
蕩天地日月爲之薄蝕山川爲之崩竭災

源為之愆敘風雨所以不時飛走水陸失其本性好知毒物一至於此也

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懷無為而悅夫嚶嚶之意嚶嚶已亂天下矣

註嚶嚶以已誨人也

跡自從也三代謂夏殷周也種種淳樸之人役役輕黠之貌釋廢也嚶嚶以已誨人也夫上古至淳之世素樸之時像園天而清虛法方地而安靜而為族同禽獸之無知逮乎散澆去淳離道背德而五常聖迹已彰三代用知更甚舍淳樸之素士愛輕黠之佞夫廢無欲之自安悅有心之誨物已亂天下可不悲夫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二

嚴六

九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三

經七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註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

疏宥寬也在自在也治統馭也寓言云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宥即天下清謐若立教以馭蒼生物失其性如伯樂治馬也在之也若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

疏性者稟生之理德者功行之名故致在宥之言以防遷淫之過若不任性自在恐物淫僻喪性也若不宥之復恐勉他其德遷改也

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註無治乃不遷淫

疏性正德定何勞布政治之哉有政不及無政有為不及無為

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怙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

註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

疏恬靜也愉樂也瘁憂也堯以德臨人入歌擊壤其靜性也桀以殘害於物物遭憂瘁乖其愉樂也堯桀政代斯異使物失性均也

夫不怙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註恬愉自得乃可長久

疏堯以不怙治人桀以不愉取物不合淳和之性欲得長久天下未之有也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

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

䟽助也喜出於魂怒出於魄人稟陰陽與二儀同氣稟令百姓喜毗陽舒榮使人怒助陰慘肅人喜怒過分天則失常盛夏不暑隆冬無霜既失和氣加之天災人多疾病豈非反傷形乎不可有為作法必致殘傷也

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

註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太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群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哀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天落也

疏為滯喜怒哀遠使百姓謀慮失真既乖憲章之法斯敗也已

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犖而後有盜跖曹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

註慕賞乃善故實不能供

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

註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

䟽喬詐偽也詰責問也卓犖也犖猛也於是喬偽詰責卓犖不群獨懷犖猛輕陵於物自堯為始次後有盜跖之惡曹史之善善惡既著賞罰係焉慕賞行善懼罰止惡舉天下斧鉞不足以罰惡傾宇宙之藏不足以賞善給猶足也

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

疏若忘賞罰任真乃在足也

自三代以下者紛紛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註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為紛紛焉與迹競遂終

以所寄為事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

䟽紛紛謹謹也競逐之謂也人懼斧鉞之誅又慕軒冕之賞心懷百慮事出萬端紛紛競逐而不知止夏殷已來其風漸扇賞罰撓擾終日荒忙有何容暇安其性命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

䟽悅受樂也淫耽滯也希離慕曠為滯聲色也

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

䟽德無憎愛偏愛故亂德理無是非裁非故逆理悖逆也

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

䟽禮者擊鼙曲奏節文隆殺樂者咸池大夏律呂八音說禮乃助浮華技能愛樂更

助官商淫聲

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

註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

䟽說聖迹助世間之藝術愛智計益是非之疵病也

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

註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

疏八者聰明仁義禮樂聖智是也言人稟分不同性情各異離曠曾史素分有者存之可也衆人性分本無企慕乖其亡之可也

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僖囊而亂天下也

註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爲鬻卷僖囊也

疏鬻卷不舒放之容也僖囊匆遽之貌天下群生唯知分外不能安任鬻卷自拘夸

華人事僖囊急遽爭馳逐物由八者不忘致斯弊者也

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註不能遺之已爲誤矣而乃復尊之以爲貴豈不甚惑哉

疏前八者亂天之經不能忘遺已是大惑方復尊敎用爲楷模痛惜甚也

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儔之吾若是何哉

註非直由寄而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

疏八條之義事同窮狗過去之後不合更收誠禁致齋明言執禮若臣跪坐更相進獻鼓九韶之歌舞大章之曲珍重遠慮一至於此莊生目擊無奈之何也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

註無爲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爲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賓也

疏君子聖人也不得已臨蒞天下恒自無爲雖復無爲非關拱默動寂無心而性命之情未始不安也

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註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

疏貴身賤利內我外物保愛精神不蕩於世者故可寄坐萬物之上託化於天下也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摧其聰明

註解摧則傷也

疏五藏精靈之宅聰明耳目之用若分辨五藏情識顯擢聰明之用則精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矣

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註出處默語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

疏聖人寂同死尸寂泊動類飛龍在天豈有寂動理教之異哉故寂而動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欲明寂動動寂理教教理不一異也

神動而天隨

註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疏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即動即寂德同蒼昊隨順生物也

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

註若遊塵之自動

疏累塵也從容自在無爲虛淡若風動細塵清空中浮物陽氣飄飄任運去留非已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註任其自然而已

疏物我齊混俱合自然何勞功暇更爲治

法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

註撓之則傷其自善也

疏姓崔名瞿不知何許人也既問在宥不

治人心何以復善答曰宥之放之自合其

理作法理物則撓撓人心引下文云

人心排下而進上

註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

疏人心排他居下進已在上皆常情也

上下因殺

註無所排進乃安全耳

疏溺心上下為境所牽如禁之因撓煩困

苦

淖約柔乎剛彊

註言能淖約則剛彊者柔矣

疏淖約柔弱也矯情行於柔弱欲制服於

剛彊

廉劇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

註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并積之

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全其朴則何冰炭之有哉

疏廉務名也劇傷也彫琢名行欲在物前

若違情起怨寒甚凝冰順心生喜熱喻焦

大

其疾倂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

註風俗之所動也

疏逐境之心一念之頃已遍十方況倂仰

之間不再臨四海哉

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

註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踊躍也

疏有欲之心去無定準偶爾而靜如流水

之遇淵潭觸境而動類高天之縣不息動

之則係天踊躍

儼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註人心之變靡所不為順而放之則靜而

自通治而係之則政而儼驕儼驕者不可

禁之勢也

疏排下進上美惡喜怒儼發驕於不可禁

制者其在人心乎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

註夫黃帝非為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殉之

是亦黃帝之迹使物撓也

疏黃帝因宜作則慈愛養民實異偏尚之

仁哉非之義後代之主執之軌轍蒼生名

之為聖撓人之心自此始也弊起後王繫

非黃帝

堯舜於是乎股無肢脰無毛以養天下之形

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

猶有不勝也

疏肢白肉也堯舜行黃帝之迹心形瘦弊

股瘦無白肉脰禿無細毛養天下形容安

萬物情性五藏憂愁於內血氣矜莊於外

行仁義以為規矩立法度以為楷模尚不

免流放凶族則有不勝

堯於是放謹堯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危流共

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

疏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混沌即

謹堯也為黨共工放南裔也緡雲氏有不

才子天下謂之饕餮即三苗也為堯諸侯封三苗之國國在左洞庭右彭蠡居豫章近南嶽三峽山名在西商即秦州西堯也少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即共工也為堯水官幽都在北方即幽州之地尚書有殛鯀此文備也四人皆包藏凶惡不遵堯化故投諸四裔是堯不勝天下之事故四凶由舜今稱堯者其時舜攝堯位故耳

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

○註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塗之夷險耳遊者豈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一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矜愁之貌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  
疏施延也自黃帝延乎堯舜聖迹滯物擾亂延及三王驚駭更甚

下有禁跡

疏禁跡行小人之行為下曾史行君子之行爲上

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

疏謂儒墨守迹是非因之而起也

於是乎喜怒哀疑

疏喜是怒非更相疑貳

愚知相欺

疏飾智驚愚至為欺侮

善否相非

○疏善與不善彼此相非

誕信相識

疏誕虛信實自相識誚

而天下衰矣

註莫能齊於自得

疏相仍糾紛宇宙衰也

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

註立小異而不止於分

疏喜怒哀非熾然大盛于涂故天年大枉

性命爛漫爛漫散亂也

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註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

疏聖人窮無崖之智百姓焉不竭哉

於是乎斲鑿制焉繩墨殺焉推鑿決焉

註彫琢性命遂至於此

疏繩墨正木之曲直禮儀示人之隆殺推

鑿穿木之孔竅刑法決人之身首工匠運

斤鋸以殘木聖人用禮法以傷道

天下春秋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

嵯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

○註若夫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而貴

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

矣斯迹也遂櫻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

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衆

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是以任真者失其

據而崇偽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

於下矣

疏春秋相踐籍也一云亂宇宙大亂罪由

聖智君子道消晦迹林藪人君雖在廟堂

心恒憂慄既無良輔恐國傾危也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折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

疏殊者決定當死也。折楊者械也。夾脚及頸皆名折楊。六國之時及衰周之世。良由聖迹顯剿。五刑遂使折楊者盈衢。殊死者相枕。殘兀滿路。相枕相望。明其多也。

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平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

註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之。而方復攘臂用迹。以治迹。可謂無愧而不知恥之甚也。

疏離跂用力貌也。聖迹謂害物之具。而儒墨方復攘臂分外用力於桎梏之間。執迹封教。救當世之弊。何荒亂之能極哉。故發意歎息。傷固陋不已。愧而不恥也。

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折楊接摺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柄也。

註折楊以接摺為管。而桎梏以鑿柄為用。聖知仁義者。遠於罪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斯尚之。尚之則驕詐生焉。驕詐生而禦姦

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棄所尚。則矯詐不作。矯詐不作。則折楊桎梏廢矣。何鑿柄接摺之為哉。

疏接摺械揅也。鑿孔也以物內孔中曰柄。械不揅不牢。桎無孔無用。亦猶憲章非聖迹不立。桀跖無仁義不行。聖迹是擢擾之原。仁義是殘害之本。

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註嚆矢失之猛者言。曾史為桀跖之利用也。

疏嚆箭鏃有孔。猛聲也。聖智是竊國之具。仁義為凶暴之資。曾史為桀跖利用。猛箭故云然也。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註法其所以櫻也。

疏絕竊國之具。棄凶暴之資。即宇內清平言大治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今行天下。疏德化詔令。寓內大行。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疏空同山涼州北界。廣成即老子別號也。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

疏五穀黍稷菽麻麥也。欲取紛冥之理。天地陰陽精氣。助成五穀。以養蒼生也。

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疏遂順也。欲象陰陽設官分職。順羣生之性。問其所以。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註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

疏而汝也。欲播植五穀。官府二儀所問。粗淺。不過形質。乖深玄之致。是抵訶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註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疏苟欲設官分職。引物從己。既乖造化。必致傷殘。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疏族聚也。分百官放陰陽。有心治萬物。必致凶災。雨風不調。炎涼失節。雲未聚而雨



降木尚青而葉落攪搶薄蝕三光昏晦人心遭擾玄象荒怠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莫足以語至道

跡翦翦狹方貌也汝是諂佞之人心其狹劣何能語至道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

跡黃帝退清齊一心舍九五尊位築特室避謹藉藉白茅以潔淨閑居經時重往請道邀過也

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

註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

跡使人治物物必攪煩各各治身天下清正故善之蹙然疾起

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窈窕冥冥

註窈窕冥冥皆了無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

自生耳非為生也又何有為於已生乎

跡至道精微心靈不測故寄窈窕冥冥深遠窈冥玄絕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

註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

跡耳目無外視聽抱守精神境不能亂心與形合自冥正道

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註任其自動故閑靜而不大也

跡清神靜慮體無所勞不緣外境精神常寂心閑形逸長生久視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

形乃長生

註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

跡任視聽而無所見聞根塵既空心亦安靜照無知慮應機常寂神淡守形可長生久視也

慎汝內

註全其真也

跡忘心念漠也

閑汝外

註守其分也

跡絕視聽守分也

多知為敗

註知無崖故敗

跡不慎智慮心神既困耳目竭於外何不敗哉

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

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註夫極陰陽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

跡陽動也陰寂也遂出也至人應動之時

智照如日月名大明也至陽之原表從本

降迹故言出也無感之時深根寂然凝湛

也至陰之原亦攝迹歸本故曰入窈冥之門廣成示黃帝動寂兩義故託陰陽二門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註但當任之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疏天官謂日月星辰能照臨四方網維萬

物稱官也地官謂金木水火土能維持動

植運載群品亦稱官也陰陽二氣春夏秋

冬各有司存如藏府也咸得隨任無不稱

適何達造化更立官府也汝但無為慎守

汝身一切萬物自然昌盛何勞措心自貽

伊臧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

吾形未常衰

註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

夭乃能及物也

疏保恬淡一心處中和妙道攝衛修身雖

有壽考之年終無衰老之日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註天無為也

疏歎聖道之清高可與玄天合德也

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

為終

疏死生變化物理無窮俗人愚惑謂有終

始

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

註徒見其一變也

疏萬物不測千變萬化愚人迷執謂有限

極

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

註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

之道以應無窮一也

疏得自然之道上達淳樸之世則作犧農

下遇堯季之時應為湯武皇王迹自夷險

道之一也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註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變而不能均

同上下故俯仰異心

疏喪無為之道滯有欲之心生則觀於光

明死則便為土壤迷執生死不能均同上

下故有兩名也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

註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

而獨往也

疏夫百物昌盛皆生於地及其彫落還歸

於土世間萬物從無而生死歸空寂生死

不二不滯一方今將去汝任適也

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

註與化俱也

疏反歸冥寂之本入無窮之門應變天地

之間游無極之野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

註都任之也

疏參同也與三景齊明將二儀同久豈千

二百歲哉

當我緝乎逮我辱乎

註物之去來皆不覺也

疏聖人無心若鏡機富感發即應感冥符

若前機不感即昏然晦迹也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註以死生為一體則無往而非存

疏一死生明變化未始非我無去無來我

獨存也人孰生死故憂患之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躍躍而遊

疏雲將雲主將也鴻蒙元氣也扶搖木神生東海也亦云風遭遇也拊拍也雀躍跳躍也寓言也夫氣是生物之元也雲為雨澤之本也本是春陽之鄉東為仁惠之方舉此四事示君王御物以德澤為先也雲將見之

○疏怪其容儀殊俗動止異凡故問行李之由庶為理物之道也

倘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

疏倘驚疑貌贊不動也叟長老名也

鴻蒙拊髀躍躍不輟對雲將曰遊

疏乘自然變化教遊也

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

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

疏二氣不降不升鬱結也

六氣不調

疏陰陽風雨晦明此六氣也

四時不節

疏春夏秋冬節令愆滯其序

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

疏我欲合六氣精華以養萬物故問也

鴻蒙拊髀躍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

疏萬物咸蒙自然若措意治之必乖造化故掉頭不答

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

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

○疏故如上天再言忘朕幸憶往時也

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

註而自得所求也

疏浮遊處世無貪取也

猖狂不知所往

註而自得所往也

疏無心忘行無的當也

遊者執掌以觀无妄

註夫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

疏鴻蒙游心之處寬大涉見之物衆多能

觀之智知所觀之境無妄也執掌衆多也

朕又何知

註以斯而已矣

疏浮游猖狂虛心任物物各自正我復何知

知

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

註夫棄物非為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為民所放效放而不得已也

疏我同鴻蒙無心馭世不得已臨人人則

○隨我迹便為物放效也

願聞一言

疏願聞要旨庶決深疑

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

註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

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

疏亂天然常道逆物真性即謫詐方起自

然之化不成也

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

註離其所以靜也

疏放效迹彰害物災起獸則驚群散起鳥則駭飛夜鳴

災及草木禍及昆蟲

註皆坐而受害也

疏草木未霜零落災禍及昆蟲昆明也向

陽啓蟄

噫治人之過也

註夫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

疏天治斯滅治人過也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

疏欲請不治之術

鴻蒙曰噫毒哉

註言治人之過深

疏重傷禍敗屢噫聲

僂僂乎歸矣

註僂僂坐起之貌嫌不能隤然通放故遣

使歸

疏僂僂輕舉之貌嫌雲將治物為禍故示

輕舉勸令息迹歸本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

註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惟不用心乎  
疏養心之術列在下文

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

疏徒但也但處心無為而物自化

隨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

註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聞付自然則無

為而自化矣

疏倫理也隨形體忘身也吐聰明忘心也

身心兩忘物我雙遣是養心也

大同乎溟溟

註與物無際

疏溟溟自然之氣也茫蕩身心大同自然

合體也

解心釋神莫然無現

註坐忘任獨

疏魂好知為也解釋遺蕩也莫然無知滌

蕩心靈同死灰枯木無知魂也

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

註不知而復乃真復也

疏云云衆多也衆多往來生滅不離自然

歸根明矣豈得用知然後復命矣哉

渾渾沌沌終身不離

註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

其本也

疏渾沌無知而任獨千變萬化不離自然

若彼知之乃是離之

註知而復之與復乖矣

疏用知慕生本乃離自然性也

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固自生

註闕問則失其自生也

疏道離名言理絕情慮者以名問道以情

闕理不亦遠哉能遣情忘名任于獨化物

得生理也

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

今也得

註知而不默常自失也

疏降道德之言示玄默之行立身以來方

今始悟

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

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

疏染習之人迷執日久同已喜懼異已嫌惡也

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

註心欲出羣為衆雋也

疏夫是我而非彼喜同而惡異者必欲顯已功名超出羣衆

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常出乎衆哉

註衆皆以出衆為心故所以為衆人也若

我亦欲出乎衆則與衆無異而不能相出

矣夫衆皆以相出為心而我獨無往而不

同乃大殊於衆而為衆主也

疏人以競先出乎衆為心此是恒物鄙情

何能獨超羣外同其光塵方大殊於衆而為衆傑

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

註吾一人之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因衆則

寧也若不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

疏用衆人技能因衆人聞見即無忿競所謂明者為之視智者為之謀也

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

註夫欲為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為而以

已為之者此為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

見已為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利豈為

之哉因天下之自為而任耳

疏用一已偏執為國者徒求三王主物之

利不知為喪身之大患也

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

國乎

疏僥倖也以皇王之國利要求非分為一

身之幸會者未嘗不身遭殞敗萬不存一

故云幾何也

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

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

註已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已而

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

既不成而萬有餘喪矣

疏以僥倖之心為帝王之主論存已矣無

一或語亡也有餘敗也

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疏此一句傷嘆君王不知僥倖為弊矣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

疏九五尊高四海宏巨是稱大物也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

註不能用物而為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

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

疏苟求三王之國不能任物自為翻為物

用已自是物焉能物物斷不可也

而不物故能物物

註夫用物者不為物用也不為物用斯不

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

疏不為物用而用於物者也

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

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

註用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

疏聖人通自然達造化運百姓心知用群

生耳目是知物物者非物也豈獨戴黃屋

坐汾陽佩玉璽治天下哉固當排六合陵

太清超九州游姑射矣

獨往獨來是謂獨有

註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

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註夫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能不貴斯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為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餐竊軒冕冒取非分衆豈歸之哉故非至貴也

疏人皆自異而已獨與羣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欲出衆而

已獨游衆無此能故名獨有獨有之人蒼生樂推百姓荷戴以斯為主可謂至尊至貴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

註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疏大人聖人也無心感應應不以心故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

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

註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也

疏聖人心隨物感感亦稱機蓋物懷抱

為天下配

註問者為主應故為配

疏配匹也先感為主應者為匹也

處乎無響

註寂以待物

疏處寂也無感之時心如枯木寂無影響也

行乎無方

註隨物轉化

疏行應機也逗機不定方所也

挈汝適復之撓撓

註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

性即無為之至也

疏撓撓自動也逗機無方還欲提挈汝等

羣品令歸自本性則無為至也

以遊無端

註與化俱故無端

疏遊心與自然俱遊故無朕迹之端崖

出入無旁

註玄同無表

疏出入塵埃生死之中玄同造物無邊可見

與日無始

註與日新俱故無始也

疏與日俱新故無終始

頌論形軀合乎大同

註其形容與天地無異

疏贊頌論語聖人盛德軀貌與二儀大道

合同外不闕乎宇宙內不有其己身也

大同而無己

註有己則不能大同也

疏合二儀同大道則物我俱忘也

無己惡乎得有有

註天下之難無者己也已既無矣則羣有

不足復有之

疏已既無矣物焉有哉

觀有者昔之君子

註能美其名者耳

疏行仁義禮君臣者不離有為君子也  
親無者天地之友

註親無則任其獨生也

疏親無為之妙理見自然之正性二儀非  
有萬物盡空翻有入無故稱為友矣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  
也

註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  
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  
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  
也

疏民雖居下各有功能物雖輕賤咸負材  
用物無棄材人無棄用庶咸亨也

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

註夫事藏於彼故匿也彼各自為故不可

不為但當因任耳

疏匿藏也事有隱顯性有工拙或顯於此  
或隱於彼或工於此或拙於彼但當任之  
悉事齊也

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

註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迹麤而不陳  
妙事哉

疏法言教也以教望理理妙法粗取論筌  
蹄故須陳說故也

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

註當乃居之所以為遠

疏義雖去道疏遠苟其合理應須取斷  
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

註親則若偏故廣乃仁耳

疏親雖偏愛狹博周普愛乃大仁也

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

註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  
而周矣

疏積厚也節文也夫禮貴尚往來人情華  
薄故外示折旋內敦積厚此真禮也

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

註事之下者雖中非德

疏中順也修道之人和光處世卑順於物  
而志行清高涅而不緇其德也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註事之難者雖一非道況不一哉  
疏妙本一氣通生萬物甚自簡易其唯道  
乎

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

註執意不為雖神非天況不神哉

疏神功不測顯晦無方逗機無滯合天然  
也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

註順其自為而已

疏聖人觀自然妙理大順羣物而不助其

性分此下釋前文

成於德而不累

註自然與高會也

疏能使境智冥會上德既成自無瑕累也

出於道而不謀

註不謀而一所以為身

會於仁而不恃

疏老經云為而不恃仁慈博愛貴在合宜  
故無恃賴

薄於義而不積

註率性居遠非積也

疏先王遂廬非可寶重已陳芻狗豈積而留

應於禮而不諱

註自然應禮非由忌諱

疏妙本湛然迹應於禮豈拘忌諱

接於事而不讓

註事以禮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

疏混俗揚波因事接物應機不取亦無辭

讓

齊於法而不亂

註御粗以妙故不亂也

疏因於物性以法齊之故不亂也

恃於民而不輕

註恃其自為耳不輕用也

疏民惟邦本固而邦寧故恃藉不敢輕用也

因於物而不去

註因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

疏順繫繫之心因庶物之性雖施於法教不令離於性本

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

註夫為者豈以足為故為哉自體此為故不可得而止也

疏物之稟生功用萬殊如毛娘轉丸蜘蛛結網出自天然非關假學故素無之而不可強為性中有者不可不為也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

註不明自然則有為有為而德不純也

疏闇自然之理則澆薄之德不純也

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

註不能虛已以待物則事事失會

疏閉虛玄道性故觸事面牆諒無從而可也

不明於道者悲夫

疏闇天人之理惑君臣之義所作顛蹙深可悲傷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

註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為也

疏無事無為尊高在上者合自然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

註以有為為累者不能率其自得也

疏司職有為事繁擾者人倫之道主者天道也

註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

疏君在上任物合天道無為也

臣者人道也

註各當所任

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

註君任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遠

臣道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

疏君位尊高委之宰牧臣道卑下竭誠奉上故君道遠臣道勞不可同日而語也

不可不察也

註不察則君臣之位亂矣

疏天道君而無為人道臣而有事尊卑有隔勞逸不同各守其分則君臣咸無為也

必不能鑒理即勞逸失宜君臣亂矣夫二



儀生育變化無窮形質之中最為廣大而  
新新變化念念推遷實為等均所謂亭之  
毒之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三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四

緣八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士 英 疏

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註均於不為而自化也

疏夫二儀生育覆載無窮形質之中最為

廣大而新新變化其狀不殊念念遷謝實

唯均等所謂亭之也故云天地生我並生

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註一以自得為治

疏夫四生萬物其類最繁至於率性自得

斯理唯一所謂毒之也故又云萬物與我

為一

人卒雖眾其主君也

註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

疏黔首卒隸其數雖多主而君者一人而

已無心因任允當斯位

君原於德而成於天

註以德為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

不謝所以成天也

疏原本也夫君主人物必須以德為宗物

各自得故全成自然之性

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註任自然之運動

疏玄遠也古之君謂三皇已前帝王也言

玄古聖君無為而治天下也蓋何為哉此

引古證今成天德之義也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

註無為者自然為君非邪也

疏以虛通之理觀應物之數而無為因任

之君不用邪僻之言者故理當於王道

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註各當其分則無為位上有為位下也

疏夫君道無為而臣道有事尊卑勞逸理

固不同譬如首自居上足自居下用道觀

察分義分明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

註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

疏夫官有高卑能有優劣能受職則物無

私得是故天下之官治也

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

註無為也則天下各以其無為應之

疏夫大道生物性情不同率已所以悉皆

備足或走或飛咸應其用不知所以豈皆

措心故以理徧觀則庶物之應備

故通於天地者德也

註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

疏通同也同兩儀之覆載與天地而俱生

者德也

行於萬物者道也

註道不塞其所由則萬物自得其行矣

疏至理無塞恐物往來同行萬物故曰道

也

上治人者事也

註使人人人自得其事

疏雖則治人因其本性物各率能咸自稱

適故事事有宜而天下治也

能有所藝者技也

註技者萬物之不用也

疏率其本性自有藝能非假外為故真技術也

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

兼於天

註夫本末之相兼猶手臂之相包故一身

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俱暢

疏兼帶也濟也歸也夫藝能之技必須帶

事不帶於事技術何施也事苟失宜事便

無用雖行於義不可乖德雖有此德理須

法道虛通故曰虛通終歸自然之術斯乃

理事相包用不同耳是故示本能攝末自

淺之深之義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

萬物化

疏夫兼天所以無為兼道所以無欲故古

之帝王養畜羣庶者何為哉蓋無欲而蒼

生各足無為而萬物自化也

淵靜而百姓定

疏一人垂拱而玄默百姓則比屋而可封

故老經云我好靜而民自正

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

疏一道也夫事從理生理必包事本能攝

末故知一萬事畢語在西升經莊子引以

為證

無心得而鬼神服

註一無為而羣理都舉

疏夫迹混人間之事心證自然之理而窮

原徹際妙極重玄者故在於顯則為人物

之所歸處於幽則為鬼神之所服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

子不可以不刳心焉

註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

疏夫子者老子也莊生師老君故曰夫子

也刳去也灑也虛通之道包羅無外二儀

待之以覆載萬物得之以化生何莫由斯

最為物本歎洋洋之美大以勗當世之君

王可不法道之無為洗去有心之累者邪

無為為之之謂天

註不為此為而此為自為乃天道

疏無為為之率性而動也天機自張故謂

之天此不為為也

無為言之之謂德

註不為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真德

疏寂然無說而應答無方譬縣鏡高堂物來斯照語默不殊故謂之德也此不言而言者

愛人利物之謂仁

註此任其性命之情也

疏慈若雲行愛如雨施心無偏執德澤弘普惜其性命故謂之仁也

不同同之之謂大

註萬物萬形各正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

疏夫刻雕衆形而性情各異率其素分僉合自然任而不割故謂之大也

行不崖異之謂寬

註玄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故有餘

疏夫蹈光晦迹而混俗揚波若樹德不異於人立行宜殊於物哉而心無崖際若萬頃之陂林藪蒼生可謂寬容矣

有萬不同之謂富

註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

疏位居九五威誇萬衆任庶物之不同順蒼生之為異而羣性咸得故能富有天下也

故執德之謂紀

註德者人之綱

疏能持已有之德行者可謂羣物之綱紀也

德成之謂立

註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

疏德行既成方可立功而濟物也

循於道之謂備

註夫道非偏物也

疏循順也能順於虛通德行方足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註內自得也

疏挫屈也一毀譽混榮辱不以世物屈節其德完全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

註心大故事無不容也

疏韜包容也君子賢人肆於已前十事則能包容物務心性寬大也

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註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

疏逝往也心性寬闊德澤滂沛故為羣生之所歸往也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

註不貴難得之物

疏若如前行便是無為既不羨於榮華故不貴於寶貨是以珠生於水不索故藏之於淵金出於山不求故韜之於微也

不利貨財

註乃能忘我況貨財乎

疏雖得珠玉尚不貪以資身常用貨財豈復將為利也

不近貴富

註自來寄耳心常去之遠也

疏寄去寄來不哀不樂故外疏遠乎軒冕內不近乎富貴也

不樂壽不哀夭

註所謂縣解

疏假今壽年延永不以為樂性命夫促不以為哀

不榮通不醜窮

註忘大壽於曾中況窮通之間哉

疏富貴榮達不以為榮華貧賤室塞不以為醜辱壽大嘗不以措意榮辱之情豈容介懷

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

註皆委之萬物也

疏光臨宇宙統御天下四海珍寶總繫一人而行不利貨財委之萬國豈容拘束入己用為私分也

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

註忽然不覺榮之在身

疏覆育黔黎主領天下而推功於物忘其富貴故不以己大而榮顯也

顯則明

註不顯則默而止

疏明彰也雖坐汾陽喪其天下必也顯智

豈曰韜光也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註雖然無所在也

疏忘於物我故萬物可以為一府冥於變化故死生同其形狀死生無變於已況窮通大壽之間乎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濶乎其清也

疏至理深玄譬猶淵海濶然清潔明燭譬

眉淵則嘆其居叙以深澄濶則嘆其雖動

而恒潔也本亦作君字者

金石不得無以鳴

註聲由寂彰

疏鳴由寂彰應由真起也

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

註因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

疏考擊也夫金石之內素蘊宮商若不考擊終無聲響亦由至人之心實懷聖德物

若不感無由顯應前託淵水以明至道此

寄金石以顯聖心

萬物孰能定之

註應感無方

疏喻彼明鏡方茲虛谷物來斯應應而無心物既脩短無窮應亦方圓無定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

註任素而往耳非好通於事也

疏素真也逝往也王盛不驕不矜任真而往既抱朴以清高故羞通於物務

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註本立而知不逆

疏神者不測之用也常在理上往而應物

也不測之神知通於物此之妙用必資於本欲示本能起用用不乖本義也

故其德廣

註任素通神而後彌廣

疏夫清素無為任真而往神知通物而恒立本原用不乖體動不傷寂德行如是豈不大中之者邪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

註物採之而後出耳非先物而唱也

疏採求也夫至聖虛懷而物我斯應自非物求聖德無由顯出聖心聖心之出良由物採欲和而不唱不爲物先

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

疏形者七尺之身生者百齡之命德者能澄之智道者可通之境也道能通生萬物故非道不生德能鑒照理原故非德不明老經云道生之德畜之也

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

疏存任也窮盡也任形容之妍醜盡生齡之大壽立盛德以匡時用至道以通物能如是者其唯王德乎

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註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萬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

疏蕩蕩寬平之名忽勃無心之貌物感而動逗機而出因循任物物則從之猶具衆美故爲王德也

視手冥冥聽乎無聲

疏至道深玄聖心凝寂非色不可以目視絕聲不可以耳聽

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

註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有闇昧而不和也

疏雖復冥冥非色而能陶甄萬象乃云寂寂無響故能諧韻八音欲明從體起用功能如是者也

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

註窮其原而後能物物

疏即有即無即寂即應遣之又遣故深之又深既而窮理盡性故能物衆物也

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註極至順而後能盡妙

疏神者不測之名應寂相即有無洞達既而非測非不測亦不非測乃是神之精妙

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

註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疏遣之又遣乃曰至無而接物無方隨機

稱適千差萬品求者即供若縣鏡高堂物來斯照也

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註皆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

疏騁縱也宿命也若夫體故至無所以隨求稱適故能順時因任應物多方要在會歸而不滯一故或大或小乍短乍長乃至脩遠其來者隨彼機務悉供其求應病以藥理無不當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

還歸遺其玄珠

註此寄明得真之所由

疏亦是南方之色心是南方之藏水性流動位在北方譬迷心緣鏡間無所照故言赤水北也崑崙身也南是顯明之方望是

觀見之義玄則疏遠之目珠乃珍貴之寶欲明世間羣品莫不身心迷妄馳騁耽著無所覺知闇似北方動如流水迷真喪道實此之由今欲返本還源析真訪道是以南望示其照察還歸表其復命故先明失

真之處後乃顯得道之方法所顯方法列在下文

使知索之而不得

註言用知不足以得真

疏索求也故絕慮不可以心求也

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疏非色不可以目取也

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

註聰明喫詬失真愈遠

疏喫詬言辨也離言不可以辨索

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疏罔象無心之謂離聲色絕思慮故智與離朱自涯而反喫詬言辨用力失真唯罔象無心獨得玄珠也

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手

註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然即真也

疏離莫達性恃明目而喪道軒轅悟理歎罔象而得珠易諸學生故可以不離形去

智黜聰喪體邪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瞽缺瞽缺之師

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疏已上四人並是堯時隱士厭穢風塵懷道抱德清廉潔己不同人世堯知其賢欲讓天下莊生示有承稟故具列其師資也

堯問於許由曰瞽缺可以配天乎

註謂為天子

吾藉王倪以要之

註欲因其師以要而使之

疏配合也藉因也堯云瞽缺之賢者有合天位之德庶因王倪遠能屈致情事不決

故問許由

許由曰殆哉圾于天下

註圾危也

疏殆近也圾危也若要瞽缺讓萬乘危亡之微其則不遠也

瞽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

人

註聰敏過人則使人跛之屢傷於民也

疏叡聖也給捷也敏速也夫聖人治天下

也是旋垂目黠續塞耳所以杜聰明不欲

多聞見今瞽缺乃內懷聖智外眩聰明詞

鋒捷辯計數宏達德行性機所作過人其

迹既彰必以為患危亡之狀列在己下

而又乃以人受天

註用知以求復其自然

疏物之喪真其日已久乃以心智之術令

復其初故自然之性失之遠

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

註夫過生於聰知而又後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

疏過之所由生者知也言瞽缺但知審禁

蒼生之過患而不知患生之由智也

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

註若與之天下彼且遂使後世任知而失

真

疏若與天位令御羣生必運乎心智悅乎

天理則物皆喪己無復自然之性也

方且本身而異形

註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

同斯迹也將遂使後世由己以制物則萬

物乖矣

疏方將也夫聖人無心因循任物今闕缺以己身為本引物使歸令天下異形從我之化物之失性實此之由後世之患自斯而始也

方且尊知而火馳

註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也

疏夫不能忘智以任物而尊智以御世遂將徇迹捨己効人馳驟奔逐其速如火矣

方且為緒使

註將與後世事役之端

疏緒端也使役也不能無為而任知御物後世勞役自此為端

方且為物絃

註將遂使後世拘牽而制物

疏絃礙也不能用道以通人方復任智以礙物也

方且四顧而物應

註將遂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上務

疏方將顧盼四方撫安萬國令彼之氓黎應我之化法

方且應眾宜

註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仁以應宜也

疏用一己之知應眾物之宜既非無心未免危殆矣

方且與物化

註將遂使後世與物相逐而不能自得於內

疏將我已知施與物眾令庶物從化物既失之我亦未得也

而未始有恒

註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恒

疏以智理物政出多門前荷其德後遭其弊既乖淳古所以無恒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

註其事類可得而祖效

疏族數也夫闕缺隱居山藪高尚其志不

能混迹未足配天而流俗之中罕其輩類故志尚清退良可效耳

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

註眾父父者所以迹也

疏父君也言闕缺高尚無為不夷乎俗雖

其道可述適可為眾人之父而未可為父父也父父者堯也夫堯寄坐萬物之上而心馳乎姑射之山往見四子之時即在汾陽之地是以即寂而動即動而寂無為有

為為無為有有無一時動寂相即故可為君中之君父中之父所謂窮理盡性玄之又玄而為眾生之父故其宜矣故郭注云父父者所以迹也

治亂之率也

註言非但治主乃為亂率

疏率主也若用智理物當時雖治於後必

亂二途皆以智為率

北面之禍也

註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之迹以禍之

疏桀紂賴聖智以殺賢臣故聖智是北面之禍也

南面之賊也

註田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

疏田恒資仁義以殺主故仁義南面之賊

注云田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

免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

疏華地名也今華州也封人者謂華地守

封疆之人也嘻歎聲也封人見堯有聖人

之德光臨天下請祝願常富庶享多福

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

多男子堯曰辭

疏夫富壽多男子實為繁撓而能體之者

廢無為故寄彼二人明茲三惠辭讓之旨

列在下文

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

何邪

疏前之三事人之大欲存焉汝獨致辭有

何意謂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

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疏夫子胤扶疏憂懼斯重財貨殷盛則事

業實繁命壽延長則貽困辱三者未足養

無為之德適可以益有為之累所以垂辭

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

疏我曰言汝有無雙照便為體道聖人今

既捨有趣無適是賢人君子也

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

懼之有

註物皆得所而志定也

疏天地造化為萬物各有才能量才授官

有何憂懼

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註寄之天下故無事也

疏百姓豐饒四海殷實寄之羣有而不以

私為斯事無為也

夫聖人鵠居

註無意而期安也

而穀食

註仰物而足

疏鵠鵠也野居而無常處穀者鳥之子

食必仰母而足聖人寢處儉薄譬彼鵠鵠

供膳裁充方茲穀鳥既無心於侈靡豈有

情於滋味乎

鳥行而無彰

註率性而動非常迹也

疏彰文迹也夫聖人灰心滅智而與物俱

冥猶如鳥之飛行無蹤跡而可見也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

註猖狂妄行而自蹈大方也

疏運屬清夷則撫臨億兆物來感我則應

時昌盛郭注云猖狂妄行恐乖文旨

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

註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為不間也

故無為而無不為者非不問也

疏間音閑時逢擾亂則混俗韜光脩德隱

迹全我生道嘉遁閑居逍遙遁世所謂隱

顯自在用捨隨時

千歲厭世去而上仙

註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理之變其生



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云厭世而上仙也  
疏夫聖人達生死之二通變化之爲一  
故能盡天年之脩短厭舊俗以消升何必  
鼎湖之舉獨爲上仙安期之壽方備千歲  
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註氣之散無不之

疏精靈上升與太一而冥合乘雲御氣屈  
于天帝之鄉

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疏三患前富壽多男子也夫駕造物而來

往乘變化而遨遊三患本自虛無七尺來

從非有殃辱之事曾何足云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

疏請言既訖封人於是去之堯方悟非所

以請答也

封人曰退已

疏所疑已決宜速退歸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

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

疏伯成子高不知何許人也蓋有道之士

也

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  
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  
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

疏唐虞之世南面稱孤遠乎有夏退耕於

野出處頓殊有何意謂

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  
畏

疏夫賞罰者所以著勸畏也而堯以無爲  
爲治物物從其化故百姓不待其獎賞而

自勉行善無勞刑罰而畏惡不爲此顯之

聖明其德如是

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  
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疏盛行賞罰百姓猶不仁至德既衰是以

刑書滋起故知將來之亂從此始焉

夫子闢行邪無落吾事佗年耕而不顧

註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

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問是以雖有天下

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

而禹爲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

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

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已故

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惘然而來

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

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

堯而釁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

於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

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

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堯舜之

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

錄其絕聖棄智之意焉

疏蓋何也落廢也佗年耕之地貌伯成謂

禹爲夫子夫子何不行去邪莫廢我農事

於是用力而耕不復顧盼也夫三聖相承

蓋無優劣但澆淳異世故其迹不同郭注

云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者欲明有聖不

如無聖有爲不及無爲故高遠迹以明絕

聖棄智者耳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

註無有故無所名

疏泰太初始也無氣始萌謂之太初言其氣廣大能爲萬物之始本故名太初太初之時惟有此無未有於有既未有名將安寄故無有無名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註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管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

疏一應道也有無一之名而無萬物之狀物得以生謂之德

註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

疏德者得也謂得此也夫物得以生者外不資乎物內不由乎我非無非有不自不他不知所以而生故謂之德也  
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

疏雖未有形質而受質以有素分然且此分脩短慤乎更無間隙故謂之命

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

疏留靜也陽動陰靜氣氤氲升降分布三才化生萬物物得成就生理具足謂之形也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註夫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疏體質保守也稟受形質保守精神形則有醜有妍神則有愚有智既而宜便軌則各自不同素分一定更無改易故謂之性也

性脩及德德至同於初

註恆以不爲而自得之

疏率此所稟之性循復生初之德故至其德處同於太初

同乃虛虛乃大

註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爲則其懷中故爲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

疏同於太初心乃虛豁心既虛空故能包容廣大

合喙鳴

註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

疏喙鳥口也心既虛空迹復冥物故其說合彼鳥鳴鳥鳴既無心於是非聖言豈有情於憎愛

喙鳴合與天地爲合

註天地亦無心而自動

疏言既合於鳥鳴德亦合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覆載聖人無心於言說故與天地合也

其合緡緡若愚若昏

註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

疏緡合也聖人內符至理外順羣生唯迹與本聲無不合故曰緡緡是混俗揚波同塵萬物既若愚蠢又如昏暗又解既合喙鳴又合天地亦是緡緡

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註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疏總結已前歎其美盛如是之人可謂深玄之德故同乎太初大順天下也

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

註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為可不然為然斯矯其性情也

疏師於老聃所以每事請答汎論無的故

曰有人布行政化使人倣效以己而制物物失其性故己之可者物或不可己之然者物或不然物之可然於己亦爾也

辨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

註言其高顯易見

○疏堅白公孫龍守白論也孔穿之徒堅執此論當時獨步天下無敵今辨者云我能離析堅白之論不以為辯雄辯分明如懸日月於區宇故郭注云言其高顯易見也

若是則可謂聖人乎

疏結前問意如是之人得為聖否

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休心者也

疏胥相也言以是非更相易奪用此技藝係縛其身所以疲勞形體休惕心慮也此答前問意技有本或作枝字者言是非易

奪枝分葉派也

執狸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來

註言此皆失其常然也

疏獲狙獼猴也執捉狐狸之狗多遭傑頭而獵既不自在故成愁思獲猴本居山林遠逸故曠為挑攫便捷故失其常處狸有本作猶者竹鼠也

丘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

○註首趾猶始終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

疏若而皆汝也首趾終始也理絕言辯故不能聞言也又不可以心慮知耳根聽故言無心無耳也凡有機無情皆曰終始故言衆也感不能以言說悉不可以心知汝何多設獲狙之能高張懸寓之辨今物効已豈非過乎

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

註言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也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

疏有形者身也無形者心也汝言心與身悉皆有存我以理觀照盡見是空也

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也

註此言動止死生盛衰廢興未始有恒皆自然而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

疏時有動靜物有死生事有興廢此六者自然之理不知所以然也豈關人情思慮倣効能致哉但任而順之物之自當也

○有治在人

註不在乎主自用

疏人各有率性而動天機自張非猶主教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

註天物皆忘非獨忘已復何所有哉

疏豈唯物務是空抑亦天理非有惟事與理二種皆忘故能造乎非有非無之至也

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註入之所不能忘者已也已猶忘之又異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

疏入會也且天下難忘者已而已尚能忘則天下有何物足存哉是知物我兼忘故能冥會自然之道也

蔣閻勉見李微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

疏薦獻也蔣閻及李姓也勉微名也此二賢未知何許人也未詳所據魯君魯侯也伯禽之後未知的是何公魯公見勉請受治國之術雖復辭不得免君之命遂告魯君為政之道當時率師恐不折中敢東所

○告試獻吾賢必不合宜幸希鍼艾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

疏輯音集阿曲也孰誰也輯和也夫為政之道先須躬服恭儉素清約然後拔擢

公平忠節之人銓衡質直無私之士獻可替否共治百姓則蕃境無虞域中清謐民

歌擊壤誰敢不和

李微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

註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

疏局局僂身而笑也夫必能恭儉拔出公忠此皆偽情非忘淡者也故以此言為面

南之德何異乎螳螂怒臂以敵車轍用小擬大故不能任也

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

註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觀也

疏夫公儉公忠非能忘淡適自顯耀以炫

衆人既高危必遭廢敗猶如臺觀峻處置危縣雖復行李觀見而崩毀非久

多物將往

註將使物不止於本性之分而矯趾自多以附之

疏觀臺高過人競觀之立行自多物爭歸

投迹者衆

註亢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

疏顯耀動物物不安分故舉足投迹企踵

者多也

蔣閻勉觀觀然驚曰勉也茫若於夫子之所言矣

疏觀觀驚貌也茫無所見也乍聞高議率爾驚悸思量不悟所以茫然矣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疏風教也我前所陳深為乖理所願一言庶為法教也

李微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

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註大志各有趣不可相効也故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為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

自進教成俗易汎然無迹復性自為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舉皆也

疏夫聖治天下大順羣生乘其自搖而作法因其自蕩而成教是以教成而迹不顯俗易而物不知皆除滅其賊害之心而進脩獨化之志不動於物故若性之自為率

脩獨化之志不動於物故若性之自為率

性而動故不知其所由然也舉皆也

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

註溟滓甚貴之謂也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爲兄也

疏溟滓甚貴之謂也若前方法以教蒼生

則治各淳古物皆得性詎須獨貴堯舜而推之爲兄邪此意揖讓之風不謝唐虞矣

欲同年德而心居矣

註居者不遂於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也

疏居安定之謂也夫心馳分外則觸物參

差虛夷靜定則萬境唯一境境之異同在心之靜亂耳是以欲將堯舜同德者必須

是居其心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濮陰見一丈人方

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澆澆然

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疏水南曰陰種蔬曰圃埆中曰畦隧地道

也澆澆用力貌也丈人長者之稱也子貢

南遊荆楚之地途經漢水之陰遂與丈人

更相仇答其抑揚詞調具在文中莊子因

記二賢以明稱混池

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

見功多夫子不欲乎

疏械機器也子貢既見丈人力多而功少

是以教其機器庶力少功多輒進愚誠未

知欲否

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

疏奈何猶如何謂其方法也

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

其名爲槲

疏機關也提挈其水灌其若抽欲論數疾

似沃湯之騰沸前輕後重即今之所用桔

槲也

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

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

於胃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

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

不爲也

註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純備也斯人欲備

純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

疏夫有機關之器者必有機動之務有機

動之務者必有機變之心而機變存乎胃

府則純粹素白不圓備矣純粹素白不圓

備則精神縣境生滅不定不定者至道不

載也是以羞而不爲此來未體真脩故抱

一守白者也

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

疏瞞羞忤之貌也既失所言故不知何答

也

有問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

註有問俄頃也奚何也問子貢汝是誰門

徒作何學業

曰孔丘之徒也

疏答宣尼之弟子也

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

獨弦哀歌以賞名聲於天下者乎

疏於于佞媚之謂也言汝博學瞻聞擬似

聖人諂曲佞媚以蓋羣物獨坐弦歌抑揚

哀歎執斯聖迹賣彼名聲歷聘諸國徧行

天下

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

註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

疏幾近也汝忘遺神氣墮壞形體身心既忘而後庶近於道

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

乏吾事

疏而汝也乏闕也夫物各自治則天下理

矣以已理物則大亂矣如子貢之德未足

以治身何容應聘天下理宜速往無廢吾

業

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

後愈

疏卑陬慙怍之貌項項自失之貌既被抵

訶顏色自失行三十里方得復常

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

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

疏及復也子貢之門人謂賜爲夫子也向

見之人脩何藝業遂使先生一觀容色失

常竟日崇朝神氣不復門人怪之所以致

問

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

註謂孔子也

不知復有夫人也

疏昔來稟學宇內唯夫子一人今逢大人

道德又更深遠所以卑慙不能自得也既

未體手真假實謂賢乎仲尼也

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

者聖人之道

註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

疏夫事以適時爲可功以能遂爲成故力

少而見功多者則是適稱遂之機子貢述

昔時所聞以爲聖人之道

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

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

不知其所之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

人之心

註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假

脩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

疏今丈人間余則不如此言執持道者則

德行無虧德全者則形不虧損形全者則

精神專一神全者則寄迹人間託生同世

雖與羣物並行而不知所往芒昧深遠不

可測量故其操行淳和道德圓備不可以

此功利機巧語其心也斯乃聖人之道非

假修之術子貢未悟妄致所談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

下譽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

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

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註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

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

疏警誕慢之容儻是無心之貌丈人志氣

淳素不任機巧心懷寡欲不務有爲縱令

舉世贊譽稱爲斯德知爲無益曾不顧盼

舉世非毀聲名喪失達其無損都不領受

既毀譽不動可謂全德之人夫水性雖澄

逢風波起我心不定類彼波瀾故謂之風

波之民也郭注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

爲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

心醉於季咸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

註以其背今向古者為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也

疏子貢自魯適楚反歸於魯以其情事咨

告孔子夫混沌者無分別之謂也既背今

向古所以云不真是者也

識其一不知其二

註徒識脩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

之易也

○疏識其一謂古而不移也不知其二謂不

能順今而適變

治其內而不治其外

註夫真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其內為異而

偏有所治哉

疏抱道守素治內也不能隨時應變不治

外也

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

註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

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

疏夫心明白會於質素之本無為虛淡

復於淳樸之原悟真性而抱精淳渾渾塵塵

而遊世俗者固當江海蒼生林藪萬物鳥

獸不駭人豈驚哉而言汝將固驚者明其

必不驚也

且渾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註在彼為彼在此為此渾沌玄同孰識之

哉所識者常識其迹耳

疏夫渾沌無心妙絕智慮假令聖賢時達

亦何足識哉明恍惚深玄故推之於情意

之表者也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

疏諄淳也苑小風也亦言是扶搖大風也

濱涯大壑海也諄芒苑風皆寓言也莊生

寄此二人明於大道故假賓主相值海涯

苑風曰子將奚之

疏奚何也之往也借問諄芒有何遊往

曰將之大壑

疏欲往東海

曰奚為焉

疏又問何所求訪

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

竭吾將遊焉

疏夫大海泓宏深遠難測百川注之而不

溢尾閭泄之而不乾以譬至理而其義亦

然故雖寄往滄溟實乃游心大道也

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

疏五行之內唯民橫目故謂之橫目之民

且諄芒東游臨於大壑觀其深遠而為治

○方苑風既察此情因發斯問夫子豈無意

於黔首願聞聖化之法也

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

失其能

疏施令設官取得宜便拔擢薦舉不失才

能知此則天下太平彛倫攸敘聖治之術

在乎茲也

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

註皆因而任之

疏夫所乖外事業多端是以步驟殊時澆

淳異世故治之者莫先任物必須親見其情事而察其所為然後順物而行則無不當也

行言自為而天下化

註使物為之則不化也

疏所有施行之事教令之言咸任物自為而不使物從己如此則宇內蒼生自然從化

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註言指指麾顧盼而民各至其性也任其

自為故

疏撓動也言動手指揮舉目顧盼則四方欵附萬國來朝聖治功能其義如是有本作願字者言用願指揮四方皆服此中凡有三人一聖二德三神以上聖治以下次

列德神二

願聞德人

疏前之聖治以蒙敷釋德人之義深所願聞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

註率自然耳

疏妙契道境得無所得故曰德人德人疑神端拱寂爾無思假令應物行化曾無謀慮

不藏是非美惡

註無是非於習中而任之天下

疏懷道抱德物我俱忘容蘊蓄是非包藏善惡邪

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

註無自私之懷也

疏夫德人惠澤弘博徧覃羣品故貨利將四海共同資給與萬民無別是普天慶悅率土安寧

昭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

疏夫嬰兒失母心怙勃而無所依行李迷途神儻莽而無所據用斯二事以況德人也

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註德者神人迹也故曰容

疏寡欲上分故財用有餘不貪滋味故飲食取足性命無求故不知所從來也總結前義故云德人之容

願聞神人

註願聞所以迹也

疏德者神人之迹耳願聞所以迹也

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

註乘光者乃無光

疏乘用也光智也上品神人用智照物雖復光如日月即照而亡體黜聰心形俱遣是故與形滅亡者也

此謂照曠

註無我而任物空虛無所懷者非闇塞也疏智周萬物明逾三景無幽不燭豈非曠

遠

遠

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

註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

疏窮性命之致盡生化之情故寄天地之



間而木嘗不道進快樂既達物我虛幻是  
以萬事銷亡

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註情復而混冥無迹也

疏夫忘照而照照與三景高明忘生而生

生將二儀並樂故能觀萬物之還原觀四  
生之復命是以混沌無分而冥同一道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

疏門與赤張姓也無鬼滿稽名也二十五  
百人為師師衆也武王伐紂兵渡孟津是

時則二人共觀

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罹此患也

疏罹遭也虞舜以揖讓御時武王以干戈  
濟世而揖讓干戈優劣懸隔以斯商度互  
有不及之言而兵者不祥之器故遭殘殺

之禍也

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  
而後治之與

註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  
師直是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

疏均平也若天下太平物皆得理則何勞  
虞舜作法治之良由堯年將減其德日衰  
故讓重華令其經理也

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  
虞氏為

註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為計有虞氏之  
德而推以為君哉許無鬼之言是也

疏宇內清夷志願各足則何須計有虞氏  
之德而推之為君此領悟無鬼之言許其  
有理也

有虞氏之藥瘍也

註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

疏瘍頭瘡也夫身上患創故求醫療亦猶  
世逢紛擾須聖人治之是以不病則無醫  
不亂則無聖

禿而施髮病而求醫

疏髻髮如雲不勞施髮幸無疾恙豈假醫  
人是知天下清平無煩大聖此之二句總  
結前二事也

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註明治天下者非以為榮  
疏操執也修理也焦然憔悴貌夫孝子之  
治慈父既不伐其功績聖人之救禍亂豈  
矜以榮顯事不得已故羞之

至德之世不尚賢

註賢當其位非尚之也  
疏夫不肖與賢各當其分非尚之以別賢  
不使能

註能者自為非使之也

疏上拙習性不相夸企非尚而使之

上如標枝

註出物上而不自高也

疏君居民上恬淡虛忘猶如高樹之枝無  
心榮貴也  
民如野鹿

註放而自得也

疏上既無為下亦淳樸曠野野鹿絕君王  
之禮也

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  
疏端直其心不為邪惡豈識裁非之義率

乎天理更相親附寧知偏愛之仁者也  
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

註率性自然非由知也

疏率性成實不知此實為忠任其當理豈  
將此當為信

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

註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

疏賜蒙顧也蠢動之物即是精爽之類更  
相驅使理固自然譬彼股肱方亞耳目既

無心於為造豈有情於蒙顧無為理物其

義亦然

是故行而無迹

註主能任其自行故無迹也

疏君民淳樸上下和平率性而動故無迹

之可記

事而無傳

註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

疏方之旨足各有職司止其分內不相傳

習迹既昧矣事亦滅焉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疏善事父母為孝諛偽也諂欺也不以正  
求人謂之諂為臣為子事父事君不諂不

諛盡忠盡孝此乃臣子之盛德也

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

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

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

註此直達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不肖耳未

知至當正在何許

疏不肖猶不似君父言行不擇善惡直致

隨時曾無諫爭之心故世俗之中實為不

肖未知正理的在可許也

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

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專於

君邪

註言俗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

之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

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

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有背俗

而用我哉

疏嚴教也此明違從不定也世俗然善則

諫爭是也夫違俗從親為之導諛而違親  
從俗豈非諂佞邪且有違有順故見是見

非而違順既空未知正在何處又違親從

俗豈謂尊嚴君父

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

色

色不受

註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導諛則作

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

註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

疏勃怫皆嗔貌也導達也謂其諂佞以媚

君親也言世俗之人謂已諂佞即作色而

怒不受其名而終身導諛舉世皆爾

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註夫合譬飾辭應受導諛之罪而世復以

此得人以此聚眾亦為從俗者恒不見罪

坐也

疏夫能合於譬喻飾於浮詞人皆競趨故

以聚眾能保其終始合其本末眾既從之

故不相罪坐也譬本有作譬字者言合註

壁也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說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

註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

疏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上表下裳以象天地紅紫之色間而為彩用此華飾改動容貌以媚一世浮偽之人不謂導說讒且從君諂佞此乃與夫流俗之人而徒黨更相彼此通用是非自謂殊於眾人可謂愚

癡之至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註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

疏解悟也靈智也知其愚惑者聖人也隨而任之故愚非惑也大愚惑者凡俗也心識闇鄙觸境生迷所以竟世終身不覺悟也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

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禱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註天下都惑雖我有求禱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

疏適往也致至也惑迷也祈求也夫三人

同行一人迷路所往之方猶自可至惑少

解多故也二人迷則神勞而不至迷勝悟

劣故也今宇內皆惑莊生雖求向至道之情無由能致故可悲傷也

大聲不入於里耳

註非委巷之所尚也

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

註俗人得情曲則同聲動笑也

疏大聲謂咸池大韶之樂也非下里委巷

之所聞折楊皇華蓋古之俗中小曲也玩

狎鄙野故嗑然動容同聲大笑也昔魏文

侯聽於古樂悅然而睡聞鄭衛新聲欣然

而喜即其事也

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註不以存懷

疏至妙之談超出俗表故謂之高言適可蘊羣聖之靈府豈容止於衆人之智乎大聲不入於里耳高言固不止於衆心

至言不出俗言勝也

註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常自用也

疏出顯也至道之言淡而無味不入委巷

之耳豈止衆人之心而流俗之言飾詞浮

偽猶如折楊之曲喜聽者多俗說既其當

途至言於手隱蔽故齊物云言隱於榮華

以二垂踵惑而所適不得矣

註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

疏踵足也夫迷方之士指北為南二惑既生垂脚不得一人亦無由獨進欲達前所

其可得乎此復釋前惑者也

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禱其庸可得邪

疏夫二人垂踵所適尚難況天下皆迷如何得正故雖有求向之心其固不可得此

釋前不亦悲乎傷歎既深所以鄭重

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

之而不推

註即而同之

疏釋放也迷惑既深造次難解而強欲正者又是一愚莫若放而不推則物我安矣不推誰其比憂

註趣今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也則

相與無憂於一世矣

疏比與也若任物解感棄而不推則彼此逍遙憂患誰與也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註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為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

者自思善故我無為而天下自化疏厲醜病人遽速也汲汲迫貌言醜人

半夜生子遽取火而看之情意忽忙恐其似已而厲醜惡之甚尚希改醜以從妍欲

明愚惑之徒豈不厭迷以思悟邪釋之不推自無憂患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

失性一也

疏犧刻作犧牛之形以為祭器名曰犧尊也間別既刻為牛又加青黃文飾其一斷棄之溝瀆不被收用若將此兩斷相比則美惡有殊其於失喪性一也此且起譬也

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

疏此合論也祭距之縱兇殘曾史之行仁義雖復善惡之迹有別而喪真之處實同且夫失性有五

疏迷情失性抑乃多端要且而言其數有五

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

疏五色者青黃赤白黑也流俗耽食以此亂目不能見理故曰不明也

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

疏五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淫滯俗聲不能聞故曰不聰

三曰五臭薰鼻困懷中顛

疏五臭謂羶薰香腥腐懷塞也謂刺賊不

通也言鼻耽五臭故塵塞不通而中傷顛

顛也外書呼為臭也故易云其臭如蘭道經謂五香故西升經云香味是寃也

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

疏五味謂酸辛甘苦鹹也厲病爽失也令人著五味穢濁口根遂使鹹苦成病舌失

其味故言厲爽也

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

疏趣取也滑亂也順心則取違情則舍撓亂其心使自然之性馳競不息輕浮躁動

故曰飛揚也

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疏總結前之五事皆是伐命之刀害生之斧是生民之巨害也

而揚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疏離跂用力貌也言揚朱墨翟各擅已能

失性害生以此為得既乖自然之理故非莊生所得也

夫得者因可以為得乎則鳩鵲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

疏夫仁義禮法約束其心者非真性者也  
既偽其性則遭困苦若以此困而為得者  
則何異乎鳩鶚之鳥在樊籠之中備其自  
得者也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摺笏紳  
脩以約其外

疏皮弁者以皮為冠也鷩者鳥名也似鷩  
紺色出鬱林取其翠羽飾冠故謂之鷩冠  
此鳥知天文者為之冠也摺珪亦摺也摺  
摺笏猶笏也紳大帶也脩長裙也此皆以  
飾朝服也夫浮偽之徒以取舍為業故聲  
色諸塵柴塞其內府衣冠摺笏約其外形  
皆無為之道乖自然之性以此為得何異  
鳩鶚也

內文盈於柴柵外重纒繳睨然在纒繳之  
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  
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疏文塞也盈滿柵離也纒繳繩也睨然視  
貌也夫以取舍塞滿於內府故方柴柵纒  
紳約束於外形取譬纒繳既困弊如斯而

自以為得者則何異有罪之人交臂歷指  
以繩反縛也又類乎虎豹遭陷困於囊檻  
之中憂厄困苦莫斯之甚自以為得何異  
此乎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五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華法師成玄英 疏

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

疏運動也轉也積滯也蓄也言天道運轉  
覆育蒼生照之以日月潤之以雨露鼓動  
陶鑄曾無滯積是以四序回薄萬物生成  
也

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

疏王者法天象地運御群品散而不積施  
化無所以六合同歸八方敷附

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

註此三者皆忘物之性而無所牽滯也

疏聖道者玄聖素王之道也隨應垂迹制

法立教舟航有識拯濟無窮道合於天德

同於帝出處不一故有帝聖二道也而運

智教時亦無滯蓄慈造弘博故海內服也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

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註任其自為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

疏六通謂四方上下也四辟者謂春夏秋冬也夫唯照天道之無為洞聖情之絕慮通六合以生化順四序以施為以此而總

萬彙可謂帝王之德也任物自動故曰自為跡韜光其猶昧闇動不傷寂故無不靜也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註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也

疏夫聖人之所以虛靜者直置形同槁木心若死灰亦不知靜之故靜也若以靜為善美而有情於為靜者斯則有時而動矣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

註斯乃自得也

疏妙體二儀非有萬境皆空是以參變同塵而無喧撓非由飭勵而得靜也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准大匠取法焉

疏夫水動則波流止便澄靜懸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明燭鬚眉清而中正治諸衰

枉可為準的縱使工倕之巧猶須放水取平故老經云上善若水此舉喻前之義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註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無不洞

明

疏夫聖人德合二儀智周萬物豈與夫無情之水同日論邪水靜猶明燭鬚眉沉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是以鑒天地之精微鏡萬物之玄蹟皆固其宜矣此合譬也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註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為

疏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四者異名同實者也歎為之美故具此四名而天地以此為

平道德用茲為至也

故帝王聖人休焉

註未嘗動也

疏慮慮於靜

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

註倫理也

疏既休慮息則自與虛空合德與虛空合德則會於真實會於真實之道則自然之理也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註不失其所以動

疏理虛靜寂寂而能動斯得之矣

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註夫無為也則羣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

疏任事臣也言臣下各有任職之事也夫帝王任智安靜無為則臣下職任各司憂

責斯則主上無為而臣下有事故見疏垂日而不與焉

無為則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註俞俞然從容自得之貌

疏俞俞從容和樂之貌也夫有為滯境塵累所以嬰其心無為自得憂患不能處其慮俞俞和樂故年壽長矣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

註尋其本皆在不爲中來

疏此四句萬物根源故重舉前言結成其

義也

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

爲臣也

疏夫揖讓之義無出唐虞君臣之盛莫先

堯舜故舉二君以明四德雖復南北兩面

而平至一焉

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

素王之道也

註此皆無爲之至也有其道爲天下所歸

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

疏用此無爲而處物上者天子帝堯之德

也用此虛淡而居臣下者玄聖素王之道

也夫有其道而無其爵者所謂玄聖素王

自貴者即老君尼父是也

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

疏退居謂晦迹隱處也用此道而退居故

能游說山水從容閑樂是以天下隱士無

不服從即巢許之流是也

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註此又其次也故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

望之倫也夫無爲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

爲哉故主上不爲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

司尹矣冢宰不爲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

而御事矣百官不爲萬民之所務則萬民

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

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

至于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爲而成哉是

故彌無爲而彌尊也

疏進爲謂顯迹出任也夫妙體無爲而同

塵降迹者故能撫蒼生於仁壽弘至德於

聖朝著莫測之功名顯阿衡之功績是以

天下大同車書共軌盡善盡美其唯伊望

之倫乎

靜而聖動而王

註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無爲也而尊

註自然爲物所尊奉

疏其應靜也玄聖素王之尊其應動也九

五萬乘之貴無爲也而尊出則天子處則

素王是知道之所在孰敢不貴也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註夫美配天者唯樸素也

疏夫淳樸素質無爲虛靜者實萬物之根

本也故所尊貴孰能與之爭美也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 本大宗與

天和者也

註天地以無爲爲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

地無逆也

疏夫靈府明靜神照潔白而德合於二儀

者固可以宗匠蒼生根本萬有冥合自然

之道與天和也

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

註夫順天所以應人也故天和至而人和

盡也

疏均平也調順也且應感無心方之影響

均平萬有大順物情而混迹同塵故與人

和也

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註天樂適則人樂足矣

疏俯同塵俗且適人世之歡仰合自然方

欣天道之樂也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戾

註變而相雜故曰整自整耳非吾師之暴

戾

疏整碎也戾暴也莊子以自然至道為師

再稱之者歎美其德言我所師大道亭毒

生靈假令整萬物亦無心暴怒故素秋搖

落而彫零者不怨此明雖復斷截而非義

也

澤及萬世而不為仁

註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

疏仁者偏愛之迹也言大道開闢天地造

化蒼生慈澤無窮而不偏愛故不為仁

長於上古而不為壽

註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

疏豈但長於上古抑乃象帝之先既其不

滅不生亦復何天何壽郭注云壽者期之

遠耳

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

註巧者為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

疏兼二儀以覆載取萬物以刻彫而二儀

以生化為功萬物以自然為用生化既不

假物彫刻豈假他人是以物各任能人皆

率性則工拙之名於斯滅矣郭注云巧者

為之妙

此之謂天樂

註忘樂而樂足

疏所在任適結成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疏既知天樂非哀樂則知生死無生无死故

其生也同天道之運行其死也混萬物之

變化也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疏妙本虛凝將至陰均其寂泊應迹同世

與太陽合其波流

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

疏德合於天故無天怨行順於世故無人

非我冥於物故物不累我不負幽顯有

何鬼責也

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

註動靜雖殊無心一也

疏天地也結動靜無心之義也

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

註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

疏境智冥合謂之為一物不能撓謂之為

定祇為定於一心故能王於萬國既無鬼

責有何禍崇動而常寂故魂不疲勞

一心定而萬物服

疏一心凝寂者類死灰而靜為躁君故萬

物歸伏

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

註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

通則叛

疏所以一心定而萬物服者祇言用虛靜

之智推尋二儀之理通達萬物之情隨物

變轉而未嘗不適故謂之天樂也

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為哉天樂

已

疏夫聖人之所以降迹同凡合天地之至樂者方欲畜養蒼生亭毒羣品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

疏王者宗本於天地故履載無心君主於道德故生而不有雖復千變萬化而常自無為威德如此堯之為君也

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

注有餘者閒暇之謂也

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

注不足者汲汲然欲為物用也欲為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為臣亦有餘也

疏不足者汲汲之辭有餘者閒暇之謂言

君主無為智照寬曠御用區宇而閒暇有餘臣下有為情慮狹劣各有職司為君所用匪懈在公猶恐不足是知無為有事勞逸殊塗

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

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生

注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

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

疏無為者君德也有為者臣道也若上下無為則臣僭君德上下有為則君濫臣道

君濫臣道則非主矣臣僭君德豈曰臣哉於是上下相混君臣冒亂既乖天然必招危禍故無為之言不可不察無為君也古之人貴夫無為郭注此文甚有辭理

上必無為而用天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注無為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今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

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為誰有為也

疏夫處上為君則必須無為任物用天下之才能居下為臣亦當親事有為稱所司之職任則天下化矣斯乃百王不易之道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

疏謂三王五帝淳古之君也知照明達寵落二儀而垂拱無為委之臣下知者為謀

故不自慮也

辨雖彫萬物不自說也

疏宏辯如流彫飾萬物而付之司牧終不自言也

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

注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各絲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植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無

為矣但上之無為則用下之無為則自用也

疏藝術才能冠乎海內任之良佐而不與焉夫何為焉哉玄默而已故老經云是謂用人之力

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

註所謂自爾

疏天無情於生產而萬物化生地無心於長成而萬物成育故郭注云所謂自然也帝王無為而天下功

註功自彼成

疏王者同兩儀之含育順四序以施上任萬物之自為故天下之功成矣

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

疏夫日月明晦雲雷風雨而蔭覆不測故

莫神於天囊括川原包容嶽瀆運載無窮

故莫富於地位居九五威踰萬乘日月照

臨一人總統功德之大莫先王者故老經

云域中四大王居其一焉

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

註同乎天地之無為也

疏配合也言聖人之德合天地之無為

此秉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疏連覆載之無主是以秉馭兩儀循變化

之往來故能驅馳萬物任黔黎之才用

人羣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

疏本道德也末仁義也言道德淳樸治之

根本行於上古仁義澆薄治之末藝行於

下代故云本在於上末在於下也

要在於主詳在於臣

疏要簡省也詳繁多也主道逸而簡要臣

道勞而繁冗繁冗故有為而奉上簡要故

無為而御下也

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

疏五兵者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也運

動也夫聖明之世則偃武修文連德下衰

則偃文修武偃文修武則五兵動亂偃武

修文則四民安業德之本末自此可知也

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

疏賞者軒冕榮華故利也罰者誅殲戮辱

故害也辟法也五刑者一劓二黥三剕四

宮五大辟夫道喪德衰淳偽日甚故設刑

辟以被黎元既虧理本適為教末也

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末也

疏禮法者五禮之法也數者計筭度丈尺

形者容儀名者字諱比者校當詳者定審

用此等法以養蒼生治乖淳古故為治末

也

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

疏樂者和也羽者鳥羽旄者獸毛言采鳥

獸之羽毛以飾其器也夫帝王之所以作

樂者欲下調陰陽上和時俗也古人聞樂

即知國之興亡治世亂世其音各異是知

大樂與天地同和非羽毛鍾鼓者也自三

代以下澆浪苻興賞鄭衛之淫聲棄雲韶

之雅韻遂使羽毛文采威飾容儀既非咸

池之本適是濮水之末

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

疏絰者實也衰摧也上曰衰下曰裳在首

在腰二俱有經隆殺者言禮有新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五等哭泣衣裳各有差降此是教迹外儀非情發於衷故衰之本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註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而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也

疏術能也心之所謂謂之心術也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言此之五末必須精神心智率性而動然後從於五事即非矜矯者也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註所以先者本也

疏古之人謂中古人也先本也五末之學中古有之事涉澆偽終非根本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

疏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

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

註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至理中來

非聖人之所作也

疏天地之行者謂春夏秋冬後四時行也夫天地雖大尚有尊卑況在人倫而無先後是以聖人象二儀之造化觀四序之自然故能篤君臣之大義正父子之要道也

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

疏天尊地卑不刊之位春先冬後次序懸乎舉此二條足明萬物

萬物化作萌區有狀

疏夫萬物變化未始暫停或起或伏乍生乍死千族萬種色類不同而萌兆區分各有形狀

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

疏夫春夏盛長秋冬衰殺或變生作死或化故成新物理自然非關措意故隨流任物而所造皆適

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

註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

疏二儀生育有不測之功萬物之中最爲神化尚有尊卑先後況人倫之道乎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

註言非但人倫所尚也

疏宗廟事重必據昭穆以嫡相承故尚親也朝廷以官爵尊卑鄉黨以年齒爲次第行事擇賢能用之此理必然故云大道之序

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

疏議論道理而不知次第者雖有語言終非道語既失其序不堪治物也

註所以取道爲有序也

疏既不識次第雖語非道於何取道而行理之邪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註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也

疏此重開大道次序之義言古之明開大道之人先明自然之理為自然是道德之本故道德次之

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

註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也

疏失德後仁失仁後義故仁義次之

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註理適而不失其分也

疏既行兼愛之仁又明裁非之義次令各

守其分不相爭奪也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註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也

疏形身也各守其分不相傾奪次勸修身

致其名譽也

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註無所復改

疏雖復勸令修身以致名譽而皆須因其

素分任其天然不可矯性偽情以要令問

也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註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

疏原者怨免省者除廢雖復因任其本性而不無其德過故宣布之愼澤宥免其辜也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

註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

疏雖復赦過宥罪而人心漸薄次須示其

是非以為鑒誠也

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

註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

於天而末極於斯

疏是非既明藏否斯見故賞善罰惡以勗

黎元也

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

註官各當其才也

疏用此賞罰以次前序而為治方者智之

明照安處各得其宜才之高下貴賤咸履

其位

賢不肖襲情

註各自行其所能之情

疏仁賢智也不肖愚也襲用也主上聖明化導得所雖復賢愚各異而咸用本情終不舍已效人矜夸炫物也

必分其能

註無相易業

疏夫性性不同物物各異藝能固別才用

必分使之如器無不調適也

必由其名

註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

疏夫名以召實而由實故名若使實不當

名則名過其實今明名實相稱故云必由其名也

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

疏以用也言用以前九法可以為臣事上

為君畜下外以治物內以修身也

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疏至默無為委之羣下塞聰閉智歸之自然可謂太平之君至治之美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疏先本也言形名等法蓋聖人之應迹耳不得已而用之非所以迹也書者道家之書既遭秦世焚燒今檢亦無的據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註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疏夫為治之體必隨世污隆而世有澆薄故治亦有寬急是以五變九變可舉可言苟其不失次序則是太平至治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疏驟數也速也季世之人不知倫序數語形名以為治術而未體九變以自然悉宗但識其末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

疏速論賞罰以此駁時唯見枝條未知根本始猶本也互其名耳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註治人者必順序

疏迂逆也不識治方不知次序顛倒道理迂逆物情適可為物所治豈能治物也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

註治道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其先後之序耳疏夫形名賞罰此乃知治之具度非知治之要道也

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

註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疏若以形名賞罰可施用於天下者不足以用於天下也斯乃苟飾華辭浮游之士一節曲見偏執之人未可以議通方悟於大道者也

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註寄此事於羣才斯乃畜下也疏重疊前語古人有之但寄羣下而不親預故是臣下之術非主上養民之道總結

一章之意以明本末之旨歸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子之用心何如若為用心以合大道也堯曰吾不教無告

註無告者所謂頑民也疏教侮慢也無告謂頑愚之甚無堪告示也堯答舜云縱有頑愚之民不堪告示我亦殷勤教誨不教慢棄舍也故老經云不善者吾亦善之教亦有作傲字者舍不用也○

不廢窮民註恒加恩也疏百姓之中有貧窮之者每加拯恤此心不替也

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疏孺子猶稚子也哀憐也民有死者輒悲苦而慰之稚子小兒婦人孤寡並皆矜憐善嘉養恤也此吾所以用心已

疏已止也總結以前問答舜問我之用心止盡於此

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

疏用心為治美則美矣其道優劣未足稱大既領堯答因發此議

堯曰然則何如

疏堯既被譏因茲請益治道之大其術如何

舜曰天德而出寧

註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

○疏化育之方與玄天合德迹雖顯著心恒寧靜

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

註此皆不為而自然也

疏經常也夫日月盛明六合俱照春秋涼

暑四序運行晝夜昏明雲行雨施皆天地

之大德自然之常道者也既無心於偏愛

豈有情於養育帝王之道其義亦然

堯曰膠膠擾擾乎

註自嫌有事

疏膠膠擾擾皆亂之貌也領悟此言曰嫌多事更相發起聊此搗謙

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疏堯自謙堯推讓於舜故言子之盛德遠

合上天我之用心近符人事堯舜二君德

無優劣故寄此兩聖以顯方治耳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

疏自此已下莊生之辭也夫天覆地載生

育羣品域中四大此當二焉故引古證今

○歎美其得

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

疏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知軒項唐虞皆

以德合天地為其美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疏言古之懷道帝王何為者哉蓋無心順

物德合二儀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

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

往因焉

疏姓仲名由字子路宣尼弟子也宣尼親

周德已衰不可匡輔故將已所修之書欲

藏於周之府藏庶當來君王為治化之術

故與門人謀議詳其可否老君姓李名聃

為周之微藏史猶今之秘書官職典墳籍

見周室版蕩所以解免其官歸休靜處故

子路咨勸孔子何不暫試過往因而問焉

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

疏老子知欲藏之書是先聖之已陳芻狗

不可久留恐亂後人故云不許

○於是緒十二經以說

疏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此

六經也又加六緯合為教十二經也委曲

敷演故緒履說之

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

疏中其說者許其有理也大謾者嫌其繁

謾太多請簡要之術也

孔子曰要在仁義

疏經有十二乃得繁益切要而論莫先仁

義也

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

疏問此仁率性不乎

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

疏然猶如此言仁義是人之大性也賢人

君子若不仁則名行不成不義則生道不立故知仁義是人之真性又將何爲是疑之也邪

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

疏前言仁義是人之真性今之重問請解

所由也

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註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也故寄孔老以正之

疏愷樂也忠誠之心願物安樂慈愛平等

兼濟無私允合人情可爲世教也

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

註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也

疏意不平之聲也幾近也迂曲也後發之言近乎浮偽故與意歎以長不平夫至人

推理直前無心思慮而汝存情兼愛不乃私曲乎

無私焉乃私也

註世所謂無私者釋已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已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

疏夫兼愛於人欲人之愛已也此乃甚私何公之有邪

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

疏牧養也欲使天下蒼生咸得本性者莫若上下各守分自全恬養則大治矣牧

有本作放字者言君王但放任羣性則天下太平也

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

疏夫天地覆載日月照臨星辰羅列此並

自然之理也非關人事豈唯三種萬物悉然但當任之莫不備足何勞措意妄爲矜

矯也

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

註皆已自足

疏有識禽獸無情草木各得生立各有羣分豈資仁義方獲如此

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而至矣

註不待於兼愛也

疏循順也放任已德而逍遙行世順於天

道而趨步人間至極妙行莫過於此也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士子焉

註無由得之

疏偈偈勵力貌也揭儻負也亡子逃人也言孔丘勉勵身心儻負仁義強行於世以

教蒼生何異乎打擊大鼓而求亡子是以鼓聲愈大而亡者愈離仁義彌彰而安

道彌遠故無由得之

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註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

念之則亂真矣

疏亡子不獲罪在鳴鼓真性不明過由仁

義故發意歎總結之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趵而不敢息

疏姓士字成綺不知何許人舍逆旅也所  
脚生泡漿創也成綺素聞老子有神聖之  
德故不辭艱苦慕義遠來百經旅舍一不  
敢息途路既遠足生重趼

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

註言其不惜物也

疏昔時籍其謂是至人今日親觀知無聖  
德見其鼠穴土中有餘殘蔬菜嫌其穢惡  
故發此譏也

而棄妹不仁也

註無近恩故曰棄

疏妹猶昧也闇昧之徒應須誘進棄而不  
教豈曰仁慈也

生熟不盡於前

註至足故恒有餘

疏生謂粟帛熟謂飲食充足之外不復繫  
懷所以飲食資財目前狼藉且大聖寬弘  
而不拘小節士成膚瑣以此為非細碎之  
間打量真聖可謂以螺酌海焉測淺深也  
而積斂無崖

註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  
疏既有聖德為物所歸故供給聚斂略無  
崖岸浩然無心積散任物也

老子漠然不應

註不以其言槩意

疏塵垢之言豈曾入耳漠然虛淡何足介

懷

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  
心正卻矣何故也

註自怪刺譏之心所以懷也

疏卻空也息也昨日常來妄生譏刺今時  
思省方覺已非所以引過責躬深懷慙竦

心之空矣不識何邪

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

註脫過去也

疏夫巧智神聖之人者蓋是迹非所以迹  
也汝言我欲於聖人乎我於此久以免脫  
汝何為乃謂我是聖非聖邪老君欲抑成  
綺之識心故示以息迹歸本也郭注云脫  
過去也謂我於聖已得過免而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  
之馬

註隨物所名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

註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

再受其殃

註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  
所以再受其殃也

疏昨日汝喚我作牛我即從汝喚作牛喚  
我作馬我亦從汝喚作馬我終不拒且有

牛馬之實是一名也人與之名諱而不受

是再殃也譏刺之言未甚牛馬是尚不諱  
而況非乎

吾服也恒服

註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故能

不變其容

疏郭注云服者容行之謂也老君體道大  
聖故能制服身心行行客受呼牛呼馬唯  
物是從此乃恒常非由措意也  
吾非以服有服



註有為之則不能怕服

疏言我率性任真自然容受非聞有心用意方得而然必也用心便成矯性既有作豈曰無為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

疏成綺自知失言身心漸愧於是鴈行斜步側身避影隨逐老子之後不敢履躡其迹乃徐進問請修身之道如何

老子曰而容豈然

註進趨不安之貌

疏而汝也言汝莊飾容貌李駘於人自為崖岸不能舒適

而目銜然

註銜出之貌

疏心既不安目亦馳動故左盼右睇睢盱

充拙也

而頽頽然

註高露發美之貌

疏頽頽高亢顯露華飾持此容儀矜教於物

而口闕然

註德審之貌

疏郭注云德審之貌也謂忘性強梁言語雄猛夸張德審使人可畏也

而狀義然

註踈踈自持之貌

疏義宣也踈踈驕豪實乖曲禮而修飭容狀自然合宜也

似繫馬而止也

註志在奔馳

疏形雖矜莊而心性踈踈猶如逸馬被繫意存奔走

動而持

註不能自舒故也

疏馳情逐境觸物而動不能任適無事拘持

發也機

註趣舍速也

疏機弩牙也攀緣之心過境而發其發猛速有類弩也

察而審

註明是非也

疏不能虛遣違順兩忘而明察是非域心審是

知巧而觀於泰

註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朴

疏泰多也不能忘巧忘知觀無為之一理而詐知詐巧見有為之多事

凡以為不信

註凡此十事以為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皆非修身之道也

疏信實也言此十事皆是虛詐之行非真實之德也

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

註亦如汝所行非正人也

疏竊賊也邊蕃境域忽有一人不憚憲章但行竊盜內則損傷風化外則阻隔蕃情盡政害物莫斯之甚成綺之行其根亦然舉動睢盱猶如此賊也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  
疏莊周師老君故呼為夫子也終窮也二  
儀雖大猶在道中不能窮道之量秋毫雖  
小待之成體此則於小不遺既其能小能  
大故知備在萬物

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

疏既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貫穿萬物囊括

二儀故廣廣歎其寬博淵乎其深遠

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疏夫形德仁義者精神之末迹耳非所以

迹也救物之弊不得已而用之自非至聖

神人誰能定其粗妙邪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

註用世故不患其大也

疏聖人威跨萬乘王有世界位居九五不

亦大乎而姑射汾陽忘物忘已即動即寂

何四海之能累乎

天下奮揀而不與之偕

註靜而順之

疏揀權也偕俱也社稷顛覆宇內崩摧趨

世之人奮動權揀必靜而自守不與並逐  
也

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

註任真而直往也

疏志性安靜委命任真榮位既不關情財

利豈能遷動也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

疏夫聖人靈鑒洞徹窮理盡性斯極物之

真者也而應感無方動不傷寂能守其本

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

疏雖復握圖御寓總統羣方而忘外二儀

遺棄萬物是以為既無為事既無事心閑

神王何因弊之有

通乎道合乎德

疏淡泊之心通乎至道虛忘之智合乎上

德斯乃境智相會能所冥符也

退仁義

註進道德也

賓禮樂

註以情性為主也

疏退仁義之澆薄進道德之淳和賓禮樂  
之浮華主無為之虛淡

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註定於無為也

疏恬淡無為而用不乖寂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

疏道者言說書者文字世俗之人說見得

淺或託語以通心或因書以表意持許往

來以為貴重不知無足可言也

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

疏所以致書貴宣於語所以宣語貴表於

意也

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疏隨從也意之所出從道而來道既非色

非聲故不可以言傳說

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

為其實非其貴也

註其實恒在意言之表

疏夫書以載言言以傳意而來世之人心

靈暗塞遂貴言重書不能忘言求理故雖

貴之哉猶不足貴者為言書精粕非可貴之物也故郭注云其貴恒在意之表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

註得彼情唯忘言遺書者耳

疏夫目之所見莫過形色耳之所聽唯在名聲而世俗之人不達至理謂名言聲色

盡道情實豈知玄極視聽莫倍愚惑如此深可悲歎郭注云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者也

○

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註此絕學去知之意也

疏知道者忘言貴德者不知而聾俗愚迷豈能識悟唯當達者方體之矣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

疏桓公齊桓公也輪車輪也扁匠人名也斲斫也釋放也齊君既讀輪扁打車貴賤不同事業各異乃釋放其具方事實疑

欲明至道深玄不可傳集故寄桓公匠者略顯忘言之致也

公曰聖人之言也

疏所謂憲章文武祖述堯舜是聖人之言曰聖人在乎

○

疏又問聖人見在以不

公曰已死矣

疏答曰聖人雖死厥教尚存焉

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疏夫酒滓曰糟漬糟曰粕夫醇酎比乎道

○

德糟粕方之仁義已陳腐何足云

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

疏貴賤禮隔不可輕言庸妄之夫輒敢議

論說若有理方可免辜其如無辭必獲死

罪

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

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

疏甘饒也苦急也數術也夫斲輪失所則

罕固若使得宜則口不能言也況之理教其義亦然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註此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

疏喻曉也輪扁之術不能示其子輪扁之子亦不能稟受其教是以行年至老不勉

斤斧之勞故知物各有性不可倣効

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

註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

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疏夫聖人制法利物隨時時既不停法亦隨變是以古人古法淪殘於前今法今人

自興於後無容執古聖迹行乎今世故知

所讀之書定是糟粕也

○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五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五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六

善二

河 南 郭象 註

唐 西華法師 成玄英 疏

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

註不運而自行也

疏言天稟陽氣清淨在上無心運行而自

動之也

地其處乎

註不處而自止也

疏地稟陰氣濁沈在下亦無心寧靜而自

止

日月其爭於所乎

註不爭所而自代謝也

疏晝夜照臨出沒往來自然如是既無情

於代謝豈有心於爭處

孰主張是

疏孰誰也是者指斥前文也言四時八節

雲行雨施覆育蒼生亭毒群品誰為主宰

而施張乎此一句解天運

孰維綱是

註皆自爾

疏山嶽產育川源流注包容萬物運載無

窮春生夏長必無差忒是誰維持綱紀故

得如斯此一句解地處也

孰居無事推而行是

註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

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自行耳

疏夫日月代謝星辰朗耀各有度數咸由

自然誰安居無事推算而行之乎此一句

解日月爭所已前三者並假設疑問顯發

幽微故知皆自爾耳無物使之然也

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

疏機關也緘閉也玄冬肅殺夜宵暗昧以

意億度謂有主司關閉事不得已致令如

此以理推者皆自爾也方地不動其義亦

然也

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註自爾故不可知也

疏至如青春氣發萬物皆生晝夜開明六

合俱照氣序運轉致茲生育尋其理趣無

物使然圓天運行其義亦爾也

雲者為雨乎兩者為雲乎

註二者俱不能相為各自爾也

疏夫氣騰而上所以為雲雲散而下流潤

成雨然推尋始末皆無攸輦故知二者不

能相為

孰隆施是

疏隆興也施廢也言誰興雲雨而洪注滂

沱誰廢甘澤而致茲亢旱也

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

疏誰安居無事自勵勸彼作此淫雨而快

樂邪司馬本作倦字

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

居無事而披拂是

疏彷徨迴轉之貌也噓吸猶吐納也披拂

猶扇動也北方陰氣起風之所故云北方

夫風吹無心東西任道或彷徨而居空裏

或噓吸而在山中披拂升降略無定準孰

居無事而為此乎蓋自然也

敢問何故

註設問所以自爾之故

疏此句總問以前有何意故也

巫咸招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

註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

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無所稍問

其故也但當順之

疏巫咸神巫也為殷中宗相招名也六極

謂六合四方上下也五常謂五行金木水

火土人倫之常性也言自然之理有此六

極五常至於日月風雲例皆如此但當任

之自然具足何為措意於其間哉

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

註夫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

疏夫帝王者上符天道下順蒼生垂拱無

為因循任物則天下治矣而逆萬國之歡

心乖二儀之和氣所作凶勃則禍亂生也

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

疏九洛之事者九州聚落之事也言王者

應天順物馭用無心故致天下太平人歌

擊壤九州聚落之地治定功成八荒夷狄

之邦道圓德備既合二儀覆載萬物又齊

三景照臨下土

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註順其自爾故也

疏道合自然德均造化故衆生樂推而不

厭百姓荷戴而不辭可謂返樸還淳上皇

之治也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

疏宋朱殷後故商即宋國也太宰官號名

盈字蕩方欲決已所疑故問仁於莊子

莊子曰虎狼仁也

疏仁者親愛之迹夫虎狼猛獸猶解相親

足明萬類皆有仁性也

曰何謂也

疏太宰未達深情重問有何意謂

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

疏父子親愛出自天然此乃真仁何勞再

問

曰請問至仁

疏虎狼親愛厥義未弘故請至仁庶聞深

旨

莊子曰至仁無親

註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體非有

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處下府藏居內皮

毛在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

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

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

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

疏夫至仁者忘懷絕慮與太虛而同體混

萬物而為一何親疎之可論乎泊然無心

而順天下之親疎也

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

至仁不孝可乎

疏夫無愛無親便是不孝謂至仁不孝於

理可乎商蕩不悟深旨遂生淺惑莊生為

其顯折義列下文

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

註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耳

疏至仁者忘義忘仁可貴可尚豈得將愛

敬近迹以語其心哉固不足以言也  
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註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  
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

疏商湯之間近滯域中莊生之答遂超方

外故知親愛之旨非過孝之談封執名教  
不及孝之言也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  
則去之遠也

註冥山在乎比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

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  
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

疏郢地居南冥山北故郭注云冥山在乎  
北極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  
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彰而

愈非至道此注甚明不勞更釋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

疏夫敬在形迹愛率本心由天性故難  
迹關人情故易也

以愛孝易而忘親難

疏夫愛孝雖難猶滯域中未若忘親澹然  
無係忘既勝愛有復劣無以此格量難易  
明之矣

忘親易使親忘我難

疏夫騰猿斷腸老牛欲犢恩慈下沈物之

恒性故子忘親易親忘子難自非達道孰  
能行此

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  
下兼忘我難

註夫至仁者百節皆通則終日不自識也

聖人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  
耳自得其為則衆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

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  
乎斯所謂兼忘也

疏夫兼忘天下者兼萬衆如脫屣也使天

下兼忘我者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夫垂

拱汾陽而游心姑射揖讓之美貴在虛忘

此兼忘天下者也方前則難比後便易未  
若忘懷至道息智自然將造化而同功與

天地而合德者故能恣萬物之性分順百

姓之所為大小咸得飛沈不喪利澤潛被  
物皆自然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當是時也

主其安在乎此使天下兼忘我者也可謂  
軒頊之前淳古之君耳其德不見故天下

忘之斯則從劣向優自粗入妙遺之又遺

玄之又玄也

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

註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  
心則非自得也

疏遺忘棄也言堯舜二君盛德深遠而又

忘其德任物不為斯解兼忘天下難  
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

註泯然常道

疏有利益恩澤惠潤羣生萬世之後其德  
不替而至德潛被日用不知斯解使天下

兼忘我難也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

註失於江湖乃思濡沫

疏太息猶嗟歎也夫盛德同於堯舜尚能

遺忘不自顯豈復太息言於仁孝嗟歎於

陳述乎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

疏悌順也德者真性也以此上八事皆矯性偽情勉強勵力已效人勞役其性故不足多也

故曰至貴國爵并焉

註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身身猶忘之

況國爵乎斯貴之至

疏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爵祿者本為身也身猶忘之況爵祿乎斯至貴者也

至富國財并焉

註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者也

疏至富者知足者也知足之人以不貪為寶縱令傾國資財亦棄而不用故老經云

知足者富斯之謂也

至顯名譽并焉

註所至顯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

疏夫至顯者莫過適性也既一毀譽混榮

辱忘物我泯是非故今問聲名視之如涕唾也

是以道不渝

註去華取實故也

疏淪變也薄也既忘富貴又遺名譽是以

道德淳厚不隨物變也

北門咸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疏姓北門名咸黃帝臣也欲明至樂之道

故寄此二人更相發起也咸池樂名張施

也咸和也大也洞庭之野天地之間非太湖之洞庭也

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息卒聞之而惑

疏息退息也卒終也復重也惑聞也不悟

至樂初聞之時懼然驚悚再聞其聲想悟

音旨故懼心退息最後聞之知至樂與二

儀合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心無分別

有同暗惑者也

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註不自得坐忘之謂也

疏蕩蕩平易之容默默無知之貌第三聞之體悟玄理故蕩蕩而無偏默默而無知

茫然坐忘物我俱喪乃不自得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微之以天行

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

註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

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

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

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

疏殆近也奏應也微順也禮義五德也太

清天道也黃帝既允門成第三聞樂體悟

玄道忘知息慮是以許其所解故云汝近

自然也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

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

四時太和萬物雖復行於禮義之迹而忘

自然之本者也此是第一奏也

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歲一衰文武倫經

疏循順倫理經常也言春夏秋冬更迭而

起一初物類順序而生夏盛冬衰春秋

武生殺之理天道之常但常任之斯至樂

矣

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

註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但當順不奪則至樂全

疏清天也濁地也陰升陽降二氣調和故

施生萬物和氣流布三光照燭此謂至樂

無聲之聲

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

註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

疏仲春之月蟄蟲始啓自然之理驚之雷

霆所謂動靜順時因物或作至樂具合斯道也

其卒無尾其始無首

註運轉無極

疏尋求自然之理無始無終討論至樂之

聲無首無尾故老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

之不見其後

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

註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也

疏償仆也夫盛衰生死虛盈起復變化之

道理之常數若以變化為常則所謂常者無窮也

而一不可待故懼也

註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

悚聽也

疏至一之理絕視絕聽不可待之以聲色

故初聞懼然也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

註所謂用天之道

疏言至樂之聲將陰陽合其序所通生物

與日月齊其明此第二奏也

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

常

註齊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

疏順羣生之脩短任萬物之柔剛齊變化

之一理豈守故而執常

在谷滿谷在阮滿阮

註至樂之道無不周也

疏至樂之道無所不徧乃阮乃谷悉皆盈

滿所謂道無不在所在皆無也

塗郤守神

註塞其兌也

疏塗塞也郤孔也關心知之孔郤守凝寂

之精神郭注云塞其兌也

以物為量

註大制不割

疏量音亮大小脩短隨物器量終不制割

而從已也

其聲揮綽

註所謂闡諧

疏揮動也綽寬也同雷霆之震動其聲寬

也

其名高明

註名當其實則高明也

疏高如上天明如日月聲既廣大名亦高

明

是故鬼神守其幽

註不離其所

疏人物居其顯明鬼神守其幽昧各得其

所而不相撓故老經云以道利天下其鬼



不神也

日月星辰行其紀

註不失其度

疏三光朗耀依分而行綱紀上玄必無差

忒也

吾止之於有窮

註常在極上任也

疏止住也窮極也雖復千變萬化而常居

玄極不離妙本動而常寂也

流之於無止

註隨變而往也

疏流動也應感無方隨時適變未嘗執守

故寂而動也

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

之而不能及也

註故闡然恣使化去

疏夫至樂者真道也欲明道非心識故謀

慮而不能知道非聲色故瞻望而不能見

道非形質故追逐而不能逮也

儻然立於四虛之道

註弘敞無偏之謂

疏儻然無心貌也四虛謂四方空大道也

言聖人無心與至樂同體立忘弘敞搜物

無偏包容萬有與虛空而合德

倚於樛梧而吟

註無所復為也

疏弘敞虛容忘知絕慮故形同樛木心若

死灰道遠無為且吟且詠也

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

已矣

註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

疏夫目知所見蓋有涯限所以稱窮力馳

逐亦有分齊所以稱屈至樂非心色等法

不可以根窮故吾知盡其不及故止而不

逐也心既有限故知愛無名此覆前子欲

慮之等文也

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委蛇故急

註夫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

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息也

疏夫形充空則與虛空而等量委蛇任性

故順萬境而無心所謂懷體出聰離形去

智者也只為委蛇任性故悚懼之情息息

此解第二聞樂也

吾又奏之以無息之聲

註意既息矣乃復無息此其至也

疏再聞至樂任性遠逸悚懼之心於焉息

息雖復賢於初聞猶自不及後聞故奏無

息之聲斯則以無遺息故郭注云意既息

矣乃復無息此其至者也此是第三奏也

調之以自然之命

註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然耳

疏調和也凡百蒼生皆以自然為其性命

所以奏此咸池之樂者方欲調造化之心

靈和自然之性命也已

故若混逐叢生

註混然無係隨後而生

疏混同生出同風物之動吹隨叢林之出

聲也

林樂而無形

註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

疏夫叢林地籟之聲無心而成至樂適於性命而已豈復有形也

布揮而不曳

註自布耳

疏揮動四時布散萬物各得其所非由牽曳

曳

幽昏而無聲

註所謂至樂

疏言至樂寂寥起於視聽故幽冥昏闇而無聲響矣

動於無方

註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

疏夫至樂之本雖復無聲而應動隨時實無方所斯寂而動之也

居於窈冥

註所謂寧極

疏雖復應物隨機千變萬化而深根寧極恒處窈冥斯動而寂也

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

流散從不主常聲

註隨物變化

疏夫春生冬死秋實夏榮雲行雨散水流風從自然之理日新其變至樂之道豈常主聲也

世疑之稽於聖人

註明聖人應世非唱也

疏稽留也夫聖人者譬幽谷之響明象之照對之不知其所以來絕之不知其所以往物來斯應應而忘懷豈預前作法而留心應世故行留散從不主常聲而世俗之人妄生疑惑也

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

註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

疏所言聖者更無他義也通有物之情順自然之命故謂之聖

物豈措意而後能為故五藏職司素分備足天樂之發其在茲也

無言而心悅

註心悅在適不在言也

疏體此天和非由措意故心靈適悅而妙絕名言也

故有茲氏為之頃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哉也

註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

疏茲氏神農也義此至樂為之章頌大音希聲故聽之不聞大象無形視之不見道無不在故充滿天地二儀大無不包故囊括六極六極六合也假欲留音聽之亦不可以耳根承接是故體茲至樂理趣幽微心無分別事同愚惑也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樂

註懼然悚聽故是樂耳未大和也

疏以下重釋三奏三聽之意結成至樂之道初聞至樂未悟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

道初聞至樂未悟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

道初聞至樂未悟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

道初聞至樂未悟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

道初聞至樂未悟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

道初聞至樂未悟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

道初聞至樂未悟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

道初聞至樂未悟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

道初聞至樂未悟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

道初聞至樂未悟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

道初聞至樂未悟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

道初聞至樂未悟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

道初聞至樂未悟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

道初聞至樂未悟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

道初聞至樂未悟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

道初聞至樂未悟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

釋是故禍崇之也  
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道

註迹稍滅也

疏再聞之後情意稍悟欲懼心急退其迹  
通滅也

卒之於惑惑故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  
也

註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

疏最後聞樂靈府淳和心無分別有同闇  
惑蕩蕩然然類彼愚迷不怠不懼雅符真

道既而運載無心與物俱至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  
為奚如

疏衛本昆吾之邑又是康叔之封自魯適  
衛故曰西遊師金魯太師名金也奚何也

言夫子行仁義之道以化衛侯未知此術  
行用可不邪

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疏言仲尼敏哲明敏才智可惜守先王之  
聖迹執堯舜之古道所以頻遭辛苦屢致

困窮

顏淵曰何也

疏問窮之所以也

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  
繡尸祝齋戒以將之

疏此下譬喻凡有六條第一芻狗第二舟  
車第三桔槔第四榼梨第五狙猿第六妍

醜芻狗草也謂結草為狗以解除也衍筭  
也尸祝巫師也將送也言芻狗未陳盛以

篋筭之器覆以文繡之中致齋潔以表誠  
展如在之將送庶其福祉貴之如是

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  
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

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  
註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

疏踐履也首頭也脊背也取莫曰蘇爨炊  
也昧魔也言芻狗未陳致斯肅敬既祭之

後棄之路中故行人履踐其頭脊蘇者取  
供其炊爨方將復取而貴之盛於篋衍之

中覆於文繡之下教游居處寢卧其儔假

今不致惡夢必當數數遭魔故郭注云廢  
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  
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  
是非其夢邪

疏此合芻狗之譬并合孔子窮義也先王  
謂堯舜禹湯先代之帝王也憲章文武祖

述堯舜而為教迹故集羣弟子教游於仁  
義之域卧寢於禮信之鄉古法不可執留

事同已陳芻狗伐樹於宋者孔子曾遊於  
宋與門人講說於大樹之下司馬桓魋欲

殺夫子夫子去後桓魋惡其坐處因伐樹  
焉削剗也夫子嘗遊於衛衛人疾之故剗

削其迹不見用也商是殷地周是東周孔  
子歷聘曾因於此良由執於聖迹故致斯

弊狼狽如是豈非惡夢邪

圓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  
非其昧邪

註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夫  
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

為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

疏當時楚昭王聘夫子夫子領徒宿於陳蔡之地蔡人見徒衆極多謂之為賊故與兵圍繞經乎七日糧食罄盡無復炊爨從者餓病莫之能與憂悲困苦鄰乎死之豈

非遭於已陳芻狗而壓邪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

疏夫舟行於水車行於陸致於千里不足為難若推舟於陸求其運載終沒一世不可數尺

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

疏此合諭也斬求也亦今古代殊豈異乎

水陸周魯地異何異乎舟車

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註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

疏方猶常也傳轉也言夫子執先王之述行衰周之世徒勞心力卒不成功故削迹伐樹身遭殃禍也夫聖人之智接濟無方千轉萬變隨機應物未知此道故聖斯禍也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

疏桔槔挈水木也人牽引之則俛下捨放之則仰上俛仰上下引捨以人委順無心

故無罪夫人能虛已其義亦然也

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註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

疏矜美也夫三皇五帝步驟殊時禮義威儀不相必襲義在逗機不治以定不貴率

今以同古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疏夫相梨橘柚甘苦殊殊至於散爵而皆

可於口譬三皇五帝澆淳異世至於為政咸適機宜也

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

註彼以為美而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

疏帝王之迹蓋無常準應時而變不可執留豈得膠柱刻船居今行古也

今取後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斲齧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後狙之異乎周公也

疏慊足也周公聖人譬淳古之世狙後狡獸諭澆競之時是以禮服雖華後狙不以為美聖迹乃貴末代不以為尊故毀禮服後狙始慊其心棄聖迹著生方適其性

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疏西施越之美女也貌極妍麗既病心痛顰眉苦之而端正之人體多宜便因其顰

蹙更益其美是以閭里見之彌加愛重鄰

里醜人見而學之不病強嘖倍增其陋故  
富者惡之而不出貧人棄之而遠走捨已  
效物其義例然則述伐樹皆學嘖之過也  
彼知美嘖而不知嘖之所以美

註況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  
過而不棄則醜人也

疏所以猶所由也嘖之所以美者由乎西  
施之好也彼之醜人但美嘖之麗雅而不  
知由西施之妹好也

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疏總會後文結成其旨窮之事迹章中具  
載矣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  
老聃

疏仲尼雖領徒三千號素王而盛行五德  
未聞大道故從魯之沛自北徂南而見老  
君以詢玄極故也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  
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

疏聞仲尼有當世賢能未知頗得至道不

答言未得自楚望魯故曰北也

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

疏問於何處尋求至道

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

疏數算術也三年一閏天道小成五年再

閏天道大成故言五年也道非術數故未

得之也

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

疏更問求道用何方法

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

註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

疏十二年陰陽之一周也而未得者明以

陰陽取道而道非陰陽故下文云中國有

人非陰非陽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

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

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

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

他也

疏夫至道深玄妙絕言象非無非有不自

不他是以不進獻於君親豈得告於子弟

所以然者無他由也故記孔老二君聖以

明玄中之玄也

中無主而不止

註心中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

疏若使中心無受道之主假令聞於聖說

亦不能止住於胃懷故知無他也

外無正而不行

註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己者也故未嘗

通也

疏中既無受道之心故外亦無能正於己

者故不可行也

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

註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

乃出耳

疏由從也從內出者聖人垂迹顯教也良

由物能感聖故聖人不應若使外物不能

稟受聖人亦終不出教

甘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註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性可學

成然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

疏隱藏也由外入者習學而成性也由其外稟聖教冥在心中若使素無受入之心則無藏於聖道

名公器也

註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

疏名鳴也公平也器用也名有二種一是命物二是毀譽今之所言是毀譽名也不可多取

註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也

疏夫今譽善名天下共用必其多取則矯飾過實而爭競斯起也

仁義先王之遠盛也

註猶傳舍也

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

註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故遊寄而過去則冥若無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偽生偽生而責多矣  
疏蓬廬遠旅傳舍也觀見也亦久也夫蓬

廬舍客不可久停仁義禮智用訖宜廢客停久疵累生聖迹留過責起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註隨時而變無常迹也  
以遊道途之墟

疏古之真人和光降迹逗機而行博愛應物而用人群何異乎假借塗路寄託宿止

暫時游寓蓋非真實而動不傷寂應不離真故恒道遠乎自得之場彷徨乎無爲之境

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

註苟且也簡略也休施與也知止知足食於苟簡之田不損已物立於不貸之圃而言田圃者明是聖人養生之地

道遠無爲也

註有爲則非仁義

苟簡易養也

註且從其簡故易養也  
疏只爲逍遙累盡故能無爲恬淡苟簡苟且簡素自足而已故易養也

不貸無出也

註不貸者不損已以爲物也

疏不損我以益彼故無所出此三句覆釋前義也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註遊而任之斯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偽矣  
疏古者聖人行苟簡等法謂是神采真實而無假偽逍遙任適而隨化救游也

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

註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

疏夫是富非貧貪於貨賄者豈能讓人財祿是顯非隱滯於榮位者何能與人名譽

親愛權勢矜夸於物者何能與人之柄柄權也唯厭穢風塵擅祿榮利者故能棄之若遺

操之則慄舍之則悲

註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

疏操執權柄悉失所以戰慄捨去威力喪去所以憂悲

而一無所鑒以聞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註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爲戮

疏是富好權之人心靈愚暗唯滯名利一無鑒識豈能聞見玄理而休心息智者乎如是之人雖復楚戮未加而情性以困故是自然刑戮之民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

疏夫怨敵必救恩惠須償分內自取分外與他臣子諫上君父教下應青春以生長順素秋以殺罰此八者治正之器不得不

唯循大變無所滯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註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疏循順也滯塞也唯當順於大理隨於變化達於物情而無滯塞者故能用八事治

之正事合於正理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之不能如是者天機之門擁而弗開天門心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喙膚則通夕不寐矣

註外物如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

疏仲尼滯於聖迹故發辭則語仁義夫播糠眯目目暗故不能辯東西蚊虻喙膚痛則徹宵不睡是以外物雖微爲害必巨

況乎仁非天理義不率性捨己效他喪其本性其爲害也豈眯目喙膚而已哉喙齧也

夫仁義愔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註尚之以加其性故亂

疏仁義情毒甚於蚊虻憤憤吾心令人煩悶擾亂物性莫大於此一本亦作憤字者

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

註質全而仁義著

註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乘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

疏放縱任也欲使蒼生喪其淳樸之性者莫若絕仁棄義則反與我極也仲尼亦宜放無爲之風教隨機務而應物總虛妄之至德立不測之神功亦有作放方往反放

依也

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註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

疏建擊傑傑用力貌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何異乎打大鼓以求逃亡之子故鼓聲大而亡子遠仁義彰而道德廢也

夫鶴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黥而黑

註自然各已足

黑白之卦不足以爲辯

註俱自然耳無所偏向

疏浴洒也染緇曰黔黔黑也辯者別其勝負也夫鶴白鳥黑稟之自然豈須日日浴染方得如是以言物性其義例然然黑白

素樸各足於分所遇斯適故不足於分所以論勝負亦言辨變也黑白分定不可變白為黑也

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

註夫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

疏修名立譽招物觀視此乃狹劣何足自多唯恐遺名譽方可稱大耳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

註言仁義之舉皆生於不足

不若相忘於江湖

○ 註斯乃忘仁而仁者也

疏此總結前文斥仁義之弊夫泉源枯竭魚傳沫以相濡撲散渾離行仁義以濟物及其江湖浩蕩各足所以相忘道德深玄得性所以虛淡既江湖比於道德濡沫方

於仁義以此格量故不同日而語矣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

疏老子方外大聖變化無常不可測量故無所談說也

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

疏不的姓名直云弟子當是升堂之類共發此疑既見老子應有規誨何所聞而三日而不談也

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 註謂老聃能變化

疏夫龍之德變化不怕以沉至人隱蹟無定故本合而成妙體窈冥迹散而起文章煥爛

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

○ 註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

疏言至人乘雲氣而無心順陰陽而養物也

予口張而不能言予又何規老聃哉

疏喟合也心懼不定口開不合復何容暇

○ 聞規訓之言乎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

疏言至人其處也若死尸之安居其出也似龍神之變見其語也如雷霆之振響其

默也類玄理之無聲是以奮發機動同二儀之生物者也既而或處或出或語或默豈有出處語默之異而異之哉然則至人必有出處默語不言之能故仲尼見之口而不能合

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

疏賜子貢名也子貢欲至觀至人龍德之相遂以孔子聲教而往見之

老聃方將侶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

○ 疏倨企也運時也老子自得從容故企堂

教誕物感斯應發微其言子年衰邁可以教戒我乎

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

疏澆淳漸異步驟有殊用力用兵逆順斯異故云不同聲名令聞相係一也先生乃

排三王爲非聖有何意旨可得聞乎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

疏汝少進前說不同所由



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

疏堯舜二人即是五帝之數自夏禹以降便是三王舜讓舜舜讓禹禹治水而用力

湯伐桀而用兵文王拘姜里而順商辛武

王渡孟津而逆殷紂不以之狀可略言焉

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

疏三皇者伏羲神農黃帝也五帝少昊顓

頊高辛唐虞也治天下之治列在下文

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

註若非之則強哭

疏三皇行道人心淳一不獨親其親不獨

子其子故親死不哭而世俗不非必也非之則強哭者衆

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

註殺降也言親疏有降殺

疏五帝行德不及三皇使父子兄弟更相親愛為降殺之服以別親疏既順人心亦不非毀

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

註教之速也

疏舜是五帝之末其俗漸澆樸散淳離民心浮競遂使懷孕之婦十月生子五月能

言古者懷孕之婦十四月而誕育生子兩歲方始能言澆淳既革故與古之乖異也

不至乎孩而始誰

註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言其競教速成也

疏未解孩笑已識是非分別之心自此而始矣

則人始有矢矣

註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疏故不終其天年也

疏分別既甚不終天年夭逝之始起自虞舜

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

註此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

疏去道既遠澆偽日興遂使蠢爾之民好

為禍變廢無為之迹興有為之心賞善罰惡以此為化而禹懷慈愛猶解泣辜兵刃

所加必順天道也

殺盜非殺

註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

疏盜賊有罪理合其誅順乎素秋雖殺非殺此則兵有順義也

人自為種而天下耳

註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

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

疏夫澆浪既興分別日甚人人自為種見

不能大齊萬物此則解人有心得聖智之迹使其如是非禹之過也故曰天下耳矣

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

註此乃百代之弊

疏此總論三皇五帝之迹驚天下蒼生致使儒崇堯舜以飾非墨遵禹道而自是既而百家競起九流爭鶩後代之弊實此之由也

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

註今之以女為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

疏倫理也當莊子之世六國競興淫風大行以女為婦乖禮悖德莫甚於茲故知聖迹始興故有倫理及其末也例同斯弊也

何言哉

註弊生於理故無所復言

疏從理生教遂至於此世流俗薄何可稍言論正發憤而傷歎也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

莫甚焉

註必弊故也

疏夫三皇之治實自無為無為之迹迹生於弊故百代之後亂莫甚焉弊亂之狀列在下文

三皇之知上恃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

疏悖逆也睽乖離也墮廢壞也施澤也運無為之智以立治方後世執迹遂成其弊致星辰悖彗日月為之不明山川乖離嶽

瀆為之崩竭廢壞四時寒暑為之愆叙

其知惜於屬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

疏惜毒也屬蠶尾端有毒也鮮規小貌言

三皇之智損害蒼生其為毒也甚於屬蠶是故細小蟲獸皆遭擾動況乎黔首如何得安以斯為聖於理未可毒害既多深可羞媿也

子貢覺蹇然立不安

註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

疏蹇蹇驚蹇貌也子貢欲殺三王同五帝今見老子詞調高貌排擯五帝指斥三皇

心形驚悼失其所謂故蹇然形容雖立心神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好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

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

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

註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

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註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夫白鵲之相規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

註鵲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

類自為雌雄故風化

註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

遙感而風化也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

註故至人皆順而通之

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

註雖化者無方而皆可也

失焉者無自而可

註所在皆不可也

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鵒魚

傳沫細要者化

註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疏鵲居巢內交尾而表陰陽魚在水中傳

沫而為牝牡蜂取桑蟲祝為已子是知物

性不同稟之大道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有弟而兄啼

註言人之性舍長而規幼故啼也

疏有弟而兄失愛捨長憐幼故啼是知陳

迹不可執留但當順之物我無累言人性

捨長規幼故啼也

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

人

註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緒六

經以說則疏也

老子曰可立得之矣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六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七

善三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刻意第十五

刻意高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詈為亢而已矣

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

也

疏刻削也意志也亢窮也言偏滯之人未

能會理刻勵身心高尚其行離異世俗卓

爾不羣清談五帝之風高論三皇之教怨

有才而不遇諱無道而荒淫亢志林藪之

中削迹巖崖之下斯乃隱處山谷之士非

毀時世之人枯槁則鮑焦介推之流赴淵

則申狄下隨之類蓋是一曲之士何足以

語至道哉已止也其衍止於此矣

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

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

疏發辭吐氣則語及仁義用茲等法為修

身之本此乃平時治世之士施教誨物之

人斯則子夏之在西河宣尼之居洙泗或

遊行而議論或安居而講說蓋是學人之所好良非道士之所先

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

疏建海內之功績立古今之鴻名致君臣之盛禮王天下之大義寧安社稷緝熙常道既而尊君王而服遐荒強本邦而兼并敵國豈非朝廷之士廊廟之臣乎即臯陶伊尹呂望之徒是也

就數澤處間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疏棲隱山藪放曠阜澤閒居而事綸釣避世而處無為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斯乃從容閒暇之人即巢父許由公閱休之類

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註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

方亦所以為逍遙也然此亦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為也

疏吹呶呼而吐故呶暖吸而納新如熊攀樹而自經類鳥飛空而伸脚斯皆導引神

氣以養形魂延年之道駐形之術故彭祖八百歲白石三十年壽考之人即此之類以煎數子志尚不同各滯一方未為通養自不刻意而下方會玄玄之妙致也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

註所謂自然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註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

疏夫玄通合變之士冥真契理之人不刻意而其道彌高無仁義而恒自修習忘功名而天下大治去江海而淡爾清閑不導引而壽命無極者故能唯物與我無不盡忘而萬物歸之故無不有也斯乃忘而有

之非有之而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

註若厲己以為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疏心不滯於一方迹冥符於五行是以澹然虛曠而其道無窮萬德之美皆從於已也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註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

疏天地無心於亭毒而萬物生聖人無心於化育而百行成是以天地以無生生而為道聖人以無為為而成德故老經云天地不仁聖人不仁

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註非夫寂寞無為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也

疏恬淡寂寞是凝湛之心虛無無為是寂用之智天地以此法為平均之源道德以此法為質實之本也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註休乎恬寂寢寢息乎虛無無爲則雖歷乎阻險之變常平夷而無難

疏休心於恬恬之鄉息智於虛無之境則履艱難而簡易涉危險而平夷也

平易則恬矣

註患難生於有爲有爲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淡交相成也

疏豈唯休心恬恬故平易抑乃平易而恬恬矣是知平易恬淡交相成也

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

註泯然與正理俱往

疏心既恬淡迹又平易雖心與迹一種無爲故憂患累不能入其靈臺邪氣祇然不能襲其藏府襲猶入也互其文也

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註夫不平不淡者豈唯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

疏夫恬淡無爲者豈唯外形無毀亦乃內德圓全形德既安則精神無損之矣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

註任自然而運動其死也物化

註蛻然無所係

疏聖人體勞息之不二達去來之爲一故其生也如天道之運行其死也類萬物之變化任鑑治之陶鑄無纖介於胃中也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註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也

疏凝神靜慮與太陰同其盛德應感而動

與陽烝同其波濤動靜順時無心者也

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

註無所唱也

疏夫善爲福先惡爲禍始既善惡雙遣亦禍福兩忘感而後應豈爲先始者也

迫而後動

註會至乃動

疏迫至也逼也動應也和而不唱赴機而應

不得已而後起

註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

疏已止也機感通至事不得止而後赴應非預謀

去知與故循天之理

註天理自然知故無爲乎其間

疏循順也內去心知外忘事故如混沌之無爲順自然之妙理也

故無天災

註災生於違天

疏合天故無災也

無物累

註累生於違物

疏順物故無累也

無人非

註與人同者衆必是焉

疏同人故無非也

無鬼責

註同於自得故無責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註汎然無所惜也

疏夫聖人動靜無心死生一貫故其生也似浮漚之飄起變化俄然其死也若疲勞休息曾無係戀也

不思慮

註付之天理

疏心若死灰絕於緣念

不豫謀

註理至而應

疏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終不預前謀度而待機務者也

光矣而不耀

註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

疏智照之光明逾日月而韜光晦迹故不炫耀於物也

信矣而不期

註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

疏逼機赴感如影隨形信若四時必無差忒機來方應不預期也

其寢不夢其覺無憂

疏契真故凝寂而不夢累盡故常適而無

憂也

其神純粹

註一無所欲

疏純粹者不雜也既無夢無憂契真合道故其心神純粹而無間雜也

其魂不罷

註有欲乃疲

疏恬懷無為心神閑逸故其精魂應用終不疲勞

虛無恬淡乃合天德

註乃與天地合其恬懷之德也

疏數此虛無與天地合其德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

疏違心則悲順意即樂不達違從是德之邪矣

邪矣

喜怒哀樂之過

疏稱心則喜乖情則怒喜怒哀樂不忘是道之罪過

好惡者德之失

疏無好為好無惡為惡此之妄心是德之失

德答也

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

註至德常適故情無所際

疏不喜不怒無憂無樂恬恬虛夷至德之人也

一而不變靜之至也

註靜而一者不可變也

疏抱真一之玄道混萬塵而不變自非至靜孰能如斯

無所於忤虛之至也

註其心豁然確盡乃無纖介之違

疏忤逆也大順羣生無所乖逆自非虛豁之極其孰能然也

不與物交淡之至也

註物自來耳至淡者無交物之情

疏守分清高不交於物無所須待恬懷之至也

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註若離乎濁欲則有所不順

疏智照精明至純無雜故能混同萬物大

順蒼生至論忤之與逆厥理不殊顯虛粹  
兩義故再言耳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  
則竭

註物皆有當不可失也

疏夫形體精神稟之有限而役用無涯必  
之死地故分外勞形不知休息則困弊斯  
生精神逐物而不知止必當勞損損則精  
氣枯竭矣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  
不能清天德之象也

註象天德者無心而暗會也

疏象者法也言水性清平善鑒於物若  
混而雜之鬱而閉塞之則乖於常性既不  
能澆荷流注亦不能鑒照於物也唯當不

動不閉則清而且平洞照無私為物準的  
者天德之象也以況聖人心虛皎潔鑒照  
無私法象自然與玄天合德故老經云上  
善若水也

故曰純粹而不雜

註無非至當之事也

疏雖復和光同塵而精神湛湛此覆釋前  
其神純粹也

靜一而不變

註常在當上住

疏縱使千變萬化而心恒靜一此重釋一  
而不變

淡而無為

註與會俱而已矣

疏假令混俗揚波而無妨虛淡與物交接  
亦不廢無為此釋前恬淡之至也

動而以天行

註若夫遂欲而動人行也

疏感物而動應而無心同於大道之運行  
無心而生萬物

此養神之道也

疏總結以前天行等法是治身之術養神  
之道也

至也

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  
至也

註況敢輕用其神乎

疏干溪名也越山名也干溪越山但出良  
劍也又云干兵也言吳越二國並出名劍  
因為名也夫有此干越之寶劍柙中而  
藏舉之自非敵國大事不敢輕用寶而重

之遂至於此而況寶愛精神者乎

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  
地

註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神  
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  
天行耳非輕用也

疏流通也夫愛養精神者故能通達四方  
並流無滯即而下蟠薄於厚地上際達於  
玄天四維上下無所不極動而常寂非輕  
用之者也

化育萬物不可為象

註所有無方

疏化導蒼生含有萬物隨機俯應不守一  
方故不可以形象而域之也

其名為同帝

註同天帝之不爲

疏帝審也總結以前名爲審實之道也亦言同天帝之不爲也已

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

註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冥也

疏純精素質之道唯在守神守而不喪則

精神凝靜既而形同枯木心若死灰物我

兩忘身神爲一也

一之精通合于天倫

註精者物之真也

疏倫理也既與神爲一則精智無礙故冥

乎自然之理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

聖人貴精

註與神爲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

也然其道則貴守之迹

疏莊子欲格量人物志尚不同故泛舉大

綱略爲四品仍寄野逸之人以明言無的

當且世俗衆多之人咸重財利則盜跖之

徒是也貞廉潔素之士皆重聲名則伯夷

介推是也賢人君子尚志節不屈於世

則許由子州支伯是也唯體道聖人無所

偏滯故能寶貴精神不蕩於物雖後應變

隨時而不喪其純素也

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

虧其神也

註苟以不虧爲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

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爲素則雖龍章鳳

姿倩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

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類

庸得謂之純素哉

疏夫混迹世物之中而與物無雜者至素

者也參變囂塵之內而其神不虧者至純

者也豈復獨立於高山之頂拱手於林巖

之間而稱純素哉蓋不然乎此結釋前純

素之道義也

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疏體悟解也妙契純素之理則所在皆真

道也故可謂得真道之人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七

十三

十三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八

善四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外篇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

註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

疏繕治也性生也俗習也初本也言人稟

性自然各守生分率而行之自合於理今

乃智於偽法治於真性矜而矯之已困弊

矣方更行仁義禮智儒俗之學以求歸復

本初之性故俗彌得而性彌失學逾近而

道逾遠也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註已亂其心於欲而方復役思以求明思

之愈精失之逾遠

疏滑亂也致得也欲謂名利聲色等可貪

之物也言人所以心靈昏亂者為貪欲於

塵俗故也今還役用分別之心思量求學

望得獲其明照之道者必不可也唯當以

無學學可以歸其本矣以無思思可以得其明矣本亦有作滑欲於欲者也

謂之蔽蒙之民

註者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

疏蔽塞也蒙昏也此則結前以俗學歸本

以思慮求明如斯之類可謂蔽塞蒙暗之

人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

註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

疏恬靜也古者聖人以道治身治國者必

以恬靜之法養真質之知使不蕩於外也

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

註夫無以知為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

物而恬然自得也

疏率性而照知生者也無心而知無以知

為也任知而往無用造為斯則無知而知

知而無知非知之而知者也故終日知而

未嘗知亦未嘗不知終日為而未嘗為亦

未嘗不為仍以此真知養於恬靜若不如

是何以恬乎

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註知而非為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為則無

傷於知斯可謂交相養矣二者交相養則

和理之分豈出他哉

疏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真知不有真

知何能致茲恬靜是故恬由於知所以能

靜知資於靜所以獲真知故知之與恬交

相養也斯則中和之道存乎寸心自然之

理出乎天性在我而已豈關他哉

夫德和也道理也

註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

疏德被於人故以中和為義理通於物故

以大道為名也

德無不容仁也

註無不容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

疏玄德深遠無不包容慈愛宏博仁迹斯

見

道無不理義也

註無不理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著焉

疏夫道能通物物各當理既宜矣義功

著焉

義明而物親忠也

註若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愈疏  
疏義理明顯情率於中既不矜驕故物來  
親附也

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

註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  
矣其迹則樂也

疏既仁義由中故志性純實雖復涉於物  
境而恒歸於真情所造和適故謂之樂

○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理也

註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迹  
則禮也

疏夫信行顯著容儀軌物而不乖於節文  
者其迹則禮也

禮樂備行則天下亂矣

註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  
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

疏夫不能虛心以應物而執迹以馭世者  
則必滯於華藻之禮而溺於荒淫之樂也

是以芻狗再陳而天下亂矣

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  
也

註各正性命而自蒙已德則不以此冒彼  
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疏蒙暗也冒亂也彼謂復正道之聖人也  
言人彼也冒亂則物我失其性矣

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

疏謂三皇之前玄古無名號之君也其時  
淳風未散故處在混茫昧之中而與時

○世為一冥然無迹君臣上下不相往來俱  
得恬澹寂寞無為之道也

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  
物不傷群生不大人雖有知無所用之

註任其自然而已

疏當時混沌之時淳朴之世舉世恬悋體  
合無為遂使陰昇陽降二炁和而靜泰鬼

幽人顯各守分而不擾矣涼順序四時得  
節既無災眚萬物不傷群生各盡天年終

無夭折人雖有心知之術無為故無用之

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註物皆自然故至一也

疏均彼此於無為混是非於恬悋物我不  
二故謂之至一也莫無也莫之為而自為  
無為也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也故當是

時也人懷無為之德物合自然之道焉  
逮德下衰

註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則  
在上者不能無為而美無為之迹故致斯

弊也

○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註世已失一或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  
而已

疏逮及也古者茹毛飲血與麋鹿同羣及  
至燧人始變生為熟食犧則服牛乘馬創

立庖廚畫八卦以製文字放蜘蛛而造窰  
網既而智詐萌矣嗜欲漸焉澆淳朴之心

散無為之道德衰而始為天下此之謂乎  
是順黎庶之心而不能混同至一也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

不順

註安之於其所安而已

疏夫德化更裁為弊增甚故神農有共工之伐黃帝致蚩尤之戰秋亡不息兵革屢興是以誅暴去殘弔民間罪苟且欲安於

天下未能大順於羣生是也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淳淳散朴

註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之淳淳皆非

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

疏夫唐堯虞舜居五帝之末而興治行化

冠三王之始是以設五典而綱紀五行置百官而平章百姓百姓因此而澆說五行

自斯而荒殆枝流分派迄至于茲豈非毀

淳素以作澆訛散朴質以為華偽離道以善

註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疏夫虛通之道善惡兩忘今乃捨已効人

矜名企善既乖於理所以稱難也

險德以行

註行者違性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爽

疏險危阻也不能率性任真晦其蹤迹乃矯情立行以取聲名寔由外行聲名浮偽

故令內德危險何清夷之有哉

然後去性而從於心

註以心自役則性去也

疏離虛通之道捨淳和之德然後去自然之性從分別之心

心與心識

註彼我之心競為先識無復任性也

疏彼我之心更相謀慮是非臧否競為前識者也

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註忘知任性斯乃定也

疏夫心攀緣於有境知分別於無崖六合為之烟塵八荒為之騰沸四時所以愆序

三光所以隳字斯乃禍亂之源何足以定天下也

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

註文博者心質之飾也

疏前後使心運知不足以定天下故後依附文書以匡時代增博學而濟世不知質是文之本文華則隱滅於素質博是心之

末博學則沒溺於心靈唯當絕學而去文

方會無為之義也

然後氏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註初謂性命之本

疏文華既滅於素質博學又溺於心靈於是氏始成毒亂矣欲反其恬澹之情性復其自然之初本其可得乎噫心知文博之過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

喪也

註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

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

疏喪廢也由是事迹而觀察之故知時世澆浮廢棄無為之道亦由無為之道廢變

淳和之世是知世之與道交相喪之也  
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

註若不貴乃交相興也

疏故懷道聖人高蹈塵俗未肯興弘以馭  
世而澆偽之世亦何能興感於聖道也

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  
山林之中其德隱矣

註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何由而  
興由無貴也

疏澆季之時不能用道無為之道不復行

世假使體道聖人降迹塵俗混同羣小無  
人知者韜藏聖德莫能見用雖居朝市何

異山林矣

隱故不自隱

註若夫自隱而用物則道世交相興矣何

隱之有哉

疏時逢昏亂故聖道不行豈是韜光自隱

其德耶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  
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

謬也

註莫知反一以息迹而迹以求一愈得

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  
言以出之顯知以終之何由而交興哉祇  
所以交喪也

疏謬偽妄也非伏匿其身而不見雖見而  
不亂羣非閉其言而不出雖出而不忤物

非藏其智而不發雖發而不炫耀但時逢  
謬妄命遇逆運故隨世污隆全身遠害

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

註此澹漠之時也

則反一無迹

註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

疏時逢有道命屬清夷則播德弘化大行  
天下既而人人反一物物歸根彼我冥符

故無朕迹

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

註此不能澹漠之時也

則深根寧極而待

註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

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為耳斯道之所以不  
喪也

疏時遭無道命值荒淫德化不行則大窮  
天下既而深固自然之本保寧至極之性

安排而隨變化處常而待終年窮通豈有  
休戚於其間哉

此存身之道也  
註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

疏在窮塞而常樂處危險而安寧任時世  
之行藏可謂存身之道也

古之行身者不以辨飾知

註任其真知而已

疏古人輕辯重訥賤言貴行是以古之行  
其身者必不用浮華之言辯飾分別之小  
智也

不以知窮天下

註此澹泊之情也

疏窮者困累之謂也不縱知妻害以困苦  
蒼生也

不以知窮德

註守其自得而已

疏知止其分不以無涯而累其自得

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

註危然獨正之貌

疏危猶獨也言獨居亂世之中處危而所

在安樂動不傷寂恒反自然之性率性而

動復何為之哉言其無為也

道固不小行

註遊於坦塗

疏大道廣蕩無不制圍小成隱道固不小

行矣

德固不小識

註塊然大通

疏上德之人智周萬物豈留意是非而為

識鑒也

小識傷德小行傷道

疏小識小知虧損深玄之盛德小學小行

傷毀虛通之大道也

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註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

樂之全者也

疏夫己身履於正道則所作皆虛通也既

而無順無逆忘哀忘樂所造皆適斯樂全

之者也至樂全矣然後志性得焉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

益其樂而已矣

註全其內而足

疏益加也軒車也冕冠也古人淳朴體道

無為得志在乎恬夷取樂非關軒冕樂已

足矣豈待加之也

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

疏今世之人澆浮者衆貪羨榮位待此適

心是以戴冕束軒用為得志也

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

疏儻者意外忽來耳軒冕榮華身外之物

物之儻來非我性命暫寄而已豈可久長

也

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

註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

疏時屬儻來泛然而取軒冕命遭寄去澹

爾而捨榮華既無心於軒轅豈有情於留  
怯也

故不為軒冕肆志

註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

不為窮約趨俗

註曠然自得<sub>音</sub>不覺窮之在身

疏肆申也趨競也古人體窮通之有命達

榮枯之非已假使軒冕當塗亦未足申其

志然甘儉約以窮窘豈趨競於器俗

其樂彼與此同

註彼此謂軒冕與窮約

疏彼軒冕也此窮約也夫軒冕窮約俱是

儻來既樂彼軒冕亦須喜茲窮約二俱是

寄所以相同也

故無憂而已矣

註亦無欣歡之喜也

疏軒冕不樂窮約不苦安排去化所以無

憂者也

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

註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

易內也

疏今世之人識見浮淺是以物之寄也欣然而喜及去也悵然不樂豈知彼此事出儻來而寄去寄來常憂常喜故知雖樂而心未始不荒亂也

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註營外虧內甚倒置也

疏夫寄去寄來且憂且喜以已徇物非喪如何軒冕窮約事歸塵俗若習俗之常失於本性違真背道寔此之由其所安置足為顛倒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八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九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華法師 成 玄英 疏

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

註言其廣也

疏河涇津也涇通也涇岸也渚際也渚洲也水中之可居曰洲也大水生於春而旺於秋素秋陰炁猛盛多致霖雨故秋時而水至也既而凡百川谷皆灌注黃河通流盈滿其水甚大涯岸曠闊洲渚迢遠遂使隔水遠看不辨牛之與馬也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羨為盡在已

疏河伯河神也姓馮名夷華陰潼堤鄉人得水仙之道河既曠大故欣然惟喜謂天下榮華盛美盡在已身

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

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

疏北海今萊州是望洋不分明也水日相映故望洋也若海神也河伯汭流東行至千大海聊復顧盼不見水之端涯方始迴旋面目高視海若仍慨然發歎託之野語而百是萬之一誠未足以自多遂為無如已者即河伯之謂也此乃鄙里之談未為通論耳

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註知其小而不自大則理分有素踐尚之情無為乎其間

疏方猶道也世人皆以仲尼剛定六經為多聞博識伯夷讓國清廉其義可重復有通人達士議論高談以伯夷之義為輕仲尼之聞為寡即河伯嘗聞竊未之信今見大海之宏博浩汗難窮方覺昔之所聞諒不虛矣河伯不至海若之門於事大成危

殆既而所見狹劣則長被嗤笑於大道之家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註夫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

疏海若知河伯之狹劣舉三物以譬之夫坎井之蛙聞大海無風而洪波百尺必不肯信者為拘於墟域也夏生之蟲至秋便死聞玄冬之時水結為冰雨凝成霰必不肯信者心厚於夏時也曲見之士偏執之人聞說虛通至道絕聖棄智大毫末而小太山壽殤子而大彭祖而必不信者為束縛於名教故也而河伯不至洪川未逢海若自矜為大其義亦然

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

註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

疏河伯駕水乘流超於涯涘之表適逢海若仍於滄海之中詳觀大壺之無窮方鄙

小河之陋劣既悟所居之有限故可語大理之虛通也哉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

疏尾閭者泄海水之所也在碧海之東其處有石閘四萬里厚四萬里居百川之下尾而為閘族故曰尾閭海水沃著即焦亦名沃焦也山海經云羿射九日落為沃焦此言迂誕今不詳載春雨少而秋雨多堯遭水而湯遭旱故海之為物也萬川歸之而不盈沃焦渴之而不虛春秋不變其多少水旱不知其增減論其大也遠過江海之流優劣懸殊豈可語其量數也

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註窮百川之量而縣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

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

夸毀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

說轉以大小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親大而不安其小視小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

疏存在也奚何也夫覆載萬物莫大於天地布烝生化莫大於陰陽也是以海若比形於天地則無等級以寄言受烝於陰陽則是陰陽象之一物也故託諸物以為譬猶小木石之在太山乎而海若於天理在乎寡少物各有量亦何足以自多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

疏畧穴蟻穴也稊草似稗而米甚細小也中國九州也夫四海在天地之間九州居

四海之內豈不似蟻孔之居大澤稊米之在大倉乎言其大小優劣有如此之懸也

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

註小大之辯各有階級不可相跂

疏號名號也卒衆也夫物之數不止於萬而世間語便多稱萬物人是萬數中之一物也中國九州人衆聚集百穀所生舟車來往在其萬數亦處一焉然以人比之萬

物九州方之宇宙亦無異乎一毫之在馬體曾何足以介懷也

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

註不出乎一域

疏五帝連接而揖讓三王興師而爭奪仁人殷憂於社稷任士劬勞於職務四者雖事業不同俱理盡於毫末也

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註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辯也

疏伯夷讓五等以成名仲尼論六經以爲博用斯輕物持此自多亦何異乎向之河伯自多於水此通合前喻并覆釋前少仲

尼之閒輕伯夷之義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

疏夫形之大者無過天地質之小者莫先毫末故舉大極小以明稟分有差河伯呈已所知詢於海若又解若以自足爲大吾

可大於兩儀若以無餘爲小吾可小於毫末河伯既其領悟故物我均齊所以述已解心詢其可不也已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

註物物各有量

疏既領所疑答云不可夫物之器量稟分不同隨其所受各得稱適而千差萬降品類無窮稱適之處無大無小豈得準其所知抑以爲定

時無止

註死與生皆時行

疏新新不住

分無常

註得與失皆分

疏所稟分命隨時變易

終始無故

註日新也

疏雖復終而復始而未嘗不新也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

註各自足也

疏此下釋量無窮也以大聖之知觀於遠近察於近事故毫末雖小當體自足無所寡少也

大而不多

註亦無餘也



疏天地雖大當體無餘故未足以自多也  
不多則無夸不寡則息企也

知量無窮

註覽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

疏以大人之知知於物之器量大小雖異

各稱其情名不同故無窮也此結前物量  
無窮也

證舜今故

註舜明也今故猶古今

疏此下釋時無止義也舜明也既知小大

非小大則證明古今無古今也

故達而不悶

註達長也

掇而不跂

註掇猶短也

疏遙長也掇短也既知古今無古今則知

壽夭無壽夭是故年命延長終不厭生而

悒悶稟齡夭促亦不欣企於遐壽隨變任

化未始非吾

知時無止

註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故  
不以長而悒悶短故為跂也

疏此結前時無止義也

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

疏此下釋分無常義也夫天道既有盈虛

人事寧無得喪是以觀乎盈虛之變達乎  
得喪之理故儻然而得時也不足為欣偶

爾而失命也不足為戚也

知分之無常也

註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

故能忘其憂喜

疏此結前分無常義也

明乎坦塗

註死生者日新之正道

疏此下釋終始無故義也坦平也途道也

不以死為死不以生為生死生無隔故明

乎坦然平等之大道者如此

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

疏夫明乎坦然之道者生也不足以為欣

悅其死也不足以為禍敗達死生之不二

何憂樂之可論乎  
知終始之不可故也

註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

留矣是以涉日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死

生之化若一

疏此結前終始無故義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

註所知各有限也

疏強知者非真不知者會道以此計當故

不如也

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

註生時各有年也

疏未生之時無喜所以無憂既生之後有

憂所以有憎

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

能自得也

註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

疏至小智也至大境也夫以有限之小智

求無窮之大境而無窮之境未周有限之

知已喪是故終身迷亂返本無由喪已企

物而不自得也

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註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毫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

疏夫物之稟分各自不同大小雖殊而或得稱適若以小企大則迷亂失性各安其分則適一也故毫末雖小性之可以稱大二儀雖大無餘可以稱小由此觀之至小之倪何必定在於毫末至大之域豈猶理窮於天地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圖是信情乎

疏信實也世俗議論未辯是非食言至精細者無復形質至賾大者不可圍繞未知此理情智虛實河伯未達故有此疑也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

不明

註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圖者哉

疏夫以細小之形視於曠大之物者必不盡其宏遠故謂之不可圖又以曠大之物觀於細小之形者必不曉了分明故謂之無形質此並未出於有境豈是至無之義哉

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

註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疏精微小也埒殷大也欲明小中之小大中之大稟氣雖異並不離有中天機自張各有宜便也

此勢之有也

註若無形而不可圖則無此異便之勢也疏大小既異宜便亦殊故知此勢未超於有之已

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

註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

疏夫言及精粗者必期限於形名之域而未能超於言象之表也

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圖者數之所不能窮也

疏無形不可圖者道也至道深玄絕於心色故不可以名數分別亦不可以數量窮盡

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註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

疏夫可以言辯論說者有物之粗法也可以心意致得者有物之精細也而神口所不能言聖心不能察者妙理也必求之於言意之表豈期必於精微之間乎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註大人者無意而在天行也舉足而投諸

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

疏夫大人應物譬彼天行運而無心故投諸吉地出言利物終不害人也

不多仁恩

註無害而不自多其恩

疏慈澤類乎春陽而不多徧行恩惠也

動不為利

註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

疏應機而動不域心以利物

不賤門隸

註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

措之斯職

疏混榮辱一窮通故守門僕隸不以為賤也

貨財弗爭

註各使分定

疏寡欲知足守分不貪故於彼貨財曾無

爭競也

不多辭讓

註適中而已

疏率性謙和用捨隨物終不矯情飾辭多讓

事焉不借人

註各使自任

疏愚智率性工拙襲情終不假借於人分

外求務

不多食乎力

註足而已

疏食於分內充足而已不多貪求疲勞心

力

不賤貪汚

註理自無欲

疏體達玄道故無情欲非關苟貴清廉賤

於貪汚

行殊乎俗

註已獨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

疏和光同塵無可不可而在染不染故行

殊乎俗也

不多辟異

註任理而自殊也

疏居正體道故不多邪僻而大順群生故曾無乖異也

為在從眾

註從眾之所為

疏至人無心未曾專已故凡厥施為務在

從眾也

不賤佞諂

註自然正直

疏素性忠貞不履左道非鄙賤佞諂而後

正直也

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

註外事不接於心

疏夫高官重祿世以為榮刑戮黜落世以

為恥既而體榮枯之非我達通塞之有時

寄來不足以勸勵寄去不足以羞辱也

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

註故玄同也

疏各執是非故是非不可為定分互為大

小故細大何得有倪限即天地毫末之謂

乎

聞曰道人聞

註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矣故不聞

疏夫體道聖人和光韜晦推功於物無功名之可聞寓諸他人故稱聞曰

至德不得

註得者生於失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也

疏得者不喪之名也而造極之人均於得喪既無所喪亦無所得故老經云上德不

德

大人無已

註任物而已

疏大聖之人有感斯應方圓任物故無已也

約分之至也

註約之以至其分故實也夫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為然

疏約依也分限也夫大人利物抑乃多塗

要切而言莫先依分若視目所見聽耳所聞知止所知而限於分內者斯德之至者

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

疏若物之外若物之內謂物性分之內外也惡何也言貴賤之分小大之倪為在物

性之中為在生分之外至何處所而有此耶河伯未達其源故致斯請也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

註各自足也

疏道者虛通之妙理物者質礙之羣事而以羣觀之自貴而相賤

註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也疏夫物情倒置迷惑是非皆欲貴已而賤他他亦自貴而賤彼此懷惑故言相也

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

註斯所謂倒置也

疏夫榮華駿恥事出儻來而流俗之徒妄生欣感是以寄來為貴得之所以為寵寄去為賤失之所以為辱斯乃寵辱由乎外

物豈貴賤在乎已哉

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

註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稱若未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

疏差別也夫以自足為大則毫末之與丘山均其大矣以無餘為小則天地之與稊米均其小矣是以因毫末為大則萬物莫不大矣因天地為小則萬物莫不小矣故雖千差萬降數量不同而以此觀之則理可見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

註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唇齒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

註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唇齒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

者未嘗相為而脅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偽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

疏夫東西異方其義相反也而非東無以立西斯不可以相無者也若近取諸身者眼見耳聽手捉脚行五臟六腑四肢百體各有功能咸禀定分豈眼為耳視而脚為手行哉相為之功於斯減矣此是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也然足不行則四肢為之委頓目不視則百體為之否塞而所司各用無心相為濟彼之功自然成矣斯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也以此觀之則功用有矣分各定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則彼我失性而是非叢亂也豈莊生之意哉

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

註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為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也

疏然猶是也夫物皆自是故無不是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天下無是矣無不是則天下無非矣故以物情趣而觀之因其自是則萬物莫不是因其相非則萬物莫不非矣天下之極相反者堯桀也故舉堯桀之二君以明是非之兩義故堯以無為為是有欲為非桀以無為為非有欲為是故曰知堯桀之自然相非因此而言則天下萬物情趣志操可以見之矣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疏夫帝王異代爭讓殊時既而堯知天命有歸故禪於舜舜知歷祚將改又讓於禹

唐虞是五帝之數故曰讓而帝也子之燕相子之也噲燕王名也子之即蘇秦之女壻也秦弟蘇代從齊使燕以堯讓許由故事說燕王噲今讓位與子之子之遂受國人恨其受讓皆不服子之三年國亂齊宣王用蘇代計與兵伐燕於是殺燕王噲於郊斬子之於朝以絕燕國豈非効堯舜之陳迹而禍至於此乎

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

註夫順天應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絕滅也

疏殷湯伐桀周武克紂此之二君皆受天命故致六合清泰萬國來朝是以時繼三王故云爭而王也而時須干戈應以湯武時須揖讓應以堯舜故千變萬化接物隨時讓爭之迹不可執留也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平王用費無忌之言納秦女而踈太子太子奔鄭娶鄭女而生勝太傅伍奢被殺子胥奔吳勝從奔六

與胥耕於野楚令尹子西迎勝歸國封於  
白邑僭號稱公勝以鄭人殺父請兵報讎  
頻請不允遂起兵及楚遣葉公子高伐而  
滅之故曰白公爭而滅  
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  
可以為常也

疏爭讓文武也堯桀是非也若經緯天地  
賤武而貴文若克定禍亂則賤文而貴武  
是以文武之道貴賤有時而是非之行亦  
用捨何定故爭讓之禮於堯舜湯武之時  
則貴於之噲白公時則賤不可常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  
疏梁屋梁也麗屋棟也衝擊也室塞也言  
梁棟大可用作攻擊城隍不可用塞於鼠  
穴言其器用大小不同之也

駢驥驥驪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  
殊技也

疏驥驥驪並古之良馬也捕捉也狸狌  
野猫也夫良馬駿足日馳千里而捕捉小  
鼠不及狸狌是伎藝不同不可一槩而取

者也

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  
言殊性也

註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

疏鷓鴣鷓也亦名隻狐是土梟之類也晝

則眼闇夜則目明故夜能撮捉蚤虱察視  
秋毫之末晝出瞋張其目不見丘山之形  
是知物性不同豈直鷓鴣而已故隨其性  
而安之則物無不當也

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

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

註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失

我為非適性為治失和為亂然物無定極

我無常適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

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

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之天地恣

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

疏蓋不盡之辭也師猶師心也夫物各師

其域心妄為偏執將已為是不知他以為

非將我為治不知物以為亂故師心為是

不見已上有非師心為治謂言我身無亂  
豈知治亂同原是非無主故治亂同源者  
天地之理也是非無主者萬物之情也闇  
於斯趣故言未明也  
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  
矣

疏夫天地陰陽相對而有若使有天無地  
則萬物不成有陰無陽則蒼生不立是知  
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者必不可行明  
矣

然且語而不含非愚則誣也

註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

奚去哉

疏若夫師是而無非師天而無地語及於

此而不捨於口者若非至愚之人則是故

為誣罔

帝王殊禪三代殊繼蓋其時遠其俗者謂之

篡夫

疏帝王帝也王三王三代夏殷周禪授也

繼續也或宗族相承或讓與他姓故言殊

禪也或父子相繼或與兵募祇故言殊繼也或連差互不合天時或祇俗未歸逆於人事是以之噲纂堯舜以絕嗣白公効湯武以滅身如此之流謂之篡奪也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

疏夫干戈揖讓事迹不同用捨有時不可常執至如湯武與兵唐虞揖讓上符天道下合人心如此之徒謂之為義也

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註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物之迹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

疏河伯未能會理故海若訶使忘言默然莫聲幸勿辭貴也夫小大無主貴賤無門物情顛倒妄為臧否故汝於何推逐而知貴賤小大之家門乎言其不知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

疏奈何猶如何也河伯雖領高義而未達旨歸故更請決疑遲開解釋我欲處涉人

世攝衛修道於何事而可為乎於何事而不可為乎及辭讓受納進趣退舍眾諸物務其事云何願垂告誨終身奉遵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行註貴賤之道反覆相尋

疏反行猶反覆也夫貴賤者生乎妄執也今以虛通之理照之則貴者反賤而賤者復貴故謂之反行也

無拘而志與道大蹇註自拘執則不夷於道

疏而汝也夫修道之夫應須放任而汝乃拘執心志矜而持之故與虛通之理蹇而不夷之也

何少何多是謂謝施

註隨其分故所施無常

疏謝代也施用也夫物或聚少以成多或散多以為少故施張代謝無常定耳無一而行與道參差

註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疏夫代謝施用多少適時隨機變化故能

齊物若執一為行則與理不冥者也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

註公當而已

疏體道之士望之儼然端拱萬乘指模於物群攸萬國宗仰一君享壽黎元必無私

德

絲絲乎若祭之有杜其無私福

註天下之所同求

疏絲絲賒賒長之貌也若眾人之祭杜稷而杜稷無私福於人也

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

註汎汎然無所在

疏汎汎晉徧之貌也夫至人立志周普無偏接濶群生汎愛平等譬東西南北曠遠無窮量若虛空豈有畛界限域也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

註掩御群生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疎而承翼哉

疏懷藏也孰誰也言大聖慈悲兼懷庶品平往而已終無偏愛誰復有心拯救接承

扶翼也  
是謂無方

註無方故能以方物為方

疏譬彼明鏡方茲幽谷逗機百變無定一方也

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註莫不皆足

疏萬物參差亭毒唯一鬼鶴長短分足性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

註死生者無窮一變耳非終始也

疏虛通之道無終無始執滯之物妄計死生故老經云迎不見其首隨不見其後

不恃其成

註成無常處

疏有物無方超然獨化豈假待對而後生成也

一虛一滿不位乎位形

註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

疏譬彼陰陽春生秋殺盈虛變化榮落順

時豈執守形骸拘持名位耶

年不可舉

註欲舉之令去而不能

時不可止

註欲止之使停又不可

疏夫年之夭壽時之賒促出乎天理蓋不由人故其來也不可舉而令去其去也不可止而令住但當任之未始非我也

消息盈虛終則有始

註變化日新未嘗守故

疏夫陰消陽息夏暑冬虛氣序循環終而復始混成之道變化日新循理直前無勞措意也

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疏前來所辯海若之談正是語大道之義

方論萬物之玄理者也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

註但當就用耳

疏夫生歟流謝運運不停其為迅速如馳如驟是知百年倏忽何足介懷也

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

註故不可執而守

疏夫流動變化時代遷移迅若交臂驟如過隙故未有語動而不變化言時而不遷移也

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註若有為不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

疏萬物紛亂同稟天然安而化之必自變化何勞措意為與不為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

註以其自化

疏若使為與不為混一則凡聖之理均齊既任變化之自然又何貴於至道河伯更

起斯問遲以所疑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

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

註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

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臟精神

已不為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

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達過分之知道益生



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已所以常全也

疏夫能知虛通之道者必達殊玄之實理達深玄之實理者必明於應物之權智既明權實之無方故能安排而去化死生無變於已何外物之能害哉以答河伯之所疑次明至道之可貴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

註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害無不適故

苦不能苦也

疏至德者謂得至道之人也雖復和光混世處俗同塵而不為四序所侵不為三災所害既得之於內故外不能賊此明解道之可貴也

非謂其薄之也

註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

疏薄輕也所以水火不侵禽獸不害者惟心所安則傷不能傷也既不違避亦不輕犯之也

言察乎安危

註知其不可逃也

疏所以傷所不能傷者正言審察乎安危順之而不可逃處之而常適也

寧於禍福

註安乎命之所遇

疏寧安也禍窮塞也福通達也至德之人唯變所適體窮通之有命達禍福之無門故所樂非窮通而所遇常安也

謹於去就

註審去就之非已

疏謹去就之無定審取捨之有時雖復順物遷移而恒居至當者莫之能害也

註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

疏一於安危冥於禍福與化俱往故物莫能傷此總結以前無害之義

故曰天在內人在外

註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

分皆非為也

疏天然之性韞之內心人事所須涉乎外迹皆非為也任之自然故物莫之害矣

德在乎天

註德人任知則流蕩失素也

疏至德之義在乎天然若德人任知則流蕩天性

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

註此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得矣

疏此真知也位居處也運真知而行於世雖涉於物千變萬化而恒以自然為本居於虛極而不喪其性動而寂者也

踰躡而屈伸

註與機會相應者有斯變也

疏踰躡進退不定之貌也至人應世隨物汗隆或屈或伸曾無定執趣人冥會以逗機宜

反要而語極

註知雖落天地事雖核萬物而常不失其

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

疏雖復混迹人間而心恒凝靜常居極要而反本還源所有語言皆發乎虛極動不乖寂語不乖默也

曰何謂天何謂人

疏河伯未達玄妙更起此疑問天人之道

庶希後答也

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

註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

可不穿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

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

在乎天也

疏夫牛馬稟於天自有四脚非關人事故

謂天羈勒馬頭貫穿牛鼻出自人意故謂

之人然牛鼻可穿馬首可絡不知其爾莫

辯所由事雖寄乎人情理終歸乎造物欲

顯天人之一道故託牛馬之二獸也

故曰無以人滅天

註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節

則天理滅矣

疏夫因自然而加人事則羈絡之可也若乃穿馬絡牛乖於造化可謂逐人情之矯偽滅天理之自然

無以故滅命

註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其安在乎

疏夫率性乃動動不過分則千里可致而

天命全矣若乃以驚勵驥而驅馳失節斯

則以人情事故毀滅天理危亡旦夕命其

安在乎豈唯馬牛萬物皆爾

無以得殉名

註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

疏夫名之可殉者無涯性之所得者有限

若以有限之得殉無涯之名則天理滅而

性命喪矣

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註真在性分之內

疏夫愚智天壽窮通榮辱稟之自然各有

其分唯當謹固守持不遂於物得於分內

而不喪於道者謂反本還源復於真性者

也此一句總結前玄妙之理也

變憐蛇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疏憐是愛尚之名變是一足之獸其形如

鼓足似人脚而迴踵向前也山海經云東

海之內有流波之山其山有獸狀如牛蒼

色無角一足而行聲音如雷名之曰變昔

黃帝伐蚩尤以變皮冒鼓聲聞五百里也

蛇百足蟲也變則以少企多故憐蛇蛇則

以有美無故憐蛇蛇則以小企大故憐風

風則以聞慕明故憐目目則以外慕內故

憐心欲明天地萬物皆稟自然明闇有無

無勞企羨故而任之自合玄道倒置之徒

妄心希慕故舉變等之麤事以明天機之

妙理又解憐哀慈也變以一足跳躡憐蛇

衆足之煩勞蛇以有足而安行哀蛇無足

而辛苦蛇有形而適樂慈風無質而冥昧

風以飄颻而自在憐目域形而滯著目以

在外而明顯憐心處內而闇塞欲明物情

顛倒妄起哀憐故託變蛇以救其病者也

變謂蛇曰吾以一足蹠蹠而行予無知矣今

子之使萬足獨奈何

疏蹠蹠蹠也我以一足跳蹠快樂而行天下簡易無如我者今子驅蹠萬足豈不劬勞如何受生獨異於物發此疑問庶顯天機也

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疏夫唾而噴者實無心於大小而大小之質自分故大者如珠璣小者如濛霧散雜而下其數難舉今蛇之衆足乃是天然機關運動而行不知所以無心自張有同噴唾變以人情起問蛇以天機直答必然之理於此自明

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而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

疏蛇以衆足而遲蛇以無足而速然遲速有無稟之造化欲明斯理故設此疑問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註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

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悅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蕩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損聰明棄知慮縱然忘其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逍遙也

疏天然機關有此動用遲速有無不可改易無心任運何用足哉  
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

疏脊肋也蓬蓬風聲也亦塵動貌也蛇既無足故行必動於脊肋也似像也蛇雖無足而有形像風無形像而鼓動無方自北徂南擊揚溟海無形有力竊有所疑故陳此問庶聞後答也

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踏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黃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

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註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群才之所為使群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為則天下莫不逍遙矣此乃聖人所以為大勝也

疏風雖自北徂南擊揚溟海然人以手指撝於風風即不能折指以脚踏踏於風風亦不能折脚此小不勝也然而飄風卒起羊角乍騰則大廈為之飛揚標柱以之摧折此大勝也譬達觀之士穢迹揚波混愚智於群小之間泯是非於膏塵之內此衆小不勝也而亭毒蒼生造化區宇周二儀之覆載等三光之照燭此大勝也非下凡之所解唯聖人獨能之踏亦有作踏字者錯籍蓋也今不用此解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市而絃歌不輟

疏輟止也宋當為衛字之誤也匡衛邑也孔子自魯適衛路經匡邑而陽虎曾侵暴匡人孔子貌似陽虎又孔子弟子顏尅與陽虎同暴匡邑尅時復與孔子為御匡人

既見孔子貌似陽虎後見顏冠為御謂孔子是陽虎重來所以與兵圍繞孔子達窮通之命故絃歌不止也

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

疏娛樂也臣人既圍理須憂懼而絃歌不止何故如斯不達聖情故此問本亦有作虞字者虞憂也怪夫子憂虞而絃歌不止

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註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

疏諱忌也拒也窮否塞也通泰達也夫子命仲由來語其至理云我忘於窮困而不能獲免者豈非天命也求通亦久而不能得者不過明時也夫時命者其來不可拒其

去不可留故安而任之無往不適也夫子

欲顯明斯理故寄之窮諱而實無窮諱之也

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

註無為勞心於窮通之間

疏夫生當堯舜之時而天下太平使人如器悉其分內故無窮塞當桀紂之時天下暴亂物皆失性故無通人但時屬夷險勢使之然非關運知有斯得失

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

註情各有所安

疏情有所安而忘其怖懼此起譬也

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

註聖人則無所不安

疏聖人知時命達窮通故勇敢於危險之中而未始不安也此合喻也

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註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匡陳羣里無異於紫極開堂也

疏處安息也制分限也告勅子路令其安

心我稟天命自有涯分豈由人事所能制哉

無幾何將甲者進解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疏無幾何俄頃之時也既知是宣尼非開陽虎故將帥甲士前進拜辭遜謝錯誤解圍而退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

疏姓公孫名龍趙人也魏牟魏之公子懷道抱德厭穢風塵先王堯舜禹湯之迹也仁義五德之行也孫龍稟性聰明率才宏辯著守白之論以博辯知名故能合異為同離同為異以可為不可然為不然難百

氏之書皆困窮眾口之辯咸屈生於褒周一時獨步第子孔穿之徒祖而師之擅名當世莫與爭者故曰矜此學問達於至妙忽達莊子猶若井蛙也

今吾聞莊子之言注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

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疏喙口也方道也孫龍雖善於言辯而未  
體虛玄是故聞莊子之言茫焉怪其奇異  
方覺己之學淺始悟莊子語深豈直議論  
不知抑亦智力不逮所以自絀其口更請  
益於魏牟

三十五

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  
埴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  
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  
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  
能若也

疏公子體道清高超然物外識孫龍之淺  
辯鑒莊子之深言故仰天太息歎息而嗤  
笑舉蛙鼈之兩譬明二子之勝負坎井猶  
淺井也蛙蝦蟆也幹井欄也甃井中累磚  
也跗脚跌也還顧視也軒井中赤蟲也亦  
言是到結蟲也蟹小螃蟹也科斗蝦蟆子  
也腋臂下也頤口下也東海之鼈其形宏  
巨隨波游戲暫居平陸而蝦蟆小蟲處於  
淺井形容既劣居處不寬謂自得於井中

見巨鼈而不懼云我出則跳躑井欄之上  
入則休息乎破塹之涯游泳則接腋持頤  
蹶沉則滅跗沒足顧瞻蝦蟹之類俯視科  
斗之徒逍遙快樂無如我者也  
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  
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三十七

註此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  
疏擅專也時安也蛙呼鼈為夫子也言我  
獨專一壑之水而安坎井之樂天下至足  
莫甚於斯處所雖陋可以遊涉夫子何不  
暫時降步入觀下邑乎以此自多務誇於  
鼈也

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  
註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  
疏繫拘也坎井狹小海鼈巨大以小懷大  
理不可容故右膝繞下而已遭拘束也  
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  
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疏逡巡從容也七尺曰仞鼈既左足未入  
右膝以拘於是逡巡却退告蛙大海之狀

夫世人以千里為遠者此未足以語海之  
寬大以千仞為高者亦不足極海之至深  
言海之深大非人所測忽以坎井為至無  
乃劣乎

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益湯之時八  
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堆移不  
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

疏頃少時也久多時也推移變改也堯遭  
洪水命禹治之有功故稱禹特也而堯十  
年之中九年遭潦殷湯八歲之間七歲遭  
旱旱堯不加損湯亦水不加益足明滄波  
浩汗溟渺深宏不為頃久推移豈由多少  
進退東海之樂其在茲乎  
於是埴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  
也

三十八

註以小美大故自失  
疏適適驚怖之容規規自失之貌蛙擅坎  
井之美自言天下無過忽聞海鼈之談注  
然喪其所謂是以通通規規驚而自失也  
而公孫龍學先王之道篤仁義之行困百

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忽聞莊子之言亦猶井蛙之逢海鼃也

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負山商蛇馳河也必不勝任矣註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布效

疏商距馬蛇也亦名商蛇亦名且渠孫龍雖復聰明性識但是俗知非真知也故知未能窮於是非之境而欲觀察莊子至理之言者亦何異乎使童子負於丘山商蛇驅於河海而力微負重智小謀大故必不勝任也

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埒井之蛙與

疏孫龍所學心知狹淺何能議論莊子窮微極妙之言耶祇可辯折是非適一時之名利耳以斯爲道豈非坎井之蛙乎此結譬也

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註言其無不至也

疏趾踰也亦極也大皇天也玄冥妙本也大通迹也夫莊子之言窮理性妙能仰登昊蒼之上俯極黃泉之下四方八極夷然無礙此智隱沒不可測量始於玄極而其道杳冥反於域中而大通於物也

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

註夫遊無窮者非察辯所得

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

註非其任者去之可也

疏規規經營之貌也夫以觀察求道言辯索真雖復規規用心而去之遠矣譬猶以管窺天詎知天之闊狹用錐指地寧測地之淺深莊子道合二儀孫龍德同雖管智

力優劣若此之類既其不知宜其速去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雖畬而歸耳

註以此效彼兩失之

疏壽陵燕之邑邯鄲趙之郡弱齡未壯謂之餘子趙郡之地其俗能行故燕國少年

遠來學步既非本性未得趙國之能捨已效人更失壽陵之故是以用手蹈地匍匐而還也

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

疏莊子道冠重玄獨超方外孫龍雖言辯宏博而不離域中故以孫學莊終無得理若使心生企尚躊躇不歸必當失子之學業忘子之故步此合喻也矣

公孫龍口舌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疏詘聞也逸奔也前聞莊子之談以過視

聽之表後見魏牟之說更超言象之外內殊外隔非孫龍所知故口開而不能合舌舉而不能下是以心神恍惚形體奔馳者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

疏濮水名也屬東郡今濮州濮陽縣是也

楚王楚威王也莊生心處無爲而寄迹淪

釣楚王知莊生賢達屈爲卿輔是以齎持玉帛爰發使命詣於濮水先述其意願以

國境之內委託賢人王事殺繁不無憂累也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筭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

疏龜有神異故割之而卜可以決吉凶也感之以筭覆之以巾藏之廟堂用占國事珍貴之也問此龜者寧生全遠害曳尾泥途之中豈欲割骨留名取貴廟堂之上耶是以莊生深達斯情故救然而不顧之矣

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註性各有所安也

疏莊子係高尚之志志貴山海之逸心類澤雉之養生同泥龜之曳尾是以今使命之速往庶全我之無爲也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

疏姓惠名施宋人爲梁惠王之相惠施博識瞻聞辯名析理既是莊生之友故往訪之

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

疏梁國之人或有來者知莊生才高德大王必禮之國相之位恐有爭奪故謂惠子欲代之言也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註揚兵整旅

疏惠施聞國人之言將爲實錄心靈恐怖慮有咎危故揚兵整旅三日三夜搜索國中尋訪莊子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鵲鷄子知之乎夫鵲鷄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鵲得腐鼠鵲鷄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疏鵲鷄鷄鳳之屬亦言鳳子也練實竹實也醴泉泉甘味如醴也嚇怒而拒物聲也

惠施恐莊生奪已故整旅揚兵莊子因往見之爲其設譬夫鳳是南方之鳥來儀應瑞之物非梧桐不止非溟海不停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凡猥之爲過得臭鼠自美其味仰嚇鳳凰譬惠施滯溺榮華心貪

國相豈知莊子清高無情爭奪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註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疏鷄以腐鼠爲美仰嚇鵲鷄惠以國相爲榮猜疑莊子總合前譬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

疏濠是水名在淮南鍾離郡今見有莊子墓亦有莊惠遨遊之所石絕水爲梁亦言是濠水之橋梁莊惠清談在其上也

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

疏儵魚白儵也從容放逸之貌也夫魚遊於水鳥棲於陸各率其性物皆逍遙而莊子善達物情所以故知魚樂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疏惠施不體物性妄起質疑莊子非魚焉知魚樂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註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

疏若以我非魚不得知魚子既非我何得  
知我若子非我尚得知我我雖非魚何妨  
知魚反而質之令其無難也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  
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註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也

疏惠非莊子故不知莊子莊必非魚何得  
知魚之樂不樂不知之義於此無虧捨其  
本宗給辯以難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循猶尋也惠施給辯有言無理棄初逐  
末失其論宗請尋其源自當無難循本之  
義列在下文

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  
我我知之濠上也

註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  
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  
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  
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  
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

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付入水哉夫物  
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  
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  
樂未足稱妙耳

疏子曰者莊生却稱惠之辭也惠子云子  
非魚安知魚樂者足明惠子非莊子而知  
莊子之不知魚也且子既非我而知我知  
我而問我亦何妨我非魚而知魚知魚而  
歎魚夫物性不同水陸殊致而達其理者  
體其情是以濠上彷徨知魚之適樂鑒照  
群品豈入水哉故寄莊惠之二賢以標議  
論之大體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九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

善六

河 南 郭 象 註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註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  
有樂邪而至樂無歡將以為無樂邪而身  
以存而無憂

疏此假問之辭也至極也樂歡也言寰宇  
之中頗有至極歡樂可以養活身命者無  
有哉

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註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  
所適乃全耳

疏奚何也今欲行至樂之道以活身者當  
何所為造何所依據何所避諱何所安處  
何所從就何所捨去何所歡樂何所嫌惡  
而合至樂之道乎此假設疑問下自曠顯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  
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疏天下所尊重者無過富足財寶貴盛榮華壽命遐長善名今譽所歡樂者滋味爽口麗服榮身玄黃悅目官商煥耳若得之者則為據處就樂所下者貧賤天惡也

疏貧窮卑賤夭折惡名世間以為下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

註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為憂故愚

疏凡此上事無益於人而流徙之俗以不得為苦既不適情遂憂愁懼慮如此修為形體豈不甚愚癡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

註內而形者知足而已

疏夫富豪之家勞神苦思馳騁身力多聚錢財積而不散用何能盡內其形者豈其如斯也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

註故觀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

疏夫位高慮遠祿重憂深是以晝夜思量獻可替不勞形怵心無時暫息其為形也不亦疏乎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懣懣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

註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樂也

疏夫稟氣頑癡生而憂戚雖復壽考而精神懣懣久憂不死翻成苦哉如此為形豈非疏遠其於至樂不亦謬乎

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

註善則過當故不周濟

疏誠實也夫忠烈之士忘身徇節名傳今古見善世間然未知此善是有虛實善若

實也不足以活身命善必虛也不應養活蒼生賴諫諍而太平此足以活人也為忠烈而被戮此不足以活身也

故曰忠諫不聽躡循勿爭註唯中庸之德為然

疏躡循猶順從也夫為臣之法若若無道宜以忠誠之心匡諫君若不聽即須躡循休止若逆鱗強諍必遭刑戮也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

註故當緣督以為經也疏吳王夫差荒淫無道子胥忠諫以遭殘戮若不諫諍忠名不成故諫與不諫善與不善誠未可定矣

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

疏果未定也流俗以貪染為心以色聲為樂未知此樂決定樂邪而倒置之心未可謂信也

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趨者誣誣然如將不

得已

註率群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

疏誣誣趣死貌已止也舉世之人群聚趣

競所歡樂者無<sub>五</sub>五塵貪求至死未能心息之也

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

註無懷而恣物耳

疏而世俗之人皆用色聲為上樂而莊生

體道忘澹故不見其樂亦不見其不樂也

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

註夫無為之樂無憂而已

疏以色聲為樂者未知決定有此樂不若

以莊生言之用虛澹無為為至實之樂

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註俗以鏗鎗為樂美善為譽

疏俗以富貴榮華鏗鎗玉為上樂用美

言俊善為令譽以無為恬澹寂寞虛夷為

憂苦故知至樂以無樂為樂至譽以無譽

為譽也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

非

註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

任則定矣

疏夫有為執滯執是競非而是非無主故

不可定矣無為虛澹忘是忘非既無是非

而是非定者也

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

註百姓足則吾身近乎存也

疏幾近也存在也夫至樂無樂常適無憂

可以養活身心終其天命唯彼無為近在

其中者矣

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

註皆自清寧耳非為之所得

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

註不為而自合故皆化若有意乎為之則

有時而滯也

疏天無心為清而自然清虛地無心為寧

而自然寧靜故天地無為兩儀相合昇降

災福泰而萬物化生若有心為之即不能

已

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

註皆自出耳未有為而出之也

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

註無有為之象

疏夫二儀造化生物無心恍惚芒昧參差

難測芴其從出莫知所由規其形容竟無

象貌覆論芒芴互其文耳

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

註皆自殖耳

疏職職繁多貌也夫春生夏長無物繁多

孰使其然皆自耳尋其源流從無為種植

既無為種植豈有耶

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

註若有為則有不濟也

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註得無為則無樂而樂至矣

疏孰誰也夫天地清寧無為虛廓而昇降

生化而無不為也凡俗之人心靈闇昧孰

滯有欲誰能得此無為哉言能之者乃至

務也若得之者便是德合二儀冥符至樂

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

疏莊惠二子為淡水素交既有死亡理須往弔之

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疏箕者垂兩脚如簸箕形也盆甕瓦缶也

莊子知生死之不二達哀樂之為一是以妻亡不哭鼓篋而歌垂脚箕踞敖然自樂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疏共妻居處長養子孫妻老死亡竟不哀哭乖於人理足是無情加之鼓歌一何太甚也

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然然

疏然猶如是也世人皆欣生惡死哀死樂

生故我初聞死之時何能獨無然然驚歎也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

疏莊子聖人妙達相本故觀察初始本自

無生未生之前亦無形質形質之前亦復無氣從無生有假合而成是知此身不足惜也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夏

四時行也

疏大道在恍惚之內造化芒昧之中和雜

清濁變成陰陽二氣二氣凝結變而有形形既成就變而生育且從無出有變而為

生自有還無變而為死而生來死往變化循環亦猶春秋夏四時代序是以達人

觀察何哀樂之有哉

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數數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註未明而繫已達而止斯所以諷有情者

將今推至理以遣累也

疏偃然安息貌也巨室謂天地之間也且

夫息我以死卧於天地之間譬彼炎涼何得隨而哀慟自覺不通天命故止哭而鼓

篋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崙之虛黃帝之所休

疏支離謂支體離折以明忘形也滑介猶

滑稽也謂滑稽擬特以忘智也欲顯叔世

澆訛故號為叔也冥闇也伯長崐崙人身

也言神智杳冥堪為物長崐崙玄遠近在人身丘墟不平俯同世俗而黃帝聖君先

臨區宇休心息智寄在凡庸是知至道幽玄其則非遠故託二叔以彰其義也

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屢屢然惡之

疏屢屢驚動貌柳生者易生之木木者棺

槨之象此是將死之徵也二叔遊於崐崙

觀於變化俄頃之間左臂生柳蹙然驚動似欲惡之也

支離叔曰子惡之乎

疏相與觀化貴在虛忘屢然驚動似有嫌惡也

滑介叔曰亡予何惡

疏亡無也觀化之理理在忘懷我本無身何惡之有也

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

疏夫以二氣五行四支百體假合結聚借而成身是知生者塵垢穢累非真物者也死生為晝夜

疏以生為晝以死為夜故天不能無晝夜

人焉能無死生

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註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

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

疏我與子同遊觀於變化化而及我斯乃是當待終有何嫌惡既冥死生之變故合至樂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撒以馬捶因而問之

疏之過也慨然無潤澤也撒打擊也馬捶

猶馬杖也莊子適楚遇見髑髏空骨無肉朽骸無潤澤以馬杖打擊因而問之欲明

死生之理均齊故寄髑髏寓言答問也

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

疏夫子貪欲資生失於道理致使夭折性命而骸骨為此乎

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

疏為當有亡國征戰之事行陳斧鉞之誅而為此乎

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

疏或行姦盜不善之行世間共惡人倫所恥遺愧父母羞見妻孥慚醜而死於此乎

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

疏餒餓也或遊學他鄉衣糧乏盡患於飢凍死於此乎

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疏春秋猶年紀也將子有黃髮之年耆艾之壽終於天命卒於此乎

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

疏卒終也援引也初達枯骨援馬杖而擊之問語既終引髑髏而高枕也

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

說乎

疏觀於此子所言皆是生人之累患欲論死道則無此憂虞子是生人頗欲聞死人之說乎莊子睡中感於此夢也

莊子曰然

疏然許髑髏欲其死說

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

疏夫死者魂氣昇於天骨肉歸乎土既無

四時炎涼之事寧有君臣上下之累乎從容不復死生故與二儀同其年壽雖南面稱孤王侯之樂亦不能過也

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

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

疏莊子不信髑髏之言更說生人之事欲使司命之鬼復骨肉反妻子歸閭里頗欲

之乎

髑髏深嘆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註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之情既齊則無爲當生而憂死耳此莊生之旨也

疏深頌感頌憂愁之貌也既聞司命復形

反於鄉里於是實愁頓蹙不用此言誰能復爲生之勞而棄於南面王之樂耶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

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

疏顏回自西之東從魯往於齊國欲將三

皇五帝之道以教齊侯尼父恐不逞機故有憂色於是子貢避席自稱小子敢問夫子憂色所由

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

曰諸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疏諸容受也懷包藏也綆繩索也夫容小

之器不可以藏大物短促之繩不可以引

深井此言出管子之書孔丘善之故引以爲譬也已

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

不可損益

註故當任之而已

疏夫人稟於天命愚智各有所成受形造化情好咸著所適方之鳬鶴不可益損故當任之而無不當也

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

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

惑人惑則死

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惑如

何

疏黃帝堯舜五帝也燧人神農三皇也恐顏回將三皇五帝之道以說齊侯既而步

驟殊時澆淳異世執持聖迹不逞機緣齊

侯聞此大言未能領悟求於己身不能得

解脫不得解悟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

已必殺顏回

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

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

疏郭外曰郊御迎也九韶舜樂名也太牢

牛羊豕也昔有海鳥名曰爰居形容極大

頭高八尺避風而至止魯東郊實是凡鳥

而妄以爲瑞臧文仲禮之故有不智之名

也於是奏韶樂設太牢迎於太廟之中而

觴宴之也而臧文仲用爲神鳥非關魯侯

但飲鳥於魯廟之中故言魯侯觴之也

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

疏夫韶樂太牢乃養乃善而施之爰居非

所養聽故目眩心悲數日而死亦猶三皇

五帝其道高遠施之齊侯非所聞之也

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

疏韶樂牢觴是養人之具非養鳥之物也

亦猶顏回以己之學術以教於齊侯非所

樂也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

之江湖食之鰭鱉隨行而止委蛇而處

疏壇陸湖渚也鰭泥鰭也鰭白魚子也逶

迤寬舒自得也夫養鳥之法宜棲茂林放

洲渚食魚子浮江湖逐群飛自閑放此以

鳥養之法養鳥者也亦猶齊侯率已所行

逍遙自得無所羨也

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詭詭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

疏奚何也詭詭詭也咸池堯樂也洞庭之野謂天地之間也還繞也咸池九韶唯人愛好鳥鳥諸物惡聞其聲愛好則繞而觀之惡聞則高飛深入既有欣有惡八音何用為乎

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

疏魚好水而惡陸人好陸而惡水彼之人魚稟性各別好惡不同故死生斯異豈唯二種萬物皆然也

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

註各隨其情

疏先古聖人因循物性使人如器不一其能各稱其情不同其事也是知將三皇之道以說齊侯者深不可也

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特

註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特

疏夫因實立名而名以召實故名止於實不用實外求名而義者宜也隨宜施設適性而已不用捨己效人如是之道可謂條

理通達而福德扶持者矣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據達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

註各以所遇為樂

疏據也從傍也禦寇困於行李食於道

傍仍見枯朽髑髏形色似父言百歲者舉其大數髑髏隱在蓬草之下遂拔却蓬草

因而指麾與言然髑髏以生為死以死為生列子則以生為生以死為死死各執一方未足為定故未嘗死未嘗生也

汝果養乎予果歎乎

註歡養之實未有定在

疏汝欣欣冥冥冥果有怡養乎我悅人倫人倫決可歎乎通情所遇未可定之者也有幾種有幾

註變化種數不可勝計

疏陰陽造物轉變無窮論其種類不可勝計之也

得水則為鼃

疏潤氣生物從無生有故更相繼續也

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蟻之衣

疏鼃蟻之衣青苔也在水中若張綿俗謂之蝦蟆之衣也

生於陵屯則為陵駟

疏屯阜也陵駟車前草也既生於陵阜高

陸即變為車前也

陵駟得鬱棲

疏鬱棲鬱棲也陵駟既老變為糞土也

則為鳥足

疏糞壤復化生鳥足之草根也

鳥足之根為蟻蟪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

疏蟪蟪蟪蟲也胥胡蝶名也變化無恒故根為蟻蟪而葉為胡蝶也

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鵲援

疏鵲援蟲名也胥得熱氣故作此蟲狀如

新脫皮毛形容雅淨也

鵲撮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

疏乾餘骨鳥口中之沫化為斯彌之蟲斯彌為食鹽

疏酢甕中蟻蠅亦為之醯雞也

願軀生乎食醯黃軀生乎九猷

疏軀亦蟲

替芮生乎腐蠹

疏並蟲名也腐蠹螢火蟲也亦言是粉鼠

蟲

羊奚比乎不尊久竹

疏並草名也

生青寧

疏羊奚比合於久竹而生青寧之蟲也

青寧生程

疏亦蟲名也

程生馬馬生人

疏未詳所據

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註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疏機者發動所謂造化也造化者無物也人既從無生有又反入歸無也豈唯在人萬物皆爾或無識變成有識有識變為無識或無識變為無識或有識變為有識千萬變化未始有極也而出入機變謂之死生既知變化無窮寧復欣生惡死體斯趣旨謂之至樂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一

卷七

河 南 郭象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真 疏

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

註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

註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

疏夫人之生也各有素分形之妍醜命之脩短奚及貧富貴賤愚智窮通一毫已上

無非命也故達生於性命之士性靈明照

終不貪於分外為已事務也一生命之所

鍾者皆智慮之所無奈何也

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

矣

註知止其分物稱其生斯足矣有餘則

傷

疏物者謂資貨衣食旦夕所須夫順養身

形先須用物而物有分限不可無涯故凡

鄙之徒積聚有餘而養衛不足者世有之

矣

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

註守形太甚故生亡也

疏既有此浮生而不能離形遺智愛形太甚亡失全生之道也如此之類世有之矣

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

註非我所制則無為有懷於其間

疏生死去來委之造物妙達斯原故無所惡

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

註故彌養之而彌失之

疏夫壽夭去來非己所制而世俗之人不悟斯理貪多貨貨厚養其身妄謂足以存生深可悲歎

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

註養之彌厚則死地彌至

疏厚養其形彌速其死故決定不足以存生

則世莫足為哉

註莫若放而任之

疏夫馳逐物境本為養生生既非養所存故知世間物務何足為也

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

註性分各自為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

疏分外之事不足為也分內之事不可不為也夫目見耳聽足行心知者稟之性理雖為無為故不務免也

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

註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

疏幾盡也更生日新也夫欲有為養形者無過棄却世間分外之事棄世則無憂累無憂累則合於正真平等之道平正則冥

於日新之變故能盡道之玄妙

事莫足棄而生莫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

註所以遺棄之

疏人世虛無何足捐棄生涯空幻何足遺

忘故棄世事則形逸而不勞遺生涯則神凝而不損也

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

註俱不為也

疏夫形全不擾故能保先天命精固不虧所以復本還原形神全固故與玄天之德為一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

註無所偏為故能予萬物

疏夫二儀無心而生化萬物故與天地合

德者群生之父母

合則成體散則成始

註所在皆成無常處

疏夫陰陽混合則成體質氣息離散則反於未生之始

形精不虧是謂能移

註與化俱也

疏移者遷轉之謂也夫不勞於形不虧其精者故能隨變化而與物俱遷也

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註還輔其自然也

疏相助也夫遣之又遣乃曰精之又精是以反本還元輔於自然之道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

註其心虛故能御群實

疏古人稱師曰子亦是有德之嘉名貝斯

二義故曰子列子即列禦寇也姓尹名喜

字公度爲函谷關令故曰關令尹真人是

老子弟子懷道抱德故禦寇詢之也室塞

也夫至極聖人和光匿耀潛伏行世混跡

同塵不爲物境障礙故等虛室空而無塞

本亦作空字

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註至適故無不可耳非物往可之

疏冥於寒暑故不能災一於高卑故心不

恐懼

請問何以至於此

疏總結前問意也

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

疏夫不爲外物侵傷者乃是保守純和之

氣養於性澹之心而致之也非關運役心

智分別巧詐勇決果敢而得之

列子語汝

疏命禦寇令復坐我告汝至言也

凡有觀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

註唯無心者獨遠耳

夫莫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註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

疏夫形觀聲色可見聞者皆爲物也二彼

俱物何足以遠亦何足以先至乎俱是聲

色故也唯當非色非聲絕視絕聽者故能

超觀象之外在萬物之先也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註常遊於極

疏夫不色不形故能造形色者也無變無

化故能變化於萬物者也是以群有從造

化而受形任變化之妙本

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

註夫至極者非物所制

疏夫得造化之深根自然之妙本而窮理

盡性者世間萬物何得止正而控馭焉故

當獨往獨來出沒自在秉正御機於何待

焉

彼將處乎不淫之度

註止於所受之命

疏彼之得道重人方將處心虛澹其度量

宏博終不滯於世間

而藏乎無端之紀

註冥然與變化日新

疏大道無端無緒不始不終即用比混沌

而爲配綱故聖人藏心晦跡於恍惚之鄉

也

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註終始者物之極

疏夫物所始終謂造化也言生死始終皆

是造化物固以終始爲造化也而聖人於

任乎自然之境教遊乎造化之場

壹其性

註飾則二矣

疏率性而動故不二也

養其氣

註不以心使之

疏吐納虛夷故愛養元氣

合其德

註不以物離性

疏抱一不離故常與玄德冥合也

以通乎物之所造

註萬物皆造放自爾

疏物之所造自然也既一性合德與亦相應故能達至道之原通自然之本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莫自入焉

疏是者指斥以前聖人也自從也若是者

其保守自然之道全而不虧其心神凝照

會無間卻故世俗事物何從而入於靈府哉

夫醉者之隆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

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

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還物而不

惛

疏自此已下凡有三譬以況聖人任獨無

心一者醉人二者利劍三者飄瓦此則是

初夫醉人乘車忽然顛墜須復困疾必當

不死其謂心無緣慮神照凝全既而乘墜

不知死生不入是故還於外物而情無惛

懼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

註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者也

而況得全於天平

疏彼之醉人因於酒猶得暫時凝澹不

為物傷而況德全聖人冥於自然之道者

乎物莫之傷故其宜矣

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註不關性分之外故曰藏

疏夫聖人照等三光智周萬物藏元塞智

於自然之境故物莫之傷矣

復讎者不折鍊干

註夫干將鍊鉞雖與讎為用然報讎者不

事折之以其無心

疏此第二諭也干將鍊鉞並古之良劍雖

用劍殺害因以結讎而報讎之人終不瞋

怒此劍而折之也其為無心故物莫之害

也

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

註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者由其

無情

疏飄落之瓦偶爾傷人雖忤逆褊心之夫

終不怨恨為瓦是無心之物此第三諭也

是以天下平均

註凡不平者由有情

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

註無情之道大矣

疏夫海內清平遐荒靜息野無攻戰之亂

朝無殺戮之刑者蓋由此無為之道無心

聖人故致之也是知無心之義大矣

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

註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

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

疏郭註云不慮而知開天者也知而後感

開人者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智

之用郭得之矣無勞更釋

開天者德生

註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  
開人者賊生

註知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斯賊生也  
疏夫率性而動動而常寂故德生也運智  
御世爲害極深故賊生也老經云以智治  
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也  
不厭其天不忽於人

註任其天性而動則人理亦自全矣

疏常用自然之性不厭天者也任智自照

於物斯不忽人者也

民幾乎以其真

註民之所患偽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

於性動也

疏幾盡也因天任人性動智用而人天無

別知用不殊是以率土盡真蒼生無偽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掇之也

疏病僂老人曲腰之貌承蜩取蟬也掇拾也  
也孔子聘楚行出林麓之中遇老公以竿

承蜩如佞拾地芥一無遺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

疏怪其巧妙一至於斯故問其方答云有道也

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

註累二丸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故其

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也

疏錙銖稱兩之微數也初學承蜩時經半

歲運手停審故所失不多

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

註所失愈多

疏時節猶久累九微多所承之蜩十失其

一也

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註停審之至故乃無所復失

疏累五丸於竿頭一無墜落停審之意遂

到於斯是以承蜩蟬猶如佞拾

吾處身也若檉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

註不動之至

疏拘謂研殘枯樹枝也執用也我安處身

心猶如枯樹用臂執竿若槁木之枝凝寂

停審不動之至斯言有道此之謂也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

疏二儀極大萬物甚多而運智用心唯在

蜩翼蜩翼之外無他緣慮也

吾不及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  
得

註遺彼故得此

疏反側猶變動也外息攀緣內心凝靜萬

物雖衆不奪蜩翼之知是以事同拾芥何

爲不得也

孔子顏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

僂丈人之謂乎

疏夫運心用志凝靜不離故累九承蜩妙

疑神鬼而尼父勉勗門人故云病僂丈人

之謂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

舟若神

疏觴深淵名也其狀似枅因以爲名在宋

國也津人謂津濟之人也操捉也顏面審

經行李濟渡斯淵而津人操舟甚有方便  
其便僻機巧妙若神鬼顏回怪之故問夫  
子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

註言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耳

疏顏回問可學答曰好遊涉者數習則能

夫物雖稟之自然亦有習以成性者

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

註没人謂能驚沒於水底

疏註云謂驚沒水底驚鴨子也謂津人便

水没入水下猶如鴨鳥沒水因而捉舟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

者數能忘水也

註習以成性遂若自然

疏好遊於水數習故能心無忌憚忘水者

也

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

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註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

退於坂也

疏好水數遊習以成性遂使顧視淵潭猶  
如陵陸假令舟之顛覆亦如車之却退於  
阪

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註覆却雖多而猶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

也

疏舍猶心中也隨舟進退方便萬端陳在

目前不關懷抱既不忘水豈復勞心

惡往而不暇

註所遇皆閒暇也

疏率性操舟任真遊水心無矜係何往不

閒豈唯操舟學道亦爾但能忘遣即是達

生

以无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瘖

註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

疏注射也用无器賤物而戲賭射者既心

無矜惜故巧而中也以鈎帶賭者以其物

稍貴恐不中燥故心生怖懼而不著也用

黃金賭者既是極貴之物矜而惜之故心

智昏亂而不中也是以津人以忘遣故若

神射者以矜物故昏亂是以矜之則拙忘  
之則巧勗諸學者幸志之焉

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

拙

註夫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也

疏夫射者之心巧拙無二為重於外物故

心有所矜只為貴重黃金故內心昏拙豈

唯在射萬事亦然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

註學生者務中適

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

疏姓田名開之學道之人姓祝名腎懷道

者也周公之胤莫顯其名食采於周謚曰

威也素聞祝腎學養生之道開之既從遊

學未知何所聞乎有此咨疑庶稟其術

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簣以待門庭亦何聞於

夫子

疏開之謂祝腎為夫子拔簣掃帚也言我

操提掃帚參侍門戶灑掃庭前而已亦何

敢輒問先生之道乎古人事師皆擁篲以

充役也

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

疏讓猶謙也養生之道寡人願聞幸請指陳不勞謙遜

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疏我承祝腎之說養生譬之牧羊鞭其後者令其折中

威公曰何謂也

疏未悟田開之言故更發疑問

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

虎餓虎殺而食之

疏姓單名豹魯之隱者也巖居飲水不爭名利雖復年事長老而形色不衰又處山

林忽遭餓虎所食

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

疏姓張名毅亦魯人也高門富貴之家也縣簿垂簾也言張毅是流俗之人追奔世

利高門甲第朱戶垂簾莫不駢駟參謁趨走慶弔形勞神弱困而不休於是內熱發背而死

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註夫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適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

疏單豹寡欲清虛養其內德而虎食其外張毅交游世貴養其形骸而病攻其內以死此二子各滯一邊未為折中故並不鞭

其後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

註曰藏既內矣而又入之此過於入也

疏註云入既入矣而又藏之偏滯於處此單豹也

無出而陽

註陽既外矣而又出之此過於出也

疏陽顯也出既出矣而又顯之偏滯於出此張毅也

崇立其中央

註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也

疏槁木也不滯於出不滯於處出處雙遣如槁木之無情妙捨二邊而獨立於一中之道

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註名極而實萬也

疏夫因名詮理從理生名若得已前三句語意者則理窮而名極者也亦言得此三者名為證至極之人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

疏塗道路也夫路有劫賊險難可畏十人同行一人被殺則親情相戒不敢輕行殫盛卒伍多結徒伴斟量平安然後敢去豈不知全身遠害乎

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註十殺一耳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

疏衽衣服也夫塗路患難十殺其一猶相

戒慎不敢輕行況飲食之間不能將卽柩席之上恣其淫蕩動之死地萬無一全舉世皆然深爲罪過

祝宗人玄端以臨宰筮說彘

疏祝祝史也如今太宰六祝官也玄端衣冠筮也彘豬也夫饗祭宗廟必有祝史具於玄端冠服執版而祭鬼神未祭之間臨圖說彘說彘之文在於下也

曰汝其惡死吾將三月據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手

疏養也俎盛肉器也謂彫飾之俎也說彘曰汝何須好生而惡死乎我將養汝以好食齋戒以潔清藉神坐以白茅置汝身於俎上如此相待豈不欲爲之手

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僮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註欲聽則身亡理常俱耳不問人獸也疏錯置也豚畫飾也楠筴車也謂畫輅車

也聚僮棺槨也爲彘謀者不如置之園內食之糟糠不用白茅無勞彫俎自爲謀則苟且生時有乘軒戴冕之尊死則置於棺中載於楯車之上則欲得爲之爲彘謀則去白茅彫俎自爲謀則取於軒冕楯車而異彘者何也此蓋顛倒愚癡非達生之性者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

疏公即桓公小白也畋獵於野澤之下而使管夷吾御車公因見鬼心有所怖懼執管之手問之答曰臣無所見此章明凡百病患多因妄係而成

公反談詒爲病數日不出

疏談詒是懈怠之容亦是數問之貌既見

鬼憂惶而歸遂成病患所以不出

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

疏姓皇子字告敖齊之賢人也既聞公有病來問之云公安係在心自遭傷病鬼有

何力而能傷公欲以正理達其邪病也夫忿瀟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

疏夫人忿怒則瀟聚邪氣於是精魂離散不歸於身則心虛弊犯神道不足也

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

疏夫邪氣上而不下則上攻於頭令人心怖懼鬱而好怒下而不上陽伏陰散精神恍惚故好忘也夫心者五藏之主神靈之宅故燕當身心則爲病

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

疏公問所由答言有鬼

沈有履窺有髻

疏沈者水下泥之中有鬼曰履窺神其狀如美女著赤衣名髻也

戶內之煩壤雷震處之

疏門戶內糞壤之中其間有鬼名曰雷霆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蟄躍之

疏人宅中東北牆下有鬼名倍阿鮭蟄躍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幘帶劍持

戰

西北方之下者則決陽處之

疏豹頭馬尾名曰決陽

水有罔象

疏註云狀如小兒黑色赤衣大耳長臂名

曰罔象

丘有萃

疏其狀如狗有角身有文彩

山有夔

疏大如牛狀如鼓一足行也

野有傍徨

疏其狀如蛇兩頭五彩

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

疏桓公見鬼本在澤中既聞委蛇故問其狀

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

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

見之者殆乎霸桓公慨然而笑曰此寡人之

所見者也

疏驟喜笑貌也殆近也若見委蛇近爲霸

主桓公聞說大笑歡之我所見正是此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註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愚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疏聞說委蛇情中暢適於是整衣冠共語論不終日而情抱豁然不知疾病從何而去也

紀渚子爲王養鬬雞

疏姓紀名渚子亦作消字隨字讀之爲齊

王養雞擬聞也此章明不必稟生知自然之理亦有積習以成性者

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

疏養經十日堪闕乎答曰始恃驕矜自恃意氣故未堪也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鶴景

疏見聞他雞猶相應和若形聲影響也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威氣

疏顧視速疾意氣強盛心神尚動故未堪也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疏幾盡也都不驕矜心神安定雞雖之鳴以無變惜養雞之妙理盡於斯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註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

疏神識安閑形容審定遙望之者其猶木雞不動不驚其德全具他人之雞見之反走天下無敵誰敢應乎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

疏呂梁水名解者不同或言是西河離石

有黃河縣絕之處名呂梁也或言蒲州二百里有龍門河水所經瀑布而下亦名梁

或言宋國彭城縣之呂梁八尺曰仞計高

二十四丈而縣下也今者此水縣注名高

蓋是寓言談過其實耳鼃者似鼃而形大

鼃者類魚而有脚此水瀑布既高流波峻駛遂使激湍騰沫三十里至於水族尚不

能游況在陸生如何可涉

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

疏激湍沸涌非人所能游忽見丈夫謂之遭溺而困苦故命弟子隨流而拯接之

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

疏塘岸也既安於水故散髮而行歌自得逍遙救游岸下

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

疏丈夫既不憚流波行歌自若尼父怪其如此從而問之我謂汝爲鬼神審觀察乃人也汝能履深水頗有道德乎

曰亡吾無道

疏答云我更無道術直是久游則巧習以

性成耳

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疏我初始生於陵陸遂與陵爲故舊也長大游於水中習而成性也既習水成性心

無懼憚恣情放任遂同自然天命也

與齊俱入與汨偕出

註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

疏湍沸旋入如礧心之轉者齊也回復騰漫而出者汨也既與水相宜事符天命

故出入齊汨曾不介懷郭註云磨翁而入者關東人喚礧爲磨磨翁而入是礧鉅轉也

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

註任水而不任己

疏隨順於水委質從流不使私情輒懷連

拒從水尚爾何況唯道是從乎

此吾所以蹈之也

疏更無道術理盡於斯

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疏未開斯旨請重釋之

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註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生生之道何

往而不通也

疏此之三義並釋於前無勞重解也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

註不似人所作也

疏姓梓名慶魯大匠也亦云梓者官號鐻

者樂器似夾鍾亦言鐻似虎形刻木爲之彫削功妙不類人工見者驚疑謂神鬼之所作也

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

疏魯侯見其神妙怪而問之汝何道術爲

此鐻焉

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

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

疏梓答云臣是工巧材人有何藝術雖復

如是亦有一法焉臣欲爲鐻之時未嘗輒

有榮緣損耗神氣必齋戒清潔以靜心靈

也

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

疏心跡既齊凡經三日至於慶弔賞罰官

爵利祿如斯之事並不入於情田



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

疏齋日既多心靈漸靜故能非譽雙遣巧

拙兩忘

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技形體也當是時也

無公朝

註視公朝若無則跼蹙之心絕矣

疏輒然不敢動貌也齊深既久情義清虛

於是百體四肢一時忘遣輒然不動均於

枯木既無意於公私豈有懷於朝廷哉

其巧專而外滑消

註性外之事去也

疏滑亂也專精內巧之心消除外亂之事

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錄

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

註必取材中者也

疏外事既除內心虛靜於是入山林觀看

天性好木形容軀貌至精妙而成事堪為

錄者然後就手加工焉若其不然則止而

不為

則以天合天

註不離其自然也

疏機變雖加人工木性常因自然故以合

天也

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註蓋因物之妙故乃疑是鬼神所作也

疏所以錄之微妙疑似鬼神者只是因於

天性順其自然故得如此此章明順理則

巧若神鬼性非則心勞而自拙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

莊公以為文弗過也

疏姓東野名稷古之善御人也以御事魯

莊公左右旋轉合規之圓進退抑揚中繩

之直莊公以為組織織文不能過乎此之

妙也

使之鉤百而反

疏任馬旋回如鉤之曲百度反之皆復其

跡

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

疏姓顏名闔魯之賢人也入見莊公初不

信故密不應焉

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

疏少時之頃馬困而敗公問顏生何以知

此

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註斯明至當之不可過也

疏答馬力竭盡而求其過分之能故知必

敗也非唯車馬萬物皆然

工倭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

疏旋規也規圓也稽留也倭是堯時工人

稟性極巧蓋用規矩手隨物化因物施巧

不稽留也

故其靈臺而不極

註雖工倭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

者也

疏任物因循忘懷虛淡故其靈臺凝一而

不極指也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

註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也

知忘是非心之適也

註是非生於不適耳

疏夫有履有帶本為足為要今既忘足要履帶當闊適亦猶心懷憂戚為有是非今則知忘是非故心常通樂也

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

註所遇而安故無所所變從也

疏外智凝寂內心不移物境虛空不從事

乃契會真道所在常適

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註識適者猶未適也

疏始本也夫體道虛忘本性常適非由感

物而後歡娛則有時不適本性常適故無

往不歡也斯乃忘適之適非有心適

有孫休者

疏姓孫名休魯人也

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

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

遇世宿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

惡遇此命也

疏踵頻也詫告也數也不能迷道而怨述

遭頻來至門而數也姓扁名子慶魯之賢

人孫休之師也孫休俗人不達天命頻詣門而言之我居鄉里不見道我不修飾臨

於厄難不見道我無勇武而營田於平原

逢歲不熟禾稼不收處朝廷以事君不遇

聖明不康好爵遭州部而放逐被鄉閭而

賓棄有何罪於上天苟遇斯之運命

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

膽遺其耳目

註聞付自然也

疏夫至人立行虛遠清高故能內忘五藏

之肝膽外遺六根之耳目蕩然空靜無纖

介於胃臆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

註凡此真性皆塵垢也

逍遙乎無事之業

註凡自為者皆無事之業也

疏芒然無心之貌也彷徨是縱放之名逍

遙是任適之稱而處染不染縱放於累塵

之表涉事任適於物務之中也

是謂為而不恃

註率性自為耳非恃而為之長而不宰

註任其自長耳非宰而長之

疏接物施化不恃藉於我我勞長養黎元

豈斷割而從已事出老經

今汝師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

日月而行也

疏汝光飾心智驚動愚俗修營身形顯他

汗穢昭昭明白自炫其能猶如擔揭日月

而行於世也豈是韜光匿耀以蒙養恬哉

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大於聾盲

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

哉子往矣

疏而汝也得軀貌完全九竅具足復免中

塗大於聾盲跛蹇又得預於人倫偕於人

數慶幸矣莫甚於斯有何容暇怨於天道

子宜速往無勞辭費

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

疏孫休聞道而出扁子言訖而歸俄頃之

間子慶嗟數也

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數乎

疏扁子門人問其嗟歎所以

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

疏孫休頻來踵門而詫述已居世坎軻不

平吾遂告以至人深玄之德而器小言大

慮有漏機恐其驚迫更增其惑是以吁歎也

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

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

言是邪被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

疏若孫子言是扁子言非非理之言必不

惑是若扁子言是孫子言非彼必以非故

來詣斯求是進退尋責何罪有乎先主之

數終成虛假

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

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

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

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註各有所便也

疏此爰居之鳥非應瑞之物魯侯濫賞饗

以太牢事顯前篇無勞重解

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

之若載鼙以車馬樂鷄以鍾鼓也彼又惡能

無驚乎哉

註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

矣哉

疏鼙小鼠也鷄雀也孫休是寡識少聞之

人應須歎曲啓發其事今乃告以至人之

德大道玄妙之言何異乎載小鼠以大車

娛鷄雀以韶樂既御小而用大亦何能無

驚懼者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一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二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

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

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疏既同曲轅之樹又類商丘之不材無

用故終其天年也

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

疏舍息也

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

疏門人呼莊子爲夫子也豎子童僕也

豎子請曰其一能爲其一不能鳴請殺主

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

日此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

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

夫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

也故未免乎累

註設將處此耳以此未免於累竟不處

疏言材者有爲也不材者無爲也之間中道也雖復離彼二偏處茲中一既未遣中亦猶人不能理於人屬不能同於屬故似道而非直道猶有斯於累也

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

疏夫乘玄道至德而浮遊於世者則不如此也既遣二偏又忘中一則能虛通而浮遊於代爾

無譽無訾一龍一蛇

註訾毀也龍出也蛇處也言道無材與不

材故毀譽之材都失也

與時俱化

疏此遣中也既遣二偏又忘中一遣之又遣玄之又玄

而無肯專爲

疏言既妙道中一遠超四句豈復諂情毀譽惑意龍蛇故當世浮沈與時俱化何肯偏滯而專爲一物也

一上一下以和爲量

疏言至人能隨時上下以和爲同度量

浮遊乎萬物之祖

疏以大和等重遊造物之祖宗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

疏物不相物則無憂患

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

註故莊子亦處焉

疏郭註云故莊子亦處焉

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

疏倫理也共俗物傳習則不知前也

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柱尊則榮

疏合則離之成者必毀清廉則被挫傷尊

貴者又遭嫌疑世情險險何可必固又廉

則傷物物不堪化則反挫也自尊財物物

不堪辱反有嫌疑也

有爲則虧賢則謀

疏虧損也有爲則損也賢以志高爲人之

所謀也

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

疏言已上賢與不肖等事何必爲也必則

偏執名中所以有成虧也

悲夫弟子志之

疏悲夫歎聲也志記也

其唯道德之鄉手

註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者爲能涉變而常通耳

疏言能用中平之理其唯道德之鄉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

疏姓熊名宜僚隱於市南也

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

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

疏先王謂王季文王先君謂周公伯禽也

親而行之無須吏離居

疏離散也居安居也

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

之術淺矣

註有其身而矜其國故雖憂懷萬端尊賢

尚行而患慮愈深矣

疏言敬鬼神尊賢之法其法未除也

夫豐狐文豹

疏豐大也以文章豐美毛衣悅澤故爲人

所害

利也

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

言雖飢渴猶斟酌明旦無人之時相命於

江湖之上扶疎草中而求食也

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

疏機辟豈罕也言斟酌定計如此猶不免

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註欲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也

疏剝形忘身也去皮忘國也酒心忘智也

去欲息貪也無人之野謂道德之鄉也郭

註云欲令無其身忘其國任其自化

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

南華真經注疏 卷二

疏作謂耕作也藏謂藏貯也君既懷道民亦還淳

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

將疏義宜也將行也

猖狂妄行疏猖狂無心也妄行混跡也

乃蹈乎大方註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手

疏道方也猖狂恣任混跡妄行乃能蹈大方之道

其生可樂其死可葬

註言可終始處之

疏郭註云言可以終始處之也

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註所謂去國捐俗謂蕩除其習中也

疏捐棄也言棄俗與無為至道相輔導而行也

何

註真謂欲使之南越

疏迷悟性殊故致魯越之隔也

市南子曰君無形倨

註形倨躡礙之謂

疏勿恃高尊形容倨傲

無留居註留居滯守之謂

疏隨物任運無滯榮觀

以為君車註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戴也

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君誰與為鄰吾無

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

疏未體獨化不能忘物也

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

註所謂知足則無所不足也

疏言道不資物成而但恬淡耳

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

疏江謂智也海謂道也涉上善之之江遊

大道之海

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

註絕情欲之遠也

疏寧知窮極哉

送君者皆自崖而反

註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

疏送君行邁至于道德之鄉民反其自守

素分崖分也

君自此遠矣

註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

○ 疏自從也君從此清高道德玄遠也

故有人者累

註有人者有之以爲己私也

疏君臨魯邦富贍人物爲我已深成病

累也

見有於人者憂

註見有於人者爲人所役用也

疏言未能忘魯見有於人是以敬鬼事賢

矜人恤衆爲臨役寧非憂患

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

註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

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已斯

非見有於人也

疏郭註云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

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

役已斯非見有於人也

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

莫之國

註欲今蕩然無有國之懷

○ 疏大莫猶大無也言天下無能雜之

○ 方舟而濟於河

疏相舟兩並曰方舟

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

疏褊狹急也不怒者緣舟虛故也

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飲之一呼而不聞再

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

疏惡聲罵辱也

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

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註世雖變其於虛已以免害一也

疏虛已無心也

北宮奢

疏姓北宮名奢居北宮因以爲姓衛之大

夫也

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鍾爲壇手郭門之外

疏言爲鍾先須設祭所以爲壇也

三月而成上下之縣

疏上下調八音備故曰縣

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

○ 疏周王慶忌之子周之大夫言見鍾壇極

○ 妙怪而問焉

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

註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也

疏郭註云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

也

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

註還用其本性也

疏郭註云還用本性

侗乎其無識

註任其純朴而已

疏侗乎無情之貌任其淳朴而已  
儻乎其怠疑

註無所趣也

疏儻無慮也怠退也言孤疑思慮之事並已去矣

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

註無所忻悅

疏萃聚也言物之萃聚芒然不知物之去來亦不迎送此下各任物也又芒昧恍惚

心無的當隨其迎送任物往來

來者勿禁往者勿止

註任彼也

疏百姓懷來者未防禁而去者亦無情而

留止也

從其彊梁

註順乎梁也

隨其曲傳

註無所係也

疏傳

者隨而順之

因其自窮

註用其不得不爾

疏因任百姓各於其所情也

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

註當故無損

疏雖設賦歛而未嘗抑度各率其性是故略無任損者也

而況有大塗者乎

註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為斯大塗之塗也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疏塗道也直致任物已任枉損況營大道神化無為三月而成何怪之有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

疏楚昭王召孔子自魯聘楚途經陳蔡二國之間居之徒眾既多陳蔡之人謂

孔子是陽虎所以起兵圍之門人飢餓七日不起火食窘迫困苦也

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

註自同於好惡耳聖人無好惡也

疏太公老之稱也任名也幾近也然猶如是也尼父既遭圍繞太公弔而問之曰子

近死乎答云如是曰子嫌惡乎答云如是也

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

意怠其為鳥也翮翮翬翬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

註既弘大舒緩又心無常係

疏試言長生之道舉海鳥而譬之翮翬翬是舒遲不能高飛之貌也飛必援引徒

侶不敢先起棲必載其背翼迫引於羣

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

註常從容處中

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

註其於隨物而已

疏夫進退處中遠害之至飲啄隨行必依

次叙

是故其行列不斥

註與羣俱也

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

註患害生於役知以奔競

疏為其謙柔不與物競故眾鳥行列不獨斥棄也而外人造次不得害之是以免於人間之禍患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註才之害也

疏直木有才先遭斫伐甘井來飲其流先竭人街才智其義亦然

子其意者師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註夫察為小異則與眾為迕矣混然大同則無獨異於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將寄言以遺跡故因陳蔡以託患

疏謂仲尼意在裝飾才智驚異愚俗脩瑩身心顯他汙染昭昭明察炫耀已能猶如

揭日月而行故不免於禍患也

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

疏大成之人即老子也言聖德宏博生成

庶品故謂之大成伐取也墮敗也夫自取

其能者無功績而功成不退者必墮敗名聲彰顯者不韜光必毀辱

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之註功自眾成故還之

疏夫能立大功建鴻名而功成弗居推功於物者誰能如是其唯聖人乎

道流而不明註昧然而自行耳

疏道德流行徧滿天下而韜光匿耀故云不明

居得行而不名處

註彼皆居然自得此行耳非由名而後處之

疏身有道德盛行於世而藏名晦迹故不處其名

純純常常乃比於狂註無心而動故也

疏純純者材素常常者混物既不矜飾更類於狂人也

削迹捐勢不為功名

註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疏削除聖迹捐棄權勢豈存情於功績以留意於名譽

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

註慈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也疏為是義故無名譽我既不譴於人故人亦無責於我

至人不聞子何喜哉

註寂泊無懷乃至人也

喜好名聲者邪

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菜褐食枲栗

註取於棄人間之好也

疏孔子既承教戒善其所言於是辭退交遊捨去弟子離析徒眾獨逃山澤之中捐

縫掖而服絺裘棄甘肥而食枲栗入獸不亂羣人鳥不亂行



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註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

疏同死灰之寂泊類草木之無情羣鳥獸而不驚況人倫而有惡邪

孔子問子桑雝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

疏姓桑名雝隱者也孔子為魯司寇齊人聞之遂選女樂文馬而遺魯君間搆魯君

因而被逐宋是殷後孔子在宋及周遂不被用故僻窮也遇此憂患親戚交情益甚疏遠門徒朋友益甚離散何為如此耶

子桑雝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

布寡矣

註布謂財帛也

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

疏假國名晉下邑也姓林名回假之賢人

也布財貨也假遭晉滅百姓逃亡林回棄

擲寶璧負子而走或人問之謂為財布然亦以為財則少財以為累重則多累輕負多不知何也

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

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

疏寶璧利合也赤子然親屬也親屬急迫猶相收利合窮禍則相棄棄收之情相去

遠耳

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

註無利故淡道合故親

小人甘以絕

註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

疏無利故淡道合故親有利故甘利盡故絕

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

註夫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也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

而離矣

疏不由事故而合者謂父子天屬也故無由而離之孔子說先王陳迹親於朋友非天屬也皆為求名利而來此則是有故而合也見削迹伐樹而去是則有故而離也

非是天屬無故自親無故自離

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

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註去飾任素故也

疏的聞高命徐步而歸翔翔閑放逍遙自得絕有為之學棄聖迹之書不行華藻之

教故無揖讓之禮徒有敬愛日加進益焉異日桑雝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焉曰汝戒之

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

註因形率情不矯之以利也

疏緣順也形必順物情必率中昔虞舜將終用此真教命大禹令其戒慎依語遵行

故桑雝引來以告孔子亦有作冷字者冷曉也舜將真言曉示大禹也

緣則不離率則不勞

註形不假故常全精不矯故常逸

䟽形順則常合於物性率則用而無弊

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註任朴而直前也

䟽率性而動任朴直前豈復求假文迹而

待用飾其形性哉

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註朴素而足

䟽既不求文籍以飾形故知當分各足不

待於外物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魏

王曰何先生之憊邪

䟽大布猶粗布也莊子家貧以粗布為服

而補之縻係帶也亦言腰帶也復穿故以

繩係之魏王魏惠王也憊病也衣粗布而

著破履正腰帶見魏王王見其顛顛故問

言先生何貧病如此耶

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

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

獨不見夫騰豫乎其得耕梓豫章也攬憂其

枝而王畏其間雖昇達蒙不能睥睨也

註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故雖古之善射

莫之能害

䟽耕梓豫章皆端直好木也攬憂猶把捉

也長王猶自得也昇古之善射人達蒙昇

之弟子也睥睨猶斜視字亦有作眈字者

謂之言善士賢人遭時得地猶如後得直

木則跳躑自在雖有善射之人不敢舉目

側視何況彎弓乎

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

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

足以逞其能也

䟽柘棘枳枸並有刺之惡木也夫獲得有

刺之木不能逞其捷巧是以心中悲悼而

戰慄形貌危行而側視非謂筋骨有異於

前而勢不便也士逢亂世亦須如然

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美可得邪此

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

註勢不便而強為之則受戮矣

䟽此合論也當時周室微弱六國興盛於

是主昏於上臣亂於下莊生懷道抱德莫

能見用晦迹遠害故發此言昔殷紂無道

比干忠諫剖心而死豈非徵驗引古證今

異日明鏡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

石擊槁枝而歌姦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

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

人之心

䟽姦氏神農也孔子聖人安於窮通雖遭

陳蔡之困不廢無為故左手擊槁木右手

凭枯枝恬然自得歌姦氏之淳風木乃八

音雖擊而無曲無聲惟打木寧有於宮商

然歌聲木聲犁然清淡而樂正心故有應

當於人心者也

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

大也愛已而造哀也

䟽顏生既見仲尼擊木而歌於是正身回

目而視仲尼恐其未悟妄生虛度謂言仲

父廣已道德而規造大位之心愛惜已身

遭窮而造哀歎之曲慮其如是故召而誨

之

曰回無受天損易

註唯安之故易

無受人益難

註物之儻來不可禁禦

疏夫自然之理有窮塞之損達於時命安之則易人倫之道有祿之益儻來而寄推之即難此明仲尼雖擊木而歌無心哀怨無始而非卒也

註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

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

疏卒終也於今為始者於昨為終也欲明無始無終無生無死既無死無生何窮塞之有哀乎

人與天一也

註皆自然也

疏所謂天損人益者猶是教述之言也若至疑理處皆是自然故不二也

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註任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

疏夫大聖虛忘物我兼喪我既非我歌是誰歌我乃無身歌將安寄也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

註不可逃也

疏前略標名此下解義桎塞也夫命終窮塞道德不行此猶天地虛盈四時轉變運動萬物發泄氣候也

言與之偕逝之謂也

註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也

疏偕俱也逝往也既體運物之無常故與變化而俱往而無欣惡於其間也

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

註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已

其損已

疏夫為人臣者不敢逃去君命執持臣道由自如斯而況為變化窮通必待自然之理豈可違距者哉

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

註感應旁通為四達

爵祿並至而不窮

註旁通故可以御高大也

物之所利乃非己也

註非己求而取之

疏始本也乃宜也妙本虛寂迹用赴機傍通四方凝照九表既縻好爵財德無窮萬物利求是其宜也

吾命其在外者也

註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瓦石止於形質而已

疏孔子聖人挺於天命運茲外德救彼蒼生非瓦石形質也

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

註盜竊者私取之謂也今賢人君子之致

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

疏夫賢人君子尚不為盜竊況孔丘大聖寧肯違天乖理而私取於爵祿乎儻來而寄受之而已矣蓋無心也

故曰鳥莫知於鵲鵲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

雖落其實棄之而走

註避禍之速

疏鷦鷯也實食也智能遠害全身鳥中無過燕乎飛入人舍欲作窠巢目略處所不是宜便不待周給看詠即速飛出假令銜食落地急棄而走必不復收避禍之速者也

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

註未有自疏外於人而人存之者也畏人而入於人舍此鳥之所以稱知也

○疏襲入也燕子畏懼於人而依附人住入人舍宅寄作窠巢是故人愛而狎之故得免害亦由聖人和光在世混迹人間戒慎災危不溺塵境蒼生樂推而不厭故得久視長生

社稷存焉爾

註況之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為難也  
疏聖德退被羣品樂推社稷之存故其宜

矣所謂人益此之謂乎

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

註莫覺其變

疏禪代也夫道通生萬物變化羣方運轉

不停新新變易自用不知故莫覺其代謝者也既無日新而變何始卒之有邪

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註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正而待之無所為懷也

○疏夫終則是始始則是終故何能定終始既其無終與始則無死與生是以隨變化所遇皆適抱守正真待於造物而已矣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

註凡所謂天皆明不為而自然

疏夫人倫萬物莫不自然愛及自然也是以人天不二萬物混同

人之不能有天性也

註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

哉自然耳故曰性

疏夫自然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耳不為也豈是能有所哉若謂所有則非自然也故知自然者性也非人有之矣此解前有天之義也

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註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

疏晏然安也逝往也夫聖人通始終之不二達死生之為一故能安然解體隨化而往汎乎無始任變而終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果林疏雕陵果園名也樊籬也謂遊於果園籬之內也運圓也感觸也穎穎也異常之鵠從南方來翅長七尺眼圓一寸突著莊生之穎仍棲果林之中

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

疏殷大也逝往也躩步猶疾行也留伺候也翅大不能遠飛目大不能遠視莊生怪

其如此仍即起意規求既而舉步疾行把彈弓而伺候

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

註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手

異鵲也

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註目能觀翼能逆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

疏搏捕也真性命也莊生執彈未放中間

忽見一蟬隱於樹葉美蔭蔭庇不覺有身

有螳螂執木葉以自翳意在捕蟬不覺形

見異鵲異鵲從螳螂之後利其捕蟬之便

意在取利不覺性命之危所謂忘其真矣

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

註相為利者恒相為累

疏既觀蟬鵲徇利忘身於是怵然驚惕仍

言噫歎之聲故知物相利者必有累憂

二類相召也

註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

疏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欲之也是以蟬鵲俱世物之徒利害相召必其然也

捐彈而反走虞人迹而誅之

註誅問之也

疏捐棄也虞人掌栗園之虞侯也誅問也

既覺利害相隨棄彈弓而反走虞人謂其

盜栗故逐而問之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

為頃間甚不庭乎

疏莊周見鵲忘身被疑盜栗歸家愧恥不

出門庭姓蘭名且莊子弟子怪師頃來問

戶所以從而問之

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

註夫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

於此世而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

身者也

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

註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

之道也

疏我見利徇物愛守其形而利害相召忘

身者也既觀鵲蟬歸家不出門庭疑亦自責所以靜觀濁水所以迷於清泉雖非本

情合意猶存反照之道

且吾聞 子曰入其俗從其俗

註不違其禁令也

疏莊周師老聃故稱老子為夫子也夫達

者同塵入俗俗有禁令從而行之今既遊

彼雕陵被疑盜栗輕犯憲網悔責之辭

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願遊於

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

庭也

註以見問為戮夫莊子推乎於天下故每

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拊擊乎

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疏意在異鵲遂忘栗林之禁令斯忘身也

字亦作真字者隨字讀之虞人謂我偷栗

是成身恥之辱如此是故不庭夫莊子大

人隱身卑位遨遊宋國養性漆園豈迷目

於清淵留意於利害者邪蓋欲評品羣性

毀殘其身耳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  
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  
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  
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疏姓陽名朱字子居秦人也逆旅店也往

於宋國宿於中地逆旅美者恃其美故人  
忘其美而不知也惡者謙下自惡故人忘  
其惡而不知也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  
而不愛哉

註言日賢之道無時而可

疏夫種德立行而去自賢輕物之心者何  
往而不得愛重哉故命門人記之云耳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二

慶二

二十六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三

慶三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

疏姓田名無擇字子方魏之賢人也文侯  
師也文侯是畢萬七世孫武侯之父也姓  
谿名工亦魏之賢人

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  
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

疏谿工是子方鄉里人也稱說言道頻當  
於理故無擇稱之不是師

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  
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  
故未嘗稱之

疏居在郭東因為氏名順子子方之師

也既是先生之師何故不稱說之

子方曰其為人也真

註無假也

疏所謂真道人也

人貌而天

註雖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

疏雖復貌同人理而心契自然也

虛緣而葆真

註虛而順物故真不夫

疏緣順也虚心順物而恒守真宗動而常  
寂也

清而容物

註夫清者惠於大濼今清而容物與天同  
也

疏郭註云清者惠於大濼今清而容物與  
天同也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註曠然清虛正已而已而物邪自消

疏世間無道之物邪僻之人東郭自正容

儀令其曉悟使惑亂之意自然消除也

無擇何足以稱之

疏師之盛德深玄若是無擇庸鄙何足稱  
揚也

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

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

疏儻然自失之貌聞談順子之德儻然靡據自然失所謂故終日不言於是召前立侍之臣與之語話歎東郭子之道深遠難知諒全德之人可以君子萬物也

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

註自覺其近

吾所學者真土梗耳

註非真物也

○疏我初昔修學用先王聖智之言周孔仁義之行爲窮理至極今聞說子方之師其道宏博遠使吾形解散不能動止口舌鉗困無可言語自覺所學土人而已逢雨則壞並非真物土梗者土人也

夫魏真爲我累耳

註知至貴者以人爵爲累也

疏既聞真道襲體坐忘故知爵位壇土適爲憂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

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

疏姓溫名伯雪子楚之懷道人也中國魯國也陋拙也自楚往齊途經於魯止於主人之舍魯人是孔子門人聞溫伯雪子賢人請欲相見溫伯不許云我聞中國之人明於禮義聖迹而拙於知人心是故不欲見也

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

○疏溫伯至齊反還舍魯是前之人復欲請見

○溫伯雪子曰往也漸見我今也又漸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

疏漸求也振動也昔我往齊求見於我我今還魯復來求見必當別有所以故欲感

動我來

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

疏前後見客類自嗟歎溫伯僕隸怪而問之也

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

註盤辟其步逶迤其迹

疏攀跪揖讓前却方圓逶迤若龍盤辟如虎

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

註禮義之弊有斯飾也

是以歎也

○疏匡諫我也如子之事父訓導我也似父

之教子夫遠近尊卑自有情義既非天性何事殷勤是知聖迹之弊遂有斯矯是以歎之也

仲尼見之而不言

註已知其心矣

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

言何邪

疏二人得意所以忘言仲由怪之是故起

問焉

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乎而道存矣亦不可以

容聲矣

註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疏擊動也夫體悟之人忘言得理目裁運動而玄道存焉無勞更事辭費容其聲之說也

夏二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矢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

疏奔逸絕塵急走也瞻直目貌也滅塵迅速不可追趕故直視而在後也器爵位也夫子不言而爲人所信未曾親比而與物周旋實無人君之位而民足蹈乎前而衆聚也不知所然而然直置而已矣所謂奔逸絕塵也

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

死亦次之

註夫心以死爲死乃更更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也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

疏夫不比而周不言而信蓋由虛心順物

豈徒然哉何可不忘懷鑒照美心審察邪夫情之累者莫過心之變易變易生滅深可哀傷而以生死哀之次也

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

註皆可見也

疏夫夜暗晝明東出西入亦由人入幽出顯死夫生來故知人之死生譬天之晝夜以斯寓比亦何惜哉

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

註目成見功足成行功也

夏二

疏趾足也夫人百體稟自陰陽目足是行資乎造化若不待此何以成功故知死生非關人也

是出則存是入則亡

註直以不見爲亡耳竟不亡

疏見日出謂之存觀日入謂之亡此蓋凡情之浪執非通聖人之達觀

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

註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

疏夫物之隱顯皆待造化隱謂之死顯謂

之生日出入既無存亡物隱顯豈有生死者邪

者邪

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

註夫有不得變而爲無故一受成形則化盡無期也

夏二

疏夫我之形性稟之造化明闇妍醜崖錢已成一定已後更無變化雅當端然待盡以此終年妍醜既不自由生死理當亦任也

效物而動

註自無心也

疏夫至聖虛凝感來斯應物動而動自無心者也

日夜無隙

註恒化新也

夏二

七

日夜無隙

註恒化新也



疏變化日新泯然而無間隙  
而不知其所終

註不以死爲死也

疏隨之不見其後

薰然其成

註薰然自成又奚爲哉

疏薰然自動之貌薰然薰氣成形無物使

之然也

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

註不係於前與變俱往故日徂

疏徂往也達於時變不能預作規模體於

日新是故與化俱往也

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

註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執臂相守

而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今

人未嘗以此爲哀奚獨哀死邪

疏孔丘賴子賢聖二人共修一身各如交

臂而變化日新遷流迅速牢執固守不能

暫停把臂之間歎然已謝新既行矣故以

失焉若以失故而悲此深可哀也

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  
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

註唐肆非停馬處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

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恒無駐須

更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汝

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

故已盡矣汝安得有之

疏殆近也著見也唐道肆市也吾所見者

變故日新者也賴回孔子對面清談向者

之言其則非遠故言殆者也彼之故事於

人已滅汝仍求向時之有謂在於今者耳

謂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非停馬之處也向

者見馬市道而行今時復尋馬已過去亦

猶向者之迹已滅於前求之於今物已變

矣故知新新不往運運遷移耳

吾服汝也甚忘

註服者思存之謂也甚忘謂過去之速也

言汝去忽然思之恒欲不及

疏服者尋思之謂也向者之汝於今已謝

吾服思之亦竟忘失

汝服吾也亦甚忘

註俱爾耳不問賢之與聖未有得停者

疏變化日新不簡賢聖豈唯於汝抑亦在

吾汝之思吾故事亦滅

雖然汝矣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註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

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

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

疏夫變化之道無時暫停雖失故吾而新

吾尚在斯有不忘者存也故未始非吾汝

何患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

似非人

註寂泊之至

孔子便而待之

疏既新沐髮曝之令乾凝神寂泊熱然不

動搖若槁木故似非人孔子見之不致往

觸遂便徙所消息待之

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

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註無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

疏俄頃之間入見老子云丘見先生眼眩

燿忘遺形智信是聖人既而離異於人遺

棄萬物亡於不測而冥於獨化也

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

註初未有而歛有故遊於物初然後明有

物之不爲而自有也

疏初本也夫道通生萬物故名道爲物之

初也遊心物初則是凝神妙本所以形同

槁木心若死灰也

孔子曰何謂邪

疏雖聞聖言未識意謂

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

註欲令仲尼必求於言意之表也

疏辟者口開不合也夫聖心非不能知爲

其無法可知口非不能辨爲其無法可辨

辨之則乖其體知之則喪其真是知至道

深玄超言意之表故困焉辟焉

嘗爲汝議乎其將

註試議陰陽以擬向之無形耳未之敢必

疏夫至理玄妙非言意能詳試爲汝議論

陰陽將擬議大道雖即仿象未即是真矣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

地

註言其交也

疏肅肅陰氣寒也赫赫陽氣熱也近陰中

之陽陽中之陰言其交泰也

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

其形

註莫見爲紀之形明其自而

疏陽氣下降陰氣上昇二氣交通遂成和

合因此和氣而物生焉雖復四叙炎涼紀

綱庶物而各自化故莫見綱紀之形

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

註未嘗宰故

疏陰消陽息夏滿冬虛夜晦晝明日遷月

徙新新不生故曰有所爲也

而莫見其功

註自爾故無功

疏玄功冥濟故莫見爲之者也

生有所乎萌

註萌於聚也

疏萌於無物

死有所乎歸

註歸於散也

疏歸於未生

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

註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疏死生終始反覆往來既無端緒誰知窮

極故至人體達任其變也

非是也且孰爲之宗

疏若非是虛通生化之道誰爲萬物之宗

本乎夫物云云必資於道也

孔子曰請問遊是

疏請問遊心是道其術如何必得遊是復

有何功力也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

至樂謂之至人

註至美無美至樂無樂故也

疏夫證於玄道美而歡暢既得無美之美

而遊心無樂之樂者可謂至極之人也  
孔子曰願聞其方

疏方猶道也請說至美至樂之道

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  
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

註死生亦小變也

疏疾也易移也夫食草之獸不患移易

藪澤水生之蟲不患改易池沼但有草有  
水則不失大常從東從西蓋小變耳亦猶  
人處於大道之中隨變化未始非我此

則不失大常生死之變蓋亦小耳

喜怒哀樂不入於曾次

註知其小變而不失大常故

疏喜順怒逆樂生哀死夫四者生崖之事  
也而死生無變於已喜怒哀樂入於懷中也

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  
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  
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註愈不足患

疏夫天地萬物其體不二達斯趣者故能

混同是以物我皆空百體將為塵垢死生

虛幻終始均乎晝夜死生不能滑亂而況

得喪禍福生崖之事乎愈不足以介懷也

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

註知身之貴於隸故棄之若遺土耳苟知

死生之變所在皆我則貴者常在也

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

註所貴者我也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

疏夫舍棄隸事等泥塗故知貴在於我

不在外物我將變俱故無所畏也

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  
道者解乎此

註所謂縣解

疏夫世物遷流未嘗有極而隨變化任化誰

復累心唯當脩道達人方能解此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  
古之君子孰能脫焉

疏配合也脫免也老子德合二儀明齊三

景故應忘言歸理聖智自然今乃感談至

言以脩心術然則古之君子誰能遺於言

說而免於脩為者乎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汔也無為而才自然

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

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

註不脩不為而自得也

疏汔水也澄湛也言水之澄湛其性自然

汲取利潤非由脩學至人玄德其義亦然

端拱巖廊而物不能離澤被羣品日用不

知若天高地厚日月照明夫何脩為自然

而已矣

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

與

註醯雞者甕中之蟻蠅

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註比吾全於老聃猶甕中之與天地矣

疏醯雞甕中之蟻蠅每遭物蓋甕頭故

不見二儀也亦猶仲尼遭聖迹蔽覆不見

事理若無老子為發覆蓋則終身不知天

地之大全虛通之妙道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

方者

疏方術也莊子是六國時人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去魯哀公一百二十年如此言見魯哀公者蓋寓言耳然魯則是周公之後應是衣冠之國又孔子生於魯盛行五德之教是以門徒三千服膺儒服長裾廣袖魯地必多無爲之學其人鮮矣

莊子曰魯少儒

疏夫服以象德不易其人莊子體知故識

儒少

○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

疏哀公庸暗不察其道直據衣冠謬稱多儒

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珖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

疏履方也緩者五色條繩穿玉珖以飾佩也珖決也本亦有作緩字者夫天圓地方服以象德故戴圓冠以象天者則知三象

之吉凶履方履以法地者則知九州之水

陸曳緩佩珖者事到而決斷是以懷道之

人不必爲服爲服之者不必懷道彼已之

子今古有之是故莊子寓言辨說也

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

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

國無敢儒服者

疏有服無道罪合極刑法今既嚴不敢犯

者號經五日無復一儒也

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

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

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註德充於內者不脩飾於外

疏一人謂孔子孔子聖人觀機吐智若鏡

之照轉變無窮舉國一人未足多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

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

疏百里奚秦之賢人也本是虞人虞被秦

亡逐入秦國初未遭用貧賤飯牛安於飯

牛身甚肥悅忘於富貴故爵祿不入於心

後穆公知其賢委以國事都不猜疑故云忘其賤矣

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註內自得者外事全也

疏有虞舜也姓鳩氏字重華遭後母之難

頻被踴頃而不以死生經心至孝有聞感

動天地於是堯妻以二女妻以萬衆故足

以動人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故筆和

墨在外者半

○疏宋國之君欲畫國中山川地土圖樣而

畫師並至受君令命拜揖而立調朱和墨

爭競功能除其受揖在外者半言其趨競

者多

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

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繫帶贏君曰可矣是

真畫者也

註內足者神閒而意定

疏儻儻寬閒之貌也內既自得故外不矜

持徐行不趨受命不立直入就舍解衣箕

坐俛露赤身曾無懼憚元君見其神彩可謂真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

註聊以卒歲

疏臧者近渭水地名也丈夫者寓言於太

公也呂望未遭文王之前綸釣於臧地無

心施餌聊自寄此道迷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

註竟無所求

常釣也

註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

疏非執持其釣有意羨魚常游渭濱卒歲而已

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

疏文王既見賢人欲委之國政復恐皇親

宰輔猜而忌之既欲捨而釋之不忍蒼生

失於覆蔭故言無天也

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

黑色而顙乘駸馬而偏朱蹄號曰富而政於

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

疏既欲任賢故託諸夢想乃屬語臣佐云

我昨夜夢見賢良之人黑色而有顙顙乘

駸馬而蹄偏赤號令我云寄汝國政於臧

丈人慕賢進隱則民之荒亂病必瘳差矣

駸亦有作駢字者隨字讀之也

諸大夫蹇然曰先君王也

疏文王之父季歷生存之日黑色多顙好

乘駸馬駸馬蹄偏赤王之所夢乃是先君

教令於王是以蹇然驚懼也

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

無他又何卜焉

疏此是先君令命決定無疑卜以決疑不

疑何卜也

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

疏君臣契協遂迎丈人拜為卿輔授其國

政於是典憲刑法一施無改偏曲敕令無

復出行也

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官者

不成德黜爵不敢入於四境

疏植行列也亦言境界引舍以受諫書也

亦言是諫士之館也庚六斗四升也為政

三年移風易俗君臣履道無可箴規散却

列士之爵打破諫書之館上下咸亨長官

不顯其德遐邇同軌度量不入四境

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

註所謂和其光同其塵

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

註潔然自成則與眾務異也

黜爵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

註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

疏天下大同不競忠諫事無隔異則德不

彰五等守分則四方寧謐也

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

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

今而夜遁終身無聞

註為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

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

下也

疏俄頃之間拜為師傅此面事之間其政

術無心榮寵故泛然而辭其意消聲故昧然不應由名成身退推功於物不欲及於天下故逍遙無聞然呂佐周室受封於齊檢於史傳竟無逃迹而云夜適者蓋莊生之寓言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手

疏顏子疑於文王未極至人之德真人不夢何以夢手

○仲尼曰默沒無言夫文王盡之也

○註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

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註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

○疏斯須由須臾也循順也夫文王聖人盡

於妙理汝宜寢默不勞譏刺彼直隨任物性順蒼生之望欲悟未悟之頃進退須臾

之間故託夢以發其性耳未足怪也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

○註盈貫謂溢鎬也

○措杯水其肘上

○註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

○疏御寇無人內篇具釋盈貫滿鎬也措置也御寇風仙魯之善射右手引弦如附枝

而滿鎬左手如拒石置杯水於肘上言其停審敏捷之至也

○發之適矢復沓

○註矢去也箭適去復軟沓也

○方矢復寓

○註箭方去未至的也復寄杯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

○疏適往也沓重也寓寄也弦發矢往復重

沓前箭所謂擘括而入者箭方適槩未至于的復寄杯水言其敏捷寓字亦作隅者

言圓鎬重沓破括方全挿孔復於寓角也當是時猶象人也

○註不動之至

○疏象人木偶土梗人也言御寇當射之時振然不動猶土木之人也

○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疏言汝雖巧仍是有心之射非忘懷無心不射之射也

○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

○疏七尺曰仞深七百尺也若汝也此是不射之射也

○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

逸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

○疏前略陳射意此直欲彎弓逸巡猶却行也進讓也登峻聳高山履危懸之石臨極

險之淵仍背淵却行足垂二分在外空裏控弦自若揖御寇而讓之御寇怖懼不能

舉頭於是冥目伏地汗流至脚也

○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潛黃泉

○揮斤八極神氣不變

○註揮斤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

今汝休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註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  
豈唯射乎

疏揮斥猶縱放也恂懼也夫至德之人與

太空等量故能上闢青天下降黃泉譬彼

神龍升沈無定縱放八方精神不改臨彼

萬仞何足介懷今我觀汝有怵惕之心眼

目眩惑懷恂懼之志汝於射之危殆矣夫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

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

疏肩吾隱者也叔敖楚之賢人也栩栩歡

暢之貌也夫達者毀譽不動寵辱莫驚故

孫叔敖三仕而不榮華三黜而無憂色肩

吾始聞其言猶懷疑惑復察其貌栩栩自

歡若爲用心獨得如此也

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

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

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

疏夫軒冕榮華物來儻寄耳故其來不可

遣却其去不可禁止窮通得喪豈由我哉

達此去來故無憂色何有藝術能過人耶  
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

我在我邪亡乎彼

註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

我非獨存也

疏亡失也且不知榮華定在彼人定在我

己若在彼邪則於我爲失若在我邪則於

彼爲失而彼我既其玄同得喪於乎自泯

也

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註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

疏躊躇是逸豫自得四顧是高視八方方

將磅礴萬物揮斥宇宙有何容暇至於人

世留心貴賤之間乎故去之而無憂色也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

得溢盜人不得劫伏犧黃帝不得友

註伏犧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者也故

況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

以友其人也

疏仲尼聞孫叔敖之言而美其德故引遠

古以證斯人古之真人窮微極妙縱有智

言之人不得辨說美色之姿不得淫濫盜

賊之徒何能劫剽三皇五帝未足交友也

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

疏人雖日新死生大矣而不變於已況於

爵祿豈復棲心

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

愈有

註割肌膚以爲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

人自得而已者與人而不損於己也其神

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

損己爲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

疏介礙也既盡也夫真人入火不熱入水

不濡經乎大山而神無障礙屈處卑賤其

道不虧德合二儀故充滿天地不損己爲

物故愈有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註言有三亡徵也

疏楚文王共凡僂侯同坐論合從會盟之事凡是國名周公之後國在汲郡界今有凡戰是也三者謂不敬鬼尊賢養民也而楚大凡小楚有吞夷之意故使從者以言感也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

註遺凡故也

疏自得造化怡然不懼可謂周公之後世不乏賢也

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

註夫遺之者不足以亡為亡則存亦不足以為存矣曠然無矜乃常存也

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註存亡更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

亡也

疏夫存亡者在心之得喪也既亡於得喪故亡者未必亡而亡者更存存者不獨存而存者更亡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三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四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咸 玄 英 疏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無

為謂焉

疏此章並假立姓名寓言明理北是幽冥之域水又幽昧之方隱則深遠難知斧則鬱然可見欲明至道玄絕顯晦無常故寄此言以彰其義也

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

疏若故也此明運知極心問道假設賓主謂之無為

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

疏此假設言方運知問道者為尋思何所

念慮則知至道若為服勤於何處所則安

心契道何所依從何所道說則得其道也

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

疏知分別也設此三問竟無一答非無為

謂惜情不答直是理無分別故不知所以答也

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而睹

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

疏白是潔素之色南是顯明之方孤者疑

似夷猶闕者空靜無物問不得決反照於

白水之南捨有反無狐疑未能窮理既而

猖狂妄行掘若槁木欲表斯義故曰狂屈

焉耳

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

欲言

疏唉應聲也初欲言語中途忘之斯忘之

術反照之道

知不得問反於帝官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

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

道始得道

疏軒轅體道妙達玄言故以一無無於三

問

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

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是也狂屈似之



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  
聖人行不言之教

註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

疏真者不知也似者中忘也不近者以其  
知之也行不言之教引老子經為證也

道不可致

註道在自然非可言致者也

疏致得也夫玄道不可以言得言得非道  
也

德不可至

註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也

疏夫上德不德若為德者非至德也

仁可為也

疏夫至仁無親而今行偏愛之仁者適可  
有為而已矣

義可虧也

疏夫義非斷割適可虧殘非大全也大全

者生之而已矣

禮相偽也

疏夫禮尚往來更相淳偽華落亂德非真

實也

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  
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

註禮有常則故矯效之所由生也

疏棄本逐末散樸為僞道喪淳漓速于行

禮故引老經證成其義也

故曰為道者日損

註損華偽也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

註華去而朴全則雖為而非為也

疏夫修道之人日損華偽既而前損有後

損無有無雙遣以至於非有非無之無為

也寂而不動無為故無不為也此引老經

重明其旨

今已為物也

註物失其所故有為物

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為大人手

註其歸根之易者唯大人耳大人體合變

化故化物不難

疏倒置之類淳偽居心徇末忘本以道為

物縱欲歸根復命其可得乎今量反本不  
難唯在大聖人耳

生也死之徒

註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為異

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

註更相為始則未知孰死孰生也

疏氣聚而生猶是死之徒類氣散而死猶

是生之本始生死終始誰知紀綱乎聚散

往來變化無定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

註俱是聚也俱是散也

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

註患生於異

疏夫氣聚為生氣散為死聚散雖異為氣  
則同斯則死生聚散可為徒伴既無其別

有何憂色

故萬物一也

疏生死既其不二萬物理當歸一

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

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

一氣耳

註各以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耳死生彼我豈殊哉

疏夫物無美惡而情有向背故情之所美者則謂為神妙奇特情之所惡者則謂為

腥臭腐敗而顛倒本末一至於斯然物性不同所好各異彼之所美此則惡之此之

所惡彼又為美故毛嬙麗姬人之所美魚

見深入鳥見高飛斯則臭腐神奇神奇臭

腐而是非美惡何有定焉是知天下萬物

同一和氣耳

聖人故貴一

疏夫體道聖人智同萬物故貴此真一而

冥同萬境

知謂黃帝曰吾聞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

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

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

予聞手若若知之莫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

人無為

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

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

黃帝為知言

註明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昧乎

無言之地是以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明

於黃帝則夫自然之冥物槩乎有得而見

也

疏彼無為謂妙體無知故真是道也此狂

屈反照遣言中忘其告似道非真也知與

黃帝二人運智以詮理故不近真道也狂

屈迷聽聞此格量謂黃帝雖未近真道可

知玄言而已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

物有成理而不說

註此孔子之所以云予欲無言

疏夫二儀覆載其功最美四時代叙各有

明法萬物生成咸資道理竟不言說曾無

議論也

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

人無為

註任其自為而已

疏夫聖人者合兩儀之覆載同萬物之生

成是故口無所言心無所作

大聖不作

註唯因任也

觀於天地之謂也

註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

疏夫大聖至人無為無作觀天地之覆載

法至道之生成無為無言斯之謂也

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

註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

疏彼神聖明靈至精極妙與物和混變化

隨流或聚或散曾無欣戚今言百千萬者

並舉其大綱數爾

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

註夫死者已自死而生者已自生圓者已

自圓而方者已自方未有為其根者故莫

知

疏夫物或生或死乍方乍圓變化自然莫

知根緒

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

註豈待為之而後存哉

疏扁然徧生之貌也言萬物翺然隨時生育從古已來必固自有豈由措意而後有之

六合為巨未離其內

註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陋矣

秋豪為小待之成體

註秋豪雖小非無亦無以容其質

疏六合天地四方也獸逢秋景毛端生豪

豪極微細謂秋豪也巨大也六合雖大猶

居至道之中豪毛雖小資道以成體質也

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

註日新也

疏世間無物莫不浮沈升降生死往來不

住運之不停新相續未嘗守故也

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註不待為之

疏夫二氣氤氲四時運轉春秋寒暑次叙

天然豈待為之而後行之

惛然若亡而存

註昭然若存則亡矣

疏惛然如昧似無而有

油然不形而神

註聖然有形則不神

疏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油然無係不見

形象而神用無方

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

註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故不知其所

以畜也

疏亭毒群生畜養萬物而玄功潛被日用

不知此之真力是至道一根本也

可以觀於天矣

註與天同觀

疏觀見也天自然也夫能達理通玄識根

知本者可謂觀自然之至道也

闕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

天和將至

疏闕缺王倪弟子被衣王倪之師也汝之

容貌端雅勿為邪僻視聽純一勿多取境

自然和理歸至汝身

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

疏收攝私心令其平等專一志度令無放

逸汝之精神自來舍止

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

疏深玄上德盛美於汝無極大道居乎汝

心中

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

疏瞳焉無知直視之貌故事也心既虛夷

視亦平直故如新生之犢於事無求也

言未卒闕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

疏談玄未終斯人已悟坐忘契道事等睡

瞑於是被衣喜躍贊其敏速行於大道歌

而去之

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

持

註與變俱也

疏形同槁木之骸心類死灰之上無情直

任純實之真知不自矜持於事故也

媒媒昧昧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註獨化者也

䟽媒媒晦晦息照遠明忘心忘知不可謀議非凡所識故云彼何人哉自形若槁骸以下並被衣歌辭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

䟽丞古之得道人舜師也而至道虛通生成動植未知已身之內得有此道不乎既逢師傳故有咨請

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註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

身非汝所有而況無哉

䟽道者四句所不能得百非所不能詮汝身尚不能自有何得有於道邪

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

䟽未悟生因自然形由造物故云身非我有孰有之哉

有孰有之哉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註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

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非汝有也

䟽委結聚也夫天地陰陽結聚剛柔和平之氣成汝身形性命者也故聚則為生散

則為死死生聚散既不由汝是知汝身豈汝有邪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註氣自委結而蟬蛻也

䟽陰陽結聚故有子孫獨化而成猶如蟬蛻也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

註皆在自爾中來故不知也

䟽夫行住食味皆率自然推尋根由莫知其所故行者誰行住者誰住食者誰食味

者誰味乎皆不知所由而悉自爾也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註彊陽猶運動耳明斯道也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

䟽彊陽運動也胡何也夫形性子孫者並是天地陰陽運動之氣聚結而成者也復

何得自有此身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

䟽晏安也孔子師於老子故承安居閑暇而詢問玄道也

老聃曰汝齋戒䟽淪而心淩雪而精神摠擊而知夫道實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

䟽䟽淪猶洒濯也淩雪猶精潔也而汝也摠擊打破也崖分也汝欲問道先須齋汝

心迹戒慎專誠洒濯身心清靜神識打破聖智滌蕩虛夷然玄道實難可言辯將

為汝舉其甚崖分粗略言之

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

註皆所以明其獨生而無所資也

形本生於精

註皆由精以至粗

䟽倫理也夫昭明顯著之物生於冥冥之中人倫有為之事生於無形之內精智神

識之心生於重玄之道有形質氣之類根本生於精微

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

生

註言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為也

疏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相生也故人獸九竅而

卯生八竅稟之自然不可相易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

註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迹之途者放形骸於天地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無

門無房四達皇皇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也

疏皇大也夫以不來為來者雖來而無蹤跡不往為往者雖往亦無崖際是以出入

無門戶來往無邊傍故能宏達四方大通萬物也

邀於此者四肢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

註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

疏邀遇也恂通也遇於道而會於真理者則百體安康四肢彊健思慮通達視聽聰

明無心之心用而不勞不應之應應無方所也

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註言此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

疏二儀賴玄道而高廣三光資玄道以運行庶物得之以昌盛斯大道之功用也故老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萬物得一以生是之謂也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

註斷棄知慧而付之自然也

疏夫博讀經典不必知真宏辯飾辭不必慧照故老經云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

不博博者不知斯則聖人斷棄之矣

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

註使各保其正分而已故無用知慧為也疏博知辯慧不益其明沈默面牆不加其

損所謂不增不減無損無益聖人妙體故保而愛之也

淵淵乎其若海

註容德無量

疏尾閭泄之而不耗百川注之而不增淵

澄深大故譬玄道

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

註與化俱者乃積無窮之紀可謂魏魏

疏魏魏者高大貌也夫道遠超太一近邁兩儀囊括無窮故以歎魏魏也終則復始

此明無終無始變化日新隨迎不得

運量萬物而不匱

註用物而不役已故不匱也

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

註各取於身而足

疏夫運載萬物器量羣生潛被無窮而不匱乏者聖人君子之道此而非遠近在內

心既不藉稟豈其外也

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

註還用物故我不匱此明道之贍物在於

不賡不賡而物自得故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功乃足稱道也

疏有識無情皆稟此玄之道而玄功冥被終不匱之然道物不一不異而離道無物故曰此其道與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

註無所偏名

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

註教然自教所過而安了無功名

疏中國九州也言人所稟之道非陰非陽

非柔非剛非短非長故絕四句離百非也

處在天地之間直置為人而無偏執本亦作值字者言處乎宇內遇值為人曾無所係也

將及於宗

註本逐末也

疏既無偏執在置為人故能反本還原歸

於宗極

自本觀之生者暗醴物也

註直聚氣也

疏本道也暗噫氣聚也從道理而觀之故

知生者聚氣之物也奚足以惜之哉

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

註死生猶未足殊況壽夭之間哉

疏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假令壽夭賒促詎

幾俄頃之間須臾之說耳何足以是堯非

桀而分別於其間哉

果茲有理

註物無不理但當順之

人倫雖難所以相齒

註人倫有智慧之變故難也然其智慧自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

疏在樹曰果在地曰菰桃李之屬瓜瓠之徒木生藤生皆有其理人之處世險阻艱

難而貴賤尊卑更相齒次但當任之自合

天道譬彼果茲有理存焉

聖人遭之而不違

註順所遇也

過之而不守

註宜過而過

疏遭遇軒冕從而不違既以過焉亦不留

舍也

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

註調偶和合之謂也

疏調和度物順而應之上德也偶對前境

逗機應物聖道也

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註如斯而已

疏夫帝王興起俯應羣生莫遇調偶隨時

逗機接物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

註乃不足惜

疏白駒駿馬也亦言日也隙孔也夫人處世俄頃之間其爲迫促如馳駿駒之過孔

隙歟忽而已何曾足云也

註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

註出入者變化之謂耳言天下未有不變

也

疏注勃是生出之容油溲是入死之狀言

世間萬物相與無恒莫不從變而生順化而死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

註俱是化也

生物哀之

註死物不束

人類悲之

註死類不悲

疏夫生死往來皆變化耳委之造物何足係哉故其死也生物人類共悲哀之務非

類非生故不悲不哀也

解其天殒墮其天袞

註獨脫也

疏毀囊藏也袞束囊也言人孰是競非欣生惡死故為生死束縛也今既一於是非

忘於生死故墮解天然之殒袞也

紛乎宛乎

註變化烟燼

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註無為用心於其間也

疏紛綸宛轉並適散之貌也魂魄往天骨肉歸土神氣離散紛宛任從自有還無乃大歸也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

註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形則敗其形矣

疏夫人之未生也本不有其形故從無形氣聚而有其形氣散而歸於無形也

是人之所同知也

註雖知之然不能任其自形而反形之所

以多敗

非將至之所務也

註務則不至

疏夫從無形生形從有形復無形質是人之所同知也斯乃人間近事非詣理至人之達務也

此衆人之所同論也

註雖論之然故不能不務所以不至也

疏形質有無生死來往衆人凡類同共乎

論耳

彼至則不論

註恍然不覺乃至

論則不至

疏彼至聖之人忘言得理故無所論說若論說之則不至於道

明見無值

註聞至乃值

疏值命遇也夫能閉智塞聰冥契玄理若顯明聞見則不會真也

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註默而塞之則無所奔逐故大得

疏夫大辯飾詞去真遠矣忘言靜默玄道近焉故道不可以多聞求多聞求不如於

闇塞若能妙知於此意可謂深得於大理已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

疏居在東郭故號東郭子則無擇之師東

郭順子也問莊子曰所謂虛通至道於何處在乎

莊子曰無所不在

疏道無不徧在處有之

東郭子曰期而後可

註欲令莊子指名所在

疏郭註云欲令莊子指名所在也

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

溺東郭子不應

疏大道無不在而在皆無故處處有之不簡穢賤東郭未達斯趣謂道卓爾清高

在瓦甕已嫌卑甚又聞屎溺故瞋而不應也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

註舉其標質言無所不在而方復怪此斯不及質也

疏質實也言道無不在豈唯稊稗固答子

之問猶未逮真也

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稀也每下愈況

註稀大豕也夫監市之覆豕以知其肥瘦者愈復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

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

疏正官號也則今之市令也獲名也監市

之魁也則今屠卒也狶猪也凡今問於屠

人買猪之法云踐豕之股脚之間難肥之

處愈知豕之肥瘦之意況也何者近下難

肥之處有肉足知易肥之處足脂亦猶屎

溺卑下之處有道則明清虛之地皆徧也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

註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矣道而不

周則未足以為道

疏無者無為道也夫大道曠蕩無不制圍

汝唯莫言至道逃棄於物也必其逃物何

為周徧乎

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註明道不逃物

疏至道理也大言教也理既不逃於物教

亦徧徧無徧也

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

疏周悉徧咸皆有道此重明至道不逃

於物雖有三名之異其實理指歸則同於一也

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

窮乎

註若游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

之然後知道之無不在知道之無不在然

後能曠然無懷而游彼無窮也

疏無何有之宮謂玄道處所也無一物可

有故曰無何有也而周徧咸三者相與教

游乎至道之鄉實旨既一同合而論冥符

玄理故無終始窮極耳

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間

乎

註此皆無為故也

疏此總數周徧咸三功能盛德也既游至

道之鄉又處無為之域故能恬淡安靜寂

冥清虛柔順調和寬閑逸豫

寥已吾志

註寥然空虛

疏得道玄聖契理冥真性志九夷寂寥而

已乎

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



註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焉故往而不知其所至有往焉則理未動而志已至矣

去而來而不知其所止

註斯順之也

疏語既寂寥故與無近往假令不往而往不來而來竟無至所亦無止住

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

註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為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終乎

○疏假令往還造物來去死生隨變任化亦不知終始也

彷徨乎馮闕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註馮闕者虛廓之謂也大知由手寥廓恣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

疏彷徨是放任之名馮闕是虛曠之貌謂入契會也言大聖知之人能會於寂寥虛曠之理是以逍遙自得放任無窮

物物者與物無際  
註明物物者無物而物自物耳物自物耳

故冥也

疏際崖畔也夫能物於物者聖人也聖人冥同萬境故與物無彼我之際畔

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

註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然真所謂際者也

疏物情分別取舍萬端故有物我之交際也

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註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

耳物物者竟無物也際其安在乎

○疏際之不際者聖人之達觀也不際之際者凡鄙之滯情也

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註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為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

疏富貴為盈貧賤為虛老病為衰殺終始為本末生來為積死去為散夫物物者非物而生物誰乎此明能物所物皆非之也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是反非也

○姁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

疏姁荷字荷甘神農者非三皇之神農也則後之人物耳二人同學於老龍吉老龍吉亦是號也

○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姁荷甘日中奮戶而入曰老龍死矣

疏隱隱也闔合也奮開也亦排也學道之

○人心神凝靜閉門隱几守默而瞑荷甘既聞師亡所以排戶而告

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暴然放杖而笑

註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遽放杖而笑也

疏暴然放杖聲也神農聞言死是以擁杖而驚焉覆思死不足哀故遽放杖而笑

○曰天知子僻陋慢訑故棄子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子之狂言而死矣夫

註自肩吾已下皆以至言為狂而不信也

故非老龍連叔之徒莫足與言也

疏夫子老龍言也言其有自然之德故呼

之曰天也狂言猶至言也非世人之所解

故名至言為狂也而師知我偏僻鄙陋慢

訛不專故棄背吾徒止息而死哲人云亡

至言斯絕無復談玄垂訓開發我心

弇弇弇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

焉

註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

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註秋豪之端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

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

註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手自得

耳

疏姓弇名弇隱者也繫屬也聞龍言之亡

傍為議論云體道之人世間共重賢人君

子繫屬歸依今老龍之於玄道猶豪端萬

分之末一尚知藏其狂簡處順而亡況乎

妙悟之人曾肯露其言說是知體道深玄

忘言契理者之至稀也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

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註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

疏夫玄道虛漠妙體希夷非色非聲絕視

絕聽故於學人論者論曰冥冥而謂之冥

冥猶非真道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

不知

疏泰大也夫至道宏曠恬淡清虛囊括無

窮故以泰清無窮為名也既而泰清以知

問道無窮答以不知欲明道離形聲亦不

可以言知求也

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

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

疏子既知道頗有名數不平其數如何請

為略述

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

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

疏貴為帝王賤為僕隸約聚為生分散為

死數乃無極此略言之欲明非名而名非

數而數也

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

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

疏至道玄通寂寞無為隨迎不測無終無

始故寄無窮無始為其名焉無窮無為弗

知與知誰是誰非請定臧否

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

外矣

疏不知合理故深玄而處內知之乖道故

粗淺而疏外

於是泰清中而數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

乎孰知不知之知

註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冥也

疏泰清得中道而嗟歎悟不知乃真知誰

知不知之知明真知之至希也

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

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註故默成乎不聞不見之域而後至焉

疏道無聲不可以耳聞耳聞非道也道無

色不可以眼見眼見非道也道無名不可

以言說言說非道也

知形形之无形乎

註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

疏夫能形色萬物者固非形色也乃曰形

形不形也

道不當名

註有道名而竟無物故名之不能當也

疏名無得道之功道無當名之實所以名

道而非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

者亦未問道

註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則

非問者所得故雖問之亦終不聞也

疏夫道絕名言不可問答故問道應道悉

皆不知

道無問問無應

註絕學去教而歸於自然之意也

疏體道離言有何問應凡言此者覆釋前

文

無問問之是問窮也

註所謂貴空

疏窮空也理無可問而強問之是貴空也

無應應之是無內也

註實無而假有以應者外矣

疏理無可應而強應之乃成殊外

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

知乎太初

疏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太初道

本也若以理外之心待空之智者可謂外

不識乎六合宇宙內不知乎己身之妙本

者也

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註若夫安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入乎冥冥

者不應而已矣

疏崑崙是高遠之山太虛是深玄之理苟

其滯著名言猶存問應者是知未能經過

高遠遊涉深玄者矣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

疏光曜者是能視之智也無有者所觀之

境也智能照察故假名光曜境體空寂故

假名無有也而智有明暗境無深淺故以

智問境有乎無乎

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實然空然終日

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

疏夫妙境希夷視聽斷絕故審狀貌唯寂

唯空也

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

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註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絕之則夫學者

乃在根本中來矣故學之善者其唯不學

乎

疏光明照曜其智尚淺唯能得無喪有未

能雙遣有無故歎無有至深誰能如此玄

妙而言無有者非直無有亦乃無無四句

百非悉皆無有以無之一字無所不無言

約理廣故稱無也而言何從至此者但無

有之境窮理盡性自非玄德上士孰能體

之是以淺學小智無從而至也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註拈捶鉤之輕重而無豪芒之差也

疏大馬官號楚之太司馬也捶打鍛也鈎  
腰帶也太司馬家有工人少而善鍛鈎行  
年八十而捶鈎彌巧專性凝慮故無豪芒  
之差失也鈎稱鈎椎也謂能拈捶鈎推知  
斤兩之輕重無豪芒之差失也

六馬曰子巧與有道與

疏司馬怪其年老而捶鍛愈精謂其工巧  
別有道術也

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鈎於物無  
視也非鈎無察也

疏更無別術有所守持少年已來專精好  
此捶鈎之外無所觀察習以成性遂至於  
斯也

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  
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註都無懷則物來皆應

疏所以至老而長得其捶鈎之用者假賴  
於不用心視察他物故也夫假不用為用  
尚得終年況乎體道聖人無用無不用故  
能成大用萬物資稟不亦宜乎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  
可古猶今也

註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

疏姓冉名求仲尼弟子師資發起詢問兩  
儀未有之時可知已否夫變化日新則無

今無古古猶今也故答云可知也

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  
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

疏失其問意遂退而歸既遵應問還用應

答

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

疏昔日初咨心中昭然明察今時後問情  
慮昧然暗昧敢問前明後暗意謂如何

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

註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

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

註思求更致不了

疏先來未悟銳彼精神用心求受故昭然  
明白也後時領解不復運用精神直置任  
真無所求請故昧然暗塞也求邪者言不

求也

無古無今無始無終

註非唯無不得化而為有也有亦不得化  
而為無矣是以無有之為物雖千變萬化  
而不得一為無也不得一為無故自古無

未有之時而常存也

疏日新而變故無始無終無今無古故知  
無未有天地之時者也

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

註言世世無極

疏言子孫相生世世無極天地人物悉皆

無原無有之時也可乎言不可也

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

註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夫生者生此死  
也

不以死死生

註生者亦獨化而生耳

疏已止也未無也夫聚散死生皆獨化日  
新未嘗假賴豈相待故不用生生此死  
不用死死此生冉求未對之間仲尼止今

無應理盡於此更何所言也

死生有待邪

註獨化而足

皆有所一體

註死與生各自成一體

疏死獨化也豈更成一物哉死既不待於生故知生亦不待於死死生聚散各自成一體耳故無所因待也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

註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者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

疏夫能物於物者非物也故非物則無先後物出則是物復不得有先於此物者何以知其然邪謂其猶是物故也以此推量竟無先物者也然則先物者誰乎哉明物

之自然耳自然則無窮已之時也是知天地萬物自古以固存無未有之時也

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註取於自爾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

疏夫得道聖人慈愛覆育恩流百代而無窮止者良由德合天地妙體自然故能虛已於彼忘懷亭毒萬物芻狗蒼生蓋取斯義而然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

疏請夫子言將送也夫聖人如鏡不送不迎顏回問之曰未曉其理故詢諸尼父問其所由

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註以心順形而形自化

疏古人純樸合道者多故能外形隨物內心凝靜

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

註以心使形

疏內以緣通變化無明外形乖誤不能順

物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註常無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者耳

安化安不化

註化與不化皆任彼耳斯無心也

疏安任也夫聖人無心隨物流轉故化與不化斯安任之既無分別曾不樂意也

安與之相靡

註直無心而恣其自化耳非將迎而靡順之

疏靡順也所謂化與不化悉安任者為不忤蒼生更相靡順

必與之莫多

註不將不迎則足而止

疏雖復與物相順而亦不多仁恩各止於分彼我無損

稀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

註言夫無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遊處

疏狶章軒轅虞舜殷湯周武並是聖明王也言無心順物之道乃是狶章彷徨之苑園軒轅教遊之園園虞舜養德之宮閑湯武怡神之虛室斯乃羣聖之所遊而處之也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

註整和也夫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故和之而況其凡乎

疏整和也夫儒墨之師更相是非天下之難和者也而聖人君子猶能順而和之況乎今世之人非儒墨之師者也隨而化之不亦宜乎

聖人處物不傷物

註至順也

疏處俗和光利而不害故不傷也

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

註在我而已

疏虛舟飄凡大順羣生羣生樂推故處不害也

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註無心故至順至順故能無所將迎而義冠於將迎也

疏夫唯安任羣品彼我無傷者故能與物交際而明不迎而迎者

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

註山林皋壤未善於我而我便樂之此為無故而樂也

樂未畢也哀又繼之

註夫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也則凡所樂不足樂凡所哀不足哀也

疏凡情滯執忘生欣惡忽觀高山茂林神泉與壤則欣然欽慕以為快樂而樂情未幾哀又繼之情隨事遷哀樂斯變此乃無故而樂無故而哀是知世之哀樂不足計也

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

註不能坐忘自得而為哀樂所寄也

疏逆旅客舍也悲窮達之來不能禦杆哀樂

之去不能禁止而凡俗之人不閑斯趣譬彼客舍為物所停以妄為真深可悲歎也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

註知之所遇者即知之知之所不遇者即不知也

知能而不能所不能

註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知能與不能制不出我也當付之自然耳

疏夫智有明闇能有工拙各稟素分不可強為故分之所遇知則知之不遇者不能知也分之所能能則能之性之不能不能也譬鳥飛魚泳蛛網蟻丸率之自然寧非性也

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

註受生各有分也

疏既非聖人未能智周萬物故知與不能與不能稟生不同機關各異而流俗之人必固其所不免也

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

疏人之所不免者分外智能之事也而凡鄙之流不能安分故銳意感情務在獨免愚惑之甚深可悲傷

至言去言至為去為

註皆自得也

疏至理之言無言可言故去言也至理之

為無為可為故去為也

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註夫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

疏見賢思齊捨已效物假學求理運知訪

道此乃淺近豈曰深知矣

###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四

###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五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

疏姓庚桑名楚老君之弟子蓋隱者也役

門人之稱古人事師共其驅使不憚艱危

故稱役也而老君大聖弟子極多門人之

中庚桑楚最勝故稱偏得也

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盡然知者去之其

妾之絜然仁者遠之

註盡然節知絜然矜仁

疏畏壘山名在魯國僕隸妻接也言人以

仁智為臣妾庚桑子悉棄仁智以接事君

子也楚既幽人寄居山藪情敦素樸心鄙

浮華山旁士女競為臣妾故盡然舒智自

明炫者斥而去之絜然矜仁苟異於物者

令其疏遠

擁腫之與居

註擁腫朴也

執掌之為使

註執掌自得

疏擁腫執掌皆淳樸自得之貌也斥棄仁

智淡然歸實故淳素之士與其同居率性

之人共其驅使

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

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

註異其棄知而任愚

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註夫與四時俱者無近功

疏大穰豐也洒微驚貌也居住三年山中

大熟畏壘百姓僉其私道云庚桑子初來

我微驚異本我日計利益不足稱歲計至

功其有餘蓋賢聖之人與四時合度無近

功故日計不足有遠德故歲計有餘三歲

一閏天道小成故居三年而畏壘大穰

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

稷之手

疏庶慕也幾近也尸主也庚桑大賢之士

慕近聖人之德何不相共尊而為君主南

面之事為立社稷建其宗廟祝祭依禮豈不善邪

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

疏忽聞畏壘之人立為南面之主既無為之道故釋然不悅門人未明斯趣是以怪而異之也

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

註夫春秋生氣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為也

疏夫春生秋實陰陽之恒夏長冬藏物之常事故春秋豈有心施於萬寶而天然之道已自行焉故忘其生有之德也有亦有作育字者言二儀以萬物為寶故逢秋而成就也

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徂狂不知所如往

註直自往耳非由知也

疏四面環堵各一堵謂之環堵也所謂方丈室也如死尸之寂泊故言尸居

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為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拘之人邪

註不欲為物標杓

疏竊竊平章偶語也俎切肉之几豆盛脯之具皆禮器也夫群龍無首先聖格言蒙

德養恬後賢軌轍今細碎百姓偶語平章方欲禮我為賢尊我為主便是物標杓豈曰棲隱者乎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註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自爾今

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疏老君云成功弗居長而不宰楚既度稟師訓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鰭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

註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祿也

疏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曰步七尺曰仞鯢小魚而有脚此非鯢大魚也制擅也夫尋常小瀆豈鯢鯨之所周旋而鯢鯢小

魚反以為美步仞丘陵非大獸之所藏隱而妖夔之狐用之為吉祥故知巨獸必隱深山大人應須厚祿也

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

疏尊貴賢人擢援能者有善先用與其利祿堯舜聖人尚且如是況畏壘百姓敢異前脩夫子通人幸聽從也

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

註去利遠害乃全

疏其獸極大口能舍車孤介離山則不免網羅為其患害吞舟之魚其實不小波蕩失水蟻能害之故鳥獸高山魚鼈深水豈好異哉蓋全身遠害魚鳥尚爾而況人乎

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

註若嬰身於利祿則粗而淺疏眇遠也夫棲遁之人全形養生者故當



遠迹塵俗深就山泉若嬰於利祿則粗而淺也

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

註二子謂堯舜

疏二子謂堯舜也唐虞聖迹亂人之本故

何足稱邪

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

註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辯也

疏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辯也物性之外別立堯舜之風以教迹令人倣

倣者猶如鑿破好垣牆種植蓬蒿之草以爲蕃屏者也

簡髮而櫛數米而炊

註理錐刀之末也

疏譬如擇簡毛髮梳以爲髦格量米數炊

以供餐利益蓋微爲損更甚

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註混然一之無所治爲乃濟

疏祖述堯舜私議竊竊此蓋小道何足救世

舉賢則民相軋

註將戾拂其性以待其所尚

任知則民相盜

註真不足而以知繼之則僞矣僞以求生

施盜如何

疏相盜軋傷也夫舉賢授能任知先善則

爭爲欺侮盜詐百端趨競路開故更相害

也

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之於利甚勤子有

殺父臣有殺君正畫爲盜目中穴坏

註無所復顧

疏數物者謂舉賢任知等也此教淳薄不

足令百姓淳厚也而蒼生貪利之心甚自

殷勤私情怨忿遂生篡弑謀危杜稷正畫

爲盜攻城穿壁日中穴坏也

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未存

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

也

註堯舜遺其迹飾僞播其後以致斯弊

疏唐虞揖讓之風會成篡逆之亂亂之根

本起自堯舜千載之後其弊不絕黃巾赤眉則是相食也

南榮趯然正坐曰若趯之年者已長矣將

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

疏姓南榮名趯庚桑弟子也趯然驚悚貌

南榮既聞斯義心生慕仰於是驚懼正容

勤誠請益云趯年老精神暗昧憑託何學

方逮斯言

庚桑子曰全汝形

註中其分也

抱汝生

註無攬乎其生之外也

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

也

疏不逐物境全形者也守其分內抱生者

也既正分全生神凝形逸故不復役知思

慮營營徇生也三年虛靜方可及乎斯言

此庚桑教南榮之辭也

南榮趯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

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

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

註目與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苟有不同則不可疆相法效也

疏夫盲聾之士與凡常之人耳目無異而

盲者不見色聾者不聞聲風狂之人與不

狂之者形貌相似而狂人失性不能自得

南榮舉此三論以況一身不解至道之言

與彼盲聾何別故內篇云非唯形骸有聾

盲夫智亦有之也

形之與形亦辟矣

註未有聞之

而物或問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

註兩形雖開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也

疏闢開也間別也夫盲與不盲二形孔竅

俱開見與不見於物遂有間別而盲聾求

於間見終不可得也亦猶南榮求於解悟

無由致之

今謂趙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

趙勉聞道達耳矣

註早聞形隔故難化也

疏全形抱生已如前釋重述所問以彰問

旨

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蠶蠅越雞

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

疏奔蜂細腰土蜂也蠶豆也蠅者豆中大

青蟲越雞雞也魯雞今之蜀雞也奔蜂

細腰能化桑蟲為己子而不能化蠶蠅越

雞小不能伏鵠卵蜀雞大必能之也言我

才劣未能化大所說辭情理盡於此也

難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

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

不南見老子

疏夫雞有五德頭戴冠禮也足有距義也

得食相呼仁也知時智也見敵能距勇也

而魯越雖異天德則同所以有能與不能

者才有大小也我類越雞才小不能化子

子何不南行往師以謁老君

南榮趙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

疏羸羸也僮也慕聖情殷晝夜不息終乎

七日方見老君也

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趙曰唯

疏自從也問云汝從秦楚處來南榮趙曰

唯直敬應之聲也答云如是

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

註挾三言而來故

疏偕俱也老子聖人照機如鏡未忘仁義

故刺以偕來理挾三言故識之言眾也

南榮趙懼然顧其後

疏懼然驚貌也未達老子之言忽聞眾來

之說顧盼其後恐有多人也

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

疏謂者言意也我言偕來識汝挾三言而

來汝視其後是不知吾謂也

南榮趙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

失吾問

疏僂低頭也自知暗昧不達聖言於是僂

首羞慙仰天歎息神魂恍忽情彩章惶豈

直喪其形容亦乃失其咨問

老子曰何謂也

疏問其所言有何意謂

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

疏朱愚猶專愚無知之貌也若使混沌塵俗則有愚癡之名若也運智人間更致危

身之禍禍敗在己故云愁軀也

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

疏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並是先

聖運虛非所以全身遠害者也故不仁不

義則傷物害人行義行仁則乖真背道未

知若為處心免茲患害寄此三言因桑楚

以為媒願留聽於下問

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

今汝又言而信之

疏吾昔觀汝形貌已得汝心今子所陳畢

挾三術以子之言於是信驗

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捐竿而求諸海也汝亡

人哉惘惘乎

疏規規細碎之謂也汝用心細碎懷茲三

術猶如童稚小兒喪失父母也似僂揭竿

木尋求大海欲測深底其可得乎汝是亡

真失道之人亦是溺喪逃亡之子茫昧何

所歸依也

汝欲及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疏榮越踐於聖迹溺於仁義縱欲還原反

本復歸於實生真情瘡痍已成無由可入

大聖運慈深可哀愍也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

自愁復見老子

疏既失所問情識茫然於是退就家中思

惟旬日徵求所好之道德除遣所惡之仁

義未能契道是以悲愁庶其請益仍見老

子

老子曰汝自洒濯熱哉鬱鬱乎然而中津津

手猶有惡也

疏歸家一句遣除五隱滌蕩穢累精熟以

吾觀汝氣鬱鬱乎平雖復加功津津尚漏

以此而驗惡猶未盡也

夫外韞者不可繁而投將內捷內韞者不可

綬而投將外捷

註捷闊捕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夫全形

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

獲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獲於內則耳

目喪於外固必無得已失而後為通也

疏韞者繫縛之名捷者關閉之目繁者急

也綬者殷勤也言人外用耳目而為聲色

所獲者則心神閉塞於內也若內用心智

而為欲惡所牽者則耳目閉塞於外也此

內外相感必然之符假令用心禁制急手

捉持殷勤綢繆亦無由得也夫唯精神定

於內耳目靜於外者方合全生之道

外內韞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註偏韞由不可況外內俱韞乎將耳目眩

惑於外而心術流蕩於內雖繁手以執之

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

疏偏執滯邊已乖生分況內外霍溺為惑

更深縱有懷道抱德之士尚不能扶持況

放散玄道而專行此惑欲希禁止可得乎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

疏間里有病鄰里問之病人能自說其病狀者此人雖病猶未困重而可療也亦猶南榮雖愚能自陳過狀庶可教也

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

疏夫藥以療疾疾瘳而藥消教以機悟機悟而教息苟其本不病藥復不消教實不

忘機又不悟不謂飲藥以加其病

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

疏經常也已止也夫聖教多端學門匪一今所謂衛請全生心之所存止在於此如蒙指誨輒奉為常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

註不離其性

疏守真不二也

能勿失乎

註還自得也

疏自得其性也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註當則吉過則凶無所卜也

疏復道則吉徇物則凶斯理必然且用卜筮

能止乎

註止於分也

疏不逐分外

能已乎

註無追故迹

疏已過不追

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

註全我而不效彼

疏諸於也捨棄效彼之心追求已身之道

能儻然乎

註無停迹也

疏往來無係止

能侗然乎

註無節礙也

疏順物無心也

能兒子乎

疏同於赤子也

兒子終日噪而嗑不嗑和之至也

註任聲之自出不由於喜怒

疏嗑喉塞也嗑聲破任氣出聲心無喜怒故終日號號不破不塞淳和之守遂至於斯

終日握而手不掣其德也

註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

疏掣拘寄勞倦者為其淳和與玄道至德同也

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

註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

疏瞋動也任眼見視視不動目不偏滯於外塵也

行不知所之

註任足之自行無所趣

疏之往也泛若不繫之舟故雖行而無所的詣也

居不知所為

註縱體而自任也

疏恬淡無為寂寞之至

與物委蛇

註斯順之也

疏接物無心委曲隨順

而同其波

註物波亦波

疏和光混迹同其波也

是衛生之經已

疏總指已前結成義也

南榮趺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

註若能自改而用此言更欲目謂至人之

德

疏如前所說衛生之經依而行之合於玄

道至人之德止此可乎

曰非也是乃所謂外解凍釋者

註能乎明非自爾

庚四

疏南榮拘束仁義其日固久余聞聖教方

解衛生譬彼冬外逢茲春日執滯之心於

斯釋散此因學致悟非率自然能乎明非

真也此則老子答趺之辭也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

註自無其心皆與物共

疏夫至人無情隨物與感故能同養生之

食地共羣品而樂天交共也

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

謀不相與為事

疏撓擾亂也夫至人虛心順世與物同波

故能息怪異於羣生絕謀謨於黎首既不

以事為事何利害之能撓乎

儻然而往倜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

疏重舉前文結成其義

曰然則是至乎

註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邪

疏謂聞此言可以適極南榮不敏重問老

君

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

註非以此言為不至也但能聞而學者非

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為

經明可得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

疏夫云能者獎勵之辭也此言雖至猶是

筌蹄既曰告汝則因稟學然學者不至至

者不學在筌異魚故曰未也此是老子重

答南榮

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

枝而心若死灰

疏虛沖凝淡寂寞無情同槁木而不榮類

死灰而忘照身心既其雙遣何行動之可

知乎衛生之要也

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

人災也

註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愛惡今槁木

死灰無情之至則愛惡失得無自而來

疏夫禍福生乎得喪人災起乎美惡今既

形同槁木心若死灰得喪兩忘美惡雙遣

尚無冥昧之責何人災之有乎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

註夫德宇泰然而定則其所發者天光耳

非人耀

疏夫身者神之舍故以至人為道德之器

宇也且德宇安泰而靜定者其發心照物

由乎自然之智光

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

註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

疏凡庸之人不能測聖但見羣於衆庶不知天光返照也

人有脩者乃今有恒

註人而脩人則自得矣所以常泰

疏恒常也理雖絕學道亦資求故有真脩之人能會凝常之道也

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

註常泰故能反居我宅而自然獲助也

疏體常之人動以言會爲養生之所舍止皇天之所補助不亦宜乎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註出則天子處則天民此三者俱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爲而得之也

疏出則君后處則逸人皆以臨道體常故

致斯功者也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

註凡所能者雖行非爲難習非學雖言非辯

疏夫爲於分內者雖爲也不爲故雖學不學雖行不行雖辯不辯豈復爲於分外學所不能邪

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

註所不能知不可彊知故止斯至

疏率其所能止於分內所不能者不彊知之此臨學之至妙

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註意雖欲爲爲者必敗理終不能

疏若有心分外即不以分內爲是者斯敗自然之性者也

備物以將形

註因其自備而順其成形

疏將順也夫造化洪鑪物皆備足但順成形於理問學

藏不虞以生心

註心自生耳非虞而出之虞者億度之謂疏夫至人無情物感斯應包藏聖智遇物

生心終不預謀所爲虞度者也

敬中以達彼

註理自達彼耳非慢中而敬外

疏中內智也彼外境也敬重神智不敢輕榮智既凝寂境自虛通

若有而萬惡至者皆天也

註天理自有窮通

而非人也

註有爲而致惡者乃是人

疏若文王之拘羑里孔子之困匡人智非

不明也人非不聖也而遭斯萬惡窮否者

蓋由天時運命耳豈人之所爲哉

不足以滑成

註安之若命故其成不滑

疏滑亂也體道會真安時達命縱遭萬惡

不足以亂於大成之心

不可內於靈臺  
註靈臺者心也清暢故憂患不能入  
疏內入也靈臺心也妙體空靜故世物不能入其靈臺也

靈臺者有持

註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

疏惟貴能持之心竟不知所以也

而不知其所持

註若知其所持則持之

而不可持者也

註持則失也

疏若有心執持則失之遠矣故不可也

不見其誠已而發

註此妄發作

每發而不當

註發而不由已誠何由而當

疏以前顯得道之士智照光明此下明喪

真之人妄心乖嘿誠實也未曾反照實智

而輒妄發迷心心既不真故每乖實當也

業入而不舍

註事不居其分內

疏業事也世事櫻擾每入心中不達達從

故不能舍止

每更爲失

註發由已誠乃爲得也

疏每妄發心緣逐前境自謂爲得翻更喪

真

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

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

疏夫人鬼幽顯乃曰殊塗至於推誠復信

道理無隔若彼乖分失真必招報應離怨

相感所以遭誅則材伯彭生之類是也

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註幽顯無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

疏幽顯二塗分明無譴不犯於物故獨行

不懼也

券內者行平無名

註券分也夫遊於分內者行不由於名

疏券分也無名道也履道而爲於分內者

雖行而無名迹也

券外者志手期費

註有盡無盡期欲損已以爲物也

疏期卒也立志矜矯游心分外終無成益

卒有費損也

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

註本有斯光因而用之

疏庸用也游心無名之道者其所用智日

有光明也

志手期費者唯賈人也

註雖已所無猶借彼而販賣也

疏志求之分外要期聲名而貪損神智者

意唯名利猶高價販賣之人

人見其歧猶之魁然

註夫期費者人已見其歧矣而猶自以爲

安

疏企危也魁安也銳情貪取分外企求他

人見其危乎猶自以爲安隱惑之至也

與物窮者物入焉

註窮謂終始

疏舍止之謂也物我冥符而窮理盡性者

故爲外物之所歸依之也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註且謂券外而跂者跂者不立焉能自容

不能自容焉能容人人不獲容則去也

疏聊與人涉苟且於浮華貪利求名身尚矜企心靈躁競不能自容何能容物邪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註身且不能容則雖已非已況能有親乎故盡是他人

疏褊狹不容則無親愛既無親愛則盡是他人逆忤既多讎敵非少欲求安泰其可得乎

兵莫憚于志鎮鄒爲下

註夫志之所櫻焦火凝水故其爲兵甚於劍戟也

疏兵戈鋒刃之徒鎮鄒良劍也夫憚毒傷害莫甚乎心志所緣不疾而速故其爲損害甚於鎮鄒以比校量劍戟爲下冠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疏冠敵也域心得喪喜怒戰於胃中其寒疑水其熱焦火此陰陽之寇也夫初敵巨寇猶可逃之而兵起內心如何避邪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註心使氣則陰陽微結於五藏而所在皆

陰陽也故不可逃

疏此非陰陽能賊害於人但由心有躁競故使之然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

註成毀無常分而道皆通

疏夫物之受氣各有崖限妍醜善惡稟分毀成而此謂之成彼謂之毀道以通之無不備足

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

註不守其分而求備焉所以惡分也

疏夫榮辱壽夭稟自天然素分之中反己備足分外馳者而求備焉游心是非之境惡其所受之分也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註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其本分素備豈惡之哉

疏造物已備而嫌惡之豈知自然先已備矣故出而不反見其鬼

註不反守其分內則其死不久

疏夫出愚惑妄遂是非之境而不能反本還原者動之死地故見爲也

出而得是謂得死

註不出而無得乃得生

疏其出心逐物遂其欲情而有所獲者此

可謂得死滅之本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

註已滅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

疏速滅本性謂身實有失死不殊故與鬼爲一也

爲一也

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註雖有斯形苟能曠然無懷則生全而形定也

疏象似也雖有斯形似如無者即形非有故也曠然忘我故心靈和光而止定也

出無本

註歟然自生非有本

入無竅

註歟然自死非有根

疏出生也入死也從無出有有無根原自



有還無無乃無竅穴也

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

疏剽末也亦原也本亦作標字今隨字讀

云言從無出有實有此身推索因由意無

處所自古至今甚為長遠尋今竟無本末

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

註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無根竅以出

之

疏有所出而無竅穴者以凡觀之謂其有

實其實不有也

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

註字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未有窮

處

疏字者四方上下也方物之生謂其有實

尋實字中竟無來處字既非矣處豈有邪

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

註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無極

疏宙者往古來今也時節賒長謂之今古

推求代敘竟無本末宙既無矣本豈有邪

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八出而無見

其形

註死生出入皆欻然自爾無所由故無所

見其形

疏出入由生死也謂其出入生死故有出

入之名推窮性理竟無出入處所之形而

可見也

是謂天門

註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之天門猶云

衆妙之門也

疏大者自然之謂也自然者以無所由為

義言萬有皆無所從莫則所以自然為造

物之門戶也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

註死生出入皆欻然自爾未有為之者也

然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徒有名耳

竟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為門以無

為門則無門也

疏夫天然之理造化之門徒有其名竟無

其實而一切萬物從此門生故郭注云以

無為門以無為門則無門矣

有不能以有為有

註夫有之未生以何為生乎故必自有耳

宣有之所能有乎

疏有既有矣焉能有有有之未生誰生其

有推求斯有竟無有也

必出乎無有

註此所以明有之不能為有而自有耳非

謂無能為有也若無能為有何謂無乎

疏夫已生未生二俱無有此有之出乎無

有非謂此無能生有無若生有何謂無乎

而無有一無有

註一無有則遂無矣無者遂無則有自歛

生明矣

疏不問百非四句一抄皆無故謂一無有

聖人藏乎是

註任其自生而不生

疏玄德聖人冥真契理藏神隱智其在茲

乎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疏玄古聖人得道之士知與境合故稱為

至惡乎至

疏何至所由有何為至

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

疏此顯至之體狀也知既造極觀中皆空

故能用諸有法未曾有一物者也可謂精

微至極窮理盡性虛妙之甚不復可加矣

其次以為有物矣

疏其次以下未達真空而諸萬境用為有

物也

將以生為喪也

註喪其散而之乎聚也

以死為反也

註還融液也

疏喪失也流俗之人以生為得以死為喪

今欲反於迷情故以生為喪以其無也以

死為反反於空寂雖未盡於至妙猶齊於

死生

是以分已

註雖欲均之然已分也

疏雖齊死生猶見死生之異故從非有而起分別也

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

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

一守者吾與之為友

疏其次以下心知稍闇而始本無有從無

有生俄頃之間此生彼滅故用無為其頭

以生為其形體以死為其尻誰能知有無

生死之不二而以此脩守者莊生狎而友

明斯人猶難得也

是三者雖異公族也

註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

故謂三也此三者雖有盡與不盡然俱能

無是非於胷中故謂之公族

疏三者謂以無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

是也於一體之中而起此三異猶如楚家

於一姓之上分為王族

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註此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則向之三者

已復差之

疏昭屈景楚之公族三姓昔屈原為三閭

大夫掌三族三姓即斯是也此中文略故

直言昭景王孫公子長大加冠故著衣而

戴冠也各有品秩咸蒞職官因官賜姓故

用弟氏族也功績既著封之茅土枝派分

流故非一也猶如一道之中分為有無生

死種類不同名實各有異故引其族內譬

有生賦也

註直聚氣也

疏賦疵也無有此形質而謂之生者直是

聚氣成疵賦非所貴者也

披然曰移是

註既披然而有分則各是其所是矣是無

常在故曰移

疏披分散也天道無彼我而物百是非是

非不定故分散移徙而不常也其移是之

狀列在下文

嘗言移是非所言也

註所是之移已著於言前矣

疏理形是非故或言耳然非之移非忠言也

雖然不可知者也

註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

疏雖復是非不由於言而非言無以知是非故試言是非一遺於是非名不寄言則

不知是非之無是非也

臘者之有脆胘可散而不可散也

註物各有用

疏臘者大祭也臘生百葉也胘備也亦言

是牛蹄也臘祭之時牲牢其備至於四枝

五藏並皆陳設祭事既訖方復散之則以

散為是若其祭未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

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常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

註偃謂屏廁

疏偃屏廁也祭事既竟齋宮與飲施設餘

胙屋室之中觀看周旋於寢廟之內飲食

既久應須便僻故往園園而便尿也飲食

則以寢廟為是便尿則以園園為是非

無常竟何定乎臘者明聚散無恒觀室顯處所不定俱無是非也

為是舉移是

註寢廟則以饗燕屏廁則以偃溲當其偃

更則寢廟之是移於併廁矣故是非之移

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

均耳

請常言移是是以生為本

註物之變化無時非生則所在皆本也

疏夫悲忘生死者則無是非者也祇為

滯生所以執是也必能遺生是將安寄故

知移是以生為本

以知為師

註所知雖異而各師其知

因以乘是非

註乘是非者無是非也

疏因其師知之心心乘是非之用豈知師

知者顛倒是非者無是非乎

果有名實

註物之名實果各自有

疏夫物云云悉皆虛幻翳狗萬像名實何於倒置之徒謂決定有此名實也

因以已為質

註質主也物各謂已是足以為是非之主

疏質主也妄執名實遂用已為名實之主

而競是非也

使人以為已節

註人皆謂已是故莫通

疏節者至操也既迷名實又滯是非遂使

無識之人堅執虛名以為節操也

因以死償節

註當其所守非直脫也

疏守是非以成志操慤乎不拔期死執之

也

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

窮為辱

註不能隨所遇而安之

疏以炫耀為智晦迹為愚通徹為榮名窮

塞為恥辱若然者豈能一窮通榮辱乎

移是今之人也

註玄古之人無是非何移之有

疏夫固執名實移滯是非澆季浮偽今世

之人也豈上古淳和質樸之士乎

是蜩與鶯鳩同於同也

註同共是其所同

疏蜩鶯二蟲以蓬蒿爲是二蟲同是未爲

通見移是之人斯以類也蜩同於鶯鳩同

於蜩故曰同於同也

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

註稱已脫誤以謝之

疏躍踴也履也履踴市屨之人不相識者

之節脚則謝云已傲慢放縱錯雜誤而然

非故爲也者

兄則以姬

註言姬謂之無所辭謝

疏踴者兄弟之足則姬謂而憐之不以言

愧

大親則已矣

註明怨素足

疏若父蹋子足則敏然而已不復辭費故

知言辭往來者僞不實

故曰至禮有不人

註不人者視人若已視人若已則不相辭

謝斯乃禮之至也

疏自彼兩忘視人若已不允人者已外何

辭謝之有乎斯至禮也

至義不物

註各得其宜則物皆我也

疏物我雙遣妙得其宜不却我外有物何

哉非之有斯至義

至知不謀

註謀而後知非自然知

疏率性而照非謀謀而智斯至智也

至仁無親

註譬之五藏未曾相親而仁已至矣

疏方之手足更相御用無心相爲而相濟

之功成矣豈有親愛於其間哉

至信辟金

註金玉者小信之質耳至信則除矣

疏辟除也金玉者信之質耳至信則棄除

之矣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

疏徹毀也勃亂也繆繫縛也此略標名下

具顯釋也

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

疏榮貴富瞻高顯尊嚴聲名利祿六者亂

情志之具也

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

疏容貌變動顏色辭理氣調情意六者綢

繆繫縛心靈者也本亦有作謬字者解心

之謬妄也

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

疏憎惡愛欲欣喜悲怨歡樂六者德

家之患累也

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

疏去捨從就貪取施與知慮彼能六者蔽

真道也

此四六者不盛智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

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註盛動也

疏四六之病不動盡於胃中則心神平正  
正則安靜靜則照明明則虛虛通則恬淡  
無為應物而無不窮也

道者德之欽也

疏道是所脩之法德是臨人之法重人輕

法故欽仰於道

王者德之光也

疏天地之大德曰生故生化萬物者盛德

之光華也

性者生之質也

疏質本也自然之性者是稟生之本也

性之動謂之為

註以性自動故稱為耳此乃真為非有為

也

疏率性而動分內而為為而無為非有為

也

為之偏謂之失

疏感物而動性之欲偽情分外有為謂之

喪道也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

疏夫交接前物謀謨情事故謂之知也  
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

註夫目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不知視而  
視不知知而知耳所以為自然若知而後  
為則知偽也

疏睨視也夫目之張視也不知所以視而  
視視有明暗心之能知不知所以知而知  
而知有深淺目不能視而不可彊視心不  
能知而不可彊知若有分限故猶如  
睨也

動以不得已之謂德

註若得已而動則為彊動者所以失也

疏夫迫而後動和而不習不得已而用之  
可謂盛德也

動無非我之謂治

註動而效彼則亂

疏率性而動不捨我效物合於正理故不

亂

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註有彼我之名故反各得其實則順

疏有彼我是非之名故相反無彼我是非  
之實故實相順也

昇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

註善中則善取譽矣理常俱

疏昇古之善射人工巧也昇彎弓放矢工

中前物盡射家之微妙既有斯伎則擅斯  
名使已無令譽不可得也

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

註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為之人也

疏前起譬此合諭也聖人妙契自然功侔

造化使羣品日用不知不顯其迹此誠難  
也故上文云使天下兼忘我難

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

註工於天即俚於人矣謂之全人全人則

聖人也

疏俚善也全人神人也夫巧合天然善能

晦迹澤及萬世而日用不知者其神人之

謂乎神人無功故能之耳

唯蟲能蟲唯蟲能天

註能還守蟲即是能天

疏鳥飛獸走能蟲也蛛網虻丸能天也皆稟之造物豈倣倣之所致哉

全人惡天惡人之天

疏夫全德之人神功不測豈嫌已之素分而惡人之所稟哉蓋不然率順其天然而已矣

二十六

而況吾天乎人乎

註都不知而任之斯而謂工乎天

疏天乎人乎不見人天之異都任之也前

自遺天人美惡猶有天人此句混一天人

不見天人之異也吾者論主假自稱也

一雀適昇昇必得之威也

註威以取物物必逃之

疏假有一雀昇善射射必得之此以威猛

猛非由德慧故所獲者少所逃者多以威

御世其義亦爾

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

註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則逃將

安在

疏太道曠蕩無不制圖故以天地爲籠則

雀無逃處是知以威取物深乖大造

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

籠百里奚

疏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能調鼎負玉鼎以

干湯湯知其賢也又順其性故以庖厨而

籠之百里奚沒狄狄人愛羊皮秦穆公以

五色羊皮而贖之又云百里奚好著五色

羊皮裘號曰五羖大夫而湯聖穆賢俱能

好士故得此二人用爲良佐皆順其本性

所以籠之

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

疏順其所好則天下無難逆其本性而籠

得者未之有也

介者移畫外非譽也

註畫所以飾容貌也則者之貌既以虧殘

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移而棄之

疏介則也移去也畫裝也裝嚴服飾本爲

容儀殘則之人形貌殘損至於非譽榮辱

無復在懷故移而棄之

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註無賴於生故不畏死

疏胥靡徒役之人也千金之子固貴其身

僕隸之人不重其命既不矜惜故登危而

不怖懼也

天復謂不餽而忘人

註不識人之所惜

疏餽本亦有作愧字者隨字讀之夫復於

本性胥以成之既不捨已效人遂棄忘於

愧謝斯忘於人倫之道也譬之手足方諸

服用更相御用豈謝賴於其間哉

忘人因以爲天人矣

註無人之情則自然爲天人

疏率其天道之性忘於人道之情因人於

自然之理也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

者爲然

註彼形殘胥靡而猶同乎天和況天和之

自然乎

疏同乎天和忘於逆順故恭敬之而不喜

侮慢之而不怒也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

註此故是無不能生有有不能為生之意也

疏夫能出怒出為者不為不怒者也是以從不怒不為出故知為本無為怒本不怒能體斯趣故侮之而不怒也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註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皆當故聖人以斯為道宜求無為於恍惚之外哉

疏緣順也夫欲靜攀緣必須調平志氣神功變化莫先委順心靈和混有為之中而欲當於理者又須順於不得止不得止者感而後應分內之事也如斯之例聖人所以用為正道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五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六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慶五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

疏姓徐字無鬼隱者也姓女名商魏之宰臣武侯文侯之子畢萬八世孫也無鬼欲箴規武侯故假宰臣以見之

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

疏久處山林勤苦貧病忽能降志混迹俗中中心欣悅有慰勞也

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

註嗜欲好惡內外無可

疏黜廢退也擊引却也君若嗜欲盈滿好惡長進則性命精靈困病也君屏黜嗜欲擊去好惡既不偏適故耳目病矣是故我將慰勞於君君有何暇能勞於我也

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

疏此重結前義

武侯超然不對

註不悅其言

疏超恨也既不稱情故長然不答

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

疏既覺武侯悵然不悅試語狗馬庶愜其心

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

疏執守情志唯食飽食此之形質德比狐

狸下品之狗

中之質若視日

疏意氣高遠望如視日體質如則中品狗也

上之質若亡其一

疏一身也神氣定審若喪其身上品之狗也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

疏狗有三品馬有數階而相狗之能不若相馬武侯庸鄙故以此逗機冀其歡悅庶

幾歸正

吾相馬直者中繩

疏謂馬前齒

曲者中鉤

疏謂馬項也

方者中矩

疏謂馬頭也

圓者中規

疏謂馬眼也

是國馬也

疏合上之相是謂諸侯之國上品馬也

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

疏材德素成不待於習斯乃宇內上馬天

王所馭也

若郵若失若喪其一

疏眼自顧視既似憂虞蹠足緩疏又如奔

伏觀其神彩若忘己身如此之材天子馬

也

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

疏軼過也馳走迅速超過群馬疾若迅風

塵埃遠隔既非教習故不知所由也

武侯大悅而笑

註夫真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所好之可也

疏語當其機故笑而歡悅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

疏議事已了辭而出女商怪君歡笑是以

答問無鬼也

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

說之則以金板六弢

疏詩書禮樂六經金板六弢周書篇名也

或言秘識也本有作韜字者隨字讀之云

是太公兵法謂文武虎豹龍大弢也橫遠

也縱近也武侯好武而惡文故以兵法為

縱六經為橫也

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

齒

註是直樂鵠以鍾鼓耳故愁

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

疏奉事武侯盡於忠節或獻替可否功績

克彰如此之徒不可稱數而我君未嘗開

口而微笑今子有何術遂使吾君歡說如

此邪

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

疏夫藥無貴賤瘡疾則良故直告大馬更

無他說

女商曰若是乎

疏直置如是告狗馬乎怪其術淺故有斯

問

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

知而喜

註各思其本性之所好

疏去國迢遞有流放之人或犯憲綱或遭

苛政辭鄉甫爾始經數日忽達知識喜慰

何疑此起譬也

去國旬月見所常見於國中者喜

疏日月稍久思鄉漸深雖非相識而國中

曾見故人見之而歡也

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

思人滋深乎

註各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以



喜也

疏去國周年所適漸遠故見似鄉里人而歡喜矣豈非離家漸遠而思戀滋深乎以況武侯性好大馬久不聞政事等離鄉之人忽聞談笑

大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鼯之逕<sup>度五</sup>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聲歎其側者乎

註得所至樂則大悅也

疏柱塞也跟食人也蹙行聲也夫時遭暴亂運屬飢荒逃避波迸於虛園宅唯有藜藿野草柱塞門庭狙獫鼯鼯蹊徑斯在若於堂宇人位虛廣間然當爾之際思鄉滋甚忽聞他人行聲猶自欣悅況乎兄弟親眷聲歎言笑者乎此重起譬也

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註所以未嘗謦欬也夫真人之言所以得

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

疏武侯思聞大馬其日固久譬彼流人方滋逃客羈弊既淹實懷鄉眷今乃以真人

六經之說太公兵法之談謦欬其側非所宜也此合前論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羶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千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杜稷之福邪

疏千求也久處山林食蔬果年事衰老勞苦厭倦豈不欲求於滋味以養頽齡乎庶稟德以謀固宗廟

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

疏生涯貧賤安於山藪豈欲貪於飲食以自養哉蓋不然乎將勞君也

君曰何哉奚勞寡人

疏奚何也問其所以也

曰勞君之神與形

疏食欲無厭形勞神倦故慰之耳

武侯曰何謂邪

疏問其所言有何意謂

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

註不以爲君而恣之無極

疏夫天地兩儀亭毒群品物於資養周普無偏不爲君恣其奢侈此並是無鬼勞君之辭

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

註如此違天地之平也

疏登高位爲君子不可樂之以爲長居卑下爲百姓不可苦之以爲短而獨誇萬乘之威苦此一國黎庶貪色聲香味以恣耳目鼻口既違天地之意竊爲公不取焉

夫神者不自許也

註物與之耳

疏許與也夫聖主神人物我平等必不多貪滋味而自與焉

夫神者好和而惡姦

註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

疏夫神聖之人好與物而同而惡姦私者

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疏夫姦者私通於理爲病君獨有病其困如何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

疏欲行愛養之仁而為裁非之義脩於文教偃息兵戈如斯治國未知可不也  
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

註愛民之迹為民所尚尚之為愛愛已偽也

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

註為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與競與則喪其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雖欲偃兵其可得乎

疏夫偏愛之仁裁非之義偃武之功脩文之事迹既彰矣物斯拘焉害民造兵自此始也

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

註從無為為之乃成耳

疏自從也殆近也從此以為必殆隨敗無為之本故近不成也

凡成美惡器也

註美成於前則偽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

器也

疏夫善善之事成之於前美迹既彰物則趨競故為惡之器具也

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

註民將以偽斷之耳未肯為真也

疏幾近也仁義迹顯物皆喪真故近偽本也

形固造形

註仁義有形固偽形必作

疏仁義二塗並有形迹故前迹既後形必造

成固有伐

註成則顯也

疏夫功名成者必招爭競故有征伐

變固外戰

註失其常然

疏夫造作刑法而變更易常者物必害之故致外敵事多爭戰

君亦必無威鶴列於麗譙之間

註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

無徒驥於鏑壇之宮

註步兵曰徒但不當為義愛民耳亦無為盛兵走馬

疏鶴列陳兵也言陳設兵馬如鶴之行列也麗譙高樓也言其華麗譙曉也鏑壇官

名也君但勿起心偃兵為義亦無勞盛陳兵卒於高樓之下徒驥馬官苑之間

無藏逆於得

註得中有逆則失耳

疏莫包藏逆心而苟於得

無以巧勝人

註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

疏大巧若拙各毀樸素莫以機心爭勝於人

無以謀勝人

註率其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

疏忘心遣慮率其真知勿以謀謨勝捷於物

無以戰勝人

註以道應物物服而無勝名

物 疏先為清淡以道服人勿以兵戰取勝於

夫投人之士民兼人之地以養吾私與吾

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

註不知以何為善則雖克非已勝  
疏夫應天順人而或滅凶殄逆者雖亡國  
戮人而不失百姓之歡心也若使誅殺人  
民兼土并地而意在貪取私養其身及悅  
其心者雖復戰克前敵善勝於人不知此  
勝於何處在善且在誰邊也

君若勿已矣脩胃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  
勿撓

註若未能已則莫若脩已之誠  
疏誠實也撓擾也事不得止應須治國若  
脩心中之實應二儀之生殺無勞作法撓

擾黎民

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天偃兵哉

註甲兵無所陳非偃也

疏大順天地施化無心民以勝殘免脫傷  
死何勞措意作法偃兵邪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

疏黃帝軒轅也大隗大道廣大而隗然空  
寂也亦言大隗古之至人也具茨山名也  
在懷陽密縣界亦名秦隗山黃帝聖人久  
冥至理方欲寄尋玄道故託迹具茨

方明為御昌寓駢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閻滑  
稽後車

疏方明滑稽等皆是人名在右為駢在左  
為御前馬馬前為導也後車車後為從也  
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

註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手大  
隗其可得乎

疏塗道也今汝州有襄城縣在秦隗山南  
即黃帝訪道之所也自黃帝已上至于滑  
稽總有七聖也注云聖者名也名生而物  
迷矣雖欲之手大隗其可得乎此注得之

今于重釋也  
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

疏牧馬童子得道人也牧馬曰牧適爾而  
值牧童因問道之所在

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

疏若汝也然猶是也問山之處所答云我  
知  
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  
疏存在也又問道之所在答云知處

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  
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

疏帝驚異牧童知道所在因問緝理區宇  
其法如何

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  
焉

註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為天下  
也

疏奚何也若如也夫欲脩為天下亦如治  
理身身既無為物有何事故老經云我無

為而民自化

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  
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

註日出而遊日入而息

疏六合之內謂崑崙之裏也瞽病謂風眩

冒亂也言我少遊至道之境棲心塵垢之外而有眩病未能體真幸聖人教我脩道晝作夜息乘日教游以此安居而道遙處世本有作車字者謂乘日新以變化

今予病少瘥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

註夫為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擾焉故我無為而民自化

疏瘥除也虛妄之病久已瘥除任染而游心物外治身治國宣有異乎物我混同故無事也

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

註事由民作

雖然請問為天下

註今民自得必有道也

疏夫牧養蒼生實非聖人務理雖如此猶請示以要言

小童辭

疏無所說也

黃帝又問

疏殷勤請小童也

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註馬以過分為害

疏害馬者謂分外之事也夫治身莫先守分故牧馬之術可以養民問既殷勤聊為此答

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註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大隗至也

疏頭悟聖言故身心變敬退其分外至乎

大隗合乎天然之道其在吾師乎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

疏世屬艱危時逢禍變知謀之士思而慮之如其不然則不樂也

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

疏辯類縣河辭同多輒無談說端故則不

歡樂

察士無凌許之事則不樂

疏機警之士明察之人若不容主客問訊辭鋒凌轢則不樂也

皆囿於物者也

註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可囿也故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彊之也

疏此數人者各有偏滯未達大方並囿域於物也

招世之士與朝

疏推薦忠良招致人物之士可以興於朝廷也

中民之士榮官

疏治理四民甚能折中斯人精幹局分可以榮官

筋力之士矜難

疏英髦壯士有力如虎時逢危難務於濟世也

勇敢之士奮患

疏武勇之士果決之人奮發雄豪滌除禍患

兵革之士樂戰

疏情好干戈志存鋒刃如此之士樂於征

戰

枯槁之士宿名

疏食寒衣褐形容顛顚留心寢宿唯在聲名也

法律之士廣治

疏刑法之士留情格條懲惡勸善其治大也

禮教之士敬容

疏節文之禮矜敬容貌

仁義之士貴際

註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疏世有逆遭時逢際會則施行仁義以著名勲際會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註能同則事同所以比

疏比和樂古者因井為市故謂之市井也

若乖本務情必不和也

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

註業得其志故勸

疏衆庶之人各有事且暮稱情故自勉勵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註事非其巧則情

疏壯盛也百工功巧各有器械能順其情事斯盛矣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

註物得所嗜而樂也

權勢不尤則夸者悲

疏尤甚也夫貪競之人必聚財以適性矜誇之士假權勢以娛心事苟乖情則憂悲

斯生矣

勢物之徒樂變

註權勢生於事變

疏夫禍起則權勢尤故以勢陵物之徒樂禍變也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

註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己

也苟不遭時則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也

疏以前諸士遭遇時命情隨事遷故不無

為也

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

註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故當其時物順其儉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

毀如何

疏此次第也夫士之所行能有長短用捨隨時成有次第方之歲欽炎涼不易於物不物猶不易於物者也

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註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悲也

疏馳騁身心潛伏前境至乎沒命不知反歸頑愚若此深可悲歎也已矣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

羿也可乎

註不期而中謂誤中者也非善射也若謂

謬中為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可乎

言不可也

疏期謂準的也夫射無期準而誤中一物

即謂之善射者若以此為善射可乎

惠子曰可

疏謂字內皆昇也

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

下皆堯也可乎

註若謂諺中者昇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

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昇而自是者

非堯

疏各私其是故無公是也而唐堯聖人對

桀為是若各是其所是則皆聖人可乎言

不可

惠子曰可

疏言各是其是天下盡堯有斯理而惠施

滯辯有言無實

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

是邪

註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為復相非乎

疏儒姓鄭名緩墨名翟也楊名朱秉者公

孫龍字也此四子者並聰明過物蓋世雄

辯添惠施為五各相是非未知決定用誰

為是若天下皆堯何為五復相非乎

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

矣吾能冬鑿鼎而夏造冰矣

疏姓魯名遽周初人云冬取千年燥灰以

擁火須臾出大可以鑿鼎盛夏以瓦瓶盛

水湯中煮之縣瓶井中須臾成冰也而迷

惑之俗自是非徒與魯無異也

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

道也

疏千年灰陽也火又陽也此是以陽召陽

井中陰也水又陰也此是以陰召陰魯遽

此言非其弟子也

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

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

註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為是

疏廢置也置一瑟於堂中置一瑟於室內

鼓堂中宮角室內弦應而動斯乃五音六

律聲同故也猶是以陽召陽也

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

註隨調而改

疏堂中改調一弦則室內音無復應動當

為律不同故也

鼓之二十五絃皆動

註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

改此一絃而二十五絃皆改其以急緩為

調也

疏應唯宮角而已容二十五絃俱動聲律

同者悉應動也

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

註魯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

未為獨能其事也

疏聲律之外曾更有異術雖復應動不同

總以五音為其君主而已既無他術何足

以自夸

且若是者邪

註五子各私所見而是者亦無異

於魯遽之夸其弟子未能相也

疏惠子之言各私其是然於陵物不與魯

遽故云若是

惠子曰今天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

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  
註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  
爲至

莊子曰齊人竊子於宋者其命關也不以完  
註投之異國使門者守之出便與手不保  
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爲是故  
爲之

疏關守門人也齊之人棄竊其子於宋仍  
命以此不亦我是

其求鉏鍾也以束縛

註乃反以愛鍾器爲是束縛恐其破傷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註唐失也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  
類而亦未始自非人之自是有斯謬矣

疏鉏小鍾也唐亡失也求覓亡子不偶境

域束縛鉏鍾恐其損壞賤子貴器爲不慈  
遺其氣類亦言我是

夫楚人寄而躡關者

註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也

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關未始離於岑

而足以造於怨也

註岑岸也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共人  
關言齊楚二人所行若此而未嘗自以爲  
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

疏楚郢之人因子客寄近于江濱之網投

躡守門之家夜半無人之時輒入他人舟

上而船未離岑已共舟人關打不懷恩德  
更造怨辭愚復如斯亦云我是惠子之徒

此之類也岑岸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

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

風聽而斲之

註瞋目恣手

疏郢楚都也漢書揚雄傳作郢乃因郢人  
謂沉畫之人也墜者白善土也漫汗也莊

生送親知之葬過惠子之墓細懷瞋目仍

起斯瞋目恣手聽聲而斲運斤之妙遂

成風聲若蠅翼者言其神妙也

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

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

疏去墜漫而鼻無傷損郢人立傍察貌不

失元君聞其神妙嘗試召而爲之

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  
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  
矣

註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  
斲而無所用之

疏質對也匠石雖巧必須不動之質莊子

雖賢猶藉忘言之對蓋知惠子之亡莊子  
喪偶故匠人輟成風之妙響莊子息濠上

之微言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

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

疏管仲姓管名仲字夷吾齊相也是鮑叔

牙之友人桓公尊之號曰仲父桓公即小

白也一匡天下九合諸侯而爲霸主者管

仲之力也病病者言是病極重也大病者

至死也既將屬繯故臨問之仲父死後屬

付國政與誰爲可也

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

疏問國政欲與誰答曰與鮑叔也

曰不可其為人黎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若也將弗久矣

疏姓鮑字叔牙貞廉清絜善人也而事狠之人不如已者不比數之一聞人之過至死不忘率性廉直不堪宰輔上以忠直鈞束於君下以清明逆忤百姓不能和混故君必罪之管仲賢人通鑒於物恐危社稷慮害叔牙故不舉之也

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上也而下畔

註高而不亢

疏姓隰名朋齊賢人也叛猶望也混高卑

一榮辱故已為卿輔能遺富貴之尊下撫黎元須忘卑賤之賤事不得止用之可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

註故無棄人

疏不及已者但懷哀悲輔弼齊侯期於淳

樸心之所愧不逮軒轅也

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

疏聖人以道德拯物賢人以財貨濟人也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疏運智明察臨於百姓逆忤物情長牙治國則不問物之小瑕治家則不見人之過勿已則隰朋可總結以前義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眾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拏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

註敏疾也給續括也

疏狙獼猴也山多獼猴故謂之狙山也恂怖懼也委蛇從容也攫拏騰擲

也敏給猶速也吳王浮江遨遊眺望眾狙恂懼走避深棘獨一老狙恃使教王王既怪怒急遽射之

搏捷矢

註捷速也矢往雖速而狙猶搏之

疏搏接也捷速也矢箭也箭往雖速狙皆接之其敏捷也如此

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

疏命召也相助也謂王之左右也王既自射不中乃召左右亂趨射之於是狙抱樹而死

王顧謂其友顧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

疏姓顧字不疑王之友也殛死也予我也狙矜伐勁巧恃賴方便傲慢於王遂遭死殛嗟此狡獸可以戒人勿淫聲色驕豪於世

顧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註稱其志巧遺色而任夫素朴

疏姓董名梧吳之賢人也鋤除去也既奉王教於是退歸悔過自新師於有道除其美色去其聲樂重素朴辭榮華脩德三年國人稱其賢善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嗟

疏猶是齊物中南郭子綦也其隱几等義  
並具解內篇

類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  
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

疏類成子綦門人也尤甚也每仰歎先生  
忘物之甚必固形同槁骸心若死灰慕德  
殷勤有此嗟詠也

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  
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

註以得見子綦為榮

疏山穴齊南山也田禾齊王姓名子綦隱  
居山穴德音遐振齊主暫觀以見為榮所  
以一國之人三度慶賀也

我必先之彼故知我必賣之彼故當之

疏我聲名在先故使物知我我便是賣於  
名聲故田禾見而則之

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  
之彼惡得而鬻之

疏若我韜光晦迹不有聲名彼之世人何

得知我我若名價不貴彼何得見而則之

只為不能滅迹匿端故為物之所貴鬻之  
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

疏喪猶亡生也子綦悲歎世人捨己慕他  
喪失其道

吾又悲夫悲人者

疏夫道無得喪而物有悲樂故悲人之自  
喪者亦可悲也

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註子綦知夫為之不足以救彼而適足以

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而泊然

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為日遠矣

疏夫玄道冲虛無喪無樂是以悲人自喪  
及悲者雖復前後悲深淺稱異咸未偕道  
故亦可悲悲而又悲遣之又遣教既彰矣

玄玄之理斯著與衆妙相符故曰而深遠

矣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  
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

註古之言者必於會同

疏觴酒器之總名謂以酒燕之也爵亦酒

器受一升大人欲飲必先祭其宜僚瀝酒  
祭故祝聖人願與孔子於此言論也

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

註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

不言之言苟以言為不言則雖言出於口

故為未之嘗言

於此乎言之

註今將於此言於無言

疏夫理而教不言矣教而理未之嘗言也

是以聖人妙體斯趣故終曰言而未嘗言

也孔子應宜僚之請故於此亦言於無言

矣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  
東隅而郢人投兵

註此二子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

解

疏姓熊字宜僚楚之賢人亦是勇士沉沒  
者也居於市南因號曰市南子焉楚白公

勝欲因作亂將殺令尹子西司馬子綦言

熊宜勇士也若得敵五百人遂遣使屈之  
宜僚正上下弄丸而戲不與使者言使因  
以劍乘之宜僚曾不驚懼既不從命亦不  
言他白公不得宜僚反事不成故曰兩家  
難解姓孫字叔敖楚之令尹甚有賢德者  
也郢楚都也投息也叔敖蘊藉實知高枕  
而逍遙會理忘言執明扇而自得遂使敵  
國不侵折衝千里之外楚人無事修文德  
息其武略彰二子有此功能故可與仲尼  
晤言贊揚玄道也

丘願有喙三尺

註荀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故為未嘗言  
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  
是不言

疏喙口也荀其言當即此無言假余喙長

三尺與閉口何異故願有之也

彼之謂不道之道

註彼謂二子

疏彼謂所詮之理不道而道言非道非不  
道也

此之謂不言之辯

註此謂仲尼

疏此謂能詮之教不言而言非言非不言  
也子玄乃云此謂仲尼斯注粗淺失之遠  
矣夫不道不言斯乃探微索隱窮理盡性

豈二子之所能邪若以甘寢弄丸而稱息  
訟以默者此則默語縣隔丘何得有喙三  
尺乎故不可也又此一章盛談玄極觀其  
文勢不關孫熊明矣

故德總乎道之所一

註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  
於自得故一也

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

註言出其分非至如何

疏天至道之境重玄之域聖心所不能知  
神口所不能辨若以言知索真失之遠矣

故德之所總言之所然者在於至妙之一  
道也

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

註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

疏夫一道虛玄曾無涯量而德有上下誰  
不能周備也本有作同字者言德有優劣  
未能同道也此解前道之所一也

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

註非其外故不能舉

疏夫知者玄道所謂妙絕名言故非辯說  
所能勝舉也此解前知之所不知也

名若儒墨而凶矣

註夫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

凶

疏夫執是競非而名同儒墨者凶禍斯及  
矣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

註明受之無所辭所以成大

疏百川競注東流不息而巨海容納曾不

辭憚此據東海為言亦宏博之至也已

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

註汎然都任

疏前舉海為諭此下合譬也聖人德合二  
儀故并包天地仁覃無外故澤及天下成

而不處故不知誰為推功於人故莫識其氏族矣

是故生無爵

註有而無之

死無謚

註謚所以名功功不在已故雖謚而非已

有

疏夫人處世生有名位死定謚號所以表其實也聖人生既以功推物故死亦無可謚也

實不聚

註今萬物各知足

疏縱有財德悉分散於人也

名不立

註功非已為故名歸於物

疏夫名以名實實既不聚故名將安寄也

此之謂大人

註若為而有之則小矣

疏總結以前志於名謚之士可謂大德之人

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

註賢出於性非言所為

疏善喜好也夫犬不必吠賢人豈復多言

而況為大手

註大人愈不可為而得

疏夫好言為賢猶自不可況惑心取捨於

大手

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

註唯自然乃德耳

疏愛心宏博謂之大冥符玄道謂之德夫

有心求大於理尚乖況有情為德固不可也

也

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

註天地大備非求之也

疏備具足也夫二儀覆載亭毒無心四敘

周行生成庶品蓋何術焉而萬物必備

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

註知其自備者不捨已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

疏夫體弘自然之理而萬物素備者故能

於物我之際淡然忘懷是以無取無捨無失無喪無證無得而不以物境易奪已心也

也

反已而不窮

註反守我理我理自通

疏只為弘備故契於至理既而反本還原

會已身之妙極而無窮竟者也

循古而不磨

註順常性而自至耳非摩拭

疏循順也順於物性無心改作豈復摩飾

而矜之

大人之誠

註不為而自得故曰誠

疏誠實也夫反本還原因循萬物者斯乃

大聖之人自實之德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歟曰為我相吾

子孰為祥

疏子綦楚司馬子綦也陳行列也諸於也

方姓也歟名也孰誰也祥善也九方歟善相者也陳列諸子於庭前命方歟令相之

八子之中誰為吉善

九方數曰相也為祥

疏相子名也言八子之中相最祥善也

子綦瞿然喜曰奚若

疏瞿然驚喜貌聞子吉祥故容貌驚喜問

其祥善貌相如何

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

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是極也

疏索然涕出貌方數識見淺近以食肉為

祥子綦鑒深玄妙知其非吉故憫其凶極

悲而出涕

九方數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

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

父則不祥

疏三族謂父母族也妻族也禦拒扞也夫

共國君食尊榮富貴恩被三族何但二親

子享吉祥父翻涕泣斯乃禦福德也

子綦曰數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

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

疏自從也方數小巫識鑒不遠相相祥者

不過酒肉味入於鼻口方數道術理盡於

斯詎知酒肉由來從何而至

吾未嘗為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

於宋若勿怪何邪

註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

疏牂羊也與西南隅未地羊位也宋東南

隅辰地也辰為鶉位故言牂生也夫羊須

牧養鶉因畋獵若祿藉功著然後可致富

貴今相而功行未聞而與國君同食何異

乎無牧而忽有羊不田而獲鶉也非牧非

田怪如何也

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

註不有所為

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

註隨所過於天地耳邀遇也

疏邀遇也天地無心也子綦體道虛忘順

物自足於性分之內教遊乎天地之間所

造皆適不待歡娛所遇斯食豈資厚味邪

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

註怪異也循常任性脫然自爾

疏忘物故不為事忘智故不為謀循常故

不為怪

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攪

註斯不為也

疏誠實也乘二儀之實道順萬物以逍遙

故不與物更相攪擾

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

註斯順耳無擇也

疏委蛇猶縱任也心境不二從容任物事

既非事何宜便之可為乎

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

註夫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為功而償

之何也

疏夫報功賞德者世俗務也苟體道任物

不立功名何須功之償哉

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

罪幾天與之也

註今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

疏殆危也幾近也夫有怪異之行有怪徵

異之徵祥也今吾子未有怪行而有怪徵

必遭殆者斯乃近是天降之災非吾子之罪

吾是以泣也

註夫爲而然者勿爲則已矣不爲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故泣之

疏罪若由人庶其修改既闕天命是以泣也

無幾何而使捆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刑之則易

註全恐其逃故不如刑之易售也

疏無幾何謂俄頃間也楚使捆聘燕途道之上爲賊所得略捆爲奴而全形賣之恐其逃竄故難防禦則刑足不慮其逃故易售

於是乎刑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

賈五

三十四

食肉而終

疏渠公齊之富人爲街正捆之既遭刑足賣與齊國富商之家代主當街終身肉食也字又作術者云渠公屠人也賣捆在屠家共主行宰殺之術終身食肉也

醫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

疏醫缺逢遇許由仍問欲何之適

曰將逃堯

疏答曰將欲逃避帝堯

曰奚謂邪

疏問其何意

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

註仁者爭尚之原故也

疏畜畜盛行貌也成行偏愛之仁乖於淳

和之德恐宇內喪道之士猶甚堯季將來

逐迹百姓飢荒倉廩既虛民必相食是以

逃也

大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

勸致其所惡則散

三十五

疏夫民撫愛則親利益則至來譽則相

勸勉與所惡則衆離散故黔首聚散蓋不

難也

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

仁義之行唯且無誠

註仁義既行將僞以爲之

疏夫利益蒼生愛育羣品之功聚衆莫先

仁義而履仁蹈義捐平於中者少託於聖

迹以規名利者多是故行仁義者矯性僞

情無誠實者也

且假夫禽貪者器

註仁義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

志

疏器聖迹也且貪於名利險於禽獸者必

假夫仁義爲其器者也

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

註若夫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

一人

疏榮利之徒負於仁義恣其鴆毒斷制天

下向無聖迹豈得然乎

譬之猶一覲也

註覲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有

傷也

疏覲割也若以一人制服天下譬猶一刀

割於萬物其於損傷彼此多矣

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

註外賢則賢不偽

疏夫賢聖之迹為利一時萬代之後必生賊害唯能忘外賢聖者其知之妙也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

疏此略標下解釋

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註意盡形教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境哉

哉

疏暖姝自許之貌也小見之人學問寡薄自悅足謂窮微極妙豈知所學未有一物可稱也是以謂暖姝者此言結前也

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承茲是也擇疏麗自以為廣宮大園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

疏濡需矜夸之貌也豕猪也言豕寄猪體上擇疏長之毛鬣將為廣太宮室花園蹄

脚奎隈之所股脚乳旁之間用為溫暖利便豈知屠人忽操湯火攘臂布草而殺之乎即已與豕俱焦爛者也論流俗寡識之人耽好情欲與豕蟲濡需喜歎無異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

疏域境界也蟲則逐豕而有亡人則隨境而榮樂故謂之域進退也

此其所謂濡需者也

註非夫通變遷世之才而偷安乎一時之利者皆豕蟲者也

疏此結也

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

疏卷婁者謂背項倪曲俯前攀卷而偃偻也羊肉羶腥無心慕蟻蟻聞而歸之舜有仁行不慕百姓百姓悅之故羊肉比舜蟻況百姓

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

疏舜避丹朱又不願眾聚故三度逃走移徙避之百姓慕德從者十萬所居之處自

成都邑至鄧墟地名也

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

疏地無草木曰童土堯聞舜有賢聖之德妻以娥皇女英舉以自代讓其天下居不

毛土歷試艱難望鄰境承儀蒼生蒙澤舜舉手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

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註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也至於精神則始終常全耳若少則未成及

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曾不崇朝可乎

疏既登九五威跨萬乘慙念蒼生憂憐凡庶於是年齒長老耳目衰竭無由休息豈得歸寧僂僂學卷形勞神倦所謂卷婁者也

是以神人惡眾至

註眾自至耳非好而致也

疏三徙遠之以惡也

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

註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於不得已耳豈

比而利之

疏比和也夫衆聚則不和則不利於

我也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疏煬溫也夫不測神人親疏一觀抱守溫

和可謂真聖

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註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

疏不慕羊肉之仁故於蟻棄智也不為羶

行教物故於羊棄意也既遺仁義合乎至

道不濡沫相忘於江湖故魚得計此斥虞

舜殯行故及斯言也

以目視日以耳聽耳以心復心

註此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也

疏夫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復心之所

知不逐物於分外而知止其分內者其真

人之道也

若然者其平也繩

註未能去繩而自平

疏繩無心而正物聖忘懷而平等

其變也循

註未能絕迹而玄會

疏循順也處世和光千變萬化大順蒼生

曾不逆害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

註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

疏如上所解即是玄古真人用自然之道

虛其心以待物

不以人入天

註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

疏不用人事取捨亂於天然之智

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

之也生

註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為得於

死或復為失未始有常也

疏夫處生而言即以生為得若據死而語

便以生為喪死生既其無定得失的在誰

邊意未可知也是以混死生一得喪故謂

之真人矣

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壘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

註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

有時誰能常也

疏董烏頭也治風痺桔梗治心腹血雞壘

即雞頭草也服延年豕零猪苓根也似猪

卵治渴病此並賤藥也帝君王也夫藥無

貴賤瘡病則良藥病相當故便為君主乃

至目視耳聽手捉心知用有行藏時有興

廢故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

此事必然故何可言盡也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

疏勾踐越王也會稽山名也越為吳軍所

殘窘迫退走棲息於會稽山上也

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

之所以愁

疏種越大夫名其時勾踐大敗兵唯三千

走上會稽山亡滅非遠而種密謀深智亡

時可在當時矯與吳和後二十二年而滅

吳矣夫狡兔死良狗烹敵國滅忠臣亡數

其然也平吳之後范蠡去越而遊乎江海  
變名易姓韜光晦迹即陶朱公是也大夫  
種不去為勾踐所誅但知國亡而可以存  
不知慈身之必死也字亦有作種者隨字  
讀之

故曰鷦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

註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  
而失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矣解去也  
疏鷽目晝闇而夜開則適夜不適晝鶴脰

寡分而長則能長不能短技節如此故解  
去則悲亦猶種闇於謀身長於存國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  
焉

註有形者自然相與為累唯外乎形者磨  
之而不磷

疏風日是氣河有形質凡有形氣者未能  
無累也而風吹日累必有損傷恃源而往  
所以不覺亦猶吳得越之後謀臣必恃其  
功勲以無後慮遭戮是知物相利相相  
為害也

謂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攫  
也

註實已損失而不自覺  
恃源而往者矣

註所以不覺非不損也恃源往也

疏恃賴也攫損也風之與日相與守河於  
河攫損而不知覺恃其源流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  
也審

註無意則止於分所以為審

疏審安定也夫水非土則不安影無人則  
不見物無造物則不立故三者相守而自  
以為固而新故不住存亡不停昨日之物  
於今已化山舟潛遁跡者不知斯之義也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  
也殆

註有意則無崖故殆

疏殉逐也夫視目所見聽耳所聞任心所  
逐若目求離朱之明耳索師曠之聰心逐  
無崖之知欲不危殆其可得乎

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

註所以責其無能而任其天然

疏夫運分別之智出於藏府而自伐能者  
必致危亡也故雖有成功不還周給而改  
悔矣

禍之長也茲萃

註萃聚也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多端  
矣

疏滋多也萃聚也役於藏府自顯其能故  
凶災禍患增長而多聚之也

其反也緣功

註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  
疏自伐已能而反招禍敗者緣於功成不  
退故也

其果也待久

註欲速則不果

疏夫誠意成功決定矜成有待之心其日  
固久

而人以為已寶不亦悲乎  
註已寶謂有其知能



疏流徙之人心處愚暗實貴已能成功而處執滯如是甚可悲傷

故有亡國戮民無已

註皆有其身之禍

疏貪土地為已有大寶取之無道國破家

亡殘害黎元無數無窮已也

不知問是也

註不知問禍之所由由手有心而修心以

救禍也

疏世有明人是為龜鏡不知問禍敗所由

唯惡貪賤愚之至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踐而後善

博也

疏踐躐俱復蹈也夫足之能行必履於地

仍賴不踐之土而後得行若無餘地則無

由安善而致博遠也此舉譬也

人之於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

之所謂也

註夫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蠲異可得而知

也況欲知天之所以謂而可以不無其心哉

疏知有明暗能有少多各止其分則物道

遙是以地籍不踐而得行心賴不知而能

照所以處寂養恬天然之理故老經云有

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此合論也

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

信知大定至矣

疏此略標能知七大之者可謂造極自此

以下歷解義

大一通之

註道也

疏一是陽數大一天也能通生萬物故曰

通

大陰解之

註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也

疏大陰地也無心運載而無分解物形之

也

大目視之

註用萬物之自見亦大目也

疏各視其所見謂大目

大均緣之

註因其本性今各自得則大均也

疏緣順也大順也物物各性足均平

大方體之

註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為

大方也

疏萬物之形各有方術蜘蛛結網之類斯

體達之

大信稽之

註命之所期無令越逸斯大信也

疏信實也稽至也循而任之各至其實斯

大信也

大定持之

註真不撓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斯不持

也

疏物各信空持而用之其理空矣

盡有天

註夫物未有無自然者也

疏上來七大未有不由其自然者也

循有照

註循之則明無所作也

疏循順也但順其天然知自明照  
冥有樞

註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也  
疏窈冥之理自有樞機而用之無勞措意也

始有彼

註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

疏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也

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

註夫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

解

疏體從彼學而解也戒小成性故不似解

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

註明彼知也

疏能忘其知故似不知也

不知而後知之

註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

莫不皆知也

疏不知而知故不知而後知此是真知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

註應物宜而無方

而不可以無崖

註各以其分

韻滑有實

註萬物雖韻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也

疏韻滑不同也萬物紛擾韻滑不同統而

治之成資實道

古今不代

註各自有故不可相代

疏古自在古不從古以來今自存今亦

不從今以生古物各有性故不相代換也

而不可以虧

註宜各盡其分也

疏時不往來法無遷貿豈賴古以為今邪

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

註推而揚之有大限也

疏如上所問其道廣大豈不謂顯揚妙理

而推實論之乎

闡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

註若問其大推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物

之理可得而知也奚為而惑若此也

疏闡何不也奚何無識之類若夜游何不

詢問聖人及其弱喪而迷惑困苦如何是

為也

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註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是

以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為

名也

疏不惑聖智惑於凡情也以聖智之言辨

於凡惑忘得反本復乎真根而不能得意

忘言而執乎聖迹貴重明言以不惑為大

此乃欲尚不惑豈能除惑哉斯又遣於不

惑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六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十七

尺一

河 南 郭 象 註

有 西 華 法 師 咸 古 英 疏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游於楚

疏姓彭名陽字則陽魯人游事諸侯後入

楚欲事楚文王

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

疏姓夷名節楚臣也則陽欲事於楚故因

夷節稱言於王王既貴重故猶未之見也

夷節所進未遂故罷朝而歸家

疏王果楚之賢大夫也譚猶稱說也本亦

有作言談字者前因夷節未得見王後說

王果莫其談薦也

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

疏若如也公閱休隱者之號也王果賢人

嫌彭陽貪榮情遠故咸稱隱者以抑其進

趨之心也

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

疏奚何也既稱公閱休言已不知故問何  
為廢聞所以

曰冬則揭簑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

者曰此予宅也

注言此者以抑彭陽之進趨

疏揭刺也樊傍也亦茂林也隆冬刺簑於

江渚以逍遙盛夏歸休偃茂林而取適既

無環廡故指山傍而為舍此略陳閱休之

事述也

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

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

其交固顯冥乎富貴之地

注言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

形之任知以干上也

疏顯冥猶遠沒也言夷節交游堅固意在

榮華顯倒遠感情貪富貴實無真德而有

俗知不能虛淡以從神而好任知以干上

數數如此猶自不能況我守愚若為堪薦

此是王果謙遜之辭也

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注苟進故德薄而名消

疏消毀損也言則陽憑我談已於王者此

適可敗壞名行必不益於盛德也

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

注言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急

疏夫遺凍之人得衣則暖被暘之者遇水

便活乃待陽和以解凍須寒風以救暘雖

乖人事實順天時履道達人體無近患不

進彭陽其義亦爾

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

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

疏儀形有南面之尊威嚴據千乘之貴赫

怒行毒猶如暴虎戮辱蒼生必無赦宥自

非大佞之人不堪任使若履正懷德之士

誰能屈撓心志而事之乎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

注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為貴

而以道德為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

疏御寇居鄭老萊在楚妻尊窮窶而樂在

其內賢士尚然況手具聖斯忘貧也

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

注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為高

疏韜光為窮顯迹為達哀公德友於尼父軒轅騰步於廣成斯皆道在則尊不拘品

命故能使萬乘之王五等之君化其高貴之心而為卑下之行也

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

注不以為物自苦

疏同塵涉事與物無私所造皆適故未嘗不樂也

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

注通彼人不喪我

疏混迹人間而無滯塞雖復通物而不喪我動不傷寂而常守於其真

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

注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

疏陰庇群生冥同蒼昊中和之道各得其心滿腹而歸豈勞言教

與人並立而使人化

注望其風而靡之

疏和光同塵斯並立也各反其真斯人化也

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

注使彼父子各歸其所

疏雖復混同貴賤而倫序無虧故父子君臣各居其位無相參冒不亦宜乎

而一間其所施

注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間靜而不二

疏所有施惠與四時合序未嘗不間服從容動靜不二

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

疏聖人之用心其如上說是以知其清高深遠也

故曰待公闕休

注欲其釋楚王而從闕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

疏此總結也

聖人達網罟

注所謂玄通

疏網罟結縛也夫達道聖人超然縣解體

知物境空約豈為塵網所羈闕休雖未極乎道故但託而說之也

周盡一體矣

注無外內而皆同照

疏夫智周萬物窮理盡性物我不二故混同一體也

而不知其然性也

注不知其然而自然者非性如何

疏能所相應境智冥合不知所以莫辨其所然故與真性符會

復命攝作而以天為師

注攝者自攝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也

疏反夫真根復於本命雖復搖動順物而作動靜無心合於天地故師於二儀也

人則從而命之也

注此非赴名而高其迹師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

疏命名也合道聖人本元名字為有清塵

可慕故人從後而名之

變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注任知其行則憂患相繼

疏任知為物憂患斯生心靈易奪所行無

幾攀緣念慮寧有佳時假令神禹無奈何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

注鑑鏡也鑑物無私故人美之今天鑑者

豈知鑑而鑑邪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

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美於人譬之聖人

人與之名

疏鑑鏡也告語也夫生明照照物無私人

愛慕之故名為鏡若人不相告語明鏡本

亦無名此起譬也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

也終無已

注夫鑑之可喜由其無情不問知與不知

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

知則有時而廢也

疏已止也夫鏡之照物義在無情不問怨

親照恒平等若不聞而不知鏡亦不照既

有聞知鏡能照之斯則事涉聞奪有時休

廢矣焉能久照乎只為礙照無窮故為人

之所喜好也

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

注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

疏鏡之能照出自天然人之喜好事乎造

物既非矯性所以無窮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

人也

注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濟於物故人

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

疏聖人澤被蒼生恩流萬代物荷其德人

與之名更相告語嘉號斯起不若然者豈

有聖名乎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

也終無已

注蕩然以百姓為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

能無已若愛之由乎聞知則有時而衰也

疏夫聖德遐曠接物無私亭毒群生芻狗

百姓豈待知聞而後愛之哉只為慈救無

偏故德無窮已此合論也

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注性之所安故能久

疏安定也夫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

波故無心於動靜也故能疾雷破山而恒

定大風振海而不驚斯率其真性者也若

矯性偽情則有時而動矣故王弼云不性

其情焉能久行其企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

注得舊猶暢然況得性乎

疏國都諭其真性也夫少失本邦流離他

邑飯望桑梓暢然喜歡況喪道日淹逐末

來久今既還原反本故曰暢然

雖使丘陵草木之繆

注繆合也

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

注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猶暢然況體其

性也

疏繆合也舊國舊都荒廢日久丘陵險陋

草木叢生入中相訪十人識九見所曾見  
聞所曾聞懷生之情暢然歡樂況喪道日  
久流沒生死忽然反本會彼真原皈其重  
玄之鄉見其至道之境其為樂也豈易言  
乎

以十仞之臺縣眾聞者也

注眾之所習雖危猶聞況聖人之無危

疏七尺曰仞臺高七丈可謂危縣人眾數  
登遂不怖懼習以性成尚自寬闊而況得  
真何往不安者也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

注冉相氏古之聖王也居空以隨物物自  
成

疏冉相氏三皇以前無為皇帝也環中之  
空也言古之聖王得真空之道體環中之

妙故道順群生混成庶品

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

注忽然與之俱往

疏無始無過去無終無未來也無幾無時  
無見在也體化合變與物俱往故無三時

也

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注日與物化故常無我常無我故常不化  
也

疏順於日新與物俱化者動而常寂故疑  
寂一道巖然不化

閻嘗舍之

注言夫為者何不試舍其所為之乎

疏閻何也言體空之人冥於造物千變萬  
化而與化俱往曷常暫相捨離也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

注唯無所師乃得師天

疏師者倣倣之名天者自然之謂夫大塊  
造物率性而動若有心師學則乖於自然  
故不得也

與物皆徇其以為事也若之何

注雖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  
不足稱事況又不師邪

疏徇者逐也求也夫有心倣倣造化而與  
物俱往者此不率其本性也奚足以為修

其事業乎尚有所求故是徇也夫師猶有  
稱徇況捨已逐物其如之何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  
有物

疏夫得中聖人達於至理故能人天雙遣  
物我兩忘既曰無終何常有始率性合道

不復師天

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渝其合之  
也若之何

注都無乃冥合

疏替廢也堙塞也混同人事與世並行接  
物隨時曾無廢闕然人間否泰備經之矣  
而未嘗堙塞所遇斯通無心師學自然合  
道如何倣倣方欲契真固不可也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

注委之百官而不與焉

疏姓門名尹且言門尹官號也姓登名恒  
殷湯聖人忘懷順物故得良臣御事既為  
師傳玄默端拱而不為也

從師而不圖

注任其自聚非圓之也縱其自散非解之也

疏從任也固聚也虛淡無為委任師傅終不積聚而為已功

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

注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然也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而功不在已

疏良臣受委隨物而成推功司御名不在已

之名贏法得其兩見

注名法者已過之迹耳非適足也故曰贏然無心者寄治於群司則其名迹並見於彼

疏贏然無心也見顯也成物之名聖迹之法並是師傅而不與焉故名法二事俱顯

於彼贏然閑放功成弗居也

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

注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也

疏傳輔也盡絕也孔丘聖人忘懷絕慮故能開化群品輔稟自然若蘊纖芥有心豈能坐忘應感

容成氏曰除日無歲

注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爲有死生故也

若無死無生則歲日之計除

疏容成古之聖王也歲日者時序之名耳

爲計於時日故有生生死死無矣故歲日除焉

無內無外

注無彼我則無內外也

疏內我也外物也爲計死生故有內外歲

日既遺物我何施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年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

人刺之

疏瑩魏忠王名也田侯即齊威王也名牟

桓公之子田恒之後故曰田侯齊魏二國

約誓立盟不相征伐盟後未幾威王背之

故魏侯瑩怒將使人刺而殺之其盟在齊

威二十六年魏惠八年

犀首聞而耻之曰君若萬乘之君而以匹夫從離

疏犀首官號也如今虎賁之類公家之孫

名衍爲此官也諸侯之國萬乘故謂

之君也匹夫者謂無官職夫妻相匹偶也

從離猶報離也夫君人者一怒則伏尸流

血今乃令匹夫行刺軍使報離非萬乘之

事故可羞

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

牛馬

疏將軍孫衍請專命受鐵率領甲卒二十

萬人攻其齊城必當獲勝於是虜掠百姓

羈係牛馬緒勲酬實分布軍人也

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

然後扶其背折其脊

疏姓田名忌齊將也扶折擊也國破人亡

而懷志怒故熱氣過於心癰疽發於背也

國既傾拔獲其主將於是擊扶其背打折

腰脊旋師獻凱不亦快乎

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

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

疏季姓也昔者古之稱魏之賢臣也胥靡徒役人也夫子懷道不用征伐聞犀首請兵羞而進諫夫七丈之城用功非少城就成矣無事壞之此乃徒役之人濫遭辛苦此起譬也

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

疏干戈靜息已經七年偃武修文王者洪基犀首方為禍亂不可聽從

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者也又亂人也

疏華姓子有德稱亦魏之賢臣也善巧言伐齊者謂興動干戈故是禍亂之人此公孫衍也善言勿伐者意在王之洪基勝於敵國有所解望故是亂人斯季子也謂伐與不伐亂人者未能忘言行道猶以是非為心故亦未勉於亂人此華子自道之辭也

君曰然則若何

疏華子遭蕩既深王不測其所以故問言旨意趣如何

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疏夫道清虛淡漠物我兼忘故勸求之庶其寡欲必能履道爭奪自消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

疏戴晉人梁之賢者也姓戴字晉人惠施聞華子之清言猶恐魏王之未悟故引戴晉庶解所疑

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

注蝸至微而有兩角

疏蝸者蟲名有類小螺也俗謂之黃犢亦謂之蝸牛有四角君知之不曰然魏王答云我識之矣

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遂北旬有五日而後返

注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也則天下無爭矣

疏蝸之兩角二國存焉蠻氏頗相戰爭殺傷既其不少進退亦復淹時此起譬

君曰噫其虛言與

疏所言奇譎不近人情故發噫歎疑其不實也

曰臣請為君實之

疏必謂虛言請陳實錄

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

疏君以意則四方上下有極不斯理物又質魏侯

君曰无窮

疏魏侯答云上下四方竟無窮已曰知遊心於无窮而反在通達之國

注人迹所及為通達謂今四海之內也若存若亡乎

疏人迹所接為通達也存有也亡無也遊心無極之中又比九州之內語其大小可謂如有無也

君曰然

注今自以四海為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



有若無也

疏然猶如此也謂所陳之語諫不虛也

曰通達之中有魏

疏謂魏國在四海之中

於魏中有梁

疏昔在河東國號為魏魏為強秦所逼徙

都於梁梁從魏而有故曰魏中有梁也

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

疏辯別也王之一國別於六合欲論大小

如有如無與彼蠻氏有何差異此合譬也

君曰无辯

注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

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復天地共

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況魏中之梁梁中

之王而足爭哉

疏自悟已之所爭與蝸角無別也

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

注自悼所爭者細

疏惘然悵悵貌也晉人言畢辭出而行君

覺已非惘然悵悵快心之悼矣恍然如失

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當之

疏聖人謂堯舜也晉人所談其理宏博堯

舜之行不足以當

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噤也吹劔首者呬而

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

前譬猶一呬也

注曾不足聞

疏噤大聲呬小聲也夫吹竹管聲猶噤大

若吹劔聲則微小唐堯俗中所譽若於

晉人之前盛談斯道者亦何異乎吹劔呬

聲曾無足可聞也

孔子之楚舍於蠓丘之漿

疏蠓丘丘名也漿賣漿水之家也仲尼適

楚而為聘使路傍舍息於賣漿水之家其

家住在丘下故以丘為名也

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穰何

為者邪

疏極高也稷穰衆聚也孔一應聘門徒甚

多卑馬威議驚異常故聚家鄰舍男女群

聚共登賣漿觀視仲尼子路不識是以怪問

仲尼曰是聖人僕也

疏古者淑人君子均號聖人故孔子名宜

僚為聖人也言臣妾登極聚衆多者是市

南宜僚之僕隸也

是自埋於民

注與民同

自藏於畔

注進不榮華退不枯槁

疏混迹泥滓同塵氓俗不顯其德故自埋

於民也進不榮華退不枯槁隱顯出處之

際故自藏於畔也

其聲銷

注損其名也

其志无窮

注規是生也

疏聲名也消滅也一榮辱故毀滅其名冥

至道故以心無極

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

注所言者皆世言

疏曰應人間心恒凝寂故不言而言言未嘗言

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

注心與世異

疏道與俗及固違於世虛心无累不與物同此心迹俱異也

是陸沈者也

注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

疏寂寥虛淡譬無水而沈謂陸沈也

是其市南宜僚邪

疏姓熊字宜僚居於市南故謂之市南宜僚也

子路請往召之

疏由聞宜僚陸沈賢士請往就舍召之

孔子曰已矣

疏已止也彼必不來幸止勿喚

彼知丘之著於已也

注著明也

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

彼且以丘為佞人也

疏彼宜僚也著明也知丘明識宜僚是陸沈賢士又知適楚必向楚王薦召之如是則用丘為諂佞之人也

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

疏陸沈之人率性誠直其於邪佞耻聞其言况自視其形良非所願

而何以為存

注不如舍之以從其志

疏而汝也存在也匿影消聲久當逃避汝何為召謂其猶在

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注果逃去也

疏仲由無監不用師言遂往其家庶觀盛德而辭聘情切宜僚已逃其屋虛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

注鹵莽滅裂輕脫未略不盡其分

疏長梧地名其地有長樹之梧因以名焉

封人也即此地守疆之人子牢孔子弟子

姓琴宋卿也為政行化也治民宰割也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夫民為邦本固則邦寧唯當用意養人亦不可輕爾撓

撓封人有道故戒子牢

昔子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子其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

疏為禾猶種禾也芸拔草也耕地不深鋤治不熟至秋收時嘉實不多皆由疎略故致斯報也

子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穫之

注功盡其分無為之至

其禾繁以滋子終年厭飡

疏變改也耕治也穫芸也去歲為田亟遭飢饉今年藝植改法深耕耕墾既深鋤穫

而熟於是禾苗繁茂子實滋榮寬歲足飡故其宜矣

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

疏今世之人澆浮輕薄馳情欲境倦而不

休至於治理心形例如封人所謂莊周聞此因而論之

遊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

注夫遊離滅亡以衆為之所致也若各至其極則何患也

疏逃自然之理散淳和之性滅真實之情失養神之道者皆以徇逐分外多滯有為故也

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

注萑葦害黍稷欲惡傷正性

疏萑葦蘆也夫欲惡之心多為扶孽萑葦害黍稷欲惡傷真性皆由鹵莽浮偽故致其然也

兼葭始萌以扶吾形

注扶疎則神氣暢

疏兼葭亦蘆也夫穢草初萌尚易除剪及扶疎盛茂必害黍稷亦猶欲心初萌尚易止息及其昏溺戒之在微故老子云其末非易謀也

尋擢吾性

注以欲惡引性不止於當

疏導引也擢拔也以欲惡之事誘引其心

遂使拔擢真性不止於當也

並漬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注此鹵莽之報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齊其至分

疏潰漏人冷瘡也漂疽熱毒腫也癰亦疽之類也溲膏溺精也耽滯物境沒溺聲色故致精神昏亂形氣虛羸衆病發動不擇

處所也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

疏栢姓矩名懷道之士老子門人也請遊行宇內觀風化察物情也

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

疏老子止之不許其往言天下物情與此處無別也

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

疏鄭重殷勤所請不已方問行李欲先往何邦

日始於齊

疏栢矩魯人與齊相近齊人無道欲先行也

也

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彊之解朝服而幕之疏游行至齊以觀風化忽見罪人刑戮而死於是推而彊之令其正卧解取朝服幕而覆之

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

注殺人大災謂自此以下事大災既有則雖戒以莫為其可得已乎

疏離罪也災禍也號叫上天哀而大哭慙其枉濫故重曰子乎為盜殺人世間大禍子獨何罪先此遭罹大菑之條具列於下

又解所謂辜人則朝士是也言其彊相推讓以被朝服重為羅網以羅黎元故告天哭之明當由斯起預張之網列在下文

榮辱立然後親所病

注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夸其所謂辱而毀其所謂榮矣

榮辱立則夸其所謂辱而毀其所謂榮矣

奔馳乎夸跂之間非病如何

疏軒冕為榮戮耻為辱奔馳取捨非病如何

貨財聚然後觀所爭

注若以知足為富將何爭乎

疏珍寶彌積馳競斯起

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无休時欲无至此得乎

注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

疏賞之以軒冕玩之以珠璣遂使群品奔

馳困而不止欲令各安本分其可得乎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

注君莫之失則民自得矣

疏推功於物故以得在民受國不祥故以失在己

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

注君莫之枉則民自正

疏無為任物正在民也引過責躬枉在己

也

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

注大物之形性何為而失哉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

疏夫人受氣不同稟分斯異令各任其能則物皆自得若有一物失所虧其形性者則引過歸己退而責躬昔殷湯自剪是也

今則不然

疏步驟殊時澆淳異世故今之馳物者則不復如此也

匿為物而愚不識

注返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故為物所顯

則皆識

疏所作憲章皆及物性藏匿罪名愚妄不識故罪名者來也

大為難而罪不敢

注為物所易則皆敢

疏法既難定行之不易故決定遵者斯罪

之也

重為任而罰不勝

注輕其所任則皆勝

遠其塗而誅不至

注適其足力則皆至

疏力微事重而責其不勝路遠期促而罰其後至皆不可也

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

注將以避誅罰也

疏智力竭盡不免誅罰懼罰情急故繼之以偽

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

注主日興偽士民何以得其真乎

疏謫偽之風日日出偽衆如草於何待

具

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注當責上也

疏夫知力窮竭謫偽必生賦歛益急貪盜

斯起皆由主上無德法令滋彰未能忘愛

釋私不貴珍寶當責在上豈罪下民乎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注亦能順世而不係於彼我故也

疏姓遽名瑗字伯玉衛之賢大夫也威德

高明照達空理故能與日俱新隨年變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

注順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

疏初履之年謂之為是年既終謝謂之為非一歲之中而是非常出故始時之是終訕為非也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注物情之變未始有極

疏故變為新以新為是故已謝矣以故為非然則去年之非於今成是今年之是來歲為非是知執是執非滯新執故者倒置之流也故容成氏曰除日無歲遠瓊達之故隨物化也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注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也唯無其生亡其出者為能觀其門而測其根也疏隨變而生生無根原任化而出出無門戶既曰無根無門故知無生無出生出無門理其如此何為歲之可像乎

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

注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甚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如何

疏所知者俗知也所不知者真知也流俗之人皆尊重分別知之銳情取捨而莫能賴其分別之智以照真原可謂大疑惑之人也

已乎已乎且無所逃

注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

疏已止也夫銳情取捨不如休止必遭禍患無處逃形

此所謂然與然乎

注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疏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彼我相對執是孰非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穉韋

疏太史官號也下三人皆史官之姓名也

所問之事次列下文

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疏畢大綱也弋繩繫箭而射也庸狃之君淫聲嗜酒捕獵禽獸不聽國政會盟交際

不赴諸侯汝等史官應須定謚無道如此何為謚靈

大弢曰是因是也

注靈即是無道之謚也

疏依周公謚法亂而不損曰靈靈即無道

之謚也此是因其無道謚之曰靈故曰是因是也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

注男女同浴此無禮也

史鮒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

注以鮒為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其不得終禮此其所以為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

疏濫浴器也姓史字魚衛之賢大夫也幣帛也又謚法德之精明曰靈男女同浴使

賢人進御公見史忠良臣深懷愧悚遣人  
持提幣帛令扶將羽翼慰而送之使不終  
其體敬賢如此便是明君故謚為靈靈則  
有道之謚

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  
所以為靈公也

注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不可謂  
善故仲尼問焉

疏男女同浴嬌慢之甚忽見賢人頓懷肅  
敬用為有道故謚靈也

孫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  
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擲焉洗而視之  
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  
之為靈也久矣

注子謂訓噴也言不馮其子靈公將奪汝  
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也是  
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凡所不為者不可  
得為而愚者以為之在已不亦妄乎  
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注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知已然之出於

自然也

疏沙丘地名也在盟津河北子嗣賸也欲  
明人之名謚皆定於未兆非關物情而有  
升降故沙丘石擲先有其銘豈偶賸賸方  
能奪堯史與常審詎能識邪

次知問於太公調

疏智照狹劣謂之次知太公也公正也道

德廣大公正無私復能調順群物故謂之  
太公調假設立人以論道理

曰何謂丘里之言

疏古者十家為丘二十家為里鄉閭丘里  
風俗不同故假問答以辯之也

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  
也

疏聚其十姓取其百名合而論之以為風  
俗也

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  
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  
也

疏如采丘里之言以為風俗斯合異以為

同也一人設教隨方順物斯散同以為異  
也亦猶指馬百體頭尾腰脊無復是馬此  
散同以為異也而係於前見有馬此合異  
以為同也

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  
人合眾而為公

注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

疏積土石以成丘山聚細流以成江海亦  
猶聖人無心隨物施教故能并合八方均  
一天下華夷共履遐邇無私

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

疏自從也謂聖人之教從外以入從中而  
出隨順物情故居主竟無所執也

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

注自外入者大人之化也由中出者民物  
之性也性各得正故民無違心化必至公  
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并天下一  
萬物而夷群異也

疏由亦從也謂萬物默然各有正性率心  
而出稟受皇風既合物情故順而不距

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

注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廢

疏賜與也夫春暄夏暑秋涼冬寒稟之自然故歲叙成立若由天與之則有時而廢矣

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

注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疏五官謂古者法五行置官也春官秋官各有司職君王玄默委任無私故致宇內

清夷國家寧泰也

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

注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唯文武凡性皆然

疏文相武將量才授職各任其能非聖與也無私於物故道德圓備

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

疏夫群物不同率性差異或巢居穴處走地飛空而亭之毒之威能自濟物各得理

故無功也

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注名止於實故無為實各自為故無不為疏功歸於物故為無為不執此無而無不為

時有終始世有變化

注故無心者斯順

疏時謂四叙遞代循環世謂人事遷賢不定

禍福淳淳

注疏行反覆

疏淳淳流行貌夫天時寒暑流謝不常人情禍福何能久定故老子經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

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

注於此為戾於彼或以為宜

疏拂戾也夫物情向背蓋無定準故於此乖戾者或於彼為宜是以達道之人不執逆順也

自殉殊面

注各自信其所是不能離也

疏殉逐也面向也夫彼此是非紛然固執故各逐已見而所向不同也

有所正者有所差

注正於此者或差於彼

疏於此為正定者或於彼差邪此明物情顛倒殊向而然也

比于大澤百材皆度

注無棄材也

疏比譬也度量也夫廣大臯澤林藪極多

隨材量用必無棄擲大人取物其義亦然

觀乎大山水石同壇

注合異以為同也

疏壇基也石有巨小木有粗細共聚太山而為基本此合異以為同也

此之謂丘里之言

注言於丘里則天下可知

疏總結前義也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

疏以道為名名道於理謂不足乎欲明至

道無名故發斯問

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

注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况無數之數謂道而足邪

疏期限也號語也夫有形之物物乃無窮今世人語之限曰萬物者此舉其大經為言也亦猶虛道妙理本自無名據其功用彊名為道名於理未足也

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

注物得以通通物無私而彊字之曰道疏天覆地載陰陽生育故形氣之中最大者也天道能通萬物亭毒蒼生施化無私故謂之公也

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

注所謂道可道也

疏大通有物生化群品語其始本實白無名因其功號讀亦可也  
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

注名已有矣故乃將無可得而比邪

疏因其功用已有道名不得將此有名比於無名之理以斯比擬去之遐迹

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注今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雖有名故莫之比也

疏夫獨以狗馬一獸語而相比者非直大小有殊亦乃貴賤斯別也今以有名之道比無名之理者非直粗妙不同亦深淺斯異故不及遠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

注問此者或謂道能生之疏六合之內天地之間萬物動植從何生起少知發問欲辯其原

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

注言此皆其自爾非無所生疏夫三光相照二儀相蓋風雨相治炎涼

相代春夏相生秋冬相殺豈關情慮物理自然也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注凡此事故云為趨合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也

疏矯起貌也庸常也順則就而欲逐則惡而去言物在陰陽造化之中蘊斯情慮開杜交合以此為常也

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疏夫逢泰則安遇否則危危則為禍安則為福緩者為壽急者為夭散則為死聚則為生凡此數事出乎造物相摩而成其猶四叙變易遷貿豈關情慮哉

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注過此已往至於自然自然之故誰知所以也

疏誌記也夫陰陽之內天地之間為實有名故可綱可紀假令精微猶可言記至於重玄妙理超絕形名故不可以言像求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



物之所有

注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耳非無能有之也

疏夫四叙循環更相治理五行運動遞相驅役物極則反然而復始物之所有理盡於斯

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

注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也

疏夫真理玄妙絕於言知若以言詮辯運知思想道可極於有物而已固未能造於玄玄之境

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

注廢起皆自爾無所原隨也

此議之所止

注極於自爾故無所議

疏觀見也隨逐也夫見道之人玄悟之士

疑神物表寂照環中體萬境皆玄四生非有豈復留情物而推逐發起之所由乎所謂之言語道斷議論休止者也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

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

注季真曰道莫為也接子曰道或使或使者有使物之功也

疏季真接子並齊之賢人俱遊稷下故託二賢明於理莫無也或為也季真以無為

為道接子謂道有為使物之功各執一家未為通論今少知問此以定臧否於素情妙理誰正誰偏者也

太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

注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也由斯而觀季真之言當也

疏夫目見耳聞雞鳴狗吠出乎造化愚智同知故雖大聖至知不能用意測其所為

不能用言道其所以自然鳴吠豈道使之然足知接子之言於理未當

斯而析之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注皆不為而自爾疏假令精微之物無有倫緒粗大之物不

可圍量用此道理推而析之未有一法非自然獨化者也

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注物有相使亦皆自爾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也凡物云云皆由莫為而過去

疏不合於道故未免於物各滯一邊故卒為過患也

或使則實

注實自使之

疏滯有為也

莫為則虛

注無使之也

疏弱無故也

有名有實是物之居

注指名實之所在

无名无實在物之虛

注物之所在其實至虛

疏夫情苟滯於有則所在皆物也情苟高無則所在皆虛也是知有無在心不在乎境

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注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

疏夫可以言詮可以意察者去道彌疏遠也故當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

未生不可忘

注突然自生制不由我我不能禁

已死不可阻

注忽然自死吾不能違

疏忌禁也阻礙也突然而生不可禁忌忽然而死有何礙阻唯當隨變化所在而

安字亦有作沮者怨也處順而死故不怨喪也

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

注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疏勞息聚散近在一身其理窈冥愚人不

見

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

注此二者世所至疑也

疏有無二執非達者之心疑惑之人情偏乃為議論之也

吾觀之本其往无窮吾求之末其來无止无窮无止言之无也與物同理

注物理無窮故知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

疏本過去也末未來也過去已往生化無窮莫測根源焉可意致假令盛談無有既

其偏滯未免於物故與物同於一理也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

注恒不為而自使然也

疏本猶始各執一邊以為根本者猶未免於本末也故與有物同於始斯離於物也

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注道故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

疏夫至道不絕非有非無故執有執無二俱不可也

道之為名所假而行

注物所由而行故假名之曰道

疏道大無名彊名曰道假此名教動而行之也

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

注舉一隅便可知

疏胡何也方道也或使莫為未階虛妙斯乃俗中一物偏曲之人何足以造重玄語

乎大道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

注求道於言善之表則足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注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疏足圓偏也不足偏滯也苟能忘言會理

故曰言未嘗言盡合玄道也如其執言不能契理既乖虛通之道故盡是滯礙之物也

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

注天道物之極常莫為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

疏道物極處非道非物故言默不能盡載之

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注極於自爾非言默而議之也

疏默非默議非議唯當索之於四句之外

而後造於衆妙之門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七

四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八

尺二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

疏域心執固謂必然也夫人間事物參差萬緒惟安大順則所在虛通若其逆物執情必遭禍害

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

註善惡之所致俱不可必也

疏龍逢比干外篇已解箕子殷紂之庶叔也忠諫不從懼紂之害所以徉狂亦終不免殺戮惡來紂之佞臣畢志從紂所以俱亡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長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註精誠之至

疏碧玉也子胥長弘外篇已釋而言流江者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取馬皮作袋為鴟鳥之形盛伍員屍浮之江水故云流于江

長弘遭譖被放歸蜀自恨忠而遭譖遂刳腸而死蜀人感之以置盛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乃精誠之至也

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註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

疏孝已殷高宗之子也遭後母之難憂苦而死曾參至孝而父母憎之常遭父母打鄰乎死地故悲泣也夫父子天性君臣義重而至忠至孝尚有不愛不知況乎世事萬塗而可必固者唯當忠懷物我適可全身遠害

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

疏夫木生大火尅金五行之氣自然之理故木摩木則火生火守金則金燦是以誠

心執固而必於外物者燦滅之敗

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手有雷有霆水中有大乃焚大槐

註所謂錯行

疏水中有火電也乃焚大槐霹靂也陰陽

錯亂不順五行故雷霆擊怒驚駭萬物人乖和氣敗損亦然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

註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而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

疏不能虛志而忘形域心執固是以馳情於榮辱二境陷溺於憂樂二邊無處逃形

懷惇不得成

註於之愈重則所在為難莫知所守故不得成

疏懷惇猶怵惕也不能忘情忘懷矜惜故

雖勞形怵慮而卒無所成

心若縣於天地之間

註所希跂者高而闊也

疏心徇有為高而且遠馳情逐物通乎宇

宙

慰瞻沈也

註非情夷平暢也

疏遂心則慰喜乖意則昏悶遇境則沈弱觸物則屯遭既非清夷豈是平暢

利害相摩生火甚多

註內熱故也

疏夫利者必有害蟬鵲是也纏纏於利害之間內心恒熱故生火多矣

衆人焚和

註衆人而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則其和焚也

疏焚燒也衆人猶俗人也不能守分無為而每馳心利害內熱如火故燒燄中和之性

月固不勝火

註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

疏月雖大而光圓火雖小而明照諭志大而多貪不如小心守分

於是乎有儼然而道盡

註唯儼然無矜遺形自得道乃盡也

疏儼然放任不矜之貌忘情利害淡爾不矜虛玄道理乃盡於此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

疏監河侯魏文侯也莊子高素不事有為

家業既貧故來貸粟

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

疏諾許也銅鐵之類皆名為金此非黃金也待我歲終得百姓租賦封邑之物乃貸

子

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疏波浪小臣困於車轍君頗有水以相救乎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

疏西江蜀江也江水至多北流者衆惟蜀

江從西來故謂之西江是也

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无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註此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

疏索求肆市常行海水鮓魚波浪失於常處升斗之水可以全生乃激西江非所宜也既其不救斯須不如求我於乾魚之肆此言事無大小時有機宜苟不逗機雖大無益也

任公子為大鈞巨縗五十犗以為餌

疏任國名任國之公子巨大也縗黑繩也犗犍牛也餌鈞頭肉既為巨鈞故用大繩縣五十頭牛以為餌

蹲手會稽投竿東海

疏號為巨鈞暮年不得魚蹲踞也踞坐也踞其山

旦旦而釣暮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髻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倖鬼神憚赫千里

疏暮年之外有大魚吞鈞於是牽鈞陷沒馳驚而下揚其頭尾奮其鱗鬣遂使白波如山洪波際日

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潮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

疏若魚海神也潮浙江也蒼梧山多在嶺南舜葬之所海神肉多分為脯腊自五嶺已北三湘已東皆厭之

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

疏代末李葉才智輕浮諷誦詞說不敢玄

道聞得大魚驚而相語輕字有作輕字者輕量也

夫揭竿累趨灌濤爭鯢鮓其於得大魚難矣

疏累細繩也鯢鮓小魚也擔揭細小之竿繩趨走漑灌之溝濬適得鯢鮓難獲大魚也

飾小說以千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

疏千求也縣高也夫脩飾小行矜持言說以求高名令問者必不能大通於至道字作縣字古懸字多不著心

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註此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

疏人間世道夷險不常自非懷豁虛通未

可以治亂若於名飾行去之遠矣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

疏大儒碩儒謂大博士從上傳語告下曰

臚臚傳也東方作謂天曙曰先起儒弟子

發冢為盜恐天時曙故催告之問其如何將事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疏小儒弟子也死人裙衣猶未解脫捫其口中知其有寶珠

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

疏此是逸詩久遭刪削凡貴人葬者口多含珠故誦青青之詩刺之

接其髻摩其顙儒以金椎控其顙徐別其顙無傷口中珠

註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藝則述不足恃也

疏接撮也摩按也顙口也控打也撮其髻

按其口鐵椎打仍恐損珠故安徐分別之  
是以田恒資仁義以竊齊儒生誦詩禮以  
發冢由是觀之聖迹不足賴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返以告

疏老萊子楚之賢人隱者也常隱蒙山楚  
王知其賢遣使召為相其妻來樵歸見門  
前有車馬迹妻問其故老萊曰楚王召我  
為相妻曰受人有者必為人角制而之不  
能為人制之妻遂捨而去老萊隨之夫負  
妻戴逃於江南莫知所之出取薪者來樵  
也既見孔子歸告其師

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

註長上而促下也

末僂而後耳

註耳却近後而上僂

視若管四海

註視之儼然似管他人事者

不知其誰氏之子

疏脩長也趨短末肩背也所見之士下短  
上長肩背僂僂耳却近後瞻視高遠所作

忽忽觀其儀容似管天下未知子之族姓  
是誰智其異常故發斯問

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

疏魯人孔丘汝宜喚取

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  
矣

註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為君子

疏躬身也孔丘既至老萊未語宜遣汝身

之躬飾忘爾容貌心知如此之時可為君  
子

仲尼揖而退

註受其言也

疏敬受其言揖讓而退

感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

註設問之令老萊明其不可進

疏感然驚恐貌謂仲尼所學聖迹業行可  
得修進為世用可不

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

註一世為之則其迹萬世為患故不可輕  
也

疏夫聖智仁義救一時之傷後執為姦成  
萬世之禍時聖迹而驕矜則陳恒之徒是  
也亦有作驚音者云使萬代驅驚不息亦  
是奔馳之義也

抑固窶邪

疏固執聖迹抑揚從己夫於本性故窶窶  
亡其略弗及邪

註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弗  
及之事也

疏亡失本性忽略生崖故不及於真道

患以歡為驚終身之醜

註患之而歡者無患則醜矣然患不可長

故一患終身醜也

疏夫以施患為歡者患不可偏故整慢者  
多矣是以用患取人適為怨府故終身醜

辱

中民之行進焉耳

註言其易進則不可忘患之

相引以名相結以隱

註隱括進之謂也

疏夫上智下愚其性難改中庸之人易為進退故聞堯之美相引慕以利名聞桀之惡則結之以隱匿

與其與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  
註閉者閉塞

疏贊譽堯之善道非毀桀之惡迹以此奔馳失性多矣故不如善惡兩忘閉塞毀譽則物性全矣

反无非傷也動无非邪也  
註順之則全靜之則正

疏夫反於物性無不傷損擾動心靈皆非正法

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註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

疏躊躇從容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興起事

業恒自從容不逆物情故其功每就

奈何哉其載焉終於爾

註於不可載故遺而求有也

疏奈何猶如何也如何執仁義之迷擾境物心運載於莊終身不替此是老萊詆訶

夫子之辭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

疏宋國君諡曰元即宋元君也阿曲也謂

阿旁曲室之闔門

曰子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

者余且得子

疏自後也宰路江畔淵名姓余名且捕魚之人也

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  
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

疏命召也召令赴朝問其所得

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

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

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

疏心疑猶預殺活再三乃殺吉遂刺龜也

卜之

乃刺龜七十二鑽而无遺筭

疏筭計前後鑽之凡經七十二筭計吉凶

曾不失中

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

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无遺筭不能避刺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註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

疏夫神智不足恃也是故至人之處世忘

形神智慮與枯木同其不幸將死天均其寂魄任物冥於造化是以孔丘大聖因而議之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

註不用其知而用衆謀

魚不畏網而畏鵜鶘

註網無情故得魚

疏網無情而得魚喻聖人無心故天下歸

之

去小知而大知明

註小知自私大知任物

疏小知取捨於心大知無分別遠間奪之情故無分別則大知光明也

去善而自善矣

註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

矯而自善也

疏達矜尚之小心合自然之大善故前文云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又老經云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嬰兒生无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註汎然無習而自能者非跋而學彼也

疏夫嬰兒之性其不假師匠年漸長大而自然能言者非有心學之與父母同處率其本性自然能言是知世間萬物非由運知學而成之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无用

疏莊子通人也空有並照其言宏博不契俗心是以惠施譏為無用

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

疏夫有用則同於天折無用則全其崖故

知無用始可語其用

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勢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

用  
疏墊掘也夫六合之內廣大無最於地人

之所用不過容足若使側足之外掘至黃泉人則戰慄不得行動是知有用之物微無用成功

莊子曰然則无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註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

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

疏直置容足不可得行必候餘地方能運用脚足無用之理分明故取老子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

註性之所能不得不為也性所不能不得強為故聖人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疏夫人稟性不同所用各異自有聞言如影響自有智昏數寡故性之能者不得不由性之無者不可強涉各守其分則物皆不表

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

任與

註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

疏流蕩逐物逃遁不返果決絕滅因而不移此之志行極愚極鄙豈是至妙真知深

厚道德之所任用莊子之意謂其如此

覆墜而不及火馳而不顧

註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

疏愚迷之類執志慙然雖復家被覆沒身遭顛墜亦不知悔反馳逐物情急如煙火

而不知回顧流逐決絕遂至於斯耳

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无以相賤

註所以為大齊同

疏夫時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如舜禹應時相代為君臣也故世遭章易不

可以為臣為君而相賤輕流逐之徒不知此事

故曰至人不留行焉

註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

疏夫世有興廢隨而行之是故達人曾無



留滯

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

註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

疏夫步驟殊時澆淳異世古今情事變也

不同而乃貴古賤今深乖遠鑒適滋為學小見豈曰清通

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

註隨時因物乃平泯也

疏稀韋三皇已前帝號也以玄古之風御

於今代澆淳既章誰能不波蕩而不失其

性乎斯由尊古卑今之弊也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

註當時應務所在為正

順人而不失已

註本無我我何失焉

彼教不學

註教因彼性故非學也

承意不彼

註彼意自然故承而用之則夫萬物各全

其我

疏獨有至德之人順時而化彼非學心而

本性具足不由學致也承意不彼者稟承

教意以導性而真道素圓不彼教也

目微為明耳微為聰鼻微為顫口微為甘心

微為知知微為德

疏微通也顫者丘冕之事也夫六根無壅

故微聰明不蕩於外故為德

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

註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

跖則眾害生

註生起也

物之有知者恃息

註凡根生者無知亦不恃息也

疏天生六根廢一不可耳聞眼見鼻嗅心

知為於分內雖用無咎若乃目帶桑中之

色耳淫濮上之聲鼻溢蘭麝之香心用無

窮之境則天理滅矣豈謂微哉故六根窮

微則氣息通而生理全

其不殷非天之罪

註殷當也夫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

當而復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也然知

欲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

疏殷當也或縱恣六根馳逐前境或竅穴

哽塞以害生崖通脹二徒皆不當理斯並

人情之罪也非天然之辜

天之宰之日夜元降

註通理有常運

疏降止也自然之理穿通萬物自晝及夜

未嘗止息

人則顧塞其實

註無情任天實乃開

疏竅孔也流俗之人及於天理壅塞根竅

滯溺不通

胞有重閤

註閤空壙也

疏閤空也言人腹內空虛故容藏胃藏胃

空虛故通氣液

心有天遊

註遊不係也

疏虛空故自然之道遊其中

室无空虚則婦姑勃谿

註爭處也

疏勃谿爭閭也屋室不空則不容受故婦

姑爭處無復寧早

心无天遊則六鑿相攘

註攘逆

疏鑿泮也攘則逆也自然之道不遊其心

則六根逆不順於理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註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

疏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者也

德謚乎名

註夫名高則利深故修德者過其當

疏謚深也仁義五德所以行之過多者為

尚名好勝故也

名謚乎暴

註夫禁暴則名美於德

疏暴殘害也夫名者士之器名既過者必

更相賊害內篇云名者相軋者也

謀稽乎諒

註諒急也急而後考其謀

疏稽考也諒急也急難之事然後校謀計

知出乎爭

註平往則無用知

疏夫運心知以出境則爭鬭斯至

柴生乎守

註柴塞也

疏柴塞也守執也域情執固而所造不通

官事果乎衆宜

註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也

疏夫置官府設事條者須順於衆人之宜

便若求逆之則禍亂生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鉅鐸於是乎始修

註夫事物之生皆有由

疏鉅耜之類也鐸鋤也青春時節時雨之

日凡百草木萌動而生於是農具方始修

理此明順時而動不逆物情也

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註夫事由理發故不覺

疏植生也鉅鐸既修芸除芟葦逢春日

鉏罷到生良由時節使然不可以人情珣

度是知制法立教必須順時

靜然可以補病

註非不病也

疏適有煩躁之病者簡靜可以療之

腎城可以休老

註非不老也

疏鬚鬢髮鬢狀貌也衰老之容以此而

沐浴

寧可以止遽

註非不遽也

疏遽疾速也夫心性急迫者安靜可以止

之

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

而問焉

註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

疏夫止遽以寧療躁以靜者以對治之術

斯乃小學之人勞役神智之事務也豈是

體道之士閑逸之人不勞不病之心乎風

彩情高故未嘗斬過而顧問焉

聖人之所以駢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

註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

疏駭驚也神者不測之號聖者顯迹之名

為其垂教動人故不過問

賢人所以駢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

疏證空為賢並照為聖從深望淺故不問

之

君子所以駢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

疏何以人物君子故駭動諸侯之國賢人

捨有故不問

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註趨步各有分高下各有等

疏夫趨世小人苟合一時如田恒之徒無

足可貴故淑人君子鄙而不顧也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

而死者半

註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尚賢之過也

疏東門也亦有作實者隨字讀之東門之

孝出自內心形容外毀惟求君嘉其至孝

遂加爵而命為卿鄉堂之人聞其因孝而

貴於是強哭詐毀矯性偽情因而死者其

數半矣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怨

之

疏堯知由賢<sup>八二</sup>禪以九五<sup>二十</sup>耳辭退逃避箕

山湯與務光務光不受訶罵瞋怒逐之林

蘓斯皆率其本性腥臊桀桀非開矯偽以

基聲名

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踰於窾水諸侯弔之三

年申徒狄因以踰河

註其波蕩傷性遂至於此

疏姓申徒名狄姓紀名佗垂隱者聞湯讓

務光恐其及已與弟子踰水旁諸侯聞

之重其廉素時往弔慰恐其沈沒狄聞斯

事慕其高名遂赴長河自溺而死波蕩失

性遂至於斯矣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

得兔而忘蹄

疏筌魚筍也以竹為之故字從竹亦有從

草者蓀筌也香草也可以餌魚置香於柴

木蘆葦之中以取魚也蹄兔置也亦兔疆

也以繫係兔脚故謂之蹄此二事譬也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疏此合論也意妙理也夫得魚兔本因筌

蹄而筌蹄實異魚兔亦由玄理假於言說

言說實非玄理魚兔得而筌蹄忘玄理明

而名言絕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註至於兩聖無意乃都無所言也

疏夫忘言得理目擊道存其人實稀故有

斯難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八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九

尺三

河南郭象

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

註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

疏寓寄也世人愚迷妄為猜忌聞道已說則起嫌疑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信九矣故鴻蒙雲將肩吾連叔之類皆寓言耳

重言十七

註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

疏重言長老鄉閭尊重者也老人之言猶十信其七也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註夫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出謂

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

疏卮酒器也日出猶日新也天倪自然之分也和合也夫卮滿則傾卮空則仰空滿

任物傾仰隨人無心之言即卮言也是以不言言而無係傾仰乃合於自然之分也又解卮支也支離其言言無的當故謂之卮言耳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

註言出於已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者也  
疏藉假也所以寄之也人十言九語者為假託外人論說之也

親父不為其子嫌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

註父之譽子誠多不信然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也

疏嫌嫌合也父談其子人多不信別人譽之信者多矣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註已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彼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

疏吾父也非父談子不實而聽者妄起嫌疑致不信之過也

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

註互相非也

疏夫俗人顛倒妄為臧否與已同見則應而為是與已不同則反而非之  
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

註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如何  
疏夫迷執同異妄見是非同異既空是非滅矣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者艾

註以其者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

疏耆艾壽考者之稱也已自言之不藉於外為是長老故重而信之流俗之人有斯迷妄也

年先矣而无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

註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

疏期待也上下為經傍通曰緯言此人直

置以年老居先亦無本末之智故待以耆宿之禮非關道德可先也

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謂陳人

註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為安故而習常也

疏無禮義以先人無人倫之道也直是陳久之人故重之耳世俗無識一至於斯

詎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

疏曼衍無心也隨日新之變轉合天然之倪分故能因循萬有接物無心所以窮造化之天年極生涯之遐壽也

不言則齊

疏夫理處無言言則乖當故直置不言而物自均等也

齊與言不齊

疏齊不言也不言與言既其不一故不齊

也

言與齊不齊也

註付之於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則我與萬物復不齊耳

故曰無言

註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

疏夫以言遺言言則無盡縱加百非亦未偕妙唯當凝照聖人智冥動寂出處默語其致一焉故能無言則言言則無言也豈有言與不言之別齊與不齊之異乎故曰言無言也

言无言終身言未嘗言

註雖出吾口皆彼言耳

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註據出我口

疏此復解前言無言義

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

疏大各執自見故有可有然自他既空然

可斯泯

惡手然於然惡手不然於不然惡手可於可惡手不可於不可

註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不可

疏惡手猶於何也自他並空物我俱幻於何處而有不可於何處有然不然以此推窮然可自息斯復解前有自而然可義也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註各自然各自可

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註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無不可而至也

而至也

疏夫俗中之物倒置之徒於無然而固然於不可而執可也

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

註夫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天落

無天落

疏自非隨日新之變達天然之理者誰能證長生久視之道乎言得之者之至也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

註雖變化相代原其氣則一

疏禪代也夫物云云稟之造化受氣一種而形質不同運運遷流而更相代謝始卒若環

註於今為始者於昨已復為卒也

疏物之遷貿譬彼循環死去生來終而復始此出禪代之狀也

莫得其倫

註理自爾故莫得

疏倫理也尋索變化之道竟無理之可致也

是謂天均大均者天倪也

註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

疏均齊也此總結以前一章之是謂天然齊等之道即以齊均之道亦名自然之分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註與時俱也

疏夫運運不停新新流謝是以行年六十

而與年俱變者也然莊惠相逢好談玄道故遠稱尼父以顯變化之方

始時所是卒而非之

註時變則俗情亦變棄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註變者不停是不可常

疏夫人之壽命依年而數年既不定數豈有邪是以去年之是於今非矣故知今年之是還是去歲之非今歲之非即是來年

之是故容成氏曰除日無歲也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

註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

疏服用也惠施未達抑度孔子謂其勵志勤行用心學道故至斯智非自然任化者也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

註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

疏謝代也而汝也未無也言尼父於勤服之心久已代謝汝宜復靈無復浪言也

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

註若役其才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亡矣疏夫人稟受才智於大道妙本復於靈命

以盡生涯豈得勤志役心乖於造物此是莊子述孔丘之語訶抵惠施也

鳴而當律言而當法

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衆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

之嘗言未之嘗為也

疏鳴聲也當中也尼父聖人與陰陽合德故風韻中於鍾律言教考於模範也哉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

註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惡是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疏仁義利害好惡是非逗彼前機應時陳說雖復言出於口而隨前此即是用衆人之口矣

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讎立定天下之定

註口所以宣心既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

疏隨衆所宜用其心智教既隨物物以順之如草從風不敢逆立因其本靜隨性定之故定天下之定也

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註因而乘之故無不及

疏已止也彼孔子也重易惠子止而勿言之言吾徒庸淺不能逮及此是莊子歎美宣尼之言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

疏姓曾名參孔子弟子再仕之義列在下文

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得吾心悲

註泊及也

疏六斗四升曰釜六斛四斗曰鍾泊及也曾參至孝求祿養親故前仕親在祿雖少

而歡樂後仕親沒祿雖多而悲悼所謂再化以悲樂易心為不及養親故也

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无所縣其罪乎

註縣係也謂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也

疏縣係也門人之中無的姓諱當是四科十哲之流也曾參仁孝為親求祿雖復悲樂應無係罪門人疑此容問仲尼也

曰既已縣矣

註係於祿以養也

夫无所縣者可以有哀乎

註夫養親以過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怡暢盡色養之宜矣疏夫孝子事親務在於適無論祿之厚薄盡於色養而已故有庸債而稱孝子三仕

猶為不孝參既心存哀樂得無係祿之罪乎夫唯無係者故當無哀樂也

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註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

哉

疏彼謂無係之人也鳥雀大以論千鍾蚊虻小以比三釜達道之人無心係祿千鍾三釜不覺少多猶如鳥雀蚊虻相與飛過於前矣決然而已豈係之哉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

註外權利也

疏居在郭東號曰東郭猶是齊物篇中南郭子綦也子游子綦弟子也野質樸也聞道一年學心未熟稍能樸素去浮華耳

二年而從

註不自專也

疏順於俗也

三年而通

註通彼我也

疏不滯境也

四年而物

註與物同也

疏與物同也

五年而來

註自得也

疏為衆服也

六年而鬼入

註外形骸也

疏神會理物

七年而天成

註無所復為

疏合自然成

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

註所遇皆適而安

疏智冥造物神合自然故不覺死生聚散

之異也

九年而大妙

註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

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

日去以至於盡耳

疏妙精微也聞道日久學心漸著故能超

四句絕百非義極重玄理窮衆妙知照宏

博故稱大也

生有為死也

註生而有為則喪其生

疏處生人道沈溺有為適服死滅也

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

註自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

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

疏公平也自由也所以人生也動之死地

者猶私愛其生不能公正故勸導也

而生陽也無自也

註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為而忽然獨

爾非有由也

疏感於陽氣而有此生既無所由從故不

足私也

而果然乎

疏果決定也陽氣生物決定如此

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註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

適而至也

疏夫氣聚為生生不足樂氣散為死死不

足哀生元既齊哀樂斯泯故於何處而可

適於何處而不可適乎所在皆適耳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

註皆已自足

疏夫星歷度數玄象麗天九州四極人物

依據造化之中悉皆具足吾於何處分外

求之也

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

註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

疏夫天地晝夜人物死生尋其根由莫知

終始時來運去非命如何其無命者言有

命也

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

註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

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

全也

疏夫死去生來猶春夏秋冬既無終始豈

其命乎其有命者言無命也此又遣其命

也

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无鬼邪

註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也



疏鬼神識也夫耳眼應於聲色心知應於物境義同影<sub>又三</sub>豈無靈乎其無鬼者言其有之也

无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註理自相應相應不由於故也則雖相應而無靈也

疏夫人睡中則不知外物雖有眼耳則不應色聲若其有靈如何不應其有鬼者言其無也此又遺其有也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拈而今也彼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

疏罔兩影外微陰也斯寓言者也若汝也俛低頭也撮束髮也汝坐起行止唯形是從以此測量必因形乃有言不待厥理未

詳設此問答以彰獨化耳

影曰叟叟也奚稍問也

註運動自爾無所稍問

疏叟叟無心運動之貌也奚何也影答云我運動無心蕭條自得無所可待獨化而

生汝無所知何勞見問也

予有而不知其所以

註自爾故不知所以

疏予我也我所有行止準乎造物皆不知所以悉莫辯其然爾豈有待哉

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註影似形而非形

疏蜩甲蟬殼也蛇蛻皮也夫蟻蟮變化而為蟬蛇從皮內而蛻出者皆不自覺知也而蟻蟮滅於前蟬自生於後非因蟻蟮而

有蟬蟬亦不待蟻蟮而生也蛇皮之義亦復如之是知一切萬有無相因待悉皆獨化矣曰自然故影云我之因待同蛇蛻蜩

甲似形有而實非待形者也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

疏屯聚也代謝也有火有日影即屯聚連

夜達陰影便代謝若其同形有影故當不待火日陰夜有形而無影將知影必不待形而獨化之理彰也

彼吾所以有待邪

疏吾所以有待者火日也心其不形火日亦不能生影也故影亦不待於火日也而況乎以有待者乎

註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率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

疏況乎有待者形也必無火日形亦不能生影不待形也夫形之生也不用火日影之生也豈待形乎故以火日況之則知影不待形明矣形影尚不相待而況他物乎是知一切萬有悉皆獨化也

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彊陽則我與之彊陽彊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註宜自彊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意不可問也

疏彼者形也彊陽運動之貌也夫往來運動形影共時既無因待咸資獨化獨化之

理妙絕名言言問答其具之矣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

疏姓楊名朱字子居之姓也沛彭城今徐

州是也邀遇也梁國今汴州也楊朱南邁  
老子西遊邂逅逢於梁宋之地適於郊野  
而與之言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  
可也

疏昔逢楊子謂有道心今見矜夸知其難  
教嫌其異俗是以傷嗟也

陽子居不答

疏自覺已非默然悚愧

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

疏盥酒也櫛梳也局逆旅之舍至止息之  
所於是進水漱酒執持巾櫛肘行膝步盡  
禮虔恭殷勤請益庶蒙鍼艾也

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  
教今聞矣請問其過

疏向被抵訶欲請其過正逢行李未有開  
庸今至主人清閑無事庶聞責言以助將  
來也

老子曰而唯唯盱眙而誰與居  
註唯唯盱眙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

疏唯盱眙躁急威權之貌也而汝也跋扈威  
勢矜莊耀物物皆哀悼誰將汝居處乎  
大白若辱威德若不足

疏夫人廉潔貞清者猶如汙辱也威德圓  
滿者猶如不足也此是老子引道德經以

戒子居也

陽子居覺然變容曰敬聞命矣

疏震然慚悚也既承教旨驚懼更深稽首  
虔恭敬奉專命也

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

者避席煬者避竈

註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也

疏將送也家公主人公也煬然火也陽朱

往沛正事威容含息逆旅主人迎送夫執  
氈席妻捉梳巾先坐之人避席而走然火

之者不敢當竈威勢動物一至於斯矣

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註去其夸矜故也

疏從沛返歸已蒙教戒除其容飾遣其矜  
夸昆迹司塵和光順俗於是含息之人與

爭席而坐矣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九

六三

十七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

尺四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疏堯許事迹具載內篇姓子名州支父懷道之人隱者也堯知其賢讓以帝位以我為帝亦當能以為事故言猶之可也幽深也憂勞也言我滯竟幽深固心憂勞且欲修身庶今合道未有閒暇辦理萬機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疏夫位登九五威跨萬乘人倫尊重莫甚於此尚不以斯榮貴損害生涯況乎他外事物何能介意也唯无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疏夫忘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唯此之人可以委託於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

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疏舜之事迹具在內篇支伯猶支父也

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疏夫帝王之位重大之器也而不以此貴

易奪其生自非有道孰能如是故異於流俗之行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

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

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

為哉

疏姓善名卷隱者也處於六合順於四時

自得天地之間逍遙塵垢之外適在其中

故不用天下

悲夫予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

山莫知其處

疏古人淳樸嚙帝為子恨舜不識野清所

以悲嘆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

捲手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

疏後字亦有作戶者隨字讀之石戶地名

也農人也今江南喚人作農此則舜之友

人也葆牢固也言舜心志堅固力勤苦腰

背捲捲不得歸休以此勤勞翻來見讓故

不受也

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

入海終身不反也

疏古人荷物多用頭戴如今高麗猶有此

風以舜德化未為至極故攜妻子不踐其

太王入於大海州島之中往而不反也

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

疏亶父王季之父文王之祖也邠地名狄

人獫狁也國鄰戎虜故為狄人攻伐

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

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

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

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

與為狄人臣奚以異

疏事奉也勉勵也奚何狄人貪殘意在土

地我不忍傷殺汝勉力居之

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疏用養土地也所養百姓也本用地以養人今殺人以存地故不可也因拄杖而去

民相連續遂有國於岐陽

夫大王賈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疏夫亂世澆偽人心浮淺徇於軒冕以喪其身遂於財利以殞其命不知輕重深成迷惑也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元君求王子搜只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粟以玉與

疏搜王子名也丹穴南山洞也玉與君之車輦也亦有作王字者隨字讀之所謂王輅也越國之人類弑君主王子怖懼逃之洞穴呼召不出以艾薰之既請為君故乘

以玉輅

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子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疏暖引也綏車上繩也辭不獲免長歎登車非惡為君恐為禍患以其重生輕位故可屈而為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

疏僖侯韓國之君也華子魏之賢人也韓魏相鄰爭侵境土干戈既動勝負未知怵惕居懷故有憂色

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手

疏銘書記也攫扳取也廢斬去之也假且書一銘記投之於前左手取銘則斬去右手右手取銘則斬去左手然取銘者必得天下君取之不以取譬論借問韓侯也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

疏答云不能斬兩臂而取六合也

子華子曰甚善

疏歎君之言甚當於理

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

疏自從也於此言而觀察之則一身重於兩臂兩臂重於天下天下又重於韓韓之與天下輕重之遠矣

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

疏所爭者疆畔之間故於韓輕重遠矣而必固憂愁傷形損性恐其不得豈不惑哉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疏頃悟其言歎之奇妙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疏魯侯魯哀公或云魯定公也姓顏名闔魯人隱者也幣帛也聞顏闔得清康之道欲召之為相故遣使人齎持幣帛先通其

意

顏闔守陋閭直布之衣而自飯牛

疏直布子麻布也飯飯也居疏陋之間巷

著粗惡之布衣身自飯牛足明貧儉

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北顏闔

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

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

疏遺與也不欲授幣致此矯辭以欺使者

使者還返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

闔者其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

餘以為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

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

疏緒殘也土糞也直草也天用真道以持

身者必以國家為殘餘之事將天下同於

草土者也

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徇物豈不悲

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

以為

疏徇遂也察世人之所適往觀黎庶之所

云為然後動作而應之也

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  
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  
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疏隨國近濮水濮水出寶珠即是靈蛇所

銜以報恩隨侯所得者故謂之隨侯之珠

也夫雀高千仞以珠彈之所欲者輕所用

者重傷生徇物其義亦然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

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

君无乃為不好士乎

疏子陽鄭相也禦寇鄭人也有道而窮子

陽不好賢士遠辭之客譏刺子陽

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

而辭

疏命召主倉之官令與之粟禦寇清高辭

謝不受也

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

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若過

得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

疏與粟不受天命貧窮嗟惋拊心責夫罪

過故知禦寇之妻不及老萊之婦遠矣

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

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

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疏子陽嚴酷人多怨之左右有誤折子陽

弓者恐必得罪因國人逐獒狗遂殺子陽

也

趙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

疏昭王名軫平王之子也伍奢伍尚遭平

王誅戮子胥奔吳而耕於野後至吳王闔

閭之世請兵伐楚遂破楚入郢以雪父之

讎其時昭王窘急棄走奔隨又奔於鄭有

屠羊賤人名說從王奔走奔走之由置在

下文

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

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

之爵祿已復失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

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

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

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

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  
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  
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  
於天下也正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  
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疏三旌三公也亦有作珪字者謂三卿皆  
執珪故謂三卿為珪也

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  
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  
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  
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  
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  
樞而甕牖一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  
弦

疏原憲孔子弟子姓原名思字憲也周環  
各一堵謂之環堵猶方丈之室也以草蓋  
屋謂之茨也褐粗衣也匡正也原憲家貧  
室唯環堵仍以草覆舍桑條為樞遂作門  
扉破甕為牖夫妻二人各居一室逢雨濕  
而弦歌自娛知命安貧所以然也

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  
原憲

疏子貢孔子弟子名賜能言語好榮華其  
軒蓋是白素裹為紺色車馬高大故巷道  
不容也

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

疏緹緹也以華皮為冠用藜藿為杖貧無  
僕使故自應門也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无  
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  
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疏嘻笑聲也逡巡却退貌也以儉繁奢故  
懷慙愧之色

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  
教以為己仁義之愚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疏愚姦惡也飾莊嚴也夫趨世候時希望  
富貴周旋親比以結朋黨自求名譽學以  
為人多覓束脩教以為己託仁義以為姦  
慝飾車馬以銜衿夸君子耻之不忍為之  
也

曾子居衛緼袍无表顏色腫膢手足胼胝  
疏以麻緼袍絮復無表裏也腫膢猶刺錯  
也每自力作故生胼胝  
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提衿  
而肘見衲屨而種决

疏守分清虛家業窮窶三日不營熟食十  
年不製新衣繩爛正冠而纓斷袖破提衿  
而肘見履敗衲之而根後决也

曳綆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友

疏歌商頌響韻叶宮商其辭理雅符天  
地聲氣清虛又諧金石風調高素超絕人  
倫故不與天子為臣不與諸侯為友也

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疏夫君子賢人不以形挫志攝衛之士不

以利傷生得道之人忘心知之術也

孔子謂顏回曰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  
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  
衲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  
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

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无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疏舒屨也作羞也夫自得之士不以得喪駭心內修之人豈復羞慙無位孔子誦之其來已久今勸回仕豈非失言因回反照故言丘得之矣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

疏瞻子魏之賢人也魏公子名牟封中山故曰中山公子牟也公子有嘉遁之情而無高蹈之德故身在江海上而隱遁心思魏闕之下榮華既見賢人借問其術也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

疏重於生道則輕於榮利榮利既輕則不思魏闕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疏雖知重於生道未能勝於情欲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元惡乎

疏若不勝於情欲則宜從順心神亦不勞忘生嫌惡也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无壽類矣

疏情既不勝強生抑挫情欲已情抑又乖心故名重傷也如此之人自然夭折故不得與壽考者為儔類也

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疏夫大國王孫生而榮貴遠能巖棲谷隱身履艱辛雖未階乎玄道而有清高之志足以激貪勵俗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糲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

疏陳蔡之事外篇已解既遭飢餓營無火食藜藿之羹不加米糲顏色衰憊而歌樂自娛達道聖人不以為事也

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

嘗絕音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

疏仕於魯而被放游於衛而削迹講於宋樹下而司馬桓魋欲殺夫子憎其坐處達伐其樹故欲殺夫子當無罪欲凌藉之者應無禁忌由賜未達故發斯言

顏回无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于路子貢入于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

疏喟然嗟歎貌由與賜細碎之人也命召將來告之善道如斯困若豈不窮乎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

疏夫歲寒別木處窮知士因難顯德可謂幸矣

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茫然執干而舞疏削然取琴聲也花然奮勇貌也既師資領悟彼此歡娛也

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疏天陰陽天地有四序寒溫人處其中何能無窮通否泰邪故得道之人處窮通而常樂譬之風雨何足介懷乎

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疏共伯名和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為王共伯不聽辭不獲免遂即王位

一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生火卜曰厲王為祟遂廢共伯而立宣王共伯退飯還食本邑立之不喜廢之不怨道遠於丘首之山丘首山今在河內如灼坂地名在襄陽未為定地是也故許由娛樂於潁水共伯得志於首山也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无擇此人无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註孔子曰士志於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遠高風邈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

疏壯方之人各曰無擇舜之友人也后君也壘上曰畎下曰畎清冷淵在南陽西畔

縣界舜耕於歷山長於壘畎游堯門闕受堯禪讓其事迹豈不如是乎又欲將耻辱之行汙漫於我以此羞慙遂投清冷也

湯將伐桀因下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

疏姓下名隨姓務光先並懷道之人隱者也湯知其賢因之謀議既非隱者之務故答以不知姓伊名尹字摯佐世之賢人也忍耐也垢耻辱也既欲阻兵應須強力之士方將弑主亦藉耐羞之人他外之能吾不知也

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勉之以謀下隨下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

而讓我也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无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

疏漫汙也稠水在潁川郡界字又作桐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

疏享受也廢上謂放桀也殺民謂征戰也犯其難謂遭誅戮也我享其利謂受祿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无道之世不踐其土况辱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註舊說曰如下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之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讓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汎然從衆得失無繫於懷何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以為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疏廬水在遼西北平郡界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

疏孤竹國名在遼西伯夷叔齊兄弟讓位聞文王有道故往觀之夷齊事迹外篇已解矣

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

疏岐陽是岐山之陽文王所都之地今扶

風是也周公名旦是武王之弟故曰叔旦也其時文王已崩武王登極將欲伐紂招慰賢良故令周公與其盟誓加祿二級授官一列仍牲血饗其盟書埋之壇下也

二人回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无求焉

疏祈求也幸福也神農之世淳朴未殘四時祭祀盡於恭敬其百姓忠誠信實蠶理而已無所求焉

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連時自利也

疏為政順事百姓緝理從於物情終不幸人之災以為己福願人之險以為己利也

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

疏遽速也遽為治政彰紂之虐謀謀行貨以保兵威顯物行說以化黎庶可謂推周之亂以易殷之暴也

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垂手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繫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註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

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況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

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之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師

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無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

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

聖人之迹邪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疏塗汙也若與周並存恐汙吾行不如逃避餓死於首山首山在蒲州城南近河是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一

八五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

疏姓展名禽字季食采柳下故謂之柳下

季亦言居柳樹之下故以為號展禽是魯莊公時孔子相去百餘歲而言友者蓋寓言也跖者禽之弟名也常為巨盜故名盜跖穿穴屋室解脫門樞而取人牛馬也亦有作空字驅字者係小城也為害既巨故

百姓困之

又五

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元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王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

救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聽頗回為駁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鋪之

疏鋪食也子貢驟乘在車之右也

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

疏言孔子憲章文武相述堯舜判定禮樂

又五

遺迹將來也

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疏脅肋也言尼父所戴冕浮華雕飾華葉繁茂有類樹枝又將牛皮用為革帶既闊且堅又如牛肋也

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疏微倖冀望也夫作孝悌序人倫意在乎富貴封侯者也故歷聘不已接輿有鳳兮之譏棄本滯迹師金致芻狗之誚也

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脯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

疏言丘幸甚得與賢兄朋友不敢正視儀容願履帳幕之下亦有作恭字者恭履迹也願履恭迹猶看足下

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按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

又五

疏趨疾行也反走却退兩展其足伸兩腳也

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无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

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

疏激明也貝珠也黃鍾六律聲也

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

疏言大城衆民不可長久也

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无置錫之地

疏堯讓舜不授丹朱舜讓禹而商均不嗣故無置錫之地也

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

疏殷湯周武總統萬機後世子孫咸遺基

賦豈非四海利重所以致之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居場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則居居起則居于

疏居居安靜之容于于自得之貌

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疏至致也蚩尤諸侯也涿鹿地名今幽州涿郡是也蚩尤造五兵與黃帝戰故流血百里也

堯舜作立羣臣

疏置百官也

湯放其主

疏放桀於南巢也

武王殺紂

疏朝歌之戰

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

疏征伐篡弑湯武最甚

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

疏孔子憲章文公辯說仁義為後世之教也

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

疏制縫掖之衣淺薄之帶矯飾言行誣惑

諸侯其為賊害甚於盜跖

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

疏高危之冠長大之劍勇者之服也既伏

膺孔氏故解去之

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救之不至也

疏仲由疾惡情誦殺衛君蒯聩事既不逮身遭蘓醢盜跖故以此相譏也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无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宜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

疏謂不與毋朱天下

舜不孝

疏為父所疾也

禹偏枯

疏治水勤勞風櫛雨沐致偏枯之疾半身

不遂也

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

疏羑里殷獄名文王遭紂之難危於囹圄

凡經七年方得免脫

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

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

疏六子者謂黃帝堯舜禹湯文王也皆以利於萬乘是以迷於真道而不反於自然故可耻也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辟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

疏二人窮死首山復無子胤收葬也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自守荷檐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

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行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庶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鱉所食

疏申徒自沈前篇已釋諫而不聽未詳所據崔嘉雖解無的諫辭

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

疏晉文公重耳也遭麗姬之難出奔他國在路困乏推割股肉以飴之公後還三日封於從者遂忘子推子推作龍蛇之歌書其營門怒而逃公後慙謝追子推於介山子推隱避公因放火燒山庶其走出火至子推遂抱樹而焚死焉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疏六子者謂伯夷叔齊鮑焦申徒介推尾

生言此六人不合玄道矯情飾行苟異俗中用此聲名傳之後世亦阿異乎張磔死狗流在水中貧病之人操瓢乞告此間人物不許見聞六子之行事同於此皆為重名輕死不念歸本養生壽盡天命者也死字有作承字者走字有作乞字者隨字讀之作承作豬

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流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

疏為達道者之所嗜也

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日欲視色耳欲聽聲口

欲察味志氣欲盈

疏夫目視耳聽口察志盈率性而動稟之造物豈矯情而為之哉分內為之道在其中矣

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

疏夫天長地久窮境稍除人之死生時限迫促以有限之身寄無窮之境何異乎騏驎馳走過隙孔

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達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无復言之于之道狂任倂倂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

全真也奚足論哉

疏亟急也狂狂失性也倂倂不足也夫聖迹之道仁義之行譬彼遽廬方茲獨狗執而不遺惟增其弊狂狂失其倂倂不足虛偽之事何足論哉

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无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

疏軾車前橫木凭之而坐者也盜跖英雄盛談物理孔子懼遂至於斯

歸到魯東門外通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

疏微無也然如此也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

疏若前乎者則是篇首柳下云逆其心則怒無乃逆汝意如我前言乎孔子答云實如所言也

丘所謂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

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御也

疏幾近也夫料觸虎頭而編虎鬚者近遭於虎食之也今仲尼往說盜跖履其危險不異於斯也而言此章大意排擯聖迹

鄙名利是以排聖迹則訶責堯舜鄙名利則輕忽夷齊故寄孔跖以之意也即郭注意失之遠矣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

疏子張孔子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行聖迹之人也姓滿名苟得假託為姓名曰苟且貪得以滿其心求利之人也盍何不也何不為仁義之行乎勸其捨求名利也

无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

疏若不任仁義之行則不被信用不被信用則無職任無職任則無利祿故有行則有名有名則有利觀察計當仁義真是好事宜行之也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平

疏反乘逆也若棄名利則乘逆我心故士之立身不可一日不行仁義

滿苟得曰无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

疏多信猶多言也夫識廉知讓則貧無耻貪殘則富謙柔靜退則流多言今伐則顯故觀名計利而莫先於多言多言則是名利之本也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

疏抱守也天自然也夫修道之士立身為行棄擲名利乃乖俗心抱守天真翻合虛玄之道也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

者士識貴也

疏桀紂孔墨至釋於前臧謂臧獲也聚謂聚竊即盜賊小人也以臧獲比夫子則慚作而不服以宰相比匹夫則變容而歡慰故知所貴在行不在乎位

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

疏此復釋前義也

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胃中也不亦拂乎

疏悖逆也拂矣也齊桓公名小白殺其兄子糾納其嫂焉管仲賢人臣而輔之卒能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田成子嘗殺齊閔公

孔子沐浴而朝受其幣帛夫殺兄入嫂弑君竊國人倫之惡莫甚於斯而夷吾為臣尼父受幣言議則以為鄙賤情行則下而事之豈非戰爭於心曾言行相反戾邪

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

疏成者為首君而事之不成者為尾非而毀之以此而言只論成與不成豈關行以無行故不知美惡的在誰也所引之書並遭燒滅今並無本也

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无義長幼无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

疏戚親也倫理也五紀祖父也身子孫也亦言金木水火土五行也仁義禮智信五德也六位君臣父子夫婦也亦言父母兄弟夫妻子張云若不仁義之行則親疏無理貴賤無義長幼無次叙五紀六位無可分別也

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疏堯廢長子丹朱不與天位又言殺也舜

封同母弟象於有庠之國今天下吏治其國收納貢稅故言流放也廢子流弟何有親疏之理乎

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

疏殷湯放夏桀於南巢周武殺殷紂於汲

郡君臣貴賤其義安在

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

疏王季周大王之庶子季歷即文王之父也  
也大伯仲雍讓位不立故以小兒季歷為  
適管蔡周公之兄泣而誅之故云殺之廢

適立庶弟殺其兄尊卑長幼有序乎

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

疏夫儒者多言強為名位墨者兼愛周普

無私五紀六位有何分別

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

不監於道

疏監明也見也子張心之所為正在於名

苟得心之所為正在於利且名利二途皆

非真實既乖至理豈明見於玄道

吾日與子訟於无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

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

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

疏訟謂論說也約謂契誓也棄其所為捨

己殉其所不為逐物也夫殉利謂之小人

殉名謂之君子名利不同所殉一也子張

苟得昔共談玄言於無為之理敦於莫逆  
之契也

故曰无為小人反殉而天无為君子從天之

理

疏而爾也既不逐利又不殉名故能率性

飯根合於自然之道也

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

疏相助也無問枉直順自然之道觀照四

方隨四時而消息

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

疏徘徊猶轉變意也圓機猶環中也執於

環中之道以應是非用於獨化之心以成

其意故能冥其虛通之理轉變無窮者也

无轉而行无成而義將失而所為

疏所為真性也無轉汝志為聖迹之行無

成爾心學仁義之道捨已效他將喪爾真

性也

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將棄而天

疏莫奔赴於富貴無殉逐於成功必赴必

殉則背於天然之性也

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

疏比干忠諫於紂紂云聞聖人之心有九

竅遂剖其心而視之子胥忠諫夫差夫差

殺之子胥曰吾死後抉眼懸於吳門東以

觀越之滅吳也斯皆至忠而遭其禍也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

疏躬父盜羊而子證之尾生以女子為期

抱梁而死此皆守信而致其患也

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

疏鮑焦廉貞遺子貢譏之抱樹立乾而死

申子晉獻公太子申生也遭麗姬之難枉

被謗謗不自申理自縊而死矣

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

疏孔子滯晚聖迹歷國應聘其母臨終孔

子不見姓匡名章齊人也諫諍其父其父

不從被父憎嫌遂游他邑亦晚仁義學讀

忘歸其父臨終而章不見此皆滯溺仁義

有斯過矣

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

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註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偽故蔑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疏自此下已下匡子已上皆為忠信廉貞而遭其禍斯皆古昔相傳下世語之也是以忠誠之士廉信之人正其言以諫君必其行以事主莫不遭罹其患服從其殃為道之人深宜誠慎也

无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

疏無足謂貪婪之人不止足者也知和謂體知中和之道守分清廉之人也假設二人以明貪廉之禍福也無足云世人卒竟未有不興起名譽而從就利祿者若家富財人歸湊之歸湊則謙下而尊貴之夫得人謙下尊貴者則說其情適其性體質安而長壽矣子獨無貪富貴之意乎為運知足不求邪為心意能知力不能行故推於

正理志念不忘以還貪求之心而不取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无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疏此人謂富貴之人也俗人謂無知貪利

情切與貴人同時而生共富人同鄉而住者猶將已為超絕流俗過越世人既已之自享於富貴乎斯乃專愚之人內心無主不履正道不覺古今之時代不察是非之涯分而與塵俗紛競隨末而遷化者也豈能識禍福之歸趣者哉

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疏至重生也至尊道也流俗之人捐生背道其所為每事如斯其於長生之道去之遠矣

慘怛之疾怙愉之安不監於體怙怙之恐欣懼之喜不監於心

疏慘怛悲也怙愉樂也夫悲樂喜懼者並身外之事也故不能監明於聖質照入於

心靈而愚者妄為之也

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矣

疏為為者有為也所以為者無為也但知為於有為不知為之所以出自無為也如斯之人雖貴總萬機富贍四海而不免於怵惕等患也

无足曰夫富之於人无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

疏窮盡也夫能窮天下善美盡人間威勢者其惟富貴乎故至德之人賢哲之士亦不能逮及也

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囚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

疏夫富貴之人人多依附故勇者為之捍智者為之謀德者為之助雖不臨享邦國而威嚴有同君父焉斯皆財利致其然矣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

之體不待象而安之



疏夫耳悅於聲眼愛於色口嘵於味威權形勢以適其情者不待教學而心悅樂豈服法象而身安乎蓋性之然爾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

疏夫欲之則就惡之則避斯乃人物之常情不待師教而後為之哉故天下雖非無足誰獨辯辭於此事者也

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无以為故不求

疏夫知慧之人虛懷應物故能施為舉動以百姓心為心百姓順之亦不違其法度也內心至之所以不爭無用無為故不求不覺也

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

疏四處猶四方也夫凡聖區分貪廉斯隔是以爭貪四方馳騁八極不自覺其貪婪棄捨萬乘辭於九五而不自覺其廉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

疏監照也夫廉貪實性非過迫於外物也而反照於內心各稟度量不同也

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慮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

疏夫不以高貴為驕矜不以錢財為娛翫者計其災患憂慮傷害於真性故也是以辭大寶而不受非謂要求名譽者也

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養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

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疏雍和也夫唐虞之化宇內和平者非有情於仁惠不以美麗害生也善養許由被禪而不受非是矯情於辭讓不以世事害

己也斯皆就其長生之利辭其篡弑之害故天下稱其賢能則可謂有此避害之心實無彼興名之意

无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既而不死者也

疏必固將欲修進名譽苦其形體絕其甘美窮約攝養於持其生者亦何異乎久病固疾長既不死雖生之日猶死之年此無足之辭以難知和也

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

疏夫平等被其福善有餘招其禍害者天理自然也物皆如是而財最甚也

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嘵於芻豢醴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

疏嘵稱適也管籥簫笛之流也夫富室之人恣情淫勃口爽醴醴耳聒官商取捨滑心觸類感動性之昏喪事業忘焉無所覺知豈非亂也

彼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

疏馮氣猶憤懣也夫貪欲既多勞役困弊心中疲塞沈溺憤懣猶如負重上阪而行此之委頓豈非苦困也哉

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

疏貪取財實以慰其心諄諄威權以竭情慮安靜閑居則其體沈溺體氣悅澤則情

懣斯生動靜困苦豈非疾也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焉而不舍可謂辱矣

疏堵牆也夫欲富就利情同懸壁譬被堵牆版築滿盈心中憤懣貪婪不舍不知避害豈非耻辱邪

財積而不用服膺而不含滿心戚慙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

疏戚慙煩惱也夫積而不散馮而不含貪求無足煩惱盈懷懣而論之豈非憂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

疏疑恐也請求也匪夫無罪懷壁其罪故在家則恐求財盜賊之災外行則畏寇盜濫竊之害是以舍院周回起疏窓樓敞出內外來往怖懼不敢獨行如此艱辛豈非畏哉

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

其患至矣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

疏六者謂亂苦疾辱憂畏也殫盡也天下至害遺忘不察及其巨盜忽至性命慨然平生貪求一朝頓盡所有財寶當時並廢

欲反一日貧素其可得之手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緣意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註此章言知足者常足疏縲纏繞也巨盜既至身非已有當爾之際豈見有名利邪而流俗之夫倒置之甚情纏繞於名利心決絕於爭求以此而言豈非大惑之甚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一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二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

疏趙惠王名何趙武靈王之子也好擊劍之士養客三千好無厭足其國衰弊故諸侯知其無道共相謀議欲將伐之也

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

疏悝趙太子名也厭患其父喜好干戈故欲千金以募說士莊子大賢當能止劍也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

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太子弗受悝尚何敢言

疏欲教我何事乃賜千金既見金多故問太子曰聞莊子賢哲聖明故所以贈千金

以充從車之幣帛也

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遂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

疏髮亂如蓬鬚毛突出鐵為冠垂下露面

曼胡之纓謂也項項抹額也短後之衣便於武事瞋目怒眼勇者之容憤然真冒故語聲難澀斯劍士之形服也

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力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

趨見王不拜

疏夫自得者內無懼心故不趨走也

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

疏汝欲用何術以教諫於我而使太子先言於我乎

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无敵矣

疏其劍十步殺一人一去千里行不留住銳快如是寧有敵乎

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

疏夫為劍者道也是以忘已虛心開通利物感而後應機照物先莊子之用劍也

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今設戲請夫子

疏辭旨清遠感動王心故令休息屈就館舍待設劍戲然後邀延也

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

疏敦斷也試陳劍士使考教使斷以定勝負

莊子曰望之久矣

疏企望日久請早試之

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

可

疏御用也謂莊實可擊劍故問之

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

城為鋒齊岱為鏑

疏鋒劍端也鏑刃也燕谿在燕國石城塞外山此地居北以為劍鋒齊國岱岳在東為劍刃也

晉魏為春周宋為鐔

疏鐔環也晉魏二國近乎趙地故以為春也周宋二國近南故以為環也

韓魏為鈇

疏鈇把也韓魏二國在趙之西故以為把也

包以四夷裹以四時

疏懷四夷以道德順四時以生化

繞以渤海帶以常山

疏渤海滄州也常山北岳也造化之中以山海鎮其地也

制以五行論以刑德

疏五行金木水火土刑刑罰德德化也以

此五行臣制區宇論其刑德以御群生

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

疏夫陰陽開闢春夏維持秋冬肅殺自然

之道也

此劍直之无前舉之无上按之无下運之无

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臣諸侯天

下服矣

疏夫以道為劍則無所不包故上下旁通

莫能礙者浮雲地紀豈足言哉既以造化

為功故無不服也

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

疏夫才小聞大不相承領故茫然若涉海

失其所謂類魏惠王之聞韶樂也

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

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

為鐔以豪傑士為鈇此劍直之亦无前舉之

亦无上案之亦无下運之亦无上法圓天

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

安四鄉

疏四鄉猶四方也夫能法象天地而知萬

物之情謂諸侯所以為異也但能依用此

劍而御于邦國亦宇內無敵

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无不賓

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

疏易以震卦為諸侯故雷霆為諸侯之劍

也

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

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

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无異

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事今大

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

薄之

疏莊子雄辯冠絕古今故能說化趙王去

其所好而結會皆歸在於此矣

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

疏環繞也王覺已非深懷慚惡命莊子上

殿以展愧情繞食三周不能安坐氣急心

懣豈復能飡乎

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  
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疏不復受賞故恨而致死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二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三

郭象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

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

疏緇黑也尼父游行天下讀講詩書時於

江濱休息林籟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

垂條又如帷幕故謂之緇帷之林也壇澤

中之高處也其處多杏謂之杏壇也琴者

和也可以和心養性故奏之

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鬢眉交白披髮揄衽行

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

曲終

疏漁父越相范蠡也輔佐越王句踐平吳

事訖乃乘扁舟游三江五湖變易姓名號

曰漁父即於原所逢者也既而汎海至齊

號曰鴟夷子至魯號曰白珪先生至陶號

曰朱公晦迹韜光隨時變化仍遺大夫種

書云揄揄也扶袖也原高平也距至也鬢

眉交白壽者之容散髮無冠野人之貌於

是遠望平原以手揮袂至于高陸維舟而

止拓頤抱膝以聽琴歌也

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

為者也

疏詢問仲尼是何爵命之人

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

疏答云是魯國賢人君子也

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

疏問其族答云姓孔

客曰孔氏者何治也

疏又問孔氏以何法術修理其身

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

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

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

疏率性謙和服行聖達修飾禮樂簡選人

倫忠誠事君化物齊事將欲利群品此孔

氏之心乎

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

與子貢曰非也

疏為是有茅土五等之君為是王侯輔佐

卿相乎皆答云非也

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

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

疏夫勞苦心形危忘真性偏行仁愛者去

本迢邐而分離於玄道也是以嗤笑徘徊

嗚呼歎之也

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

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桴而引其船顧

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

疏桴撓也反走前進是虔敬之容也

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

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

之音以卒相丘也

疏曩向也緒言餘論也卒終也相助也向

者先生有清言餘論丘不敏未識所由之

故竊聽下風庶承謦欬卒用此言助丘不

逮

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

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

聞至教敢不虛心

疏嘻笑聲也丘少年已來脩學仁義遠手者艾未聞至道所以恭謹虔恪虛心矣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諸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

疏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布自然之理也固其然乎是以漁父大賢宣尼至聖賢聖相感斯同聲相應也故釋吾之所有方外之道經管子之所以方內之業

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无所陵

疏陵亦亂也夫人倫之事抑乃多端切要而言無過此四者若四者守位乃教治盛美若上下相冒則亂莫大焉是以百官各

司其職庶人自憂其務不相陵亂斯不易之道者也

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微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无序庶人之憂也

疏田畝荒蕪屋室漏露追微賦稅不相係

屬妻妾既失尊卑長幼曾無次序庶人之憂患也

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

疏職任不勝物務不理百姓荒亂四民不

勤大夫之憂也

廷无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

疏陪臣不忠苞茅不貢春秋盟會落朋倫之後五等之憂也

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匿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

疏攘除也陰陽不調日時愆度兵戎荐起萬物天傷三公九卿之憂也

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勢而下无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恭多事乎

疏上非天子諸侯下非宰輔卿相而擅修飾禮樂選擇人倫教化蒼生正齊群物乃

是多事之人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

疏謂之原本

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

疏彊進忠言人不采顧謂之佞也

希意導言謂之諂

疏希望前人意氣而導達其言斯諂也

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

疏苟且順物不簡是非謂之諛也

好言人之惡謂之讒

疏聞人之過好揚敗之

析交離親謂之賊

疏人有親情交故輒欲離而析之斯賊害也

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

疏與已親者雖惡而舉與已疏者雖善而毀以斯詐偽好敗傷人可謂慝惡之人也

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倫拔其所欲謂之險疏否惡也善惡二邊兩皆容納和顏悅色

偷拔其意之所欲隨而倭之斯險詖之人也

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

疏外則感亂於百姓內則傷敗於一身是以君子不與為友明明君不將為臣佐也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

疏伺候安危經營大事變改之際建立功名謂叨濫之人也

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

疏事已獨擅自用陵人謂之貪也

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狼

疏有過不改聞諫彌增狼戾之人

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

疏物同乎己雖惡而善物異乎己雖善而惡謂之矜夸之人

此四患也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孔子慨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

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

雖此四謗者何也

疏慨然慙疎貌也罹遭也丘無罪失而遭

罹四謗未悟前旨故發此疑

客悽然嘆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

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

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

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

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適

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

於不免矣

疏留停仁義之間以招門徒伺察同異之際以候機宜觀動靜之變踴其僥倖適受

與之度望著功名理好惡之情而是非堅

執和喜怒之節用為達道以已誨人矜矯

天性近於不免也

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无所累

矣

疏謹慎形體修守真性所有功名還歸人

物則物我俱全故無患累也

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註不能脩其身而求之他人者豈非疏外乎

孔子慨然

疏自疎也

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

不誠不能動人

疏夫真者不偽精者不雜誠者不矯也故

矯情偽性者不能動於人也

故彊哭者雖悲不哀彊怒者雖嚴不威彊親

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

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

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

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

疏天道無不在所在皆通故施於人倫有

此四事之義以列下文

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

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

疏貞者事之幹也故以功績為主飲酒陶

蕩性情故以樂為主是以功在其美故不

可一其事迹也

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无問其禮矣

疏此覆釋前四義者也

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

疏節文之禮世俗為之真實之性稟乎大素自然而然故不可改易也

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

疏法効自然實貴真道故不拘束於俗禮也

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而受辱於俗故不足

疏恤憂也祿祿貴貌也愚迷之人反於聖行不能法自然而達適貴道德而道遂翻

復溺人事而憂慮滯囂塵而遷貿徇物無

厭故心恒不足也

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

疏惜孔子之雄才久迷情於聖迹耽人間之浮偽不早聞於玄道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

然先生不差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

疏尼父喜歡自嗟慶幸得逢漁父欣若登天必其不耻訓誨尋當服勤驅役庶為門人身稟教授問舍所在終學大道

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

疏從迷適悟為往也妙道真本也知分別也若逢上智之士可與言於妙本若遇下

根之人不可語其玄極觀機吐照方乃無疵

○

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

緣葦間

疏戒約孔子令其勉勵延緣上蘆葦之間

重言去子殷勤訓勗也

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

聞桴音而後敢乘

疏仲尼既見異人告以至道故仰之彌甚喜懼交懷門人授綏猶不顧盼船速波定

不聞桴響方敢乘車

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屨逆立而夫子曲腰磬折言拜而應得无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

疏天子萬乘諸侯千乘伉對也分處處中相對設禮位望相似无階降也仲尼遇天

子諸侯尚懷倨傲一逢漁父盡禮曲腰并受言詞必拜而應漁父威嚴遂至於此孔

丘重方外之道子路是方內之人故致驚疑旁車而問也

○

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

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

疏湛著禮義時間固久嗟其鄙拙故徒軾

歎之也

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

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

而由獨擅之



疏召由今爾示其進趨夫遇長老不敬則失於禮儀見可貴不尊則心無仁愛若非至德之人則不能使人謙下謙下或不精誠則不造於玄極不仁不愛乃禍敗之基惜哉仲由專擅於此也

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註此篇言無江海而聞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蟬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因所以為至人之道也疏由從也庶衆也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故知衆庶從道而生是以順而得者則生而成逆而失者則死而敗物無貴賤道在則尊漁父既其懷道孔子何能不敬邪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三

又六

十六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四

尺七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

疏伯昏楚之賢士號曰伯昏瞀人隱者之徒也禦寇既師壺子又事伯昏方欲適齊行於化道自驚行淺中路而還適逢瞀人問其所以

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

○疏方道也奚何也汝行何道欲往何方問其所由中塗反意也

曰吾驚焉

疏自覺已非驚懼而反此略答前問意

曰惡乎驚

疏重聞禦寇於何事起而驚心

曰吾嘗食於十漿

註責漿之家

曰五漿先饋

註言其敬已

疏饋遺也十漿謂有十家責漿飲也列子因行渴於逆旅十家責飲而五家先遺觀其容觀競起驚心未能冥混是以驚懼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疏更問驚由庶陳已失

曰夫內誠不解

註外自矜飾

疏自覺內心實智未能懸解為物所敬是以驚而歸

形謀成光

○註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

以外鎮人心

註其內實不足以服物

疏謀便僻也鎮服也儀容便僻動成光華用此外形鎮服人物

使人輕乎貴老

註若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

也

而整其所患

註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

疏整也。未能從俗同塵而為物標杓使人敬貴於己而輕老人良恐禍患方亂生矣。

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

註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況於萬乘之主乎。

疏特獨也。贏利也。夫賣漿之人獨有羹食為貨所盈之物蓋亦不多為利既薄權亦非重尚能敬已競走獻漿況在君王權高。

利厚奔馳尊貴不亦宜乎。

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

疏夫若人者位總萬機威跨四海故躬疲倦於邦國心盡慮於世事則思賢若渴以代已勞必將任我以物務而驗我以功績徇外喪內逐偽忘真驚之所由具陳如是也。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

疏汝能觀察已身審知得喪嘉其自覺故

歎善哉。

汝處已人將保汝矣。

註苟不遠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也。

疏保守也。汝安處已身不能忘我猶顯形

德為物所歸門人請益聚守之矣。

元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疏無幾何謂無多時也。俄頃之間伯昏往禦寇之所適見脫屨戶外跣足升堂請益者多矣。

者多矣。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手願立其間。

不言而出。

疏敦豎也以杖柱願聽其言說倚立間久忘言而歸也。

忘言而歸也。

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

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

疏賓者謂通賓客人也。御寇聞師友立不言而歸於是疎息慙惕不暇納屨跣足馳

走至門而反高人既來庶蒙鍼艾不啻開

發藥石遺棄而還誠心欽渴有此固請也。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

疏已止也。我已於先固告汝汝不能韜光

晦迹必為物所歸依今果見汝門人滿室

吾昔語汝諒非虛言宜止所請無勞辭責

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

註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

疏願迹於外故為人保之未能忘德故不能無守也。

而為用之感豫出異也。

註先物施惠意不因彼豫出則異也。

疏而汝也。焉何也。夫物我兩忘亦何須物

來感已必有機來感而後應不勞預出異

端先物施惠

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无謂也

註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

疏搖動也。必固有感迫而後起率其本性

搖而應之誠迹匿端有何偏謂也

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註細巧入人為小言

疏共汝同游行解相類唯事浮辨細巧之言佞媚於人盡為鴆毒詎能用道以告汝也

莫覺莫悟何相執也

疏孰誰也彼此迷塗無能覺悟何誰獨曉以相告乎

巧者勞而知者憂元能者无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註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衆人者也

疏夫物未嘗為無用憂勞而必以智巧困弊唯聖人汎然無係泊爾忘心譬彼虛舟任運逍遙

鄭人緩也呻吟哀氏之地

註呻吟吟詠之謂

祇三年而緩為儒

註祇適也

疏呻吟吟詠讀也哀氏地名也祇適也鄭人名緩於襄地學問適經三年而成儒道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

註三族謂父母妻族也能使弟成於墨教也

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

註翟緩弟名

疏翟緩弟名也儒則富貴文武相述堯舜

甚固吝好多言墨乃遵於禹道勤儉好施儒墨塗別志尚不同各執是非互相爭辨

父黨小兒遂助於翟矣

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

予也閻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實矣

註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

夢謂已既能自化為儒又化弟令墨弟由

已化而不能順已已以良師而便怨誠之

至故死精為秋栢之實

疏閻何也秋栢助木也父既助翟而緩恨

之經由十年感激自殺仍見夢於父以申

怨言云使汝子為墨者我之功力也何不

看視我為賢良之師而更朋助弟我怨恨

之甚化為異物秋栢子實生於墓上亦有

作垆字者垆冢也云汝何不看我冢上已

化為秋栢之木而生實也

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

天

註自此已下莊子辭也夫積習之功為報

報其性不報其為也然則學習之功成性

而已豈為之哉

疏造物者自然之洪鑪也而造物者無物

也能造化萬物故謂之造物也夫物之智

能稟乎造化非由從師而學成也故假於

學習輔導自然報其天性不報人功也是

知翟有墨性不從緩得緩言我教不亦

乎

彼故使彼

註彼有彼性故使習彼

疏彼翟先者有墨性故成墨若率性素無

學終不成也豈唯墨翟庶物皆然

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

註言緩自美其儒謂已能有積學之功不

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

其親也無其身以平往者貴賤不失其倫

也

疏言緩自恃於已有學植之功異於常人故輕賤其親而汝於父也人之迷滯而至於斯乎

齊人之并飲者相梓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註夫穿井所以通泉吟詠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而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

疏夫土下有泉人各有性天也穿之成井學以成術者人也嗟乎世人迷妄之甚徒知穿學之末事不悟泉性之自然而矜之以為己功者故世皆緩之流也齊人穿鑿得井行李汲而飲之井主護水梓頭而休莊生聞之故引為喻

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

註觀緩之謬以為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為其間也

疏觀緩之迷以為己誠有德之人從是之後忘知任物不復自矜況體道之人豈視

其功邪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註仍自然之能以為己功者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

疏不知物性自爾矜為己功者逃遁天然之理也既乖造化故刑戮及之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

註夫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

疏安任也任羣生之性不引物從己性之無者不强安之故所以為聖人也

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註所安相與異故所以為衆人也

疏學己所不能安其所不安也不安其素分不安其所安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

疏玄道窈冥言像斯絕運知則易忘言實難

也

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

疏妙悟玄道無法可言故詣於自然之境

雖知至極而猶存言辯斯未離於人倫矣

古之人天而不人

註知而落天地未嘗閑言以引物應其至分而已

疏復古真人知道之士天然淳素無復人情

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

註事在於道無貴於遠功

疏姓朱名泚漫姓支離名益彈盡也罄千金之產學殺龍之術伏膺三歲其道方成

伎雖巧妙卒為無用屠龍之事於世稍稀欲明處涉人間貴在適中苟不當機雖大無益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无兵

註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

有

疏達道之士隨逐物情理雖必然猶不固執故無交爭也

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

註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其所見則乖逆生也

疏庸庶之類妄為封執理不必爾而同必之既忤物情則多乖矣

順於兵故行有求

註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

疏心有貪求故任於執固之情也

兵恃之則亡

註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為上者未之亡也

疏不能大順羣命而好乘逆物情者則幾亡吾寶矣

小夫之知不離芭苴竿牘

註芭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徇

疏小夫猶匹夫也芭苴香草也竿牘竹簡也夫寒芳芭以相贈折簡牘以相問者斯

蓋俗中細務固非丈夫之所忍為

啟精神乎寒淡

註昏於小務所得者淺

疏好為遺問徇於小務可謂勞精神於跛蹇淺薄之事不能遊虛涉遠矣

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註小夫之知而欲兼濟導物經虛涉遠志

大神敝形為之累則迷惑而失致也

疏以蹇淺之知而欲兼濟羣物導達羣生

望得虛空其形合太一之玄道者終不可

也此人迷於古今形累於六合何能照知

太初之妙理邪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无始而甘瞑乎无何有之鄉

疏無始妙本也無何有之鄉道境也至德

之人動而常寂雖復兼濟道物而神凝無

始故能和平混俗而恒寢道鄉也

水流乎无形發泄乎大清

註泊然無為而任其天行也

疏無以順物如水流行隨時適變不守形

迹迹不離本故雖應動恒發泄於太清之極也

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

註為知所得者細

而不知大寧

註任性大寧而至

疏芭苴竿牘何異毫毛如斯運智深可悲

歎精神淺薄詎知乎至寂之道邪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

乘王悅之益車百乘

疏姓曹名商宋人也為宋偃王使秦應對

得所秦王愛之遂賜車百乘乘駟馬也

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

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

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疏窘急也言貧窮困急織屨以自供頸項

枯槁而顛顚頭面黃瘦而馘厲當爾之際

是商之所短也一使強秦遂使秦王驚悟

遺車百乘者是商之智數長也以此自多

矜夸莊子也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者得車一

乘故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

豈治其瘡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註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

遂恬淡者遺榮也

疏癰瘡熱毒腫也瘡下漏病也莊生風神

俊悟志尚清遠既而縱此奇辯以挫曹商

故郭注云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

重高遂恬淡者遺榮也

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

有瘳乎

疏言仲尼有忠貞幹濟之德欲命為卿相

魯邦亂病庶瘳差矣

曰殆哉坂手仲尼

註坂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貞

幹則遺高迹於萬世今飾競於仁義而畫

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為安也

疏殆近也坂危也以貞幹迹率物既失

性仲尼何以安也

方且飾羽而畫

註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將然飾畫非任真

也

疏方將貞幹輔相魯廷萬代奉遂修飾羽儀喪其真性也

從事華辭以文為旨

註將今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

疏聖迹既彰令從政任事情偽辭華析分

分流為意旨也

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

註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退執而遂忍性

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

疏後代人君慕仲尼退執安忍情性用之

臨人上下相習矯偽黜黎而不知已無信

實也以華偽之迹教示蒼生稟承心靈宰

割真性用此居人之上何足稱哉

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

註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

而已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能復自得於

心中也

疏彼代百姓非直外形從之乃以心神受

用之不能復自得之性以此居民上何足

可委哉

彼宜汝與

註彼百姓也汝哀公也彼與汝各自有所

宜相效則失真此即今之見驗

疏彼百姓也汝哀公也百姓與汝各有所

宜若將汝所宜與百姓不可也

予願與

註效彼非所以養已也

疏于我也願養也我與百姓怡養不同譬

如魚鳥升沈各異若以汝所養衛物物我

俱失也

誤而可矣

註正不可也

疏以貞幹之迹錯誤行之正不可也

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

不若休之

註問不謂當時也

疏離實性學偽法不可教示黎民慮後世

荒亂不如休止也

難治也

註治之則偽故聖人不治也

疏捨已效物聖人不治也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

註布而識之非易徇萬物也

疏二儀布生萬物豈責恩也

商賈不齒

註況士君子乎

疏夫能施求報商客尚不齒理況君子士

人乎

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

註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

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

疏施而不忘未合天道能施恩惠於物事

不得不齒為責求報心神輕忽不錄百姓

之情也事之者性情也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

註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桎梏柱枘

為內刑者動與過也

註靜而當則外內無刑

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

疏宵闇夜也離羅也訊問也闇惑之人羅

於憲網身遭枷杻斧鉞之刑也

離內刑者陰陽食之

註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訊於外也

疏若不止分則內結寒暑陰陽殘食之也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註自非真人未有能止其分者故必外內

受刑但不問大小耳

疏心若死灰內不滑靈府形同槁木外不

挂桎梏唯真人哉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

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

疏人心難知甚於山川過於蒼昊厚澤之

狀列在下文

故有貌愿而益有畏若不肖

疏愿慙真也不肖不似也人有形如慙真

而心益虛浮也有心實長者形如不肖也

有順慙而速

疏慙急也形順躁急而心達理也

有堅而縵有緩而紆

註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

疏縵緩也紆急也自有形如堅固而實散

縵亦有外形寬緩心內躁急也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註但為難知耳未為殊無迹

疏人有就仁義如渴思水捨仁義若執逃

大雖復難知未為無迹驗心列下文也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

疏遠使忘佞斯彰咫尺敬慢立明者也

煩使之而觀其能

疏煩極任使察其彼能

卒然問焉而觀其知

疏卒問近對觀其愚智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疏忽卒與期觀信契也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

疏仁者不貪

告之以危而觀其節

疏告危亡驗節操

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

疏至人酒不能昏法則男女參居貞操不易

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疏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

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

疏九事徵驗小人君子厚貌深情必無所避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

註言人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

疏考成也父大也有考成大德而復正道故疏正考父則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士

一命大夫二命卿三命也偃曲循牆並敬容極恭卑退若此誰敢將不軌之事而侮之也

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儼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註而夫謂凡夫也唐謂堯也許謂許由也言而夫與考父者誰同於唐許之事也

疏而鄙夫夫也諸父伯叔也凡夫為競軒冕一命則呂鉅夸華再命則援綏作舞三命善識自高下呼伯叔之名然考夫謙夸各累格量勝劣誰同唐堯許由無為禪讓之風哉

賊莫大乎德有心

註有心於為德非真德也夫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德也

疏役智勞慮有心為德此賊害之甚也而心有眼

註率心為德猶之可耳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偽已甚矣

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註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為事則心與事俱敗矣

疏率心為役用心神於眼睫緣慮逐境不知休止致危敗甚矣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

疏謂心耳眼舌鼻也曰此五根禍因此德謂凶德也五根禍主中德為無心也

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此其所不為者也

註此訾也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為凶首也若中無自好之情則忘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

矣

疏此訾也用心中所好者自以為是不同己為者訾而非之以心中自是為得故曰中德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

疏八極三必窮達猶人身有六府也列下文矣

美善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

註窮於受役也然天下未曾窮於所短而恒以所長自困

疏美怨媚也髯髭鬚也長高也大粗大也

壯多力麗妍華勇猛敢果決也蘊此八事超過常人受役既多因以窮困也

緣循偃伏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



註緣循杖物而行者也偃俠不能俯執者也困畏怯弱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

疏循順也緣物順他不能自立也偃俠仰首不能俯執也困畏困苦懼也有此三事

不如恒人所在通達也

知慧外通

註通外則以無崖傷其內也

疏自持智慧照物外通塵境也

勇動多怨

註怯而靜乃厚其身耳

疏雄健躁擾必招讎隙

仁義多責

註天下皆望其愛然愛之則有不周矣故

多責

疏仁義則不周必有多責也

達生之情者傀

註傀然大恬解之貌也

達於知者肖

註肖釋散也

疏注云消釋散也傀恬解也達悟之崖真性虛照傀然縣解無係懸也

達大命者隨

註泯然與化俱也

疏大命大年假如彭祖壽考隨而順之亦

不厭其長人以為勞苦也

達小命者遭

註每在節上佳乃悟也

疏小命小年也遭遇也如殤子促齡所遇

斯適曾不分懷耳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

子

疏錫與也釋後也宋襄王時有庸瑣之人

游宋妄說宋王錫車十乘用此驕炫排莊

周於已後自矜物先也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繭蕭而食者其子沒

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

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

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

奚微之有哉

疏韋盧也蕭蒿也家貧織盧蒿為薄責以供食鍛椎也驪黑龍也領下有千金之珠也譬譏得車之人也

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

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

而寤子為鑿粉夫

註夫取富貴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

天衢以嬰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

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

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

而行之也

疏懷忠貞以感人主者必非常之賞而用

左道使其說佞媚君王僥倖於富貴者故

有驕穉之容亦何異遭驪龍睡得珠邪餘

詳注意

或聘於莊子

疏寓言不明聘人姓氏族故言或也

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

疏犧養也君王預前三日養牛擬宗廟曰

犧也

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註樂生者畏犧而辭聘鬻體聞生而贖賊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

疏芻草也菽豆也犧養豐贍臨祭日求為

孤犢不可得也況祿食之人例多夭折嘉

適之士方足全生莊子清高笑彼名利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

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

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

疏莊子妙達玄道逆旅形骸故棺槨天地

鑪冶兩儀珠璣星辰變化三景資送備矣

門人厚葬深乖造物也

弟子曰吾恐烏鵲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

烏鵲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疏烏鵲也門人荷師主深恩也將欲厚葬

避其烏鵲豈知厚葬還遭螻蟻情好所奪

偏私之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

註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任萬物之自

平也

疏無情與奪委任均平此真平也若運情

慮均平萬物若欲起心已不平矣

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

註徵應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

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

疏聖人無心有感則應此真應也若有心

應物不能應也徵應也

明者唯為之使

註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

疏自炫其明情應於務為物驅使何能役

人也

神者徵之

註唯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

疏神者無心寂然不動能無不應也

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

註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也至順則無遠

近幽深皆各自得

疏明則有心應務為物驅役神乃無心應

感無方有心不及無心存應不及忘應格

量可知也

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

乎

註夫至順則用發於彼而以藏於物若恃

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矣

疏夫忘懷應物者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愚

惑之徒自執其用叨人功績歸入己身雖

欲矜伐其功外矣迷忘如此深可悲哉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四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五

尺八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士 英 疏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

註為以其有為則其為也為其真為則無偽矣又何加焉

疏方道也自軒項已下迄于堯舜治道藝術方法甚多皆隨有物之情順其所為之

性任羣品之動植曾不加之於分表是以雖教不教雖為不為矣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

疏上古三皇所行道術隨物任化淳樸無為此之方法定在何處假設疑問發明深

理也

曰无乎不在

疏答曰無為玄道所在有之自古及今無處不徧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註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

疏神者妙物之名明者智周為教若使虛

通聖道今古有之亦何勞彼神人顯茲明智制禮作樂以導物乎

聖有所生王有所成

疏夫虛疑玄道物感所以誕生聖帝明王功成所以降迹豈徒然哉

皆原於一

註使物各復其根抱一而已無餘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

疏原本也一道雖復降靈接物既迹和光應物不離真常抱一而歸本者也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先於變化謂之聖人

註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

疏冥宗契本謂之自然淳粹不雜謂之神妙幾然不假謂之至極以自然為宗上德

為本玄道為門觀於機兆隨物變化者謂之聖人已上四人只是一耳隨其功用故

有四名也

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

註此四者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

疏布仁惠為恩澤施義理以裁非運節文為行首動樂音以和性慈照光乎九有仁風扇乎八方譬蘭蕙芳馨香氣薰於遐邇可謂賢矣

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

疏稽考也操執也法定其分名表其實操驗其行考決其能一二三四即名法等是也

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

疏自堯舜已下置立百官用此四法更相齒次君臣物務遂以為常所謂彛倫也

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

疏夫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聖人之不可廢者衣食也故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是以蓄滋生息畜積藏儲者皆養民之法  
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註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

古之人其備乎

註古之人即此之四名也

疏養老哀弱矜孤恤寡五帝已下備有之  
焉

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

疏配合也夫聖帝無心因循品物故能合  
神明之妙理同天地之精醇育宇內之黎

元和域中之羣有

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

註本數明故末不離

疏本數仁義也末度名法也夫聖心慈育  
恩覃黎庶故能明仁義以崇本係法名以

救末

六通四關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

註所以為備

疏關法也大則兩儀小則羣物精則神智  
粗則形像通六合以邀游法四時而變化

隨機運動無所不在也

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  
註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

也

疏史者春秋尚書皆古史也數度者仁義

法名等也古舊相傳顯明在世者史傳書

藉尚多有之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  
能明之

註能明其述耳豈所以述哉

疏鄒邑名也魯國號也搢笏也亦紳也紳

大帶也先生儒士也言仁義名法布在六

經者鄒魯之地儒服之人能明之也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  
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疏道達也通也夫詩道情志書道世事禮

道心行樂道和適易明卦兆通達陰陽春

秋張賡定其名分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  
或稱而道之

註皆道古人之陳述耳尚復不能常稱

疏六經之迹散在區中風教所覃不過華  
壤百家諸子依稀五德時復稱說不能大

同也

天下大亂

註用其述而無統故也

疏執守陳迹故不升平

聖賢不明

註能明其述又未易也

疏韜光晦迹

道德不一

註百家穿鑿

疏法教多端

天下多得一

註各信其偏見而不能都舉

疏宇內學人各滯所執偏得一術豈能私

通

察焉以自好

註夫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為之制故  
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

世而得澹漠焉亂則及之人恣其近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

疏不能恬淡虛忘而每運心思察隨其情好而為教方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疏夫目能視色不能聽聲鼻能聞香不能辨味各有所主故不能相通也

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註所長不同不得常用

疏夫六經五德百家諸書其於救世各有

所長既未中道故時有所廢猶如鼻口有所不通也

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

註故未足備任也

疏雖復各有所長而未能該通周徧斯乃

偏僻之士滯一之人非圓通合變者也

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

註各用其一曲故析判

疏一曲之人各執偏僻雖著方術不能會

道故分散兩儀淳和之美離析萬物虛通

之理也

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

容

註況一曲者乎

疏觀察古昔全德之人猶能備兩儀之亭

毒稱神明之容貌況一曲之人乎

是故內望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

註全人難遇故也

疏玄聖素王內也飛龍九五外也既而百

家競起各私所見是非殺亂彼我紛紜遂

使出處之道闇塞而不明鬱閉而不泄也

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

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疏心之所欲執而為之即此欲心而為方

術一往遂物曾不反本欲求合理其可得

也既乖物情深可悲歎

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

體

註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

疏幸遇也天地之純無為也古人大體樸

素也言後世之人屬斯澆季不見無為之道不過淳樸之世

道術將為天下裂

註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遂各奮其方或以

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

疏裂分離也儒墨名法各馳騁各私所見

咸率已情道術紛紜更相倍誦遂使蒼生

措心無所分離一性實此之由也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

註勤儉則瘁故不暉也

疏侈奢也靡麗也暉明也教於後世不許

奢華物我窮儉未常綺麗既乖物性教法

不行故於先王典禮不得顯明於世也

以繩墨自矯

註矯厲也

疏矯厲也用仁義為繩墨以勉厲其志行

也

而備世之急

註勤而儉則財有餘故急有備

疏世急者謂陽九百六水火之災也勤儉

節用儲積財物以備世之凶災急難也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

註不復度衆所能也

疏循順也古之道術禹治洪水勤儉枯槁

其迹尚在故言有在於是者姓禽字滑釐

墨翟弟子也墨翟滑釐性好勤儉聞禹風

教深悅愛之務為此道勤苦過甚適周已

身自順本堪教被於人矣

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无服

疏非樂節用是墨子二篇書名也生不歌

故非樂死无服故節用謂無衣衾棺槨等

資葬之服言其窮儉惜費也

墨子記愛兼利而非關

註夫物不足則以關為是今墨子令百姓

皆勤儉各有餘故以關為非也

疏普記兼愛利益羣生使各自足故無關

爭以關爭為非也

其道不怒

註但自刻也

疏克已勤儉故不怨怒於物也

又好學而博不異

註既自以為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已也

疏墨子又好學博通墳典已既勤儉欲物

同之也

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

註先王則恣其羣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

知所以得也

疏禮則節文隆殺樂則鍾鼓羽毛嫌其侈

麗奢華所以毀棄不用

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

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

疏已上是五帝三王樂名也

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

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疏自天王已下至于士庶皆有儀法悉有

等級斯古之禮也

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

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

不愛已

註皆以任力稱情為愛今以勤儉為法而

為之大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為愛也

疏師於禹迹勤儉過分上則乖於君王下

則逆於萬民故生死勤窮不能養於外物

形容枯槁未可愛於已身也

末敗墨子道

註但非道德

疏末無也尹老之意也

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

乎

註雖獨成墨而不類萬物之情

疏夫生歌死哭人倫之常理而哀吉樂世

物之大情今乃反此故非徒類矣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轂

註轂無潤也

疏轂無潤也生則勤苦身心死則資葬儉

薄其為道乾轂無潤也

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

聖人之道

註夫聖人之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

則悅悅則天下無難矣

疏夫聖人之道得百姓之歡心今乃使物憂悲行之難久又無潤澤故不可以教世也

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註王者必合天下之懷心而與物俱往也疏夫王天下者必須虛心忘己大順羣生今乃毀皇王之法反黔首之性其於主物不亦遠乎

墨子稱道曰昔禹之涇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

疏涇塞也昔堯遭洪水命禹治水寬塞隄防通決川漬救百六之災以播種九穀也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

疏橐盛土器也耜掘土具也禹授耜掘地操橐負土躬自辛苦以導川原於是舟楫往來九州雜易又解古者字必以滌為鹽川為原凡經九度言九雜也又本作鳩者言鳩雜川谷以導江河也

腓无肢脰无毛沐甚雨擲疾風置萬國為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

註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耳未觀其性之適也

疏通導百川安置萬國開啓之泣無暇暫看三過其門不得看子穎驟雨而洒髮假疾風而梳頭勤苦執勞形容毀悴遂使腓股無肉膝脰無毛禹之道聖尚自艱辛況我凡庸而不勤苦

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

註謂自苦為盡理之法

疏裘褐粗衣也木曰跣草曰蹻也後世墨者瞿之弟子也裘褐跣蹻儉也日夜不休力也用此自苦為理之妙極也

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註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也

疏墨者為之陳迹也故不能勤苦畢於禹道者不可謂之墨也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皆獲

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

註必其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通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

疏姓相里名勤南方之墨師也苦獲五侯之屬並是學墨人也誦異也俱誦墨經而更相信異相呼為別墨

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譬以辭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

註巨子最能辨其所以成其行疏嘗毀也巨大也獨唱曰辭音奇對辯曰偶侔倫次也言鄧陵之徒然蹈墨術堅執

堅白各炫已能合異為同析同為異或獨唱而寡和或實主而往來以有無是非之辯相毀用无倫次之辭相應勤儉甚者號

為聖人

皆願為之尸

註尸者主也

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泯註為欲係巨子之業也

疏咸願為師主庶傳業將來對爭勝負不能決定也

墨翟翁清鑒之意則是

註意在不多靡而備世之急斯所以為是其行則非也

註為之太過故也

疏意在救物所以是也勤儉太過所以非也

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胫脰无毛相進而已矣

○疏連過也後世學徒執墨陳迹精苦自勵意在過人也

亂之上也

註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也

治之下也

註任象適性為上今墨反之故為下

疏墨子之通逆物傷性故是治化之下術荒亂之上首也

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註為其真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

也  
將求之不得也

註無輩

雖枯槁不舍也

註所以為真好也

疏宇內好儉一人而已求其輩類竟不能得顯類如此終不休廢率性真好非矯為也

才士也夫

註非有德也

○疏夫歎也逆物傷性誠非聖賢亦勤儉救世才能之士耳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伐於衆

註伎逆也

疏於俗無患累於物無矯飾於人無苟且

於衆無逆伎立於名行以養蒼生也

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

註不敢望有餘也

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疏每願宇內清夷濟活黔首物我儉素止分知足以此教迹清白其心古術有在相傳不替矣

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

疏姓宋名鉞姓尹名文並齊宣王時人同

游稷下宋著書一篇尹著書二篇咸師於黔而為之名也性與教合故聞風悅愛

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

註華山上下均平

○疏華山其形如削上下均平而宋尹立志

清高故為冠以表德之具

接萬物以別宥為始

註不欲令相犯錯

疏宥區域也始本也置立名教應接人間

而區別萬有用斯為本也

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

疏命名也發語吐辭每令心安萬物即名

此容受而為心行

以駟合驪以調海內

註強以其道駟令合調令和也



請欲置之以為主

註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為物主也

疏聊和也用斯名教和調四海庶令同合  
以得驩心置立此人以為物主也

見侮不辱

註其於以活民為急也

救民之聞禁攻寢兵救世之戰

註所謂聊調

疏寢息也防禁攻伐止息干戈意在調和

不許戰鬪假令欺侮不以為辱意在救世

所以然也

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

而不含者也

註聊調之理然也

疏用斯教迹行化九州上說君王下教百

姓雖復物不取用而強勸喧聒不自廢舍

也

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

註所謂不辱

疏雖復物皆厭賤猶自強見勸他所謂被

人輕侮而不耻辱也

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

註不因其自化而強以慰之則其功太重  
也

疏夫達道聖賢感而後應先存諸己後存

諸人今乃勤強勸人被厭不已當身枯槁

豈非自為太少乎

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

註斯明自為之太少也

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

註宋鉞尹文稱天下為先生自稱為弟子

也

疏宋尹稱黔首為先生自謂為弟子先物

後已故也坦然之迹意在勤儉置五升之

飯為一日之食唯恐百姓之飢不慮己身

之餓不忘天下以此為心勤儉故養蒼生

也用斯作法晝夜不息矣

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

註謂民亦當報已也

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註揮斥高天之貌

疏圖傲高天之貌也言其強力忍垢接濟

黎元雖未合道可謂救世之人也

曰君子不為苛察

註務寬恕也

疏夫賢人君子恕已寬容終不用取捨之

心苟且伺察於物也

不以身假物

註必自出其力也

疏立身求己不必假物以成名也

以為无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

註所以為救世之士也

疏已止也苦心勞形乖道運物既無益於

宇內明不如止而勿行

以禁攻寢兵為外

疏為利他外行也

以情欲寡淺為內

疏為自利內行也

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註未能經虛滅曠

疏自利利他內外兩行雖復大小有異精粗稍殊而立趨維綱不過適是而已矣公而不黨易而无私決然无主

註各自任也

疏公正而不阿黨平易而無偏私依理斷

決無的主宰所謂法者其在於斯

趣物而不兩

註物得所趣故一

疏意在理趣而於物無二也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

疏依理用法不顧前後斷決正真無所懼慮亦不運知法外謀謨守法而往酷而無

擇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疏自五帝已來有以法為政術之者故有

可尚之迹而猶在乎世

彭蒙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疏姓彭名蒙姓田名駢姓慎名到並齊之

隱士俱游稷下各著書數篇性與法合故

聞風悅愛也

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

註都用乃周

疏夫天覆地載各有所能大道包容未嘗辯說故知萬物有不可不隨其性分但當任之若欲揀選必不周偏也

教則不至

註性其性乃至

道則无遺者矣

疏異物不同稟性各異以此教彼良非至極若率至玄道則物皆自得而無遺失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

註泠汰猶聽放也

疏泠汰猶揀鍊也息慮棄知忘身去己機不得已感而後應揀鍊是非據法斷決慎到守此用為道理

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註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後鄰傷也

疏鄰近也夫知則有所不知故薄淺其知雖復薄知而未能都忘故猶近傷於理謬誤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

註不肯當其任而任夫衆人衆人各自能則無為橫復尚賢也

疏謬誤不定貌也隨物順情無的任用物各自得不尚賢能故笑之也

縱脫无行而非天下之大聖

註欲壞其迹使物不拘

疏縱恣脫略不為仁義之德行忘遺陳迹故非字內之聖人也

椎柏輓斷與物宛轉

註法家雖妙猶有椎柏故未混合

疏椎柏答撻也輓斷行刑也宛轉變化也復能打柏刑戮而隨順時代故能與物變化而不固執之者也

舍是與非苟可以免

疏不固執是非苟且免於當世之為也

不師知慮不知前後

註不能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暗目恣性

苟免當時之患也

疏不師其成心不運用知慮亦不瞻前顧後矯性為情直舉宏綱順物而已

魏然而已矣

註任性獨立

疏魏然不動之貌也雖復處俗同塵而魏然獨立也

推而後行曳而後往

註所謂緣於不得已

疏推而曳之緣不得已感而後應非先唱也

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所石之墜全而无非動靜无過未嘗有罪

疏磨礪也隧轉也如飄風之回如落羽之

旋若礪石之轉三者無心故能全得是以無是非無非無罪無過無情任物故致然也

是何故

疏假設疑問以顯其能

夫无知之物无達已之患无利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无譽

註患生於譽譽生於有達

疏夫物莫不耽滯身已達立功名運用心知沒溺前境今磨礪等行藏任物動靜無

心恒居妙理患累斯絕是以終於天命無怨無譽也

故曰至於若无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

註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

用賢聖所以為不知道也

夫塊不失道

註欲令去知如土塊也亦為凡物云云皆無緣得道道非徧物也

疏貴尚無知情同瓦石無用賢聖聞若夜

游遂如土塊名為得理慎到之惑其例如斯

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

至死人之理

註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為賢

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豪桀所以笑也

疏夫得道賢聖照物無心德合二儀明齊

三景今乃以土塊為道與死何殊既無神用非生人之行也是以英儒瞻聞玄通委

桀知其乖理故嗤笑之

適得怪焉

註未合至道故為詭怪

疏不合至道者適為其怪也

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註得自任之道也

疏田駢慎到稟業彭蒙縱任放誕無所教也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

註所謂齊萬物以為首

其風窈然惡可而言

註逆風所動之聲

疏窈然迅速貌也古者道人虛懷忘我指為天地無復是非風教窈然隨時過去何

可留其聖迹執而言之也

常反人不聚觀

註不順民望

疏未能大順羣品而每違忤人心亦不能致蒼生之稱其瞻望也

而不免於斷

註雖立法而斷無圭角也

疏斷無圭角貌也雖復立法施化而未能大齊萬物故不免於斷也

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建不免於非

註建是也

疏建是也慎到所謂為道者非正道也所言為是者不是也故不免於非也

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

註道無所不在而云土塊乃不失道所以

為不知

疏雖復習尚虛忘以無心為道而未得圓

照故不知也

雖然其手皆嘗有聞者也

註但不至也

疏彭蒙之類雖未體真而志尚知略有梗槩更相師祖皆有稟承非獨臆斷故嘗有聞之也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

疏本無也物有也用无為妙道為精用有

為事物為粗

以有積為不足

註寄之天下乃有餘也

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疏食而儲積心常不足知足止分故清廉

虛澹絕待獨立而精神道無不在自古有之也

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疏姓尹名喜字公度周平王時函谷關令

故為之關尹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

聃即尹喜之師老子也師資唱和與理相

應故聞無為之風而悅愛之也

建之以常无有

註夫無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無有則明

有物之自建也

主之以太一

註自天地以及羣物皆各自得而已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邪

疏太者廣大之名一以不二為稱言大道

曠蕩無不制圓括橐籥有通而為一故謂

之太一也建立言教每以疑常無物為宗

悟其指歸以虛通太一為主斯蓋好儉以

勞形質未可以教他人亦無勞敗其道術

也

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

疏表外也以柔弱謙和為權智外行以空

惠圓明為實智內德也

關尹曰在己无居

註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

疏成功弗居推功於物用此在己而修其

身也

形物自著

註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

疏委任萬物不伐其功故彼之形性各自

彰著也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註常無情也

疏動若水流靜如縣鏡其逗機也似響應聲動靜無心神用故速

易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

註常全者不知所得也

疏勿忽也亡無也夫道非有非無不清不濁故簡忽似無體非無也靜寂如清也是已同靡清濁和蒼生之淺見也遂以此清虛無為而為德者斯喪道矣

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疏和而不唱也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

註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

夫雄白者非尚勝自顯者邪尚勝自顯豈非逐知過分以治其生邪故古人不隨無崖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谷也

疏夫英雄俊傑進躁所以天年雖柔謙下退靜所以長久是以去彼顯白之榮華取此韜光之屈辱斯乃學道之樞機故為宇內之谿谷也而谿谷俱是川壑但谿小而谷大故重言耳

人皆取先已獨取後

註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

疏俗人皆尚勝趨先大聖獨謙卑處後故道經云後其身而身先故也

曰受天下之垢

註雌辱後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

疏退身居後推物在先斯受垢辱之者人皆取實

註唯知有之以為利未知無之以為用

疏食貨也

已獨取虛

註守沖泊以待羣實

疏守冲寂也  
无藏也故有餘

註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  
疏藏積也知足守分散而不積故有餘  
歸然而有餘

註獨立自足之謂

疏歸然獨立之謂也言清廉潔已在物至

稀獨有聖人無心而已

其行身也徐而不費

註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

道理俱故無疾無費也

疏費損也夫達道之人無近思慮食苟簡

之田立不貸之園從容閑雅終不損己為

於物耳以此為行而養其身也

无為也而笑巧

註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為者

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

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矣無貴於工

倂也

疏率性而動淳朴無為嗤彼俗人機心巧

偽也

人皆求福已獨曲全

註委順至理則常全故無所求福福已足  
曰苟免於咎

註隨物故物不得咎也

疏咎禍也俗人愚達所為封執但知求福  
不能慮禍唯大聖虛懷委曲隨物保全生

道且免災殃

以深為根

註理根於太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

以約為紀

註去甚泰也

疏以深玄為德之本根以儉約為行之綱

紀

曰堅則毀矣

註夫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迂逆則雖水  
氣無災也至順則全迂逆則毀斯正理也

銳則挫矣

註進躁無崖為銳

疏毀損堅剛之行挫止貪銳之心故道經

云挫其銳

常寬容於物

註各守其分則自容有餘  
不削於人

註全其性也

疏退已謙和故寬容於物知足守分故不  
侵削於人也

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疏關尹老子古之大聖窮微極妙冥真合

道教則浩蕩而宏博理則廣大而深玄莊

子庶幾故有斯嘆也

寂漠无形變化无常

註隨物也

疏妙本無形故寂漠也迹隨物化故無常

也  
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

註任化也

疏以死生為晝夜故將二儀並也隨造化

而轉變故共神明往矣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

註無意趣也

疏委自然而變化隨芒忽而敖游既無情

於去取亦任命而之適

萬物畢羅莫足以歸

註故都任置

疏包羅庶物囊括宇內未嘗離道何處歸  
根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  
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恣縱  
而不儻不以辭見之也

註不急欲使物見其意

疏謬虛也悠遠也荒唐廣大也恣縱猶放

任也辭不偶也而莊子應世挺生冥契玄

道故能致虛遠深宏之說無涯無緒之談

隨時放任而不偏黨和蒸混俗未嘗辭介

也

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

註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與

也

疏莊語猶大言也宇內黔黎沉滯闇濁咸

溺於小辯未可與說大言也

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

疏厄言不定也。曼衍無心也。重尊老也。寓寄也。夫厄滿則傾。厄空則仰。故以厄器以況至言。而著艾之談。體多真實。寄之他人。其理深廣。則鴻蒙雲將海若之徒。是也。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教倪於萬物。

註其言通至理。正萬物之性命。

疏教倪猶騎矜也。抱真精之智。運不測之神。寄迹域中。生來死往。謙和順物。固不驕矜。

不謹是非。

註已無是非。故恣物兩行。以與世俗處。

註形羣於物。

疏謹責也是非無主。不可窮責。故能混世。揚波處於塵俗也。

其書雖瓌璋而連玆无傷也。

註還與物合。故無傷也。

疏瓌璋宏壯也。連玆和混也。莊子之書。其旨高遠。言猶渾俗。故合物而無傷。

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

註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

疏參差者。或虛或實。不一其言也。詼詭猶滑稽也。雖寓言託事。時代參差。而詼詭滑稽。甚可觀閱也。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註多所有也。

疏已止也。彼所著書。辭清理遠。括囊無實。富贍無窮。故不止極也。

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為友。

疏乘變化而遨遊。交自然而為友。故能混同生死。冥一始終。本妙迹粗。故言上下。

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闊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

疏闊開也。弘大也。闊亦大也。肆申也。遂達也。言至本深大。申暢開通。真宗調適。上達玄道也。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疏言此莊書。雖復詼詭而應機變化解釋。物情莫之先也。

其理不竭。其來不絕。

疏蛻脫捨也。妙理虛玄。應無窮竭。而機來感已。終不絕而捨之也。

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註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也。

案其辭明為汪。汪然禹亦昌言。亦何嫌乎此也。

疏芒昧猶窈冥也。言莊子之書。窈窕深遠。芒昧恍忽。視聽無辯。若以言象徵求。未窮其趣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

疏舛差殊也。駁雜揉也。既多方術。書有五車道理。殊雜而不純。言辭雖辯而無當也。

歷物之意。疏心遊萬物。歷覽辯之。

曰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小一。

疏囊括無外。謂之大也。入於無間。謂之小也。雖復大小異名。理歸無二。故曰一也。

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疏理既精微。搏之不得。妙絕形色。何厚之。

有故不可積而累之也非但不有亦乃不無有無相生故大千里也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疏夫物情見者則天高地卑山崇而澤下今以道觀之則山澤均平天地一致矣齊物云莫大於秋豪而太山為小即其義也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疏睨側視也居西者呼為中處東者呼為側則無中側也猶生死也生者以死為死死者以生為死日既中側不殊物亦死生無異也

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疏物情分別見有同異此小同異也

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疏死生交謝寒暑遞遷形性不同體理無異此大同異也

南方无窮而有窮

疏知四方無窮會有物也形不盡形色不盡色形與色相盡也知不窮知物不窮物

窮與物相盡也只為無厚故不可積也獨言南方舉一隅三可知也

今日適越而昔來

疏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有昔而今自非今何能有昔昔自非昔豈有今哉既其無昔無今故曰今日適越而昔來可也

連環可解也

疏夫環之相貫貫於空處不貫於環也是以兩環貫空不相涉入各自通轉故可解者也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疏夫燕越二邦相去遐遠人情封執各是其方故燕北越南可為天中者也

疏萬物與我為一故氾愛之二儀與我並生故同體也

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

疏惠施用斯道理自以為最觀照天下曉示辯人也

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疏愛好既同情性相感故域中辯士樂而學之也

卵有毛

疏有無二名咸歸虛寂俗情執見謂卵無毛名謂既空有毛可也

雞三足

疏數之所起自虛從無從無適有三名斯立是知二三竟無實體故雞之二足可名為三雞足既然在物可見者也

郢有天下

疏郢楚都也在江陵北七十里夫物之所居皆有四方是以燕北越南可謂天中故楚都於郢地方千里何妨即天下者邪犬可以為羊

疏名無得物之功物無應名之實名實不定可呼犬為羊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亦曰璞故形在於物名在於人也

馬有卵



疏夫胎卵濕化人情分別以道觀者未始不同焉卵既有毛獸胎何妨名卵也

丁子有尾

疏楚人呼蝦蟆為丁子也夫蝦蟆無尾天下共知此蓋物情非關至理以道觀之者

無體非無非無尚得稱無何妨非有可名尾也

火不熱

疏火熱水冷起自物情據理觀之非冷非

熱何者南方有食火之獸聖人則入水不濡以此而言固非冷熱也又譬如杖加於體而痛發於人人痛杖不痛亦猶火加體而熱發於人人熱火不熱也

山出口

疏山本無名山名出自人口在山既爾萬

法皆然也

輪不跟地

疏夫車之運動輪轉不停前迹已過後塗未至除却前後更無跟時是以輪雖運行竟不跟於地也猶肇論云旋嵐偃嶽而常

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復何怪哉復何怪哉目不見

疏夫目之見物必待於緣緣既體空故知目不能見之者也

指不至至不絕

疏夫以指指物而非指故指不至也元目指得物故至不絕者也

龜長於蛇

疏夫長短相形則無長無短謂蛇長龜短乃是物之滯情今欲遣此昏迷故云龜長於蛇也

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

疏夫規圓矩方其來久矣而名謂不定方圓無實故不可也

鑿不圓納

疏鑿者孔也納者內孔中之木也然納入鑿中木穿空處不關涉故不能圍此猶連環可解義也

飛鳥之景未嘗動也

疏過去已滅未來未至過未之外更無飛時唯鳥與影巖然不動是知世間即體皆寂故論云然則四象風馳電掣電卷得意豪微雖遷不轉所謂物不遷者也

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疏鏃矢疾也夫幾發雖速不離三時無異輪行何殊鳥影既不漲不重鏃矢豈有止有行亦如利刀割三條絲其中亦有過去未來見在之者也

狗非犬

疏狗之與犬一物兩名名字既空故狗非犬也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謂狗此謂犬也名實離則彼謂狗異於犬也墨子曰狗犬也然狗非犬也

黃馬驪牛三

疏夫形非色色乃非形故一馬一牛以之為二添馬之色而可成三曰黃馬曰驪牛曰黃驪形為三也亦猶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者也

白狗黑

疏夫名謂不實形色皆空欲反執情故指  
白為黑也

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  
竭

疏捶杖也取折也問曰一尺之杖今朝折

半逮乎後夕五寸存焉兩日之間捶當窮  
盡此事顯著豈不竭之義乎答曰夫名以  
應體體以應名故以名求物物不能隱也  
是以執名責實名曰尺捶每於尺取何有  
窮時若於五寸折之便虧名理乃曰半尺  
豈是一尺之義邪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圉公孫  
龍辯者之徒

疏姓桓名圉姓公孫名龍並趙人皆辯士  
也客游平原君之家而公孫龍著守白論

見行於世用此上來尺捶言更相應和以  
斯年歲無復窮已

飾人之心易人之意  
疏縱茲玄辯彫飾人心用此雅辭改易人  
意

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

疏辯過於物故能勝人之口言未當理故  
不服人之心而辯者之徒用為苑囿又解  
囿域也惠施之言未宜於理所詮限域莫  
出於斯者也

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  
為怪此其概也

疏特獨也字亦有作將者怪異也抵體也  
惠子曰用分別之知共人評之獨將一己  
與天地殊異雖復姦狡萬端而本體莫過  
於此

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

疏然猶如此也言惠施解理亞乎莊生加  
之口談最賢於衆豈似諸人直辯而已

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五術

疏壯大也術道也言天地與我並生不足  
稱大意在雄俊超世過人既不謙柔故無  
真道而言其壯者猶獨壯也

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綽問天地所以不墜不  
陷風雨雷霆之故

疏任在南方姓黃名綽不偶於俗羈異於  
人游方之外賢士者也聞惠施聰辯故來  
致問問二儀長久風雨雷霆動靜所發起  
何端緒

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

疏意氣雄俊言辯縱橫是以未辭謝而應  
機不思慮而對答者也

偏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元已猶以為寡  
益之以怪

疏偏為陳說萬物根由并辯二儀雷霆之  
故不知休止猶嫌簡約故加奇怪以騁其  
能者也

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衆不  
適也

疏以反人情曰為實道每欲超勝群物出  
衆為心意在聲名故不能和適於世者也  
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隄矣

疏塗道也德術甚弱於物極強自言道理  
異常深隄也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蠶一蠶之

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

疏由從也庸用也從二儀生成之道觀意施化物之能無異乎蜚空鼓翅喧擾徒自勞倦曾何足云益物之言便成無用者也

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

疏幾近也夫惠施之辯詮理不弘於萬物之中尚可充一數而已而欲銳情貴道飾意近真慙而論之良未可也

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

疏卒終也不能用此玄道以自安寧而乃散亂精神高談萬物竟無道存目擊卒有辯者之名耳

惜乎惠施之才貽溢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

是窮譽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註昔吾未覽莊子嘗聞論者爭夫人捷連環之意而皆云莊生之言遂以莊生為辯者之流案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

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致真所謂無用

之談也然膏梁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與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猶賢於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疏駘放也痛惜惠施有才無道放蕩辭辯不得真原馳逐萬物之末不能反歸於妙本夫得理莫若忘知反本無過息辯今惠子役心術求道縱河瀉以素真亦何異乎欲逃響以振聲將避影而疾走者也洪才若此深可悲傷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五

通玄真經序

壁二

大道不振其來已久微彼尚存出自諸子莫不祖述道德彌縫百代文子者周平王時人也著書一十二篇史記云文子亦曰計然范也蘇軾之姓字名新字文子兼丘轅上人其先晉公子也雷平王問文子南遷而事之老子弟子也平王問文子曰聞子得道於老君今賢人雖有道賢人也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能庸乎文子對曰道德臣邪以為政振亂以為理使聖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惡成亡而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信其言而用之時天下治然安危成敗匪降自天在乎君王任賢而已故聖人休休為天下孩其人同於赤子欲以興利去害而安之非欲有私己也其書上述皇王帝霸興亡之兆次叙道德禮義衰殺之由莫不上極玄機旁通庶品其旨博而奧其辭文而真故有國者雖淫敗之俗可返樸於太素有身者而患累之質可復至命於自然大矣哉君子不可不刳心焉洎我唐十有一葉皇帝垂衣布化均和育物秉懷庶邦殊俗一軌

故在顯位者咸盡其忠慕幽居者亦安其業  
默希以元和四載投迹衡峯之表考室華蓋  
之前迨經八稔夙敷樸素之風竊味希微之  
旨今未能拱默強為注釋是量天漢之高邈  
料滄溟之淺深者亦以自為難矣然希子序

通玄真經卷之一

默希子注

道原且物之為貴莫先於人然不能  
定心機而朝照變遷於通達  
故達性德欲還生與物化至人哀之  
原以道方顯事而  
即真豈不有以著哉

老子曰有物混成  
地生百出惟象元形  
萬物者也窈窕冥冥寂寥淡漠  
聞其聲非聲可觀吾發為之名字之曰道  
聲非色即元名無字無言無說今夫道者高  
所言之即非真無故曰強名也  
不可極深不可測  
稟受無形原流洶洶骨冲而不盈  
事稟受虛靜故曰元形其原產萬物如天  
之流滿而不溢酌而不耗滋洩水出之既濁  
以靜之徐清如動而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  
博施而窮表之不盈一握表之乃無形約而  
豈止三暑表之不盈一握表之乃無形約而  
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  
光言之滋潤明育三景言之柔良利斷金石  
故能陰陽能柔能剛能大能小能短能  
長向之則存背之則亡元山以之高淵以之  
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  
星曆以之行高山深淵遊鳳宿麟不咸  
升就遂所者至治玄感待如是

焉以亡取存以早取專以退取先  
早而人尊自後而人先也古者三皇得道之  
道性好謙故以謙而受益古者三皇得道之  
統治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  
治天下神運乎中是故能天運地埤輪轉而  
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與雲蒸雷聲  
雨降並應無窮  
雨降並應無窮能法天地之動靜與萬物之  
終始發號出令雷動風興雲行已離已臻還  
復於樸絕待虛無自然復樸無為為之而合  
乎生死大道無心任物自然故曰元為天得  
不死死者自然爾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  
故曰合乎生也  
無矜而得乎和是不言而達乎德有萬不同  
而便乎生萬類雖差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  
夫陰陽以和四時以節五行以調上法天常  
非謂聖人更能改作但使察人事上法天常  
中察人情俾允惠不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  
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殯音廣  
行各遂生成  
元相殘害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  
下不治童子不孤元大婦人不孀相得虹蜺  
不見邪氣盜賊不行天下同舍德之所致也  
數者皆聖人天常之道元為生物而不有  
成化而不宰不宰之宰而有妙有三焉萬物恃

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生非我有  
欲德元非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  
而不益貧富之不盈忽兮忽兮不可為象兮  
恍兮忽兮用不誦兮音窮冥兮應化無形  
兮忽忽之間應用元窮窮實之際變化遂兮  
通兮不虛動兮神用既周與剛柔卷舒兮與  
陰陽倪仰兮從仲  
老子曰大大夫能體恬然無思惔然無慮與  
周旋直以天為蓋以地為車以四時為馬以  
陰陽為御行乎无路遊乎无念出乎無門以  
天為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為車則無所不  
載也四時為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  
無所不備也大大夫乘天地之正御陰陽之  
不威是故疾而不搖速而不勞四支不動聰  
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  
地也得道之要觀八方在手掌握致理之妙  
勢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勢者因其自然而  
推之無不萬物之變不可救也乘其要而歸  
之變也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外  
飾其末外正一心厲其精神使內偃其知見

止非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無治而無不  
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無治者不易  
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夫物因可  
治之則无不治矣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  
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不耦  
也言聖人御天下因人事所便利而安之故  
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  
道之形象也非備此五德則不能見虛無者  
道之舍也居也平易者道之素也素者清靜  
者道之鑒也鑒者柔弱者道之用也  
者道之常也常用有為柔者道之剛也弱者  
道之強也積柔以成剛純粹素樸者道之幹  
也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憂也嗜欲不載  
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  
之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  
至也解也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智也滅  
其文章實也依道廢智去迷妄之智與民同  
出乎公心也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  
除其貴欲捐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察其所

求即得心能得一即萬有其術故以中制  
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救之中之得  
也安中者在國即君也在人即心也君明則國  
中知外萬舉不廢五藏寧慮慮平筋骨勁  
強耳目聰明皆守中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  
之遠者往而復返知近而求遠已也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  
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身未  
治而能治人居勢位而不驕人不驕人者其  
情故曰自得自得者我之天亦好以我情得故  
下之情皆得於我也樂忘乎富貴而在乎  
和而能保其和樂也知大己而小天下幾於道  
矣得其道則天下樂大无所容其身則天  
下為故曰至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  
以觀其復復言物生虛靜故歸根曰靜靜曰夫  
道者陶治萬物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  
冥夫道寂寥洪纖始於凡象中而有物  
者深閑廣大不可為外折毫割芒不可為內  
無環堵之宇至大不可以外得而生有無之  
總名也言其无則無真人體之以虛無平易清淨柔

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天地故曰真人真人者知大已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大已以道觀之則天下為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情非物動則治身貴矣其姓名俗與時流而人不知也有道德則隱無道德則見時之有道德則退而隱之為無為事無事不知也而為而不恃不為而無功不為而無怨不為而無怨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俯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靜有節度伸從時也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憂樂不挂於心喜怒不形於外夫形傷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究而神杜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喜怒哀樂於外雖存其能久乎故真人用心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夢覺而無憂陰陽害正去偏正之情養恬淡之性故得形神相持憂夢不入也

為汝居無他知守常德則神元不墮今若新生之積而無求其故此謂專氣致柔唯求形若枯木心若死灰不知形之為形死灰之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所謂無形之形无心之心不四達能無知乎可以狀貌語不可以虛所尋四達能無知乎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之行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道可道非常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可名非常名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書者言之所生也言也皆以陳之言也皆以陳之勢拘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夫書之簡索城之金漆是名可名且實多聞數窮不如守中守中守一無勞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守一無勞絕學無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出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性靜而欲動物感而智出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性靜而欲動物感而智出於外亂真好憎是生損益斯起不能反照真性以至於滅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則清靜究於

物者終於無為外物者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即乎無門智非靜而不生神非安而不循天者與道遊也謂守隨人者與俗交也名勢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富不言而信如天道元心不慮而得而成非彼應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邪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王德所加軒輊伏匿萬姓戴之而不重天下莫敢與爭之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欲之為害亡國喪身之故不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明不於道理不達於物情原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於其若性言本性至靜不覺感物而動是欲之害其真之蔽正哉者不悟以為合如其性然身不遂何其痛哉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已水性本清機在沙石人性本平害在欲欲能遺物反已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為樂不忻忻其於憂不悅悅為貴樂為樂樂極則哀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何慮何憂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

稱聖德高行雖不負者知慕之慕者門知而  
者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  
者少後慕者過萬所以然者擊於物而繫於  
俗以其食養滋味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  
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  
民自樸此明人君法此四者主清靜者德之  
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  
祖也三者行則淪於無形無形者一之謂也  
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行於天下周於萬物  
窮而無德不凝用之不勤無心可勞視之不  
見聽之不聞妙絕無聲無形而有形生焉無  
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  
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生於虛音之數不過  
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  
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  
變不可勝觀也大形聲色味皆自而有原  
史達失其常極於淫靡同非音者宮立而五  
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  
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已上皆宗  
物得一而有常人得主而化故一之理施於  
光通通為一焉物皆自也

四海凡所一之寂察於天地明得一之人知  
萬物之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天地造化之本  
性情也其金也敦兮其若樸於人其散也渾  
兮其若濁俗濁而徐清沖而徐盈而能  
盈能澹然若大海泥兮若浮雲何適若無  
而有若亡而存已下比體道之人能若者  
也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  
一門出衆妙之門皆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  
故不易其常放准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  
聖人循大道之原審萬物之性不使墮者測  
居樂者穴處是不變其故也各附所安俱利  
其性也曲因天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  
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  
此八者大丈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  
音驚怖為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  
五者即合於神明此五者修身之至誠人能  
不能即欲平和以全天性且喜怒哀作神明  
者得其內也得其內者五藏寧慮慮平耳目  
聰明筋骨勁強內得者抱元守一神開魔跡  
達而不悖物堅強而不悖無所太過  
無所不逮所欲無不逮天下莫柔弱於水

為道也假言通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  
無窮遠淪無涯息耗滅益過於不皆上  
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  
不得不成大苞羣生而無私好澤及鼓音蛟  
繞音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  
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  
之不創音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綽  
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  
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  
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  
能成其至德者以其綽約潤滑也故曰天下  
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者  
五行之長以其得一故道清天下德合萬物  
仁道草木義堅金石信則四時皆出無窮故  
柔不可斷剛不可折動則有成強而無敵故  
為雨露積為泉原用之不匱施之無遺污之  
不垢聚而自全曠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  
者類之大宗大萬物生於無形五音起於元  
者為物真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執  
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在乎  
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  
萬物有所生而獨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

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  
應而不知其化如神物應元方知其極  
老子曰夫德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  
志弱者柔柔安靜藏於不取行於不能然  
無為動不失時時者謂天時也故貴  
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聚成欲小  
以色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  
無不陵所化之物是九力而應化探時莫  
能害之物能害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  
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  
積以知存亡知者知其身必易強勝不若  
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強者不可勝弱者不  
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言不可輕侮故  
兵強即滅水強即折華強即裂用強者故  
堅於古而先斃觀夫強者之理可察則柔之  
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事勢  
可先鳴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持後則夫  
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即不失  
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謂強先化後人莫  
能動靜者為此執道機變也所謂後者調其

數而合其時時之變則間不容息先之則太  
過後之則不及夫事有過然物有成敗機色  
時期於適日迴月周時不與人遊謂去  
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  
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聖人不重  
貴全於道惜先陰不難時連守清道拘離節  
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  
定功大靡堅不能與爭也故體清靜守雖弱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即純白之不粹機  
則玄道逾遠也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  
之能壞遠失於人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飢  
虎可尾也而況於人乎夫欲害忘乎中者雖  
無患皆體道者佚而不窮道得者不任數者  
勞而無功窮數術者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  
之業也蓋策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刑誅  
馬好憎繁多禍乃相隨自然故先王之法非  
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謂  
事任刑殺求民之禍惡者去故能因即大作  
即細能守即固為即敗如大為治水因山

齊民新木通達於時濟色俾元有富龜龜手  
其有成功為是能因者也秦商鞅作法沒程  
從今若實違法者罪一日之間戮七百餘人  
謂水為之赤其後身死車裂是所害者大所  
成者細守而不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  
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夫之耳目  
胃足以言識至於不聽而應不視而明任一  
元心而為不慮而成此真人之所貴也  
人之材難以至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  
之宅過則力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六  
合不足均也因其宜重其力雖六合之大必  
聽失於非譽威於目淫於彩色禮重不足以  
放愛誠心可以懷遠言禮不足以防閑故兵  
莫惜乎志鎮鉅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抱鼓  
為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於山小  
寇避於民間五兵道之末者也陰陽之六  
臂而威至道元利而能斷無威而有形而利有  
鉅雖利通為下鉅鉅存解於道而細失陰陽  
之問必有生殺之患故大寇藏於智極小寇  
藏於民間故至人也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  
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  
治國法繁而民亂亂者亡之兆治身法繁則  
刑勞勞者繁之微去彼智法取此清靜天殃  
者也自刑之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  
之德至人以智為與世人不以智為德夫无形



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  
即林照故有道即有德

吳曰：「不肖雅行，以不肖者諱。明與信，莫能賞也。」

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  
如禹伐有苗不伐然後退舞  
千利而有苗格精誠至也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  
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  
生物也莫負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

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天道潛運難  
生時也物之死時也生者至時不得不生不  
死者至時不得不死即生者合生死者合死故

起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起其除禍也不見  
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法道此

言聖人法天有之生教由君之有賞罰起  
禍期用賢除禍謂去惡惡者不得不誅賢者  
不得不進是賢者自進而非我進暴者自誅

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  
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聖

龍鳳翔集河海清溢非元清誠易能至此  
逆天暴物即日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  
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

以相通上明天之應以善祥此明達之聖人  
相通氣類相親故知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故天  
威必不遠也故國之殂亡也天文變世俗亂

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  
害以變物應之以凶是故聖人審知一身通  
乎萬類就教業不致荒宰將上順天心以

可以強力致也夫神明正且豈容巧偽非故  
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

與四時合信唯大聖為能體至道合天心故  
信不逾時有能懷天心抱地氣執沖合和氣  
與神和道至如此不下堂而行四海神化變

易習俗民化遷善若出諸己能以神化者也  
夫聖人不以尊卑易己不以夷夏易情故不  
下堂而殊俗化不馳神而重譯至德加乎人

老子曰夫人道者金性保真不虧其身夫道  
體合天理在物元遭急迫難精通乎天  
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死生同域

不可脅凌未始出其宗者是心與道冥身齊  
混安可又況官天地府萬物迢造化含至和  
而已未嘗死者也道者法天象地合陰陽

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也此言內有精誠外聖  
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

芒乎大哉君臣率心倍謫見乎天神氣相應  
微矣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至道元言

故君臣相保稱其德不違之道所能致也夫  
子神不言之辯不道之道所能致也夫

速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言天之高  
威之而應元事唯夜行者能有之行如夜行

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夫天道無私  
無私則去觀夫去彼取此涉於有私有私則私  
也順之者利逆之者凶故元利元功是故以

智為治者難以持國上經唯同乎大和而持  
自然應者為能有之自然應之和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華遠之即近  
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擊之則應道

若鑊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而不傷其心  
德資身用之則行於應莫窮神化是故聖人

所繼無遠不近物而求無必恒照其得之也  
而應物物無逆像所遇何傷也有得有失斯  
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為不實無得  
元失斯故通於大和者闇若醺醉而甘卧以  
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和忘形遠  
然如飲醇耐甘樂其冲混此假不用能成其  
用也此謂悟道以忘形也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  
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  
上下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  
歲時熟而不山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  
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  
道不拾遺市不預賣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  
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  
游於郊此黃帝以道治天下德化如是虞氏之王天下  
也枕石寢繩殺秋約冬負方州抱負天陰陽  
所擁沈滯不通者寢理之逆氣戾物傷民辱  
積者絕止之其民重蒙不知西東視瞑睨行  
蹟蹟倏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汎然不知  
所本自養不知所知往此明虛無之當此  
之時翕歔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功

揆天地雖含毒螫之情而無殘害之至黃帝  
要繆心至德所加故能若此也乎太祖之下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  
名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即道德  
上通而智故消滅也太極黃帝之先也其人  
有名而不揚故曰隱真人之道也地也  
所居之智因自然通於天地之道也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  
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三才不寧萬物失  
反不寧萬物失其智不生也故有真人而後有真智  
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  
是知者非不知也知道積惠重貨使萬民欣欣  
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大功顯令名體君臣正  
上下明親疎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  
仁而利物義以存誠人元不懷閉九竅藏志  
意棄聰明反無識茫然仿伴乎塵垢之外道  
遠乎無事之際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  
德也內冥外順藏精育真是故道散而為德  
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既散絕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偽至精芒乎  
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內盛

外生華榮心役於事身寧免害精有慈盡而行無窮極所守  
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內守不定則絕境  
常者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知  
九竅四肢之宜而遊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  
游也聖人內守真旨外應物宜故得  
精神之和而游乎元窮者也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游也即動乎至虛游心  
乎大無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聲視於  
無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夫動乎至虛則无  
拘則無所不有何門戶之故聖人所以動天下  
者真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  
夫真聖與迹功業相縣夫人拘於世俗必形  
繫而神泄故不免於累夫有居榮顯不後精  
也使我可拘係者必其命有在外者矣既受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智中智不出於  
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  
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終歲獻貢道之  
主不勞神慮不煩智能而遠方懷之故得養  
上順天心下因物宜萬姓奉戴實獻不絕  
民以公威厲不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  
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奸心此聖人

之恩也其化可謂至神故萬方使同殊俗一執此聖人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無讓民貧苦而分爭生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言上數者非聖人之所治即亡也若以夫水濁者魚鯨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執末以御末則欲樂水溢益薪火熾莫能救也聖人事首而治末寡而瞻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威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所脩者本也至理在乎簡易則天下所宗也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之非分惑之元敗同傷精神外遺形體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奉要會以觀天下故人情天道可明故識言發乎中精氣應乎天所守者近所明者遠所格者多所知者少也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

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自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冬日之陽無情聖人元情為物自懷人自歸故來非所召往未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矣臯陶喟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何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何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也夫不言而化天下元虐刑豈煩於言哉不待目而視晉國無亂政何假乎見哉是以不從其言從其所行末世言而不行故人君好勇弗使閭閻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家昏亂其積至於淫泆之難矣民化其上如水順下宜杜其原本之亂也哉故聖人精誠別於內好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內無偏僻外絕愛憎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賊不足以禁奸可以德化唯神化為貴精至為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得其生也雖然如春物無歸德生之死之以其天心也故君子者其猶射者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理人者

慎所以感之故君子理人猶如射也發矢之老子曰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法不可以禁民準故聽其言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以樂知俗樂以知政政者化也夫抱真效誠者感動天地神喻方外令行禁止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聖夫猶止方故不恃之德不言之教禽獸鬼神無不悅服故太上神化然也其次使不得為非立法其下賞賢而罰暴行進賢之路則始不負者亦有居其位去暴之端走則賢者亦有受其戮矣故知非法不明守之者蓋非不若弱之老子曰大道無為無為即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即處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無聲無形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綿綿若存是謂天地之根曰無為者為而不恃故不於故曰元聲元形何聽無色何視可道無謂神微獨立不化無係存為天地根可道無形無聲故聖人強為之形以一字為名天地

之道此言得大以小為本多以少為始始於無多起於一夫推本則遠於無形壽則歲於多故知遠則以無為宗歲多則歲一為天子以天地為品大也以萬物為資有也功德至大勢名至貴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軌大道以為天下母自四海之尊與天地相匹安得不軌以亂乎老子曰老子曰天經者也窮補急則名生起利不行除害即功成功成功者善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時有災害聖人平定之令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雖聖賢以元作聖之階雖賢元立功之地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故聖人深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之至也有名之道名之天下也故以道可名者非名也著於竹帛鑲於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蠶也華而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治其歸於道也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今之學者不原其本不體於要不完其理而尋其迹務在廣聞以益生亂也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神化者不可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讓呼夫呼聲可聞不過數步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言至而信信以前立矣其誠以外登無有違者也聖人在令行而誠誠以外登無有違者也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應於下者情令殊也夫飢者利食寒者利衣上令既下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愈篤者情也赤子之心也言其純然無私何憂天下不治四海不平故言之用者變乎小哉不言之用者變乎太哉則小言無言言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本意非有忘也故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思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也子死父難臣死君難世求舉特以恩覆之甚而忘君子之惜也非正為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法也刑或不正也所以德也德者動善聖人不愁於景責不得已而行之不可也聖人不愁於景責君子慎其獨也謂不處舍近期遠塞矣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勇一呼萬人皆辟賢者唱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所宗者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已也夫聖人與民同好惡與民所不至者容貌至焉雖未達其精微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發而威形精之至者可形接不可以照期形不結也精之至者精而不生形而見焉精之精而不生形而見焉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伎能雖多不如寡言宗失本故多不如寡也害眾者僞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夫巧不在指絕其不可得也由道在心明非聞言得君貴言為道不可與也故匠人智為不以能以時閑不知閑也故必杜而後開匠人工人也閑為局錘夫至巧故善以智論知用窮微力不足任也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今則一也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

亡者存之師者安之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聲  
豈在門已嘗在利人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聲  
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  
樂之微哭者哀之效也惜於中發於外故在  
所以感之矣謂相與悲歡相召故學雖異  
而皆樂哭乃相方而共悲也  
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  
亦遠矣利人不已  
澤乃遠矣

老子曰人無為而治有為也即傷無為而治  
者為無為為者不能無為也不能無為者不  
能有為也言無為者還是有為有為即非無  
為而治也亦有為而不為即無為  
人無言而神有言也即傷無言而神者言無  
言則傷有神之神者則近見為則人之類唯  
無言於道也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動勉昔南榮越  
老子恥聖道而獨亡於已南見老子受教一  
言精神曉寤屯閑條達勤苦十日不食如享  
太牢既受一言精思十日忘  
飢味道如享太牢也是以明照海內  
名立後世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舉華語至  
今不休此謂名可強立也至言已受群疑  
銷若太陽回照開  
明也故田者不強固倉不滿官御不厲誠心  
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王侯懈怠後世無

名自應人至於王侯未有不動至人潛行譬  
而能使倉庫實功名著也  
猶雷霆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  
退無難無所不通天下莫能見其行也雷動  
天下無不聞進无喜客夫至人精誠內形德  
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  
也休若有喪喜則受利夫憂民之憂者民亦  
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

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憂於民  
之樂於民民亦樂之憂樂見其行也雷動  
共之民不戴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法始於不  
可見終於不可及然始无陰處於不傾之地  
立身无積於不盡之倉不既載於不竭之府  
運之而地積於不盡之倉不既載於不竭之府  
令行則民知樂開必得之門所安其  
事省則官无訟不為不可  
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人  
之令動也有益作則興  
利不處不义不求不復大人行可說之政而

人莫不順其命命順則從小而致大命逆則  
以善為害以成為敗其政教順之以凶為夫  
吉逆則以大為小  
所謂大丈夫者內強而外明內強如天地外  
明如日月天地無不覆載日月無不照明天  
地之覆載如日月之  
照明是謂大丈夫也大人以善示人不變其

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其性則人易治耳  
之從風无敢違者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居  
其常政失於夏災惑逆行行政失於秋太白不  
當出入無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卿四時  
失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停亂彗星出  
四時有差五星失  
謂見于天災及於人春政不失禾黍滋夏政  
不失雨降時秋政不失民殷昌冬政不失國  
家寧康此明主不可失政君失其政天降百  
殃若守其政天降百祥一人之慶萬  
民樂

通玄真經卷之二

通玄真經卷之三

壁三

默

希子註

九守

此篇有九句故曰九守九者易之數終明極則變矣則守之者居元龍元極可越三清之表忽之者則北馬不利將論九處之下同宜守道不可失常也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冥冥渾而為一氣

寂然清澄重濁為地精微為天形質離而為

四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分而為陰陽剛柔精氣為人

粗氣為蟲氣有清濁物有精粗剛柔相成萬

物乃生至乎元窮精神本乎天骨髓根于地

本乎天者親下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

尚何存莫識其真製云有我也故聖人法

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

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細道通於自得之

境於機於元為之也俗不能拘世不能誘也天靜以清地定以寧

萬物運之者死順之者生人有心於天地故

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道處於靜然神

虛極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骨髓者所稟於

地也天氣清化而為精神地氣道生一天一

生二地二生三也三生萬物廣也萬物負陰

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和者氣而生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受生天地之間

一月而膏也二月血脉形也三月而胎也

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

八月而動降靈九月而躁宮室列布十

月而生成也形骸已成五藏乃分肝主目腎

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五藏北唯四與

外為表中為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身萬像

有四肢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

暑人有取與喜怒為雲肺為氣脾為風腎

為雨肝為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

身主建統五藏六府四支九竅之要上通於

天下應於地中合於萬物所謂神百姓日用

逆者解矣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

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拆生災日月

不可不明風雨不可不節不時不節則為災

人有耳目不可不清血脈不可不平不和則

干則為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五星所犯分

病矣受非一天地之道至閑以大尚由節其章光

授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燠而不息精神

何能馳騁而不乏天地至大猶非四時朝五

日馳心慮而能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保

全其性靈者乎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

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胃腹充而嗜欲

寡夫見東知東視本知末此嗜欲生乎中則

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聽聰達聽聰達則

之明大聰无不察明无不照五藏能屬於心

而無離則氣意勝去而行不僻精神感而氣

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為無不成

任能正定其心五藏不受於邪則神氣不

清而神之用明微無不照無不察事无不

成也不為元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禍患自亡

內精不蕩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

知小曰少以求多即易夫孔竅者精神之戶

燭血氣者五藏之使候堅通使候則五藏

達而不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

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

之至雖如立山無由識之矣或言聲色役其

忘於此亦猶水之干也則毫髮之見故聖人

愛而不越雖通皆欲勝在御聖人之見故聖人

精明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

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

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可足見也。人不知者欲藏其聰明故一心氣而止亂守精神而不越則內外之精可見禍福之兆也。明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身所乘者大所得者小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

生創。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形神日遠也。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

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厚者謂貪婪無厭夫唯無以生為者即所以得長生。厚生不厚生

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天地萬物輪轉無窮皆乘一而有

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此明物我玄

極矣。此其一端。九守為治國修身之至道。向道君子宜精詳其言也。

守虛九守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人之所不安至安樂。夫家樂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者道之過。凡有德則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生非我有故

我終故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此動

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形者神之宅精者

受實必窮其節。地以虛而受無所不容有天

恬愉虛靜以終其命。達生知死無所疏無所親

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死生无

至神安此神則以求無不得也以為無不成也

守無

憫同變化則明不眩。知死生以假名不足以為足也。夫至人倚不挽之柱行無關之途不挽

老子曰專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勢

守平

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不貪得不多積



養足而已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  
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  
無情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  
何爲而不成未始出其宗者謂本來虛寂元  
無妄故萬端紛然皆爲穢累  
故達達除還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懸以利  
通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勢利傷生累世  
不爲無外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能知大  
貴何往不遂  
元之不通可謂大貴也

### 守易

老子曰古之爲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  
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得情性之  
之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  
不爲  
元樂則所欲者皆不足無益於性者不以  
累德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害生故不爲也  
不縱身肆意而制度可以爲天下儀自能神

儀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  
行餘天下而不有矣萬物而不利豈爲貧富  
貴賤失其性命哉夫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  
惟體道知足者故有餘天下不  
利萬物宜從欲害其性命也

### 守清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  
口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溫也其情一也  
所同或以死或以生或爲君子或爲小人所  
以爲制者異所制則同所得則異隨心所欲  
故或貴或賤或神或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  
聖人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  
鑒於流淥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  
能照神非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  
可察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者  
夫鑒明者則塵垢不汙也神清者嗜欲不誤  
也  
明則不始其身故心有所至則神慨然在  
之心至則神存反之於虛則消躁藏息矣此  
聖人之遊也  
命之情而後可也

### 守真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  
度形而衣節乎已而食汙之心無由生也  
汙而情可適節  
食而性可全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  
爲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  
下者必不以矜持之處故天下樂推而不讓  
能有多譽而州里必不以誇耀而得故百姓

戴之而誠達性命之情仁義因附也目非審  
不重也  
分得人物之情則天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  
下自歸百姓自附也  
載通洞條達澹然無事勢利不能誘聲色不  
能淫辯者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恐  
此真人之遊也神之明者物不能蔽事不能  
駐行雲色能傾圓辨若連環智若流水勇  
絕扛鼎且匹夫猶不可奪況真人者乎  
生生者不生不化者不化唯不生者能化不  
爲生不化故能不達此道者雖知統天地明照  
日月辯解連環解潤金石猶無益於治天下  
也  
不知性命之理不達免微之機樂氣吞守  
宙辨吐江河雖曰神奇而與商矣奈天下

何故聖人不失所守所守者德名  
所貴者德名

### 守靜

老子曰靜漠恬愉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  
以據德也自非恬愉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  
靜不動和即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  
終年可謂能體道矣  
外物不撓內和自生  
然者血脉無鬱滯五藏無積氣禍福不能矯  
滑非譽不能塵垢  
身心虛暢情氣調達  
禍福已冥非譽安始非有  
其世孰能濟焉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  
脫又况無道乎  
夫若臣相遇難雲龍相成有  
非常之主用非常之人亦十

載一達所謂辨矣今才可經世時非有道心  
宜適迹元復下求是以文雅就或老子汎舟  
故賢愚相昧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  
震之聲耳調金玉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

故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專視則察耳專目  
聲非細耳不聞者非聾聾者太山之形非小  
目不視者非明明者以心不兩用志不兼功

故知見利忘道今萬物之來摧拔吾生攫取  
吾精若泉原也雖欲勿烹其可得乎聲色之  
之美金玉之音或眩情性昏翳精神相發監  
解成巨壑非夫至人安能奮翅冲霄揚翮

也懸海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能見眉睫濁之  
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也人之精神難清

而易濁猶盆水也凡人之情易染於俗知易  
之性難清於器審難清  
之性去易昏之鑑也

守法

老子曰上聖法天其次尚賢形教其下任  
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權政在人尚賢者癡

惑之原也名尚賢則下矯性而為之  
為性者非正其故曰癡惑法天者

治天地之道也治世之道則虛靜為主虛無  
天下之行也

不受靜無不持下清靜故能維持天  
而萬物之主也知虛靜

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為治以動為亂

自靜者則心不撓  
白治者故物不亂故曰勿撓勿矜萬物將自

清勿驚勿敗萬物將自理是謂天道也撓者  
也駭者散亂也言治民之道如  
是則萬姓萬物皆不失其所也

守弱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  
為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

驕於其大者雖大必亡  
憂其危者雖危必存大者用兵侵小小者  
倨傲凌下恃強者亡  
用兵者滅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

雨不可長久明強不可久  
是以聖人以道鎮  
之執一無為而不損冲氣是以聖人以道鎮

之執一無為而不損冲氣唯聖人知強暴不  
以好情則和氣見小守柔退而勿有  
不傷太平可至

於江海江海不為故功名自化弗強故能成  
其王言聖君有功不居民自從也為天下牝故  
能神不死  
神者淪九起之不昧騰三清而自  
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為功名權  
任至重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以萬物

為貴今輕萬物是輕其身輕其  
身是輕天下輕天下物不歸矣夫道大以小

而成多以少為主道以小而成大物  
緣衆而宗之一也故聖人  
以道莅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

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

美有天下者不遺小國之臣故能成其大  
治身者不棄片善之益故能歸其美也

之道抑高而舉下捐有餘補不足天道惡盈  
而益謙也

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  
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江海以容納為大虛  
聖人以謙濟為尊

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  
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吝者不長強梁者

死滿日者亡保虛柔者久存  
於奢溢者速亡飄風暴雨不終  
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暴雨兩行強梁之氣

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  
奉是以聖人執雖牝去奢驕不敢行強梁之

氣執雖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驕故能長

久唯人不驕修執雖牝而美  
雖牝之為群雌之王也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故聖  
人日損而冲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

衰天道然也天道強盈而好謙故唐虞法之  
而成人道強盈而忌驕故桀  
紂怨之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

惡亡好利而惡病好事而惡卑好貴而惡賤

衆人為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

人法天弗為而成弗執而得衆人隨俗好尊  
高而不能自高聖人法天不好尊卑下故欲  
惡卑下故不自尊而自卑不高而自高也與人  
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  
同其虛故三皇五帝

有戒之器命曰備危其冲即正其盈即覆其  
今亦有之以存至成故夫物盛則衰日中則  
知虛則自全盈不可久夫物盛則衰日中則  
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天道有盈虧人道有  
前樂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任智則多聞博  
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任智則多聞博  
辯守以儉樂則武勇毅守以畏  
富貴廣大守以狹多德也德施天下守以讓  
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  
盈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盈滿則弊此道  
可保天下可保天下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可開則顯  
也。能至於無樂也即無不樂也無不樂即至  
樂極矣是肉樂外不以外樂內故有自樂也  
即有自志貴乎天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為  
天下之要也夫至樂者非謂聲色  
以為至樂而亡內樂外者以樂樂人而與天  
為倚外樂內者以樂樂身即與身為役故曰  
其樂而樂之不在於彼而在於我  
天下要道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  
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求之於外其  
德為鄰故達於心術之論者即嗜欲好憎外  
矣是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  
玄同無非無是心術既明道德備告樂與

也。同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有士之  
萬傷不能違其心女之不待勢而尊不須則  
有行千金不能變其節不待勢而尊不須則  
而富不須力而強不利貨財不貪世名不以  
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專  
富德輕勢多利志氣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  
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三者  
傷矣此三者謂形神氣也神者形之制也形  
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主者神從而害  
養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主者神從而害  
養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主者神從而害  
會養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  
以過人之知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  
淫而不還形閉中拒即無由入矣是以時有  
育忘自失之患夫精神神神名易惑必宜  
身不校也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  
而日耗以老則失生也是故聖人持養其  
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淳沉如此則  
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和  
氣平志強形泰故能與道浮  
沉乘時變化無不應者也

守樸

老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

無實而若虛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  
為而復樸體本抱神以遊天地之根芒然仿  
倖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遊天地之根  
元為元事即道機械智巧不載於心害於元  
道塵垢之外也機械智巧不載於心害於元  
假不與物還真性已著見事之化而守其宗  
心意專於內通達禍福於一守本不易見化  
升沉何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無心然不學  
而知弗視而見弗為而成弗治而辭知見於元  
不見為而不為知見於元  
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影之效動而不滯靜之  
而無影處以道為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清靜  
而無影處以道為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清靜  
萬異為一宗萬形各異同出一虛有精而不  
使有神而不用外無役用守太渾之樸立至  
精之中含具育神其寢不夢絕諸其智不萌  
也。其動無形神月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  
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精神之所能登  
假于道者也今以存為亡以生為死者謂靈  
間役使鬼神是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  
精氣日夜無隙而與物為春如陽春之照萬

也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非假他術故形  
有靡而神未嘗化形有同元以不化應化千  
變萬轉而未始有極無窮變化無極也  
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故  
生生者未嘗生其所生者即生也化者未嘗  
化其所化者即化萬物受生無時不生  
而能生也故所此真人之遊也純粹之道也  
言純氣精妙遊於不生  
不化之遊故曰真人

通玄真經卷之三

通玄真經卷之四

默希子 壁四

符言符者契也言者理也故因言契理之微悟道忘言之妙可謂契

老子曰適至高無上至深無下上乎元上天下乎元下故能

高深深能平乎准直乎繩非衡能平元處不

正圓乎規方乎矩非圓能方而無圓方而無方

地而無表裏其大元外洞同覆蓋而無所破

大國無疆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生無處

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解前已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生即舍公而就

私尸主名者必有事生倍道而任已見

譽而為善立而為賢皆道術非善非賢之

也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順理則多

責事不順時則無功順理則用力多而見

功妄為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責事敗足以滅

身功未濟物欲以及身也

老子曰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

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忘不為福先不為禍

始動不為主則元形元形故元將迎之禍也

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

遠害治未兆之利則為福故無為而寧者

失其所寧即危無為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

失所寧者謂捨內寧而外求寧則困矣故不

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謂玉石有分其文好

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

必伐物有美而見害華榮之言後為怨先

後招石有五傷其山山若實必見鑿黔首

之患固在言前且君子慎言必招禍

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道者福為禍

從動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天聖人治道先

知存亡辨利害得失故舒卷定寵辱不驚方

天為蓋地為軀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軀

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害以天為蓋覆元無

運元窮陳彼五行必有勝金大相攻天之所

覆無不綈以各福故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也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水生蟲選自

食人生事還自賊事起害生夫好事者未嘗

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足當虛不流其身善

游者溺善騎者墮谷以所好反自為禍其能  
長厥功其後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其能  
聖時會自得不得力爭其能  
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逆其能  
而高不疾而速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為故其能  
無敗其能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其能  
諸侯雄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其能  
德則天下宗舉賢德諸侯雄惡少愛眾天下其能  
雙其能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其能  
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其能  
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眾以弱凌強兵共殺其能  
之其能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其能  
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末之有也察其其能  
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其能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其能  
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其能

喜怒哀理好憎即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過其能  
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哀即賞罰其能  
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即其能  
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其能  
己而得矣其能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其能  
之行何非我懷仁志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其能  
譽已不求人譽不能使禍無至信已之不迎其能  
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讓也其能  
命不逆不能要必至禍之至非已之所生故其能  
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已之所成故通而不矜其能  
為而治其能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以未得其能  
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其能  
欲者至其能  
欲者至其能  
行末免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剝其能  
故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其能

亡喪之利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其能  
則夫道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遇其能  
害道者不可誘以利則故嘗無禍不害其能  
有禍嘗無罪不害有功其能  
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其能  
設儲也其能  
設儲也其能  
東西南北獨立中央其能  
枉不失其直其能  
專已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其能  
求得其能  
事內無奇福外無奇禍故禍福不生焉有人其能  
賊其能  
福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退之於邪開道其能  
之於善而民向方矣其能  
老子曰為善即勸為不善即觀勸即生責觀其能  
即生患其能  
而責之者則有患矣其能  
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故聖其能

人不以行求名不以知見求譽治隨自然已  
無所與進不飾智以求名地而分身以為者  
有不成就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通求而  
無事與無能同德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  
道理達而人才滅矣夫至德內充人才外滅  
也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即不用道道勝人  
即名息道息人名章即危亡道不而全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操籌何則  
有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  
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如  
無欲者也得等德欲無心人舉其疵則怨  
鑑見其醜則自羞有欲而為善人後已人能接  
物而不與已則免於累矣無身無欲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以實幣必以卑辭帶單  
而欲不厭君子不重貨幣股以謙辭卑體免  
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先日  
君子之交不以信盟約一言而定身不難小  
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修道德內樂真  
師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方之廣勸民守死

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杜稷即為民者  
不伐無罪為利者不攻難得此必全之道必  
利之理與民同利民樂死之與民同心民共  
此重王之通即社稷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心勝  
金欲勝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  
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  
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  
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  
起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性目好色耳好聲  
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說之不離利害嗜欲也  
耳目鼻口不知所欲皆心為之制各得其所  
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六情所欲一  
則欲不害性心邪於外則傷已欲具故知邪  
正在我與奪同心且一心自正奪物何累也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  
便動靜內在已者得善不而邪氣無由入飾  
其外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  
其真夫須臾無忘其為賢者必困其性言不  
可善忘若須臾百步之中無忘其為客者必  
累其形夫輔身御性必宜節欲金和使心氣  
累其形內平而神明可保君子慎微不存於

遠雖十步之內必處枋櫟之患故羽翼美  
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莖能兩美者  
天下無之舊學以人為己而害春以芳華見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暝也地有財不憂  
民之貧也天之道明無大闇地有財無竭地  
德道者若丘山鬼然不動行者以為期且已  
而足物不為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  
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  
怨也至人者無名不能動欲害不能傷  
所取報亦元害故與之不善怒者必多怨善  
與者必善奪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起  
見即惡從之利為害始禍為禍先不求利即  
無害不求福即無禍身以全為常富貴其寄  
也聖者人之所慕者人之所慕但不欲顯  
不矜不伐自榮無元禍  
老子曰聖人無在奇之服說異之行服不雜  
行不觀行不觀人通而不華窮而不憚榮而  
不顯隱而不尊異而不怪窮通命也故不  
不顯不尊異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  
於人何足怪也

則元澤是為大通也

老子曰道者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時之去不可足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正時命直道從時不迎不送也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

其所此言先之大通後之不及唯迎之元道無親唯德是與福之至非已之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已之所生故不悔其行前

驚自信其情誠無非分故自明無非驚狗吠不驚不驚不驚故通道者

不感知命者不憂知何命帝王之崩藏骸於野其祭也祀之於明堂神貴於形也帝王

則從形勝神則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大通依神形全氣欲神通

老子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志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通德貴中貧賤無耻心志不為名也利不惑以數算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注而益之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

者可與言道矣喻人不憂壽之時盡而憂天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高而能卑厚而能夫爵

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脩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為本高

以下為基三者不脩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言已情以達人情既聞且聾人道不通故有聞聾之病者莫知事通豈獨形骸

有聞聾哉亦有之塞也日不觀太山耳不聞雷有聾聵虛馬智各持其來此莫知所通此

聞聾之類也夫道之為宗也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也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焉其為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為師也亦明矣

生以道為親元形而形焉其為親也大矣與氣為君非壽焉其為惠也厚矣智以學焉師非師而師焉人皆以無用害有用動無用情之故知不博而日不足達易日不足知未也勉勵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功而專道不聞與不聞猶聞聾之比於人也深姑也

不聞是謂聞聾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可以德以力德在與不在來德施於人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先貴於人欲尊於人者先尊於人欲勝人者先自勝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

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舉推而不厭戴而不重

此德重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為取後之為先即幾之道矣尊人者非尊其人而取尊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才職不稱危亡必至損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為利利之為病衆人知利為利不知以利為病故再實

之本其根必傷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為害天之道也未之興成者必傷其根利後害天之道也家藏實貨者必殃其身

老子曰小人從事曰苟得君子曰苟義為善者非求名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

歸之所求者同所極者異小人從事以害得  
君子直道不以利為期而名故動有益則損  
隨之改受利同而還害異也故動有益則損  
隨之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不恒其  
蓋察於一事通於一能中人也所見不同兼  
覆而并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去邪

法賢便能  
此至人也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  
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世  
即人雖保身世亂即以身死義故君子有義  
於人雖殺身不恨故視死若歸而行之年也  
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動不乖正故生所

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過其世  
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遇時也不過天也  
也君子能為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而為非  
而未必免於禍君子為善未必去福未  
行而免禍何則如是正故君子逢時即進得  
可爭心兮二故也

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即退讓之以禮何不  
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  
也君子達不以為幸義得之也不遇不以  
也為耻何有焉所存道義豈若貧賤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  
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德得道則心

治失道則心亂心治則交讓心亂則交爭讓  
則有德爭則生賊有德則氣順賊生則氣逆  
一其心則順而工二其氣即逆而邪正則道  
隆邪則害生道有則神清則和治賊生則  
為且亂亡無日矣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  
則損人以自奉二氣者可道已而制也難

可以道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生  
禍積則怨生人能行之天能鑒之  
茂孝衰於妻子惠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瘡故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官敗失於正法孝家  
慎慮患生焉且禍仍宜敬故德終如始則無敗事也

老子曰舉杜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  
遂往所謂同汙而異泥者知人不  
思為賢直有同汙而異泥也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同  
死生明於分理愚人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

在聖人一死生不利彼此故无死生  
物布地和在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  
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飢遺物於  
於地中和在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  
之主必和治其氣失攝萬物則風而不愆災  
作也不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  
俛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  
得事之所適一言有益萬兵非貴  
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  
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莫若事人則行德不

與上下  
安泰也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非有能勝敵  
者必強者也非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  
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用人力者之能  
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  
勝不如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若  
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眾不勝成大勝者也  
惟保謙柔眾不能  
屈故能成其勝也

通玄真經卷之四



通玄真經卷之五

點 希 子 註

璧五

道德此篇上問道德下反體習雖前  
宜精審將成後  
學悟道之由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

不達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  
致功名也

不精不明不達故上學以神聽

學以心聽

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

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

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

盛無思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專精積福

內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

神聽之法悟道之由既以得之必

產有始必先明本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

狙寡成於衆長十圓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

始於下此天之道也

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也退者所以自後也

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也退者所以自後也

儉者所以自小也損者所以自少也卑則專

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

尊而卑人故失人知物則解情失應順天

不厭也

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

高養之資物之根莫不待而

形無形而萬物化生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

事立與天為鄰無為而無不為

為鄰與道俱真合乎莫知其情莫知其真其

中有信

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

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

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

道則忠惠父子有道則慈孝士庶有道則相

愛故有道則和无道則苛由是觀之道之於

人无所不宜也

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

其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

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

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

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國

失道亦不能守

失道者奢泰驕

結怨為兵主為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

人行之國家滅亡及其身深及子孫夫罪

莫大於无道怨莫深於无德天道然也

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

擊之不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

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刺雖巧不敢擊夫不敢

者非无其意也未若使人无其意夫无其意

者未有愛利害之心也

而己愛爭於弊俗則為神奇在至道謂之兒

忘世之徒

然皆欲愛利之若然者无地而為君无官而

為長天下莫不顧安利之

故勇於取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也存

文子問德

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无擇與天

地合此之謂德富之成之元為元私澤施萬物合乎天地謂之至德何謂仁曰為上不矜其功為下不羞其病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无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也貴為天子而不驕賊為匹夫而不憂惡惠不偏渎施濟眾所謂仁也何謂義曰為上則輔弱為下則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也扶於不能此之謂禮也故尊臨下卑已先物秉此之謂禮也謙柔之德无怠慢之容爭修其義則下平正修其禮則下尊敬四者既修國家安寧四者有虧以治人即敗國以修身則喪主故初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五者兼修天下无敵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放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循此四德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

之無道無道不忘者未之有也天來之文子問其本末老子陳其得失若四者俱廢恐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聖所作爭亂必典所謂无道立見亡歎也  
 安其職處士修其道人民樂其業非夫至德各安其分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死河  
 以樂其業豈能  
 出圖洛出書國語通典八卦書即洪範九疇惟德配天澤治無物此聖人至  
 治所及世之衰也賊斂无度殺戮无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動不息墜元百  
 疏李唐之君暴虐氣敗地誅賢任佞聚斂不時  
 下應于地故山崩川竭人無聊生民蟲草木咸失其所准爲人主者不可不愍也故  
 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正邪世亂則賢者不  
 能獨治寡不勝衆聖人和愉寧靜生也至德道行  
 命也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  
 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遭時遇命得主有人高梧自然棲靈鳳八  
 續不能  
 容巨辨  
 丈子問聖智問至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  
 而知之智也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  
 道智者常見禍福成形成而擇其行見可而爲知難而止  
 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  
 成形成知禍福之門聖人知吉凶倚伏察其  
 未形故治於未亂智者

智也先知禍福相傾隨於己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  
 智也無聞見者愚迷聞未生之事非聖如何  
 無聞也已矣  
 老子曰君好義則信時而任已棄數而用惠  
 人生信一時之義不慮將來之患略物博智  
 大道之數杳杳巧惠之能非賢者也  
 淺以淺贍博未之有也指杯爲海短艇深獨  
 任其智失必多矣獨任多敗好智窮術也好  
 勇危亡之道也獨取所知必敗窮處好與則  
 无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无止若多欲  
 則與民爲讎少取而多與其數無有故好與  
 來怨之道也凡有所與必先所取取則有窮  
 之費亦難為恒也而易彼與此一得一失既  
 取非其道與非其當得者未嘉失者為仇是  
 以志人怨取捨之心守平由是觀之財不足  
 和之分怨何從而生也  
 任道術可因明矣觀取與之分乃仇怨之府  
 可以補衆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莅天下爲之奈何  
 問先王之道觀當時之主言今時老子曰執  
 之弊不及昔者之政時如之何也  
 一無爲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也夫上古帝  
 王爲治非謂神奇唯法天地執一元不可執  
 焉與時消息大器者謂有天下也  
 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不可執也

執者非也也。操而之狀。執一者見小也。見小故不可爲也。唯爲者敗之。能成其大也。唯一故能無衆以御物。守靜也。守靜能爲天下正。方此靜之至也。故能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具於此矣。夫理契元爲心符至道處大滿而不溢履高位而不危澤品物德賂于孫昔者明王皆守此道以化天下也。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義我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為解之俗。流海之民。有道不守，有法不一，外歸於歲，以內聚肉君。執一即治，無常即亂。一法據也。葛君道者非所以有爲也，所以无爲也。智者不以德爲事，勇者不以力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惠，可謂一矣。不擇道而妄爲不偶位而一也者无適之矣。濟惠能全五者，可謂一矣。一也者无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致法而治則萬物皆往。若夫道也，元君數易法，國數易君法。是定君數不道也。則民物勞弊天下不安。君元柄法，隨時遠變，罔无恒主，亦廢興也。

達其好憎下之仕懼不可勝理。凡爲君者互集以道德不

矣。叶傳恣其智慮，逾於賞罰，不當則故君失  
 下吏，斯懼懼則刑誅，治可廢，理也。故君失  
 一其亂，甚於无君也。君必執一而後能群矣。  
 天下所以戴君上者，以君有道故也。今國有  
 君而無道，是民无主。雖有其主，使奸臣竊柄，  
 賢者受害，微則无厭民物。  
 勞苦，故云甚於无君也。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  
 之。王  
 雖太古今之  
 道唯一也。  
 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  
 也？  
 征伐其不也。  
 也。在虞揖讓湯武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  
 者，亦德也。  
 道无升降，時有虎豹，理在變通，義  
 矣。裁其隸知也。  
 也。也。暴殄逆用兵而治亦德也。  
 動不逾正，靜  
 不乖道。  
 雖曰山  
 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  
 忿兵，有貪兵，有驕兵，有賊兵，有暴兵。  
 夫兵者，動有危，誅暴救  
 弱，謂之義。敵來加已，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  
 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  
 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  
 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忿兵。  
 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道也。  
 國有五兵，輕用  
 賊輕用之，則危亡。天道賞善，  
 懲奸，其理不差。仁者懷之也。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  
 嗟乎！夷之遺事，乃詐之智，遺禍福之數。  
 辯論說之才，抑本起末，得不危亡也。故守

分循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為得者非所求自天愛愛入者有受而无取出者有授而无與與无貪取之心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德所殺不怨則幾於道矣春秋无人心生殺有時人主无為實到必當達達其理達失其道

文子問曰王者得其歡心為之奈何帝王之理何以得百姓歡心老子曰若江海即是也淡兮无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後大夫明王之德德若江海然无味五味成焉施之无窮萬物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

天下必效其歡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眾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蛸飛蠕動莫不親愛无之而不通无往而不遂故為天下貴欲上之人者非有欲上之人之不上矣先人者非有先人之心則推先而不害若然者德惠動天地況於人乎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藉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執一隅之說非通代之典其猶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天聖王叔持齊執而待食渴而思飲人誰不願也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古

相返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道無隆替而俗

所以作法不可原也法未然人不可知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言可聽者需時

不可以當時之用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

死生同變化非謂也言非有欲取天下而

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無不為鏡上與道

為友下與化為人上與道交今欲學其道不

得其清明玄聖守其法籍行其憲令必不能

以為治矣天存其典籍行其法制實賴玄聖

文子問政政者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

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能德之以道無見其智

也方而不割廉而不剡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朴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不敢也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

以自全不敢自安不下則離散弗養則背叛示以賢則民爭加以力則民怨離散則國勢

衰民背叛則上無威人爭則輕為非下怨其上則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以觀衆賢而

者兼修正道存矣九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唯聖人為能知權

言而必信期而必會上言謂道下言為權

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世知所

勢使然也父非法於溺即可事在適時無云

者之謂權先合而後遷者不知權不知權者

善反醜矣善者始吉而後凶也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无以治天下上

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无禍敗者何道以然意問老子曰自天子以下

至于無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國破家无道德之故也非有他缺有道

德則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无道德則縱欲急情其亡无時存者亡國無餘

使桀紂循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

有道即王无道即亡固知善惡无王與亡

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夫聾聵雖愚

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

禍災何由生乎大道者廣覆厚載生之萬之

禍害者仁未絕義未滅也仁雖未絕義雖未滅諸侯以輕其上失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

縱令不順大王者无道有位繼業未滅者以

仁義滅諸侯背叛衆人力政以威力強者

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擊為業災害生禍亂作其亡无日何期元禍也道衰德亡仁絕

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不逮則峻之以

則刑之不正則非及无辜者使有輕生上  
多事則下多能求多即得寡禁多即勝少以  
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无焚也  
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挽水而欲求其  
清也人多事則心亂國多禁則民勞  
猶人不可煩物水不可飲也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无功者實有罪者釋好  
刑即有功者廢无罪者及无好憎者誅而無  
怨施而不德人主无好憎之心則民无怨  
則實者不避誅者不怨  
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合  
而和之君也別而誅之法也民以受誅无所  
怨憾謂之道德動德法度德合天地君明即  
理无不鑒法平則民不違其  
事

老子曰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  
非其所惡夫求善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  
者非求去邪也去達於心者非欲擇是而  
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世人  
有是惡人所非彼亦惡吾所善非吾所是  
既非是善非非善即吾惡無定是非安在然  
逐其意者雖惡以為善其所善非去家也  
无是以不非其所非者則无非非是也  
非无善无惡故明不出善惡而无非非者也  
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政小鮮何堪

幾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疎而謀當即  
見疑幾合謂偶合於君所言且當而  
身疎則君未深信必見疑也今吾欲  
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吾若  
與俗遷走猶遇雨无之而不濡規我者為  
我師匠隨走避雨  
身已勞倦不免沾濡而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

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无不致也夫  
无欲有欲非虛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  
无心无所不至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  
於已而與穀致于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通  
之土身由穀也神由軸也身混世而寄適心  
居中而常寂不無言外不勞世已故能轉於  
无窮之路游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  
於絕矣之境

動而無為動情不牽動用无為也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則國必亡亟戰則  
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  
者則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  
則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  
遂身退天之道也戰不欲頻主不欲驕民不  
欲罷物不欲極極則遂極  
而不亡未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  
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  
久亂之民其庸能乎平王問平王也言一人  
者王自况也賢人指文

子也言今雖推在一人不能  
以之子有何道而能治之也文子曰夫道德  
者臣邪以為正振亂以為治化淫敗以為樸  
淳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一人治亂由君心  
東則憂君治則治故與亡臣天威嚴在我不  
係於物貴在諸道道故一人則俗可變雖  
不治者也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

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  
下有仁義則无淫亂之世矣故知天下  
望為儀表其由欲水於積德成王積德成亡  
千仞之谿无不歸往也積德成王積德成亡  
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成者未之有  
也德不積不足以成名無不積不  
足以毀身故王者順所積也積道德者

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凰翔其庭麒麟  
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故積道德以感天地  
者故以道莅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莅天下  
也故以道莅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莅天下  
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為讎雖欲長久  
不可得也故也人君以道莅天下天下共  
戴之而不重无道莅天下天下共  
怨之而不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觀乎善否  
久也  
平王曰寡人敬聞命矣平王問之賢王傷時  
治道文子云要在一人匪由於他故平王  
欲政周道復興而春秋美之後識為平王

通玄真經卷之五

通玄真經卷之六

壁六

上德上德謂當時之君有德者也夫  
修德以匡天下有功可也  
有德可尊故口上德者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

擾則百節皆亂治國在君明則萬姓樂其  
其所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無疾其國治

者君臣相忘也無憂

老子曰學於常老子之師姓常名提老子  
是不見古而守柔見古通皆守柔古之  
文者字亦作古字亦柔也仰視

屋樹樹先陰退而因川不也觀影而知持

後物不先陰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若

積薪後物燎後者處上後物先下即上物之常然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

之文來射後飲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

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知未能以智不知此

能自害不能以不能自全也故勇於一能察

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特匹夫之勇

非通達論

老子曰道以無有為體體道虛元視之不見

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

論道而非道也備望者取魚而非魚夫道者

內視而自反反聽內視自故人不小覺不大

速不小惠不大愚執榮耀而方太陽非迷者

何也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止水以其內保之

止而不外蕩心應外蕩則流潦而常

日奪先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

之爭光末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幹

上重下輕其覆必易此意言大君有命小人

星尊日光宜本末相用各得當一淵不兩蛟

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即爭人主一則國安

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山川紐

德以光輝也潤猶君子德道蚯蚓無筋骨之強小牙之利

上食蹄墜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蚯蚓則飲水

言無異慮而不假筋骨小牙之用人清之為

一心守道亦何假名利然後清意也清之為

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為害河水不見太山

清明雖小可以見太山髮蘭並不為莫服而不

芳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為

莫知而止性之有也蘭並之芳性也不得不

行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賢惡

立清濁

天二炁即成虹地二炁即泄藏人二

炁即生病三才之道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

月不知晝日不知夜晝夜不相干川廣者

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川不廣不能

厚德不能遠至理故知非

獸不可以空器名物不可以端然至山有猛

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蟄蟲蟄蟲為之不採

國有賢臣折衝千里賢人君子自然輔佐君

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於無窮之原也已前

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

往以釋符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

之一目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任一人

以御眾一目之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

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夫蛇人其行也天

守道時之來印時之文王欲致魚者先通

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

集為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為後得者非負

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夫君臣相為用也

休林休其所利而思賢自至也足所踐者淺然待

明君明君處世而思賢自至也

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禱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足其所踐者少其不踐者多心所成其用不知而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相亡而齒寒河水深而壞在山此善言君民相害水深則膏竭在山君厚斂則民貧財匱之上有所求下有所有竭民力殫而君仇怨則膏亡齒寒是也水靜則清清則平平則易易則見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為正夫元首既明偏止水之清深察物情善惡之狀无逃幽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風不搖而葉自落物常撓而水自濁瑩鏐之器礪諸之功也鏐鏐斷割砥礪之力也言良玉質剛雖有美質然必礪之才質言方成玉奇器君子聚人雖有才質成其業也宜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粟糧之資而不飢國所恃者賢則所存者大坐而无憂物所附者良則所致也遠不勞而獲免得而獲大烹烹然高鳥盡而良弓藏不見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當進退之之數抱道守德全身得者可謂勝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於无有則得所見聽於无聲則得所聞人性本无怒怒出於有事人之性本无為為出於有欲欲出於為過為之是非故內視見於无形反聽見於无聲有聲有謂即照本性而无聲无形无怒无為所貴見於无非謂見於有也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賸得木各

依其所生也。人或違道。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譏人間之父子相危也。言物性有相反，雖水火相攻，用之有方，則致和。父子相愛，譏愚闇之則見姦賢者不可不察也。大夫不擇器而食，俞肥其體，故近死此，明小人有苟希名利，雖且貴而終不賢者當逆時難避，至而終泰也。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推固百內而不能自楬。切未見遠者因高為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為淵，即遭其近。因其所易，物不勞而自成。溝池潦即溢，旱即枯。河海之源淵深而不竭，則不盈流之則不竭。聞鼉无耳而目不可有相益之患者，淵深然也。鼉无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无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各利一原，英能相假。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深，可以濯吾纓乎。言清濁无遺賢，愚並用但量能授任，稱物酌音。藹樂之為縞也，或為冠，或為絺。言所用冠則戴，絨之絺則足，張之各全其要，不定也。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掬不能塞江河。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喻一人之直不能移衆枉，任冬有雷夏有電，寒暑不繼，食節霜雪，應應。

日出而流陽曰照霜雪不能融其體也 傾  
易覆也倚易附也謂者 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謂者  
易者親惡其勢易謂其事易深也 蘭芷以芳不得見霜蟾蜍  
辟兵壽在五月之望斯皆有利用而見當官街  
蟾蜍五月中殺之塗名以全身身萬華發  
五兵入軍陣而不傷精泄者中易殘於肉而  
扶餘調壁人 華非時者不可食物非時而食必害  
於水也財非義而取必害  
古之與齒孰先弊焉繩之與矢孰先直焉剛者  
華堅而致弊柔者弊 屈而正物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  
也形端必無曲影 與死同病者難為良醫與  
亡國同道者不可為忠謀必死之病難  
臣雖忠臣雖忠 使倡吹琴使工捻竅雖中節不可使  
而難存而難存  
決君形亡焉倡樂人也工制器人也蓋言倡  
終動用相違心乎吹琴者吹琴工者捻竅由節雖中律  
能所決言其主君形亡也體者不歌无以自  
樂盲者不觀无以接物樂色不見其目思觀  
於心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  
步林不求阡陌務於通足履海內其所出故  
能大生不現規矩事在濟危也 日不垂出狐不二雄神  
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斯皆獨立不羣  
禽之蓋非 揔不蔽目輪非輻不追疾撥輪未  
足恃也言事相假 張弓而射非弦不能發

發矢之為射十分之一一弓力無強不強中  
一猶干祿者不少至於求賢者萬分之二以  
飢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蜀其旁爭心乃生之  
秦者校之乃爭焉名位者居之必三寸之管之  
就故君子讓其祿小人競其位也之  
無當天下不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之  
者元厭而莫足由循繩而斷即不過懸衡而之  
量即不差懸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杖格之屬之  
有時而施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之  
亂之循繩而動物不能越懸衡而制事元不之  
農夫勞而君子養焉之者言而智者擇之在其中之  
早也之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黠之底之  
在其中之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黠之底之  
黠者必留其謀之事理則白居然可分國元疑之  
謀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之  
一戶之明之小人雖多不足可任賢士雖寡得之  
其在之明一有餘文玉得呂望高士得子牙之  
多乎之蟻蛇不可為足虎不可為翼之物不之  
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才不難立而踰之  
之上才不易勢施異也之明人才不才也之於後之  
有異之助祭者得嘗救闕者得傷之見善蒙惠遇之  
行蔽於不祥之本為雷霆所撲之而天威難違之  
匪不害之人而之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河水欲之  
國法必誅也之

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之  
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昧不可得之繁之處之  
以見明居嗜欲之場必從所染霜露交下南之  
慈難以保其芳沙泥汨流河源無以全其繁之  
黃金龜紐賢者以為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為之  
富之不識所用雖金玉以為寶土之故與弱者金之  
玉不如與之尺素之弱之愚之弱之也與之尺素或之  
位必置危亡也之較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之  
力使一軸獨入眾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之車之  
國者亦藉羣才保久安之用治橋抽有鄉之崔之  
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之氣之  
類相求之欲觀九州之地足无千里之行无政之  
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上者難矣之觀之平之九之域之  
萬機宣无之道之兇兇者獲提提者射之提之提之  
言羣惡相聚必被中傷之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之  
為人誦獲也之提之者之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之  
不足之明之雖之白之者之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之  
人鞭岳雖不可好亦可以醜之言之君子之飲酒之  
誠在小人由不可好之人之性便衣絛帛或射之  
之即被甲為所不便以得其便也之綽之綽之即之  
以取之便之人之情之也之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之  
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之此意不善之

用人者若妍賢之足眾而不相害若舌之與之  
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之辨之百之此之也之言人善之  
之與齒剛柔並仕之愚之智之咸之收之石生而堅並生之  
使各適其分不失其才也之石生而堅並生之  
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之此之原之其之性之也之明之  
者之聞之是之知之堅之芳之不可之奪之愚之聞之亦之莫之  
移少而有之長而逾明之此之原之其之性之也之明之  
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之此之  
云之一之致之者之也之再之生之者之不之獲之華之太之早之者之不之須之霜之  
而落之霜之落之者之不之實之汗之其之治之粉之其之額之汗之其之額之  
猶手有疾而治腐鼠在作燒薰於堂入水而之  
增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為工之腐鼠之  
言之君之雖之近之人之而之求之國之之之治之備之入之水之致之  
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之命之難之遇之論之君之  
下霜一夕而零之言人之建之功之成之質之的之張之而之矢之射之  
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之  
致之質之的之不之求之中之而之矢之射之集之材之除之  
伏雞之搏狸思之所加不量其力之所以之不之覺之  
忘夫待利而登溺者必將以利溺之矣舟能之  
浮能沉愚者不知足馬之舟之因之水之而之浮之亦之能之  
溺之之之準之審之止之以之之之驥之驅之之之不之進之引之之之不之止之人之



君不以求道里氏疲已極君師已歿水雖平  
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雖齊必有危非規  
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无以正曲直用規矩  
者亦有規矩之心上五平正之法下生垂起  
起差心兆乎愛憎進退之分別非君太山之高  
上无法制治亂不失其規矩者也

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所向正秋毫雖小可察所  
行背太山雖竹木有火不鑽不熏土中有水  
大不可見也木藏於火土藏於水不鑽不掘矢  
不掘不出必不能出道在於人不學不知  
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出  
不止丘山從成凡為學者非貴疾於初心所美久於其道則千里可至丘山必

也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河之有魚取之在網人之有道取之在心  
之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  
先信而後求能明三者之由可察萬機之要也巧治不能  
消水良匠不能斷水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  
不留意非可治之物不能成其器雖有良匠无所施其功非可道之人不能回其

操雖有聖人元使人無渡河可使河无波不  
由諭其意也有波世必有禍使人無日不辜甌  
可不犯禍則易使河无波即難無日不辜甌  
終不墮井矣辜甌也言人所獲戾非謂元刺  
我行者欲我交皆我貨者欲我市欲動於中見形於外  
行一暴不足以見知彈一弦不足以為悲焉

哉通來能盡理一  
 法始張何足備妙  
 今有一炭然撥之爛指相  
 近也萬石俱熏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而異  
 積也有榮華者必有愁悴榮枯迭興  
 絀下必有麻績淳貴切君上歸修以輕納驪下有羅  
 網君可不察焉木大者根偃音山高者基扶君以民  
 為基以下  
 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沒形故能  
 有形鼓不藏聲鏡不藏形金石有聲不動不  
 鳴故能有聲有聲有形管籥有音不吹無聲金石管籥不能自鳴  
 由人皆稟道德不學終不成者也是以聖人內藏不為物唱  
 事來而制物至而應聖人言不妄天行不已  
 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輪得其所轉故能致遠  
 天行者神而莫測運乎无窮故也天行一不差故无過矣天  
 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天行一而  
 政而无失故得天地交暢庶物君子用事小  
 成遠君臣說睦上下康人也  
 人消亡天地之道也去邪任賢合天氣不下  
 地氣不上陰陽不通萬物不昌小人得勢君  
 子消亡五穀不植道德內藏天地之氣不交  
 由世主道德不用姦佞並行小人居位天之  
 道衰多壘塞地之道損高益下鬼神之道

道竊盜與下時竊盜之性人之道多者不與不增聖人之道畀而莫能上也終不為上天有者明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故人也域有四明乃能長久明其施明者明其化也四明既備天道為文日月星辰地道為理山海一萬性俱化為之和融乎時為之使應而不亂以成萬物命之曰道生畜萬物不自為大道坦坦去身不遠率故名曰道者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物其德不絕內修其真謂之真外育於物謂之德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叙天下定矣早高以陳賁賤位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髓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取者謂天生萬物但養畜之不取其材故精神歸于上終有德而取者謂地生萬物雖成孰歸于下是為無德也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寧无不載廣厚无不容地勢深厚水泉入聚地適方廣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德無不容言天地相承以致廣厚君臣相信故能治陰難陽萬物昌陽復陰萬物湛物昌无不

賸也物湛無不樂也物樂則无不治矣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陽制於陰則天下和治臣陽氣動萬物勝於君則小人在位也陽氣動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陽道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故不失物之情性音澤盈萬物節成濬澤枯萬物榮故雨澤不行天下荒亡陽上而復下故為萬物主不長有故能終而復始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能長久故為天下母聖人順天之適无為故久逆物之情有位莫守陽氣奮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化未有不畜積而後能化者也故聖人慎所積積德來致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者正也肥者則昌陰者邪也陽不亡則萬物不肥也故物衰者即亡陽不亡則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故君下臣則聰明不下臣則闇聾君非至聖不能下臣臣非至賢不能竭君君非至聖不能下臣臣非至賢不能竭君尚父可謂聰明日出於地萬物蕃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日入於地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以萬物迷匿謂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昌雷之動也萬物啓雨之潤也萬物解大人施行有似於

此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之威也如春之常其發令也如暄之風皆和氣順故不極物雷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敗大人去惡就善民不遠徙故民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少愈且大人有善百姓之去邪人何遠哉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言小人无述火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而真何往不成火出而薪傳言發而信行故知大人之言其行也往而不退其信也有若四時也河水深壞在山丘陵高下入淵陽氣盛變為陰陰氣盛變為陽故欲不可盈樂不可極天之道理高舉下推節欲怒无作色是謂計得離念怒未忘而惡言作中執之火上炎水下流聖人之道以類相求以道也聖人依陰陽天下和同依陰天下溺依陽者親親依陰者溺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君子日汲汲以成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君子勤身以修德及宿不善如不祥苟向善雖過无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惡故怨人不如自怨勉求諸人不求諸已聲自召也類自求也名自命也人

自官也无非已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於人故君子慎其微慎微言不在大也苟向已苟不向善則禍歸於身何怨於人不善諸禍歸於身則禍歸於身何怨於人不善諸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居中是以本實生於心草實生於莖卵胎生於中央不卵不胎生而須時物殊異言其為生皆自因變化所為者中知而成實其自和知而不傾即頃時而有也地平則水不流輕重均則衡感以然均則物无輕重之偏物之生化也有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山之靈有不先行其事而後欲其報樹黍者不穫稷樹怨者无報德樹黍稷以怨報德通玄真經卷之六

通玄真經卷之七

壁七

微明道周象外謂之微明明之明是知非微明以明其明也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苞裹天地

可以應待无方此與道同也知之淺不知之深

不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蘧不知之精知之乃

為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

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可

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斯不善矣知

者不言言者不知夫道絕形聲故非聞見能

明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其至矣也

文子問曰人可以微言乎老子曰何為不可

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

微言謂至妙言也爭魚者濡連獸者趨非樂

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去為淺知之人所爭

者末矣夫言有宗事有君夫為無知是以不

吾知道者無名之妙言者至理之宗達妙者

無言明宗者不就是言至而無言為至

而無為而知自

知爾孰去吾知

文子問曰為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車

者前呼邪切大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

歌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

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夫所用

宜須各當其要猶稅車勸力而不當奏以成

也池之樂治國寧民務崇懷柔又何煩繁麗之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為止譬若山林而可

以為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

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

狀之狀無物之象也无達其意天地之間可

陶冶而變化也大道无正出於道猶山林非

下言不及道者以其无狀方象故能包羅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

思造思謂制故民之書則德衰知數而仁衰

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斯數者皆由

隨時而立制之逾謹逾之逾切是知慈不

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已而

三十輻各以其力旋弦有緩急然後能成曲

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无聲者

也使有轉者乃无轉也惡无聲聲在於弦軸

之聲而能有聲无轉而能有轉故无聲上下

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

者凶冠不可踐於足臣不可辱小德害義小

善害道小辯害治苛情傷德道綏小忿而傷

德至大正不險故民易達至治優游故下不賊

至忠復素故民無偽上有平正下无巧偽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滅爵之令張

則功臣叛爵位相引无辜者受其怨故察於

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

者不知廟戰之權治乳者謂垂拱无為之堂

謂夫勝之術在方寸聖人先福於重闢之內

慮患於冥冥之外重闢之內冥冥之外謂无

非聖人孰

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小見忘

忘害達到之

忘非愚若何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

人愛人即无怨刑知人即无亂政愛人猶已

即政无亂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

中不出須臾止言人由暴不久而亡由德无

飄風橫厲不日而止也

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  
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為強轉禍為福  
道沖而用之又不足也憂者執速而不極以  
字通以全機轉  
禍為福者必昌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

制也知人之性則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

舉措不亂恬和者率性之本也規矩者制欲

其法度雖動之過也牽於欲利雖靜而常恃明

而不亂也發一號散无竟總一管謂之心

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發號謂使

心不號即混百節歸根應居知所以行知所

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謂之道至人者行藏

何以其不然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

使人界下誹謗已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

可禁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善惡由已

衆口所稱美之能禁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

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

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

禍與福同門利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

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

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夫至人所為必謀

利之所起即禍福之生門故杜之原  
閑禍福之門即智慮自息動靜无變也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  
故聖人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聖人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強隨時動靜因  
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變  
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之无  
所困人皆能機於治亂之道而不能全身於  
相時而為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  
而不可言者或易為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  
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  
不可行者詐偽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  
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  
者之所獨見也審行藏之勢察成敗之由  
老子曰道者欲小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  
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  
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賢者无慮為應  
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  
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於救患難今人不  
務使患無生而務施救於患雖神人不能為  
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无方聖人深居以避

患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  
於刑雖曲為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  
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  
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  
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夫陷於利害由  
毀譽安在君子見未形則易治小人  
曲構而於禍故於已成則難脫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  
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  
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  
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為之較也智圓者  
終始無端方音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  
者立直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  
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錯廢  
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東要以偶眾執約以  
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  
大者无不懷也智圓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  
不為也能多者无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  
凡此數者非大至聖故聖人之於善也无小  
而不行其於過也无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  
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

日慎一日是以無爲而一之成也。外不負物內不慙心何須坐視乎。懼鬼神由懷誠惇然可保終也。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爲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政教化其勢易而必成以邪教化其勢難而必敗捨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不量得失坐致危亡事繁難致雖勞行敗物簡易從易從必成而不爲者愚之至也。老子曰福之起也絲絲縹縹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福如鴻毛聖人獨見禍若大山愚者莫測也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以爲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適於己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明主賞罰在於公正蓋於國便於人則行利於己不利於人則止也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宜謂之小人。君子分舉小入合舉宜即有定君子動用柔通智得而不勞。上士君子次勞而分即爲小人。下士不病力不倦其下病而亦勞。精神速到故勞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舍不居也味近時也古入味紂爲象箸箸以象而箕子唏。修其華魯以偶人葬偶刻木似人爲而孔子嘆。嘆其非禮見其所始即知盟諸之類也。人見象箸偶人以其爲其生也榮其其所終死也。或君子觀之其道也養其得也亡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  
爲人所慕爲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  
時也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  
徒高仁義之風不識機權之變九教敗亡之憂爲周達者也  
三王用義伊尹五伯任力任智今取帝王之  
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譽在  
俗趨行等逆順在時言時代既異治化不同齊五伯之時行人亦之  
道猶膠柱鼓瑟謂膠柱固難矣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  
即有以經於世矣經治也知天而不知人即无  
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即无以與道游天知  
知人知俗和時可以治世也可以遊游也直志適情即堅強賊之  
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通我志即乖彼心必爲強堅者所行拘於  
物即勞其體猶冰炭之相攻陰陽之燥靜也得道之人外化而內  
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  
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  
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得道之人其動也入其靜也地動靜失時憂好在戕故俗莫得而害世莫得而驅故尼父足之若吾其猶龍乎變化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易拘  
於小好而塞於大道張湛一方道者寂寞以  
虛无非有爲於物也不以有爲於已也於我之間

居然已感寂寞之所自然而神是故舉事而順道者非道者之所起也道之所施也道本元為今云順道起事即應生思道元常寂事有為無為即是道之則是非恰然猶思所作或云非道者所為也施者說也言外設程利是道僅表非其真負不可執之執者失之為者敗之理可明也

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也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謂入戴天覆地鏡太清者眎大明謂觀日月也立太平者處大堂謂在宇宙之間能游於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无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初反求初生也

眎於冥冥聽於无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言真人在天地之間觀日不遠居乎大堂而无不容於冥冥之中曉乎无聲而衆聲應寂寞之不照乎无形而羣形无別與天地相保日月同明寄託靈臺含藏至精謂之真人也其用之乃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而知而後能知之也前已詳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衆適者也四者所用以處世修身不可失也道滅而德興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不懷下世繩繩唯恐失仁義故君子

非義无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  
无以活安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  
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禍福異矣通義達仁  
君子无義无以全其通小人无利无以活  
身君子懼失義以爲禍小人欲利以爲福也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

乃足以利之夫病濕而強食之熱病渴而強  
飲之寒此衆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爲病  
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有道者之所  
避聖人者先迎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逐故  
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大病渴飲  
病以爲禍貧者取財於不義君子以爲害先  
進而後合愚者之所犯先合而後逐聖人之  
所忌夫利害相反也  
禍相傾不可不察也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  
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  
爵也言雖功名已立而仁義不可捨之  
爵也之則罪累斯及順之則爵降  
雖

謀得計當慮慮解國存其有離仁義者  
其功必不遂也言雖無中於策其計无益於  
國而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故曰百  
言百計常不當者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爲  
臣國國解難論主已而功不成者上仁義  
故仁或行良謀不用計不行數君然一雖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  
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則通  
功易食而道遠矣德澤被乎下得利奉於上  
功易食而道遠矣則无官而自治不令而自  
治也  
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

故治國樂所以存守其虐國樂所以  
亡其水 downstream 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  
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  
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治者  
德厚邪惡自能則上垂拱无爲自化則下  
盡心而奉誠豈有交爭之理則根本日固枝  
葉繁  
盛也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  
於心聖主之養民非爲己用也性不能已也  
及恃其力賴其功勲而必窮有以爲則恩不  
接矣父之愛子君之牧民貴求其所報自然  
接矣之分天道也或有君父恃其功力驕其  
臣子者恩惠不接也  
故用衆人之所愛則得衆人之力  
舉衆人之所喜則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  
則知其所終兼愛天下天下雖大其爲一家  
萬方一解以此而觀則  
終始可知存亡可察也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羣羣是故得之所施

者溥即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則武  
之所制者小此謂德澤所及所制者衆  
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又不如施惠及其身  
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愚矣无以異於  
梟愛其子也梟之不義利而不散與  
養虎自啗有數自禍也  
故恃

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盈  
資安得長有也  
德之中有道德之中有德其  
化不可極道德充備與變化无極也  
陽中  
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  
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爲善則福不來見不  
祥而行善則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  
鄰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  
禍所伏孰知其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言禍  
而爲祥則知福爲禍始見禍而遽爲善則知  
禍爲福光禍福之來有知如亂雖自非至聖莫  
知也  
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  
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人病者甘其口美其  
惡忠臣指說  
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爲良醫國  
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人將死者醫難良而  
盡而難存難良醫忠臣難救國將亡者忠謀  
死而不救察可有而爲也  
修之身然後可  
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修之



通玄真經卷之八

點 希 子 注 璧天

自然非自然萬物皆然不然而然亦  
而自然非自然也

老子曰清虛者天之明也無為者治之常也

夫虛中有靈暗中有明孰能見之去思慧舍  
則道同也無為自治萬物乃成也

聖智外賢能廢仁義滅事故棄佞辭禁姦偽  
則賢不肖者齊於道矣

虛靜之通天長地久神微周盈於物無宰  
虛矣無所不通德既充矣無所不

行周而復始謂十二月轉輪而金木水火  
土其勢相害其道相待

生殺存道不故至寒傷物無寒不可至暑傷  
物無暑不可故可與不可皆可是以大道無

所不可可在其理見可不趨見不可不去可  
與不可相為左右相為表裏

刑罰聖人法也然寒暑雖酷不可不也時  
即何傷刑罰雖慘不可廢也理當即非害見  
可即止凡事之要必從一始時為之紀自  
古及今未嘗變易謂之天理一者道之子君

動用未殊如輪運般以內制外上執大明下  
用其光道生萬物理於陰陽化為四時分為  
五行各得其所作事與時往來法度有常下  
及無能上道不傾羣臣一意天地之道無為  
而備无求而得是以知其无為而有益也

象以明照四方君立法以昭制天下黎庶昭  
蘇黎庶蒙恩陰陽不晃萬物有常自非无為  
治天下而修身也

老子曰撲至大者无形狀道至大者无度量  
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  
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

故見不逮者不可與言大知不博者不可與  
論至夫稟道與物通者无以相非无形狀大

地至廣无度量近在毫髮之間而莫見其遠則  
宇宙之內而難則自非博達通物者莫能明

至道之原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  
心一也故制法雖殊若夫規矩勾繩巧之具也

而非所以為巧也故无絃雖師文琴瑟不能  
成其曲徒絃則不能獨悲故絃悲之具也非

所以為悲也夫萬物雖曰自然皆有同制也  
而非巧也妙在於人無絕無不宜絃瑟至於  
神和遊於心手之間故意寓神論變而形於

絃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  
不傳之道也游心手之間和陰陽之候運使  
律樂四時風應萬物至於父子雖親不能使  
傳者妙之極矣此亦說道不可傳受也故  
肅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故靜中  
生形以靜為君寂  
中有音以寂為主

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為主道為之命物以  
自正至微甚內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

以位為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  
而強道生為命德畜為主人能調護神氣正

而強道生為命德畜為主人能調護神氣正  
而強道生為命德畜為主人能調護神氣正

立而不教者不辱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  
害其事也道存則教遠明極則无察夫教道

者迹於德害於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  
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智者不相教

能者不相受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  
自然故生者无德死者无怨夫道德者謂德

者謂先損而後益且立行異性萬物殊形由  
教有本末人有賢愚聖人垂法制教則速導  
歸乎自然生不於其德死不於其德乎天地不  
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物有比於人哉一以觀之有同歸向夫慈愛



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為極是謂天德道德玄微仁義淡致遠上聖陽通術而無滯自非密府恒明安能與天為極也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

時化懷萬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疎無親此四人之德也覆載若天地照臨如日月轉輪如時時殊俗異類草木昆蟲莫不各遂其性豈有新故親疏哉故能法天者天不一時地不一材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趨行多方言天

時則不能成歲地以一材則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各有

利非其有也夫兵聚心欲一今重若欲止輕一則竭而後已但量其才力故勇者不可進

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激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

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忘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惟聖人善用其能下元

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撓以成其崇

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寡而

所治者淺矣夫道不廣不能懷萬物聖人德持一方不可守守之者細持之者淺也

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

殊性異各有所安樂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悲也安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樂之則悲悲之則危

民也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所能

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即萬物一齊无由

相過聖人牧民使異性殊形各適其宜雖則萬類有若一體不能相越故曰一齊

天下之物無貴無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

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貴賤无定

常準在遇與不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木

遇用與不用也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木

不沈為於淵水則沈而放於林因遊而投於水則沈而得所由賢愚並用也

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

司空三公之官論道經邦理後稷為田疇教民奚仲為工師造器物以備民用聖人任

海陸天為大其導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採

谷處者牧陵處者田地宜事事宜其械械宜

其材阜澤織網陵坂耕田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眾若風之過蕭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濁應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難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

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聖人之

因其勢而居之因其宜而安之則有無相資

巧拙相資由風之過蕭而之潤物則聲從所

成物適所利故得鄰國相望兵故亂國若盛

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

无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微於

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

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明此四者則見

之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

非所為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禁誅者先王

為殺然無以隄防也然愚人不守其

今而多陷之是有取死之道焉爾

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條暢之故因即大作即小古之漬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无敵於天下矣物必有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觀物有自然之性然後順物之宜因民所欲則事无

不濟故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性而為之節  
文无其性不可使順教有其性无其資不可  
使遵道由木不可使出水人之性有仁義之  
資其非聖人為之法度不可使向方因其所  
惡以禁茲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因其性即

天下聽從佛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

性皆有而非聖王為之其情也

而能向方矣因其性則刑由後自然之性

之本也民之所懷也民懷之則功名立

功名也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為以

成其大窾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為天下谿

谷其德乃足無為故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

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無事不自貴故

富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有之地故

為天下王不爭故莫能與之爭終不為大故

能成其大江海近於道故能長久與天地相

保王公修道則功成不有不即強固強固

而不以暴人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

此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物反矣世尚尊高

長處不有故謂物反天下有始莫知其理唯

聖人能知所以非雄非雌非牝非牡生而不  
死天地以成陰陽以形萬物以生故陰與陽  
有圓有方有短有長有存亡道為之命幽  
沉而无事於心甚微於道甚富死生同理萬  
物變化合於一道簡生忘死何往不壽去事

與言慎無為也守道周密於物不宰至微無

形天地之始萬物同於道而殊形至微無物

故能周恤至大無外故為萬物蓋至細無內

故為萬物貴道以存生德以安形至道之度

去好去惡无有知故易意和心無以道近

有始者謂道也舉世莫能識者言非難雖可

長存天地有萬物有長短之質至道之宜

也非幽非明非存非亡非非非非非非非非

則能復乎大樸冥手仁孝之域夫天地專

而為一分而為二反而合之上下不失專而

為一分而為五反而合之必中規矩一者氣

形流五者五行也上下者天地也人處其間

也夫道至親不可疎至近不可遠求之遠者

往而復反遠求諸物莫

老子曰帝者有名莫知其情帝者貴其德王

者尚其義霸者通於理德者昭育萬物義者

之以時其養乃厚厚養即治治雖有神聖夫

何以易之去心智省刑罰反清靜物將自正

道之為君如尸儼然玄默而天下受其福一

人被之不喪萬人被之不偏是故重為慧重

為暴即道近矣為惠者布施也聖人觀時之

使其後復故惠不棄施刑不安加即暴亂不

懈於官而遊居者亟於進矣夫暴者兵誅無

罪而死亡行道者而被刑即修身不勸善而

為邪行者輕犯上矣故為惠者即生茲為暴

者即生亂茲亂之俗亡國之風也大刑不可

不可及九功則守職者有懈怠之色行道者

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朝有賞者而君无與

也誅者不怨君罪之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

致也民之誅賞之來皆生於身故務功修業  
不受賜於人是以朝廷無而無迹田壅辟而  
无穢賞足以勸善刑足以懲惡賞者無穢與  
逮人服其德若修其業而竭其情則近者被其澤  
力故朝廷無爭訟田野滋穰故太上知  
而有之言下古知太上行道者處無為之

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徯因  
循任下責成而不勞謀无失策舉无過事言  
无文章行无儀表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  
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以事  
由自然莫出於己若欲狹之乃是離之若欲  
飾之乃是賊之上者非大不能容萬物非靜  
樸素然而不觀文无害天氣為魂地氣為魄  
反之玄妙各處其宅守之勿失上通太一太  
一之精通合於天道嘿嘿無容無則大不  
可極深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得輪轉無  
端化遂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人之是  
生也受於天鬼者陰也說也受於地是各守  
其宅寢者陽之神鬼者陰之精鬼是天地  
之至精故曰太一太一之常明人得之常生  
故曰守之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上通君也  
乃上合天太一專精守之故能通也守之身  
日常與人化智不能得其轉如輪其化如神

虛无之間常使不先冥其聽治也虛心弱志  
清明不聞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  
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  
君即治國之所以明矣夫有清明之德必見  
孝臣爭戴之不輕以身純粹之精以治國則  
則萬萬周衛而不離也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眾  
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者即無  
不勝也用眾人之力者鳥獲不足恃也乘眾  
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善用眾者天下无  
雖重其勢可移用眾智無權不可為之勢而  
不循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權已  
既平而聖人雖神不能聖子之言故聖人  
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  
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  
重也能勝其事即為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  
之故人無棄人物無棄材因其材而使之其  
能而用之莫  
不皆竭其能  
老子曰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  
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  
而不散聖人能變通無時應  
神无帶謂之无為謂其私志不入公

道嗜欲不挂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  
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  
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舟沙用跡乃為泥用  
輶教倫山用探廣夏濟冬彼因高為山因下  
為池非吾所為也用其所利各得其便聖人  
不恥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  
百姓之窮也故常虛而無為抱素見璞不與  
物雜常與道同

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  
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之民強  
陵弱眾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為其懷  
智詐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  
齊一之為一人之明不能偏照海內故立三  
公九卿以輔翼之為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  
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天地四時无不應也  
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食食飢養老弱  
息勞倦無不以也聖人之在上者非欲尊其  
故天子執一以齊之三公論道以匡之九卿  
奉法以翼之諸侯宣教以導之故得遇通同  
風俗臣一惠之諸侯宣教以導之故得遇通同  
利故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神農形倅堯  
瘦癯舜鰥黑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

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知變責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事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勤思慮不困於事求賸者未之聞也自神農以下形體雖神手足胼胝非求聞也居於民上自取尊志在救物故也未有安坐而望祿不耕而獲也

老子曰所謂天子者有天道以立天下也立天下之道執一以為保反本無為虛靜无有忽悅無際遠無所止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是謂大道之經與前同

老子曰夫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人頭圓天也足方地也右手執剛足踐九幽上戴三光周行无窮精微四方一而不變輪轉无常謂之神見之者曰天圓而無端故不得觀其形地方而無涯故莫窺其門天化遂無形狀地生長無計量化手無窮至明者莫見其形生手無盡善計者不能知其數也夫物有勝唯道無勝所以無勝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制形而無形故功

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形出无形故物出无物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時修正於境內而遠方懷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賓服也廟戰者以道制而為帝神化者以兵勝而為古之得道者靜而法天地王不得已而用之

動而順日月喜怒合四時號令比雷電音氣不戾八風詘申不獲五度得道之人喜怒不戾於天地順乎日月故因民之欲乘民之力為之去殘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成同行者相助循已而動天下為闢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已用其自為用天下莫不可用用其為已用無一人之可用也除其所害則天下雖衆自為我已有

通玄真經卷之八

通玄真經卷之九

壁元

下德時有洗刷故德有上下不世之德君以顯有德非謂至德故曰下

老子曰治身太上之君養神以清虛為本也其次養

形以嗜欲為本也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

肥肌膚充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末也神者生之末致本則形全而合道重末則形逆而歸土上古務本不順末在乎適中下世違神而養形誠治國太上養化以道其次正法

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

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為非法令

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下世化也

本而天下事未先論治身其次可治國夫有本道德備而是非之端絕法今與而身祥故知之路問聖人抑末崇本豈不有以者也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

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

一也言明君賢佐无代无之論賢與不賢用傳說若虛以此求萬載不遇一臣淵與治天下蓋霸王之功

不世立也但明指居之也順其善意防其邪

心與民同出一道則民可善風俗可美所貴  
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  
所生也若開其銳端而縱之放僻淫佚而棄  
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  
矣法者防其未然刑者懲其已過然法不可亂刑不可濫亂則難奉溫及七華雖殘賊

萬姓終矣暴不止也

老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即重  
生重生其生即輕利矣猶不能自勝即從之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從是謂重傷  
重傷之人無壽類矣夫心不二用事不並舉志兩心交戰是謂重傷重傷則壽信不虛語  
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  
曰強是謂玄同用其光復歸其明沐精神以至於和  
則與天地為常一心氣以合其明明則與日月同光

老子曰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所  
謂為善者靜而無為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  
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為善易也所謂為不  
善難者纂弒矯詐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  
曰為不善難也凡人不易於為善而難於為惡今之以為大患者由無常厭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禍福

之際不可不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事或欲  
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志有  
所欲即忘其所為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而  
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  
靜得即患不侵也受與適即罪不累也理好  
憎即憂不近也和喜怒即怨不犯也體道之  
人不苟得不讓禍其有不棄非其有不制恒  
滿而不溢常虛而易贍故自當以道術度量  
即食充虛衣園寒足以溫飽七尺之形無道  
術度量而以自要尊貴即萬乘之勢不足以

為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富知足者雖一者富有天下故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不能惑心既保於平和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  
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  
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  
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謂以柔勝人以弱得在己故我皆衆力而不失人之力得在衆心不在己故人皆我心乃得人心之故為治之本務在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

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  
之本在於虛元謂若不高臺榭不廣苑囿則性榮華之情非體於虛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知生知命目悅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七寢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治天下何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故天下得道在守四夷天下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纂弒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夫聖人處天下在於重勢故有道者大戴之無德者人非走尊江之故天下非私於已唯善是與也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夫怒  
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  
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  
人不能成禍不如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  
其塵人之性情皆願賢已而疾不及人願賢

已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事生怨事生則  
心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事怨事怨不生  
則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

聖人之治貴氣逆德皆主之用

字節

老子曰治物者不以物以和治和者不以和

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

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

治德者不以德以道非和無以治物非君無

以明道以道本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即

忌其本即合於若性衣食禮俗者非人之性

也所受於外也道所以安拂物所以養性性

者內也物若外也以內性衣

外物至而應其性以為性之常然故有道者

能遺物及己反已於見本性之常欲即為類

也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有道者能遺

物反己有以自鑒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鑒

則動而惑營夫縱欲失性動未嘗正以治生

則失身以治國則亂人故不聞道者無以反

性日於治物至於修德未嘗正者病起於欲

夫欲者山之根獨之門非明道德無以復

也其真古者聖人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凡舉事

者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聽失

於非譽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即雖矣是

以貴虛故水激則波起忒亂則智昏智不  
可以為正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以  
理物之情性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王  
託於無適故為天下命意之平者心不於平意

物目不視采色一其精神和其喜惡故得情

塵不起欲浪不翻人皆反性而天下莫不承

也今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炁而生上下

離心炁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登春肅秋

榮冬雷夏霜皆賊炁之所生也天地之間一

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形也一人天子

則天下獲其安一人則萬姓獲其故明於

害故作於天地通於六合可不慎歟

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

也性既合真而處之而不思明

也以物除陽或之而莫察也

知遠以萬里為一同得於內明於外

天地禮義廉恥不設萬民莫不相侵暴虐由

在乎混冥之中也積善神明轉而積惡神明

勿謂混冥之中然氣類相召善惡無差

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民貧苦而忿爭生

是以貴仁仁以人鄙不齊比周朋黨各推其

與懷機械巧詐之心是以貴義義以男女羣

居雜而無別是以貴禮禮以性命之情淫而

相迫於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樂以故仁

義禮樂者所以救敗也非通治之道也仁已

不致弊之謂

其初則民性善民性善則天地陰陽從而包

之則財足而人瞻貪鄙忿爭之心不得生焉

仁義不用而道德定於天下而民不淫於采

色故德衰然後飾仁義和失然後謂整禮淫

然後飾容故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不足行也

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不足修也道德者天下

也故有道者廉仁義禮樂備而有之或謂

絕滅四者而曰有道非通論也夫聖王憫世

之衰而無道德故貴仁義禮樂制節其性而

崇其情全其節度崇其敬讓使不敢逾越以

老子曰清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寞質真而素

樸閑靜而不躁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同乎

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悅而順情其心和而

不偽其事素而不飾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

即留淑即行通體乎天地同精乎陰陽一和

乎四時明朗乎日月與造化者為人以明清

乎道謂其人機巧詐偽莫載乎心是以天覆

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序風雨不為虐日月清靜而揚光五星不失其行此清靜之所明也

真人之治感於天地故日月清明而不惑也

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賞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

士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

性異形殊類易事而不悖失業而賤得志而貴

易繁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聖人無為而治百姓不苦其役則各安其業保樂其

其所則貴失其勢即賤夫先知遠見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於人於人也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知之溢也而明主不求於

下聽敏給數未必為忠救世賤物不從流俗正不求在下位之也

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化民教世忍俗不可以為

儀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為國俗故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

可世傳也此教者治世士不可不察其才而用唯通明道術與時消息者則與

用之治在通時非求異見詞尚體要無煩飾下也

末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也重為任而罰不勝也危為其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

三責即飾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

詐此之謂也用其法而求其過以誅其罪者即飾智而誣也

老子曰雷霆之聲可以鍾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

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弊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

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至微神明不能見也

夫風雨雷霆形聲色象手至大至微者謂道也天可以類知可以建事及地不能容神明不能究也

及至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即樸散而為器矣立仁義

修禮樂即德遷而為偽矣民飾智以驚愚設詐以攻上天下有能待之而未能有治之者

也夫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夫至人之治虛无寂寞不見可欲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適循自然

之道緣不得已矣漠然無為而天下和淡然無欲而民自樸不忿爭而財足施者不得受

者不讓德反歸焉而莫之惠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

而不竭莫知其所求由出有作而調飾之使反修其業通乎自然藏於不盈謂之搖光搖光者天府取之不減與之不盈謂之搖光搖光者

資稟萬物者也以四方萬物主之以為資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

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哀故閉四關止五道即與道淪神明藏於無形精氣反於真

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為知而不矜

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得害精存於目即其視明存於耳即其聽聰留於口即其言當集

於心即其慮通故閉四關即終身無患四肢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真人

天之四關日月星四時有節五行有度則天地清明民物豐泰人之四關心口耳目也五道謂五藏也夫精神存者則四關不妄動五道不受邪聰視聽明言行無缺故禍害無及於身止死不係於

道所游之地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

第五行即治不荒聖人者由節五情以和五老子曰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令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此三者皆指於無私故平為之立正為之存令為之行不預德於外故為治者知不與焉水炭破舟木擊折軸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智不載也水無破舟之意木無折軸之智故以智治國者國之賊也故道有智不以智故以智治國者國之賊也故道有智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眩即不亂忘心即不眩絕視則不眩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留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為之為也夫衡非不平繩非不直用之者偏耳一者無為也百王用之萬世傳之為而不易也一者無為也百王用之萬世傳之為而不易也凡無情無私一以過之者聖終日應用未嘗為也斯道致治正而有常不然推之與量立一日制作而萬世不能易哉老子曰人之言曰國有亡主世亡亡道人有窮而理無不通故無為者道之宗也得道之宗並應無窮夫國之亡者何也以無正道故不特者德也無為之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宗應於無窮者也

已之能其窮不遠也其能其窮已不能夫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眾智之所為即無不成也千人之眾無絕振萬人之羣無廢功工無異伎士無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職事不慢也因此物識彼物之情度已身見他人者可以盡心竭力夫債少易償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君臣久而不相厭也故無勞厭老子曰帝者體太一太一者以虛無為祖清靜為宗故帝王宜體之王者法陰陽運行有度霸者則四時其宜君者用六律與物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照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覆露皆道溥洽而無私峭飛蠕動莫不依德而生德流方外名聲傳乎後世道治天下也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德與天地參光明與日月並照精神與鬼神齊靈戴圓履方抱表寢繩內能理身外得人心發施號令天下從風王帝以德則四

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量喜怒剛柔不離其理柔而不脆剛而不折寬而不肆肅而不悖優游委順以養羣類其德含惠而容不肖無所私愛也三王以下以仁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與之以奪也非此無道也伐亂禁暴興賢廢不肖臣邪以為正攘險以為平矯枉以為直明於施舍開塞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者也五即削霸者不用六律即辱君者失準繩即廢故小而行大即窮塞而不親大而行小即狹隘而不容帝王之世道德有優劣五霸之時仁義有厚薄大小不待相逾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為強甲堅兵利不可以恃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為固嚴刑峻罰不足以為威威夫三者不得恃必存焉為亡政者雖大必亡焉故善守者無與禦善善戰者無與關來時勢固民欲而天下服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者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



則威之所制者廣廣即我強而道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道也輕用兵器雖大必亡善性政術雖小必昌存萬姓於不死之地故勝雖地必敗者也

通玄真經卷之九

通玄真經卷之十

聖十

老子曰君子之道靜以修身儉以養生靜即下不擾下不擾即民不怨下擾即政亂民怨即德薄政亂賢者不為謀德薄劣者不為闢上仁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仁者海內一鄉歸之無此四者則民不歸也

老子曰君之德靜以修身儉以養生靜即下不擾下不擾即民不怨下擾即政亂民怨即德薄政亂賢者不為謀德薄劣者不為闢明主者修身以靜養生以儉上無亂政下無怨民則賢自為謀勇自為闢也

則不然一日有天下之富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於宮室臺榭溝池苑囿猛獸珍怪貧民飢餓虎狼厭芻豢百姓凍寒宮室衣綺繡故人主畜茲無用之物而天下不安其姓名矣此暗主居一日之位之則毒深四海竭萬民之產恣心日所娛若秦主之二世用之則春也

老子曰非悛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正平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眎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遠羣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聰而不聞善否之情日

陳於前而不逆故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也此明君治國如此用人如彼

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

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其言

可行不貴其辯夫用得其道不勞而至不行天下理有賤乎卑弱邪胡亥信趙主則不高之謀而天下亡有貴乎卿位也

然羣臣盡誠效忠者希不用其身也而親習邪枉賢者不能見也疎遠愚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

罪如此而欲安海內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非聖不能靜四海非明無以安萬方

老子曰能尊生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雖日費萬金不患口以害生雖能尊生矣今受先祖之遺爵必重失之生之所由來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貴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治天下所以託天下

人遺業而失之者必由輕失故不責於已無以託天下也

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身亂而國治者未有也故曰修其身其德乃真而治國哉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常道無名

可名非道故言論之所不及父子莫能相傳也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即善言也不善即吾讎也昔者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可畏非善

老子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瞻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道隱小成言隱涉偏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為也無益於用者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

求寡易賄任於衆人則易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聖人通明洞見未以煩易河以遠遠故能遠非一夕山以陵遲故能高非一旬道以優游故能化非即時夫通於一伎審於一事察於一能可以曲說不

可以廣應也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言句絃大小適中治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天同烝烝者

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元德而同義者殺時之危同功者與民同利九一於此以至危亡也故不言而信

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五物聚其生成而化也三王精誠發內動應於心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五應者故舉然而不威故有道以理

之法雖少足以治無道以理之法雖衆足以亂治存道貴亂存法多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事則制於有司君不可失水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

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墮於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

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暴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已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

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已則智有所困明有不照則守職者上有司正法故無辜受戮有功者不賞主愈勞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坐傷其手也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死

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夫人主居上任忠正不必矜神其由乘馬低人君之道無在相御可坐致千里不為難也

為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為即議有好即設議即可奪設即可誘誘其私好夫以建而制於人者不能持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唯神化者物莫能勝夫為上者常人所制不為人所制者是善建能制人不為人所不換用之無形故曰神化中欲不出謂

之局外邪不入謂之閉中局外開何事不節  
外開中局何事不成中局外開故不用之不  
為之而有用之而無為元欲元害故不用之不  
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有司以不  
知為道以禁苛為主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  
所考君存大體任於百官詳其考校定其得失而已

老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  
君者上曰天時下盡地理中用人力是以羣  
生以長萬物蕃殖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蓄  
蔬食冬取薪蒸以為民資生無乏用死無傳  
丁○隱尸○先王之法不掩羣而取獸  
跳下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物也豺未  
祭獸豈果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網豈不  
得人於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臯草木  
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  
火田育孕不殺穀連青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  
取大豕不期年不得食皆以其時是故萬  
物之發生若蒸然出謂穀非其時取非其當  
於人也天將事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  
之道也養之有道取之以時不非其道所以富國寧家非目見而足

行之也欲利民不忘乎心則民自備矣以心  
以身觀人何假揚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  
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  
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離於飢寒之

患其惜恨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  
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民

此明君之治天下也如此閭主即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

下不量其積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

力勤財盡有且無暮君臣相疾且人之為生

也一人雖免耒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

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

患無以供上求即人主慙之矣貪主暴君涸

漁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

地德矣此閭主之治

老子曰天地之炁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

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

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

乃能成此天地之炁和平是以聖人之道

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

太柔則卷道正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為度

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長而

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此聖

和也柔而能直良臣之規矩也也夫恩推即懦懦

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縱縱即

不令刑推即禍禍即無親是以貴和也

老子曰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

塞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微德有昌衰風為

先萌故得生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微者雖成

必敗國之亡也夫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

輕故存存得道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

大故亂國之主務於地廣而不務於仁義務

在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含其所以存造音

其所以亡也觀賢愚以取與亡存若上亂三

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孰不能承故審其已

者不備諸人也古之為君者深行之謂之道

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此六

者國家之綱維也深行之則厚得福淺行之

則薄得福盡行之天下服古者修道德即正

天下修仁義即正一國修禮智即正一鄉德

厚者大德薄者小故道不以雄武立不以堅強勝不以貪競得立在下推已勝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與之不在於自取故雖牝即立柔弱即勝仁義即得不爭即莫能與之爭故道之在於天下也譬猶江海也天之道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欲名之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而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者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殺傷人勝而勿美故曰死地荆棘生焉以悲象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於道德不重用兵也

行之有淺深而德之有厚薄道德不可暫仁凶器不宜妄動

文子問仁義禮何以爲薄於道德也老子曰  
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與明  
之四海之內哀樂不能遍竭府庫之財貨不  
足以贍萬民言恩惠不能普及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  
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贍仁義因附

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故知道德深厚而仁義淺薄故聖人居其厚不處其薄也。夫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制。不過其實。仁不濫恩。悲哀抱於情。送死稱於仁。夫養生不強人。所不能及。不絕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適。非譽無由生矣。故制樂足以合歡。不出於和。明於死生之分。通於侈儉之適也。人情失和故與於仁義節以禮樂各使明。末世即不然。言與行相悖。情其分而不相逾。非譽至於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末世謂樂淫變節禮○頻脚情至人見其如此。與驥逐走。即人不勝。故執其機索。易其風俗。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王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無安君。有憂主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以德貴者。竊位也。不以義取者。盜財也。無德而貴者凶。非義而取者盜。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其進人也。以

禮其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也若上  
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聖人之用人也不  
則用之怨不高言古者以疾今也寡今時偷  
退之恨不深也相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貧豚肥充  
廚膏膏言不官馬在良雖瘦可以致遠九君子  
察實無信譏言君過而不諫非忠臣也諫而  
不聽君不明也不諫者謂尸料也民沉溺而  
不愛非賢君也故守節死難人臣之職也衣  
寒食飢慈父之恩也有君如此何慮社稷之  
危亡有臣如此何憂爵  
祿之不備以大事小謂之變人以小犯大謂之逆  
○天○前雖登天後必入淵故鄉里以齒老窮不  
遺朝廷以爵尊卑有差故長幼守其節  
則禍患無由生夫崇  
貴者為其近君也尊者謂其近親也敬長  
者謂其近兄也因君以崇貴因親而  
敬長生而貴  
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鑑而  
能無為非者寡矣貴不斯驕驕自至富不辦  
奢者自至處乎貴不明道  
德使不為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  
所以治民也賢師良友舍而為非者寡矣勸  
學  
○日通承教無類入芝蘭之園必添芬芳之氣也知賢之謂智愛賢之  
謂仁尊仁之謂義敬賢之謂禮樂賢之謂樂

古之善為天下者無為而無不為也不主伐利而無不為故為天下有容能得其容無為

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為天下有容者

豫兮其若冬涉大川猶兮其若畏四鄰儼兮

其若容渙兮其若水之液敦兮其若樸混兮

其若濁廣兮其若谷此為天下容容包容也

者不敢行也猶兮其若畏四鄰者恐四傷也

儼兮其若容者謙恭敬也渙兮其若水之液

者不敢積藏也敦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也

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明清也廣兮其若谷者

不敢盛盈也進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恐自

傷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謙恭敬者自卑下尊

敬人也不取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取

廉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取清明者處濁

辱而不取新鮮也不取盛盈者見不足而不

取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

卑下故能高人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盛

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為而

無不為也此數者道之反也處以則人先之自損則人與之故天下戴之而不

重百姓樂推而不厭也

通玄真經卷之十

通玄真經卷之十一

上義 點 希 子 註 壁士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

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於虛無

可謂達矣明夫體清明白虛靜故能治之本

仁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

不生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

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人之性也

精神為本形體為末故太上養神治其情性

未世養形惡其嗜欲治性則神清欲則身

其真凡修攝有方秉受不一故有君子小人

異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冠履

而忘其首足也治國者先治於仁義然後法

道首足而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厚而張其

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

棟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棟任國莫若德人主

之有民猶城中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即本

固基厚即上安根基猶道德也大根深基廣

德成而萬姓不而見毀壞者未之有也道高

以為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為道夫事

古不遵道不便說掇取一行一功之術非大  
可為國法也  
下通也概括滿說之術

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周穆王時齊輯集之乎轡街正度之乎智膺內得

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

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

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

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

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

不能以為治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

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

化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

得自然之道萬舉而不失矣有造父之善御

適有聖人之至治

老子曰凡為道者塞邪隄防未然不貴其自

是也貴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无日

不求勿使可尊无日不爭如此即人欲釋而

公通行矣有餘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用故

天下可一人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舉棄功勞

而用朋黨即奇伎天長守職不進民俗亂於

國功臣爭於朝故有道以御人无道則制於

人矣能制於人則天子而四海離心者其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道而

令行為苟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

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

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

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大治道所貴適時而

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

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

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執言為道即

特石為玉即故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一

調不可更音律以定事猶琴瑟也曲終改調

故軍變易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為

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者訊寤於俗而

束於教也論至道者非曲士所通

老子曰天下幾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

理順於天地詳於鬼神即可以正治矣便於

通神明何常有法也

昔者三皇無制令而

民從五帝有制令而无刑罰夏后氏不負言

殷人誓周人盟三皇者虛靈神聖黃帝王帝

夏商故湯周文王天上下不令而民從未世

變法而民詐故先為教化易有為治難世

我隨之也

寡者故法度制令者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

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制於法者不可與違

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必有獨見之明獨

聞之聰然後能擅道而行拘法守文者動用

不得離

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應時而變不

知治道之源者雖循終亂今為學者循先賢

業握篇籍守文法欲以為治非此不治猶持

方柄而內圓鑿也欲得宜適亦難矣夫執法

元變通者自以為為治猶

持方內圓安能適中

能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不

行也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事當詳思必用

大子問曰法安所主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

於東適東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

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已自正誠

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已

不非於人无諸已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

廢於上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

也先以自爲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  
大法者天下之準綱也人主之度量也自檢  
則民禁也縣法者法不法也之法也法定之  
後中繩者賞缺繩者殊雖尊貴者不輕其賞  
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  
雖不肖无罪是故公道而行私欲塞也古之  
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  
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  
禁君使无得橫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  
得矣故反樸无爲无爲者非謂其不動也言  
其從已出也左居止有司上不得自恣下不  
何足難也  
老子曰善賞者賞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  
姦惡善與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无  
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因民之所憎  
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  
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  
治廣此之謂也此聖人致理  
老子曰臣道者論是處當爲事先唱守職明  
分以立成功故君臣異道即治洞道即亂各

得其宜處有其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  
不得大於幹米不得強於本言輕重大小有  
以相制也君臣分明則夫得威勢者所持甚  
小所在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  
持千鈞之屋得所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閨闔  
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今順之者利逆之者凶  
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發號令行禁止者以  
衆爲勢也義者非能盡利於天下之民也利  
一人而天下從之暴者非能盡害於海內也  
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  
也慎其舉措乎其受憎  
老子曰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  
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  
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元問  
其小節人有大譽元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  
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以爲累  
也成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言人  
不能盡善盡美固當无疵其小疵乃全  
其大用閭里之行謬誤之言不足信也故小  
謹者元成功皆行不容衆體大者節踈度  
巨者譽遠論臣之道也論用臣之道如此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  
子不責備於一人人元全德方而不割  
廉而不剌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  
不責備於人以力自脩以道而不責於人易  
賞也自脩以道則无病矣自修者不責於人  
之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  
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  
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  
難矣夏后氏之璜明月之珠尚有瑕穢賢人  
才必矣夫衆人之見位之卑身之賤事之  
濇辱而不知其大略凡人之情惡其卑辱故  
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舉賢富即觀其所  
施施物窮即觀其所受非義賤即觀其所爲  
不處視其所患難以知其所勇因其患難  
以喜樂以觀其守守不委以貨財以觀其仁  
不妄振以恐懼以觀其節殺身如此則人情  
可得矣一有所存人之節也七者備具世之  
見矣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申也枉者所以求直也  
屈寸申尺小枉大直君子爲之百川並流不

注海者不為谷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為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不害於明也人皆見之故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殺擇是而為之計禮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恃也身死而名足稱也為其可為者致其可致者然雖有智能必以後功遂名立稱於後世也以仁義為本而後立智能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故堯舜為善至人稱之桀紂為惡其罪不除名不滅善惡之名俱存故君子真為不善也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列其候雖愚者不為身貴於天下也且為稱孤之客少為最長之人皆愚之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為準繩者也此傷時元仁義故切論君子死義小人死利也老子曰道德之備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苟有道雖蠻貊之行趣舍同即非易其道其如諸夏何舉在俗意行均即窮達在時事周於世即功成務合於時即名立是故立功名之人簡於

世而謹於時時之至也即間不容息夫法功者名者觀其機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為民除害也貪叨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討強暴平亂世為天下除害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赤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此二然而起者非欲尊其勢位利其土地貪其寶貨去其殘賊安其人民為天下除其害害不不得已而教人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即臨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殺无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也聚天下之財賄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長海內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言天亡之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為殘賊是以虎傅翼何謂不除夫貪魚者必去其鰕鰕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又況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為起也通莫大乎誅暴德莫加乎安民若不能之猶縱猛獸以害人物老子曰為國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煩治士无偽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

飾此至治也亂世即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遂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此成文者逐煩撓以為急事為詭辯久稽而不決无益於治有益於亂此末世之理也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故子耕田所以勸農皇后親蠶所以勸織而天況也夫匹婦猶於耕織而受其飢寒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无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强無以養生織者不力无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无所施其策勇者无所錯其威智以救危勇以止暴凡暴不作何用之有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謀慮之以策圖之挾義而動非以圖存也將以存亡也存其亡者故聞敵國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舉兵而臨其境責以不義刺以過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无伐樹木无掘墳墓无敗五穀无焚積聚无捕民虜无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逆天



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離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授有德也有敢違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其縣則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國固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內之漬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義兵至於境不戰而止義兵所勝明告天地幽通鬼神德容易而動山器百姓悅戴難忍不義之兵至殿湯文武以義而平暴亂也至於伏屍流血相交以前故為地戰者不能成其主為身求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眾助之以自為者眾去之眾之所動雖弱必強眾之所去雖大必亡不義之兵以強凌弱事皆有道雖屠城萬計掠地千里其由項籍破秦海內氣吞宇宙勢拔五霸終為高祖所摧斬者以其不循道理雖大必敗雖強必亡國霸尚不可得而況欲成王業者乎老子曰上義者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施惠立正法塞邪道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羣臣同力諸侯服其威四方懷其德脩正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發號行令而

天下響應此其上也地廣民眾主賢將良國富兵強約東信號令明兩敵相當未交兵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苛政之變察行陣之事日月合流天機與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滿野義之下也德而勝者上守法而勝者中用兵而勝者下也兵之勝敗皆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強民勝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決輕重之權此上義之道也老子曰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義並行是謂必強日月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事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必政天下上視下如弟即必難為之死下事上如兄即必難為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冠不可與之閭有君如此則天下如一家焉兵共所感則親死如歸豈有難而臣懼於死而不忠者其生而不教者有難而臣懼於死而不忠者

是故義君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於邪以明其勢察其勞佚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若歸恩之加也信義立雖死不顧恩威治元遠不至

通玄真經卷之十一

通玄真經卷之十二

壁士

上禮

希子註

老子曰上古真人君古也之呼吸陰陽而羣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領理隱密自成純樸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和萬物天下無事各乃遂其性無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煩而不一明以類萬情結繩以神為網器以成以漁離蒙覺悟其居於天下漸失其本德煩不一比玄古之時以為衰世也及至神農黃帝覆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於是萬民莫不鍊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和伏羲作耒耜以教民播種黃帝造軒氣度物絕而止之造書契建律曆紀四時和五行恐失其所使萬物皆鍊身莫不注其耳目聽視德化以眾下至夏殷之世嗜欲達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真至夏殷興嗜欲則誘於物外莊失其真則內施及周室澆醇散樸離道以為偽險德以為行智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脇衆珠飾詩書以賈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偽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

漸所由來久矣至周宣通德全喪巧為賢是故至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無游心於虛世俗之學擢德撓性內慈五藏暴行越知以說巧切也名聲於世此至人所不為也擢德自見也撓性絕生也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譽之而不益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至人者無代非之而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萬中有一為多也至人之學反性於事偶之場殊神於虛靜之域不器其德不伐其才死生無變於已利害不經於心今之學者佛性命以求遠走聲譽以高名遠使姦豪說起忠王伏匿欲求世之治欲求身之安不可得之也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係而從也玄古之君不冠不履以王天下而安其生不奪其利故四時和萬物理是以巢鳥探之而不驚走獸係之而不懼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為民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

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世之章一各生異情迥相殘害智詐相欺割器城而為備去其害就其利故先王變法非有常也故法無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後世因時而變者也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五帝不同法度猶師曠之調五音適樂之情知音之主夫五音以宮為主萬姓以君為主無主於中即亂故立而知規矩鈎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而不制於禮樂制物者不制於物制法者不制於法制禮非物也制樂非樂失其和也物制於物苟可也法制非法迫其故也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瘠切古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飢寒之患辟疾疢之災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

仲季之序以立長幼之節而咸官列地而州之分國而治之立大學以教之此治之綱紀也此治天下得道則舉失道則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唯聖人可盛而不敗聖人初作樂也以婦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於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為效偽以解有罪而殺不辜其作圖也以成宗廟之具簡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以罷音民力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所與廢公趣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天地之道極則反益則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為其美在和其失在權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無廉耻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嚮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聖王

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措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州之高以為九卿一國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立官分職任賢去邪和萬姓以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偶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眾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人偶也行可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此擇才之道知人之因有一如此英偶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嚮仁義其於化民若風之靡草今使不肖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

黨與賢不肖可論也聖人用人各以其才而老子曰為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日雖欲之禁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趣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澂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音其德音錙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園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禮樂之情樂見者不本其無欲而節其所欲不原其無樂而防其所樂則欲不可止樂不可禁樂不可禁必至淫禮不可防必至怠而由園國夫禮者遏情閉欲以義自防雖情心咽噎音也形性飢渴以不得已自強故莫能終其天年為禮拘束不放肆迫於情性皆強為之故不終天年也禮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謂不開嗜欲何假防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所用廉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

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其欲之非害如此知冬日之  
崩夏日之表無用於已萬物變為塵垢矣直  
無用天下之物化為黃土故也故揚湯止沸  
沸力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能通其若無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  
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  
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  
爭以禁其欲一人尚之百姓爭之則亂也  
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人之道也末世之禮恭  
敬而交為義者希施而得君臣以相非骨肉  
以生怨也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  
自肉之符禮樂飾則生詐偽投火以自焚  
禮義本無害人之性其由水火也亦無害  
人之性用合其道則吉棄其道則凶也末  
世之為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醇散  
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  
亂以營貞信燬爛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  
與利相及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庸不足  
以論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

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賒則爭不止  
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  
君子為姦而法不能禁也

老子曰衰世之主鑽山石挈金玉撻礪屠消  
銅鐵而萬物不滋剝胎焚郊覆巢毀卵風風  
不翔麒麟不遊構木為臺焚林而畋竭澤而  
漁積壤而丘處掘地而井飲濬川而為池築  
城而為固拘獸以為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  
序雷霆毀折電霜為害萬物焦天處於大半  
草木夏枯衰世之主割石索玉撻外求珠焚  
耳目之娛遂致乖戾萬物失所害寔以惡之  
霜雪以害之非萬邦之過一人之罪也故夏  
桀殷紂滅地非不高玉帛非不多妖艷非不  
足倉庫非不盈積而覆宗絕祀身死人手為  
天下笑豈不痛哉故曰天三川絕而不流分  
鑿不遠在夏殷之世也山川豁谷使有壤界周衰而三川竭晉微而  
積祥國之將亡計人衆寡使有分數設機械  
險阻以為備制服色等異貴賤差賢不肖行  
賞罰則兵革起而忿爭生虐殺不辜誅罰無  
罪於是興矣天地不得不變動人  
老子曰世之將喪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  
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

戾於天發號遂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  
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遁而不言羣臣  
推上意而壞常踈骨肉而自容邪人諂而陰  
謀遽載驕主而像其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  
臣乖而不親骨肉踈而不附田無立苗路無  
緩步金積折應壁襲無贏穀龜無腹著筮日  
施天下不合而為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  
悖拔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為剗削爭於鉏  
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大半舉兵為難攻城  
濫殺覆高危安大街車高重壘除戰隊使陣  
死路犯嚴敵百往一反名聲苟盛燕國有地  
伏尸數十萬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  
此之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  
末世驕主恃其威勢廣其土地盡生民之命  
求鉏刀之末此尸流血無時寧寧以至今日  
豈為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  
有過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  
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  
相代輔佐黜讒佞之端息末弊之說除刻削  
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  
消智能循太常隨枝體黜聰明大通混冥萬  
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

失也是以不得中絕聖人見其機得其時動

洞靈真經卷上

何璆

註

壁三

全道篇第一夫心實虛極德潤玄機

亢倉子居羽山之類三年

羽山尚書禹貢在徐州舜典云殛鯀于羽

山蓋在東裔後屬魯顏山之南面也莊子

引此章云北居嶢嶢之山即此山是也

俗無疵癘而仍穀熟

賢聖之居天祐神助近無疵癘而五穀豐

稔頻熟曰仍也

其俗竊相謂曰亢倉子始來吾鮮然異之

鮮然驚異之貌也異其虛懷寂泊不在近

情

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耶

驗其利益故疑之為聖人

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手

盍何不也既蒙厚利欲立為君何不建置

宗廟并及社稷尸穀祝祭南面事之者乎

亢倉子聞之色有不釋其徒屢囑從而啓之

屢囑亢倉子之門人也欲亢倉心故從而

啓之

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

猖狂不知其所如往

至人冥心絕慮有類於尸無事蕭然獨居

環堵蒼生欣慕共往歸依察其所歸非由

知者也

今以羽俗子父竊竊焉將俎豆于我其之

人耶

竊竊私議之謂也我本棲隱全道任真今

乃俎豆相尊反成人之標的也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老聃言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

足我好靜而民自正今乃反此故不釋然

屢囑曰不若

不若猶不然也

夫尋常之行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鮪鰭為

之制步仞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雙狐為

之祥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仞也還迴也鮪小

魚而有脚制猶專擅也六尺曰步七尺曰

缺缺下太察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為不可勝之

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

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

異為奇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飢奇逸

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

往而不勝故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

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此明正奇相攻

雖均人幸衆者勝力雖衆智以制愚智雖均

而有計禽無計計數者皆相勝之術迷相禽

此明權也

通玄真經卷之十二

何巽秋也祥善也言小水不能容巨魚小丘不能藏大獸喻亢倉道德既高必須厚祿也

且也尊賢豈藉能嚮善就利自堯舜以固然而況羽俗乎先生其聽矣亢倉子曰語來

語歎聲也恠其不達已志故發語歎將欲告之遠致故呼之曰來也

夫二子者知乎

二子堯舜也知乎言豈知也

函車之獸介而離山罔罟制之吞舟之魚蕩而失水蟻蟻苦之故鳥獸居欲其高魚鱉居欲其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亦不厭深渺而已

函盈也介孤介也渺遠也

吾語若大亂之本祖乎堯舜之間其舜存

乎千代之後十代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矣

若汝也夫事有先成後敗始吉終凶胡可必耶故堯舜禪讓先一時之美迹流後代成篡然之禍故莊子云堯舜讓而帝之噲

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斯其劫歟夫唯不立善名者則事跡宜絕無所企慕耳

言未弇男子榮之擣色斲然膝席曰擣年運而長矣將奚以託業以受斯言

榮之擣莊子所謂南榮趯也既聞高義深欲斲然變色斲膝于席願垂告示以敬事此言

此言

亢倉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緒年或可以及此言

營營運動不息也緒終也全形抱生不運思慮虛心冥寂道自居之若此終年可及此言也

此言也

雖然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謁吾師

聃

聃老子之字也

亢倉子既謝榮之擣不釋羽俗而龍已乎天下

謝猶遣也不釋羽俗潛遁而遊如龍變化與時昇降

水之性欲清土者滑脂之故不得清人之性欲壽物者滑之故不得壽

滑亂也人性壽考為外物所亂故使不終天年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

衣食養性不可一日而無而惑者乃損性以求物物愈積而性愈傷殊不知性重而物輕蓋倒置者也

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

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萬人操弓發箭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

無不傷

捐棄也操持也招射的也章章猶擾擾也

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

聖人抑制萬物不使傷性以全天真

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墜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惜此之為全道之人

人

神全之人智慮充溢精明照於無外志氣  
凝乎宇宙覆載之德同乎天地雖貴為天  
子賤為匹夫不以窮達而迴其志者也  
心平正不為外物所誘曰清靜而能久則明  
明而能久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泰佚死元  
倉子哭之

泰佚古之有道者蓋老子之友也

其役曰天下皆死先生何哭也

役謂門人充使役也死生之道古今是常

達人體之不哭可也

○ 充倉子曰天下皆哭安得不哭

順物而哭雖哭而非哭也

其役曰哭者必哀而先生未始哀何也

未始猶未嘗也世人之哭必生哀痛今先

生雖哭不見悲傷敢問何故也

○ 充倉子曰舉天之下吾無與樂安所取哀

夫有樂必有哀人之常情也達人大觀豈

有疎親既不與為樂亦無所取哀

○ 蛇墜之謂水蛇水之謂氣蛇氣之謂虛蛇虛  
之謂道

蛇者免脫之謂也夫脫地之謂水脫水之  
謂氣脫氣之謂虛脫虛之謂道猶至人不  
係情於哀樂然後為極也

虛者道之體靖者道之地理者道之綱識者  
道之目

言至人能虛能靜有識有理者則能契道  
之形體知道之綱目

道所以保神德所以弘量禮所以齊儀物所  
以養體

四者皆可以資身不可暫無也

○ 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為汙好質黑之物者以  
白為汙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潔汙哉由是不

主物之潔汙矣夫蒼視者以黠為赤以蒼為  
玄吾乃今所謂皂白安知識者不以為黠黃

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道物之色  
矣

矣

○ 瞽風眩也黠黃色也黠赤色也夫有風眩

之疾者視物不能審也故以黃為赤以青

為黑亦猶凡俗之情妄執潔汙雖有大聖  
孰能正之故不主一其潔汙不流遁於衆

色也

夫好貨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焉甚者不  
見他物之可好好書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  
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果可惡者哉由  
是不見物之可以保戀矣無能滑吾天婦矣

果決定也保猶懷也

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

懷君謚也柳名也禱陳大夫之名也

叔孫卿私曰

叔孫氏世為魯卿也

○ 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

聖人謂仲尼也

陳大夫曰奚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

而用形

聖境超殊非凡情所測徒見其能應接世

務使證以為聖人豈知其所聖哉

陳大夫曰弊邑則小亦有聖人異於所聞曰

聖人誰陳大夫曰有充倉子者偏得老聃

之道

門人之中最為稱首故曰偏得也

其能用耳眇而目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亢倉子至賓于亞寢

亞寢公之次殿

魯公卑辭以問之亢倉子曰吾能聽視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過也公曰孰如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果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邇在肩睫之內來于我者吾必盡知之過不知弱是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臟心慮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心形混合神氣冥符洞然至忘與無同體然後心彌靜而智彌遠神愈然而照愈章理極而自通不思而玄覽非夫至聖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斯固靈真之要樞重玄之妙道也

用道篇第二無非利物上合天心克己歸仁化行刑措  
天不可信墜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賢主秀士豈可知哉昔者桀信天與

其祖四海已不勤於道天奪其國以授殷紂亦信天與其祖四海已不躬於道天奪其國以授周

與猶以也祖猶主也夏桀殷紂耽淫奢縱自云有命棄於上天窮凶肆虐不修其道

故天奪其國以授於湯武

今天墜鵠信墜實生百穀不力於其道墜竊其粟稼而荒窮之

墜農之人信墜生穀不勤耘耕稼莠荒蕪故不能獲粟稼

齊后信人之性酬讓不明於其道舉全境以付人人實鵠義而有其國

后君也齊簡公也信人性不明酬讓為陳恒之所弑而取其國鵠義喻貪殘也

凡人不修其道隨其心而師之營欲茂滋災疾朋孽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

人自師心不遵聖教營欲熾盛百殃斯集此乃心為身害朋猶群也鵠猶動也戕害者

故曰惟道可信

道者坦蕩恬怡無所染著人能虛心歸道則身命保全也

天墜非道不能悠久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蒼生非賢不能靖順庶政非材不能繇理

賢材皆用道以理物

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萬物歸功無有潛功密濟百姓謂我自然

神融業茂靈慶悠長

融通也神理通達德業崇茂積善所鍾慶

流後裔也

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識以理人道以安人

辨析事物使人去惡就善所以理人也舍弘冲寂無所毀譽所以安鎮得競也

夫雞厄餒而作負日任勞流汗灑墜夜分僅息鵠夫之道也

雞晨謂雞鳴之旦也夜分中夜負日為日所曝也僅少也

俯拾仰取銳心錐撮力思搏精希求利潤賈



堅之道也。然氣谷神宰思損慮超遙輕舉日精鍊仙高士之道也。

然氣胎息五牙之類也。谷養也。宰割也。日精吸日精也。鍊仙鍊質專而乃昇仙也。刺情端相軍志所事。偏揆忘寢謀効位。司人出之道也。

專情正想。盡忠於所事之君。尊理揆度。効功於所司之位。是人臣之道也。

清心省念。察驗近習。務求才良。以安萬姓。人主之道也。

清心寡嗜。慾也。省念無私也。近習謂近臣。若由是類之各順序。其志度不替矣。其業履是為天下有道。

農夫賈豎各保其業。明君賢臣各修其道。則天下順序而業履安定者也。

逆筋骨則形全。前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此三全是謂清賢道德盛則鬼神助信義敦則君子合禮義。我備則小人懷有識者。自是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默闇鈍者亦靜默。物固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先就後笑。

始吉終凶。身可親而才不堪。親才可敬而身不堪。敬甚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疎。

疎之而親。思甚則怨。生愛多則憎。至有以速為貴。有以緩為貴。有以直為貴。有以曲為貴。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之。靜則神通。窮則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理勢然也。

王本云。理勢使然也。

同道者相愛。同執者相嫉。同與者相愛。同取者相嫉。同病者相愛。同壯者相嫉。人情自然也。

情通無求。則相愛。爭能高勝。則相嫉。勢使然也。

才多而好謙。貧賤而不諂。處勞而不為。辱貴富而益恭。勤可謂有德者也。

政道篇第三 順天行令不擇寵辱異域同歸生風而靡

人無法以知天之四時。寒暑日月星厄之所行。若知天之四時。寒暑日月星厄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產矣。人臣亦無法以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若知

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宜則親疎遠近。賢不肖皆盡其才力。而以為用矣。信全則天下安。

信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勤勞財物。殫盡則爭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罪也。吏之有罪。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宣政下。宣則民得其所。而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勤明也。亢倉子居息壤五年。息壤是周地名也。

靈王使祭公致薩帛與紉璐。

靈王周靈王也。祭公周之卿士也。聯美王也。靈王慕亢倉之德。使祭公致玉帛之禮。

以聘之。薩盛帛之篚也。紉所以貫玉者也。曰余末小子。否德忝位。水旱不時。藉為人若何以操之。

靈王云。我淺末小子。不明其德。忝君寶位。致使水旱失時。人遭飢苦。故請問權辭之方也。

亢倉子曰。水陰冷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

私

冷亂也水陰象陰主刑水又潛流私匿之類也若刑獄不直人事多私則有冷水之災也

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

旱陽象陽主德陽為顯盛驕盈之類也若君不修其德人事盈侈則有大旱之災也

楚以為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

楚亢倉子名也後皆放此

鄭有胡之封珪戎弓

胡國名封珪大珪也戎弓弓名也二物本胡國所有後為鄭所得也

異時失同於荆

異時猶他時也諸侯殷見曰同荆楚之舊號也蓋時楚大諸侯共朝于楚為會同之期而鄭後至也

荆曰必得封珪戎弓不然臨兵于汝

荆恃强大欲行非義因鄭後期脅而迫之將求二物

鄭君病之駕見亢倉子曰封珪戎弓先君得之胡綿代功實傳章翼嗣

病患也綿歷也翼嗣謂後嗣先君得此二物敬而藏之欲傳示子孫以為有功之寶也

今荆恃大而曰必得不然臨兵國危矣寡人

欲以他封珪戎弓往若之何

他封珪別珪也

亢倉子曰君其少安

勸君少安勿懷憂懼

今是楚亦有寶於此

亢倉以信義為寶也

飾楚之寶以貫罪於君楚所不能為

貫賒也偽以他珪欺誑大國取我誠信尤

飾而行雖罪可延賒終致後戮陷君於罪

虧我信義故我不能為也

君必致夫真

勸鄭君勿以他珪往

今荆以淺鮮之過而負其威刑申遲不直以耗寇與國荆失諸侯於是乎在諸侯聞之將

警勸備倫比勤明會同上義國存鄭為首君姑待之豈必非福

淺鮮小貌也負恃也遲快也倫比猶等倫也姑且也鄭之失期實為小過荆恃强大欲肆威刑脅迫珪弓侵奪與國無德貪取必失諸侯矣

於是胡珪戎弓往未至郢

郢荆所都

荆人聞之

聞亢倉之謀也

曰彼用聖人之訓辭吾馬取此以暴不直於天下而今諸侯實生心焉遽返其賂而益善

鄭焉

暴猶露也遽急也賂即鄭之珪弓也

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

辱天下之人得其欲則樂樂則安不得其欲則苦苦則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庶夫具

展其欲

放謂放縱也百吏百官也庶夫衆事之長展申者也

百吏庶夫具展其欲則天下之人貧者竭其力富者竭其財四人失其序

士農工商失其次序

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携持保抱遁逃隱蔽漂游澹摺采以析性命

摺拾也採取也拾取野粟求養性命

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群聚背叛之心生若群聚背叛之心生則國非其國也勿貪戶口百姓汝走勿壯城池百姓汝疲賦歛不中窮者日窮刑罰且二貴者日貴

科禁不行國則以傾

中平之也

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或與百姓爭利由是狡詐之心生所以百姓姦而難知天下難知則上人疑上人疑則下益惑下既惑則官長

勞官長勞則實不足勸刑不能禁易動而難靜此由官不得人故也政術至要力於審士力猶勤也

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

士能和比一鄉則委一鄉之政以任

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選能無伏士矣

各得展其才用則無隱伏之士者矣人有惡戾於鄉者則以誨之

戾罪也人有罪惡者則一鄉之長先教誨之也

不改是為惡戾於縣則撻之

在鄉不改則送上於縣而撻之也

不改是為惡戾於州則移之

撻之不改則送州而流移之也

不改是為惡戾於國則誅之而後選能無逆節矣誠如是舉天下之人一一宵懷無有干背伯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

賢材獲用暴惡遷善則天下之人安靜也

凡為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求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

人主通達聖教則士歸之眾賢共治莫善於靖人也

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

文章浮華矯而不實今以文章考覈靖人之才百中無四五也

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

有言者不必有德有德者不必有言故十中或有一二也

以神氣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

賢良心廣體胖神氣神和動靖態度必合儀則審而察之十得八九者矣

是皆賢王慶世明識裁擇所能爾也

外雖有賢才而主無明識亦不能以裁擇

天下王危世以文章取士則翦巧綺濫益至而正雅繁韜實益藏矣

末世文章尚於綺靡則雅素之士不來矣以言論取士則浮拔游飾益來而謬諤諍直益晦矣

浮游華飾之事貴則謬諤諍之才伏矣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等而清修明實益隱矣

內無明識故任擇不得其人也

若然者賢愈到政愈僻令愈勤人愈亂矣

用非賢為賢乃益所以亂

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於呼守天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誠於士乎人情失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獄夫明達之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脅之以威或開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也公平

一物失宜明主之所深恤沉刑獄之大乎夫獄獄問因務得其實或有隱匿則設威以脅之或導之以實情或苦之以刑戮雖權變多端而終無枉濫也

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德死無所於怨理自當生故生無報德理自當死故死無咎怨

夫東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世群情和正諸產咸宜愛敬交深上下條固不可搖謗有類一家苟有違順逆安得動哉平王反正既宅天邑務求才良等聞一善言豫連日

平王承幽厲之後天下板蕩無復紀綱於是撥亂返正東遷洛邑改革前非務求賢哲得聞一善累日歡悅宅居也天邑即洛邑也等猶得也

左右侍僕累言大臣有賢異者如是踰歲

侍僕左右小臣也見王悅喜承意阿諛也王曰余一人于德不明務求賢異益恐山澤遺逸不舉豈樂聞善以自閉塞哉迺者仄媚僕臣累譽權任頗階左右意余屏昧無能斷明徒唯收音和和依違浸長自賢敗德莫此為多不時佳過就茲固黨

仄媚邪媚也權任大臣也階昇也孱弱也依違相依也邪媚小臣稱揚權任階緣左右共相蒙蔽謂我闇弱不能明察若不遏絕黨固滋深也

於是棄左右近習三人市

謂殺之而曝尸於市也古者刑人於市與眾共棄之

貶庶司尹大五人

庶司尹大謂權任大臣也

曰無令臣君者附下同上持祿阿意天下聞之稱為齊明海南之西歸者七國至理之世與服純繁憲今寬簡禁網踈闊夫與服純素則人不勝美

不相企羨

憲今寬簡則俗無忌諱禁網踈闊則易避難犯若人不勝羨則奢慾希微而服役樂業矣服從也從於所役之業也

俗無忌諱則抑閑開舒而歡欣交通矣

凡所抑閑皆由忌諱今既無忌諱皆得開舒也

易避難犯則好惡分明而貴德知耻矣

貴德則不犯知耻則易避

夫服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和貴德知耻之謂正浮墮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人

不勝於和姦邪之人不勝於正順和正三者

理國之宗也衰末之世與服文巧憲令穰析穰析煩多者也

禁網頗僻夫與服文巧則流相交慕

俗尚文巧則下人隨流逐相企慕如大之

上矣也

憲令標析則俗多忌諱禁網頗僻則莫知所

遁

若流相羨慕則人不忠潔而耻朴貴華矣俗

多忌諱則情志不通而上下膠戾矣莫知所

遁則讒禍繁興而眾不懼死矣夫耻朴貴華

之謂浮上下膠戾之謂寒眾不懼死之謂冒

真正之士不官於浮公直之士不官於寒器

能之士不官於冒浮寒冒三者亂國之梯也

荆君熊圍問水旱理亂

熊荆之姓圍名

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和理

雖有水旱無能為害堯湯是也

堯時九年洪水湯時七年大旱

故周之秩官云人強勝天

秩官周書篇也

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

滅豈惟水旱

一云豈因水旱桀紂之君暴虐奢淫以滅

亡非獨水旱也

荆君社面遵循稽首曰天不棄不穀及此言

一本云遵修遵循退行也荆君敬重亢倉

子故稱之曰天不棄不穀王公之卑稱也

亢倉子不棄於我故得及聞此言者也

乃以弘壁十朋為亢倉子壽拜為亞尹

弘壁大壁也十朋十雙也亞尹小尹也

曰庶吾國有廖子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

違之他邦

廖差也違去也

至理之世山無偽隱市無邪利朝無佞祿國

產問何由得人俗醇樸

國產鄭大夫公孫喬字子產也

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偽

法令滋彰盜賊多矣

政省一則人醇樸

其政悶悶其人醇醇

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食

蒼則身蒼食黃則身黃曰何為則人富亢倉

子曰賦斂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斂無節

官上著縱則人貧句卑之幹鏃以精金鷲隼

為之羽以之培蓆則其與槁樸也無擇

句卑東卑也幹前幹也鷲隼鵬鷃之類也

培蓆打擊也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

之竹箭焉夫句卑之幹以精金為彘以隼

翎為羽用之打擊則同於槁樸無擇猶無

異

及夫蕩冠爭度鰐鯢武決勝加之駭弩之上

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

排蕩冠敵爭衝決勝加此句卑之幹於強

弩之上則前無立敵矣

蜚景之劍威奪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封獲則

其與剗刃也無擇

蜚景神劍也剗鎌也神劍雖利以獲稻則

同於鎌刃也

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

千里之內不留行矣

凶邪流毒謂溫疫之氣也此神劍能辟凶

邪故威光所行則千里之內未嘗留止也

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耳

槁樸剝刃施於常用耳粵鋒藎景以禦凶

災材分所當各因時而貴也

昔者明皇聖帝天下和平萬物暢茂群性得

極善因時而勿擾者也近古是來天下姦邪

者衆正直者寡輕薄趨利者多敦方退靜者

鮮姦者出言天於忠言

巧偽亂真不能辨也

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害悲夫作法貴於易

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橫

則官人安刑禁必行則官人不取務私利官

人不取務私利而百姓富史刑曰青災肆赦

赦不欲數赦數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

惡者得計務益於姦平人生心亦為不善

也

廿三

而賢良否塞矣人有為賊害官吏捕獲因

賈條引誣陷良民聞遠率冀推時序卒蒙

赦有過賊害者訖無所快自毒而已由是平

人連生點計吏勞政酷莫能鎮止此由數赦

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為無道不義者為其

有罰也所以勉為有道德行義者為其有實也

今無道不義者赦之而有道德行義者被姦誣

而不賞欲人之就善也不亦難乎世有賢主

秀士肯察此論

訖猶終也快喜也毒苦也肯可也

人怨若非不接人也神怒若非不事神也巧

佞甚人愈怨淫祀盛神益怒

洞靈真經卷上

洞靈真經卷中

何榮註

君道篇第四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

萬物之始生者由乎天也助天而養之由

乎人也

能養天之所生而物擾之謂天子

櫻擾也人能助天養物而物馴擾之者是

謂天子也昔舜有聖德三徙成都是也

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

也立官者以全生也

天不自治故聖人代天以治物者也聖人

不能獨治故立官以輔之立官之由本以

養物資全天氣不使有虧傷

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為

立官之本矣

後世惑主務在多官官多則政煩政煩則

害物是失立官之本意也

草鬱則為腐樹鬱則為蠹人鬱則為病國鬱

則百惡並起危亂不禁

鬱者氣未通之謂也官多政煩事有擁滯如草木之成腐蠹也

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

姦臣蒙蔽故主德不下宣黎庶枉屈故人欲不上達

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克已復禮賢良自至

克損也復反也人君能以謙損反禮則賢良歸

君耕后蠶蒼生自化

天子親耕皇后親蠶以身率人則天下化之也

由是言之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君有禮讓賢臣自歸故可待也君無禮讓雖復求賢賢至乃非賢也

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

君耕后蠶人自効之故可化也身不自為而使入為之人必不從雖復刑之刑行非至理

堯舜有為人主之勤無為人主之欲天下各

得濟其欲

勤謂勞心以養物欲謂私身以奉已也

有為人主之位無為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

位謂居位而治事心謂求安以自適肆者

申也

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

竭公忠而養天下者則天下愛之徇私情而媚一人者則其主愛之

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愛者當制其情

聖人以天下為安危者也欲天下之安則人主不得縱其愛憎當抑制其私也

所謂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邦國者謂其有人眾也夫國以人為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材

天下以萬物為多邦國以人眾為富憂國家者不可不任賢以輔已也

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碨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鑰石也

碨石似玉鑰石似金猶姦人外正內邪亦難辨也

今天以隼翼而被之鸚視而不明者正以為

隼明者視之乃鸚也

隼鷹也鸚雀也

今天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為君子也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

奇技異藝也通說雜說也

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

人主明者以言行取人盡皆理也主昏昧

雖以言行取人盡皆亂也

夫聖主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

夫賢良之治世也不顯其名不彰其用不稱其能潛功密濟理自玄暢名迹不生人

無金尚故聖主事之也

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

若人主貴聞臣下之功則姦人運其財貨隨逐便利以市譽譽也

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

恢誕形容奇異技藝夸企爭進愈亂天下矣

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

利口便辭虛而不實

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者政敗矣

爭名尚能則正理之道衰矣

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也

鏡知形之好醜士知心之善惡正形之功細正心之功大今人主乃貴其細而失其大豈不惑哉

於呼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世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墜不明不斷則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萬類咸失其道矣

方寸之地謂心之所居也動謂含氣之類植謂草木之類也

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

取聞見之功則飾偽者衆爭進者多主不能辨故官多而政亂也

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

用心慮神識而得人者其官甚寡其政甚治也

是知循理之世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先之世務取可聞可見之材嗚呼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數筮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史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目化吏數筮以買譽則刑之而不畏者世主豈知哉

臣道篇第五  
盡忠竭力  
謀効所司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或醜或

美或怡或厲或是或非

醜惡也怡悅也厲嚴厲也

雖聽其言觀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徵其心盡於爲國所以剛訐不怨黜退不悻議得其中無違乎理故天不惑其時墜不乏其利

人不亂其貴鬼神開贊變夷柔同保合大和萬物化育

萬物化育

國之興也朝廷祿位務盡其忠各竭其能力行公正無有阿私故天時不忒地利不乏人事不亂鬼神祐助遠方柔服也

國之將亡也朝廷百吏姿貌多美顏色諧和詞氣華柔動止詳潤

亡國之臣外雖和順內懷情忌各徇其私闇相謀害

雖觀其貌聽其言有若歡洽然察其志徵其心盡在競位所以聞奇則怪見異必愕相嫉相蒙遂喪其道故天告災時墜生反物

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祲

人作凶德鬼神間禍

間猶伺也



我伏交使喪亂弘多萬物不化夫不傷貨財  
不妒人力不損官吏而功成政立下阜百姓  
上激主德如此者忠賢之臣也若費財煩人  
危官苟効一時功利規賞於主不顧過後貽  
災於國如此者姦臣也至理之世官得人  
不

理之世人得官邪龍觀問事君亢倉子曰既  
策名而臣人者心莫若公

無阿私也  
貌莫若和言莫若正公不欲靈和不欲雜正  
不欲犯

君不見察亦不欲犯顏而諫也

古之清勤爲國修政今之清勤爲身修名夫  
爲國修政者區區條別動得其宜合於大體  
爲身修名者區區條別致遠不通拘於小節  
是知心以道爲主抵事得其所心以事爲主  
抵物失其所

以道爲主公心也以事爲主私情也抵者  
觸也

臣居上位不諫下位不公不合贈其祿  
贈賂給也

君不嚴敬大臣不彰信小臣不合官其朝有  
才者不必忠忠者不必有才臣不忠不忠  
恐盡忠而主莫之信主不忠不信適恐信之  
而莫能事事

事事猶用事也

上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理中等之人得其  
性則天下亂明主用上等之人當委以權宜  
便寬肆其所爲

上等之人謂賢良也公平正直無所阿私  
使之莅職信能匡贊雖權變有時必歸於  
正也

用中等之人則當程課其功示以賞罰  
中等之人謂藝能之士見善則遷見惡則  
染故人主以賞罰制之也

賢道篇第六 克已復禮  
賢良曰至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爲  
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  
自知有材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憂其於衆  
也蘇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疎之則退去而  
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正人

有視其儀賢也聽其聲賢也微神課識或負  
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譽出則黷  
職司勤辦居室儉閑

諷謂刺君之過譽謂稱君之美黷默靜慎  
也辦治也閑謂防閑

其未見用也藏身於衆藏識於目藏言於口  
飽食安步獨善其身貞而不怨智者不疑  
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疏言  
遜而理不可拔

謂遇濁世不變其志行雖危而色常和言  
雖遜而理確然

凡謂賢人不自稱賢  
自伐者無功故非賢  
効在官政功在事事

驗其官政察其用事賢不肖可辯也

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耐小人輸  
其力齊有指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  
振濟也獨立謂德行孤標不可傾拔  
事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爲養施  
信義而游者久之矣所如寡合或爲乘時夸

毗者所當給

如往也本作所當往給音待一云始於是也寡合少諧偶也本毗矜恃也蓋笑也給欺也

於是負杖步足問乎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忘

情

至人虛懷與道合體故忘情也

黎人不事情

黎衆也智力愚昧不能用情也

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尊信義

曹輩也中人存情以信義爲尊

吾乃今不知爲工

工猶能也躬行信義所往寡合不知其所

爲能

受不信爲信

世有受人之不信將以爲信也

信而不見信爲信

有實爲信而不爲人所見信乃自以爲信

爲勤慕義爲義

人有本非義而以慕義爲義乃爲人所稱

義也

義而不俟義爲義

有實爲義而不待人稱義亦常自爲義也

然則信義之士常獨厄隨退胡以取貴乎時

而教理之所上也亢倉子俯而循衽抑而謔

超然而歌

衽衣襟也謔歎聲也超然高舉之貌

曰時之陽子信義昌

昌音

時之陽喻君有道也有道則信義昌也

時之默子信義伏

時之默喻君暗昧也君暗昧則信義伏藏

陽與默昌與伏泊吾無誰私子羌忽不知其

讀

汨亂也羌發聲也讀猶云也夫時有治亂

故用有行藏陽則與時俱昌默則與時俱

伏隨流任運寧有私耶今乃問我不知其

云也

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真不行也

夫真且不行謂之道喪

信義者正性之用也真者正性之本也

道喪之時上士乃隱隱之爲義有可爲也

時有否泰莫得長爲

莫可爲者有可用也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

愚

有時而用

故莫可用者也

用有行藏莫得長用

祭公問賢材何從而致亢倉子曰賢正可待

不可求材慎在求不悞無材

材在求而擇之不悞無材

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

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

而視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

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靈

天下醇和故鬼神不能見靈怪

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

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請人之才至

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囷心巧

應毀方破道之才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

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及媚怪術之才至若

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遂舉  
貪濁浮麗之才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  
求士也則外忠內僻情毒言和之才至故曰  
才慎在求不慎無昔者黃帝得常仙封鴻臚  
鬼容丘

三人黃帝臣也

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甫申

中興周宣王也甫仲山甫也申申伯

齊桓得甯籍

即甯戚也

○皆由數君體道邁仁布昭聖武思輯光明寬  
厚昌正而衆賢自至而求用非為簡核而得  
之也

○邁行也輯睦也簡核猶擇也

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  
不求而自至者乎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  
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  
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  
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  
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

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異  
耶亢倉子曰窘乎哉其問也

窘迫也言所問切迫

夫功成事畢不徇封譽恭退朴儉之謂賢

徇求也功成不居其位守恭謙以自牧也

功成事畢榮在祿舉光揚滿志之謂材賢可

以鎮國材可以理國所謂鎮者餘寧無為人

不知其力

至德潛化人莫能知之也

○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

人賴其功故推德於已也

○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

是賢材之殊域

一賢雖少統領衆材尚有餘德衆材雖多

比度一賢猶不能及

有居山林而誼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誼而

正者有靜而邪者也

言求賢不可不察其邪正矣

凡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有一視

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有九

言賢人難得也

夫不鍊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

不采其舉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

謂有識者也

不待流言毀謗而知其惡情也

第十三

洞靈真經卷中

洞靈真經卷下

壁玉

訓道篇第七 至德之用萬教之主神明共贊可以化民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

疑其相去遠也

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窮於本始謂之道施於人理謂之孝道能通生萬物不知其所由然故曰妙用孝者善事父母盡敬盡順通乎神明故曰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類形布石性

性者剛柔之質壽者一期之盡

其功至實而不為物府不為事官無為功尸捫求眎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

雖曲成萬類彫刻衆形尋求主宰莫見其

朕故字之曰道道者虛通之謂

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為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不忠朋友

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孝誠之至通乎神明先于四海有威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乎庶母感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時天休震動神明駁赫道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玄德茂盛為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按史記稱舜父瞽叟與庶母弟皆欲殺舜使舜修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孔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填井舜匿孔出去是其事也于時天以休美之德震動舜心神功赫然令其免害及出之後事父彌謹堯知其聖歷試諸

難後乃擇其位焉

文王之為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乎寢問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何如

寺人問官主在左右侍君也

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

容朝夕食上

謂侍者進食於君也

太子必視寒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

知所食之多少

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

君有疾故太子嚴肅衣冠而齋齋者虛心專志以祈神明使收護者耳

膳宰之饌必敬眎之湯液之貢必親賞之

饌飲食也貢進之也

嘗膳善

謂君嘗饌者也

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乎復初然後亦復初

君病間而太子亦復初也

君后有過怡聲以諷

怡悅也謂下氣怡聲幾微諷諫

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襲

不敢慢君父之所愛

是故孝成於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

雅詩大雅也陟升也帝天也左右助也言

文王所為天必助之

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

贊佐也文王事紂為天所佐故殷紂雖暴

不能輒害

夢啓之壽

禮記云文王有疾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

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

齡文王曰汝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

國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我百爾九

十吾與汝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

十三而終也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

所致也

左傳曰成王定鼎于郊邠卜世三十卜年

七百天所命也

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幸既聞之矣敢問

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

視猶示也

樂所以修內

和其心也

禮所以修外

檢其容也

禮樂交修則德容發輝于貌故能溫恭而文

明夫弱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

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貞正之

士為之師傅欲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

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

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

子之義也

三王謂夏殷周三代之王也

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

兄弟之言

上事父母下順兄弟盡善盡美故人無非

聞之言也

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悌德行

之聲溢於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齊太

子坐清臺之上燕壯俠他

壯燕俠謚也他名也

高冠嚴色左帶玉具劔右帶環珮左光照右

言玉珮之光相照也

太子讀書不視壯俠他問曰齊國有寶乎太

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齊國之寶也壯俠

他應聲解劔而去

聞義而服也此言君子尚德不尚華飾也

嗚呼人有偏蔽終身莫自知己乎賢者見之

寬恕而不言小人暴慢而溢言親戚憐嫉而

貳言人有偏蔽惡乎不自知哉

惡乎猶何也

是故君子檢身常若有過衣其衣食其食知

其過而不言諍有以正之者君子耻之

言為人口不能有所匡正也

將欲有言識其必不能行者君子罕言

君不納忠諫則罕言以避患也

當責衆人之惡者視己善乎哉當責衆人之

邪者視己正乎哉此之謂反明

先審身之善正然後責人之邪惡也

程西氏之子甚孝謹程西憐其子而好矣與

之言霍西厄出夕返則曰甲死矣其子信之  
既而甲在焉他夕則曰乙且害余其子伺將  
行仇既而不見惡端他夕則曰丁病矣其子  
覘之丁誠無恙舉此類也

覘視也恙憂也舉皆也

冒淹年序子固孝謹至於訕勸益不保承鄉  
國之人疾其咎口謀將然之霍西聞而懼歸  
以告子子未甚信既而霍西見然

此章戒人輕言致害雖愛子猶不信之以

至見繁況他人乎

謂多言之人爲疎露亦有辭約而不齋者謂  
輕佻之人爲不定亦有體閑而心躁者

輕佻猶輕躁也

謂叢雜之人爲猥細亦有外潔而內濁者若  
類而引之不可彈載若非微識孰能究詳

彈猶盡也

時有不可不應也者內靜而外動易動而  
難靜

謂外見利貪而逐之愈得愈貪故身勞而  
難靜

時有不可不求也者內思而外待待至而  
後樂

謂內興情慾緣境思求心有所待故待得  
而後樂不知心搖而傷性

是故外靜而內動者搖思而損性奔走而逐

利者勞力而害名

唯泊然無情慾而不爲名利所誘者然後  
身安而性全也

人生於世或有豈不遂志而宣言云不過時  
者是無異負丹頸之罪俟時行戮豈不殆哉

不能危行言還干犯時君無異負斬首之  
罪待時行戮也丹血色

其博才通識未見稱用者正可云時非不清

命未與耳豈不建歟

建猶是也

長於諫者務依存前人之性而竊制其情之  
所由起是以彼此開違親敬嚴篤不長於諫

者務攻前人之性而暗於情之所來是以彼  
此嫌貳猜忌自積兒童之所簡者過者臺之  
所非耳目之所娛者過心慮之所疾健貴天

下之愚者已之未賢也健貴天下之迷者已  
之未明也

賢明者當恕愚迷而勿責  
以未賢責衆愚未賢者以之亡以未明責衆  
迷未明者以之傷

愚迷之人無所損健貴者徒自傷耳

農道篇第八國之遺務農爲本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

本謂農也末謂趨浮利也人趨末利則奸  
詐多端故一令不能制也

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  
趨利多端人心不一故不可以固守不可  
以攻戰也

人捨本而事末則刀耕產約

人貪浮利則產業薄也

刀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災患  
皆生違志無復居心人捨本而事末則好知  
好知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

爲非以非爲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  
務農人農人非徒爲墾利也貴行其志也

志在安人

人闢則朴朴則易易則邊境安則主位尊人闢則重

如童兒無異志也

童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博深闢則

丌產復

卷十五

復猶厚也

丌產復則重流散

不流散也

重流散則死其處無二慮是天下為一心矣

天下一心軒皇几遽之理不是過也

軒皇几遽古之有道之君也

古先聖皇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

故天子躬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

勸人尊隆產也

第次第也月令云正月中氣天子乃擇元

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右率公卿諸侯大夫

躬耕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

推是以功級勸人也

后妃率嬪御蠶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

月令云三月中氣命有司無伐桑柘乃修

器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

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

川而為之君卜三官之夫人世婦之吉者

使入蠶室世婦親蠶奉鬯以示于君遂獻

于夫人夫人綵三盆手遂布于三官夫人

世婦之吉者使綵之此勸婦教也

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質功資

相乳業此聖王之制也

質猶易也

故敬時愛日埒實課功

埒量也

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

上農夫食十人

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

不外嫁

一作大嫁

以妨闕也

興土功治師旅行婚嫁皆謂妨農業也御

迎也謂男子不親御

黃帝曰四時之不可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

為之者人也

稼謂種也

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

之容耨

耨鋤也又耨謂鋤器也

耘之容手

耘除草也

是謂耕道

種苗可使容足耨之可使容耨耘之可使

容手

闢攻食工攻器賈攻貨

攻治也

時豈不龍韞之以土功是謂大殂

君王不恭則大山之道也

凡稼早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

多災

言太早太晚者謂不得中和之氣也

冬至已後五旬有七日而昌生

旬十日也五十七日在立春節中而草木

昌發

於是年始耕耨之道見生而藝生見死而獲死

因天時而興人事也藝種也獲刈也天發時墜產財不與人昏

產生也

有年祀土無年祀土

有年豐年也無年荒年也祀土祭社稷也春祭祈豐祥也秋祭報成熟也不以有年

則祭無年不祭所以祈地利重人命

無失人時追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

追及也雖老弱可使盡耕所以趁時也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

謂與農太早也

既往而慕之

時既過往而慕之是大晚

雖當其時而用功寡薄所收亦不多此從貴之下也

此三者雖從農務不得其時故云下也

夫耨必以早使墜肥而土緩

夫鋤必用早時早時則草易死而土脉肥緩也

稼欲產於塵土而殖於地堅者

殖長也下種欲其土細如塵則地虛而根

深及苗長也得雨則土堅堅則莖固也

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疎

數為煩也

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

施土謂施種於土也種不足則傷疎而費

地種有餘則傷密而損穀不費不損取其

中也

剛欲深以端欲欲決以平

端正直也剛深直則水流疾欲決平則潤

澤勻

下得陰上得陽然後成生

下陰謂水潤上陽謂日氣

立苗有行故速成強弱不相害故速大

苗成行則長疾強不害弱則易大也

正可行通其中疏氣冷風

使苗疏而通風

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疏是

墜之竊也

由地瘠薄也苗不茂盛若被竊之狀

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是豈傷之也

除治也草盛而後除之苗則虛矣是人事

傷之也

苗刀弱也欲孤

欲一一孤生不併聚也

刀夫也欲相與居

與眾同居共相陰映

刀熟也欲相與扶

無倒折之害也

三以弱族稼乃多穀

三者如人之宗族共相扶持則多收

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

生不齊則大苗陵小苗不茂

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糲

强者凌弱故後生者不實



是故其穉也夫其兄而去其弟

以人喻苗也先生為兄後生為弟也

樹肥無使扶疎樹境不欲專生而獨居

境瘠地專主獨居不耐風旱

肥而扶疎則多糝境而專居則多死不知擇

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糝上

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圓

粟而薄糠米飽而香春之易而食之強

禾謂粟也稠穗頭也圓圓也飽謂味甘如

飴也

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批而青霑

深芒長芒也銳細也青霑其米青也

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搏米而寡糠

搏謂以手按穀而出米

失時之黍大本華莖葉齊且短穗

本根也華莖葉傍有華也膏言肥大也

得時之稻莖葉長稠穗如馬尾

孫大也馬尾言長也

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苗死得時之

麻疎節而色陽堅柔而小本

陽光揚也堅柔也言皮堅動

失時之麻蕃柯<sub>柯</sub>短莖岸節而葉蟲

蕃柯謂枝柯也岸節者高節也

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為族多

枝數節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

菽者豆也族聚也息猶盈也

失時之菽必長以蔓浮葉虛本疎節而小莢

得時之麥長稠而頸族二七以行薄翼謂

薄翼謂薄也頸黃色也其麥穗一行有二

七粒

失時之麥附腫多病弱苗而莢穗

附腫謂莖根腫而且蟲莢穗多芒

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從

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強耳目聰明氣不入

身無奇殃

四衛四支也

善乎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夫

溫涼時適則人無疾疾人無疾疾是疫癘不

行疫癘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

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

棄人將何國哉

兵道篇第九兵者不祥之器

秦景主將時強兵於天下

秦恃強而險固兵強士勇故欲示強於兵

使天下不敢與之敵時猶示也

使庶大飽我必致亢倉子

庶長秦齋號鮑戎人姓名也

待以壞邑十二周實迫之

周密也欲問亢倉子計故以十二邑待之

恐其不來密使鮑戎迫之使必來

亢倉子至自榮泉實于上館

榮泉秦地名也

景主三日弗得所問

謂欲問之而不得也

下席北首頓珪曰天果無意恤孤耶

北首頓珪盡禮也

亢倉子油然虧眇曰朕以主豈異之間而寧

弊弊焉以斫氣故

油然微動貌虧側也眇顧眇也朕我也我

以景主有遠與之問而何為弊弊為言景  
主以兵戈斫刺為故乎言其所問下  
抑者亦隨其欲而得正焉無如可矣

言景主既以兵道問我故我抑亦隨其所  
欲而正之非至理之可也

景主一拜再舉斂齟齬端珪抑首而坐曰實  
惟天所命

齟齬繡謀也抑首低首也惟天所命願垂  
告命

亢倉子仰儀而噓俯正顏色曰原兵之所起  
與始有人俱

榱椽也仰榱仰面屋椽也噓歎聲也嗟其  
不問至道故仰面而發噓歎夫兵之所起  
與人俱生本始有之非獨今也

凡兵也者出人之威也人之有威性受於天  
人有喜怒之性本受於天怒則威生威生  
則兵起之由也

故兵之所自來上矣嘗無少選不用  
少選猶少時也喜怒之情用之无常故無  
少時不用也

貴賤天少賢愚相與同

同察怒氣之動則知兵起之原

察兵之兆在心懷志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  
兵也傲言推投兵也侈闢攻戰兵也此四者  
鴻細之爭也

志怒也作色厲色投亦推也謂相推盪也

四者雖有大小之異皆有怒心故為兵也  
未有蚩尤之時人實揭材木以闢矣

蚩尤黃帝時據諸侯兄弟八十一人銅頭  
鐵額與帝戰於涿鹿之野造兵器後為黃

帝所滅也

黃帝用水火矣

或引水注邑或縱火燒城

共工稱亂矣

共工與顓頊爭天下

五帝相與爭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

用兵之道有廢有興皆以順天而勝者得  
用耳

夫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  
以棄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

兵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

可廢譬求火為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

為禍是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  
國征罰不可偃於天下

咎鞭杖偃息也

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

義兵者順天應人所以誅暴亂也

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人之悅也若孝  
子之見惡親鐵諫之遇美食號呼而走之若

强弩之射深谷也

振救也隸僕隸也强弩之射深谷言救之  
疾也

勝負之決勿徵於他必反人情

兵之勝負勿徵驗於他反求人情則得之

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

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

人君與三軍之士同其死生榮辱則三軍

雖眾可使一心矣

凡君欲其眾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  
可使無敵矣古之至兵蓋重令也

古之至極善用兵者蓋重慎其令也

故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誦先勝之於此則勝之於彼

夫料敵制勝必先自料若與眾同死生而三軍一心則勝於彼矣

誠若此則敵胡足勝也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則刃無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傲虐奸詐之與義理反也

言奸兵與義兵逆順之理相反

其勢不俱勝不兩立

義兵勝奸兵敗

故義兵之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厚而歸之信與人期以勉敵資以章好惡以示逆順

先示之以義也

若此而猶有懷狠凌傲遂宕不聽者雖行武焉可也

懷狠猶惡戾也宕流宕也先行義以示之

猶有惡戾不聽服者用武誅之可也

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讎以順天之道故剋其國不屠其人獨誅所誅而已矣

獨誅者暴君也

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極救之

孤疾之人拯給之長老者致敬之也

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穀不私其物曲加其禮

不私其利與眾共之曲加其禮聘以求賢也

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

生猶活也言有人以義能活一人之死則

天下咸能事之矣

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隣國之人歸之若流水誅國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遠得人滋眾辭未終景主與稽首曰孤獲聞先生教言不覺氣盈宇宙志知

所知也而心滋益襲

既聞義兵之道鄙其奸傲之心故氣志盈滿充塞宇宙志知所知也

於是步前稱寡為亢倉子壽

舉步前進稱獻壽所以嚴師重道也

拜居首列師位嚴于齋室又月涉旬辰加天關白晝行道

天關即天綱謂辰時也行道行弟子禮也

洞靈真經卷下

文子

非一

文子姓辛名鉞一名計然葵丘濮上人也師事老子楚平王問曰聞子得道於老聃可得聞乎對曰道德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醇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怒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殃王曰敬聞命矣後南游吳越范蠡師之越欲伐吳蠡諫曰臣聞之師曰兵凶器戰逆德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不可勾踐不聽敗於夫椒後位以上大夫弗就隱吳與餘英禹山相傳以爲登雲而升按雲字記吳興志俱載餘英東南三十里有計然山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籌度地形因名焉今山陽白石頂通玄觀乃故隱處也其紫雲閣昇元觀即古常清觀宋乾道間改賜今嶺山之半有曰登雲石者在著文子十二篇唐封通玄真人書爲通玄真經

通玄真經續義序

文子者道德經之傳也老子本易而著書文子法老而立言所以發明皇帝王伯之道欲爲君者必養軒之君爲民者皆大庭葛天之民其垂意於世亦深矣後人莫究或相詆訾今南谷杜高士探易老之賸合儒老之說每以著書立言爲心其行于世者有道德原旨若干卷初居吳興計然山授奇訪古得文子故居之地初白石通玄觀復得文子全書遂爲新篇章分句讀續義附說使學者目擊道存予嘗謂乾坤開闢之後天道自北而南聖朝肇基朔方元運一轉六合爲家洪荒之世復見今日南谷應運著書以昭皇道將措斯世於華胥氏之域山林士不忘致君澤民之心誠可尚也吾教有人喜而序其端云至大三年六月旦日玄教嗣師吳全節敬書古之士用人家國必有世外隱者爲之師磨礪淬厲受其書盡其道然後功成而名立越有上將軍范蠡其師爲計然計然親見聖人於衰周懷至寶而不耀嘗究觀天道人事隱

弱興廢自然之理著書十有二篇蠡用之平吳而霸越又以其緒餘全身肥家三積三散保其令名觀蠡之始終以信其師之道觀蠡屢對勾踐之言皆其師之言也其書與諸子爲道家柳子厚爰除冗駁撮取精微自爲一書頗發其意惜不傳南谷先生按圖以得計然舊居之山踞高峰之峻峙俯具區之渺瀰旣爲之築室宵象復取文子作續義融會貫通削嶮就夷發舒皇帝王伯之蘊與所著玄經原旨並行於代先生有道者其清勤儉素不爭而善勝深得柱下宗旨立言立事見於薦紳章布之所論著固已勒堅石而錄華梓矣抑太史公之論陶朱謂其苦身戮力與越深謀又謂苦身戮力致產數千萬復言之不厭先生於此事異而同其功名高而不享其富則其所以得於計然之書者豈在文字章句之末去之千載真有若合符契者焉獨恨名卿大夫知先生者多登門問道不少廼未能盡用其說如古人之謀國豈信道之末焉歟山林之士不忘斯世肉食其志之歟不然

所以尊吾老子之道者何所為而然也余故表記范師友之所從受于篇端以俟至大庚戌仲夏廬山道士寓南真館黃石翁序

古之君天下者太上無為其次有為是故皇以道化帝以德教王以功勸伯以力率四者之治若四時焉天道流行固非人力之能強然則時有可行道無終否冬變而春存乎歲伯變而皇存乎君此文子作而皇道昭矣文子晉之公孫姓辛氏名鉏字計然文子其號家睢之蔡丘屬宋地一稱宋鉏師老子學早聞大道著書十有二篇曰文子歸本老子之言歷陳天人之道時變之宜萃萬古於一編誠經世之樞要也楚平王聘而問道范蠡從而師之勾踐位以大夫佐越平吳功成不有退隱封禺之地登雲仙去吳興計籌之陽乃其故唐唐玄宗時徵士徐靈府隱脩衡嶽注文子之書上進遂封通玄真人號其書為通玄真經僕生江左身老吳邦訪文子之遺踪建白石通玄觀因獲文子故編暇日分章續義參贊玄風若夫化教勸率道德功力之辯

則不無望於世之大賢云爾後學當塗南谷子杜道堅謹序

###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一

南谷子杜道堅纂

文子於華首多稱老子曰者尊師也此蓋當時記習老子之言故不敢自有其名書十有二篇凡一百八十八章道堅不憚淺陋隨義析之增八十一章程別其旨題曰續義以便觀覽云

### 道原篇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冥冥寂寥澹泊不聞其聲吾強為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源流汙沖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鱗以之游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

道原於天萬物斯長道且強名何名非強是故生天地育萬物變化有無不測其妙者道也安天下撫兆民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聖人也惟知道則亡可存卑可尊退可先矣

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已雖已臻還復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乎生死無為言之而通乎道德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殯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見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

上古之君法天道為治本與造化以同游故道純德全民康物阜靡不各遂生成之性道不忤則物無傷焉

大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恍兮不可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詘兮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倏仰兮能生生而不自生能化化而不自化夫是

之謂大常之道聖人則之君天下而子庶民化行道合盛德之世也

老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車以四時為馬以陰陽為御行乎無路游乎無怠出乎無門以天為蓋即無所不覆也以地為車則無所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所不備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乘其要而歸之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偃其知見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

道在吾身與天為一夫國之有臣佐猶天之有歲時也大丈夫出佐明君為民司命察天時明物理循自然之道行無為之化則吾之身修而政無不治矣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

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年之變無不耦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

大道無形太平無象而曰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為道形象者其形豈其形其象豈其象哉惟不以形象執而造虛玄之用者乃可與言御民之道也

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慮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至也

太極中虛神明與俱人能心虛而道自居一有所載則嗜欲室好憎生神將去矣神去道喪形有不亡者乎惟至德之人不與物雜一而不變心虛氣平憂樂何有哉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

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寡其所求即得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五藏寧慮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

文滅質傳溺心外重則內輕是以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至人之治無他恭默無爲而已返身而求道豈遠乎哉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幾於道矣故曰致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聖人無名未忘其功神人無功未忘其已至人無已非無吾身也大已而小天下也唯有所待而後行故聖人之大寶曰位夫道者陶冶萬類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深宏廣大不可爲外析豪剖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總名也真人體之以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

雜至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

道無形故能陶冶萬物道無名故能總括諸有真人體道虛心靜神則天地之道得矣

真人者大已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隱其姓名有道則隱無道則見爲無爲事無事知不知也懷大道包天心噓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俯仰與天同心與道爲體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夫形傷乎寒暑燥溼之虐者形究而神杜神傷於喜怒哀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真人用心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夢覺而無憂

外曲者人之道也內直者天之道也內直外曲天人相應未有不濟者矣是以真人隱其姓名有道則隱不奪人之功也無道則見將救時之弊也惟能與天同心與道同體故能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矣

孔子問道

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空道將爲汝居矧兮若新生之憤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眞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道有體用聖無二心玄聖素王體用二而道則一也孔子天縱之聖豈不知道而乃問於老子必有得於言外之意者故有猶龍之歎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多聞數窮不如守中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書載言言載道貴書所以貴道也是故知時者事生而變應變而動知書者言出於智智者不知惟不泥於書而滯於事絕其學棄其智始可與言應變之權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

憎成形而智出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爲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即乎無門循天者與道游也隨人者與俗交也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天性本靜物欲滑之靜者動則天性整矣惟聖人外與物化心與天游物我玄同何爭之有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故不聞道者無以及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原人之性無素穢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於其若性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於樂不忻忻其於憂不惋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故聽善言便計雖愚

者知說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牽於物而繫於俗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心靜則明水靜則清理也學術不正習與性成則靜者動明者昏矣遇賢師而聞善言心有所悟則可復其性初之天合於大道以之修身則身修以之治國則國治是以聖人之道上無爲民自化上無事民自

富上好靜民自正上無欲民自樸

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於無形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希德不濫用之不勤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生於虛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音者宮五而五音

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觀察於天地其全也數考其若樸其散也渾考其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然若大海汜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

道無形而生有形始乎無始終乎無終一元之炁肇於太易太易其萬物之祖乎一生二而陰陽分五炁布而萬化興聖人之心合於太易清靜虛無德被四海萬物歸焉而不爲主道太無形與天爲一若夫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口之於味則是與人同者也聖人何容心哉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象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嗔驚怖爲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神明者得之內也得其內者五



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直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

包衆妙總萬物者其道平神而明之感而通之顯幽闡微無乎不在是故物得之而昌民得之而康時君得之則可以體皇極而御四方

天下莫柔弱於水水之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息耗減益過於不皆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蛟螭而不求報富賔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重渾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渟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

天一生水善利萬物功至博也天不得水不運地不得水不載物不得水不生民不

得水不活雨露四時潤澤羣品渟約流行虛下不爭禹德似之故能順水之性而地

平天成

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太宗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今而移風易俗其惟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道無定形隨物賦形變化見矣德無常師

主善爲師體用得矣故直人者蘊乎道德通於神明物有所生獨知其根事有所出獨守其門無窮無極而與造化者爲人

老子曰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義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澹然無爲動不失時故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強勝不若

於已者至於若已者而格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即滅木強即折革強即裂齒堅於舌而先斃故柔弱勝於強也堅強者死之徒也

物備於我道存乎心知我之天知人之天而物之天者得矣水至柔也載舟則剛民至弱也戴主則強善用道者可以守柔弱而勝剛強

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則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所謂後者調其數而合其時時之變則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日回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功大靡堅莫能與之爭也

事至而應道貴得中過與不及皆能害事惟先後不失其時則中道得而凡事濟矣是以聖人出處以時先後有度夫我不失

於制人則人亦不能制我也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于中即純白之粹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懷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飢虎可尾也而況於人乎體道者伏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彙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為即敗

執機械逐飢虎幾不免虎口之患惟我無

機心虎亦無傷焉是故體道者佚任數者

勞天下之理有不難見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夫法無刑誅之刻則易於治御無彙策之繁則能致遠是以先王之法因而不作禁非止惡守而不為故可以成久大之業也

天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而為理者苦心而無功任一人之材難以致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六合不足均也聽失於非譽

目淫於采色禮會不足以防愛誠心可以懷遠故兵莫憚於志而鏖鋒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祀鼓為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於山小寇藏於民間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視聽勞則心不明智慮重則事不理任一人之材而求為治也難矣志誠心可以懷遠眾力可以成功即六合不足均也夫病手身者陰陽寇之賊乎國者奸宄寇之不

以智為治乃為國之福

天無形大有形細無形多有形少無形強有形弱無形實有形虛有形者逐事也無形者作始也逐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有形則有聲無形則無聲有形產於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廣厚有名者貴全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殷富有名者尊寵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雄牡有名者有章德也雌牝無名無名者隱約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

下也有功即有名無功即無名有名產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夫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故有德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歸於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

天下之物無生有有生無故無形為有形之始道無名物有名而無名乃有名之母也知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則名不必高貨不必厚是以聖人執道以成其德功成身退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根本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為利無名以為用古者民童蒙不知西東貌不離情言不出行行出無容言而不文其衣致煖而無采其兵鈍而無刃行蹟蹟視瞋瞋瞋井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不求德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風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軻行以迷眾聖人不以為民俗

古者民童蒙不知西東言無文衣無絲耕

食鑿飲不施不求各足於己是故王公大人自稱孤寡而有道者不以名殺身不以政事殺民不以貨財殺子孫不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不以功名利祿累其心孰肯以矜偽惑世軻行迷衆者哉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一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二

南谷子杜道堅纂

精誠篇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焉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天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澹悅穆曾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旨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賞善伐暴者致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

古之聖人官天地府萬物藏精存誠無形無聲正其道而任物之自然當是時也朝無偉臣野無遺逸國無游民干戈不起勞役不興四民樂業故不待家至人曉而坐致隆平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湧

日月星辰之神水火土石地之神雨風露雷暑寒晝夜皆神也人性最靈是又神於物者矣天之生物不見所養日見其長聖人養民除害興利亦如之皆由精誠內著氣感於天陰陽順之神明祐之而嘉祥至矣

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殂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

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強力致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冲令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出諸己能以神化者也

天人一氣隱顯相通和氣致祥沴氣致殃未有不由人主者也故夫逆天暴物悖道敗德皇天震怒禍亦隨之有如成王悔過偃禾返風宋君一言火星退舍是皆精誠格天轉禍爲祥之徵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死生同域不可骨凌又況官天地府萬物返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者也精誠形乎內而外諭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也

人之生也受命於天者同故性無不善全性保真不虧其身精通于天何爲不成至若返造化含至和而未嘗死者夫是之謂真人

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

教芒乎大哉君臣乖心倍謫見乎天神氣相應徵矣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夫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能有之故却走馬以棄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是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同乎大和而持自然應者爲能有之

聖人懷道澤及民祥可見也君臣乖心見乎天殃可見也遠者無爲近者無事神氣應徵有不待召而至矣無私就無私去有餘不足同乎大和不言之教自然而已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章之與革遠之即近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不傷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故通於大和者聞若醇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  
道尊德貴莫名同出存乎吾心不從外得生之畜之不無不有聖人之心有如明鏡

物來則應物去則靜舍乎精誠純乎道德不爲何敗不執何失若未始出其宗則鬼神不能識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大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預賈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黃帝得之而天下治異時退指天下趨空同禮下風見廣成子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處犧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寢繩殺秋約冬負方洲抱圓天陰陽所擁沉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其民童蒙不

知西東視瞑瞑行踵踵倏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汎然不知所本自養不知所知往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功揆天地至黃帝要繆手太祖之下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名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

六紀將終二皇不作而後天皇氏出當此之時大樸散而人事萌天下始有為矣觀象制器結繩為網以伏犧性是謂伏犧治金為釜庖生為熟一號庖犧當是時也禽

獸蟲蛇懷其爪牙而不傷人焉至若造書契正人倫功揆天地而不以為功尊曰太昊不亦宜乎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積惠重貨使民忻忻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大功顯令名禮君臣正上下明親疏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無識茫然仿佯乎塵垢之外逍遙

乎無事之際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

道德之於五常陰陽之於五行一也知日月代明四時錯行而後歲成則知人之道

道德五常可相有不可相無然則老子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何哉所惡假其名而行之耳使真有絕棄之心則道德二篇不言聖人不言仁義矣是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偽至精芒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所守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是故聖人內修道德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支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

道德五常之祖有祖而無子孫不可也有子孫而不知有祖可乎五常五神也道德存乎中則神不越乎外一失所守神越言華德蕩行偽鮮不喪於物役矣惟聖人知

九竅四支之宜游乎精神之和祖者存子孫其有不存乎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游也即動手至虛游心乎太無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故聖人所以動天

下者真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累使我可拘係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

身不繫於俗則人不厭我心不拘於世則我無厭人夫是之謂與造物者游是以動

天下者真人不過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志役於物形繫而神泄賢人有不免況眾人乎

乎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貺於胃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不誡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恩也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無讓民貪苦而分爭生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

賊盜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

車同軌書同文天下一俗賞不僭刑不斂四海一心能如是則人主之思不出四域而教化如神上好取而無度下貪功而不讓智詐起而民力殘上下相怨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矣

夫水濁者魚噉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聖人事省而求治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而不為而成懷自然保至具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所修者本也

天垂象示吉凶人皆見之君布令明賞罰民皆信之君其天矣乎水濁魚噉政苛民亂理所必然是故上多欲則民興詐上好靜則民不爭聖人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可謂知本矣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故不出於戶

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

天地交而萬物通聖人作而萬物覩自然平感之道也人心與天通者蓋由賦形受命元自天來是故精誠發於內則神氣動

於天人心虛明<sup>性</sup>天光發輝如鏡鑒形妍醜自見心其可不慎乎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所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窈窕冥冥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矣臯陶喟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何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大宰晉國無亂政何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也

陽燧召火非日不燄方諸召水非月不流是故有其道無其位則事不立有其位無其道則功不成若唐虞之君臣道合化成敬行百官正萬民服聖人所以為百世之師

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故人君好勇

弗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家惑亂其積至

於淫泆之難矣故聖人精誠別於內好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精

至為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故君子者猶射者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理人者慎其所以感之

表正景直源清流長本末相資之道也知心為身本則知君為民本是故人君之好不可不正好勇則劫殺之亂生好色則淫泆之難起惟好德者精神別於內好憎明於外刑罰不用而奸邪服本報既固國家自寧

老子曰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故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夫抱真效誠者感動天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下當賢而罰

暴

石蘊玉而山輝水含珠而淵媚有諸內形諸外也水石無言人自信之國家懷其仁誠推其信實罰不以怨賞不以私有不待縣法設賞而民將化之故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伯夷何言哉身化之也言而不行民弗從矣

老子曰大道無為無為即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即處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無聲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縣縣若存是謂天地之根道無形無聲故聖人強為之形以一字為名天地之道大以小為本多以少為始天子以天地為品以萬物為寶功德至大勢名至貴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執大道以為天下母

道天地王域中之四大道無為故悠久天無言故高明地無聲故博厚兼而有之王也王乃天之子地之主民之父母惟其愛養萬物不以為恩故功德至大勢名至貴

無得而逾焉

老子曰縣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之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粗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也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

含道抱德推誠樂施處上之道也縣窮補急起利除害處中之道也自得勝求不取勝與處下之道也達其時宜通其變故不拘仕隱異事同功有不假竹帛金石而可與古為徒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諂呼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動於上不應於下

者情令殊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愈篤者情也故言之用者變變乎小哉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黃帝書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君者天地

之心乎心乃神明之府情動乎中言發乎外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以聖人在上其化如神不降席而

注天下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思心藏於中而不遺其難也君子之惜恒非正為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聖人不慙於景君子慎其獨也舍近期遠塞矣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忘不忘乎欲利人也

士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忠孝使然也若長弘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思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曾何以出死求名為哉聖人在上民樂其治二帝三王也聖人在下民慕其意女聖素王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倡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不下席而往天下者求諸已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發而成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不可以照期

言出乎口行發乎心誠之動也言出乎適行發乎遠誠之應也勇士一呼其出之誠三軍其有不避乎若孫子之教戰勇出於誠也斬王愛姬則是吳王言出不誠禍及下也有國家者言行其可不誠乎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如寡言言衆者倥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故匠人智爲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

多言多事聖人所戒惟宗道本德教行不言故無敗也事處無爲故無害也未俗之流技能雖多爲巧所役希不傷乎夫大匠之事不以智能故無關鍵而不可開杜而後開者偏鑄雖固盜至則發宗本何在哉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

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聲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哭者哀之效也惜於中發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聖人非無欲因其利而利之聖人非無事當其爲而爲之異路同歸存亡一致損已利人不忘天下雖殊方異域俗變風移語音不同性情則一惜於中發於外樂則歌哀則哭隨感而發皆吾民也而可忘乎若周公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則是晝夜不忘者也澤及遠矣

老子曰人無爲而治有爲也即傷無爲而治者爲無爲者不能無爲也不能無爲者不能無爲也人無言而神有言也即傷無言而神者蓋無言則傷有神之神者

身有形神無形有則有言無則無言知有無之相生則無不害有不害無是以聖人無爲而治者身不傷神神不傷身也夫知不神所以神故而不相傷矣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昔南榮越恥聖道而獨亡於已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閉條達辛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世智終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此謂名可強立也故田者不強困倉不滿官不厲誠心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王侯懈怠後世無名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

因知強行成功則一若南榮越斯亦學知利行者乎越恥聖道而獨亡乎已於是託業于庚桑楚之門異時南見老子得聞衛生之經明照海內名立後世則是名可強立功可強成聖人潛行隨時舉事因資立功進退何難哉

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怵若有喪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法始於不可見終於不可及處於



不傾之地積於不盡之倉載於不竭之府出  
今如流水之源使民於不爭之官開必得之  
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慮不可久不  
行不可復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  
命命順則從小而致大命逆則以善爲害以  
成爲敗

至人聖人大人宜有別矣夫至人視民猶  
已同乎利害人樂亦樂人憂亦憂未有不  
王者也聖人之法始不可見終不可及今  
出如流大人行可說之政順時而出命順  
則人從逆則民傷

夫所謂大丈夫者內強而外明內強如天地  
外明如日月天地無不覆載日月無不照明  
大人以善示人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  
令如草從風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  
政失於夏<sup>十</sup>歲惑<sup>十</sup>逆行政失於秋太白不當出  
入無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失政  
鎮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彗星出春政  
不失未乘<sup>十</sup>夏政不失雨降時秋政不失民  
穀昌冬政不失國家康寧

人稟天地之靈心乃神明之府大人者則  
又靈於人者也一念之動若善若惡天必  
鑒之是故政有得失見於災祥隨事而應  
罔有差忒書曰慢神虐民皇天弗保有官  
守者可不慎歟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二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三

非三

南谷子杜道堅纂

九守篇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混而爲一寂然  
清澄重濁爲地精微爲天離而爲四時分而  
爲陰陽精氣爲人粗氣爲蟲剛柔相成萬物  
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髓根於地精神入其門  
骨髓反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不  
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  
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  
之者死順之者生故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  
者道之所居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骨髓者  
所稟於地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

一者形之始九乃數之成九究也聖人究  
於九而守乎一道在我矣一即心心即天  
天即人人即物物即道道即我我即始能  
知古始是謂道紀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  
而血脉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節六月

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分肝主目肺主鼻脾主舌腎主耳膽主口外爲表中爲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

○物之所始一之所起變而化之萬物生焉。父天母地陰陽交感胚胎孕育雜糅之氣爲物純粹之氣爲人是故天地萬物備於吾身夫翕張與奪天之道也逆之則死順之則生

天地之道至閤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授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重而不思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胃腹充而嗜欲寡嗜欲寡則耳

目清而聽聰聰達聽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則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

天之生物不動則植動者橫行植者直立人兼動植之用故靈於萬物四支百體精神血氣可不自愛胡可以多求王公大人受天下之寄則又兼乎人兼乎物愛之畜之不異其身然後爲盡道

○夫孔竅者精神之戶隋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陷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愛而不越聖人誠使耳目精神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體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可足見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趨舍滑

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

河水雖廣風日耗之精神雖王物欲滑之未有不消滅者也聖人玄達無所誘慕精神內固形體外便心室空虛神明來舍往世之外來事之前靡不洞燭心虛故也養生之道無他術如養馬焉去其害馬者而已

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夫唯無以生爲者即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爲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矣

物有不待使而生求而養天也必待使而生求而養則人矣人或過有使之求之之心則握苗助長反致傷生失養之害不能全其天年聖人天地相通與物爲一不益

生不外死賤而不憎貴而不喜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則至樂極矣

守虛一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時而樂其業天哀樂者德之衷也好憎者心之累也喜怒者道之過也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實也形勞而不休即覺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無所疏無所親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神則以求無不得也以為無不成也

聖人虛己以游世順天而行因時而作不以利害動其心不以死生變於己以虛受實抱德煬和禍不為先福不為始事至而應響答如神應已則靜是謂守虛

守無二

老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細萬物則心不惑

齊生死則意不憚同變化則名不眩夫至人倚不撓之柱行無關之途寧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屈伸俯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夫為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正以義不可縣以利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為義不可以死亡恐也又況於無為者乎無為者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為影柱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著也夫無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也

無不生無而生有有喪則復歸於無有不以無無無無則有不能以自有知有乃無之利無乃有之用則知無不無無不無無即道有不常有不常有即物是以聖人富不以有貧不以無齊物我一死生而不累於神自有不亡者在是謂守無

守平三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不貪得不多積清目不視靜耳不聽

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為而不成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縣以利通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無外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能知大貴何往不遂

道貴乎守有守則成心貴乎平不平則不傾世之尊勢厚利人所共貪貪則不平之心生非可守之道也故聖人食取充腹衣適被體無厚積之貪是以心平氣定神不外馳合乎大常之道是謂守平

中易四

老子曰古之為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為無益於性者不以累德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不縱身肆意而席制可以為天下儀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而不利豈為貪富貴賤失其性命哉夫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

多易必多難此以事言也以道言則不然  
夫古之爲道者治心理性易其身而後動  
定其意而後舉樂道安常不爲難能之事  
故制度有法容止可觀安而行之是謂守  
易

守清五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  
口之於香臭也飢膚之於寒溫也其情一也  
或以死或以生或爲君子或爲小人所以爲  
制者異也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即智明智者  
心之府也智公即心平人莫鑑於流潦而鑑  
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形  
物之情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也夫鑑明者  
則塵垢不汙也神清者嗜欲不誤也故心有  
所至神即澹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躁藏息  
矣此聖人之游也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  
情而後可也

水清則鑑物神清則見道人之受氣於天  
者固若同然吾之見道於心者夫何獨異  
心清故也聖人之心明如止水物來則見

物去則靜曾何滯於吾心哉澄鑑不撓是  
謂守清

守真六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  
度形而衣節乎己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故  
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  
必不以越行求之誠達性命之情仁義乃因  
附也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澹  
然無事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淫辯者不能  
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恐此真人之游也  
夫生生者不生造化者不化不達此道者雖  
智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辭潤金石猶  
無益於治天下也故聖人不失所守

夫聖人者循自然守至真順其時宜達其  
衆心惟不逆萬物之情故能心凝形釋純

一不已是謂守真

守靜七

老子曰靜漠恬澹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  
以據德也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動和  
即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

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脉無鬱滯五藏無積氣  
禍福不能矯滑非譽不能塵垢非有其世孰  
能濟焉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  
無道乎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  
聲耳謂金玉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  
有所志則大有所忘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  
撓取吾精若泉源也雖欲勿稟其可得乎今  
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見屑映濁之不過一撓  
即不能見方圓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  
水也

天地之道靜故物不使而自長聖人之治  
靜則民不教而自能一有喜功生事之心  
撓其自然亂其天常則靜者失動者惑矣  
惟不事奇變是謂守靜

守法八

老子曰上聖法天其次尚賢其下任臣任臣  
者危亡之道也尚賢者凝惑之原也法天者  
治天地之道也虛靜爲主虛無不受靜無不  
持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爲治  
以動爲亂故曰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勿驚

勿駁萬物將自理是謂天道

上聖法天百骸理萬化安其次尚賢法由已出惑之原也其下任臣法出眾口危亡之徵矣修身無法則事感而精神喪治國無法則政亂而民人傷惟體道為主是謂

守法

守弱九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為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凌上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是以聖人以道鎮之執一無為而不損沖氣見小守柔退而勿有法於江海江海不為故功名自化弗強故能成其王為天下牝故能神不死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為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為主故聖人以道誨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

弱者道之用非怯也守其沖和而已天子

以天下為家公侯以國為家視民猶己不以勢位自強不以兵甲暴眾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大資小而成眾戴寡為主往而不害安平泰是謂守弱

天之道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故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溢者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驟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虛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驕奢不敢行強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驕奢故能長久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惡盈好謙也以力

者霸以德者王弱勝強矣人之苛政虐民天之暴風折木元氣怒泄強不可久是故聖人謙卑惟弱是守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故聖人日損而沖氣不致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

衰天道然也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眾人為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為而成弗執而得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

侑厄其中則正其滿則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是以能弊不新成

道極則反物盛則衰理之常也厄滿則傾刃剛則折物之常也人能觀乎物理之常不以勢力暴眾自強則無顛蹶之害柔弱保身可以長久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能至於無樂也即無不樂也無不樂即至極樂矣是以內樂外不以外樂內故有自樂也即有至貴乎天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為天下之要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

得則萬物備矣故達於心術之論者即嗜欲  
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  
苦萬物玄同無是非故士有一定之論女  
有不易之行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  
力而強不利貨財不貪世名不以貴為安不  
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

天將雨礎先潤時將春凍先解人將死舌  
先強蒸使之然也柔弱者生之徒堅強死  
之徒強梁而不得其死者則又強梁之尤  
者也惟氣形和弱與物玄同並育而不害  
者其殆庶幾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  
制也一失其位即三者傷矣故以神為主者  
形從而利以形為主者神從而害貪饕多欲  
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  
知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選  
形閉中拒即無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忘自失  
之患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  
耗以老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  
其形而與道浮沉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

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

神依形生精依氣盈交相養而不失其和  
者養生之主也若夫虛實恃氣與物為閫  
則將精耗神斃時有盲忘之失近死之微  
矣是故聖人弱其形和其氣韜其神而得  
九守之道聖人豈欺我哉希聖亦聖希賢  
亦賢

### 守樸

老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  
無實而若虛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  
為而復樸體本抱神以游天地之根芒然仿  
倖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機械智巧不  
載於心審於無假不與物遷見事之化而守  
其宗心意專於內通達禍福於一居不知所  
為行不知所之學而知弗視而見弗為而  
成弗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  
光之耀如影之效以道為循有待而然廓然  
而虛清靜而無以千生為一化以萬異為一  
宗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守大樞之樸立  
至精之中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動無形其

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  
鬼神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者也使精神  
暢達而不失於元日夜無隙而與物為春即  
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故形有靡而神未嘗  
化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化者  
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故生  
生者未嘗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嘗化  
其所化者即化此真人之游也純粹之道也  
真人守大樞之樸游天地之根同乎大通  
廓然無朕惟不有我故不無物人笑亦笑  
人哭亦哭千變萬化而未始有夫極也化  
者復歸於無形而有化不化不化者與天  
地俱生而有生不生前之九守後之守樸  
則是一變為九而十復為一夫是之謂與  
造物者游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三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四

非四

南谷子杜道堅纂

符言篇

老子曰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天地而無表裏洞同覆蓋而無所礙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生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

符以示信言以達誠世有謂符命符璽金符玉符者以能示信達誠此感彼應故曰符言夫道高下無極遐邇貫通無形無名有情有信聖人體道不私喜怒見物而名事至而應不言之言可以符信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倍道而任己見譽而為善立名而為賢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順理則多責事不順時即無功妄為要中功成不足塞責事敗足以滅身

名者殺身之具聖人所戒夫欲尸名者必違天悖道舍公就私要譽立名生事害眾故治不順理功不掩責事敗滅身信不誣

矣

老子曰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夫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夫為治者失其所治則亂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華榮之言後為愆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作善降祥不善降殃惡不可作名可尸乎夫求為寧者寧失即危求為治者治失則亂皮文好而剝身角美而殺未有不由自召而至

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道者福為禍天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軫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害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無不稱故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也

天為蓋無不覆地為軫無不載天地之於人恩大無極聖人法之因時而行有動必從如彼五行相生相勝善用道者知不言

知上也不知言知病矣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為禍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為故無敗

天地人物更相盜而為養盜得宜則安盜失宜則害是故食能養人亦能害人民能戴主亦能悖主夫士之立法創事以盜民力初若利之至於末流未有不目賊者也知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則無相盜之失矣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賢德諸侯雄惡少愛眾天下雙

言寡尤行寡悔在行不在言執大象天下往在德不在險惟口出好興戎言可不慎

乎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眾以弱凌強兵共殺之

生必有死人孰免焉非命而亡良可哀也

嗜欲死病利欲死刑強梁死兵夫三者所死不同非命則一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焉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

施報之理種瓜得瓜種果得果恩怨之報理一如之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已而得矣

天命心術好憎情性四者相通如月在水

虧盈圓缺隨象現影心術邪正禍福隨之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不能使禍無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讓也禍之至非已之所生故窮而不愛福之來非已之所成故通而不矜是故閑居而樂無為而治

信已何求非已何憎德行由已非譽由人是故譽不加勸毀不加沮居閑而樂治不以爲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免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挫故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夫道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故常無禍不常有禍常無罪不常有功道曰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設儲也來者不迎去者不將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眾枉不失其直與天下並流

不離其域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已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內無奇福外無奇禍故禍福不生焉有人賊故至德言同路事同福上下一心無歧道旁見者遺退之於家開道之於善而民向方矣

貪得忘失眾所同病無欲故靜斯謂至人理之在天下有不可必夫守其已有則未得或至求其未得則所有或亡是以有道者內無奇福外無奇禍與天爲徒人豈能賊之哉

老子曰爲善即勸爲不善即觀勸即生貴觀即生患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知求譽治隨自然已無所與爲者有不求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不通有智而無爲與無智同功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德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達而人才滅矣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即不用道道勝人則名息道息而名章即危亡



爲善不求福而福至爲惡不求禍而禍生  
遺臭萬世流芳千古宜有間然是故愛名  
重則心不用道造道深則身不求名此天  
人之所以分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善何則  
有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  
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如  
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監見其醜即自善  
人能接物而不與己即免於累矣

分財探善有心不如無心之平守財閉戶  
有欲不若無欲之廉舉疵則怨在彼則不  
受鑑醜自善在我則愛之惟物接而無與  
於己者我無是心人亦無疵焉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其寶幣必以卑辭幣單  
而欲不厭卑體免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  
盟約定而反先日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  
內修道德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方之廣勸  
民守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社稷即  
爲民者不伐無罪爲利者不攻難得此必全  
之道必利之理

事人以寶幣者幣單而欲不厭結交以卑  
辭者辭窮而約反先惟內修道德上下一  
心則可以守社稷保民人其道全矣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君子  
行正氣小人行衰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  
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  
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衰氣也衰與正  
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故聖  
人損欲以從性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  
味合而說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  
知所欲皆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  
不可勝亦明矣

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之分也理勝則所爲  
皆天欲勝則所爲皆人此又君子小人之  
分矣理欲相勝邪正相傷君子不爲沉聖  
人乎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  
便動靜內在己者得而衰氣無由入飾其外  
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真  
夫須臾無忘其爲賢者必困其性百步之中

無忘其爲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其  
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茂能兩美者天下無  
之

真道養神人道養形在內者得在外者輕  
遠聲色薄滋味養形之道也絕思慮守精  
氣養神之道也治身養性內外兼得豈可  
以聲音笑貌爲哉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  
民之貧也至得道者若丘山塊然不動行者  
以爲期直已而足物不爲人賜用之者亦不  
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  
無德也故無怨也善怒者必多怨善與者必  
善奪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故譽見即  
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利爲害始禍爲禍先  
不求利即無禍身以全爲常富貴其寄也

聖人明照海內而民不昏富藏天下而民  
不貧順天地之自然任萬物之自生不私  
與故無公取不輕賞故無重刑視富貴如  
浮雲乃可以全其真

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

行不觀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辱異而不怪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

素隱行怪君子不為屈奇之服詭異之行豈聖人之事哉光而不耀廉而不剋與民同用而已夫是之謂大通

老子曰道者直已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福之至非己之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己之所生故不悔其行中心其恬不累於德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無非分故通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帝王之崩藏骸於野其祭也祀之於明堂神貴於形也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大通

道乃天下之所共由聖人直已待命時來時去不將不迎立乎中央以制四方不伐功不悔行其心恬然通通知命聰明雖用必反諸神

老子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濟以數筭之毒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涸而益之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道尊德貴悅諸心而存諸己也故不以貧賤動其心志身治則天下不足憂矣其肯以不百年之身過為天下憂乎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爵高志驕人必妬之官大氣豪主必惡之祿厚不施人必怨之高下相傾之道也惟謙卑好施貴不忘賤高不忘下故無怨尤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既聞且聾人道不通故有聞聾之病者莫知事通豈獨形骸有聞聾哉心亦有之塞也莫知所通此聞聾之類也夫道之為宗也有形者皆生也其為親也亦戚矣饗穀

食氣者皆壽焉其為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為師也亦明矣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不聞不問猶聞聾之比於人也

受形而生親之恩也饗穀而壽君之惠也由學而明師之德也長而成人身亦貴矣言乃心之聲通已於人非言不達通人於己非言不聞言其神矣乎能不以私言廢公言無用害有用則聞道深而不孤上之人矣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德在與不在求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先貴於人欲尊於人者先尊於人欲勝於人者先自勝欲卑於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為取後之為先即幾於道矣

禮貴乎先言貴乎後此人之情故可服以德不服以力是以聖人進退有度先後有節故天下樂推而戴之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爲利利之爲病故弄實之本其根必傷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爲害天之道也

德不厭廣分不可踰水淺而舟大則膠樹大而根淺則拔人之德薄才淺懷不仁而據高位鮮不拔矣惟知利病反覆無甚愛多藏得義利之和又何病焉

老子曰小人從事曰苟得君子曰苟義爲善者非求名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所求者同所極者異故動有益則順隨之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能者中人也兼覆而并行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

圓顙方趾含齒戴髮均是人也稟氣有異智愚分焉小人苟得才勝德也君子苟義德勝才也可上可下則爲中人天縱多能其聖人乎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故生所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君子能爲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爲非而未免於禍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而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

受命于天賦形爲人生有所假死有所歸所遭於時或窮或通何莫非命有其才而不遇天也是以君子爲善福無必得而不爲非禍無必免故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逢累而行貴在我矣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得道則心治失道即心亂心治即交讓心亂即交爭讓即有德爭即生賊有德即氣順賊生即氣逆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夫氣者可以道而制也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

德積則福至禍積則怨至學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愚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瘡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陰符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氣順則治氣逆則亂治即交讓亂即交爭氣逆乎心則賊於其身氣逆乎時則賊於其國惟以道制氣則能損已奉人雖官茂不能敗吾之學妻子不能衰吾之孝曷有憂解之患且瘡之病哉能慎厥終固有所失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所謂同汚而異泥者

不曰舉枉措直而曰舉枉與直何哉舉枉與直是拔小人而歸於君子何不符乎舉直與枉則是推君子而納諸小人之域君子不往矣同汚異泥處小人之道和而不

流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道縣天物布地和在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

民疾飢

和之用至矣天得之萬象明地得之萬物生人得之萬事成人主之心和其可失乎失則天地不交人民疾飢夫聖愚同一死生其不同者義與利之間耳利者義之和聖人明於理分利亦義也愚人不知利害之所在義亦利焉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隨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田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

禹拜昌言班師振旅而苗民格聞一言之當勝萬兵也得隨珠和璧不如得事之所由適是以聖人貴道不貴寶尚德不尚功肯以兵自危哉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德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也勝不如已者至於若

己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德勝者霸得人心也勝敵者強得人力也然非得人心之末有能用人之力也敵何由勝強何由霸哉德自得也自得則柔弱勝剛強故能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是德相若也柔勝出於若己者其事不可度則德又勝我矣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四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五

南谷子杜道堅纂

道德篇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虛心清靜損氣無威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專精積稽內意盈兌既已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

天性即道性善即德道德之在我者也故聖人不學而知率之謂道修之謂教則是非五以在於我者施於人矣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皆得而學之聽乎耳悅乎心如鏡得磨光明內發豈非吾心之固有乎因其學而明之以之修身則道德著之以之治國則事業成此以見學問之精而吾心之明

夫道者原產有始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短寡成於衆長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也退者所以自後也儉者所以自小也損者所以自少也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以成也

氣形道德之體用乎氣乃無形之物物乃有形之炁炁無形故柔弱物有形故剛強則知炁者形之始也道生德畜由微至著聖人法之體立用行天道成矣

夫道者德之元天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夫道無爲無形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爲鄰無爲而無不爲莫知其情莫知其真其中有信天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杜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強大有道不戰而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即忠惠父子有道即慈孝士庶有道即相愛故有道即和無道即苛由是觀之道之於人無所不宜也

道德根于心精神著乎外功成事立與天爲鄰自天子至於庶人有道則亨無道則也

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侮矜傲見餘自顯自明執雄堅強作難結怨爲兵主爲亂首小人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身深及子孫故罪莫大於無道怨莫深於無德天道然也

身之本在道德之本在道無小無大行則得之天下服之服則懷之帝適也王往也天下適往是謂帝王然得人則成有道則守無爲兵主無爲亂首失道則亂失德則怨天道然耳

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刺雖巧不敢擊夫不敢

者非無其意也未若使人無其意夫無其意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惓然皆欲愛利之若然者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道非有心於應物而物自應之夫刺擊不

傷未若惓然皆有愛利之心雖無地而人君之無官而人長之天下莫不願安利之古之人有庚桑子者其德似之

文子問德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擇與天地合此之謂德何謂仁曰爲上不矜其功爲下不羞其病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也何謂義曰爲上即輔弱爲下即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也何謂禮曰爲上即恭嚴爲下即卑敬退讓守柔爲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此之謂禮也故修其德則下從令修其仁則下不爭修其義即下平正修其禮則下尊敬四者既修國家安寧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不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

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教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即下怨無仁即下爭無義即下暴無禮即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無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德者五常之總名有德之人五常備焉仁則慈義則宜禮則敬知則明信則實有之是謂五常一曰五德君子未有無德而能為國家者矣文子之問為天下後世發也其德博哉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於市農樂於野大夫安其職處士修其道人民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河出圖洛出書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螟動不息野無百蔬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故聖人和愉寧靜生也志得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

有其人

天之視人猶父之視子其愛均也君者天之元子民天之赤子上不恤下天必示儆夫至德之世愛均合天萬物遂長民樂其業世之衰也苛政干和天怒震發地見其災國家多難流毒民人惟聖人和愉寧靜志得道行民物遂生是之謂有其世而後有其人

文子問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無聞見者愚迷也

聖不曰生知而曰聞知何哉生知道在我者也聞知事在外者也聖人聞於未然禍福先知智則必待事成而後見愚則溺於聞見終不自知迷亦甚矣

老子曰君好知即信時而任已棄數而用惠物博智淺以淺賡博未之有也獨任其智失

必多矣好智窮術也好勇危亡之道也好興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即下之望無止若多歛即與民為讎少取而多與其數無有故好與來怨之道也由是觀之財不足任道術可因明矣

智者不為其所不能為強所不能則非智矣然則智可好乎好智則術易窮好與則分不定多歛民讎來怨之媒也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蒞天下為之奈何老子曰執一無為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執一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大也無為者守靜也守靜故能為天下正處大滿而不溢居高貴而無驕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期於此矣

以道蒞天下曰執一無為何哉一則定矣是以古之王者因天地之變化無為而治見小不棄守靜不為大器安而天下正矣

是故處大不溢居上不驕富貴可守子孫可久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義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君執一即治無常即亂君道者非所以有為也所以無為也智者不以德為事勇者不以力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惠可謂一矣一也者無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下之任懼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其亂甚於無君也君必執一而後能羣矣

天下雖大君以一之君一則道不待為民所同行法不待變民所同守智不以德勇不以力仁不以惠合而一之君之道也若夫君數易法國數易君則甚於無君也矣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不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

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眾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之道也

道為治本君以道王本喪亂生兵革興焉然則古者有以道王有以兵王雖若不同而同歸于有德故五兵之用唯義兵可王是雖兵亦道也故曰一而已矣若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戰國之事非王者之兵也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故守分循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與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德所殺不怨即幾於道矣

道在乎治數關於時任智釋道用才棄數危困之階也惟守分循理得不喜成失不憂退物之入者有受無取物之出者有授無與因時而行生不為德殺不為怨則近乎道矣

文子問曰王者得其權心為之奈何老子曰

若江海即是也淡兮無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後大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權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眾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蚩蚩飛蠕動莫不親愛無之而不通無往而不遂故為天下貴

江海善下而有容故百川歸之王者法之以為治容民畜眾故得百姓之歡心樂共推戴天下歸往矣草木昆蟲亦將欣服其貴可知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故相返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聖人法之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三皇五帝輕天下總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上與道為友下以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時君守其法籍行

其意今必不能以為治矣

一悉運行四時更變有不容不爾者天道然也皇帝王伯之治不同者若出人為實由天運故不可執一世之法藉而為傳代之治惟隨時而舉事隨事而應變則可以論世立法如冬不可葛夏不可裘知天道者能之

文子問政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損而執一無處可利無見可欲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無矜無伐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樸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不敢也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自安不下即離散弗養即背叛示以賢即民爭加以力即民怨民離散即國勢衰民背叛即上無威人爭則輕為非下怨其上即位危四者誠正道幾矣

古人以道德為政後世以功力為政以道德則民服而風俗淳以功力則民怨而戰爭起故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

加以力則無為而天下治矣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不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執能貴之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無常儀表稅即名君弱即持父勢使然也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夫先迂而後合者之謂權先合而後迂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上言下用經者權之體也下言上用權者經之用也經權相濟事無不宜唯聖人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與之屈伸而審其迂合若夫執中無權則不能隨時而適變膠柱鼓瑟善反醜矣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也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何道以然老子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國破家無道德之故也有道德則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無道德則縱欲怠惰其亡

無時使桀紂修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夫豺蟲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夫無道而無禍害者仁未絕義未滅也仁雖未絕義雖未滅諸侯已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今不順仁絕義滅諸侯背叛眾人力政強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擊為業災害生禍亂作其亡無日何期無禍也

古之治天下者道德衰而仁義次之仁義衰則禍亂作戰爭興焉上世嗣王如桀紂之主國未云亡諸侯已有輕上之心則道德衰而仁義衰矣故湯武起而夏商絕若周之幽厲視桀紂才一間耳故不免太戎之殺驪山之死諸侯力政強陵弱大侵小六國從衡與周俱亡可不鑑乎

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上多事則下多態求多即得寡禁多則勝少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欲使無焚也以智生患



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

法本以求治煩則生亂刑本以禁奸峻則興詐夫上多事而欲民無事者是猶強之飲而責其醉也則是罔民也矣安可云治乎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即有功者廢無罪者及無好憎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合而和之君也別而誅之法也民以受誅無所怨憾謂之道德

好仁而不知為政賞及無功釋及有罪猶能害政好刑而不知為法廢及有功誅及無罪其害深矣惟至公不偏合於道德賞不致濫刑不致酷則百官盡職萬民服業天下隆平

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喜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去邪也去逆於心者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曰勿撓而已

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疏而謀當即見

疑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吾若與俗遠走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

運於己而與輟致于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為也

名分法理辯是非別善惡之道也不求公道而自取已見以是為非以惡為善而望名分正法理明難矣惟正身待物不廢公道猶車行陸舟行水無往而不通惡有陷於不平者哉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則國必亡亟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兵不常勝敗亦隨之反覆之道也惡可亟戰而求數勝哉主勝而驕民罷而戰伐國之斧矣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其是之謂

歎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曰夫道德者匡家以為正振亂以為治化淫敗以為樸醇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即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即無淫亂之世矣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鳥翔其庭麒麟游其郊蛟龍宿其沼故以道蒞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蒞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為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人敬聞命矣

文子家雖與老為鄰久師老子聞道故博平王聘而問道文子對以積德成王積怨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以是觀之平王若有志於為治者也何不能修德釋怨而乃信讒懷疑

輒誅伍氏此文子所以去楚而適越也子胥勸吳伐楚遂致鞭尸之辱其美有國者怨其可不釋乎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五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六

南谷子杜道堅

非六

上德篇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即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亂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適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德一也有二焉長養萬物天之德愛養百姓君之德夫君者國之心君有德則心廣體胖氣不亂而身自治國猶治身君臣相安國其有不治者乎故曰上德不德則是有德而不自恃以為德是以有德

老子學於常樞見古而守柔仰視屋樹退而目川觀影而知持後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燔後者處上

常樞古之聖人也老子學於常樞猶孔子學於老子目擊道存精神冥契故能見古而守柔觀影而知持後是以聖人因循虛無不爭強不敢先夫是之謂上德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獲狁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

辯士以智能困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故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人貴有德不貴多智智多則出乎已而反乎已鮮不自害虎豹之文來射獲狁之捷來格士之勇死於強智困於辯宜矣惟不以智知而以智不知者則不局於一而所應者廣

老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內視而自反故人不小覺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莫鑑於流潦而鑑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為本技不可以大為餘上重下輕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即爭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堞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道以無有為體故可並行物以有形為用故不兩立無有為體一則定矣有形為用

兩則爭矣然小大有間君臣有分人君懷道抱德曾不我有此道之所以大德之所

以久也天下孰敢以爭強為哉

清之為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為害河水不見太山蘭芷不為臭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性之有也以清入濁必因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天二氣即成虹地二氣即泄藏人二氣即生病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故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蟄蟲養蠶為之不采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中不運於已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逐往

水清鑑影心清鑑物明之故也濁則昏矣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冬寒夏暑時不並行時並行則災禍生勢兩立則禍患作雖然為君子者豈以小人在位道不可行而終

不出乎

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為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為獲得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足所踐者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樞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唇亡而齒寒河水深而環在山水靜則清清則平平即易易即見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為正

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不可與言政治國者要在一人非眾人則不能治欲得賢而不先養士可乎是以聖人畜道待時得人則興末有不為我用者也

使葉落者風摧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壁璣之器礪礪之功也鑢錐之斷割砥礪之力也豈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粟糧之資而不飢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名成

功遂身退天道然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於無有則得所見聽於無聲即得所聞飛鳥及鄉兔走歸窟孤死首丘寒蟄得木各依其所生也

道可獨行事不可以獨擅人健走日不百里而罷得良馬則千里可致怒出於不怒文武所以安天下之民為出於不為堯舜所以成垂衣之治為國家而善用者民孰不知歸乎

水火相憎鼎鼐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護人間之父子相危犬豕不擇器而食愈肥其體故近死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椎固於納而不能自擇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皆因高為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為淵則魚鼈歸焉溝池潦即溢旱即枯河海之源淵深而不竭譬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譬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聽也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冷冷之清水可以濯吾纓乎約之為縞也或為冠或為絺冠即戴絺之絺即足踞之

人無常是物無常非氣順則合氣逆則離  
火炎上水潤下鼎鬲和之即既濟之功成  
父王慈子主孝讒人間之即參商之怨起  
犬豕體肥近於死鳳凰高飛莫能致清斯  
濯縷濁斯濯足不能潔已而為物汚者可

不審諸

非大

五

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  
一剗不能塞江河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敵  
一車之薪冬有雷夏有雹寒暑不變其即霜  
雪應應日出而流傾易覆也倚易射也幾易  
助也溼易雨也蘭芷以芳不得見霜蟾蜍辟  
兵壽在五月之望精泄者中易殘華非其時  
者不可食

生剗制伏固有定分力小任大未有不返  
受其制者木勝金水勝土火勝水終非其  
性夫冬雷夏電終非其時曾不朝夕之又  
人其可不自量乎

舌之於齒孰先弊焉繩之與矢孰先折焉使  
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與死同病者難  
為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為忠謀使倡吹

竿使工捻竅雖中節不可使決君形亡焉譬  
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步於  
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海內其  
所出故能大

處非其地依非其人難矣哉齒剛先缺矢

勁先折與死同病難於為良醫與亡國同  
道不可為忠謀君不用道而臣強之謀出  
二心功可成乎

日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鷲  
鳥不雙蓋非標不敵日輪非軸不追疾標輪  
未足恃也張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發矢之為  
射十分之一飢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旁  
爭心乃生三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滿十石  
而有塞百斗而足循繩而斷即不過縣衡而  
量即不差縣古法以類有時而逐杖格之屬  
有時而施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

亂

日不並出神龍不匹猛獸不羣況於人手  
標以張蓋軸以轉輪君臣相資之道也飢  
馬爭芻實不可濫循繩而斷法無過差古

法杖格用之以時在乎行之者耳

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見之明  
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黠黠必留其謀百星之  
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  
蝮蛇不可為足虎不可為翼今有六尺之席

卧而越之下才不難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勢  
施異也助祭者得嘗殺闔者得傷蔽於不祥  
之木為雷霆所撲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河水  
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  
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昧不可得潔黃金  
龜紐賢者以為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為富故  
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

農夫不勞君子無以養君子不治農夫其  
能安乎蛇無足虎無翼不可兩得浮雲蓋  
日失不在已嗜欲害性病不在人

較虛而中立三十幅各盡其力使一輻獨入  
眾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橘柚有鄉佳幸有  
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欲觀  
九州之地足無千里之行無政教之源而欲  
為萬民上者難矣兇兇者獲提提者射故大

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君子有酒小人鞭金雖不可好亦可以醜

皇極居中資八輔而後建車轂虛中藉衆輻而後行天子中天下而立位萬民之上而無政教之源是猶無千里之足欲觀九州之地其何以行之惟正位端居百官分職不下堂而天下治矣

人之性使衣絲帛或射之即被甲爲所不便以得其便也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善用者若蚡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石生而堅芷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

作事有法事無不成用人有方人無不濟車轂之各直一鑿明官事之各有守也蚡足衆而不相害由用得其宜矣石堅芷芳隨其材而用之則賢者明愚者力成功一也

再生者不獲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汗其準

粉其頰腐鼠在昨燒重於室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爲工冬水可折夏木可結時雖得而易失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乳犬之噬虎伏鷄之搏狸思之所加不量其力夫待利而登溺者必將以利溺之矣舟能浮能沉愚者不知足焉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求道里時難得而易失民易困而難蘇故物再生

者實不逮獲華太早者落不待霜時不順也的張而矢集林茂而斧入勢之所致乳犬噬虎伏鷄搏狸情之所使舟腐而載則沉驥疲而驅則斃民其可重困乎

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雖齊必有危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無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太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竹木有火不鑽不熏土中有水不掘不出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跋蹶千里累由不止丘山從成臨河欲

魚不若歸而織網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巧冶不能消木良匠不能斷氷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意使人無渡河可使河無波不可無曰不辜甌終不墮井矣

水平不能無波衡正不能無差心其可不慎諸君子之禮義廉恥猶匠石之規矩準繩也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不先之以信能者其可致乎故君子爲其所可爲而不爲其所無奈何

刺我行者欲我交皆我貨者欲我市行一墓不足以見知彈一弦不足以爲悲今有一炭然擬之爛指相近也萬石俱重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而異積也有榮華者必有愁悴上有羅紉下必有麻績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扶

苦語利行苦藥利病刺我行者欲我交君子循義也皆我貨者欲我市小人徇利也人之福不可過服不必侈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扶民富則國昌矣

老子曰故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沒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籥有音不吹無聲是以聖人內藏不為物鳴事來而制物至而應天行不已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輪得其所轉故能致遠天行一不差故無過矣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通萬物不昌小人得勢君子消亡五穀不植道德內藏天之道哀多益寡地之道損高益下鬼神之道驕溢與下人之道多者不與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

心不藏物故能應物鼓不藏聲故能應聲不扣而鳴則為怪矣是以聖人內藏不為物唱應之而已天地交通萬物齊同此明良會遇而君子用事之時也一或反此則是小人得勢之日矣惟聖人居高聽卑而不自滿無以上之  
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域有四明乃能長久明其施明者明其化也天道為文地道為理一為之和時為之使

以成萬物命之曰道大道坦坦去身不遠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物其德不絕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叙天下定矣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髓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寧無不載廣厚無不容地勢深厚水泉入聚地道方廣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德無不容

君天道臣地道天尊地卑君臣之分定矣君明臣明照于四方豈非堯之光宅天下百姓昭明者乎故法天倣地以成萬物者道也養之與之而不取者上德也與而取之德斯下矣  
陰難陽萬物昌陽服陰萬物湛物昌無不賸也物湛無不樂也物樂則無不治矣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陽氣動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

陽道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故不失物之情性污澤盈萬物節成污澤枯萬物節荇故雨澤不行天下荒亡陽上而復下故為萬物主不長有故能終而復始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能長久故為天下母陽氣蓄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化末有不蓄積而後能化者也故聖人慎所積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不下陰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故君下臣則聰明不下臣則闇

陽生陰殺故君子好生小人好殺也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貴下陰故君下臣則聰明而國理不下臣則闇聾而德化不行  
日出於地萬物蕃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日入於地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雷之動也萬物啟雨之潤也萬物解大人施行有似於此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雷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敗大人去

惡就善民不遠徙故民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少愈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言小人無迷火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而真何往不成河水深壞在山丘陵高下入淵陽氣盛變為陰陰氣盛變為陽故欲不可盈樂不可極忿無惡言怒無作色是謂計得火上炎水下流聖人之道以類相求聖人依陽天下和同依陰天下溺沉

天之日其人之君乎日出於地王公居民上萬物蕃息日入於地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陰陽之動有常節故歲不亂時大人之動不極物故民不遠徙物極則變欲不可盈陰陽天也治亂則關乎人

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君子日汲汲以成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雖未能見故見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苟向善雖過無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惡故怨人不如自怨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己聲自召也類自求也名自命也人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於人故君子慎其微萬物負

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和居中是以木實生於心草實生於莢卵胎生於中央不卵不胎生而須時地平則水不流輕重均則衡不傾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

陰陽感而成中和故萬物生君臣合而得中道故萬姓寧是以君子和其心志日汲汲以成輝小人汨其天和日快快以至辱故君子慎微正諸心而自求諸己我不怨人人亦無怨焉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陰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柔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

為善而人不知謂之至善為惡而人不知謂之至惡山藏雲而成雨露澤藏水而生蛟龍君子懷其道而澤流於世俗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天祐之也有隱行者必有昭名人推之也惟有天德者知之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六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七

南谷子杜道堅纂

非七

### 微明篇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粗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為不知不知之為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微明者其道乎視不以目聽不以耳得之天而著之心故能包裹天地應待無方不可以智知力求惟知不知為不為言不言則得之矣

文子問曰人可以微言乎老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去為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言有宗事

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

道不可言可言即物言固非道非言不明

文子問人可以微言乎老子語以唯知言為可則是言而不言不言而言者矣爭魚逐獸是不知言者執於言而著於物則所

爭者末矣安得去言去為之人而與之言哉

文子問曰為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天夫挽車者前呼邪轉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有國家者猶天地也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文子問為國之法老子語以挽車之歌前呼後應亦猶聖人先天弗違後天奉時之意治國有禮初不在於文華之辯不知治體而滋章其法令者適以為盜法賊民之資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為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為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

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無達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

道無正形物隨而形觀山林變而至於雲雨陰陽之和則知凡天地間之無形無象者皆可陶冶而變化道其神矣夫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思故民知書即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奏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已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弦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速使有聲者乃無聲也使有轉者乃無轉也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苛情傷德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偽匿

聖人立教施政弗獲已也必察其始終行其所無事而已知書數奏契機械則是有心於事德仁信實衰矣君藉臣以為治猶瑟之有聲輻之致速執要用大則無不治之世矣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即百姓怨滅爵之令張即功臣叛故察於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聖人見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

治不可以多事法不可以數變事多變數則百姓怨功臣叛上有以召之矣治亂之本廟戰之權聖人玄鑒於無形之表是必有先見之明也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為強轉禍為福道冲而用之又不過也國之苛政橫出猶江河之大溢風雨之暴作曾不少久亡其及矣惟憂無德而知變者尚可轉禍為福以弱為強其不可自滿也明矣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



制也。知人之性，即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發一號散無競，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知所以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謂之道。使人高賢，俾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

天理人欲，同乎一心。君子小人，由乎一己。亦同出而異名者，耶執一而應萬，謂之術。見動而知止，謂之道。言出乎口，行發乎心。夫禍福利害，有如影響，自非至精孰能分之？可不察諸己而慎諸心乎？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論世而為之事，推事而為之謀。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強，隨時動靜，因

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變化，即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之無所困，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易為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

時有治亂，政存乎人。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者，失在人而不在時也。聖人隨時動靜，察其所變，終身行之而無所困當時而秉政者，惡可自情而不知全生之具耶？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不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於救患，難令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施救於患，雖神人不能為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無方。聖人深居以避患，靜默以待時。

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於刑，雖曲為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

夫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謹初也。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人之禍患，不能預於前而求救於後者，雖神人不能為謀。故上士以避患遠辱為先，而名之與利則置之後，而毋必禍患何從而至，非與何從而塵垢之哉。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為之較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淵而不竭也。行方者，立直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措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眾，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

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為而一之誠也。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為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正教化其勢易而必成以表教化其勢難而必敗舍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

志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

多而事欲少斯六者凡人之不可不勉也。志大則物無不容心小則幾微必戒智圓則事無不通行方則直而不撓能多則為無不成事少則約而有守夫聖人之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一之以誠而已。老子曰福之起也繇繇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己以為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達於己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道義之

宜謂之小人通智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益勞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禍福之機有開必先可不察歟賞罰人主

之大柄非以為己以為國也君子小人有義利之間治而不勞政之上也勞而不病政之次也病而益勞政斯下矣夫箕子之泣象箸孔子之歎偶人國有不待終而知其亡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為人所慕為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即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無以與道游直志適情即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時異故也五帝貴

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當五伯之世而施帝王之道者不知於時也不知時則是不知天不知人矣何以經於世哉

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定一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易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道者寂寞以虛無非有為於物也不以有為於己也是故舉事而順道者非道者之所為道之所施也

龍虎變化大人之道也得道之人與物推移而不陷是故老子有猶龍之稱夫體道虛無外不有於物內不有於己道無不施天下化矣

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照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也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於冥冥者與日月同光無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

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乃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之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天之覆地之載同乎一和而已王者戴圓履方處大堂而立

太平者和其可失乎真人歸居於物之初必有獨見於冥冥之中是故用有不用而後能用知有不知而後能知夫是之謂大和

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眾適者也道滅而德興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不懷下世繩繩而恐失仁義故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即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無以活失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禍福異矣

道德仁義聚而皇帝王伯分世變使之然也道以導之德以生之仁以恩之義以宜之四代之治固若不同而其君臣有分則一焉夫道而不德者皇德而不懷者帝恐

失仁義者王義失其宜智詐興矣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溫而強餐之熱病渴而強飲之寒此眾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為病也快於目說於心愚者之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者先迂而後合眾人先合而後迂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

事有欲利而害欲害而利非人力之所可必者物或使之也是故先迂而後合者聖人之道先合而後迂者眾人之道禍福倚伏利害相反其不可不察也如此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雖謀得計當慮患解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也言雖無中於策其計無益於國而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故曰百言百計常不當者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

仁義者道之孫德之子歟四者若不相及而未嘗相離故仁義天下之尊爵也貴以

身為天下者可不舍趨而審諸仁義乎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即通功易食而道達矣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故治國樂所以存虐國樂所以亡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

君子小人均是人也為君子而教不被於小人何德以資小人之養哉治國樂其存虐國樂其亡君善下而不爭則羣臣獻其忠砥固根深而國安矣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於心聖主之養民非為已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勲而必窮有以為即恩不接矣故用眾人之所愛即得眾人之力舉眾人之所喜即得眾人心之故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父子之心天性也父之愛子君之養民一有望報之心思其失矣是故因其利而利

之則得衆人之力推其善而善之則得衆人之心子其有不孝臣其有不忠乎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即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即武之所制者小

君以天下爲心人以義愛則忠孝乃興黨以羣強則奸雄遂起安危所繫可不察而辯之

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又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德之中有道德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爲善即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即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禍福倚伏如影隨形貨倍而入必倍而出善積而不善用如畜穀爲子實不自害利害之機反兮覆兮非神聖莫之能知

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然後可移於官長故曰修其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國其德乃豐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周於衣食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無功事無功德不長故隨時而不成無更其刑順時而不成無更其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

國非民不立民非食不生不易之理也是故民足於衣食則可活不足於衣食則國功不立則德不長矣

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國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爲而民自化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爲不善也古者親近不以言說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即和與民同守即固與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

寇言有致禍無先人言後人而已附耳之語流聞千里言之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

無古今治亂而不易者土宇也古之今之或治或亂而不一者君民也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國倉虛是故唐虞之代天下往戰國之世無富民

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農人賈人商人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聖人者以目視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真人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所謂道者無前無後無左無右萬物玄同無是無非

中黃子者古之真人歟其言曰人有五位  
位各五等合之凡二十有五焉最上者神  
人最下者小人所謂上五之與下五猶人  
之與牛馬謂小人違道悖德若馬牛而襟  
裾耳聖人不及真人賢人不及聖人惟其  
造道有淺深故品亦隨之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七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八

南谷子杜道堅纂

非八

自然篇

老子曰清虛者天之明也無為者治之常也  
去思慮舍聖智外賢能廢仁義滅事故棄佞  
辯禁姦偽即賢不肖者齊於道矣靜即同虛  
即通至德無為萬物皆容虛靜之道天長地  
久神微周盈於物無宰

自然者天理不自然者人欲夫清虛而明  
天之自然無為而治人之自然也自然則  
賢不肖者齊於道矣是以聖人神而明之  
光宅天下而物無宰焉

十二月運行周而復始金木水火土其勢相  
害其道相待故至寒傷物無寒不可至暑傷  
物無暑不可故可與不可皆可是以大道無  
所不可可在其理見可不超見不可不去可  
與不可相為左右相為表裏凡事之要必從  
一始時為之紀自古及今未嘗變易謂之天  
理上執大明下用其光道生萬物理於陰陽  
化為四時分為五行各得其所與時往來法

度有常下及無能上道不傾羣臣一意天地  
之道無為而備無求而得是以知其無為而  
有益也

宇宙之間造化流行而不息者氣而已有  
神焉莫可得而識也一為之始時為之紀  
古今不忒是謂天理道生萬物法度有常  
有物主之莫知或使是以道之尊而德之  
貴

老子曰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大者無度量  
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  
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  
故見不遠者不可與言大知不博者不可與  
論至夫稟道與物通者無以相非故三皇五  
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若夫規矩勾繩  
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為巧也故無絃雖師文  
不能成其曲徒絃即不能獨悲故絃悲之具  
也非所以為悲也至於神和游於心手之間  
放意寫神論變而形於絃者父不能以教子  
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不傳之道也故肅者  
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樸大無形道大無量天圓地方道在其中  
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若  
夫規矩勾繩則是爲巧之具非所以爲巧  
矣師文之琴有類乎是

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爲主道爲之命物以  
自正至微甚內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  
以位爲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  
而強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  
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  
也。

古人質樸其俗同故不待教後人澆漓其  
俗異故聖人憂道之不明而教立天天地  
之道以德爲主而道爲之命物各自正自  
然而已聖人何庸心哉

夫教道者述於德害於物故陰陽四時金木  
水火土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知者  
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  
心各使自然故生者無德也死者無怨也天  
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  
芻狗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

而述近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  
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爲極是謂天德

古之教者以道今之教者以利此道之所  
以不行也夫聖人立法以導民心使各安  
其自然之分生者自生死者自死德怨何

有哉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  
時化懷萬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疎無親故  
能法天也天不一時地不一財人不一事故  
緒業多端趨行多方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  
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輕者欲發重者  
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故勇者  
可令進闕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  
令陵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  
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  
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懷  
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  
大山林不讓枉撓以成其崇聖人不辭負薪  
之言以廣其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  
而棄其餘即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

天之命者一氣感不同性隨質異變有萬  
殊不可率而齊也聖人憲天法道不以殊  
方異俗爲之間而覆之載之養之育之一  
而已矣

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

殊性異各有所安樂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  
悲也安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故聖人  
養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  
所能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則萬物一齊  
無由相過天下之物無貴無賤因其所貴而  
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  
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水不沉鳥於淵

善牧民者不一其法形殊性異各有所安  
反而置之則生道失矣然則莊周之謂齊  
物論者豈齊物哉齊物理也天之生物各  
因其材而篤之

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  
司空后稷爲田疇奚仲爲工師其導民也水  
處者漁林處者採谷處者牧陸處者田地宜  
其事事宜其器械宜其材畢澤纖網陵阪耕

田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眾若風之過蕭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濁應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之餘虛者非無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微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

古之君天下者君逸臣勞無爲而治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百官分職各以其能惟官得其人則民安其處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條暢之故因即大作即小古之漬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物必有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先王之制法因人之性

而爲之節文無其性不可使順教有其性無其資不可使遵道人之性有仁義之資其非聖人爲之法度不可使向方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因其性即天下聽從排其性即法度張而不行

聖人因人性而設教觀風俗以爲治民之所好奸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以民心歸往而無敵於天下矣

道德者功名之本也民之所懷也民懷之則功名立古之善爲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爲以成其大宋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爲天下豁谷其德乃足無爲故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無事不自貴故富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有之地故爲天下王不爭故莫能與之爭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江海近於道故能長久與天地相保王公修道德功成不有不有即強固強固而不以暴人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物反矣

道德非釣名之具而名隨之古之善爲君

者守無爲之德處不爭之地功成不有故能與天地相爲長久

天下有始莫知其理唯聖人能知所以非雄非雌非牝非牡生而不死天地以成陰陽以形萬物以生故陰之與陽有圓有方有短有長有存有亡道爲之命幽沉而無事於心甚微於道甚當死生同理萬物變化合於一道簡生忘死何往不壽去事與言順無爲也守道周容於物不宰至微無形天地之始萬物同於道而殊於形至微無物故能周恤至大無外故爲萬物蓋至細無內故爲萬物貴道以存生德以安形至道之度去好去惡無有知故易意和心無與道迂夫天地專而爲一分而爲二反而合之上下不失專而爲一分而爲五反而合之必中規矩夫道至親不可踰至近不可遠求之遠者往而復反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道其天下之始乎無形而大不言而信變化無方莫知其理唯聖人知之是以日應萬機無與道迂反而合之爲道之紀

老子曰帝者有名莫知其情帝者貴其德王者尚其義霸者通於理聖人之道於物無有道挾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任智者心中亂任刑者上下恣任察者不求善以事上即弊是以聖人因天地以變化其德乃天覆而地載道之以時其養乃厚厚養即治雖有神聖夫何以易之去心知省刑罰反清靜物將自正

開物之初帝者為誰太古三皇民如嬰兒呼吸太和無思無為上古三皇民如孩提含哺鼓腹為無所為下古三皇民童時撲散道行為所以為庖生粒食天下親之五帝貴德天下譽之三王尚義天下畏之五伯失理天下侮之玄聖不作素王述之立言垂教為萬世師聖人復起無以易之

道之為君如尸儼然玄默而天下受其福一人被之不褒萬人被之不編是故重為惠重為暴即道迂矣為惠者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即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夫暴者妄誅無罪而死亡行道者而

被刑即修身者不勸善而為暴行者輕犯上矣故為惠者即生姦為暴者即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也故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朝有賞者而君無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至也民知誅賞之來皆生

於身故務功修業不受賜於人是以朝廷蕪而無迹田疇辟而無穢故太上下知有之

春生秋殺天之道也人主法天行道為臣子者和所懲勸刑賞之來皆由自己莫不務功修業無僥倖之心朝廷正而田野闢

太上之風宜可復矣

王道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定而不搖因循任下責成而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過事言無文章行無儀表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以事由自然莫出於己若欲狹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玄妙各處其宅守之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合於天道默然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

得運轉無端化遂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其聽治也虛心弱志清明不闇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所以明矣

有天下者不患不治患不得人得人則王者無為乎上守而勿失上通太一運轉無端化遂如神羣臣並進各盡其能是知國之治亂繫乎人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衆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無權不可為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即為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棄人物無棄材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好問則裕合衆人之智用衆人之力而天下無敵矣有一功



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人無棄材

老子曰所謂無爲者非謂其引之來推之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撻握而不散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挂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成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沙用跡泥用輔山用櫟夏濟冬陂因高爲山因下爲池非吾所爲也聖人不恥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窮也故常虛而無爲抱素見樸不與物雜無爲者非木石其心而不動也聖人應物不先物因其自然之勢曲成萬物夫何爲焉

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之民強凌弱衆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爲其懷智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爲一人之明不能偏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爲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

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天地四時無不應也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息勞倦無不以也

帝王者天地之心乎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無君以主之則強凌弱衆暴寡智詐欺愚民不安處故立天子設三公作民父母撫之有之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則天地之心可見矣神農形悴堯瘦臞舜鰓鰓禹斷胫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動思慮不困於事求賁者未之聞也

古之聖人耳目口鼻與人同飢飡渴飲與人同其所不同者心也爲天下萬世生民立極凡在聖人之列者鮮不勞其心志而後成其功功成復不自有其功此所以爲聖也

老子曰所謂天子者有天道以立天下也立

天下之道執一以爲保反本無爲虛靜無有忽悅無際遠無所止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是謂大道之經

天地者人之大父母也凡有血氣者皆天之所子而君爲之長代天作子焉故稱天子天子視民猶赤子不廢所與養則天視天聽此感彼應夫是之謂大道之經

老子曰夫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之一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天圓而無端故不得觀其形地方而無涯故莫能窺其門天化遂無形狀地生長無計量夫物有勝唯道無勝所以無勝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制形而無形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

道生天地天地生人猶祖生父而父生子氣神感化形萬殊而道一焉道無形身有形夫制形者無形役物者不物其神矣夫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神化者

明四時修正於境內而遠方懷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賓服也古之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法四時號令比雷震音氣不戾八風詘申不變五度因民之欲乘民之力爲之去殘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成同行者相助非循已而動天下爲闔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已用用其自爲用天下莫不可用其爲已用無一人之可用也

日月奪明則蝕陰陽失和則戰戰則物必傷焉廟戰者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也神化者王班師振旅而苗民格也使桀受修德則牧野鳴條何得因民之欲用民之力而故其主哉惟民有皆亡之心故不曰弑君而曰去殘除害也悲夫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八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九

南谷子杜道堅纂

非九

下德篇

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寧百節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開嗜欲養生之末也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還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法今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

下德執德也太上養神治身之本也其次養形治身之末也太上養化治國之本也其次正法治國之末也降此而下則又下德之下者焉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來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霸王之功不世立也順其善意防其私心與民同出一道則民可善風俗可美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生也若開其銳端而從之放僻淫泆而棄

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

明良會合千載一逢夫明君不世出良臣不萬一以不世之君得萬一之臣唐虞而下若成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呂望世不多見如齊桓之管仲亦不世立是以治日少而亂日多抑由君子少而小人多歟老子曰身處江湖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即重生重生即輕利矣猶不能自勝即從之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從是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謂玄同用其光復歸其明

人有仕隱道無屈伸夫身江湖而心魏闕畎畝不忘也是故有道之士隱以此道仕以此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夫是之謂玄同

老子曰天下莫易於爲善莫難於爲不善所謂爲善易者靜而無爲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爲善易也所謂爲

不善難者篡弑驕淫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也今之以為大患者由無常厭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禍福之際不可不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志有所欲即忘其所為矣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適授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即患不侵也授與適即罪不累也理好憎即憂不近也和喜怒即然不犯矣

善惡異跡同出於心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禍福之階事不可必欲得而反之欲避而反就之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和喜怒之節事無不善何憂怨之有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禍其有不棄非其有不制恒滿而不溢常虛而易贍故自當以道術度量即食充虛未飽寒足溫飽七尺之形無道術度量而以自要尊貴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故聖人心中忘易精神內守物不能惑  
修身有道處世有術夫體道之人守其天

常安其命義食止充虛衣止禦寒不苟所得不棄所有禍不倖免福不妄就達不自驕窮不易操樂乎天真與道同久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得人而失己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虛無故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目說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曰引衷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治天下何

將勝乎人先勝乎己未有己不勝而能勝人者也勝人者有力欲勝理也自勝者強理勝欲也理勝則得人心人將自用其力欲勝則用人之力人將先離其心天理人欲之異宜有間然  
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

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故天下得道守在四夷天下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

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聖人運天下心得天下力而天下治若夫桀紂之為君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湯武之所以不為之臣天下失道諸侯為守誰之過歟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不如到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人之性情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願賢己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生則心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則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爭之不足讓之有餘人已兩全之道也夫怒逆德兵凶器爭者人之所亂陰謀逆德

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文子以其言而授之范蠡越欲伐吳蠡引以為諫勾踐不聽敗于夫椒則知欲禍人者乃所以自禍也賢者肯如是乎

老子曰治物者不以物以和治和者不以和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以道本之性無系機久湛於物即忘其本而合於若性衣食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有道者能遺物反己有以自鑒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鑒即動而惑營夫縱欲失性動未嘗正以治生即失身以治國即亂人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

性與欲固有間矣人皆然君惟甚夫治物不以物以和者先明己之性而後明物之性明物之性則可以贊化育參天地矣古者聖人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凡舉事者必先平意清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聽失於非譽自滯於彩色而欲得事正即難矣是以

貴虛故水激而波起氣亂則志昏昏智不可以為正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以理物之情性夫一者至貴無敵於天下聖王託於無適故為天下命

古之學者為己為己之道立而後為人之

道行聖人得諸已故清明在躬無遠弗燭得萬物之情而命令行於天下矣

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登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也天地之間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形也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聖人由近知遠以萬民為一同氣蒸乎天地禮義廉恥不設萬民不相侵暴虐由在乎混冥之中也廉恥陵遲及至世之衰用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民貧苦而忿爭生是以貴仁人鄙不齊比周朋黨各推其與懷機械巧詐之心是以貴義男女羣居離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迫於不得已即不和是以貴樂故仁義禮樂者所以救殘也非

通治之道也

天地一身天下一氣陽變陰化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聖人愛養萬民視為一家故天下和平也若乃用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則民貧苦而忿爭生非通治之

道矣

誠能使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即民性善民性善即天下陰陽從而包之是以財足而人贍貪鄙忿爭之心不得生焉仁義不用而道德定於天下而民不滯於彩色故德衰然後飾仁義和失然後調聲禮淫然後節容故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不足修也

聖人誠而明之反其性初民復於善民性善則天地陰陽從而包之財足人贍貪鄙不生忿爭乃息仁義不用而道德定於天下矣

老子曰清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寞質實而素樸閑靜而不躁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同乎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說而順情其心和而

不偽其事素而不飾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即留激即行通體乎天地同精乎陰陽一和乎四時明朗乎日月與道化者為人機巧詐偽莫載乎心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叙風雨不為虐日月清靜而揚光五星不失其行此清靜之所明也

天清地靜故能長久聖人以清靜為治者法天地也心清則內合乎道體靜則外同乎人是以不出戶而化行

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農士工商鄉別州異故農與農言義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窳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異形殊類易事而不悖失業而賤得志而貴

古人世守一官官守一事故治世之臣職易守事易為後世兼官共事之法行官益冗而吏益繁政出多門反致害治夫先知遠見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

於民博文強志口辯辭給人知之溢也而明主不求於下教世賤物不從流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化民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為國俗故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故國法可與

愚守也而軍旅可以法同也不待古之英雋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也末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也重為任而罰不勝也危為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責即飾智而詐上犯暴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賊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詐此之謂也

才不可以勝德言不可以過行才盛而有先知之見者治世不以責於人聞博而有辯口之佞者明主不以求於下傲世伉行責人以重難強人以不能者惡免人窮之

老子曰雷霆之聲可以鍾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嘗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

至微神明不能領也及至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即樸散而為器也立仁義修禮樂即德遷而為偽矣民飾智以驚愚設詐以攻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之者也夫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

聖人剖大樸法天地觀象以制器若雷霆之於鍾鼓風雨之於音律皆得象而為之至若大地之大神明之微則有所不能盡究也惟至人淳樸不散而可以為萬世之師

老子曰夫至人之治虛無寂寞不見可欲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得動而理通循自然之道緣不得已矣漠然無為而天下和淡然無欲而民自樸不忿事而財足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反歸焉而莫之惠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謂之搖光搖光者資糧萬物者也

北辰天之尊帝也端居天心而眾星拱之至人取法為治心與神處漠然無為而天

下和靜光居北斗之杓資糧萬物隨天左旋日博一周斗不降降生民罔食常察璇璣以濟七政其知天矣乎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正五道即與道淪神明藏於無形精氣反於真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為知而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可害精存於目即其視明存於耳即其聽聰留於口即其言當集於心即其慮通故閉四關即終身無患四支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真人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節五行即治不荒

人有五性應天五星應地五行五性動而七情出身可不知愛乎夫神藏於心精藏於腎魂藏於肝魄藏於肺意藏於脾神明藏於無形莫生莫死是謂真人

老子曰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有以為正人主之

於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令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故為治者知不與焉水炭破舟木擊折軸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智不載也故道有智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表方行而不留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為之為也一者無為也百王用之萬世傳之為而不易也

人有私心罔不害道人主無私故法一而令行是故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知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則知一者無為之為百王用之萬世傳之

老子曰人之言曰國有亡主世無亡道人有窮而理無不通故無為者道之宗得道之宗並應無窮也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其窮不遠也夫人君不出戶而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即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眾智之所為即無不成也千人之眾無絕糧萬人之羣無廢功工無異伎士無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人得所宜物得所安

是以器械不惡職事不慢也夫債少易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効易為之功是以君臣不相厭也

天不自天有為天者地不自地有為地者為者其誰耶國有亡主世無亡道伊尹五就桀而不用是專己之能而不知因入之道也故伊尹不為夏而為湯矣夏其有不亡湯其有不興乎

老子曰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體太一者明天地之情通道德之倫聰明照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覆露晷道並觀而無私蚺飛螻蟻動莫不仰德而生德流方外名聲傳於後世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德與天地參光明與日月並照精神與鬼神齊靈戴圓履方抱表竅總內能治身外得人心發號施令天下風從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量喜怒剛柔不離其理柔而不脆剛而不壯寬而不肆肅而不恃優柔委順以養羣類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

私愛也用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與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伐亂禁暴興賢良廢不肖匡表以為正攘險以為平矯枉以為直明施舍開塞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者也帝者不體陰陽即侵王者不法四時即削霸者不用六律即辱君者失準繩即廢故小而行大即窮塞而不親大而行小即狹隘而不容

不曰皇而曰帝曰王曰霸曰君何哉尊皇也帝者失道而後德王者失德而後仁霸者失仁而後義君者失義而後禮大者立則小者在焉小者立則大者失矣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為強甲堅兵利不可以恃勝城高地深不足以為固嚴刑峻法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故善守者無與禦善戰者無與聞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為政者積有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威之所制者廣廣則我強

而敵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功十倍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道也

行文德者雖小必存好用兵者雖大必亡夫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惟知兵本以止亂而不以為亂則民不傷而國長存

###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九

###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十

南谷子杜道堅纂

#### 上仁篇

老子曰君子之道靜以修身儉以養生靜則下不擾儉則民不怨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賢者不為謀德薄勇者不為闘亂主則不然一日有天下之富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以養耳目之欲志專於宮室臺榭溝池苑囿猛獸珍怪貧民飢餓虎狼厭芻豢百姓寒凍官室衣綺繡故人主畜茲無用之物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

上仁者靜以修身儉以養民君子之所當為者也下擾政亂民怨德薄君子不為矣肯作無益以害有益畜無用以害有用哉老子曰非淡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今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達群臣輻湊喜不以官賜怒不以誅罪法令營而不苛耳目通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故

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也

淡漠寧靜寬大正平仁政之事也夫用人之道以天下之目視耳聽則聰明廣以天下之智慮力爭則功業大故賢者盡智愚

者竭力近者懷恩遠者服德此三代之所以久後世無以及之

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棗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大窮莧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

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不貴其辯闇主則不然群臣盡誠効忠者稀不用其身也而親習家枉賢者不能見疏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

此而欲安海內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造物假我則有奪我則無假之爲用大矣哉夫輿馬之代步舟楫之濟涉千里可不勞而至者假得其力也君假臣以爲治臣假君以行志失假借之用獨夫而已惟明

君而後足以與此

老子曰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先祖之遺爵必重生之所由來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貴以身治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天下

人莫重於生而曰尊生尊生者無嗜欲殺身之害也人受父祖之澤而不自保守過有求於所養反至喪身傾家之禍者惑滋甚矣

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身亂而國治也故曰修之身其德迺真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

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語以本在治身則是身治而後家治家治而後國治矣身猶國也國猶身也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

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之不善即吾讎也昔者商夏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舜有善行天下慕之文子問何行而民親

其上老子語以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善即吾畜不善即吾讎則是君之視臣如犬馬臣之視君如寇讎矣民能戴君能履君斯可畏也

老子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理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爲也無益於用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任於衆人則易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量有寬狹智有淺深地廣民衆非淺智狹



量所能理況任高治大其可以叢勝振情  
為哉小辯害義小義害道此小人之事也  
君子不為矣

河以逶迤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  
游故能化夫通於一伎審於一事察於一能  
可曲說不可廣應也夫調音者小弦急大弦  
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道之言曰芒芒昧  
昧因天之威與天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  
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  
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  
怒而威是以精誠為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  
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  
以治之法雖少足以治無道以治之法雖衆  
足以亂

小器易盈必不可久大器晚成必得其壽

與天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  
者亡故有道以理之則法簡而易治無道  
以理之則法煩而易亂

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  
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以自為持位守

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  
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則智日因  
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仁  
則不能特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為刑  
即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  
外即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  
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即上下乖心君臣相怨  
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  
照非已之失而反自責即人主愈勞人臣愈  
佚是代大匠斲也夫代大匠斲者稀有不傷  
其手矣

人主失道受制於臣猶鯨魚失水為蟻所  
制也夫為君之道在乎命賢擇相而已相  
得其賢百官未有不正天下未有不治一  
失所守而與臣下爭能者不待下之所制

將自困矣

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使衡  
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  
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人君之道無為  
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為即議有好即

諛議即可奪諛即可誘夫以連而制於人者  
不能治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唯  
神化者物莫能勝中欲不出謂之局外褒不  
入謂之閉中局外閉何事不節外閉中局何  
事不成故不用之不為之而有用之而有為  
之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有司  
以不知為道以禁苛為主如此則百官之事  
各有所考

夫與馬逐走是君與臣角力也登車致遠  
是任臣以成治也有為即議有好即諛唯  
神化者凡用可節私謁不行官盡職而事  
有考矣

老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  
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羣  
生遂長萬物蕃植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蓄  
蔬食冬取薪蒸以為民資生無乏用死無傳  
尸先王之法不掩羣而取賦賦不涸澤而漁  
不焚林而獵豺兔祭獸宜梁不得通於野獺  
未祭魚鼈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網不  
得張於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

蟲未藝不得以火田育孕不殺穀即不探魚  
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萬  
物之發生若蒸氣出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  
富國利民之道也非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  
民不忘乎心則民自備矣

富國者民養民者食基本之論也因天時  
盡地利用人力三才之道備然後羣生遂  
長萬物蕃植民賴以食國藉以富豈不謂  
生財有大道者乎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  
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  
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不罹於飢寒  
之患憫恤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  
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則天下無哀民  
闇主即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重其積  
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財盡有  
且無慕君臣相疾且人之爲生也一人蹠耒  
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  
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無以供上求  
即人主愍之矣貪主暴君涸漁其下以適無

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

堯之爲君視民猶已取下有節自奉有度  
故人無惡逆比屋可封是以明君之治必  
計歲豐歉量民虛實然後取奉民無怨咨  
天亦無譴焉

老子曰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  
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  
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  
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慄嚴而溫  
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正  
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之  
引而伸之可直而布之長而不橫短而不窮  
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夫恩推即便便即不  
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縱縱即不令  
刑推即禍禍即無親是以貴和也

氣以和爲主天地和而萬象明陰陽和而  
百物生君臣和而朝廷治父子而而家道  
成上下和而人事濟榮衛和而身康寧和  
之義大矣哉

老子曰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

塞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微德有昌衰風爲  
先萌故得存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徵者雖成  
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  
輕故存得道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  
大故亂國之主務於地廣而不務於仁義務  
在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捨其所以存而造  
其所以亡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  
心孰不能承故審其已者不備謂人也

天下通行之謂道萬古不易之謂理故道  
理最大自古有國家者得道則昌失理則  
亡夫務高位地廣而不務道德仁義猶木  
之無根槁仆可俟也

古之爲君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  
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此六者國家之網維  
也深行之則厚得福淺行之則薄得福盡行  
之天下勝古之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義即  
正一國修禮智即正一鄉德厚者大德薄者  
小故道不以雄武立不以堅強勝不以貪競  
得立在於天下推已勝在於天下自服得在  
於天下與之不在於自取故雌牝即立柔弱

即勝仁義即得不爭即莫能與之爭故道之在天下也譬猶江海也

道德仁義禮智根于心者一夫行之有淺深施之有厚薄名從實立六者分焉雖然同一善也上者善則下者莫敢不善後世

不修道德專以勢力為治而國危矣

天之道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欲名之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者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即用兵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用之殺傷人勝而勿美故曰死地剌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道德而不用重兵也

天道自然有為則失名者實之實名之大莫如君君有德則名不待求而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也此二帝三王之所以優而五霸七雄之所以劣不用道德而務用兵

者去天道遠矣

文子問曰仁義禮智何以為薄於道德也老子曰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四海之內哀樂不能偏竭府庫之貨財不足以贍萬民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瞻仁義因附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天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効也故禮因人情而制不過其實仁不溢恩悲哀抱於情送死稱於仁

文子問仁義禮何以薄於道德老子語以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夫哀樂取與涉於有為海宇之民可哀者眾可樂者寡府庫之財取之有限與之易竭道德無為任萬物之自正而天下瞻足

夫養生不强人所不能及不絕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適非譽無由生矣故制樂足以合惟不出於和明於生死之分通於侈儉之適也末世即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擾以淫風俗濁於世非譽幸手

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無安君有憂主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以德貴者竊位也不以義取者盜財也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

天下之生久矣得其養則生益著故賢君不强人所不能及亦不絕人所不能已僉民均得其養是故安養而樂道不以欲傷生不違義而取其可多欲乎

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其進人也以禮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也若土之天其退人也若肉之膻言古者以疾今也相馬失之疲選士失之貧胥肥充厨骨背不官君子察實無信讒言若過而不諫非忠臣也諫而不聽君不明也民沉溺而不憂非賢君也故守節死難人臣之職也

衣寒食飢慈父之恩也以大事小謂之變人  
以小犯大謂之逆天前雖登天後必入國故  
鄉里以齒老窮不遺朝廷以爵尊卑有差

選士之法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有一於  
是宜可仕也四無一焉則是沐猴而冠矣

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責無罪  
不誅故官不失人人不失用

夫崇貴者謂其近君也尊老者謂其近親也  
敬長者謂其近兄也色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  
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鑒而能無為非者寡  
矣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  
民也有賢師良友舍而為非者寡矣知賢之  
謂智愛賢之謂仁尊賢之謂義敬賢之謂禮  
樂賢之謂樂

父子主恩君臣主義知恩義而忠孝之太  
立能崇貴尊老敬長可謂知本矣能知賢  
愛賢尊賢敬賢樂賢則求賢養賢用賢之  
道得矣

古之善為天下者無為而無不為也故為天  
下有容能得其容無為而有功不得其容動

作必凶為天下有容者豫兮其若冬涉川猶  
兮其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其若水之  
渙敦兮其若樸混兮其若濁廣兮其若谷此  
謂天下之容也豫兮其若冬涉川者不敢行  
也猶兮其若畏四鄰者恐自傷也儼兮其若  
客者謹為恭敬也渙兮其若水之渙者不敢  
積藏也敦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也混兮其  
若濁者不敢清明也廣兮其若谷者不敢盛  
盈也進不敢行者退而不敢先也恐自傷者  
守柔弱不敢矜也謹於恭敬者自卑下尊敬  
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廉  
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  
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盛盈者見不足而不敢  
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  
下故能高人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盛全  
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為而無  
不為也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古之善為天下者無  
為而無不為天下之大民物之衆無不容  
矣此無為之功所以大而天下之民所以

戴之而不重也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十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十一

非上

南谷子杜道堅纂

上義篇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於虛無可謂達矣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不生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仁義者廣榮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棟任國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為道便說撮取一行一功之術非天下通道也

上義者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治有本末知所先後則近於道德矣術其可以治天下乎

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齊轡之手繼銜正度之手習膺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奇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為治也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萬舉而不失矣

天地一馬萬物一指聖人格物之至而以車輿譬乎權勢駟馬譬乎大臣人主因而乘之不煩智力無遠不服是乃治之方也安得執御者而與之言乎

老子曰凡為道者寒暑陸<sub>音通</sub>防未然不貴其自是也貴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無日不求勿使可奪無日不爭如此則人欲釋而公道行矣有餘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用故天下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舉業功

勞而用朋黨即奇佞逃亡守職不進民俗亂於國功臣爭於朝故有道以御人無道則制於人

良醫不治已病治未病為道者塞邪隨治未然其亦良醫之謂歟故不貴自是貴不為非則無可欲之求可奪之爭矣故有道則可以御人無道則受制於人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為右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言得其所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故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一調不可更事猶琴瑟也曲終改調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言至道者詭竊於俗而束於教也

道乃法之體法乃道之用夫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者道也政教有道而令行為右

者法也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法度制  
令各因其宜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為其  
束於教耳

老子曰天下幾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  
理順於天地詳於鬼神即可以正治矣昔者  
三皇無制令而民從五帝有制令而無刑罰  
夏后氏不負言般人誓周人盟末世之衰也  
忍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故法度制令者論  
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  
制於法者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  
變必有獨見之明獨聞之聰然後能擅道而  
行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應時而變不知治  
道之源者雖循終亂今為學者循先襲業握  
篇籍守文法欲以為治猶持方枘而內圓鑿  
也欲得宜適亦難矣夫存危治亂雖智不能  
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不行  
也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

聖人立法本為禁奸惡平冤抑保人民也  
三皇無制令而從五帝而下所制法令貴  
罰代各不同者時變故也明主其可不究

乎

文子問曰法安所生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  
於眾適眾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  
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已自正誠  
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已  
不非於人無諸已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  
廢於上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  
也以自為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  
文子問法安所生老子語以法生於義義  
者宜也先王立法務適眾情故先以身為  
檢式所禁於民者不敢犯於身是故令行  
而天下從之

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縣法  
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  
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法  
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  
行而私欲塞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  
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專行也  
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不得橫斷也人莫得  
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於無為無為者非

謂其不動也言其從已出也

法者人主示度量為天下準繩也法定之  
後不二所施夫犯法者雖尊貴必誅中度  
者雖卑賤無罪故私欲塞而公道行矣古  
之置有司立人君制禮法三者不廢天下

無怨民世可反樸法今何庸哉

老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  
禁禁善與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  
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因民之所憎  
以禁惡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  
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  
治廣此之謂也

生長殺藏天之道也賞罰取與入之道也  
聖人上法天道下因民心而為平治之本  
夫有天下者能於四者之柄每事盡善故  
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  
老子曰臣道者論是處當為事先唱守職明  
分以立成功故君臣異道即治同道即亂各  
得其宜處有其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  
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言輕重大小有

以相制也夫得威勢者所持甚少所任甚大  
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  
所得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  
必行之令順之者利逆之者害天下莫不聽  
從者順也發號令行禁止者以衆爲勢也義  
者非能盡利於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  
從之暴者非能盡害於海內也害一人而天  
下叛之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也

君依臣而立臣依君而行君無爲乎上臣  
有爲乎下論是處當守職明分臣之事也  
君臣各得其宜即上下有以相使小大有  
以相制故異道即治舉措廢置有關於治  
亂爲君者不可不審也

老子曰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  
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  
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  
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  
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  
累也成其大略非也間里之行未足多也故  
小謹者無成功疵行者不容衆體大者節疏

度巨者舉遠論臣之道也

世之全材難得自古皆然夫工師之求棟  
梁能不拘小節故大材可得人主之論臣  
佐知屈寸而伸尺則大賢可得矣蓋人無  
十全事無盡美舍小取大何功不成舍短  
從長何事不濟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  
子不責備於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  
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力  
自修以道而不責於人易價也自修以道則  
無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  
不能無穢然天下實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  
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  
下即難矣衆人之見位卑身賤事之渇辱而  
不知其大略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富  
即觀其所施窮即觀其所不受賤即觀其所  
不爲視其所處難以知其所勇勤以喜樂以  
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觀  
其節如此則人情可得矣  
自恕者不改過責人者不全交夫君子不

責備於人者知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  
也人有大材詎可以小節而棄之手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伸也枉者所以求直也  
屈寸伸尺小枉大直君子爲之百川並流不  
汪海者不爲谷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爲君  
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子之  
過猶日月之蝕不害於明故智者不妄爲勇  
者不妄殺擇是而爲之計禮而行之故事成  
而功足恃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必  
以仁義爲本而後立智能並行聖人一以仁  
義爲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  
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  
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  
愚者不爲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  
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之身  
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  
爲準繩者也

屈伸相感之道君子小枉而大直猶龍蛇  
之蟄養善言善行潤澤群生皆自屈身養  
德中來聖人以仁義爲準繩知身重於天

下義重於身故能死君親之難是以君子身死而名不亡

老子曰道德之倫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趨舍同即非譽在俗意行均即窮達在時事周於世即功成務合於時即名立是故立功名之人簡於世而謹於時時之至也問於容息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實賂也將以存亡平亂為民除害也貪功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討強暴平亂世為天下除害以濁為

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

人之道德天之日月也人之五性天之五星也雖夷狄蠻貊無以易之夫趣舍在己非譽在人用不用關於時行不行係乎命是以君子得時行道間不容息

赤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即臨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殺無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賄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長海內之

患此天倫所不取也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為殘賊是以虎傳鼻何為不除夫畜魚者必去其獺獺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又況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為起也

國家五運其來久矣赤帝火運君失其德火乃為災共工水運君失其德水乃為災以知人君失德隨運為災此兵革之所為起也凡有土之君其可失德致災而不知儆悟乎

老子曰為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即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與極於雕琢器用遠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實詆文者逐煩撓以為急事為偽辯久稽而不決無益於治有益於亂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夫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

無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强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指其威

古今為國其道不同者俗變故也古人淳樸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是故人心易足為治不難後世俗變風移上行下效奢侈相尚貪欲無厭是以人心難足為治不易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謀慮之以策圖之挾義而動非以圖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舉兵而臨其境責以不義刺以過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無伐樹木無掘墳墓無敗五穀無焚積聚無捕民虜無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逆天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歸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受其德也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侯以鄉克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



其賡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困固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納之漬米而儲之唯患其不來也義兵至於境不戰而止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相交以前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求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眾助之以自為者眾去之眾之所助雖弱必強眾之所去雖大必亡

文子十二篇三而四之先皇復霸帝王在焉霸之世時之秋歟觀其非以圖存將以存亡之語則興廢繼絕之風藹然在目視

後世不義之舉遠矣

老子曰上義者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施惠立正法塞衰道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群臣同力諸侯服其威四方懷其德修政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發號行令而天下響應此其上等地廣民眾主賢將良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敵相當未交兵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苛政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滿野義之下

也兵之勝敗皆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強民勝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決輕之權此上義之道也

兵法先舉者為主應敵者為客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謂兵不可輕舉也夫不得已而用之則義舉為上敵奔次之戰斯下矣

老子曰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死者必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義並行是謂之強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事上如兄視下如子必王四海視上如父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即不難為之死下事上如兄即不難為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冠不可與之間是故義君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於邪以明其勢察其勞佚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如歸恩之加也

治天下有道義以兵為戡不得已也強國之兵必死者義迫之也然則有道之主忍以強國而置民於死地乎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是故義君修政積德國將自強世固有之矣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十一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十二 非三

南谷子杜道堅纂

上禮篇

老子曰上古真人呼吸陰陽而群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不領理隱密自成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及世之衰也至慮穢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煩而不一及至神農黃帝霸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於是萬民莫不踈身而思戴視聽故治而不能和下至夏殷之世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真施及周室澆醜散樸離道以爲僞險德以爲行知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誕以脅衆琢飾詩書以質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僞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漸所由來久矣是故至人之學也欲反性於無游心於虛世俗之學耀德擡性內愁五藏暴行越知以譏名聲於世此至人所不爲也耀德自見也擡性絕生也若夫至人定乎生死之意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

之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

本失矣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俛而探也走獸可係而從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爲人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夫民迫其難即求其便因其患即造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立後世此因時而變者也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

聖人之制禮樂者不制於禮樂制物者不制於物制法者不制於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天道靡常世變愈下古者之君被髮而無卷領天下不非其服者民物蕃息同懷其德矣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爲人害法度器械因時而變由是兵革興焉

老子曰昔者聖王仰取象於天倏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瘠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飢寒之患辟疾疫之災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仲季之叙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立大學以教之此治之綱紀也得道即舉失道即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敗者也唯聖人可成而不衰天地一元之理人身一生之理乎知生之始即開物之初則知生之前乃開物之前

矣人之幼而壯即元之會而運壯而老即運而世也知少化即壯壯化即老老化即死則開物之後可知矣若夫化化而不化者其唯聖人乎

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於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不以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為姦偽以解有罪以殺不辜其作圖也以奉宗廟之具簡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以罷民力其尚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及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所與廢公趨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

文子之書萬世之龜鑑也聖人建事之初意樂則歸神杜淫書以領理百事圖以成宗廟之具尚賢以平教化正獄訟之情及其衰也樂則淫色書則姦偽圖則弋獵賢則朋黨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宜矣天地之道極則反益則損故聖人治弊而改

制事終而更為其美在和其失存權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無廉恥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饗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使人廉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舉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州之高以為九卿一國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

天地之大非人不立帝王之尊非民何戴四方之眾非禮義廉恥不能為治是以聖人革弊更制必以禮義廉恥為之四維賢者在職禮義修而刑錯不用矣

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雋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眾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人雋也行可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

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英雋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嚮仁義其於化民若風之靡草今使不肖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黨賢不肖可論也

古者選士之法道德為上仁義禮樂次之書數法度又次之英雋豪傑乃以智取之豈戰國之法歟夫天下之理小不足以制大弱不足以制強從衡捭闔之論行雖嚴刑不能禁其姦矣

老子曰為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其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趨翔周旋屈伸卑拜內凝而不食酒澂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其意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家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園獸不塞其

垣而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雍之以手故曰開其允濟其事終身不救夫禮者遏情閑欲以義自防雖情心咽噎形性飢渴以不得已自強故莫能終其天年禮者非能使人勿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

禮者檢身之式防邪之具天下之通道也如顏子之視聽言動以禮存心則非禮者自不能入矣夫禮之用以和為貴君子之心滿腔是禮誠於中形於外而自然之和益乎天地人情以之洽陰陽以之和萬物以之育

夫使天下同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變為塵垢矣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盜竊之難治也久矣竊鉤者誅竊國者為

諸侯是盜在上而不在下若堯之茅茨不剪樸樸不斲雖貴之不竊也傾宮瑤臺瑤室玉門桀紂之過身死人手悲夫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之道之際也末世之禮恭敬而交為義者布施而得尹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即生相食之蟲土積即生自肉之狩禮樂飾即生詐偽事物之用未有久而不弊者也雖道之可脩德之可得苟非其時亦不能行君臣尚義猶不免於相非父子主恩或不免於生怨是豈人心之固有哉

末世之為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散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負信爛熳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論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

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贍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不能禁也

人以食為命一日不食則飢三日不食則病七日不食則死古者國有十年之儲故能當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而民不死也末世之為治不積養生之具蓋由人主多欲不能省事上不足贍則必取於下下不足養則必爭於時食其重矣哉

老子曰衰世之主鑛山石挈金玉摘琬瑩銷銅鐵而萬物不滋剝肥焚郊覆巢毀外鳳凰不翔麒麟不游樛木為臺焚林而畋竭澤而漁積壤而丘處掘地而井飲淶川而為池築城而為固拘獸以為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叙雷霆毀折電霜為害萬物焦大處於太半草木夏枯三川絕而不流分山川溪谷使有壤界計人眾寡使有分數設機械險阻以為備制服色等異貴賤差殊賢不肖行賞罰則兵革起而忿爭生虐殺不辜誅罰無罪於是興矣

盈而不知止者天地鬼神之所共譴也夫陰陽緣戾四時失叙雷霆毀折電霜為害萬物焦夭川絕不流是皆虧盈變盈害盈之所致不能省愆則必有人道惡盈之禍起是可畏也

老子曰世之將衰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戾於天發號令逆四時春秋縮於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遁而不言群臣準上意而壞常疏骨肉而自容哀人詭而陰謀遠戴驕主而像其亂人以成其事是故群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田無立苗路無緩步金積折廉壁觀無贏穀龜無腹著筮日施天下不合而為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悖拔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為刻削爭於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大半舉兵為難攻城隘殺覆萬危安大衝車高重疊除戰隊陣使死路犯嚴敵百姓一反名聲苟盛兼國有地伏尸數十萬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

陽生陰殺二氣更運國運興衰固若有數然則六運交終一陰肇始降水示儆九年為災自非有堯舜禹三聖人者出嚙類絕矣是故興衰有數治亂由人

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相代輔佐黜讒佞之端息末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隨肢體黜聰明大通混冥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失也是以不得中絕

古人立教三公論道變理陰陽存其亡治其亂有聖賢者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黜邪佞之臣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混天下為一家子孫相代而治

老子曰黜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蛟龍莫之歸也石上不生五穀荒山不游麋鹿無所蔭庇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譬猶廣車也夫大即大

裂之道也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水太清者魚鱉不入懼網罟之害也山不生毛者麋鹿下游失蔭庇之安也石上不生五穀無著根之地也末世之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起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者明主不取焉

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為奇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飢奇逸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即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即有數者禽無數

文子之書前以皇起後以霸終其皇帝王霸之書也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此古今之通論霸者則不然用兵以奇治國亦以奇則是政復為奇善復為妖矣於戲治國失政而以奇為務者尚何足以多算云哉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十二



通玄真經卷之一

實一

宋世義即試大學章傳纂拾州解書錄全卷并正義注

道原篇

大本相待者有原體相理者有歸大道無原至理無歸今推之道原反在手物象之內但復物之性原其遠乎

老子曰道惟生已白首老在物先事始有物

混成夫道之爲義也理宗自然體本虛寂不似於物何以寄言今儻有物者欲明無物者也混爲能含清濁成爲不遺纖介者也先天地生天地以玄黃爲色方圓爲形道豈生於形色之後也惟象無形窈冥冥可以理會難以目見寂寥漠漠不聞其聲處則無響聽則無聲吾強爲之名字之曰道夫形聲俱無則名言莫及也將欲示旨非強而何今聖人字道之由義取手無所不適也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仰之彌高俯之彌深故知有極者非高可測者非深包裹天地稟受無形周合二儀資興品物而無迹可得也原流出沖而不盈自深而流不絕其原當虛而受不溢於物濁而靜之徐清同物謂之濁也取其不汙之體徐以會之則本自清矣徐也者含

理從容之謂也施之無窮隨用而大無所朝夕萬古千秋而今而後表之不盈一握真無纖微之質約而能張在乎至簡從事則廣幽而能明雖寂默之幽亦顯應之明也柔而能剛不與物爭曰柔能終不挫曰剛含陰吐陽藏用爲陰昭化爲陽而章三光日月星辰稟之故能各麗其所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游鳳以之翔星歷以之行皆在自然之道也夫高深之宜飛走之勢游翔之精經緯之象斯不期而然不會而至無代司以成勢皆卑受而自宜均其生成故傳大道也以亡取存夫有質者未嘗不亡者也今以無質之亡而成虛體之存也以卑取尊夫有位者未嘗不卑者也今以無位卑而成不卑之尊也以退取先夫有爭者未嘗不退者也今以不爭之退而成無敵之先也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三皇者天地人皇也言體道之君全於純和不治而自化德配天地御物爲一貫是能寄中樞以應用應旁行而不流者也神與化游以撫四方衆

變化之理而以神游則四方之人各安其性是故天運地帶陽性剛運陰性柔帶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夫德合自然治通大順則天地不虧運帶之理風雨不乖燥潤之節五行無尅六氣自和故聖人神動如天尸居如地其令如風雷其澤如雲雨雖萬物生化不知所窮而執一無爲與之並也已離已琢還反於樸使萬物復其性無爲爲之而合乎道任其自爲則無所不爲故物暢其性我常無爲是以與道而符合也無爲言之而通乎德德者道之用也言者人之來也無心之言言乃道物物暢得所順而保其安則終日言之未常離德也恬愉無矜而得乎和以無所矜而合大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萬物異宜各便其性和陰陽二儀交泰節四時時不過節調五行不相尅伐潤乎草木浸乎金石德澤廣被至堅斯洽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殯盡其生成之氣也父無養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人無中夫婦人不

燭合配得類虹現不見氣之和也盜賊不行未知苟得之利舍德之所致也至哉三皇之德也能使陰陽不愆品物咸若與道為友與化為人不可得而名矣或曰昔在太古玄風正淳民惟之生器未雕樸是以五行不伐四

節各司專氣自柔盡年為壽誠以君聖牧良人由其所化非三皇之不德使其然乎嘗讀言之曰且天下者形也君主者心也心亂者身病君靜者國安致治全生功有歸矣然三皇生於淳古時也付之自治道也而使非任治之道不因其然而然則誘惑漸生物性隨失今之各治乃彼玄功功在無為莫彰其德此則不治治之蓋非治之治者也天之道生物而不有也化成而不宰也無心以生而生者自生故不有也無心以化而萬物自成故不宰也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將無愛忘於其間亦何所指其德恣耳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溢貧冬陰固畜春陽發散而生殺之氣未嘗虧盈也忽兮恍兮不可為像兮出入於有無性

來於變化不可一象而取恍兮忽兮其用不詘兮用之不可窮也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應之而無迹也遂兮通兮不虛動兮感之而後動也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俯仰兮隨彼以成體也

老子曰大丈夫自得之無恬然無思淡然無慮物莫當情以天為蓋以地為車同乎覆載四時為馬陰陽為騶因而乘之行乎無路廓然皆通游乎無忌神不可極也出乎無門立非所由以天為蓋即無不覆也以地為車即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即無不使也生化之功恒運而陰陽御之即無不備也消息之理乃全爾是故疾而不挫遠而不勞四肢不動神馳者無所播動任適者不至勞怠聰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且夫欲之存也萬類紛然而未極中之得也六合洞然而皆通是知形性所接未可盡於一方神性之游乃能照於天下執道之要斯非謂跡往而無窮固亦宜矣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事之廣矣不可力為

唯曰自然之勢乃能與之偕矣萬物之變不可究也乘其要而歸之物變無極不可智窮雖執不遷之要乃會機化之本也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性順為本形勢為末屬其精神偃其知見確精鑒神暢達其性不縱心悅目而係滯於外物者焉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同物為性則皆盡其為耳無治而無不治也棄我之智則同萬物之自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既不先物明非不為蓋因之而為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不易自然亦非無治斯因之而治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物我通順相然之義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循事而治因動而應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不偶也無心乃能盡之故道者虛無平易清淨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體也化述為形理本為體虛無者道之舍也不礙故能集平易者道之素也在道故無飾也清淨者道之鑒也明正故能照也柔弱者道之用也體順故皆通反者道之常也



及情歸性故得常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柔故不可挫弱故不可勝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用此為體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變者動矣不與物雜粹之至也雜則不能不憂不樂德之至也至德之人樂天故不憂齊物故無樂矣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且盡耳目之功即未能至矣是以開通七竅不止一用而動未嘗役者乃盡治身之至

道無不在寧遠我哉求之遠者往而復返感而求之往也得之自我返也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治夫以治人之治皆以事濟事而未嘗無事不若內治其性以至自然則天下皆然各正性命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也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且一自得則天下未有不得任之各治則萬物得我之得內外玄同天下悉得斯不亦興貴而光勢位之貴乎樂忘乎貴富而存乎和富與貴者憂役兼之亦何以為樂矣唯和而自得者乃游恒樂之塗也知大已而小天下即幾乎道矣大已貴乎自得小天下忘乎治人是以近於道也故曰至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夫物之芸芸莫不復其虛靜之本矣故性虛通者若可法天道之極身安靜者可同地德之厚也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無形且埏埴為器始乎有由而能極形數亦非無故則終始之迹居然可觀今以大道之治陰陽之鑑不見造物之端而生生未嘗不續莫究

所用之極而化化未嘗不流則始終之形不可復得也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混冥猶陰陽也夫動則有息靜乃不極唯其寂然為生化之主也深闊廣大不可為外折豪剖芒不可為內非巨細之所能內外也無環堵之宇非六合之所能含也而生有無之總名也雖無出處之迹而寄有無之用真人體之是以虛無平易清淨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以能體之故備五者之德至德天下之道故謂之真人人者三才之一也性得純和以合天下斯真人也真人者大已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義已見上不以物滑和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治也不以欲亂情是以全其真也隱其名姓不欲顯述有道即隱上德忘德故不見也無道即見未能忘德即彰也為無為事無事虛心順物故所作皆通任彼果朴而羣務自濟知不知玄鑒而同塵懷天道抱天心體乎自然無私無事虛吸陰陽吐故納新流五藏之機滯延六氣之和爽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舒與陰陽俛仰順

時而消息也無所樂無所苦形過一味無所喜無所怒神過一統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夫游於迹者物則萬矣體物之性性則一矣今我亦物矣得獨物於物哉是以真人虛其者性物無不同居異能同同之玄者則是非之階可得焉而適焉夫形傷乎寒暑燥溼之虛者形究而神杜虛者陰陽偏毒也生者精氣共感也夫神以精感形以氣生氣和則神清形勞則精耗一犯寒暑之虛而遂失其所依故形有所究屈神隨而杜塞也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夫陰陽之神生化不測稟受之者涯分有期靜與理冥則通而未極動為物役乃因於所終且人之生也止在形神時所遭也未離動息而役之思慮性不知歸遂使兀然之形假氣而餘生未衰者也故真人用心伏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前寢不寤覺而無憂真人心無所欲性有所適無欲以保性任適而為心斯乃用心伏性之義也所以神休之形不虛於水炭形賴之神不患於欣感和靜相濟不乖憂蒸之

始形神各理其理可得乘化而終故其無物接之憂而絕魂交窮也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與物屈伸一汝視無所異見天和將至乃得自然之和攝汝知勿知仁義可觀於人也正汝度勿修規法以為自正神將來舍精神方全於身矣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然後舉指莫非在道而成德也童孺若新生犢而無求其故所謂氣能之至也形若枯骸無復雕飾心若死灰無復起成真其實知而不以曲直信所遇而應故將自持恆恆無心所謀但自廣大不知所期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四向明達而不載乎知也老子曰夫事者應變而動物變我動然後事生變生於時生所極之時也知時者無常行以應變之故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道以稱可萬物故不常於一道名可名者非常名也名以可物為名故不常於一名書者言之所生也書以載言也言出於知知以立言載之於書知者不知非常道但約所知以立於

言而不知應變非常於一道也名可名者非藏書也書者載所知之言耳而可物之名不常於一名故非書之所能藏也多聞數窮不如守中多聞立言之書滯之者數至窮屈唯抱守中和則常通矣絕學無憂俗學教以經術論以禮義將存乎表飾以別乎賢愚誘慕大行將失其性聖人立教以全性故絕之而無憂也絕聖棄智民利百倍聖者法制之首智者謀慮之始以其聲連亂物遂傷性命之原絕而棄之利百倍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天道靜故生也性自天故靜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因感遂動發害於性物至而應知之動也物以多類知辨所起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接物以知必生愛惡好憎成形成而知休於外知以辨物生好憎之欲物以感知為美惡之形一至內著遂有外喪也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夫天理性也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不以人欲易其天性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情猶性也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為反性則與道通無為乃可窮物

以恬養智靜之自鑒也以漠舍神虛故神正即乎無門義已見上循天者與道游者也任手自然則神與化游未始離乎道隨人者與俗交者也順乎人事接物以情是交於流俗耳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是全其素不謀而當不先為謀故得隨事之當不言而信應不失機故不在言而信不慮而得虛心內微故無慮而理得也不為而成因任端居則無為而各成是以處上而人不重居前而衆不害覆之以道則廣類斯安故不重也導之以德故羣性皆適故不害也天下歸之姦衷畏之歸其有德畏其無私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柔服萬物以道自勝孰能與之比德哉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即穢欲之在身勢行以治國則亂欲之在國勢人慾政也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道以示性性以反欲不通於物者不能清靜得理則通不抗故靜原人之性無衷穢推究本性受之自天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本即合

於若性若猶彼也與物接而生欲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遺嗜欲之物反清靜之己是故聖人不以身役物體乎妙者物不能累安受役哉不以欲滑和其為樂不忻忻恬愉之樂無所忻悅其為憂不惋惋清治之憂亦何嗟悅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也忘位而同民則不危其高也忘位而同患則不傾其安也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儻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牽於物而繫於俗也夫人之生也莫不欲適鑒焉類孤高一身順教善之言時必然之策雖在鄰昧豈無是心以其日與物遷久而從俗義且未勝夫何及我故曰哉無為而民自化因其為而為之即我無所為民自化也我無事而民自富無賦欲之事以擾之則民自富矣我好靜而民自正不設法教以誘之民得任性之正也我無欲而民自樸無情欲以撓之則民自全乎性之樸也清靜者德之至也至德不德

常清而靜柔弱者道之用也能服剛暴是為道用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物生於無而育於和三者行即淪於無形名之乃三體之謂也以彼無形寄之在一一者無止合於天下也夫有所止則涉乎形固不能適合萬類爾布德不已一者被物以成德也然物之不窮故德之無已用之不勤無勞無息視之不見無形可見聽之不聞無聲可聞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道體虛無能生形質聲色之類莫不由之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官微成文則亂於耳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甘酸相和則爽於口色之數不過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玄黃間雜則眩於目音者官立而五音形矣官為音君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甘為味主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白為色本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一也者無之謂也夫數之衆寡皆起於一物之巨細本

生於無原其無者可得天下之形處其一者  
能總萬名之本故立一萬物生焉故一之  
理施於四海一之解察於天地無遠近之不  
達無上下之不明也其全也敦兮若樸混成  
而無飾也其散也渾兮若濁與物而同塵也  
濁而徐清沖而徐盈義已見上澹兮若大水  
汎兮若浮雲深廣無涯去來無係若無而有  
若亡而存也謂其形無體有迹亡應存耳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道為生化之閱  
百事之根皆出一門莫不由之故聖人一度  
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循天道之軌轍不  
以事變而失常性也放準循繩曲因其直直  
因其常以物性多宜無捨於道之綱度則能  
曲全其性耳夫喜怒者道之末也過當非正  
也憂悲者德之失也不能自得好憎者心之  
過也係軌之過嗜欲者生之累也養生之過  
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陰主肅殺陽主和澤  
施之為喜怒矣夫沖氣以為和生之本也而  
喜怒將過二氣傷焉薄氣發暗聲所發者氣  
之和也陰陽相薄則暗矣驚怖為狂精神散

越則舉措狂亂也憂悲焦心病乃成積人能  
除此五者即通於神明形之能和精神其至矣  
神明者得其內也內靜乃安得其內者五藏  
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疏達而不悖  
矣不亂也堅強而不匱精不竭也無所太過  
無所不達神明之功所通皆中天下莫柔弱  
於水水之為道也大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  
無窮以其能浮天也遠淪無崖以其能載地  
也息耗滅益過於不皆不皆者不可皆量也  
謂也然推其所過之理當為尾閭不皆皆名  
未嘗所出且夫屬平形性莫不有相制之力  
則水之為大孰可制哉故尾閭洩之入于  
無底之谷也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  
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因而雨露而資生以  
潤澤而成遂也大勿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蛟  
蛟而不求報恩周萬類是無私也澤及微穢  
不求報也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無  
費未嘗耗盡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  
把握虛順之至擊之無創刺之無傷斬之不  
斷灼之不熏至柔物不能犯淖約流循而不

可糜散隨所往之曲直體委順而常全利貫  
金石通乎至堅強淪天地勢大不可制也有  
餘不足故滿東南之地也任天下取與與受  
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素且無私何公  
之有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氣輕浮以同天  
體潤澤以同地斯與大塊之玄合故可謂至  
德矣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淖約潤  
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  
有入於無間無不入也夫無形者物之大祖  
也物各有祖道能總生故備大也無音者類  
之大宗也無形故無聲以無形聲乃能為萬  
類之妙本矣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  
人靈府者精神之形宅造化者自然之妙本  
也精神玄達則與本實體道為人自有將無  
絨莽之欲得非至真者哉執玄德於心而化  
馳於神無為之化德速不彰故云玄也真人  
無心而物順則其化不疾而若馳矣是故不  
道之道芒乎大哉不言之教其化廣矣夫發  
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夫號令之  
由生於德化故玄德被物不待教令而風俗

自移是知玄道在乎無心之心而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靜能知物之本順能守事之由故能窮無窮極無極夫唯清淨無物則能窮而極之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止虛而靜者能鑒能應

老子曰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志順之弱事濟之強心虛而應當中不載故應之無失所謂至弱者柔義安靜道者以不變為志非曰強之至矣故如龜七柔弱附體而不揚也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於行藏之間無為無迹澹然無為動不失時動在於應復何失也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託小以包大皆謂處謙弱之卑小成道德之高大也在中以制外心得則物符也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予柔者直不可屈耳應化探時莫能害之非有後度而因時以應故時不我失物不我害也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理勢然矣強勝不若己者強之所勝在不如己也至於若己者而格至與己同則格而齊

矣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柔之為用其誰與爭故其所勝出於若己且夫強之所勝勝不如己今柔之所勝其若己則明柔之為勝也大矣而強能之力安可比哉故兵強即滅強則驕驕則滅木強則折革強即裂齒堅

於古而先之斃故柔弱弱者生之輪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氣以柔弱為和形以堅強為病況乎人道好惡亦利害之可知也先唱者窮之路也而後動者達之原也導事多窮因物常達夫執道以偶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則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執道全中以對流境則因之而可自正矣故處靜而知變則先可以制後觀變而反靜則後可以制先斯皆制之在我不復為俗人之所遷也所謂後者謂於數而合於時也順必然之數偶可動之時乃得持後之妙耳時之變故間不容息變時變矣理無息不容其間先之即太過後之即不及物未變而制之機不應矣物已變而制之形已成矣日迴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

得而易失也機宜之時惟聖乃得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事隨可以盡舉功易可以常立守靜道拘雌節守虛靜之道能密於機拘雌順之節能因於物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居恒德而從容也功大靡堅莫能與之爭也有而若虛物乃順耳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即純白不粹夫因動而濟用之莫窮虛已無佗由之乃素載手智巧固不靜而雜焉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速之能懷神全可以極化德全可以復物歸遠之美莫非在身也欲害之心亡乎中者飢虎可尾也而況於人乎同則不異避則以志今曠然無欲與造化者為形雖猛毅之徒以無感而不害也故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數術數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法刻以良於刑足明神德不全無以服化於天下矣繁榮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繁榮以至於繁用乃知控制失性無以任力於脩遠矣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

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因世損益以施法教。非有所作以衡其能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守乎禁。今使民知懼。非有所設以示其威。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爲即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人君明四目達四聰。乃致垂拱之化也。任一人之材。難以致治。謂獨任耳目。智慮者。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力知止此。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然。即六合不足均也。且夫順物與之。理合必然之數。即天下雖大。不勞智力而萬化自平。聽失於非譽。目淫於彩色。任耳者必失於聞。任目者必眩於見。禮稟不足以效愛。誠心可以懷遠。稟才禮者。但整其儀。歸愛之心。未果能效。唯推誠天下可得感之也。故兵莫憚乎志。鏖鏘爲下。志者害和兵之毒者。寇莫大於陰陽而抱鼓爲細。喜相攻寇之甚者。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教令之言不節。是害於民也。中寇藏於山。持險潛身以乘隙。便小寇邀於民間。苟爲事。故曰民多智巧。奇物滋起。智過則巧巧則

於能雕樸飾僞以惑於物也。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不絕其利而止其盜。雖繁法嚴令以禁之。則至乎竊法爲盜。惟增多也。去彼取此。天殃不起。去彼巧智之法。今取此樸素之無爲。則天之咎殃不復起矣。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也。獨任己智。固爲民害。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也。因而治之物得其性。夫無形大有形細。神化無方。故大品物有極。故細無形多有形少。莫測爲多。可見爲少。無形強有形弱。能制於物。故強物受其制。故弱無形實有形虛。恒久爲實。運變爲虛。有形者遂事也。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作樸也。有形即有聲。無形即無聲。散而爲器則有可名。反之於道。名不可得有。形產於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重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夫廣厚者世上之美名也。儉薄者道家之清德也。物之所重則舉其名。我之所道乃任其實。聖人守道謙薄。自爲廣厚之資。執德不遷。反在功名之本。下之數句亦同。此耳。殷富有名有名者尊寵也。貧寡無名無

名者卑辱也。雄牡有名有名者章明也。雌牝無名無名者隱約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也。有功即有名。無功即無名。夫廣厚殷富有之功也。儉薄貧寡無之功也。名者迹著名乃生焉。無者迹微。非名所及。故世以有功爲美。道以無名爲德也。有名產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所謂處儉寡之無名。自生尊貴之大備矣。天之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形性者有無之相生也。事理者難易之相成也。不知其然。是循天道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謂執無名之道乃成大德。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歸於道。忘濟世之名。復無爲之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無功之功。故可久忘名之名。亦何咎也。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本也。夫有強濟之功。光大之名。莫不由謙損之故。然則孤寡爲王公之備者。蓋以謙爲本耳。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爲利。無名以爲用。濟物之功。假羣生以爲利。無名之道。奇

大人之成用也古者民重蒙不知西東洋接之至貌不離情形與神合言不出行言與行一行步無容去飾言而不文任質其衣致煖而無綵禦寒而已其兵鈍而無刃未知巧害也行踴躍猖狂之貌視瞑瞑不曉之貌立井而飲耕田而食無妄外之求不布施不求得各足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無是非之心也風齊於俗可隨也言風俗齊同可隨矣事周於能易為也言事業堪能易為矣矜偽以惑世軻行以迷衆聖人不以為民俗夫人君矜尚偽道以亂政教軻常行以迷庶類則俗分齊化事不同能是以聖人不用此以為治本者也

通玄真經卷之一

通玄真經卷之二

寶

宋靈寶經大經卷之第二  
精誠篇  
精誠者研幾至性誠者全素至明此二名則可感於物通於道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星辰朗陰陽和  
非有為焉斯至精之感也亦不知其所以然如有真宰存焉正其道而物自然萬物各有天然之道但能成順於彼而不犯之則物得其性皆自治矣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天之恒德物之常生不知所生各自生耳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神交則機感氣合則形生欲妙其原而精誠可察也夫道者藏精於內絕欲之故棲神於心去累之故靜漠恬淡悅穆胥中而無懷也廓然無形寂然無聲體乎道者則有無迹之化不言之教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各治故無事無為故無人無隱士無逸民治與道合何所隱逸無勞役無寃刑無為無私豈至寃役天下莫不仰上之德像主之旨聖人在上天下皆服其清靜之德效其無欲

之旨也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德以順成故遠邇皆化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心誠則物應也人君推誠問有不應故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誠信素著則政令將行賞罰無私故百姓知勸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也故總道以被民弗從者精誠不包也精者必良誠者必應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三光四氣未始相待稟乎自然皆獨化耳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物稟自生無所養者其殺物也莫見其所殺而萬物亡物稟自化無所殺也此謂神明也不測其由之謂神變化必然之謂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天下之福在乎聖人之道行也德與時合安有迹哉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將存道行之福理有蒙否之禍及聖功養政亦無得而見焉稽之不得察之不虛考無陰起之由察有禍福之實日

計不足歲計有餘近計其功則日不足微終  
濟其事若歲之成德寂然無聲潛感而已一  
言而大動天下謂精誠也是以天心動化者  
也無心能感之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  
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  
不波涌誠至於明故有此應逆天暴物即日  
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謂氣過節晝冥  
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沴氣上蒸故有此  
變天之與人有以相通災福因所感也故國  
之沮亡也天文變世感亂紅蜺見萬物有以  
相連精氣有以相薄形之牽連氣之侵薄皆  
失位之象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  
不可以強力致也至精至誠方可為治故大  
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  
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無其私心抱地氣  
順靜為氣執沖含和執沖以定萬機含和以  
御羣有不下堂而行四海德澤之遠變易習  
俗民化遷善若生諸己能以神化者也致之  
在我非以神化孰可任哉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真不虧其身斯人

之常道也遭急迫難精通於天夫上玄之鑒  
無私孔明至誠感之復無不應則遭急迫難  
莫不以誠而通雖未全乎自然斯亦一時之  
得耳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謂以  
精誠為宗則無不成也死生同域不可脅陵  
能齊生死者不可以死脅也又況官天地懷  
萬物反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者乎夫知  
死生同域尚不至輕懼而況體道之士包融  
天地復化合和與造物者為人而有不亡壽  
者矣精誠形乎內而外諭於人心此不傳之  
道精誠內著外合人心斯乃發自深衷因非  
言傳所及耳聖人在上位懷道而不言澤及  
萬民故不言之教茫乎大哉夫中虛則物順  
身正則民效日月之化不其茫乎君臣乖心  
倍謫見乎天神氣相應微失君為治化之道  
臣為代終之者損益同事休戚同運而異心  
誑詐使戾氣上蒸則神化之道固無相應者  
也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上謂不言之  
教下謂不道之道夫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  
者言無事焉政教多方賦役多事則近者不

安所務之業遠者不懷所務之心故天道無  
為不呼而自應聖人無事不就而自親也唯  
夜行者能有之察用之興隆德業近於道故  
却走馬以養夫嗜欲奔流亦走馬之謂養者  
可以肥養萌芽也故明君外却戎馬之走以  
肥農圃內除奔流之欲以養道德也車軌不  
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端拱坐治而  
化馳遠方默用無迹是居陸能沈也天道無  
私就也無私去也無親疏私故不涉去就也  
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能  
順自然之理則動有餘利在手智慮之未則  
無能而凶也是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  
同乎大和而持自然應者為能有之天道之  
心時理俱協斯大和之謂也人君絕智巧以  
和持無私以應物則可任乎守天下也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華遠之即近  
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虛夫道德者用  
寄於有無韋華者聲之於虛實感則自應求  
乃無方罔心知之莫量況耳目之能及也是  
故聖人若鏡不行不迎應而不藏萬物不傷



無私任物理化將迎因彼應之故不偏也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存所得於智中則失其妙用矣其失之也乃得之也至虛乃鑒故通於大和者開若醇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夫甘醇醉時尚全安息之分冥冥中外國通天地之和若放心於自得之宗游神於混茫之際雖迹與物接復何礙哉此假不用而能成其用者也世以恩情智為不用今假此不用以偶千變萬化之用也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上下斯制作禮法也昔黃帝之代民養其淳簡儻然上智力於在遠至仰觀俯察治變無為誠乃利於當時莫知萬世之弊矣使強不掩弱眾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豫賈然而所治之功著也當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然而有為之德應也處戲

氏之王天下也枕方寢絕殺秋約冬夫玄聖動用不越天網故籍寢皆方繩也秋物成實冬物伏藏則反本耳是以聖人因二時之殺約成全季復本之德耳負方洲抱園天道同天地陰陽所擁沈不通者竅理之德合大和氣自治矣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天地既泰災自滅矣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行蹟踴視瞑瞑倏然自得莫知其所由生已見道原篇浮游汎然不知所本罔養不知所往未親其親故寄物為本寄即寄故本無所往浮游罔養者皆茫然無係之貌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未知相任功探天地無為之功故比天地至黃帝要繆乎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名不彰其功功已彰矣不揚其名名已揚矣且黃帝伐蚩尤於涿鹿之野雖除害物歸乎太祖而華讓之迹已著於將來要繆乎小之貌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天尊地卑春生秋殺蓋自然之理也而黃帝法像尊卑以垂衣裳揆度時序以行殺伐明真入之道而已隱喪

聖人之德日新於世矣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若同德于天則智巧之類自為棄物也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唯身之安靜方能自正是非之理也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去俗之妄知而真知見也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夫持世俗之妄知以明真知者難矣所謂真知者無是非之知也則世人是非之知何能真知是不知哉積慧重貨使民忻忻人樂其生者仁也儉用則重貨厚澤則積惠耳舉大功顯今名禮君臣正上下明親疏存危闕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此皆裁斷以合其宜閑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無識夫若是者乃盡攝生保性之理芒然仿佯乎塵垢之外道通乎無事之業芒然無知在乎名利之外隨遇而適得喪不能累也含陰吐陽而與萬物玄同者德也順陰陽之太常與物性而同得乃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溢猶失也仁義立而道

德廢矣夫體離真淳而使物得道散爲德之謂也故出於自然方有太上之位矣夫德之將立則所依之迹著矣著而係之使不溢者未之有也是以過由仁義焉夫由仁義以治物則誘慕之教大興於世而自然之道無得之德斯不虧乎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僞夫神以鑒物德以全行故神之忽越則言之失實德之流蕩則行之虧真也至精亡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一至越蕩則中無情實而觀乎外物發言成行也若然者故爲物役不能自全耳又曰中無精誠而言行居所觀之地則蔽僞百姓使彼循無行之政效苟利之法賢者以多諱而避迹愚者以日習而成性斯乃有位者之不恒而以身後於物也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愁猶耗也役於物故有耗盡之時矣且舉措皆行何可窮極以不全之精應觸類之行本且未定寧免淫於俗哉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其仁義知九竅四

肢之宜而游平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夫體道以成心術者則仁義之功外自著矣保精而以神過者則形體之宜內自安矣且一物將問本可解游今內外俱順斯聖人之游也哉

老子曰若夫真人之游也即動手至虛不知所遊游心乎大無不知所馳於方外不知所累行於無門不知所由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惟寂惟默游之真者不拘於世不繫於俗物繫者乃非游故聖人之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也濟世化民有爲之迹歸德還善豈非動哉故體真之士不過至於是真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也高行清節情性外飾上誘下慕得非矯哉故大化之聖不窺觀於是矣夫人之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洩故不免於累形繫者體法所拘也神洩者智慮所散也洩而不已神將喪也繫而不已質將困也既困且喪寧非累於生之大本哉使我可拘繫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信然也若使我定爲體法所拘則天命之分全屬於

外物也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智中智不出於四域恬神自化知則民詐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君能誠動於天仁澤於下故天爲之應民爲之順百官不曠有司之職九州歲致任土之貢者也養民以公無爲乃爾威厲不誠不嚴而肅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夫通於民性安於俗業則姦何由而起也此聖人之恩也聖人治民盡盡於此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無讓君欲無極則臣下叨竊其功名者也民貧苦而分爭生稅斂多端民貧苦也困迫固分爭矣事力勞而無功作無用之器物也知詐萌生盜賊滋彰智詐所以萌生上好利之故也求利無止欲不盜不能濟矣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夫水濁者魚噞喁政苛者即民亂水虞濁魚不能游樂故噞喁以求息政煩苛民不復安業故苟生以成亂也上多欲即下多詐遂設詐以奉上欲上煩

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不以道德為治而以刑法為政斯增亂之術者也故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簡則易從故可治也少則常得故皆勝也不施而仁

靜則各全不言而信順則自應不求而得足則無爭不為而成任則皆成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所修者本也修身則民正內誠則外應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不能治形

人以形氣為生也形以藏精氣以安神若動為物役則反害精神以資智慮而形虧生理固亦宜焉神之所用者遠即所遺者近矣自遠越其神則近遺其形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言其神全者也夫以氣聽萬物之情可知以神觀萬物之理可驗三才之內精誠感通寧假戶牖之所窺觀也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役動不已彌喪其知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下也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

之使亟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正數也冬陽夏陰物性歸之而四節數運未嘗不爾蓋自然相感之道也竊窺冥冥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夫可得其由者非窺冥也謂陰陽之功日新莫測也待目而照見待言

而使命其於為治難矣臯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也師曠聵而為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斯不待目而照見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推誠者

不召而應任能者不察而明聖人御天下宗師於是矣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

者誠之未故奉化於上言者實之華故未信於下也故人君好勇弗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多昏亂其精至於淫佚之難矣上化於下理之然也故聖人精誠別於內以其內著故稱別也好憎明乎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內無精誠法令不能行於外也唯神化為貴貴乎無迹而化精至為神精之所動若春

氣之生秋氣之殺也精之為感物莫不順無德無怨若二氣之行焉故君子者其猶射也於此豪末於彼尋丈矣發矢有豪末之差至的則為尋丈之失也言精誠有纖芥之難其於感也不亦遠乎故治人者慎所以感之

老子曰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夫人君推誠於外則物信而無犯侍智為治則民詐而苟免雖復縣法以禁暴設賞以勸善亦未足變於澆風薄俗也故聽音則知其風情動則聲發成文則善著然聽音取聲察聲見志志有怨暢而國風可知也觀其樂則知其俗樂之為體和民導政宮徵不難以敘事物然有治亂之所感氣候之所宜則方俗因可知矣見其俗則知其化百姓所好尚宜由君之化耳夫抱真効誠者感動天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抱至真効丹誠則天地隨感而動況於人乎是能化備八方之外法在心施之地也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誠能通達是道雖幽暗異類孰能不與之相感哉故

太上神化其下賞賢而罰暴順物無迹化之上也民不忍其治之得也一至誅勸政之末也

老子曰大道無為體寂寞也無為即無有體亦無形無有者弗居也無定方所弗居者即

處無形無所不在無形者即不動虛故不造不動者無言理絕名迹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名迹既無影響何有無聲無形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耳目者唯止於形聲之上是

謂微妙體則幽微用成玄妙是謂至神為能

善貸生成而特不得其朕斯神之至者絲絲

若存是謂天地之根道體虛寂生化無方絲絲不窮故為大塊之本也道無形無聲故聖

人強為之形以一句為名夫道本無質聲何立哉蓋聖人強取途路之形以字無名之體

一以指歸萬象一以通貫性命雖一句勝言

而形聲輒具天下所適莫不由之天地之道

大以小為本多以少為始天地至大以微為

本象物至多以一為始天子以天地為品以萬物為資功德至大勢名至貴上天降聖子

臨虛類因天地以定尊卑之位假萬物事成貴賤之資則可以至德聖人功濟區宇威名威勢肅服寰海也二德之美與天地配且而與天地為品萬物為資成斯貴大之二德自可比配兩儀矣然其子於天莫非立德之地

而備此位為德者亦所宜焉故不可不軌大道以為天下母既德位配乎天地即動用俾於造化安可不軌法大道處無為之中使夫天下日用而不知也

老子曰振窮補急即名生利起除害即功成夫功名生於動作者也振恤窮困補救急難固不免有仁惠之浮名義濟之小利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而使天下各得則聖人之德何所施為也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君臣父子各當其分則賢人之功成立無

所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施無窮之知寢說而不言天下莫之知貴其不言者夫

有立德之迹非含德也循道而往非抱道也以其至乃稱至人蓋推誠於中任之自正者耳雖知聖無窮而寢言玄默故尸居環堵之

室而百姓自化豈天下碌碌能貴其玄默之道哉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可物之道者非自然之常道也可命之名者非靜體之常名也故至人不處著於竹帛錄於金石可傳於人皆其粗也功名書於竹帛

與法刑於金石皆有迹之功非無為之道較而論之信粗矣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同濟治之心異政化之路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微其迹者固不周物徒

敬其遺言耳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多聞禮義者適足感時非致治之要也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藉之為用無迹而物化非名言所及也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謀時也任乎精誠其

化如響故端天下正矣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立言而獨見信者此以其誠信素著也

同今而行誠在令外也同出令而獨施行者由其誠副於令民皆從之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也以其信在言前誠在令外故

室而百姓自化豈天下碌碌能貴其玄默之道哉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可物之道者非自然之常道也可命之名者非靜體之常名也故至人不處著於竹帛錄於金石可傳於人皆其粗也功名書於竹帛

與法刑於金石皆有迹之功非無為之道較而論之信粗矣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同濟治之心異政化之路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微其迹者固不周物徒

敬其遺言耳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多聞禮義者適足感時非致治之要也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藉之為用無迹而物化非名言所及也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謀時也任乎精誠其

化如響故端天下正矣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立言而獨見信者此以其誠信素著也

同今而行誠在令外也同出令而獨施行者由其誠副於令民皆從之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也以其信在言前誠在令外故

室而百姓自化豈天下碌碌能貴其玄默之道哉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可物之道者非自然之常道也可命之名者非靜體之常名也故至人不處著於竹帛錄於金石可傳於人皆其粗也功名書於竹帛

與法刑於金石皆有迹之功非無為之道較而論之信粗矣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同濟治之心異政化之路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微其迹者固不周物徒

敬其遺言耳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多聞禮義者適足感時非致治之要也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藉之為用無迹而物化非名言所及也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謀時也任乎精誠其

化如響故端天下正矣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立言而獨見信者此以其誠信素著也

同今而行誠在令外也同出令而獨施行者由其誠副於令民皆從之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也以其信在言前誠在令外故

室而百姓自化豈天下碌碌能貴其玄默之道哉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可物之道者非自然之常道也可命之名者非靜體之常名也故至人不處著於竹帛錄於金石可傳於人皆其粗也功名書於竹帛

與法刑於金石皆有迹之功非無為之道較而論之信粗矣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同濟治之心異政化之路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微其迹者固不周物徒敬其遺言耳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多聞禮義者適足感時非致治之要也

其化如神之速矣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情猶誠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逾篤者情也嬰兒豈知親疎之利害也然其慈愛彌厚則交感之道明矣故百姓無知聖人無名但相感而順也故言之用者變變乎小哉言教之化不能變俗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精誠之感天下皆化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由信係智莫不順其言以誠至明莫不副其意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夫感道內著化功外應也賢謂君子聖謂聖人此所以同舉成章者聖人抱君子之能君子開聖人之化耳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也夫為臣子者豈釣忠孝之名以赴君親之難然恩義感中則自有忘生殉節之事矣君子之懼恒非正為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君子懷仁懼恒於世非苟尚之直自中出然不容其俗而教導之則失於政矣夜行聖人不慙於影故君子慎其獨也聖人無私君子居政故雖處

幽闇而未嘗懼懼且不負物寧愧影哉舍近期遠塞矣自得為近物應為遠舍其自得遠道通哉故聖人在上即民樂其治在下即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至無私屬而以當濟為志以濟之無極是稱志焉然亦非立志之志也故其在位居方百姓莫不安其德教慕其誠素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勇者氣也氣出乎誠而三軍眾心為之解易向非義勇之氣感激之分雖臨敵執兵然未能衛一身也唱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中謂內外感會之際也夫我唱彼不和我意彼不載由其精誠未相接也不降席而臣天下者求諸己也心誠則物應形正則物做故說之所勿至者容貌至焉大言說之教所不及者則正形之化而可及矣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正形之化所不及者精誠之感而必及矣感乎心發而成形內全而外自化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而不可以照期形謂容貌精謂情感二化之道期可接乎形類而不

可縣解而自期也若然者則中有所待則何精之能純形之未正耳非其形正而能感化於物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言有五教之宗事有制作之本失其宗本伎能雖多不若寡言既喪宗本則勢街為害固不及保其靜也害眾者倖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倖之巧有為也則名著而指斷造化之巧無為也是以用成而體全也故匠人知為閉也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順於變化與時成功任乎知巧必資終敗也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事異所順化同所歸其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處此四異之際不忘乎利人之志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哀樂者主於中固非殊俗所能異也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精於中應於外故所在以感之矣歌哭者得喪之驗也夫治化之道順其生則皆樂抑其性則皆哀而羣物恣暢之由莫非君上之

所感也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故華夷皆化也

老子曰人無爲而治性靜而安有爲者即傷無爲而治者知知以事故傷性本爲無爲者不能無爲也將有所存斯有爲矣不能無爲者不能無爲也既失已之靜性安能治於物哉人無言而神神精神也虛寂乃全用可有言也即傷無言之神者言以辨物神理而傷之故傷也載無言即傷有神之神者存無於中乃心之不能虛也以是而礙則精神不無傷也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昔南榮疇聖道獨亡於已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也閑條達也難問疾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味道而飽德也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代智略天地察分秋豪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所謂名可強立者也事具九倉子故田者不强困倉不滿官御不勵誠心不精將相不强功烈不成王侯懈怠沒世無名此篇玄旨盡以精誠爲宗文子恐世人但欲存誠而忘強學

故歷舉以爲誠也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下藏其迹不見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通於時變合於物理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怵若有喪性與理冥且無得而無喪形與物順故哀樂之若是也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以我之同物物亦不我異矣故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唯無心以冥天下者故可爲天下宰至人之法始於不可見終於不可及感以內誠故始不可見絕其陳迹故終不可及處於不傾之地以安靜爲本積於不盡之倉以厚德爲宗載於不竭之府以自足爲資出令如流水之原利物而常順使民於不爭之官虛素而治之開必得之門由易故不失也不爲不可成不易物材而爲也不求不可得不全所無之分也不處不可久去乎騷屋不行不可復離乎執繁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命順時從小而致大命逆即以善爲害以成爲敗大人

政簡莫不悅以化行理自光大而煩苛之政反此宜焉夫所謂大丈夫者內強而外明內強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無所不覆載日月無所不照明大人以善示民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任道立德則善之可示也因時順性則令之可行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於秋太白不當出入無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失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恃亂彗星出唯修德者無之春政不失木泰滋天時人事合也故順和生之氣故得五稼滋茂也夏政不失雨降時則降雨以時也秋政不失民殷昌穀果成實民自殷之冬政不失國家寧康冬陰安靜政以順之故寧康也

通玄真經卷之二

通玄真經卷之三

寶三

宋義即試大理寺丞陳旌州尉雲龍今未正儀注

九守篇守者專一於志而九備於數

凡其成此篇自守撰已上至於守虛凡有十章各標守字唯一章各隱九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冥冥混而為一混同

元氣寂然清澄重濁為地精微為天一至清

澄則自有輕重之比離而為四時分而為陰

陽氣有滯躁故生陰陽數有終始故為四時

精氣為人煩氣為蟲是以人得最靈之名蟲

為廣類之數也矣剛柔相成萬物乃生剛陽

之性也柔陰之體也二氣推接乃資生矣精

神本乎天稟輕清以虛通骨骸根于地稟重

濁而係滯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

存夫有生有化天理之常故其生也則故爾

為形為神其化也則寂然反本歸根來非所

尚去非在我則我尚之見馮何立哉門者復

化之理也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

於人不致我尚推彼自然以天為父以地為

母宗順於神形之極法則於覆載之德陰陽

為綱四時為紀不持此以為綱紀則無以同

乎大順也矣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者

死順者生天地尚以安靜而成其德況天所

生之物欲躁動而可求存者乎故靜漠者神

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精神常定安

乎天之靜漠大道宗體在乎心之虛無夫精

神者所受於天而骸骨者所稟於地也所謂

貴神以存形耳故曰道生一夫道無所生一

無所生今觀肇有之前強名曰道數方混故

謂之一也一生二啓津為陰陽二氣也二生

三陽清上為天陰凝下為地二氣交和中為

人也三生萬物三才既立萬化能生故品類

日新矣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背陰

而陽物之順生也沖之為和生氣之本也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受氣以變化而

生此形神一月而膏結聚之始貌如脂膏二

月而脉血氣通而成脉也三月而胚肉未堅

但有胚胎也四月而胎微有狀貌五月而筋

全生十月五得其半筋骨堅肉柔骨處剛柔

半故此時成也夫精血之變以成骨肉而骨

堅肉淨則生氣不遏故內藏其脉骨連其筋

以通洩生氣連綴支節也六月而骨精凝結

變之為骨也七月而成內全五藏外具九竅

八月而動動於支體九月而躁動之數也十

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形中外各正肝主

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此之所主

或與諸說不同雖五藏七竅定有所主而勾

帶開通無所不應故此獨不言心者以其眾

藏之靈者故外之一竅主所不及也外為表

中為裏四支九竅之表五藏六府之裏頭之

圍以法天足之方以象地天圓而地方故其

上下各以類也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

十六日九解者天之九宮門也人有四支五

藏九竅三百六十骨節皆法象於上也天有

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風散之雨施之此

取與也寒主殺暑主和此喜怒也膽為雲勇

威之象肺為氣結素之象脾為風確動之象

腎為雨陰澤之象肝為雷震怒之象人與天

地相裨類而心為之主心為感變之主亦類

乎造九之機本也其餘文藏皆有所應則天

人之際相裨類矣然心者本主於舌之一竅不受外來將無所幸故爲衆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象日耳象月氣象風血象雨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夫日月差度則至薄蝕風雨不時毀折五穀施之於身斷可知耳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五星所鎮各有分野天時人事交感而生故諸侯之國方伯之州一至失德則象變於上下受其災是知人與天地相裨類矣耳目日月也血氣風雨也氣悖則風飄血沈則雨滯耳目不節則日月差度蓋其然矣天地之道至閑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視聽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夫天地廣大不可際極日月章耀未嘗不臨尚以虧蝕之損節其全功寒暑爲恒愛其神明況乎居分劑之人而能用之無節者也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善守其內者不爲外之所失也夫血氣者人之華華猶顏色五藏者人之精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與智腎藏精與志皆內藏爲精外用

爲神者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胃腹充而嗜欲省凡喜怒哀怒見於顏色勇怯變乎喘息皆血氣外越之候也夫如是損之與益自可明矣故血不逆於中則肌膚充實氣不逆乎外則清欲寡而氣不足乃有喘喘和而調者何有嗜欲哉嗜欲者即耳目滑而聽視聰達嗜欲之來多在耳目故其寡者即自清矣滑則耳聰不惑目達不眩也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即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五藏皆有所象神氣各異唯心爲百神五藏之主夫能使有所屬不聞不應則神全氣專矣然其膽勇脾驕動成越悖非心所制豈可正哉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心之全功能用皆可患禍無由入衰氣不能襲夫邪氣犯中由其無王患禍生外以其疎機故氣正者邪不能襲神全者福至者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唯寧心則治五藏自見乃知天下也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假是以通明藉之以出入氣意者五藏之使候也意氣爲

使則五藏可候也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應之有司血氣滔蕩而不休即精神馳騁而不守神以形累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靜則鑒微亂則迷者也故聖人愛而弗越愛守於形神不越於聲色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所謂物誘於前心慕於後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門何足見也誠能備前之德則玄鑒無隱而沈禍福已形無不見也夫辨類以相名明數以相生者事可觀矣緒性以符本極神以冥達則性也可原矣外者達之前也內者兆之間也性者有達過達以至外來者未形當兆以稱內蓋明機達之未可得而知禍福之門何足備者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外淫則推蕩在佗不能鑒之自我也故五色亂目使不明色視乃眩五音入耳使不聰聽乃惑五味亂口使口厲爽運失正味趨含滑心使行飛揚中有所亂自無恒業故嗜欲使人



之氣淫好憎使人之精勞弗疾去之者即志氣日耗以是而往其能久乎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也皆隨其所嗜好厚養以傷生也夫唯無以生為者即所以得長生也忘數故樂足遺生故身存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二氣交運所以相通萬物大生其原一也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知其一原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不由道本歸類皆昧吾處天下亦為一物而物亦物也。同生天地之間則吾身當萬物之一數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唯其同者不至相與彼此欲生不可事也時之自生不能使生憎死不可辭也時之將死不能惡死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非悅貴而得貴惡賤而去賤直自然耳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矣任物我之自安乃極其分制而極之固非極也夫放任所極非樂極而何也守虛以不惑其累為虛也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

樂其業因所遇之時安所處之位遭世治亂而不惑其隱見斯可謂樂天之業也夫哀樂者德之衰也不得道之正用好憎者心之累也中之不虛忘而所係為累喜怒者道之過也過越中和之道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天道常生處無為者時然則然靜則與陰合德動則與陽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妙用之神聖人所貴形勞而不休即愛精用而不已即竭是故聖人遵之弗敢越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心之無私乃能窮彼所有之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唯其虛也能盡於彼所未之限也恬愉虛靜以終其命任此四德而乘化以終也無所疏無所親遇之一也抱德煬和以順於天抱安靜之德煬和生之氣以順乎自然與道為際與德為鄰涉虛以應者際極皆道也御有以順者左右皆德也不為福始不為禍先夫福非福也而安以為福禍非禍也而躁以為禍能安於禍則寧異其福不安所福則福在於禍禍福之體不在窮達而宗於躁靜者也且先始之義

主於動作言凶生乎妄動倚伏在於動靜是以聖人無為無作無禍無福愉然而往儵然而來禍福之迹外彰而屯泰之情不入也死生無變於己冥順變化者無時而不恒此已之未嘗生死也故曰至神神即以求無不得也以為無不成也用之無方守無游萬物而不物則無我無物矣老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夫曠然神平無累於靈府以輕既世榮故細萬物即心不惑心存物外則以太山如秋毫安小大之域遺巨細於彼夫何惑哉齊死生即意不慚夫覺以夢盡夢以覺知死生動息各在其分齊於是道何所懼焉也同變化即明不眩我亦物也同乎變化能知此者不眩天理之明夫至人以不撓之柱行無關之途德主而不替道行而常通靈宗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用備天下未嘗勞神宗極道原來常夜體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屈伸俯仰抱命不惑而究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之委抱天命究轉隨時遭乎禍福不足以為內患也夫為義者可迫以

仁而不可劫以兵也。受命之臣，心成之士，雖  
踴白刃，守節不移，唯示之以仁，不可迫其行  
也可正以義，而不可縣以利也。可以義正之  
而不可以利誘之義，在棄利也。君子死義不  
可以富貴留也。伯夷叔齊之類是也。爲義不  
可以死亡恐也。齊大夫陳不占之類是也。又  
況於無爲者乎？能守一義，猶至亡身，然無  
爲寧以形累，無爲者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  
爲影柱，影柱者立之而不礙也。至人不置於  
天下，則萬物居然自立矣。無累於通，則天下  
網然皆通耳。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  
下考世俗之行，乃足著也。因可明之，夫無以  
天下爲者，學之建鼓也。凡學者本欲復其性，  
可能無以天下爲者，常學所未及也。若建鼓  
求子足明子已先往求之不及也。

守平去其所爲道自美矣。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比之身即賤  
夫身也者，以清暢保安爲貴耳。衆人徒知勢  
以舉身利以資我，而莫知居此者不全安暢  
之分，是以賤彼所奉而固其本也。故聖人食

足以充虛，接氣衣，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  
果腹，則安周身則已。自此之餘，爲性命慮，故  
聖人外之也。不貪，何不多積？理然自得，非貪  
所得物勢自積，非多所積。清目不視靜耳不  
聽，不主聲色，自然清淨，閉口不言，委心不慮  
不妄，騰口迫而後應，不先念慮，應而後定，棄  
聰明反太素，不由耳目之前，而歸形質之始  
休精神去知，故故事也。休謂外而不馳，去謂  
中而不惑也。無好無憎，是謂大通。平施於物  
故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爲而不  
成？若存乎此，得道之宗，即心微其除，心累斯  
去而平和耳。故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縣以  
利。利在於和，善養者知之也。縣依則往，喪生  
者之利也。通外內之符者，不可誘以勢，符合  
也。且我有理然之道，以徇彼則彼有物然之  
理。因在我而以合之，何外勢以能誘耳。無外  
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夫出入無間，玄同  
物我是無外之大，無內之貴也。貴且大不可  
偏由而已。能知大貴何往不遂。  
守易得自任之理，則易也。

老子曰：古之爲道者，理情性，治心術，夫欲不  
過節，則能盡情性之生理，不妄喜怒，則能正  
心術之雜亂也。養以和，持以適，和以養生，適  
以任情，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道以勝故  
自貴，德以充故自富。性有弗欲，無欲而弗得  
自足者，常得也。心有弗樂，無樂而弗爲，不樂  
一境，故能爲天下之樂也。無益於性者，不以  
累德，欲非性，益德以靜，成可不便於生者，不  
以滑和，滑則便生，和因欲亂，縱身肆意而度  
制，可以爲天下儀。夫德之大者，舉措不踰閑  
也。則縱身肆意，皆可以爲求儀量腹而食，制  
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斯聖人之守簡  
易也。餘天下而弗有，委萬物而弗利，豈爲貧  
富貴賤失其性命哉？物之自有未如自全若  
然者，可謂能體道矣。

守清清而不撓，可鑒嗜欲之妄。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  
鼻之於香臭也，肌膚之於寒溫也，其性一也。  
或以死或以生，或爲君子或爲小人，其所以  
爲制者異也。夫生之情也，六事同適耳。若外

不過當內不犯和則畢命自天全行歸物若  
聲色以蕩志米炭以加身自然與死爲徒與  
妄爲迹豈非天受人喪所制異宜者哉神者  
智之淵也以萬神深靜所以智用無竭也神  
清即智明但不爲物濁則舉事明審智者心  
之符也心有所至智則舍而辨之智公即心  
平心能使智能謀慮應當則可見心之正矣  
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者以其清且靜  
也不外受故清不中撓故靜鑒照之者自然  
而明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形其情者  
唯心之靜也且好爲則有遺勞擾則無鑒清  
平如水即物至自形矣故用者必假之於弗  
用也役之以至勞用之無用也澄之以成鑒  
不用之用也夫鑑明者塵垢弗污也鑑鏡神  
清者嗜欲弗誤也神清則智明智明則不失  
常性故無累耳故心有所至神即然在之  
心者直至神者妙用夫意行則神往意止則  
神住可不澄定乎反之於虛即消燥滅息矣  
虛者神之宅也反則剝心而任神志欲而能  
鑒矣是以陰陽水火不復牽變於已也此聖

人之游也神與化游故治天下者必達於性  
命之情而後可也夫有生之域唯性與命情  
所同係類所異者非神而不可達非大順而  
不可治也

守真通形而安則安而無他適性而往則所

至非妄然大名大節亦自此而生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  
度形而衣節乎已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生  
之不得已者衣食也用身量腹餘爲他物矣  
但內外無汙謂之聖人也故能有天下者必

無以天下爲者也聖人不以天下奉已之嗜  
欲而忘天下者也故有能治之名寄於天下

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者也大名譽  
所求不飾於妄而區區之行皆妄誠達乎性  
命之情仁義乃因附也通性命者舉措自成

仁義之行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同條  
達澹然無事內無累爲虛通勢利不能誘也  
無貪聲色不能淫也無染辯者不能說也無  
惑智者不能動也無勇勇者不能恐也無懼  
此真人之道也淳粹之至夫生生者不死化

化者不化夫道常存能化於物故順天不可

見同道不可窮也不達此道者雖智統天地

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莊子云惠施之辯連環

可解也辭潤金石猶無益於治天下夫冥順

於天玄同於物則變化之機可驗性命之理

可通然後在家在邦未嘗不達若以智謀明

察辨說德澤蓋一曲之功非全治之道也故

聖人不失所守謂守生化之原不用明察爲

治故天下咸若百姓謂我自然也

守靜聖人安比以爲生根德本也

老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盡其生分始

可爲養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受物以虛接

事以和德居此而爲成外不亂內即性得其

宜聲色俱爲棄物性乃全也內不動和即德

安其位不以愛累虧接物之和故德有所享

於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

矣夫性之未全爲欲所牽也不可經綸世也

德之將敗爲物所累者不可終天年也而外

有物傷中唯性變雖欲勿困其可得哉故靜

漠保生乃堪涉動和愉然後保終體道之人

此之謂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積氣，形和性靜，此患何施？夫血脈鬱滯在手，厚於五藏，積氣由之喜怒也。禍福不能矯滑，非譽不能塵埃，挽性亂和，沽名求福者，傷生之士也。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此聖人與道之辭也。

夫靜聖之道，與治相符，與亂相反。故無明王則自全，之道來之能保矣。有其才，不過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此聖人勸道之辭也。且有堪任之才，未適難變之用，則多事之世，未能脫離，況非守靜而踐危機哉？夫目察秋豪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忘者，大有所忘。一遲聲色，失性之速，今萬物之來，摧拔吾生，攫取吾精，若泉原也。聲色之類，左右不可重，故至天生竭精也。雖欲勿稟，其可得乎？

以在耳目之前，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澄心之鑒，唯有靜者能之。故一至嗜欲，雖禍如丘山，亦未之見。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守守法之上者，在乎法天。法天之法，未有無

所法而同乎大順者也

老子曰上聖法天上古聖君法象天造不教而自化素智而成功盛德日新故無得而釋玄功莫朕是以不知帝力也其次上賢以賢德之道爲上也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

也。謂獨任致危也。上賢者癡惑之原也。上賢則爭爭爲亂本。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法自然之道則二儀通治。虛靜爲主。天之體也。虛無不受。靜無不持。持猶制萬物之紛撓。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未嘗抑物付之自極。如四時相謝無盡也。故聖人以靜爲治以動爲亂。靜則各正性命。故曰勿撓勿纓。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天道然也。經謂多方敗。謂設苛政也。

守弱居衆所不敵之地故成其大勝之道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爲家以萬物爲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逸而志驕所謂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大者用兵侵小晉滅秦楚伐隋之類小者倨傲陵下曹共公衛獻公之類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

可長久夫強盛之氣天地尚不能久而況養  
 儒之君是以聖人以道鎮之非虛柔之道託  
 能安執一無爲以損沖氣沖中見小守柔退  
 而勿有見小自成其大守柔能制其剛法於  
 江海江海不爲故功名自化夫處下衆歸體  
 謙物與故不求而名遂不爭而功成弗強故  
 能成其王德歸者寧力制者叛爲天下牝敵  
 能神不死死者柔之謂也聖人法之以存神  
 自愛故能成其貴特欲貴位在乎愛身故以  
 道自勝則身可長保身存者貴其亡乎萬乘  
 之勢以萬物爲功名功名小大隨位而立權  
 任至重不可以自輕莊子曰輕用吾身而亡  
 吾國也自輕則功名不成未有身不治而國  
 治者也夫道大以小成多以少生大之資者  
 一粟耳多之要者一簣耳故聖人以道涖天  
 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  
 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道以儉  
 妙爲大德以損缺爲美天之道抑高舉下損  
 有餘奉不足其猶張弓乎勢之均也江海處  
 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故聖人卑謙守

靜辭謙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法  
江海之故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  
致其賢心之常下德之彌高身之常退行之  
彌進也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溢  
者亡飄風驟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小  
谷稱教若法之須臾則至乎盈溢飄風驟雨  
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  
地故不得不奪奪其歸奉之德是以聖人執  
雌牝去驕奢不敢行強梁之氣遵天地之戒  
也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泰故能長  
久唯能雌者故能有立健之德也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日中  
則昃月盈則虧故聖人日損而沖氣不敢自  
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日進以牝  
者推柔以御物也天道虧盈益謙聖人能法  
故感德日新而無所替人之情性皆好高而  
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  
好貴而惡賤衆人爲之故弗能成執之故弗  
能得夫物宜更變理勢大均果且而有成果  
且而無得設使居其位者亦素定分豈好惡

偏執而能得之者哉是以聖人法天弗爲而  
成弗執而得乘彼自然則與時而成與物而  
得也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同所適之  
情異所從之適及其愛惡之私乃成長久之  
德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危其冲則  
正其盈則覆事具周典夫物盛則衰日中而  
移月滿則虧樂極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  
愚至察無徒匪報守衆多聞博辯守以儉矜  
能有辱持後無失武力勇毅守以畏輕敵多  
敗虞俱保勝富貴廣太守以狹驕盈日危謙  
損日福也德施天下守以讓日伐乃衰推物  
乃全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夫有天下  
者位之極也若以極欲而持極位則傾覆矣  
非此五德何以守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蓋  
順中爲常如彼戒器者夫唯不盈是以能弊  
不新成以謙虛之故弊資道德之新成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開與陽俱閉所謂大順  
能至於無樂也即無不樂也無可無不可則  
常可矣無樂則常樂矣無樂即至樂極矣言  
樂之所存哀之所順唯忘所樂者何待而不

極焉是以內樂外不以外樂內也內樂外者  
我暢於物外樂內者物變於我故同於失者  
失亦得之矣故有自樂也即有自志貴乎天  
下冥然萬物之上真自貴耳所以然者因天  
下而爲天下之要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  
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自得者  
天地萬物莫不得故達於心術之倫者即嗜  
欲好憎外矣蓋爲善物是故無所喜無所怒  
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無非無是是非之  
倫生於愛惡心既無矣物自玄同故不知所  
以適而是非都盡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  
不易之行雖未忘所存已得日安之道也不  
待勢而專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強不利貨  
財不貪勢名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苟定  
其分何所假待形神氣志各居其宜四者同  
在一安之道遂不至相反也且士女節操尚  
能如是而況聖人全德者乎夫形者生之舍  
也居舍在形氣者生之元也元本在氣神者  
生之制也由制在神一失其位則三者傷矣  
一失所養之位則並傷之也故以神爲主者

形從而利判之使不犯故利也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忘馳驟充口腹則害貪叨多欲之人顯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智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即無由入矣形以剛強為閉中無和

氣為雖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夫外訪中慕久乃顯冥往而不知歸資有忘之患也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神全則兼物由其靜也形固則文策在其動也豈可失盛衰之節哉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沉雖物之往來莫不順道也如此即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與所化而合與所變而通

守樸不加欲於性命之分而渾手變化之根謂之樸也

老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乎道也不自動用與造化者為人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雖事物皆實而真性不知所存也治其內不治其外未有內治而外欲者明白太素無為而復

樸夫無為之為亦樸矣則體真之士靜動亦出乎虛白之域體本抱神以游天地之根體元氣之本抱變化之神居物象之先也茫然仿佯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性離所污直以無事為常機智巧弗載於心審於無

瑕不與物遷當猶委也不載於心復何暇哉則物之自運奚與同往耳嘗試論之曰且夫物也者一時之所也向非今也理不至遷矣而評世之士定論之人尚正彼形不復隨矣況乎性與道合牽之遂流者哉見事之化而守其宗不與物運之謂心意專於內通達偶於一專氣無雜通而不異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無為無故弗學而知弗視而見與物同和與物自見弗為而成弗治而辨順天下而自成隨品類而自辨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來未嘗先始如光之耀如影之效純粹之體清而能照虛而能應也以道為循有待而然循之則如待也此等言耳廓然而虛清靜而無是其真體以千生為一化以萬異為一宗居原者同之也有精而弗使有神而弗

用不使而同可謂至精不行而通可謂至神也守大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其寢不寧無所想象其智不萌不先其物其動無形其應之迹不可見也其靜無體非有依而立靜存而若亡生而若死不自存生非無神妙之用出入無間不礙金石役使鬼神無心合虛故可

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者也有上之德乃能登至道乎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謂得所受之本日夜無隙而與物為春和氣接物而無間息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心不自生合時而生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形同於物故化神同於道故存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夫水火之功不能自制其類故化者不能化物不化者方能化可以以不化之體化無窮之物故不可極也化者復歸於無形也物之生也各歸其根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道在象先故生生者未嘗死其所生者即死化物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義已見上此真人之游也純粹之道也通玄真經卷之三

通玄真經卷之四

寶四

宋高宗御批大聖賢書廣義揚州縣志金家升撰注

符言篇 符者契也言者理也故因言契理之微悟道忘言之妙可謂與

失

老子曰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上于無上下

乎無下故能高能深能上能下也平平準直

乎繩非衡能平無處不夷非繩能直無處不

正圓乎規方乎矩非圓能圓而無圓非方能

方而無方包裹天地而無表裏其大無外其

細無內洞同覆蓋而無所礙大圓無涯大通

無滯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

不寤見物而名事至而應前已解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生即舍公而就

私尸主求名者必有事生即不和故令去

名而說公倍道而任己見譽而為善立名而

為賢信皆也皆道折舉非善之善趨俗求名

非賢之賢也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

順理則多責事不順時即無功順理則用心

察而成事大逆時則用力多而見功鮮妄為

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責事敗足以滅身要譽

立效求合時君者功未濟物敗以及身也

老子曰無為名心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

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為福先不為禍

始動不為主則無形無形故無將迎之禍唱

而方應則無怠無怠故無未來之禍也始於

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

治未兆之事則為禍絕非常之利則無害也

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為而治者

失其所治則亂失所寧者謂捨內寧而外求

寧則因失失所治者謂遺身而求治人則感

矣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謂玉石分而

爭奪生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

甘泉必竭直木必伐物有美而見害人喻名

而召禍華榮之言後為愆先聘華詞後招身

禍石有玉傷其山山不藏實必見鑿人不慎

言必招禍黔首之患固在言前黎民所以蒙

禍其妄議國家典法之言故也且君子戒戒

尚亦三城小人騰口得不招禍也

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道者禍為禍時

之從動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夫聖人治道

先知存亡縣料得失故節卷靡定寵辱不驚

方獲終吉以保其身至於昧者多承福而作

成故福極而禍生非禍福相傾乃動用之乖

分耳天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

軫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害以天為蓋覆無

涯而皆善以地為軫運無窮而莫害陳彼五

行必有勝金火相攻襄王述作天之所覆無

不稱天道包弘各種故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也知無知者善不知強知者病也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蟲還自

食人生事還自賊名顯道喪事起害生夫好

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未有涉水

不滿其足策塵不垢其身善游者溺善騎者

墮各以所好反自為禍矜其能喪厥功聘其

伎喪厥身也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

時會自得不假力爭道在自尊何煩矜聖土

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

去而不遲道之所貴德之所尚不爭而高不

疾而速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為故無敗

道無形狀不可把握故執之則失又非形體

難以雕割故為之則敗也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賢德諸侯雄惡少愛眾天下雙兼得四句者上為皇為帝備得一言則下為霸為佐也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言非命人自取之也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眾以弱陵強兵共殺之故死生在我禍福無門匪降自天職競由人也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不矣功高則報厚怨深則患大隨其輕重遠之患怨也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性始情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即

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己而得矣明此四者可謂大通不困於人者已而已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無滿詐之行人何非我懷仁恕之情我無尤人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自修已德不求人譽不能使禍無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禍必來信已之不讓也不能防不測之禍信命不違不能要必至之福來者當受也禍之至非已之所生故窮而不愛福之來非已之所成故通而不矜禍生非已雖禍而何憂福至非我雖福而何恃也是故閑居而心樂無為而治恬泊優游而已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止循其所有者即所欲者至已有者一身之精神未有者多方之伎術今廢已有之精神所未得之方術未得者夫至所得者已忘不保得一之由難追兩失之悔故至人守其本不尋其末貴得於內不制於外也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

未免於無非而急於名者必挫本固邦寧周行不辱故禍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無禍之福福之厚矣無喪之利利之大矣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唯無禍福則無損益夫道不可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道者不可誘以利無利則無害故神自安道自來也故嘗無禍不嘗有福嘗無罪不嘗有功無禍無福無罪無功是謂大通道曰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設儲也道曰道者也芒昧謂道窈冥不可得見今但法天以虛為身以無為心不慮而成不勞而物獲也來者不迎去者不將任其自得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身應物而無窮道居中而獨運故處眾枉不失其直曲全故大與天下絳流不離其域至氣流轉真精常存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已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天無心不言而萬物生人無為不謀而百事遂內無奇福外無奇禍故禍福不生焉有人賊凡有福即有福今禍福已冥孰為



人賊害故至德言同路事同福上下一心無歧道旁見者進退章之於衰開道之於善而民向方矣偏見不足以化俗正道而可以誘民

老子曰為善即勸為不善即觀勸即生責觀即生患勸勉也觀察也夫人為善當日自勉之有不善者察見已過則向方矣是不勉其為善矣若以已為善察求人之不善而責之者則有患矣故勸為善而不善矣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知見求譽治隨自然已無所與進不飾智以求名退而修身以自治推之自然豈時人譽也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通人有求而不得道無為而自周有智而無為與無智同功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達而人才滅矣夫志德內充人才外滅者故有若無實若虛也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即不用道道勝人則名息道息人名章即危亡道須一致事不兩全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奪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探奪絕疑於無心廉士見指於有欲人舉其疵則怨鑑見其醜即自喜賢者舉過而思改愚者自嫌而為善人能接物而不與已即免於累矣先人後已終身無咎老子曰凡事人者非以實幣必以卑辭卑單而欲不厭君子不重寶幣服以謙敬人能行之久而無厭也卑體免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東華盟約定而反先日君子之交不假結約一言而定終身不易小人之交要以誓盟未盈旬時以違舊要也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修道術內秉真淳外無虛飾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方之廣厲其民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杜稷即為名者不伐無罪為利者不改難得此必全之道必利之理與民同利民樂死之與民同心民共守之求名者不貪盜為利者不華分此必全之道即杜稷共守郊境同固也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心勝則道全欲勝則身危君子行正氣小人行衰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衰氣也衰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性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說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知所欲皆心為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六情所欲一心為制氣正於中則欲不害性心氣於外則偽已感真故知東正在我與奪因心且一心自正羣物何累也老子曰治身養性者即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內在已者得言不外求而衰氣無由入飾其外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真夫須臾忘為賢者必因其性言人賢不可暫忘若須臾離之必受困辱百步之中忘其為容者必累其形夫輔身御性必宜節飲食和使心氣內平而神明可保君子慎微不在於遠雖十步之內必慮朽株之患須

史之間幸遇非意之事安可忘哉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翡翠以文彩見害春華以芳華見折物有雙美事能兼濟未之有也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

民之貧也實四天之道明照大闇至幽能察地之

利有於萬物廣濟無遺也至德道者若丘山

塊然不動行者以為期宜已而足物不為人

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地無

與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至人者勢

名不能動欲害不能傾塊然獨處巋然山峙

以其常足不受賜與脫其所取輒亦無讓故

與之不得奪之無怨故能長久也善怒者必

多怨善與者必善奪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

勝理超喜怒之域忘與奪之情任之自得以

全天理也故譽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

利為害始福為禍先不求利即無害不求福

即無禍身以全為常富貴其寄也舉者人之

所美善者人之所慕但不欲顯顯則有設有

怨非待絕善譽將無怨者不矜不伐自然無

禍無福道德自全全身為常富貴若寄也

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號異之行服不雜

行不觀服不驚來行不異人通而不華窮而

不慚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乖窮通命

也故不華不慚榮隱時也故不顯不辱雖異

於人何足怪也實四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

無則無滯是為大通也

老子曰道者直已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

返也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

求不退而讓正身俟命直道從時不將不迎

也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

無去無就中立其所此言先之大過後之不

及唯迎之無前隨之無後獨立其中而安其

所也天道無親唯德是與福之至非已之所

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已之所生故不悔

其行前已釋也中心其恬不累其德非譽不

能如寵辱不能驚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無

非分自明無非故不驚懼故通道者不惑知

命者不憂知道知命何憂何懼帝王之崩藏

骸於野其孫也祀之於明堂神貴於形也言

古帝王歸骸於野不封不樹示民有終祀神

明堂不詔不泄示民知嚴也故神制形則從

形勝神則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大通

依神形全縱欲神遊自非明達莫能保之

老子曰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

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

靜而能澹道德備身貧賤無恥心志不虧名

利不惑故能謙之樂矣靜而澹然也以數集

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涸而益之

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

道矣論人不憂壽之將盡而憂天下之不治

是猶泣數滴之淚欲增洪河之流無益之謂

也唯忘治人而治其身可與言乎道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

惡之祿厚者人怨之高而能卑厚而能散自

保元吉也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

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故

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二者不修殃及已

身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

人於己也言已情以達人情得人意以通已意既聞且聾人道不通故有聞聾之病者莫知事通豈獨形骸有聞聾哉心亦有之塞也目不觀大山耳不聞雷震此形骸之聞聾有蒙矇鹿馬智昏菽麥此人之聞聾也即事不辨泥大道哉莫知所通此聞聾之類也夫道之為宗也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也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焉其為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為師也亦明矣生以道為親無形而形焉其為親也大矣穀與氣為君非壽而壽焉其為惠也厚矣智以學為師非師而師焉其明至矣人皆以無用害有用動無用之事傷有用之情故知不博而日不足君子常以所知求遠渴日不足以自勉勵也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非博奕之功而專道德可致深妙矣問與不問猶聞聾之比於人也不聞不問是謂聞聾之人也

欲尊於人者先尊人欲勝人者先自勝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重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為取後之為先即幾於道矣尊人者非尊其人而取尊先人者非先其人而取先是氣順於道德歸諸己故推而不厭戴而不重也

歸之所求者同所極者異小人從事以苟得為利利從而害之君子直道不以利為期而名歸之故受利同而遇害異也故動有益則損隨之言無常是得無常宜者小人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察於一事通於一能中人也所見不用拘於一域兼覆而并有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黜去哀任賢使能此聖人也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世治即以義保身世亂即以身死義故君子有益於人雖殺身不恨故視死若歸猶生之年也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依道而行動不非正故生受於天也命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遇時也不遇天也得之不喜失之不怨也君子能為善不必得其福不忍而為非未必免於禍君子為善未必獲福去非未能遠禍終不捨義以求福易行而脫禍何則如是性不可革心苟無二故也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

之有不時即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君子進不以爲幸義得之也不過不以爲恥悔何有焉所存道義豈否貧賤哉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德得道則心治失道即心亂心治即交讓心亂即交爭讓即有德爭即生賊有德即氣順賊生即氣逆一其心則順而正二其氣即逆而衰正則道隆邪則害生道存則神清清則和治賊生則氣濁濁則事亂亂則且亂亡無日矣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二氣者可以道而制也難以事消可以道制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至禍積則怨至人能行之天能鑒之善惡必臻有如影響官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瘡故慎終如始即無敗事也官敗失於正法孝衰匿於私房憂離暫解猶慮患生病雖且瘡仍宜節欲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所謂同汚而異泥者知人不易舉人必明今舉枉爲直以愚爲賢豈有同汚而異泥也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聖人一死生不利彼此故無死生愚人異死生利在得失故淪死生道縣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飢道係於天物產於地中和在人人者天之精也之靈故爲人之主必和洽其氣安撫萬物則風雨不愆災害不作也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一言有益萬兵非貴一事可專和璧非寶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忘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大國莫若修德小國莫若事人則征伐不興上下安泰也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非道不能勝敵者必德者也非德不勝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用賢者之力得衆人之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也勝勝不如已者至於若已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已者其事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唯保謙柔衆不能勝故能成其勝也

通玄真經卷之四

通玄真經卷之五

寶五

宋靈寶部次卷之五薄黃括州靈寶經卷之五

道德篇大道也者通自分之常理也德也者備所得之姓名也且

文子總有一十二篇之目各異唯道德篇何也夫道德之通也即可

物之德也但非至道與玄德者亦可據

篇道原後篇上德原稱道本上乃德

各歸本自然人間之行道也德修

身按名生且有倫死而不朽者莫若

文子問道夫道德學至理無問斯所問者蓋

綱類之道也老子曰學問不精即聽道不深

人之學者欲復其性也固好問而咸待問假

修學以至無學若不精於此何窮深旨矣凡

聽者將以達智達聖者也智將以成行也成

仁義之行將以致功名也致同佐之功不精

不明不深不達精則明深則達故上學以神

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上學體道以達

智中學好道以成行下學游道以至名也以

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飢肉以神

聽者學在骨髓淺深比也故聽之不深即知

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

精即行之不誠聽彼不保則無今知之明斯

未達其極者也夫未明於中行誠於外者未

之聞也凡聽之理虛心清靜損氣無盛謂損

其氣以處道無思無慮自無妄視耳無苟聽

內外各息所能事奉彼之旨也專精積蓄內

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專一

所得意無分想則明納理本盡其精妙自然

物不能遷與時俱精矣夫道者原產有始聲

生有形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寡短成於衆

柔弱成乎形質性乃剛強始於寡短成於衆

長生生成不寡是以果也育生故不短是以

長也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

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夫道以包小為大天以

配下為高察始察成可尚微本故聖人法之

也早者所以自下也體下之卑退者所以自

後也持後之退儉者所以自小也小足之儉

損者所以自少也少欲之損卑即專觀下故

專退即先不犯故先儉即廣是用故廣損即

大成德故大此天道所成也天道虧盈益謙

聖人則之自然成其東利夫道者德之先因

乎道體方成德用大之根而儀宗本福之門

安靜之由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

寧皆假無以為耳夫道無為無形不為事先

不為物迹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

天為鄰夫用道者內可以修身外可以治人

而所濟無逆皆若自然則與天之功未始相

遠也無為而無不為此義已見道原篇莫知

其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隨感而至得非信

乎天子有道即天下服長有杜稷道也者隨

位分而各通也故先舜有之則至德可謂湯

武有之則神功不朽可道之道斯非謂歟諸

侯有道即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古者諸侯有

國士庶有道即全其身保其親強大有道不

戰而尅夫晉楚之類有道者霸非在料敵而

尅小弱有道不爭而得曹衛之類有道者附

亦非率先而得也舉事有道功成得福順於

時者功必見修於正者福必應君臣有道即

忠惠君忠臣忠父子有道即慈孝父慈子孝

士庶有道即相愛無相奪倫理自容愛故有

道即和無道即苛夫各正性命則異俗可和

苟踰位分則骨肉自虛而有家有國不本道者不其殆哉由是觀之道之於人無所不宜也小大之用皆可夫道者小行之小德福大行之大德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即懷之隨器而受酌焉不竭夫能盡是道者天下孰不歸之也故帝者天下適之也王者天下往之也適往一也皆歸德之辭然適者通謂性命之所安往者不得已就耳取其會理優劣乃殊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有位而無德非此宜也故帝王者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既因兆人以成其位則獨任於己其可守乎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自顯執雄堅強作難結怨為兵主為辭首此舉失道之狀小人之身受大殃以至於刑戮耳大人行之家國滅亡侯伯失國卿大夫即亡家也淺及其身深及子孫故罪莫大於無道怨莫深於無德天道然也無道者逆于天無德者暴於物理為罪怨之首耳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能制彼氣敵善應機端道者之

中蓋有此小術之用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雖不我傷而能攻辱亦皆已顯矣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刺雖巧不敢擊謙者自守則勇所未陵出處無機則巧者不及夫不敢者非無其意也未能使彼之無意未若使人本無其意將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浩然無得與彼同波則天下之人何意加此也夫無其意者未有愛利之心也未能使彼之心而反愛利於我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夫道者之功極則天下故歸物得而利故雖無解外惠亦未足憚為以及同衆流游離虛類以我為利愛之主待我於性命之場我無所存將自化妙可言其至矣若然者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自昆蟲已上莫非願就利者故不得位地而可君長天下故勇於敵即殺勇於不敢即活也勇於擊刺者心殺於彼勇於柔弱者道活於物矣文子問德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擇與天地合此謂之德夫人之生也形與

物接心與事交固不可暫無損益於外矣唯內忘愛惡迹絕利害則能御羣物而不抑涉萬方而成化苟非此道利不兼焉能使平物得以宜夫加暴則各失全性之惠豈合德於一儀也何謂仁曰為上不矜其功為下不羞其病未能退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非夫至性安可久而不衰故賢聖難之以稱五教之首也何謂義曰為上即輔弱為下即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理正也一常也順正以為常度不容私撓乃可存終矣何謂禮曰為上即恭嚴為下即卑敬退讓守柔為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此之為禮所謂內和外飾非止揖讓登降也故修其德即下從今修其仁即下不事修其義即下平正修其禮即下尊敬四者即修國家安定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德能安之天下莫

不責其安全者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物情莫不歸其惠愛耳。義者民之所畏也。方割無私莫不畏正。禮者民之所敬也。威儀叙列莫不敬奉。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若非正順於人文。則萬情多端不可驅御矣。君子無德即下怨。以其性故。慈無仁即下爭。以無所惠故。爭無義即下暴。以喻我分故。暴無禮即下亂。以失常叙故。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修其道，民人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德被於物，故陰陽和合，動植各遂其生。河出圖，洛出書，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動不息，野無百蔬，毒流蒸人，下結煩怨之氣，氣能逆天，災常故生，災饑之變，故世治即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即賢者不能獨治。賢愚之功，未能加於時也。故聖人和愉寧靜生也，未嘗愛躁以虧性，分志得道行命也，以能知命，故窮達皆安，故生遭命而後能行。

命得時而後能明，命遇則道行，時宜則功著，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時無明王，則聖賢無措其手足。故九章篇曰：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文子問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心見者，聖目見者，智。故聖人常開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擇平靜之道而守之，則無目以為朕兆。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擇正慎之行而修之，則能預杜萌漸。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聖人知不足者，士有餘者，山皆禍福之所由矣。故平靜以守之，不為先，始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智者不惑於萌威，故免乎奄忽而至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無聞見者，愚也。

老子曰：君好知，即信時而任已，棄數而用思，謂信所遇之時，因以為己知，棄必然之數，而用思所及者也。物博智淺，以淺贖，恃未之有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物宜多端，智有涯極，故不能勝以至多。失好知窮術也。好勇危亡之道也。必窮之術，必亡之道。好與即無定分，以其好故，不定上之分，不定即下之望，無止。

君上錫養，無度臣下希冀，無已若多，斂即與民為讎。重賦斂，則反樂推之道，故怨之始。少取而多與其數，無有十一而稅，則不給無恒之用，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不均於土，則無官怨重賦於民，則卒士怨。由是觀之，財不足任道術，可因明矣。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蒞天下，為之奈何？老子曰：執一無為，因天地與之變化。執一者，謂無所執也。無為者，言不敢為也。大如是則循彼性而治之，得非因天地之所宜而與萬物同變化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能為一事，必毀於萬物之事。能執一性，必失於萬類之性也。執一者，見小也。不載纖芥之能，豈非謙小見小，故能成其大。且無所載，因彼而成，則無之不通。反成大治。無為者，守靜也。不先動之謂也。守靜故能為天下正。夫好動者，傷物性也。故大順天下與化，推移則物有所宜，各性而自正矣。處大滿而無溢，居高貴而無驕，見小守靜，故無驕溢。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

不危天道然也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萬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期於此矣唯上此適可立天下也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皆恭義

道而懼典法義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民不能水固所義專必所畏故立君以齊一之也君執一即治無常即亂亂生於無恒之政也君道者非所以有為也所以無為也治道貴靜豈先物為因民為而化之亦非以為也智者不以德為事以政治之德為己之能事者非君上之智也勇者不以力為暴以威勢之力而為暴者非人君之勇也仁者不以位為惠以露天日之仁而為己惠者非王者之仁也可謂一矣備此三者乃謂執一一也者無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清靜守一動而不知萬物宗本不出於是君數易法國數易君數易法度民不堪命國之無本君能久乎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下之徑衡不可勝理天子持尊以位不約所欲任達好

情之性因成取舍之私法令滋章下多岐路不可勝理也故君失一其亂甚於無君夫無君之時猶義以相扶威以相服以其不能周乃立主之今君反為亂階則不如無君矣君必執一而後能羣矣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得一而已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上以道待下以義得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拯弱謂之義敵來加已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故事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眾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合天下心故王應兵勝以其後勳故勝忿兵敗小不勝忍故敗貪兵死不能自守故死驕兵滅盈反天道故滅此天道然也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釋捨也數天之常數也凡捨道任智則離曰可安棄數用才則劣而莫濟矣故守分循理

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為也得者非所求也夫守自道之分循必然之理者適委天命靜安所遇雖成之與得付在偶然故無憂喜關其內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與懷道以容萬類則雖有受非貪取也抱德以施舉品則雖有授非私與也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得所殺不怨即幾於道矣忘情於中順時行兮豈容德怨於中間哉

文子問曰王天下得其歡心為之奈何老子曰若江海是已謙而不溢容而不擇可謂歸萬物之道盡羣下之心也淡兮無味用之不既虛靜淡泊而應之無盡也先小而後大先以善下之小後成深廣之大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歡愛凡由下致上特後取先蓋順天而成物之所與則歡受之道自得彼之誠也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眾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蚩飛蠕動莫不親愛夫理順於正物就其愛然以仁愛義正則殊俗異類知有所親狀戴樂推

5-164 . 211



而無狀也無之而不通無往而不遂故為天下貴執此道者有前無括旁通皆可得非天下之貴乎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而調瑟也五音合變以成文百代合宜而制法調之在變不可膠柱治之在宜不可執法聖人者應時偶變見形施宜斯不膠執之謂世異即事變時移即俗易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北無情偽風俗不一帝王賢文並有損益立事與時非聖者孰能盡成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故相反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也已成之法如已祭天祝地一時之用奚可格哉唯因化推移以為法者不可不法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法施於外則可觀觀推在於內不可原究也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法度之言則可傳聽而立意之由固難顯著矣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遺世而忘懷一遇而大順抱道推誠以鏡萬

物之情道法誠明故可通鑒上與道為友下與化為人往復皆道道友已也動靜在化化泊於人也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未悟清變不復清明之道玄聖守其法籍行其憲今必不能以為治矣猶使古之聖君處於今世猶施古法固不能治也且夫執古御今不合時變以今學古不得清明蓋取隨時以為光大者矣

文子問為政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以道御之民得所適以德養之民知所歸也無示以賢無加以力國君尚賢則爭名於朝加以威力則結怨於一損而執一消損賢力秉執道德矣無處可利無見可欲處可利者必遺博愛之義見可欲者必亂恒政之心也方而不割廉而不虧方不同割廉不同削皆使自全其性無矜無伐無矜能無伐功御之以道即民附親附養之以德即民服懷服無示以賢即民足各足無加以力即民撲莫知所怨民自全矣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者不敢也君儉用則天下無不足矣君不敢則

萬物全自然矣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自安得親下之道聚而能全給養之資歸之以利夫儉足則無欲是能全德不致自安則無怨故可自安也不下即離散不養即背叛示以賢即民爭加以力即民怨離散即國勢衰民背叛即上無威民爭即輕為非下怨其上即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君能成修衆德絕此四患雖曰德政之道斯亦近於淳古之風也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下言從諫如流奉上言其出如綸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也立教由君是以常用諫而必納所貴知權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言信者終而有微期當者及而必合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父據子證之直躬期女溺身之存信若此高行誰當見矣矣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無常儀表聖人因事之宜用為表式動在利物寧係滯於一時祝即名君溺即梓相卒反父勢使然也梓提髮也夫以君父之尊處

机溺之際不名其君則非欲不擇其父則非孝勢在反常以濟其可矣夫權者聖人所獨見機權王微凡情莫及夫先迂而後合者謂之權先合而後迂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馳矣嘗試論之曰體夫權者處乎機變之兩間慮變之前動機之後變在於事機在於心唯權可以內發於機外制其變反經合義而扶正教之功後順先違乃盡曲成之道君有體理動有損益使民謂之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以易讀重巽詩美崇華非夫聖智孰能獨見且機事不密與身為害權事不以善為醜可不慎哉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也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何道以然所謂墜祖宗之功德而重一世無禍敗者以其前代有此之類故不得不發斯問以政後代疑道之君矣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治有薄厚天下時有亡國破家無道德之故也言雖有沒世無禍敗者但命數之厚耳然其亡

國破家莫不曰無道而失者夙夜不懈戰兢兢兢常恐危亡有家國者誠慎若此故曰子思先人若朽索之御六馬也縱欲怠情其亡無時豈不可存耳使桀紂修德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夏殷之末非桀紂之無道也然其或沒世而無敗當時以政滅誠有薄厚之異同為覆亡之資而使二主依道據德則成湯周武何因建其功業矣蓋為失道喪德而有幸免者未有居道立德而延禍敗者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道德之養敬愛之美乃由此立夫譬蟲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天下譬愚豈非蠢動之類尚能避害何利以從自宜則百姓之情斷可知矣誠能道化德被感彼親愛之心禍災之端無由生也夫無道而無禍敗者仁未絕義未滅也以其未絕相愛之仁未滅相扶之義雖危而未覆仁雖未絕義雖未滅諸侯已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凡恭順之至

五在平中感者也仁絕義滅諸侯背叛衆人力攻強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擊為業災害生禍亂作其亡無日何期無禍也夫無道則據德失德則依仁仁絕則義扶義滅而亡國其所由來者漸進為禍敗之資故當其無道失德之時則有輕上違令之弊乘彼絕仁滅義之後則有亡國辱身之憂但身有命分之薄厚固有危覆之運敦厚者居危以終世薄者當覆以陷時將立本以觀之莫不由失道之故也

老子曰法煩刑峻則民生詐上多事則下多態必多端態以承其事求多即得寡禁多即勝少以其失多故寡得其失多故少勝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欲使無焚也夫無事止事則止矣以事止事止復生矣上彼所生之事生此所止之事則如揚火欲求無焚而更焚也以智生患謂上智生下愚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上善智巧下民全性也除患之本止乎多端既因智以愚生復設智以防患不撓自清之

道由此遠哉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即有功者廢無罪者及夫仁以慈濟為功刑以加罪為用苟有所好則賞懲刑罰不可君御於兆人矣嘗試論之曰道也者莫非萬品之貴也事也者莫不用好而成也然而立好以求道則好存於智府道背於所求而反以逆其理又云不失德者是以無德且道之與德猶不可專好而成而況乎偏尚餘事而至當於天下者也無好憎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如天之春秋物何待怨可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任乎常度而無心者能與二儀合德也合而和之者君也合眾和義在乎一人別而殊之者法也犯者自有輕重之殊是國之常法也民以受誅怨無所藏君無容情清照天下則抵罪者甘蹈過地而無所尤怨焉謂之道德然復國有太平之道君有無私之德

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彼亦非爾所善而是爾所惡豈非

公嘗故不可定也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推道之理則萬物玄同無非是求合於己者也非去衷也去逆於心者也直有所合則備係於物豈得謂之去衷哉但自去所惡耳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也夫求是者不能是也去非者不能無也今欲擇是而居擇非而去則何知世人不自執所是而謂我之非哉若然者合己之是未出於衷此明是非之治未可為天下正也故治大國者若烹小鮮曰勿撓而已小魚撓之則糜碎兆人煩之則潰亂故其設法今以相是非者不能治之也夫趨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疏而謀當即見疑世之常情莫有公是唯合私為是耳故言佞而中則益親身疏而忠則見疑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將欲自正其身以待於物豈無世人以不合之故反持彼正而規我也吾若與俗遽走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若我之正世亦世之規我遽走爭正莫能去矣譬猶逃雨隨其所適皆濡溼也欲在於虛即

不能虛以其心有所存乃不虛耳猶爭正取則動未嘗正也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無不致也夫凡物素理不惑於有則不存虛而自虛矣因世寄安不非於彼則不非正而自正矣今以無勞而得虛無擇而常正豈非向者所欲皆生而致之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穀致于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虛中不動者則與物偕往無格於遠近且萬化周輪未嘗有極而我之體應無所不窮焉故聖人體道及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為也夫體道者其常存而不可變也以不變化能御千變萬化而此妙用豈涉有為者哉

老子曰夫兵戰勝者則國必亡五戰五勝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慮物極則反事極則變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通玄真經卷之五

通玄真經卷之六

寶六

上德篇 使物無事由道有常用與化  
未始有知和合生靈彼無不我  
也然上德之體無所不得此一篇  
之內神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為存亡定傾之所由  
心治即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亂身之百  
節如國之百司耳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  
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支體各安則自得也  
故遺其所恃君臣各倫則無事也故忘其所  
從○老子學於常樅老子之師見古而守柔○  
剛古柔剛者先斃則柔之為利實所宜守也  
仰視屋樹退而目川樹柔條則居高屋弱材  
則處上因以舉耳目之前遠為謙小之龜鏡  
也觀影而知持後夫後動者未嘗失宜如影  
在形後不窮倪仰以物之不與爭故恒處爾  
也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  
後者處上此謂因其德而成其功也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  
之文來射後狁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

辯士以智能因此皆以所長而自害能以智  
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但有智知之能而莫  
知不智之用也故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  
曲說未可與廣應也唯不載於智不致於能  
乃可與應千變萬化而一曲之士特何任是  
說乎老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  
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  
而非道也妙本以無有入於無間未嘗須臾  
離萬物也體即幽昧用乃顯著故雖器名亦  
無所主及耳夫道者內視而自反遺故反素  
則冥然自得自得則天下莫非得也故人不  
小覺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唯執其知覺者  
未能反於不知之大也莫鑒於流潦○鑒於  
止水以其保之止而不外蕩也夫初不以物  
蕩心者然後可以照應萬物矣月望日奪光  
言對躁立靜靜體不全唯無敵對者當自靜  
矣陰不可以乘陽平不犯毒乃可保其恒位  
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大德居世小德  
自掩末不可以強於本技不可以大於幹上  
重下輕其覆必易凡欲勝於心則動生顯沛

也一淵不兩蛟一雌不兩雄一則定兩即爭  
夫是非不可同穴唯戰勝者定矣玉在山而  
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道居中而形自治  
矣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壤下  
飲黃泉用心一也晞壤乾土塊也夫形無所  
恃則心無所待止無所待則全水土亦可以  
保生也清之為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為害  
河水不見太山苟澄方寸則能極鑒於物非  
假形器之大小也蘭茝不為莫服而不芳舟  
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為莫知  
而止性有之也夫草之與木果有天然之性  
也而行道則日損小人非可比者必爾偏性  
者則天下又何學哉此聖人之意舉其習以  
成性亦伴天性則安可付之定分而不進修  
者也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非  
其世而仕賢者必困非其才而進愚者必覆  
天二氣即成虹陰反在上戰而不和遂虹蜺  
也地二氣即泄藏陽反在下施不同德必洩  
藏勢也人二氣即生病喜怒交於胃中故病  
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

天陰陽日月以無雜二乃成化育之功定晦明之德言君臣之位男女之節固不可配其倫也或曰形氣之大者莫大乎陰陽日月而尚不能全德況於衆物乎唯道之爲用行而能常故可稱至耳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修地廣者德厚也苟非立本末不茂也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空器召也欲濟其事先備其資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圍有螫蟲葵藿爲之不采國有賢臣折衝千里越不取伐兵之類也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之中不運於已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於無窮之原也夫萬物晝夜自運終莫之究唯虛無而不動者乃能與之附能可宜若昧道之士滯而不能致遠哉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逐往此義以見守直篇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即無時得鳥聖人設教非有多門以物性殊宜遂張衆目然入真門者斯至于一妙也將治家園取納養才亦故此可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豫慮故聖人畜

道待時也所謂當備應之道待機感之時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但識彼性而釣之雖異類亦不會合也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也爲鰲德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德施物者不苛全彼自然非貴設法以檢其性故曰縱所爲而已足所踐者淺淺少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褊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擬足於未至方待致遠達心於未和方可明道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亡而齒寒河水深而壞在山凡牽累有處則我性莫能自全水靜即清清即平平即易即見物之形形不能併故可以爲正惟內保清靜則自然通鑒應之大常也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所謂欲能害性璧璫之成器監諸之功也鑢錙之斷割砥礪之力也不琢不成器不確不利用論強學進道也蟲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飢凡得所附而能安質無他則名實不求而皆遂狡兔得而獵犬烹萬鳥盡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

退天道然也且開國建功身死名辱古多此類不復勝舉故能知天道者善始終耳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明見事本固當不費其末故聖人處無爲以資之此義非因昔所不怒使物慢易而至於怒昔所不爲使事廢曠而至於爲者也實六視於無有即得所見聽於無聲即得所聞實六視所見者常照聽所聞者常感豈可謂得聞見哉唯反此乃聞見之全用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守丘寒蟄得木各依其生也所謂物之終極莫不歸根復本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實六人問之則父子相危善用其術則異類可爲和資苟害其道雖天性亦可改變也犬豕不擇器而食俞肥其體故近死夫仕不擇地雖實六害其家轉危其身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危而不入亂邦不居執有實六增錄之害推固百杓而不能自極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背世之從事皆遠取於物而不能近鑒於身因高爲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爲池即淵深而魚鼈歸焉居所壽之位而積之以德則高

不可傾也處不可爭之地而加之以謙則物之所與也溝池滂即溢旱即枯江海之原淵流而不竭夫未得其原即變焉由物故江海有原乃能自全其常矣聳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聳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用有所宜不相妨奪亦謂精之不分乃精於一用耳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世系昧可隱身迹迹泠泠之水深可以濯吾纓乎世昭明可沐浴登仕絲之為縞也或為冠或為絺冠即戴絺之絺即足履之同一縞所製雖爾有上下之異同一氣所生亦俱然貴賤之殊推此察之復何企念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枯不能塞江河之水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夫雖執可制之具而德力未賻者僅若無益於事矣

冬有雷夏有電寒暑不變其節霜雪應日實六出而流冬至之前陽下復成雷夏至之前陰上結成電雖在大寒大暑之月亦未絕變也若施之於霜雪則見日而自消沛矣此所需中者有必然外不能制時有必制物不能然唯

明哲之士辨此以為宜耳傾易覆也倚易附也幾易助也溼易雨也故賢人因而成之乃備其業易簡也蘭茝以芳不得見霜以有芳香之能故中道夭於采掇而才者可不慎也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以五月半取而灰之能辟兵傷之毒此乃以才見害耳豈不謂能神於物而不能自神於身斯亦白龜見害於宋元君之類可不哀哉精洩者中易殘動為外表所害華非其時者不可食但非正氣所資設使其英潤亦能反我之常性也舌之與齒孰先弊繩之與矢孰先直齒剛先弊矢直先折柔而婉者乃全剛直之德者也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當慎其本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不可為忠謀是知君上當可受樂石之諫也當試論曰凡稱難者猶可嚴戒精釋以涉之不可正者容可合權通變以佐之物無素材理無棄事取旨會意或在斯焉則所謂君卿臣臣事君各宜慎其所以者使倡吹竽使工攝竅雖中節不可使決君刑亡焉決定也不可使定音律

矣如君臣亂倫代司致業則刑法雖當不足施立若因位考法可謂君刑變得也聳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心有所期則形聲自至故靜其心者外無物也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嬰物不可免亂犯難不可免害而步以之林行以從險則安能涉素逝之夷路游至直之通衢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言含德之所致也夫不杜耳目而包聲色不局真性而一夷陰如斯之道方與大海同其容應出納之德耳日不拉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夫一君之德一用之材尚無傷匹而況聖人大化之道獨運之功也蓋非標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標輻未足恃也凡有能及於物者莫作相假考驗由實未足恃功故聖人濟世利用推能於物乘勢因人成事而作其功也張弓而射非弦不能發天之命中十分之一夫射本在中不中何射百發一中功過不補而天下建功從事莫不然矣既忘其屢敗獨守其一成豈不謬於處實行權矣飢

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血氣之類未嘗無欲故不見可欲則心不爭亂也三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滿十石而有塞百竹而足小人挾志以無厭不滿君子器宇雅大當分而足矣循繩而斷即不過縣衡而量即不差直奉於道即不過於是非平施以德即不差於厚薄縣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杖格之屬有時而施治令執古法格異宜雖繩衡同亦未足定世事當時知變者可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亂法順於時則定法背於時則廢農夫勞而君子養的勞稼穡以奉上樣是知苟修其道則無賤役之弊愚者言而智者擇傳禾與頌擇善而行苟有其智則能目彼成立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大見理歷然者如玉之在石明白可取也見之黯黯必留其謀見猶昏昧必不能行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户之明積小智自以為明者未能通鑑於萬類也螻蛇不可為足虎不可為翼天道虧盈寧肆光毒則天下為物害者可不畏之而誠哉今

有六尺之廣古之六尺今之一步卧而越之下才不難既在一步之內又處人下將欲過豈難路越才與材同用也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取向者六尺之度隨卓立之特踰上材即不易其得也勢施異也同此六尺之材而其所施之勢即難易將隔上下縣殊是以君子惡居下流自強不息也助祭者得嘗救聞者得傷且輔相善惡藉利害以及身則自為之效足可明矣蔽於不祥之本為雷霆所撲苟失所依雖不過刑誅亦未免所累故君子擇處其地也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當慎所好惡也蒙塵而欲無昧不可得潔未聞化聲色而性全者也黃金龜鈿賢者以為佩土壤布在地能者以為富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物無貴賤唯合宜當用為貴耳夫不能佩不能富者自可謂失治地之宜曠進德之道也較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輻獨入眾輻皆棄何近遠之所能至凡人君虛心延士則仁者為之虞義者

與之立各盡其力矣將任一材固不可驅御天下也橘柚有鄉崔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雖粗細無窮唯同之者可治也欲觀九州之地足無千里之行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上者難矣君能度時布政因情設教而兆民自戴於己亦何難之有哉兇兇者獲提提者射謂其有勇有捷來彼擒射故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素者容忌常德可不遜君子有酒小人鞭在雖不可好亦不可醜君子有酒以成禮小人擊缶亦為樂雖節奏非度世之不得而通融和志自合樂本然則禮樂天性備通賢愚未可醜小人獨美君子也人之性便衣絲帛或人射之即被甲為所不便以得其便也既而有所貴者當在乎時則知常所賤未可定棄也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能列材以定位則任力以致遠也善用入者若斲之足眾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礪而不相敗善用臣下者百官雖眾近無奪倫文武雖異親而

成業也石生而堅蔭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愈明夫萬物之其宜者治之則遂抑背其性勞而無功矣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同用異宜至近而遠世多此類故聖人歷示以爲誡也再生者不獲莘而葉太早者不須霜而落貴適中也先之則失帝後之即虧分汗其準粉其額腐鼠在昨燒熏於堂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爲工夫設法不當本雖善用其法者亦無以巧取成濟也冬水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天下事理無難無易有得時失時之難易是以重之過於尺璧也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順於天者特易其功任於己者徒勞其力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也行標於世費大必來衆妬費大祿豐於家莫不傾奪乳犬之噬虎伏鷄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世莫有量其力分守所愛者唯信情勝欲以至於自害耳夫待利而登溺者亦必將以利溺人矣費大貴披登溺待之以利則天

下莫不願溺而拯拔矣如簡子利於放鳩反多捕者是以爲治之本不貴當功而在絕其原舟能浮石能沈愚者不知之焉聖人知沈浮之理定矣故不妄動也驢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求道里賢俊雖有才而志不奉上則不可爲治也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危雖法教齊平執而用者未免失當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無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夫內懷精誠外無法教則民之偷飲日知所由然其法教大張精誠不副者斯亦不信於民不得於世矣故能用規矩者直在規矩之心是以精誠篇云同言爲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豈不謂素有誠信乃能施用法教也太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物無巨細恒及之則逮害之則明也竹木有火不鑽不熏土中有水不掘不出雖性之有道唯精研乃可得也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跋覽千里累豈不止丘山從成將欲致遠在乎久而不在勤也故綿綿者用之無盡

若愚公之類而山可移焉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術其本者乃可自期也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忘素求飭不能飭矣保質遺華文自生矣巧治不能銷木良匠不能琢冰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意費大勿致意於不能之外使人無渡河可使河無波不可無所涉去則彼我自寧涉之欲求不溺不可無也無日不辜既終不墮井矣費大將無犯涉之罪則縱彼以波起如既之在寬無由墮井者也刺我行若欲與我交費大告我貨者欲與我市未知其本不可定怨於物而本之難知故其意直可者可行一恭不足見智彈一弦不足以爲悲遠責於物難盡其能今有一炭然撥之爛指相近萬石俱燼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而異積夫氣類雖同積德之異者固不可輒信其勳用耳有榮華者必有愁悴若素安其實即能一味於世上有羅紉下必有麻績夫主飭其貴必民若於賤下若於賤上難保其貴矣木大者根聳山高者基扶費大貴立本也



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沒形故能有形懷而存之固不能常保虛而靜之則自然備應也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籥有音不吹無聲是以聖人內藏不為物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聖人含應而不唱如彼金石也天行不已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輪復其轉故能致遠天行一不差而無過矣常居自然之運故在不替之德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齊受和氣同一生成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天地交泰故君子輔相以成功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通萬物不昌謂物不善息也小人得執君子消亡否則反常故君子儉德以避難五穀不植道德內藏內藏即不昌消亡之義也天之道損盈而益寡地之道損高而益下歸於均也鬼神之道驕溢與下害益謙人之道多者不與惡道好謙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由謙以致上則天下不能得上天明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有四明乃能久長明君臣之明共貴相察謂其不昧治化之道斯

與天日同功此德天下乃寧四時而安也然君臣未正則雖天日之明域中未免昏亂人法天者乃長久也其施明者明其化也所施之明直能化下天道為文地道為理星緯之文川瀆之理一為之和時為之使以成萬物命之曰道一氣以和生四時以信長推變萬類名昊天之道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身者天地之一物豈非道乎哉修之身其德乃真惟順安命不知其他則冥符真體自然成德也修之物其德不絕由接物恢弘精順理本動而因萬物之無窮故德之莫能禦也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夫養物之生莫非天德也然無狀係物豈外取哉精神者初稟輕清之閒廓故天有不德之德所以上也精神有虛通之能所以貴也以貴歸上理從其類耳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無迹而成功不德而居上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敘天下定矣澤當如地聖人法天地以敘尊卑故君臣父子各正其所古今不易

是攝大定地澤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天有長物之形地有資與之德然在方休物矣安取其功哉骨肉者初稟重濁終委塊壤故地有執德之運所以也骨肉有淨穢之患所以聚也以聚歸下理亦然者耳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全手有迹之功固非上德之位是以聖人玄德同於天也立德同於地也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形猶生成地廣厚萬物聚聚其定寧無不載廣厚無不容地勢深厚水原入聚地道廣方故能長久廣有大林方有大德聖人法之德無不容早則物歸寧則自得陰難陽萬物昌陰陽所制則萬物昌盛謂四月節前也陽消陰萬物湛陽為陰所消則萬物湛息謂十月節前也物昌無不賸也物湛無不樂也物樂則無不治者矣氣生於形故賸也無勞於生故樂也處其靜者將自治矣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動靜有時故遠天必有大谷也陽氣動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

陽道所謂順時而行乃能得欲舉無違事也  
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化周  
彼者物無異也物異我者化未周也故不失  
物之情性污澤盈萬物無節成物也者所宜  
爲性時宜爲情布政設教不失二宜則萬物  
全其潤澤咸有信而成熟污澤枯萬物無節  
葉落華及節而不生矣故雨澤不行天下荒  
亡山無法道抑否天時則蒸人不粒荒亂流  
亡也陽上而復下故爲萬物主位高而德謙  
也高則物奉謙則物親故可爲之主矣弗長  
有故能終而復始其道消息故不窮絕終而  
復始故能長久故爲天下母母天下者非有  
是德如何也陽氣蓄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  
能化末有不蓄積而能化者也夫自體未全  
不能立事況勝任萬物非乎蓄積之大哉故  
聖人慎所積唯積德合和堪化天下矣陽滅  
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尚陽道則  
萬民昌謂和氣洽民矣尚陰道即天下亡謂  
殺氣滅國耳陽不下陰萬物不成陰體卑靜  
故陽德不降則不能成化君不下臣德化不

行豈道代終故君恩不施則不能行政故君  
下臣即聽明得天下言目視聽耳不下臣即  
聞聾一人聞見不可不用日出於地萬物蕃  
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大人居上位則道  
治德被於民如日出地蕃息萬物日入於地  
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小人居上  
位則無方御下使之散如日入地萬物當  
廢息乎雷之動也萬物啓雨之潤也萬物解  
大人施行有似於此動以啓雷潤以發生人  
君行今若天作雷雨未有不從其令也陰陽  
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法天應時所  
以動而無失亢極於物者則抑性而有絕也  
雷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散大人去惡就  
善天地布德除穢大人革弊施政耳民弗遠  
徙故民之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尤愈民皆樂  
土不願移徙唯苛政之甚不得不去惠澤少  
及不得不去非謂性之所易也風不動火  
不出大人不言小人無述火因風出民由上  
教火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  
而真何往不成夫火之依薪言之在信所以

災熾若能法教有恒真而不渝所往皆遂也  
河水深壞在山丘陵高下入淵義已見上陽  
氣盛變爲陰陰氣盛變爲陽故欲不可盈樂  
不可極盈則覆極則反忿無惡言怒無作色  
是謂計得能審報復之道而不先犯以招其  
咎是謂保安之計得也火上炎水下流聖人  
之道以類相求雖外錯萬類而同其方者莫  
不得之聖人依陽天下和同依陰天下溺沉  
陽道生暢陰道肅殺若然流布德澤則民和  
洽全用刑楚則民墜溺也  
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萬行厚德在手  
積修首辱重變在乎積犯君子日汲汲以成  
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汲汲自強日以成德  
快快從欲以至身辱所積之異其消息也雖  
未能見言君子之心亦未能消息倚伏之道  
但慕善直前自成輝耳故見善如弗及依不  
善如不祥見殺善事欲速備進處不著事如  
在災禍也苟向善雖過無怨且有向道之者  
雖爲物所咎亦無加怨於物以明君子之道  
自有常行之矣苟不向善雖忠來惡素無向

善之心雖有物志順於已而必有不忠之時  
雖來其惡遂生然於彼者也然物與我期理  
難常順資彼以恒固未之可乃知怨之所起  
直在自無恒德也故怨人不知自然怨由自  
作奈何非物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己自得即  
物無不得豈非不假求他人故聲自召也類  
自求也名自命也人自官也無非己者已上  
四者皆由已得也自官謂賢愚所聽之位耳

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於人害物物報怨  
可自怨故君子慎其微慎機發之微也萬物  
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夫二氣交感乃曰  
和也萬物之形雖背陰向陽而虛靈之氣則  
稟和也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於心草實生  
於英英亦草心卯胎生於中央皆和居中央  
而生其草木胎卵雖情性殊別然其稟氣受  
類莫非以和居中之故也不卵不胎生而須  
時自溼自燥而化生者須伺春秋變燥之節  
以感生也斯亦與和俱生耳地平即水不流  
輕重均即衡不傾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陽  
感即生陰感即死如被衡水隨感傾覆得手

中和平而正也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  
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道之高  
深固能流德夫有陰德者而有陽報有隱行  
者必有昭名夫陰德無機乃德之真者隱行  
無求乃行之實者既真且實雖欲報之不明  
名之不顯亦未之得矣樹黍者不穫稷樹怨  
者無報德種黍得黍樹怨得怨

通玄真經卷之六

通玄真經卷之七

寶七

微明篇宋范義卿試大理寺主簿襄陽州總管縣令朱并正義注  
謂之明是知非微無以究真  
微明之義體用而然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  
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  
可以應待無方此與道原篇意同也知之淺  
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麤不知之  
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為不  
知不知之為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  
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  
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斯  
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大道絕形聲非  
聞見能辯德非藻飾豈善惡能明故知者不  
言言者不知其至已矣

文子問曰人可與微言乎老子曰何為不可  
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可言言也  
微言謂至妙言唯忘其言可與言也爭魚者  
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去  
為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夫言有宗事有君

夫為無知是以不吾知。道者無名之妙言者，至理之宗途。妙者無言，明者不說。是言至而無言為至，而無為而知自爾。執云吾知，文字問曰：為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軫，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天所用者，有宜各當其要，猶挽車勸力不當奏以咸池之樂。治國宰民，務崇樸素，何煩藻麗之說也。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為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為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無違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夫道無正，正出於道，猶山林非材而材出於山林，自雲雨已下言不及道者，以其無狀無象，故能包羅萬有，總括羣方。唯體道者知變化無窮也。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造恩，謂制法立教也。故民知書，即德衰知

數而仁衰，知泰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新數者皆由大道而後興，隨時而立，制之逾謹，達之逾巧。是知實信衰而機械設，機械設而泰甚矣。瑟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已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旁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使有轉者乃無轉也。處無聲聲在於絃，物不轉轉在於輪。是無聲而能有聲，無轉而能有轉，反無聲之聲而助即成無轉之轉，乃能致遠也。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冠不可踐，於足臣不可辱於君。上下乖亂，亡無日矣。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苛情傷德，矜小惠而蔽大道，縱小忿而傷至德。大政不險，故民易導；至德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偽。匿上有平正，下無險諛，上有清簡，下無巧偽。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即百姓怨滅爵之令。張即功臣叛，欲相引無辜者受其怨。爵位滅黜有功者懷其叛，故察於刀筆之迹者不知

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治亂者謂垂拱無為之化，非賢貴之吏所知。廟戰者謂決勝之術，在方寸之地，非一卒之能。時聖人見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重關之內，冥冥之外，謂出禍福之場，絕思慮之境。自非聖人安能玄鑒也。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小見而大得利，是害速倒之甚。非愚若何？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愛人，猶已則刑不誼，知人則誅即政。即政即刑。

老子曰：江河之大，湍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上言人為暴不久，而七田飄風橫厲不日而止也。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大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為強，轉禍為福，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愚者執迷而不返，以憂為喜，則速亡。善者守道以全，機轉禍為福，則必昌。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即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

舉措不亂恬和者率性之本也規矩者制欲之過也率於欲利雖靜而常悖明其法度雖動而不亂發一號散無競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發號謂使心不競使心不競即混百節而歸根應萬物而冥一謂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謂之道至人者行藏有時吉凶雖對若其不然何以爲道也使人高賢僞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界下誹謗已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善惡已已謗譽因人衆口所傳莫之能禁一行百計無遠不至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夫至人所爲必謀始克料於終且名利之所起即禍福之生門故杜名利之原閉禍福之門即智慮自適而動靜無變也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強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變化即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之無所困人皆能機於治亂之道而不能全身於治亂之間故聖人論世權事應變無窮相時而爲終身不辱也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蓋行藏之勢察成敗之由其唯聖明方能獨見也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賢者無慮爲愚愚者有備爲賢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於救患難今人不務使患無生而施救患難難神人不能爲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無方聖人深居以避患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於刑雖曲爲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舉不能塵垢夫陷於利害由愛憎愛憎不生毀譽安在君子見未形則易治小人曲備而終禍救於已形成則難脫也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欲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於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爲之較也知圓者終始無端方者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兼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

也。此較者非夫至聖高真氣象也。故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至現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為而有成也。外不負物內不慙心行須至現聖惟鬼神由懼兢惕然可保終也。愚人之智固已少而所為之事多故動必窮故以正教化易而必成以衰教化其勢難而必敗舍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不量行失坐致危亡事繁難治雖勞將敗物簡易從必成而不為者愚之至也。

老子曰福之起也縣縣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福如鴻毛聖人獨見禍若泰山愚者莫親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己以為國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明主賞罰在於公正益於國便於人則行利於己不利於人則止也。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宜謂之小人。君子小人豈有定分舉措合宜即為君子動用乖分即為小人通智得而不勞上士無解其次勞而不病中人勉力不倦其下病而不勞下士心服昏憒精神迷惘故勞逾甚病逾篤也。古之人味而不含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不舍不居也味道味也古人味道而不居今人無道而自伐也。紂為象箸箸以象牙為之而箕子歎其華侈魯以偶人葬偶人刻木似人為盟器之類也而孔子歎其非禮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小人見象箸偶人以為其生也榮其死也威君子觀之其道也衰其德也亡。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為人所慕為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從高仁義之風不識機權之變無救敗亡豈為周建者。也五帝貴德無為而治三王用義謀暴虐只五伯任力任知力也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不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左右言時代既異治化不同當五伯之時行太古之道猶膠柱鼓瑟焉以鴻寶亦難矣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即

有以經於世矣。無治常也知天而不知人即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無以與道游。知天知人知俗知時可以治世可與道游也。直志適情即堅強者賊之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適志即無彼心必為強堅者所忤拘於物即勞其體猶冰炭之相攻陰陽謂躁靜也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得道之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適時卷舒在我故俗莫得而害世莫得而竊故尼父見老君其猶龍乎變化無方也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易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既滯一方寧論大道道者寂寞以虛無非有為而於物也不以有為於己也。物我之間居然已泯寂莫之際自然而神是故舉事而順道者非道者之所為道之所施也。道本無為今云順道即是有為有為即事起事起即患生且道無常容事無常順為事逆之則是非紛然禍患斯作故云非道者所

焉也施者說也言外設程料是道儀表非其  
其實不可執之執者失之爲者敗之理可明  
也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  
照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說一和也是  
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謂人戴天履地鏡太  
清者視大明謂觀日月也立太平者處太  
堂謂在宇宙之間能游於冥冥者與日月同  
光無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  
而歸初及未生也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  
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言其人  
在天地之間觀日月之光游乎太平則何往  
不適居乎大堂而無不容於冥冥之中曉乎  
無聲而東聲應寂寞之內照乎無形而羣形  
見則與天地相侔日月同明寄託靈臺含藏  
至精謂之真人也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  
能用之也其知也乃不知不知而後知也前  
已釋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  
者積思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衆適者  
也四者所用以處世修身不可失也道滅而  
德興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

守德而不懷下世繩繩而恐失仁義故君子  
非義無以生失義即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  
無以活失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  
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禍福異矣道衰德衰  
仁義衰君子無義無以全其道小人無利  
無以活其身君子懼失義以爲禍小人欲利  
以爲福也  
老子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  
足以利之夫病濕而強餐之熱病渴而強飲  
之寒此衆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爲病也  
快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有道者之所避  
聖人者先迂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迂故禍  
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夫病渴飲之  
以水良醫以爲禍貧者取財於不義君子以  
爲害先迂而後合愚者之所犯先合而後迂  
聖人之所惡夫利害相反禍福相傾不可不  
察也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累有仁義  
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  
爵也言雖功名已立而仁義不可捨也捨之

則罪累斯及順之則爵祿可專雖謀得計當  
慮患解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  
遂也言雖無中於策其計無益於國而心周  
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故曰百言百計常  
不當者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爲人臣國  
之難驕主尊已而功不成者去仁義故也或  
有良謀不用奇計不行戴君盡力雖不見察  
終保仁義不敢暫十而身亦無害也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  
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即通  
功易食而道達矣德澤被乎下權利奉於上  
則無官而自治不令而自行各安其所道之  
達也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欲生義奪  
憂積智昏故治國樂所以存守其道也虐國  
樂所以亡縱其欲也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  
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  
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  
聖人之治者明四目達四聰屏棄惡任賢能  
則上垂拱無爲自化則下盡心而奉職豈有  
交爭之理即根本日固枝葉繁盛也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於心聖王之養民非為已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動而必窮有以為即恩不接矣父之愛子君之牧民豈求所報自然之分天道也或有君父恃其功力驕其臣子者思患不接也故用衆人之所愛即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喜即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兼受天下天下雖大俱為一家之人不覺天下則匹夫雖微猶萬方之敵以此而觀則終始可知存亡可察也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即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即武之所制者小此謂德澤無私所附者衆義用武即所存者寡也

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又不如施惠及其身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愚人無以異於衆愛其子取之不義積而不散所謂養虎自斃有象自斃之也故持而備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然則固箱篋終為大盜之資安得長有也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

化不可極有德者必有德有德者必有道道德充備與變化無極也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為不善即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即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言禍中有福福中有禍天見福而為祥則知福為禍始見禍而遽為善則知禍為福先禍福之來有如此理自非至聖莫知其極也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人病者甘其口美其味必死之徵國亂者惡忠言信策說必亡之兆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人將死者雖難救而莫救國將亡者忠雖盡而難存唯良醫忠臣審必死而不救察可存而為謀也脩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脩其身其德乃真脩之家其德乃有餘脩之國其德乃豐以身觀彼自家刑國其要脩身在於全德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

周於衣食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無功事無功德不長衣食者無民之命無民者君臣之本衣食既周於身君臣長保於國也故隨時而不成無更其刑順時而不成無更而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時有與廢運有休否不可以前時之繁政為今世之要理言刑不可廢理不可易能知於此道之紀綱也帝王富其民教其本也霸王富其地務其廣也危國富其吏重祿則國治國若不足治亂也不足治亂之徵也亡國困倉虛費用無度倉廩日虛君荒民罷不亡何待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為而民自化安其居樂其業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兵革興之於前凶荒隨之於後國費萬金民罷煩役故知凶器非聖人之所寶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為不善也夫和怨者謂主不明黜有功之臣削有士之君不忍一朝之忿以為之患君赫怒於上臣憤騷於下奈何其為不善以積餘怨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說遠者



來近說遠來者在德不在言與民同欲即和  
與民同守即固與民同念即知得民力者富  
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禍無先人言  
後人已附耳之言附傳也先言後傳之於耳  
流聞千里言者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  
馬不追冤有所愛者利禍有所起者言然言  
者無足而走無翼而飛白圭之玷駟馬何追  
言禍之疾也

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四方中央地有五  
行金木水火土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也  
物有五味甘苦辛酸鹹也色有五章青黃赤  
白黑也人有五位五臟也故天地之間有二  
十五人也二十五等人品類各差也上五有  
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變化不測曰神純  
素不雜曰真通達無礙曰道心洞玄微曰至  
智同萬物曰聖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  
辯人含蓄曰德人愛曰賢明慧曰智通恕曰  
善文辭曰辯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  
人無私曰公奉君曰忠不怨曰信合宜曰義  
恭柔曰禮次五有士人工人農人賈人商人

事上曰士監器曰工學山澤曰虞治田曰農  
通貨曰商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  
庶類曰衆代役曰奴昏昧曰愚無慧曰肉無  
識曰小人也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  
也言賢愚有差天地懸隔也聖人者以目視  
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在世聖人六情滯隔  
猶有因假真人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行  
而從不言而公出世聖人方寸已虛齟齬無  
隔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  
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治世存真  
各盡其分故唐堯聖德以配天仲武高亢以  
矯俗也所謂道者無前無後無左無右萬物  
玄同無是無非迥之無前隨之無後孰能於  
左誰知其右然玄同強名爲道

通玄真經卷之七

道 藏（全三十六冊）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上海書店

（上海福州路四〇一號）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河西區佟樓三合里）

印刷者 上海影印廠

上海市印刷七廠

發行者 上海書店

一九八八年三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書號：一七〇六八·一六四八

責任編輯 陸國強

裝幀設計 范一辛